青海人民出版社

回族题材小说选

回民的黄土高原

张承志

●中国现当代名家名作丛书

一回民的黄土高原一

张承志回族小说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新登字 01 号

回民的黄土高原

马进祥　编选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875　插页：3　字数：493,680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25-00682-7/I・94　定价：10.80 元

中国现当代名家名作丛书

主　编：马进祥　魏泉鸣
副主编：卢旺存　董　禄
策　划：蒋明玺

作者简历

张承志，回族，原籍山东济南，1948年秋生于北京。清华附中毕业后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放牧4年。197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75年毕业后分配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搞考古工作，1978年以突出成绩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翁独健先生研究生，1981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87年调海军政治部文化部当专业作家，现辞职为自由作家并作油画。1983年—1984年曾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特定地域研究计划"合作人及东洋文库外国人研究员的身份在日本搞中北亚历史研究，其后几度应邀赴日本搞学术研究和讲学，并出访美国、加拿大、德国、蒙古等国家。长期从事中亚、新疆、甘宁青伊斯兰黄土高原的历史宗教考古调查。信仰伊斯兰教。使用数种外语。1985年当选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小说选刊》编委。1987年被英国剑桥大学国际传记中心收入《世界名人录·世界作家名人录》。

初作是发表在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刊物《花的原野》1978年第6期上的蒙文诗《做人民之子》和同年《人民文学》第10期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后者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初登文坛身手不凡，显示了他对文学的独特感悟。至今发表短、中、长篇小说及散文、学术、著作、译著约250万字。

多次获全国短、中、长篇小说奖和刊物奖。

目　　录

庞然背影：回民的黄土高原（自序） …… （ 1 ）

短篇小说

大　坂 …… （ 7 ）
九座宫殿 …… (2 1)
残　月 …… (3 4)
三岔戈壁 …… (4 3)
辉煌的波马 …… (5 2)

中篇小说

黄泥小屋 …… (6 2)
海　骚 …… (113)
西省暗杀考 …… (151)
错开的花 …… (194)

长篇小说

心灵史 …… (239)

附一：张承志主要著作目录 …… (434)
附二：张承志主要获奖作品年表 …… (436)

庞然背影：

回民的黄土高原

（自序）

我描述的地域在南北两翼有它的自然分界，以青藏高原的甘南为一线划出了它的模糊南缘，北面是大沙漠，东界大约是平凉座落的纬线；西界在河西走廊中若隐若现——或在汉、藏、蒙、突厥诸语族住民区中消失，或沿一条看不见的通路，在中亚新疆的绿洲中再度繁荣。

为了文学，我名之为伊斯兰黄土高原。

它的标识和旗帜是中国回教各教派。而我所以使用“中国回教各教派”一词，是因为我想区别世界伊斯兰问题中出现的一些情况。中国回族的问题与伊朗或巴基斯坦的不同。

这片以回族为主要色彩的土地干旱荒瘠。黄土上几乎没有植被，水土流失的严重已经使人们向它要粮的决心归于失败了。近年来退耕种草，改农为牧已经成了政府的国策。这项政策更形象地形容着这片黄土山地可怕的自然环境；因为一般说来，要拥有数不清多悠久的艰苦奋斗、农耕为本之传统的中国农民放弃犁锄，简直不可思议。然而“弃农”在中国农民史上就这样出现了，出现得悄然无声而且毫无阻碍。难道你感觉不到一种巨大的顺从之潮么？

在汉代画像石中描画过的原始技术两千年来丝毫未变；二牛抬杠的犁耕，抡甩槎枷的脱粒。黄泥小屋前有一块光滑的打麦场，冬天那里矗立着两个草堆：一堆大而发黄的是麦垛，一堆小而发黑的是胡麻垛。大堆供着一年的吃食；小的碾油卖钱，挣来一年最低限度的花费。

你默默地离开那片光滑的打谷场，你登上赤石嶙峋的荒山之顶再回头望去，一片悄然寂静的小山村正在那黄色的荒山浪谷里静卧着，村头有一座醒目些的建筑，那建筑顶上有一支金属的镀月在黯淡发光。

你感到说不清心里的思绪。你感到压抑、尊重、同情和被疏远。你觉得你该离开它了，但是你不甘心，因为你确实没有深入它。

——是的。这就是我说的中国的回民的黄土高原。

纪元七、八世纪间，阿拉伯、波斯和中亚伊斯兰教徒进入中国并进入盛

唐文明。十三世纪因蒙古可汗国的军事行动和后来治理中国的需要，“回回”一名响彻中国并且“元时回回遍中国”。大运河是从广州、泉州港向此输送伊斯兰教的动脉；与这几条海路相对应，新疆塔里木南北缘绿洲线，以及河西走廊便属于伊斯兰教血统与教统传播的陆路。

蒙古人的元朝灭亡时，这一类人已经走完了丧失母语的历史；一个新民族出现了——它是一个操汉语汉文而保持着与汉文化不同的宗教心理的异乡人之族。

我的断代自此开始：从蒙元以后，中国回回民族数百年间消亡与苟存的心情史展开了；一个在默默无言之中挤压一种心灵的事实，也在无人知晓之间被巩固了。它变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死角。散居的、都市的、孤立的回族成员习惯了掩饰，他们开始缄口不言，像人们缄口不言自己家庭中的禁忌的家底。这些人属于回族而并非伊斯兰教徒的原因就在于此，就在于我知道他们心中有这种掩藏的隐秘。

但在聚居区——在我讲到的甘宁青边区，在蒙、藏、维三大块文化世界的夹角，在草原的绿、藏区的黑、中亚十字路的花色之间，这个回族人口密集的世界闪烁着一片血染过的蓝色。

血是红色的，而信仰是蓝色的，它们相浸相染后的颜色竟是——贫苦悲壮的黄色。

它是黄土的海。焦干枯裂的黄色山头滚滚如浪。黄土山沟里座落着的黄泥小屋难能分辨。黄土壤中刨出的洋芋也是黄色的；它沾泥带土，一个个捧在回民们的大手里，像是上天给予的最严厉的命运。

黄河在这里奔腾出了它最威风最漂亮的一段，它浊黄如铜，泥沙沉重，把此地的心情本色传达给半个中国。

人聚众而胆壮。因为在中国一隅这微小的聚居，回族在清朝三百年间为自己争来一个“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叛逆者印象。十八世纪的清军统帅确实不能理解：为什么起义的农民能够举着木棒铁锹扑向兰州城呢？为什么他们在可以突围转移时，却 死守华林山全体牺牲呢？十九世纪末的人物左宗棠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在他的大规模的军威皇法前，挑战的尽是些褴褛的、菜色的人？为什么在他看来是目不识丁的农民马化龙即使被他凌迟活剥，而这颗马化龙的人头在示众中国各州县十年以后，还有人会苦苦恋着，一直欲盗回那颗枯干变形的人头呢？

血流成河。血浸入我坚信曾是蓝色的山地以后，蓝世界变成了黄土。左

宗棠下令移民，战败的异乡人被赶进了无水荒山。西海固无水，河州东乡无水，平凉山区和靖远山区无水。不仅没有灌溉水，而且没有食用水。如果你今天去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海原县，如果你今天去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县，你能看懂农民屋后的那个肮脏的深窖么？挖一口大窖，接一夏天雨水，冬天女人们背上筐远上深山，一筐筐背来积雪倾入窖内——一冬的雪水供明年一春的饮用——你能理解吗？这种违反居住规律的居住，这种死境中的生存，这种细菌万种发酵发臭的窖水居然哺养着一支最强悍的中国人——你还能相信科学么？

科学在奇迹面前几乎变成了无稽之谈，这里是宗教栖身的土地。伊斯兰教在这里变成了一种中国式的、黄土高原式的、穷人的、异乡人的唯一可以依靠的精神支柱。河州变成了一个学术思想的中心，专为穷苦的黄土高原居民制造渡世理论。河州教派林立，门宦如云，清真寺里住着一个又一个淡泊不露的哲人。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的老者没有受过正统教育的污染，他们著作的书籍在来世也许会使诺贝尔文学奖感到羞耻。临潭终于出现了西道堂门宦，我可以解释得很简明：西道堂是一个实现了的乌托邦；在宗教的纽带维系下，它实行了整整半个世纪伊斯兰共产主义。西吉表现的是另一种精神，哲合忍耶苏菲主义因为清朝官府的镇压，坚信殉教可以直入天堂，因此它反叛不已，辈辈流血，农民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后来对信仰的坚持已经变成对自己利益和心灵的守卫。坚持带来了牺牲；死人受到了狂热的崇拜。光辉灿烂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不识字的黄土高原里没人知道；代之而起的是另一些名人，农民的名人，一生清贫终遭惨死的穷伟人。他们的坟墓有自愿的教子虔诚地看守，每逢他们的忌日就有来自天南地北的崇拜者在此念诵祷词，让那些列到中国历史教科书年表上的列代皇帝们永远嫉妒。

是的，从湟水到六盘山，从藏区北缘到沙漠南线，这片文化教育落后而民间的文化却如此发达的世界里藏着真实——昔日统治者的历史充满谎言，真实的历史藏在这些流血的心灵之间。

但你要记住：真实只在心灵之间。人们是很难向你诉说的。人们习惯了；像千里瘠荒的黄土浪涛默默无语一样，这里的居民在数百年漫长的时间里也习惯了沉默。

你满怀真诚，你恋恋不舍，你想追上去揪住他的衣襟，你想大声喊："我是你的朋友！"——但他早已走远了，晃动着一个倔犟的背影。

我写得非常简单。也许根本不应该把文章写到这一层，我不应该忘记首

先应该描写一下甘宁青黄土高原的地貌景观，写写它们的物产，写写村庄和房子的模样，写写这回民区最著名的而且经常被人观光采风的民歌——“花儿”与“少年”。

是这样的，“花儿”做为中国农村民谣的一种，确实极有特色。我在我的中篇小说《北方的河》中引用过一首：

哎哟哟——
西宁城街里我去过
有一个当当的磨
哎哟哟——
尕妹妹怀里我睡过
有一股扰人的火

为了“不伤教化”，在小说中我把其中一句“尕妹妹怀里我睡过”改成了“尕妹跟前我去过”。其实这些山歌都是粗野而质朴的，歌中引用的触景生情的联想活灵活现。

在这片强悍之地，在这片与官府互相敌视之地，又令人感动地保存着最好的民风。我在甘肃东乡的大山里走路时，曾经看见了一幅传说中的景象：远远山路上走来了一对婆媳，发现我之后，年轻的媳妇背过脸，对着山崖，年老的婆婆叉手站在前面，恭敬地对我行礼。再走了一程，迎面有一人骑着自行车驶来；发现我之后，那人为了下车让路，险些摔倒在山路上。心里怀着感动和惊奇朝前走着，一路上遇到的农民毫无例外地让路——荒山中严守着淳朴的礼节，宽宽的大路一次次地被“让”给了你一个人。“让路”——在中文中尽管还有这个词汇存在，但除了在这片黄土世界里，你在哪里也难找到这个词汇产生时的古老景象了。

心在朴实中活着会变得纯洁。沿着这片黄色的山地，回味着这里在几百年之间发生的历史，听着人们对于民族理想的真诚希望，看着一种文化落后和文化发达的并存现象，你会理解感悟出一个朦胧模糊的什么——也想即兴随情地唱几声；你没有唱出来是因为你还没有得到那千锤百炼的调整句，你想唱是因为你显然已经抓住了那质朴真实的旋律。

我只能这样粗疏地画一个圈在地图上。我只能告诉你这是一个神奇的世界。我只能简单地呐喊几声这里不是伊朗或沙特阿拉伯；只能强调这里的一切问题是关于人、人心、人的处境问题。另外，我还想提醒你：带着一副旅

游客的派头和好奇心是不可能进入这个世界的，甚至连靠近它都困难。因为在这片僻远山区里没有任何奇观异景，只有一片焦渴干旱的黄色大山在等待着成熟的朋友。

它在等待理解，但它决不怕孤独。数百年淌过它心灵的历史使它习惯了背对人世，它同样可以背对你。

但我愿你们能理解这片黄土大陆，像理解你们自己的家乡。当历史流到今天，当二十世纪末的人们在为种种问题苦恼的今天，我想也许甘宁青的回民的黄土高原里有一把能解开你的苦恼的钥匙。只要你怀着真诚，只要你懂得尊重，也许最终感到被解脱、被理解的人不是别人，而正是你自己。

如果，主允许，如果我们有如此之深的缘分的话，那么我们的相逢在明天，在那里。

明天，在那片雄浑浊黄的大陆背影里，我们一定会找到真理的一些残迹。

短篇小说

·大　　坂
·九座宫殿
·残　　月
·三岔戈壁
·辉煌的波马

大　　坂

从邮电局的绿漆窗口里伸出一只手臂，朝他拚命地挥舞着。

“嗬依！jihder！嘿！jihder！”那邮递员用生硬的乌梁海方言朝他吼着。——就这样知道了那个消息。他茫然信马走去时，已经听不见雇来带路的瘸老头怎样和那乌梁海人胡扯。远山像一条刺目的闪烁银霞。

他皱紧眉头，心里感到一片苍凉。马缰一下下地扯着他的手。

一个精光赤裸的小孩正在路边厚厚的尘土里爬着蠕动。细细的淡黄色粉末均匀地涂遍所有的小胳膊小腿，还有肚皮、屁股、脸蛋。他盯着那干土堆里玩得专心致志的土黄色肉体，“是男孩，”他想。这光洁的肤色和白亮炫目的远山都频频向他闪着捉摸不定的光。

这是什么信号呢？马儿却自顾自地走着。她的眼睛里一定也闪着光或信号，也可能是泪光，她是挺软弱的。

走过县文化馆。吴二饼站在台阶上，正慢腾腾地擦着那副变色眼镜。“真的上么？小伙子？”他问。显然声音里带着点酸味儿。

“还有假的？咱爷们又不是你这号废物！”向导李瘸子不屑地插嘴骂道。

“别吹啦，瘸子！”吴二饼戴上眼镜，反唇相讥道，“你能。从青海，到新疆，咋连个老婆也没混上？……”

他费劲地听着。两个家伙的声音极淡极远，飘忽不定。jihder 应当是信件，而不是电报。但又是走了他妈的四天的电报。电波总不会在哪里排队、等车、喂马料吧？居然四天才到达目的地。

干燥黄尘里那裸着的小孩朝前爬着，强烈的阳光晒着那涂匀了一层粉末的小光屁股。马喘着，牢牢跟定那小孩前行。再向前就是汽车站了：赶下午班车，明天能回到城里。接着，坐火车需要七十多个小时。——也就是说，一共需要六天才能赶回她身旁。

这内陆亚洲的山前平原酷热无比。大地不仅爆烤在白日之下，而且蒸腾着昨天和几天前饱存的热气。马无言地走着，向导老李跟在后面。汗水淌在胸脯上。电报，jihder。横亘前方的天山遮断了视线，像一线狰狞的银色屏障。

她此刻一定在流泪。一定那样：默不出声，任泪水在颊上流淌。单调的马蹄音也随着这一切，踏着枯燥的节奏，啮咬着人心。

不管那乌梁海蒙古人怎样称呼电报，这该死的消息已经走了四天。而且他至少还要六天才能赶回去。十天，十天后她会怎样呢？平安地度过这场劫难，还是死于大出血？

“流产。大出血。住院。能回来吗？”这电报语言也和马蹄声、和倾泻在大地上的白晃晃阳光、和这肮脏街镇的的呼吸，和一切保持着同样的可憎节奏。踢踏，踢踏。马耳朵一耸，一耸。树叶子哗啦，哗啦。十天，十天。

“走哟，尕兄弟！”瘸老李催促着。光屁股的小孩儿在阳光里蠕行。前方的天山像露着牙齿。他感到头疼起来，似乎牙龈也肿起来了。毒阳狠狠地灼着他的脸，烤着他的心。他觉得心里也燃起了一片毒火，那火苗烧得他要发疯了。

这县城的土街很长，他收着马，慢慢走着，一言不发。他紧张地想着什么，汗流浃背。

耀眼的阳光下，那小孩还在土堆里滚着，爬着，若有所思地。奇怪的孩子！他不觉被那赤裸的小小肉体吸引住了。

“大出血。能回来吗？”这样的电文一定会使邮电局的人投去惊奇的一瞥。十天以后，她会怎样呢？难道她真的会从这世上消失么？那可能消失的，难道真的能是她——那还在少年就结识了的、温柔而真诚的她么？

当他坐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时，曾默默地下决心要干成件什么事。他想到过那些当装卸工和卖大碗茶的同学，想到那些在麻省理工学院已经读到博士课程第二年的朋友，也想到过那些拆开了能熏死人的、文质彬彬的文痞。他们都似乎催着他到这儿来。

这条尘土飞扬的街一会儿就将走完。十天，这个冷冰冰的数字。他还什么都没干成。而十天之后一切只会剩下结局。还有五千公里以上的路程。——不管结局怎样，反正他已经决不可能跨越这十天和五千公里的时间和空间了！

那孩子在黄土粉末里沐浴够了，站起来朝前跑去，横着穿过他面前的土街。

哦，这挺着鼓鼓的圆肚皮，逆着阳光奔跑的小崽子简直就是一个玩弄大自然的、胜利的生灵。而自己的那一个却——失败了，夭亡了，悄无声息地无影无踪了。

她也是一样。如果十天以后他捧着一个骨灰盒从地铁车站里走出来，那些大都市里流水般涌来的姑娘们女人们照旧会快乐喧嚣，向着他迸射出生的

活力。就是这样：弱者的悲哀分文不值。

“能回来吗?”她真能选择语汇。电报纸上这行打印的灰色字迹里，既有她的心境，又有她的冷静。马儿走着，前面是银行的高台阶。

他慢慢地收着马缰，手上青筋突起。马儿站住了。让艰辛奋斗的弱者也得到一份成功，一份补偿吧……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白漆的银行牌子。

“牵着马。”他低声吩咐向导。

当他从银行大门里走出来时，全部公款都已汇至大坂彼侧的县城。这是一种自带凭证的汇寄方法。

现在即使后悔也晚了。只有翻过那道银色的、像大地狰狞尖牙般的大坂。

路过长途汽车站时，他闭上了眼。两匹马用力跺着坚硬的土路，甩着鬃走着。心头那火苗变小了，开始持久地一舐一舐地燎着他。牙龈完全肿了起来，生理的反应居然这么迅速。

他踢踢马腹，两骑马奔跑起来。

前面那大坂冷漠地矗立着。

李瘸子爱吹牛。据他说，他精通各大山脉里的每条道路，几十年专给各路军头、诸色衙门当向导。

“你这匹马，”他怀疑地盯着这瘸老汉胯下的那匹三岁杂毛红马。“这马能上大坂?”

“行，行呢。”老头不介意地应着，“那一年，我们的马子全垮啦。走到贼疙瘩梁，有个庄户。日他妈，门口绊着个马子。我枪栓一拉——”

他厌恶地打断了这老江湖：“你专门给盛世才的兵带路?”

“还有老毛子俄娄斯。那年回回马仲英进来，也掂摞子银洋求咱。再后，帮咱解放军干过。再后——”

他不愿再听这青海老汉吹牛。马放开大步，茏茏草丛唰唰擦过马腿。松树林子近了，白桦林子近了，大山四下围合过来。那个光屁股的娃娃在阳光烤透的尘埃里安静地爬着，肤色像熟透的小麦。世界多丰富：钻山钻熟了也成了一种职业。这老头为着每天两块五的工钱，骑上匹小马就往冰山上爬，而且像去娶媳妇那么癞头十足。雪线稍稍上移了，大约在两千米海拔以上。广播说山口风力七级。山口就是大坂，在那道传说是冰封的大坂面前，科学院的考察队撤退了。

他只担心瘸老李那匹粉杂毛的三岁马。

“这马是春天驯的?”他问。

“不价！去年它才两岁口，咱就把狗日的压出来啦。”

他不快地说："去年你骑的就是它？"

"哪！人家科学院一下就雇了好几匹！又驮人又驮料。就是走个半截子。日他妈，工钱少挣十几块。"

他敏感地想，这回你骑个癞皮狗找我开心来啦，"快走！"他吩咐。

牙疼。用舌头轻轻一舐，妈的，所有牙齿都松动了。他皱紧眉头，阴沉地望着前面的深谷。潮闷的风从云杉林子和密丛丛的草棵里吹来，马蹄踢动石块，单调地响着。

你骑着个马吔，我扛了个枪
诺们子两个嘛——浪新疆

老李乐滋滋地甩开右镫，弯过瘸腿在马脖子上盘了个二郎腿。这小调八成是个青海的土匪调。"诺们子两个"，他知道就是"我们俩"。可这歌调门很野，他感到山谷里明显地被这老头嚎得变成了绿林世界。

"老李，"他喊道，"走快点！"

马蹄重重地踏着石块。山脉正缓缓向背后迂回。蹄声嗒嗒——离妻子，离夭亡的孩子，离电报或者 jihder 都愈来愈远了。

"能回来吗？能回来吗？"他紧闭上干裂的眼角。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上一次是在婚后不久。

"怎么办？我们刚刚开始补习呵，生孩子时，正赶上结业考试……"她注视着他。

他心烦意乱地大口吸着烟，坐立不安。

"……而且，那会儿也正好是研究生考试的日期，你怎么温书呢……"她自言自语地和他商量着。

他一口烟呛在肺里，剧烈地咳起来。

"咱们不要了吧——不要了吧？"她扶住他，轻轻地问，奇怪的是，她像是在哄他。

他心乱如麻，一拳猛砸在墙上。几个指关节都沁出血滴。

生活，你对这一代人太苛刻了……"不，我们回家！回家！"他疯狂地吼着，在妇科门诊"男同志止步"的玻璃牌子下，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转身就走。

这是真实的么？……其实这是一种懦弱的推托，把残酷的选择推给一个弱女子来作。只是那烦恼是真的，现实从四面八方压来的烦恼。也许，这烦

恼的气氛混淆了夫妻双方本质完全不同的心境。

他们太年轻了。当年轻的夫妇在社会的选择面前挣扎的时候，他们还没能体会诸如“父亲”“母亲”这些深沉的字眼儿。

“你知道么，”从手术室出来时，她虚弱地倚着他的肩，缓慢地沿着医院昏暗的楼道走着，“我们组里的徐玲，想要孩子有好些年啦。我说我不要这个了，她说我不敢。哦——”她惨白的额上沁出细汗，露出一个疲倦的笑容。好像她终于攀过了一道冰大坂，很欣慰似的。“好啦，不怕那些考试啦——”她沉重地吐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她用手指抚弄着他结实的臂肌，“别烦，只要你心里别烦，我就不怕。”她低柔地喃喃着，缓缓地走着。

也许她觉得很高兴：熬过了这一场苦难，又能倚着这么高大健壮的男子汉。

向导李老汉得意洋洋地甩着缰绳头，指着山崖上的小路：“那一年，阿勒泰的哈萨反啦，盛世才派兵杀。走的就是这个道。”

牙疼得难忍，一跳一跳的，像是在跳脓。天山腹地的景观应当是迷人的：黛色的流雾，翠郁的松林。而现在充斥他视野的却是一片铁色。他盯着那些石垃子和断崖，马蹄无止无休地踏在那冰冷的铁色之上。

“……一个哈萨丫头子躲在水渠里头哩。妈的，老子正饮马，马子吓得蹦高。”瘸老李还在吹着牛。这老汉每时每刻都在絮叨，瘾头十足地吹牛皮。为着几壶酒钱，他美滋滋地朝大山里钻，骑着个小杂毛三岁马。

这老头一定没有孩子。

“……后来，我给那丫头子披了个军服，扣上个军帽子。趁黑，把她窝在艾比滩一个把兄弟家里啦。”

“老李，生火煮茶吧，歇会儿。”

老汉从脏污的马褡子里摸出两个又黑又硬的包谷馍。

他用力掰下一小块。咬了一下，松动的牙根立即刺入牙龈。他痛得眯起了眼。从嘴里掏出那块烤馍，上面染着红红的血。

“后来呢老李？那哈萨克丫头——”

老头大嚼着，不经意地回答说：“她非不走嘛——咱 还不拿上。咦，你吃呀！”

“不吃，不饿。”

“再说，那阵子，她只要一露头，骑巡队见了就是一刀。嘿，山上那死人哪——”

他截断了话头：“有娃娃么？”

"……呃，养了一个，唔，尕小子。"老汉咽下了一大口。

这瘸老汉也有罗曼史。被搭救的哈萨克姑娘哭着抱住了他的瘸腿。牙齿会全烂掉的，现在已经不能吃东西了。十天——已经不是十天，而是更多。一个肮脏而结实的光屁股小孩在爬着，他一定是在追着一只蚂蚁，他也一定是在一个蓬头垢面的哈族女人身旁。也许年轻时代的李瘸子也站在旁边。

他啜着茶水，一杯接一杯。现在只有喝水，要多喝水。他凝神望着前方的冰山，牙龈还在一跳一跳地疼。那冰山轻蔑地朝他闪着冷光。

"走吧，老李。"他站起来。

自从二十世纪初法国探险队在敦煌发现了一份珍贵的唐代写本卷子以来，这条空寂的山峡连同它中间的那道冰大坂，就成了历史、考古、地理世界里的响亮名字。

"你们为什么撤回来了呢？"他曾经奇怪地问过科学院那几位中年人。

"我们不会骑马。"

"什么？"

"我们不会骑马，屁股疼得厉害。"

他愕然了。真不是一代人哪。不会骑马，屁股疼。他们就这样轻易地放弃了光荣。那份敦煌地理文书现在锁在巴黎的博物馆里，而关于它描述的那古道上的种种，至今没有一个中国人考察。

"我打算过冰大坂。"他对县文化馆的权威吴二饼说，"麻烦您帮我找找马匹和向导。"

"你过不去，过不去。雪线还低呢。去年我都没敢过。你不懂，山口风力七级。算啦，过不去。"这是县境之内唯一的一个眼镜。他看见镜片里反射着嫉妒的光和一种地头蛇式的恼怒。"马么？马匹困难哪！向导也难找——都搞包产啦，谁愿意跟上你钻大山？"那镜片里甚至闪射着快乐的得意的光。

他默默地把桌子上那杯白开水喝下去。

"那么再见。我明天就上山。现在，和您辞行啦。"他站起来，冷冷地和那人握了握手。

多么狂妄的口气。简直是锐气逼人。而此刻，哪怕妻子丧亡的电报飞到身后的县城，不管那乌梁海人怎样再次把它称为 jihder，他也无从知道了。一步的勇敢，一次男性的证明，背后深埋着多少难言的牺牲呐。牙齿又疼起来了，头晕。他摸出一包土霉素片，数也不数地吞了下去。

两骑攀到了雪线以上。

"人哪，谁也有个山穷水尽，"老李又把二郎腿盘上了马脖子，"那回在贼

疙瘩梁，咱不是拿了那老回回一个马子么——后来，日他哥；有一回我领着兵上北道桥子浪。沙窝子边边上，嘿！两个土匪绑了一伙淘金的客。顺着跪了一溜，吭吭大刀抡着砍头。”

“里头有那个人？”他问。

“啊咪呀！”老汉嚷出一句青海话，“一见了面就哭着磕头。咱一说情，就留下他一个。你看：这家伙赚不赚？给了咱个马，落下了一条命。”老头吹得唾沫星子乱溅。

走着，走着，马喘着粗气。

薄暮时，见到了一座哈萨克人的毡房。一个肤色黧黑的女人正在门口忙碌。夕阳染黄的山坡上散着羊群。

那个女人惊讶地望着这两个装束奇怪的骑者。她的眼睛是标准突厥式的，深陷的双眼皮俊目。“她也像这个哈萨克女人一样，”他心里想道，“在都市的险谷里迎送生涯。”女人，为什么也把她们驱赶到这种险恶的生涯里来呢？难道这儿不是男人们拼斗的世界么。

“住下吧？这地场美得很！”瘸老汉问。

“离大坂还有多远？”他犹豫了一下。

“嗨，远得很，那狗日的冰大坂。那一年，盛世才的兵……”

突然，他看见一个小孩，一个光屁股的哈萨克小男孩，追着一条小花狗崽儿朝山坡跑去。金灿的斜阳照得那小小的肉体分外明亮。

“够啦，接着走！”他猛地抽了马一鞭。

“哎，急啥嘛！公家人，住几天也不花自家的钱……哎，下马，下马呀。”

“快，走着说。”马匹已经跑起来。

“走着说，”老汉急了，“走着还说啥！”

“天黑再住。再赶一程。”他头也不回。

“哎呀你个尕娃娃！那年盛世才的兵——”

“老李，看看黄历。别一嘴一个盛世才。”

“……”

他们不再顶嘴，默默地走着。黄昏的山谷清脆地回响着倦乏的蹄音。山道陡峭起来。他们下了马，牵着马登上了一道山脊。

他吃惊地、用劲一把拽住了马嚼子。

——山体在此分成几脉，磅礴地朝四方滚滚而去。来路像一根线，缝在深谷崇山之中。层峦叠嶂移开了，正前方是一道明亮耀眼的冰岭。

那冰岭拦住了没有阻挡的夕阳余晖，闪烁着，静卧着，冷酷地斜睨着这渺小的两骑。

“狗日的，就是它。妈的大坂。”瘸子老李恶狠狠地嘟哝着。

天将黑的时候，在紧挨的大坂脚下的石崖旁发现了一个松枝石块搭的窝棚。

“啧啧，美得很！”老汉打量着窝棚，赞不绝口。“猫下！就这儿猫下。”他嚷着，也许这里比帐房人家更对他胃口。

水烧开了，老汉撒上一把砖茶末子。

他试着咬了一口馍，疼得嘴角又抽搐起来。“饿了么？啧啧。”老头子吃得喷香，用狡猾的眼神瞅着他。夜幕正在降临。她如果——她一定正躺在医院里，在昏暗中睁大着眼睛，凝望着漆白的板壁。他用手指轻轻捻着烤馍块，用茶水泡了一缸糊糊。篝火烧旺了，毕剥响着。烤焦的苞米馍块没有泡软，他使劲嚼着，咽下一些咸咸的东西。篝火跳跃着，火苗黄得透明，像一个赤裸在炫目阳光下的小孩在舞蹈。

绊马时，发生了冲突。

瘸子老李摸出一根细细的硬麻绳，把马的两条前腿捆在一起，像捆一个贼。

“不行吧，老李，”他担心地望着老头，想起以前在军马场当牧工时的一些往事。“老李，马腿会淤血呀，不行吧！”

“哪里的话！嗨，就这个章法！”

“马走了十来个钟头，这么一捆，明天就瘸啦。”他劝道。

“管它！畜生么！明天睡醒，狗日的在眼皮底下要紧！”

“你这是在盛世才队伍上学下的章法？”他生气了，恶意地问。

“哈，就是嘛！尕娃子！”老汉却乐了，龇出一口黄板牙。

“明天马瘸了，咱们也去抢两匹换上？”他愤怒了。

“瘸不瘸，在它的命。人安生要紧。不行，真不行——回去哈萨帐房浪上两天嘛。”

“解开马腿。”他命令道。

“你——”老头子也火了。

“解开！”他低低地喝道。

老头双手叉起腰，蔑视地打量着他：“你懂还是我懂？尕娃，老李咱五十六岁喽！”

正在这时，那匹粉红杂毛马一下子摔倒在地，而那土匪式的麻绳绊仍死勒在它腿上。小杂毛马绝望地放松了肢体，呼呼地喘着。

他决心乘机压住这江湖老汉：“看见了么？论骑马，你得喊我先生！”

老汉一抡鞭子，喊起来："这么个难伺候！妈的，咱回呀，不干啦！"

"随你的便！"他吼道，双手攥成拳头："老子自己走！你卡不住老子的脖子！不信我就能死在这鬼大坂上！"

他狂怒地推开瘸老汉，劈手夺下马缰，把自己骑的红马解下来。土匪！兵痞！老江湖油子！他拔下一束马尾。大坂！大坂！万恶的大坂！他用马尾编着一根辫子。刹那间他看见了许多的人脸。吴二饼，"科学院"，还有别的一些。他用马尾辫联住两条前腿绊。红骠马低头吃草了，——它走不动，但又没有勒疼。他飞快地干着，一声不吭。心里那毒火吞噬了他。

老头子呆呆地站着。浓暮中看不清他的脸色。瘦骨嶙峋的、翘着一条瘸腿的身影，显得可怜巴巴。他迟疑着，迈开瘸腿，一拐一拐地解开了那根硬麻绳，小杂毛粉马站起来了。他扣好皮绊，与红骠马联上。他又一拐一拐地走开，抱来一捧松枝，添在快要熄灭的篝火上。——他顺服了。

怒涛平息了，一丝羞耻浮了上来。为了马，伤了人。而且是为了马腿，伤了人心。但他又必须使这自行其是的老江湖就范。他抬起眼睛，夜空星汉灿烂。那些星星在凝望着他。妻子和夭折了的小生命也在凝望着他。

又是这种莫名的烦躁的发泄。上一次的烦躁是为了让一个女人承担一切。这一次是要对付一个瘸老头。老李当然会顺服的。他要挣你的钱。当向导一天两块五毛钱，你是公家的人么……他慢慢地咬紧了牙关。三十二个牙齿的尖尖齿根一齐向肿胀溃烂的牙床刺进去。你用金钱的优势压服了一个穷人，一个老人，一个男人。星光下，青蓝色的大坂一片朦胧。哦，为了越过这大坂，他已经不择手段，不惜丑恶。莱辛说过，古代艺术家即使在表现痛苦时也避免丑，他们的法律是美的。他觉得，这位德国古典美学家的眼睛，似乎也在那永恒夜空的星群中注视着他，像注视着一个渺小的例子。他垂下了头。咸咸的液体流向喉咙。

篝火熄了，只剩下暗红的灰烬。

两人枕着马鞍，裹着毡鞯的皮袄睡下了。

天地一片漆黑。一股刺骨的寒气无声无息地浸入了膝盖以下没有盖上的肢体。双腿渐渐麻木了。

他一动不动地躺着，睁着眼睛。

李老汉似乎轻轻一动：大概也冻得睡不着。

"老李，抽根烟么？"他侧过脸去。

"嗯，不，咱……"

"喏，抽这个。我白天在马背上卷的。"

嗤的一声，火柴的亮光照亮了那张干枯的脸。“这莫合烟，……是伊犁的么？”

“不，县城买的。”

“怪。咱这烂县城能出这号好烟？”

“不坏吧？真有点伊犁烟的味儿。”

“就是。好烟。”

两个烟头一闪一闪。红光映亮两人的嘴唇和鼻尖。他们小声地谈着。

“狗日的，真冻人。”

“老李，你常在大山里睡么？”

“嗯……不。日他哥，这鬼地方。”

“抽烟，接上一根。”他又摸出莫合烟。

“不，抽我的，尕娃。给——”

“冷哪，忘了带上瓶酒。”

“狗日的，是忘啦。有瓶子古城大曲才美。”

“三台白酒也行啊。”他赞同地附和道。

“河南大裤裆的红薯干烧酒也行啊。”老头向往地说。

两个人都嘿嘿地笑了。

“尕娃子，我有个章法。”老头来精神了。

“什么章法？”他问。

“插筒子睡。你脚伸我怀里，我脚伸你怀里。就是——咱臭脚。”

“好！”他蹦起来，“插你老的筒子！”接着他又笑道：“不然，明天马腿不瘸，人腿倒瘸了！”

“咱反正是瘸子。怕可惜了你城里人。”老头子狡猾地回答。

两人调整了睡法。脚和膝盖立即暖和过来。老汉放肆地把脚丫子踹到他胸前，恶臭阵阵袭来。他也痛快地伸直两腿。满心希望把脚伸到老汉鼻头上去。

两个旅人沉沉地睡熟了。

他梦见了一座冰雪砌成的大坂。梦见了两匹联着绊子吃草的马。他看见了妻子。他走过去，想用双臂使劲地搂住她。但她却飘忽难即。他眼前闪过一道金黄色的电光，一个赤裸着胖乎乎屁股的小孩在正午的太阳地里爬着。满天的星斗都深不可测地望着他。妻子也用那星斗般的眼睛在望着他。不是每个女人，不是漂亮的女人和热恋中的女人就能有这样的眼神的。他好像揍了那当向导的瘸老汉。老汉哭了，又笑了。邮局的那个乌梁海人喊道：“jihder！”文化馆门口，吴二饼慌张地跑来想拦住他。“能回来吗？”他终于从妻子的眼

神中看到了这句话。“大坂，大坂。”他在梦中沙哑地嘟哝着。

大坂，在探险家A·斯坦因爵士的地图上写为Daban或Dawan。几乎中亚和蒙古的一切语言中都有这个语汇。已经很难判定它究竟是一个古老的汉语借词，还是一个汉语对某种民族语的谐声切意的译写。谁都知道，大坂是指翻越一道山脉 的高高山口，是道路的顶点。

清晨，两骑越过了松林，登上了植被稀疏的高海拔山顶地带。

“老李，你常年在山里跑，不想家么？”

“啥家！吴二饼不是说么，咱是光棍子。”

他想起老汉的浪漫故事：“咦，你不是娶了个哈族丫头，还养了个儿子吗？”

“嗨！早跑了个毬的啦！”老头不耐烦地一甩鞭子，像轰了个苍蝇。

石头上有一处游牧人的岩画。一只抽象派的岩羊。他取出笔记本、地图和罗盘，临摹着，他又问道：

“老婆儿子还能跑么？”

“日他哥，一块过了六、七年，她家里亲戚闹事，马队来了把她拿上跑啦。咱也没敢声张。”

“你也没去看看她？”

“前些年，我给地质队带路，山里见着她一次。妈的，一进帐房——”

他举起手止住老汉。石头裂隙中有尊残破的石窟造像。他举起照相机，按下快门。

“接着说呀，老李。”

“我一进门，她哇地他妈的就嚎开啦。”

马匹汗水淋漓，停住了脚步。他们下了马，朝上步行攀登。老汉一歪一拐地走着，说着。

“我吆喝她说，你嚎个啥，嚎得你男人回来一准揍你。快烧些茶，咱喝了上路。她不听，捂着脸，哇哇的嚎。狗日的，嚎得昏天黑地。”

“后来呢？”年轻人听得很紧张。

“后来没喝上茶。地质队那些人说，别惹个民族矛盾。嘿，帐房外头挤了不少人，偷听哪……她男人回来准揍了她。”

年轻人问：“后来呢——再也没见她？”

“没。也不知她们上了哪处，是死是活。”瘸老汉擦了擦汗，想了一下，叹了口气：“唉，那丫头，是个好丫头。”

远处那鞍形的冰大坂白雪皑皑。他想起了那双凝视着的眼睛。哦，她也是个好丫头。她现在也不知是死是活……现在他和老人心里体会到的，可能

是一样的过来人的滋味。

他们默默地上了马，穿上了皮袄。马弓着背，在青灰色的缓坡上一步步走着。山风带着尖锐的哨音掠过耳边。他觉得头晕得更厉害了。嵯岩陡崖已低低沉向脚底，两侧山沟里满盛着白沙般的粉雪，明晃晃的。

在这片青色砾石的漫坡尽头，就是那鞍形的大坂之顶。

他转过身来，向老头问道：

“儿子呢？也和他妈在一块？”

“嗯。”老汉点点头，“那回没见上他。”

他失望地转回身去。这时，一股寒气逼人的风突然迎面冲来。他抬眼一望，前面是一道白色的山口。

他的心突然激烈地跳了起来。摸摸前额，有些发烫。

那快要伸手可触的山顶突然传来一声呼唤，像是他逆境中的妻子发出的绝望叫声。他突然无比强烈地仇恨起这凶险的巨大山脉，仇恨起这高踞在上的大坂和这强大地欺凌人类的大自然。刹那间他也记起了吴二饼和他熟知的那些文痞，记起了所有侮辱过他和侮辱过他热爱的人们的人。他还记起了那制造又消灭了老李的家庭和使他沉默寡言的因素。肿起的牙龈一跳一涌地折磨着他，但他没有向挎包里去摸那些消炎药。他使劲地咬着那些背叛的牙齿，任咸咸的血向嗓子里流。他已难以压抑一股冲动，一股野兽般的、想蹂躏这座冰雪大山的冲动。他想驰骋，想纵火焚烧，想唤来千军万马踏平这海洋般的峰峦。他疯狂地感到一种快乐，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什么。他想呼喊，想喊来世上一切英雄好汉和一切专会向生活耍光棍的坏种，在这里和他一比高低。他想告诉无病呻吟的诗人和冒充高深的学者：这里才是个够味儿的战场，才是个能揭露虚伪的、严酷的竞争之地。他的胸中正升起着勇敢，升起着男子汉的气概。他想一步跨过这可怕的大坂，纵身飞下彼岸的绿洲，然后向那无援的女人飞奔。“能回来吗？”她用了问号。她已经安心承受一切苦难，为他留下了向这座大坂冲击的可能。“坚持住！”他默默地向她喊着，“等着我，坚持住！”他坚信只要迈过这最后一步她就能得救。但是——这里海拔已近四千米，他不仅无法驰骋，甚至不能加快一步。他僵硬地屹立在马背上，颜色铁青的脸上，两只血丝密布的眼睛死死盯着前方那白色的、迷朦的大坂。

马匹喘着，拐着之字形，缓慢地向大坂顶端的分水线蠕动。其实，从远处或从空中看去，那黑甲虫似的两个影子已经和那鞍形的山口融为一体了。

他在霎时间平静了。

世界化成了斑斓的地图。在分水线上，他同时看见了山脉两侧的，准噶尔和土鲁番两大盆地。唐代敦煌文书描述的古道正静静地深嵌在弯曲的峡谷之底。山顶的一块巨石上铭文剥落，旁边堆着一匹驿马的骸骨。大地峥嵘万状地倾斜着，向着南方的彼岸俯冲而去。这是从海拔四千米向海平面以下伸延的、大地的俯冲。剧烈抖动的气浪正从土鲁番低地淡白色的中央地带扶摇而起，化成长长一片海市蜃楼。在赤褐色的南侧深涧里，嵌着一条蓝莹莹的冰川。

他从未见过如此雄壮的景观。

大坂上的那条冰川蓝得醉人。那千万年积成的冰层水平地叠砌着，一层微白，一层浅绿，一层蔚蓝。在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下，冰川幻变出神奇的色彩，使这荒凉恐怖的莽苍大山陡添了一分难测的情感。“大坂——”他失声叫道。他想不到这大坂、这山脉、这自然和世界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安慰他。他久久勒着马伫立着，任那强劲的山风粗野地推撞着他。

“他妈的，这大坂。老子的马子累垮了！”拐子老李满头大汗，咒骂着走上山顶。那匹粉色的三岁马浑身透湿，簌簌地打着颤。

“畜生！这么个熊样！”老汉恶煞般朝小马怒吼着，“趴蛋啦？挨刀子啦？这号熊样，能回来吗？”

他颤抖了一下。“能回来吗？”他听见一个低柔的声音。一个最后的声音。他下了马。豪迈和勇敢突然消逝了。他慢慢把照相机放进了挎包。“不能在山顶上冒充英雄，”他想。他把马料倒在雨衣上，看着那匹精疲力竭的小马嚼着。风卷着积雪，在冰川顶上堆起乳色的一层。这层层砌起的冰川里不知葬着多少人的不幸。今天的这层雪会在夜里结成新的一层冰。每天冰川上都结着新的冰。不要照相，哪怕为着已经粗现轮廓的论文。——留下些缺憾吧。

“喂，抽些烟吧，尕娃。”

“抽莫合烟——帮我卷一根粗的。”

“这王八大坂，真难走。”

“喏，老李，点上火。”

他吸着浓烈的莫合烟，望着冰川顶乳白色的积雪。今天的这一层里埋着他夭亡的孩子。这一定也是一个在阳光中光彩照人的、赤裸着的小男孩。他在今天被父亲葬到了这冰川之中。

他们休息了很久。粉色杂毛小马吃饱了苞米粒子。马褡子捆扎稳当。他们上了马，走向古道的另一半路程。

你骑着个马吧，我扛了个枪

瘸老李又乐陶陶地唱起了那支野蛮的青海小调。马蹄又在岩石上敲出单调的响声。南来的骄阳烫着脸颊，他们走离了分水线。

古希腊的艺术家是对的，经过痛苦的美可以找到高尚的心灵。这一点，她已经做到了。她不会死，她只会得到更坚实的爱情。因为，她以一个女人的勇敢，早已越过了她的大坂。死去的儿子也做到了，他将在这永恒的冰川上化成一个洒满阳光的胜利的小精灵。

下山道上，马儿走得很快。他朝那冰川，朝大坂投去了告别的一瞥，然后不动声色地追上了他的向导。

1982. 7

九座宫殿

韩三十八遇上那个蓬头发的城里人，正是太阳晒得沙漠上一溜火光的时候。那小伙子下了拖拉机以后好像寻不着落脚的地方，慢悠悠的步子迈迈停停。韩三十八一眼就看出，他是打算在这几间红胶土垒的小村里寻个店呀招待所的。后来韩三十八到了地里，冒着火苗般毒烫的太阳光伺弄苞谷林子，没有顾上找那蓬头发搭几句话。

那已经是三、四天以前的事了。

韩三十八还是接着收拾自己的苞米地。日子已经到了，焦旱得又这么凶，再不灌水是不行了。他这几天一直为修渠的事发愁。他瘸着一条腿，一般活计显不出来，真的大动土木砂石就不行了。他在沙漠边上的地里干着，发现那蓬头发的外人也在一边溜达。怕是找着了住处？韩三十八思忖着，也不知是个甚么人。

官道以南、沙漠以北，上下几百里只有这么一个小村庄。韩三十八在小时候去过邻村一趟，那个村子离这儿整整一天拖拉机路。若不是父亲打算给他小小地就在那村里订下了妇人，怕是一辈子也出不了这块红胶土地呢。因为除了那一趟，他日复一日地就在这里打发日子，天天看着茫茫漫漫的白沙漠，守着这块红胶土。

腿不强，全身都跟着弱。他的胳膊上没有硬腱子，干着干着就累了。直起身子的时候浑身骨节咯吧酸响。扶住粗壮的苞米秆秆，韩三十八一眼看见了那个蓬头发。是个做甚的呢，他想着正看见那蓬头发朝他憨憨一笑。韩三十八赶紧也冲着那人咧了咧嘴，然后又忙自己的事了。

火辣的骄阳烤晒着沙漠北缘上的这块小淤泥地，红胶土朝旱得透明的蓝空蒸飘着红色的粉末。四野空荡荡的，一眼望去哪里都是无人的荒滩，还有金灿灿的黄沙。在石头荒滩和南边的茫茫沙漠中间，官道穿针引线地通过去了，两头都不知道通到什么地方。

韩三十八揉着流淌酸水的眼睛，不再去望那烫人的沙漠，继续挥起锹平着红土圪塔，慢慢地在地里打一个笔直的畦。他从小落下了腿病，干活只能

这么慢腾腾的。小村里的人，特别是开手扶拖拉机的马壮儿总是笑话他，说他下了地像个唱秦腔的女旦儿。马壮儿是他从小的朋友，韩三十八知道其实顶数马壮儿服着他。因为红胶土河滩上两家的地挨着，到了秋天苞谷就替他训马壮儿。韩三十八想到这儿心里就甜滋滋的，那苞米粗粗楞楞，像片树林子迎着风。一阵沙扑过来，肥大的叶子就哗哗地抖擞一阵，风静了又是碧绿绿的，绿得像墨。弄得马壮儿到入冬还蔫蔫的，后来就油耗子似地去折腾手扶。

韩三十八想歇息了，从地头拾起盛水的瓦罐。他忽然想起了那个蓬头发，就把身子扭转过来。怎么就不见了呢？他又去望通向村里的土道。土道上也空荡荡的，阳光里的泥房子和菜地的墙蒙着尘土，粉红红的一片蹲在那里。那蓬头发走哪里去了呢？韩三十八有些奇怪。他捧起瓦罐子，就着苞米秆的荫凉，喝了一口凉水。心肺里立刻觉得滋润了，火胀的眼泡子也舒坦了一些。

韩三十八怕的是自己的眼病。现在只要在晒得起烟的地里瞪一阵，咸苦的水就顺着眼角淌个不停。有时候只要一眼瞥见干裂的红土，眼珠珠就针扎般疼。眼疾没人理会，不像瘸腿拖在身子外面。其实瘸也没人理会，村里有个瘸老汉牵着骆驼跑外，家里妇人拖着娃伺弄庄稼，一急了就咒瘸鬼也不走快些回来。那妇人咒得在理呢，韩三十八想，拖累着五、六个娃再耕上三十亩地，磨得个妇人家像个铁块粗黑。

他又捧着罐罐喝了口水，这时看见了那个蓬头发。那人进了沙漠啦，他惊奇得放下了瓦罐。真真地朝沙漠里走呢。在晃眼的白白沙丘上，那年轻人拖着条黑影子，一步一陷地背着这边走着。

奇了，韩三十八摩挲着瓦罐想。这个僻静的小地方从来不见外人，沿着大沙漠的北沿都是维族人的村镇。官道串着那些村镇铺在村北，隔着一大片吓人的不毛戈壁。这是个孤村，没有往来客旅的热闹。可是那人却来了，而且往沙漠里溜达。韩三十八遥遥望着那人影，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那边是个海，是个洋，沙子浪头没边没际，你溜达个甚呢？他不再理会那人的事，放下水罐，接着平整自己的畦垅。

灰灰的石渣子戈壁连着一座赤褐的砂石山，污浊的红水沟就从那山上流下来。泥汤般的红水流下来，流久了，就在荒滩和南边的大沙漠中间堆了一个红胶泥的扇面子地。韩三十八的小村就落在这块红土地上。不知从哪一辈子起，人们就运来河边的红胶泥，盖着晒干了变成这种红得刺眼的鬼颜色的地窝子。韩三十八可不嫌弃这块酸酸的贫瘠红土，他使锹的时候劲头又准又匀，胶土块块给那铁锹打得粉粉的，摊得平平的。多少年啦，他们韩姓就靠着这块红胶土上的两样宝——雪白的苞谷面，香软的大黄杏——活命打发日

子。将来打算活得美，也只有朝这块红胶土伸手要钱要油水。秋天的时候，七老八十的老太婆都挪着蹭着来到地头，叭叭地掰那硬实的苞米棒棒。在那时节，谁心里不觉得舒坦呢，谁又能嫌弃这红胶土又旱又酸、焦红刺眼呢。

所以韩三十八干活时诚实得很。灌水的时候，也不像旁人回家睡觉，总是整夜蹲在地里陪着庄稼喝水。一柄锨拦拦堵堵，引导得渠水灌得又平又匀。现在地里正是闲的时候，四野里空洞洞的没有人影，可韩三十八已经在平畦整垅，悄悄地独自笨鸟先飞了。他怕自己泄了心劲儿，腿脚不便加上眼疾，他怕自己年轻轻的就撑不住了。

韩三十八眯着眼，躲开那闪闪烁烁的毒日头。地里曝扬着红土尘末，远处大沙漠那直直的地平线上晃晃闪闪地升着地气。那蓬头发不见啦，他望着那儿想，真走进去啦。他拖稳了残腿，巧妙地探着铁锨。土性粘，要打得碎些，畦宽宽地修成个长方。他心里有个秘密，那就是明年全换种小麦。这样的畦种麦最好，他盘算着，种十二行，用手扶播都能转得开。蓬头发进沙漠多久能回来呢？不管那人是为了啥，他挺想看看那人能进去多久。见过海么？他心里问那人道。不管见过没有，你前头那是个海。韩三十八从小长在这块红胶土上，他当然没有见过海。可是他进过这大沙漠，那回他使着最大的心劲在里头走了三天，三天在那沙浪头里走，于是他就觉得自己见到了海。

起了阵闷热的旱风，苞谷叶子哗哗地响起来。南边一字摆开的沙漠在烈日下曝晒着，但那只是夜幕刚刚降临时的感觉。他想，那是个初生之犊的感觉，也是个狂妄的疯子的感觉。那么静，他搬过背包垫住头，静得真使你以为离开了世界。可是此刻他的头发生疼，阵阵恐怖袭上心头，那头发根好像永远竖着顺不下来了。夜黑沉沉地低低罩着沙漠，不用说城址，连这丛红柳也可能是唯一的一丛。已经迷路了，他想，已经不知道是不是还在朝南走。这么混走不行，调查古城最要紧的就是方位。你不是来撒野的，你是要找到特古思·沙莱。

其实选题可以有很多，可以有不少能轻松地拿下的考察题目。还有更多的本来不存在的题目，自己和自己玩个搭积木就行。学报上的论文有百分之五、六十都像是小孩玩积木。找到特古思·沙莱算是什么呢？蓬头发皱着眉头想，其实那也算不上真正的创造。也许是黑漆漆的夜太压抑人了，也许是因为这黑夜没有一轮明月或是星星的缘故，他发觉自己心情恶劣。历史书上记载着一个著名的古城，地理书上记着一个地名。这地名叫做特古思·沙莱，他猜它就是那座古城。黑夜里的沙漠上连点荧光都没有，应该有荧光，有枯死的大片树林，有改道后干枯的季节河床，有伸出沙丘的古代废墟的木头。哼，他暗中嘲笑着自己说，还应该有埋在沙丘里两千年容颜不改的美人呢，脸蛋

又红又嫩，身上裹着丝绸。那美人应该埋在这丛红柳旁边，你一来她就蹦起来跳舞呢。找到特古思·沙莱又有多少意义？老得掉牙的历史地理方法。

他累得很。白天在沙漠边上那片红壤地里，该找那个闷头干活的年轻人找点水喝。他轻轻摇了摇自己的水壶，梳弄着头上乱竖着的头发。还有半壶，留在明天用吧。可是昨天他火气盛得很，在那个韩家工村里窝了三、四天，他心里火烧火燎的。韩家工只有二十来户人家，都盖那种红胶泥脱坯搭的半地穴小屋。从地图上看他在韩家工下车是对的：那小村往南应该正对着大名鼎鼎的特古思·沙莱。可是也许因为太阳烧得太毒啦，他想，那村里的人都昏昏蒙蒙的，开口先“啊”上半天。没有村长也没有保长，女人们慌慌张张地只顾上闭大门。问问特古思·沙莱的事更是可笑，人们眯着眼睛打量他，最后就光盯着他的头发。晒昏啦，他又下着结论，想，毒花花的太阳把那些农民晒得头脑迟钝。那么火烫的太阳，一丝风没有都烤得大地起烟，在那么酷烈的环境里生活，大脑已经硬啦，干枯啦。他翻了个身，一片唰唰的沙流顺着后背注进领口，另一股细沙同时灌进鞋子。蓬头发心里一惊，这是沙漠里面啊，他想。我现在是在死海一样的大沙漠里面，别胡思乱想啦，小心起风。起了风沙子会盖住自己，一层层地给你盖个圆圆的坟墓。那会儿你就不能对韩家工发牢骚啦，那会儿你就只能在地底下找那个两千年前的睡美人。蓬头发警惕起来，竭力不使自己沉入昏睡，监视着死寂的黑暗沙漠。

但是沙漠却在黑夜里沉睡。静静的夜空上没有一丝风，沙丘也一直原样伏着，没有发生移动。午夜过后，天上浮出了几颗星星。

蓬头发自从干了这一行，还是头一次感到自己要失败。到博物馆以前，他一直在街道工厂烧锅炉。那时候他喜欢值夜班，就算是不愿意看书的时候，他也能久久地盯着温暖的炉火。炉膛里的火苗又浓又黄，亮亮地在眼前跳跃。他烧不出那种透明的、微蓝的火候，他的火总是像柴火一样，干燥而猛烈。反正煤有的是，他喜欢淋漓痛快地把煤末大锨扔进炉火，看着空荡高大的锅炉房里晃闪着自己巨大的黑影。那影子真大呐，他想得出神。坐在炉门前的时候他也总是望着墙上闪跳的巨影出神。原来那种卖力气糊口的时候也一去不返了，这些年哪里也没有一个静悄悄空荡荡的地方能让他独自出神。更没有那烤人胸怀的火光和神秘晃动的黑影啦，现在只能按照地图和指北针奔波闯荡。他不愿意那么惆怅地去想那美好的炉火。睁开眼睛，这片深陷着他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却似乎潜藏着危机和不安，一点也勾不起什么亲切的回忆。

搭上那个名叫马壮儿的手扶拖拉机手的车，看起来并不算什么吉兆。韩家工连个车马店也没有，简直是个被世界扔弃了的小村。后来他在小学校找到了住处。一连三、四天想办法调查特古思·沙莱的事。没有骆驼、没有驴、

没有车、没有任何交通工具。这村就是天边地角啦，村里人说。沙漠？那怎么进得去！骆驼？只有两峰骆驼，走了快一年啦……在那种时候，他的头发就会竖起来。不知是什么遗传，每当他决心拚命干什么的时候头发就会竖起来，竖得蓬乱一团。在城里，人们常这么笑话他。朋友们给他起外号叫豪毛。在锅炉房里有一次和才交的女友闲聊，她说了句你怎么一丁点外语都不会，一头上就豪毛了。后来心大意高地考博物馆时又豪过一次。最后一次是在馆里考职称的时候。可是这一次不灵啦，他阴沉地想，这一次最聪明的办法是撤退。这是一个海，他盯着四周阴森森的黑色沙丘，一个死海。我不但没有车和骆驼，我连一头毛驴子也没有。只有一张地图和一壶水。水只剩下半壶啦，他觉得心里很伤感；地图呢，原来地图真正的作用就是把人引进一个死海。

那个开手扶拖拉机的小伙子说，韩家工以前都姓韩，后来娶了马家回回的丫头，就有了韩马两姓了。其实韩家根子不一样，原来是青海省的撒拉人。撒拉人，他想，撒拉人跑到这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上干什么呢。难道这块红壤土长的庄稼好么。他一眼就能看出来，那红泥沟水的冲积扇是酸性土壤。鲜红得吓人呢，他想，能长庄稼真是奇事。紧挨着大沙漠，远避着交通线和人烟，可是又守着通向特古思·沙莱的门户。奇怪的韩家工，怪癖的小红泥村子。他暗暗捉摸着想，它为什么在地图上守着那传说的特古思·沙莱呢。也许真是晒昏了，这酷暴的烈日肯定能毁坏人的神经的。他这几天一直觉得，自己像是生了什么病，像是那白亮亮的太阳烤得他也病了。他捋着自己的乱发，尽力思索得冷静些，不去受那阴森森地蹲踞着的黑沙丘的刺激。也许不是病，他想起锅炉房那熊熊的炉火也是灼烫的。“那些事已经过去啦。”他自语着出了声。这时夜空中又露出了一颗星星。

应该找那个闷头干活的年轻农民要些水喝，蓬头发摇着水壶，听着咣啷的水声。他旁边的地头上好像有一只灰瓦罐。在红胶泥的田垅上那灰瓦罐的颜色很鲜明。那个农民小伙子在烈日下面那么安稳，平和，不紧不慢地使着铁锹，给他印象很深。看得出那农民老实巴交，看得出那农民在太阳晒烤下干活已经惯了，不但不觉得辛苦熬煎，而且像是有滋有味，心里也许还哼着小调。当时找那农民要口水喝就好了，走进沙漠的时候单凭着一股锐劲，忘了城里光会嗑着瓜子看电影的女孩都懂的道理：水是沙漠里的生命。现在想起来已经晚了，如果只背着半壶水往沙漠里走还不如就在这儿自杀。他狠狠地挑着恶毒的词又咒骂了自己一顿，最后才平静了。他平静地躺在沙坡上，觉得沙漠之夜正不可思议地褪去那种紧张和不安。他一动不动地躺着，等着自己想出那个究竟。

天的一角微微地动着，深重的漆黑在那动静中渐渐变淡了一点。接着黑暗中平平地裂开一线，不易察觉地现出了一线微白。

他立即就判断出了四个方向。脸正对着的是回家的方向：北方。蓬蓬的头发不知什么时候贴伏了一些，他苦笑了。其实你出发时已经知道了，所以你只带了一壶水。出发时你已经知道了，凭着这个，你寻找茫茫大漠中的特古思·沙莱只能失败。

他爬起来，踩着松软的沙子，低头向归路走去。右手东方的那抹晨曦已经扩散开来了。

韩三十八又拄着锹慢慢来到了地头。剩下的事是修渠，河边引过来的老渠实在不成样子了。他察看着那歪扭着伸了过来的老渠，渠上长满野草，抹过的粘泥鲜红得让人看了难受。非得重挖啦，韩三十八拄着铁锹思量，这老渠听说还是前辈子人留下来的，像个浑身淌血的长虫。不像大渠，新修的大渠漫着青青的水泥灰，渠水放下来的时候溅着透明的浪花，让人心里凉爽舒畅。

可是自己这块地只就着老渠，韩三十八皱着眉想。那青灰大渠浇不上他的苞米地。马壮儿可真滑呢，滑得浑身像抹着清油肥皂。一想起马壮儿，他心里就感到烦乱，今天中午饭都咽得不香就跑到地里来了。他慢慢地坐在田埂上，茫然地望着自己那两条漂亮的庄稼地和干裂的老渠。老渠像个烂沟，上下缺残得不能看。韩三十八扭过脸来，他觉得太阳正故意把那烂渠晒得更干更裂，好象在逗弄着他，他的眼角又冒出了酸水。

河沟水冲涮着岸壁上的胶土，向南流渗进迷濛的干沙漠。河沟狭窄，但长流水从来没有枯过。它一年年地淌，喂足了干渴的苞谷苗，推来了山上的泥土。后来的河水推着前边淤住的泥，朝沙丘边线上堆着。黄灿灿的沙丘挡住了红湿湿的泥，把红泥挡成了一个扇面。韩三十八坐在田埂上，遥遥望着远处一层层淤成的红扇面。也许就是仗着这块泥土，才有了韩家工这个小小村庄吧，小村子攀住了这片泥土，才停在了大沙漠的边边上。韩三十八瞟瞟自己的小村，他看见那曝晒着的一片土坯庄户蒙着一层黯淡的土红色。这可不是九座宫殿呐，他默默地想，不是老辈人讲的那个蓝琉璃嵌碧玉的地方。只有荒石滩，只有大沙漠，再就是胡大造化的一块红酸土和一股泥污的水。还是前人有种呐，他想，就硬是把自己的根子在这荒瘠的红胶土上扎下来啦。韩三十八站了起来，提起锹走上渠头。远处隐约的村子隔着明晃晃的地气，呈着一片淡淡的微红色，沙漠上空悬着个模糊白炽的太阳，一动不动地朝下界散放着逼人的酷热。

韩三十八先瞄了瞄老渠的走向，然后把锹刃剁在一丛野草根上。他把好

腿抬起来踩稳锹，发劲的时候留心让残疾的腿虚点着地。接着他沉闷地哼了一声，一大块连着草须的红胶土被翻了起来。他再顺势把磨得光溜的锹把子往膝上一架，健壮的好腿撑住全身，双臂绷紧，把那块沉重的泥土摔在渠帮的缺口上。翻转过来躺在渠帮上的那块湿乎乎的红胶泥立即变了颜色。水分迅速地散发着，渐渐褪去了深红的泥面，前后在斜削的锹痕上泛成一层发白的硬壳。韩三十八马上又在旁边堆上新的一锹，两块泥土软陷着堆在了一起。他喘着粗气，绷紧臂上的筋肉，稍稍给自己的伤腿分着点神，一块一块地把湿沉的粘土摔上渠帮的缺口。那豁牙似的缺口渐渐平满起来，一截难看的沟渠开始变得顺眼些了。汗珠很快流成了几道细线，咸咸地浸着肿疼的眼角。湿淋淋的脸上有点烧闷，好像皮肤挡着里面的火劲散不出来。韩三十八不理会这些，心平气静地均匀着力气使锹。一大块一大块的红胶土吱吱响着给切断了根，服贴地躺在了渠埂上面。韩三十八觉得出布褂子湿着就被晒干，干着又给冒涌的汗浸透。可是他不觉得心痛。破布衫不是衣裳，庄稼人的破布衫是挡太阳的家什，要紧的是修出这条老渠来。村里别的人家都借上那青灰大渠的力了，只有他和马壮儿两家地远，还得靠老渠灌水。马壮儿耍滑说明天要开手扶跑个和田，而且当场油耗子似地把手扶黑糊糊地全拆开了。韩三十八不禁笑了，他从小就知道马壮儿这点本事。马壮儿的地在前面呢，老渠最后才进他韩家的苞米田。马壮儿知道，守渠尾的人家要修就得全修好，不然水淌不进自己的地亩来。这个松货，韩三十八漠然地想，等我一个人修好了渠，引来了水，马壮儿就回来了。他随手扒个口就把自己那地浇啦。天色已经晚了，西斜的太阳照射着空阔的沙漠，波浪般的沙丘上现出了明暗清晰的轮廓。转脸望望村子，还是蒙在摇闪的地气里，长长的一片暗红。

韩三十八专心地挖着渠，匀着使着力气，微微地眯着胀疼的双眼。累渴了就扯过瓦罐喝上一口。原来马壮儿溜了和田也不要紧呢，他想。昨天晚上找马壮儿商议的时候，心里还有过一阵不痛快。其实你是怕拖着残腿干不了，暗暗地想靠着马壮儿帮一把。他噗哧笑了，觉得昨夜晚自己的心思那么可笑。要紧的是个心劲，他想，他又修好了一个缺口，慢慢地顺着老渠沟底往前走。人哪怕真的到了绝境，只要心劲不死就有活路，你用不着年轻轻地为眼病和这条不灵便的腿犯愁。听老人说，韩姓原来不是回回，是循化十二工的撒拉。十几个村子给朝廷杀得剩下没几户，可是这几户人心硬得很，从死人堆里逃出来，顺着大沙漠边边来到这里。从循化厅到这大沙漠千里万里，从撒拉变成回回转了几转，可是那几户人到底没绝掉。“一股心劲”，韩三十八想着，手下的锹使得更 重了。挣份家业难呐；挖条渠、盖个屋、寻个妇人都难。稳住心，慢慢开，苞米地试试换上麦子，下一步再接过那个妇人。等有了钱，也

许能在这红胶土上盖三间砖瓦房哩。他独自遐想着，不急不忙地运着力，一锹锹地挖着渠底的粘土，慢慢地干得天色近了黄昏。远处那片迷茫的小屋上升起了炊烟，沙漠上淡红的落日显得柔和了，浓绿的苞米叶子变得黄灿灿的。

韩三十八捧起瓦罐时又愣住了：在黄昏的沙漠上，那深褐色的起伏棱线上有一个人影。韩三十八费力地转了好一阵脑子才想起来，昨天中午有个蓬头发的外来人独自进去了。夕阳映照下，沙漠在南边舒展着又圆又滑的弯弯棱线。向阳的沙坡纯净平坦，没有星点杂色。那个小小的人影在迎面的沙丘上蠕动着，像个小虫那么清楚而微小。

是他呀，韩三十八惊奇地想，昨天中午他不吭声地过去了，在里面差不多两天一夜。该回来啦，他肯定渴得皮都焦了。你去那里头寻个甚呢？那是个海，人神都过不去的海。韩三十八摇摇水罐，还有清清的半罐凉茶水。我那次比你气血还盛呢，我在里头蹲了三天三夜整。韩三十八回忆起一件遥远的往事来，那件事已经像隔世一样模糊了。他不知道那个蓬头发的城里人是个干甚么的，可是他猜那人肯定心劲硬得很。也不能任着心劲呢，他默默地抚摸了一回瓦罐，然后依旧把罐罐放进苞米林子的荫凉。他又拖着瘸腿走进渠里，趁着凉快挖起土来。晚风徐徐地拂过来了，暖暖地擦着脸颊，使人心里舒服。韩三十八让残腿虚站着，向前倾着胸，把身板的分量也压在锹刃上，双手紧紧握住滑溜可手的榆木锹把。锋利的锹刃带着切断草茎的喀嚓声，直直地插进了粘土，土壤胶着锹背和刃口割断须根的感觉从榆木把上细微清晰地传上来。韩三十八默不出声地干着活，穿过破汗褂的晚风轻抚着他胸脯上的肌肉。那半罐罐水留给那个人喝吧，他想，一准皮干肉焦了。一个遥远的焦渴的感觉又在记忆里游荡。人的心劲呐，他喘着气想。听说先人们逃出了青海，一路上熬着磨难，可是心里念着真主，念着一个名叫九座宫殿的地方。韩三十八小时听爷爷讲过，传说那个地方是绿茵茵的净土，一字排开九座蓝琉璃的宫殿。韩三十八用力把最后一锹红胶土堆在渠埂上，回过头来。整齐的一截红泥深渠在他眼前伸着，渠背削直，渠埂上严密地封着粘土。刚干了一个半天，他满意地喘着，已经修好了这么长一截。有三四天就能灌水啦，马壮儿——他想到马壮儿一定嘿嘿笑着凑过来扒口子给自家浇水。他笑了，摇了摇头。马壮儿就是这么个人，从小一搭耍，他早惯了。

他望望沙漠，一盘浑圆的落日贴着沙漠的棱线，大地被衬得暗沉沉的，透出一层深红。托着落日的沙漠浪头凝固，像是一片睡着了的海。那个小小的人影还在蠕动，韩三十八看出来了，那人正直直地朝这里走来。

韩三十八坐在阴凉处，手指摸索着盛水的瓦罐。等那蓬头发喝上这罐凉茶再回家吧，家嘛早回晚回一阵都是一样。一定渴毁啦，他想，心劲太盛啦。

韩姓那么刚强的祖宗，不是也没能找到那九座蓝琉璃碧玉的宫殿么，不是也忍着心里的冤苦在这块红泥滩上落了脚么。他叹了口气，撕下片苞米叶子，擦试着铁锹上的粘泥。他看见，那从沙漠里走来的人影渐渐近了。

蓬头发踢着挡脚的沙子，咬紧牙关走着。沙漠软绵绵的，挑衅地让他一步一陷。一步也走不快。他试着狠跑过几步，结果一直陷进膝盖。他又改回那种骆驼步——轻提后腿，尽力迈大；于是沙漠又恢复了那懒懒的、单调的响声，像是耐性十足地折磨着他。他搔搔头发，狠狠地瞪着这个黄漫漫的无涯无际的大陷阱；沙漠又马上静寂了，不动了，像在充满恶毒地嘲笑着他。开始，也许是趁着清晨的凉爽吧，蓬头发取着直线，不问沙丘还是洼地，大步流星地前进。沙漠就在阴暗中退让着，闪开着，赶紧把宽阔平坦的怀抱敞给他。那时他好像听见沙漠在脚下喳喳地碎语：你英雄，你英雄！他听见它挑衅地说。他取下水壶喝水的时候，沙漠又像在背后忍不住地窃笑，等他盖着壶盖的时候，沙丘上一股风耍戏着流沙：多喝点，喝干它！他又听见那沙子尖笑着朝他嚷嚷。等到太阳升高以后，沙漠慢慢抹去了脸上的阴险，开始恣情地残酷地折磨他。阳光变烫后的第一个小时里，他就觉得浑身的水分被阳光金闪闪的亮针吸光。皮肤像一个干焦的口袋，绷得手脸疼痛欲裂。那一个小时里，他使劲地舔着起泡的嘴唇，可是在烈日下狂暴起来的沙漠还是毫不容情地把嘴唇烙成一层血痂。上午十点钟时起了一阵旱风，他觉得那风刮进喉咙，使他干哑得发不出音了。他一头扑倒在沙上，死死搂紧水壶。不能喝，无论如何要留到下午，他想。他知道下午会更难忍，可是那沙漠却快活得尖叫起来，一面猛烈地把沙粒打向他全身，一面高喊着：喝呀，喝干它！

但是蓬头发知道，这不过是一场折磨而已。沙漠无法使他失去方向，太阳每升高一点他就紧张地判断一次。用手表、指北针和太阳，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正一步步走向绿洲，或者说走向红洲；他想起了那块静静的红壤土地。他只是进入了沙漠的边缘，现在又正在退出边缘。他冷静地坚持着，顽固地把半壶水一直留到了下午。当漫天盖地的黄沙扑面打来时，还有当滚烫的太阳用毒焰燎烤他时，他奋力地挣扎着，也在冷静地嘲笑着自己。他心里感到难言的悲哀。为了撤退，失败之后还要拚这种命，这件事使他从心底感到悲哀。其实并不存在危险，他想，我在天黑以前肯定可以走出沙漠，回到那个红土坯的韩家工。他一跌一摔地踏着沙子，不理睬干裂变焦的嘴唇和眼角，他已经习惯了头顶上那轮白炽的毒阳。特古思·沙莱，蓬头发绝望地想着这个名字，我不可能找到你啦。两天的时光使他开始认识了沙漠，他的失去感觉的两眼已经被这片强烈闪烁的黄沙灼伤了。我不可能到达特古思·沙

莱了，他反复地想着这个，机械地挪着双腿在沙漠中缓慢地走着。

他想起以前翻阅过的一份杂志。那里面用漂亮的文字和大量图版介绍了法国科学家G·德日进在中国的探险和考察。几辆古怪的特制考察车正爬过新疆的一个山口和旧北京的东四牌楼。那山口怪石嶙峋，东四牌楼古香古色。蓬头发愤愤地咬住了出血的嘴唇，那是多棒的考察车呐，前轮是防滑轮，两排后轮包着履带，前面的保险杠上居然还挂着个铁碾子。那是坦克，那是叼着轧路机的铁狗熊，那是怪物。有那样的装备还怕什么呢？而我呢，在德日进以后快一百年的今天连个小毛驴也找不着。他气愤地咬着牙，继续踏进深陷的沙坑，蹚开一条扭扭曲曲的沙道。他的脑子里好久也消不去那些古怪的考察车的笨影子，那些车正高举着轧路碾子隆隆开过，背后是本世纪初的北京四牌楼。

他曾经把那份杂志拿给博物馆的老头们看，热烈地建议他们也到哪儿订制这么几辆。可是他忘不了老头们打量着他的蓬头发的眼光，那眼光甚至在提醒着他当锅炉工的历史。是啊，他吃力地提起灌满沙子的鞋，心里一片悲凉。你错了，那是不可能的。到了太阳西斜，天气稍稍转凉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快要被这股悲观心情压垮了，他几次提醒自己是不是被这沙漠和烈日折磨得患上了什么病。撤退，干干脆脆地撤退。愈是内行、愈是懂得地图和野外调查方法的人就愈明白，只有一条路，就是撤退。到博物馆后几年来他搞惯了野外，他的麦毛下头有根冷静的脑神经，他很清楚这条路。只有想入非非的姑娘家才在这种时候不识相，幻想充当鼓舞骑士进攻的浪漫货呢。他恶狠狠地想着，突然联想到自己的女友。她会说什么呢，他猜着，也许她会给我打个加油的电报。其实这片狰狞的大沙漠也许倒是我的知音。真的，他困难地咧开嘴笑了，沙漠才深知一切。

绵延的沙丘闪亮着，阴坡涂着浓浓的黑影。蓬头发突然感觉到这道绵延的沙丘像是最后一道了。你看它像一道单薄的屏障，他心里想，一起一伏得不仅单薄，而且——他皱紧眉头捉摸着正前方那道沙棱线——而且柔和了。瞧它的颜色已经松弛了，不刺眼了，正深沉地望着我。真见鬼啊，这一定是地道的沙漠病，他想道：他简直容忍不了自己接二连三的古怪念头，一会儿挑剔自己的女朋友，一会儿又觉得这万恶的沙漠是知音。我是病啦，他想，这打击来得太干脆了，我可能是经受不住，所以病啦。

蓬头发登上了那道横摆开的沙棱线。果然，他叹了口气，看那块红土地正摆在眼前呢。正前方的远山已被暮霭罩住，迷濛中一条弯弯的刻纹伸延而下，连着一片红褐斑驳的小小扇面。那是河，那是耕地，那是韩家工小村庄。他轻轻地小声数着。他在夕阳中挣扎着打起精神朝那里走去，突然变得坚硬

的土地硌得脚跟生疼。他不愿再回头，他不愿再看那沙漠了。

韩三十八看着蓬头发喝水的时候心里挺高兴。一直到蓬头发喝干了瓦罐，一直到蓬头发喘平了气而且愣愣地出够了神，他们两人都没有搭话。韩三十八这时浑身累乏上来，眼珠隐隐胀疼着。他只是等到蓬头发来到，递上水罐，就不愿再多说什么了。

蓬头发有点惋惜地凝视着水罐，一直呆呆地坐着出神。在这块苞谷地头坐下以后，他的脸显得像涂了油彩一样又亮又红，颧骨上晒脱了一块皮。这农民一言不发就递过来凉茶，这使他稍稍有点惊奇。韩三十八静静地等着这外来人开口，他在村里是出名的蔫人，从来不主动和人攀谈的。韩家工就这么个小小的村，天色已经晚了，他觉得自己怕该打发这个青年到家去吃饭过夜才对。淡红的落日已经低低地挨着沙丘的棱线，金光闪烁了一整天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已经变成了一片阴暗。苞米叶子哗哗地响起来了，传来第一阵带寒意的晚风。几颗砂粒打在韩三十八的铁锹上，微微发出金属的脆声鸣响。韩三十八打算回家了。

这时蓬头发开口了："老乡，回村么？"

"嗯呐，就回，您不回么？"韩三十八问。

蓬头发站起来时踉跄了一下。"走吧，"他说道，随手使劲地提提背包带，把包背得舒服些。他已经疲惫不堪，所以特别觉得这农民态度亲切。他挺想和这农民做一会儿伴。"别叫我您您的，"他说，"你看见我从那沙漠里出来了？"

"昨天看见你进去了。"韩三十八答道，"这两天吃苦啦。"他同情地望了望蓬头发的肿眼和结着血痂的嘴唇，出门在外不容易呢，"家去吧，吃碗酸酸的汤面。"。

蓬头发感激地望望农民淳朴的脸。"那里头，"他强打着精神用下巴指指沙漠，"你进去过吗？"

没想到韩三十八点点了头："进去了三天。熬不住啦，后来就返了回来。那里头孽障呐，死死的一个沙子海。"他停了停，"所以，只有返回来了。"

蓬头发停住了脚步，瞪住了韩三十八问道："那里头，有个叫特古思·沙莱的地方么？"

韩三十八茫然地望着他："没听说。"

"这村里能找上个……骆驼毛驴的么？"

"没有。"

"车呢？拖拉机呢？有能进沙漠的东西么？"

"没有呀。走沙漠里去干甚？"韩三十八老老实实地摊开了手说。

蓬头发急了，大声问道："那你们韩家工通班车吗？有交通吗？人靠什么出门呢？"

韩三十八睁大了憨憨的大眼："没有，交通没有。"想了想，他又补充说，"就有马壮儿的手扶。前年马壮儿弄了台手扶。可那手扶要跑趟远脚，昨天马壮儿跟我说，明天他的手扶要走个和田。今天他还在家拆车擦泥呢，明天许真的要走个和田。走了和田，村里就没有一点交通啦。"韩三十八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忽然又想起来一件事，"不，有骆驼。瘸老汉养着骆驼呢。"

蓬头发一把揪住他："骆驼?!"

"两峰骆驼，"韩三十八说道，"去年拉上走了没见回来。是走了宁夏，瘸老汉亲房在宁夏。"

蓬头发默默地低头走路。旁边莽莽苍苍地横卧着的沙漠此刻吞没了落日，地平线上空一片火红的云霞。那沙漠像在和我告别呢，他想，或者像是在活活地气我。毫无办法，没听这农民说么，只有返回。村子渐渐近了，低矮的淡红泥顶牢稳地伏着地，墨绿的树木间飘着白白的炊雾。这村可真有意思，他想，远远地避着交通线，死攀着这块深深扎进沙漠边缘的红土。返回虽然丢脸，可也不容易呢，这村子完全没有交通。

韩三十八肩着铁锹，靠在城里人一旁走着，不知怎么回想起了自己的那一趟。那时候才十几岁，正心大意高呢。老人讲的传说像火苗，燎得心又疼又烫。祖辈的冤苦多深呐，听说循化厅那时候血流成河。朝廷皇帝点着名要灭韩姓一门。所以人世上已经断了讲理诉苦的去处。祖辈人忍着走着，要去找一个名叫九座宫殿的地方，那里是干净的乐土，绿草滩上一字排着九座蓝琉璃镶碧玉的宫殿。老人们说，祖辈们走到这块红胶土地的时候，眼前挡着这片海般的沙漠。闯了多少次都不成，进了那死海的人没有谁活着转回来。后来，祖辈就挖开红胶泥撒下种子，垒起红土坯盖起地窝子，藏起那个心愿蹲在了这儿。再后来就忘了家乡的土语，再后来娶着马姓的丫头慢慢变成了回回。再后来就少了一姓撒拉人，多了一个韩家工。那时候才十几岁呢，韩三十八想，从小听这个传说听得心里起火，背上一皮袋凉水就进了沙漠。他默默地想着，那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年啦，那时候老渠还宽宽的，用不着费力修补。

韩三十八肩着锹，把蓬头发领到自己家门口。"进去吧，"他在门口放下锹，推开门往里让客，"吃上碗热热的酸汤面，焦渴就能解了。快进去，把包包给我。"蓬头发舀了盆水洗脸，院里母亲妹子一片忙碌。等蓬头发在当院的土坯台桌前坐定，酽酽地喝了碗盐茶水以后，韩三十八留心着残腿，双手颤颤地捧着个热气腾腾的大海碗走过来了。

“吃吧，吃了再添上。吃好了就在这屋住下。你沙漠里转了的人么，一准累乏毁啦。”他喜洋洋地说着，把酸汤哨子面摆在蓬头发面前，然后站在一旁伺候。袖着手，眼睛亲切地睁大着。

蓬头发觉得有点害躁。这么朴实的人，他想，都不问问我的来路。“我是博物馆考古队的，上这里来出趟差，”他自我介绍着，“给你添麻烦啦。坐下就吃，看我多没出息。工作没能干成，还这么坐下就吃。”他望着冒热气的大海碗说。

韩三十八替他拿起筷子，双手递上说：“你受了苦啦，快别客气。工作，非得进沙窝窝？”

蓬头发解释道：“找一个叫特古思·沙莱的古迹，”他长长地喝了一口热汤，“特古思·沙莱，不懂么？是维族话，就是九个城堡土宫。”

“九座宫殿？”韩三十八惊叫起来。

“是啊。可是，我没本事，没找着。”蓬头发想起了自己烧锅炉时看见的那个巨影。那影子很大，它把我骗了。

当然找不着呐，韩三十八想，祖辈那么旺的血性都没找着么。我背了整整一羊皮口袋凉水，进去三天也没找着。原来，他仔细地端详着这风尘仆仆的蓬头发，原来这年轻人是来找九座宫殿的。蓬头发埋着头正在狼吞虎咽。这是个自己人呐，他注视着那一头乱发。当然，记着九座宫殿的人，一定是自己人。

“别难过，慢慢吃，要些辣子么？”韩三十八把辣椒油往前推了推。“那个地方，真主把它藏起来啦，咱们寻不上它。喏，辣子。”

蓬头发冒头大汗地吃了一碗又一碗。等肚子胀得再也填不下以后，他疲惫不堪地挥了挥手：“寻不上，是啊，没有办法。回去吧，明天我就回去啦。”

韩三十八赶紧提醒说：“那只有搭马壮儿的手扶，明天马壮儿的手扶走和田，”说着他有点不安了，“我去寻马壮儿说说，那人听我的。若不然，明天马壮儿的车一走，就没有交通啦。”

蓬头发沉默着，好久才说：“找马壮儿去。”

两个人走出土坯垒的矮院墙，天已经黑了。这个小村庄的顶空好像没有隔着云彩空气，黑黑的天上灿烂地缀满了银闪闪的簇星。歪斜的泥屋静悄悄的，明暗不等地点着橙色的灯火，南边暗蒙蒙的什么也看不见，只是凭着夜风能觉出那大沙漠低沉的气息。韩三十八瘸拐着，领着蓬头发，拐过一道道院墙朝小村深处走去，时而有一些细细的沙粒随着夜风，轻轻地拂打在他们身上。

1985. 2

残　　月

天色已经完全黑透了，可是退了耕的砂石山峦还显出浓浓的一层暗红。杨三老汉推开门出来的时候，先打量了一阵飓飓生风的山影。山沟和山坡一如往旧，可是那山上已经不种庄稼了。不种啦，他摇了摇头，再不用顶着毒日头在那秃山上受苦啦。白天在山顶上侍弄庄稼的时候，远近的梁上沟里，赤裸的红砂石就像红炭火一样烫眼。现在那些大山静息了，黑黝黝地把一条腿泡进河里，使得小河沟在星光下扭了个弯。杨三老汉顺着路走着，用鞋尖探摸着路上的疙瘩石头。河沟冻着肮脏的厚冰，黯淡地浮着片片淡亮。沟深得很，走了一阵就下到了沟底。四下黑糊糊的，头顶上高低不等地点着黄黄的灯火，还能看得见灯火映出糊着报纸的窗格子，还有夯着院墙的庄户。

沿河沟的小道上不见一个人影。冬天黑得早，家家在自己门口的小场院里拾掇麦子，场上干一阵子，夜幕就落下来了。长沟上下，鸦雀无声。

杨三老汉走着路，盘算着退耕养草的事儿。那天吉普车上下来个黄头发绿眼睛的洋女子，县里乡里，公家的人跟了一堆。他昏头昏脑地和那洋女子说了几句，听口气这荒山退耕的事还有她一份。行距株距的挺有章程呢，老汉回想着听来的新词，好像这秃光光的砂石山沟已经满是嫩树细草。算是看了个洋风景。

从天黑时分这腰腿就疼。杨三估计等赶到寺里，晚祷怕是已经念开了。天黑啦，可黑影里的砂石山奇怪地显着一层暗红。他抬头看看天色，低掩的厚云浓黑重蓝，满天只有几粒针尖大的星星。如今真觉得出老了，不中用了。吃了那么结实的麦子酸面，腰腿还是缓不过来。若是以前呢，烤焦一个洋芋，刚咽下一半浑身就又有了力气。山沟还是那个见惯了的山沟，一条红石头山腿歪着伸进河水里。几十年看着这条歪歪的山腿，几十年就快要过完了。天色黑得更浓了，山沟渐渐展开，贫瘠的山影慢慢隐进夜幕。走遍西海固都是这种荒凉的山沟，冬天的夜清冷寂静。年年月月地看着这片山沟，等到腰酸眼花时才突然发现：这辈子的罪快受完了。

沟里的平地收拾得像样得很，黑暗里也能认得清那一块块翻着身子的土

壤。走过犁的扭曲的垅沟深深的，蓄着前日落的雪。杨三老汉喜欢打量这些犁沟。他套牛犁出的沟比别人使手扶拖拉机犁的还深，翻起的土块还厚大。就着微微的星光，那伸进黑暗里的犁沟像活物似的，滚滚地起着浪。

这一阵可真静呢，静得人心一摇一荡的，悠悠地像是要想些什么。也许就因为砍了山上的庄稼，换上了树苗草籽的缘故吧，连积着雪的犁沟和暗红的荒山都显出一份不安宁。

他慢慢地走过了犁翻的沟底地，就着星星的光亮过河。若是山上养出好草，闲混的娃们也能吆上几只牛羊上山了，就像自己小时候那样。记得那天他就是这么说给联合国那个洋女子的，他说自己当娃娃时放过两只壮羊，还讲了怎么烧石头煨洋芋吃。那女子听得哈哈大笑，真不知她乐的是个什么。其实以前山沟里也有过草木好的时候，黑夜里一起风，满山遍野都是树叶子和荞麦秆秆的响动。后来就一年年荒凉啦，他想，好像随着人的苦处，这茫茫的大山也荒了。

他在黑地里摸到了河沟旁边，先踏稳了一块光洁的冰，试了试平稳。夜色中的河沟岔子冻得硬梆梆的，表面上蒙着一层土灰。四周黑幢幢的山影围合着，低贴着冰面流着一股逼人的清冷。他踏着冰，小心地迈动着疼痛的腿。从冰河上看，悄悄的山影更透出一层赤褐的石头色。那些沟壑梁峁和满山的石头也像是在等着什么。养草也不容易呢。杨三老汉想，沙石沟背后是月亮沟、老虎沟、王家堡子沟；前面隔着清真寺和一片滩，还有杏树沟、铁驴儿沟、火石沟、石嘴子沟。整个西海固，半个陇东，一直到兰州城跟前都是这种粗砬砬的穷山恶水。都能长出青灵的绿草来么？他摇了摇头。他走得很慢，腰腿疼得迈不动步。晚上的礼拜准已经开始了，他估计老阿訇已经开始领拜。不过，退耕植草的章程像是硬得很，听说联合国还插了手。那个黄头发的丫头子听说捎来了大宗 的钱，挨着沟检查去年栽的树活了多少。她叫个布……泼浪？老汉想了一阵，还是记不起那个洋名字。晚上不该贪吃那碗酸汤面，他估计寺里准已经念开了。心不诚哪，他暗暗地责备着自己，竭力拖起伤腿朝前走去。

过了这道冰河汊子，杨三老汉就看见了那块三条山沟汇着的河滩地。那块河滩在黑夜里混沌沌的，像是浮着的黑云，一些树林的高高丫杈刺进夜空，黑黝黝地和蓝墨般的天溶在一起。他睁大了眼睛眺望着，想从暗重的河滩地里头辨出礼拜寺来。可是他什么也看不清，虽然他知道那儿应该有四面汇来的沙山和沟水，有几排笔直湿润的青杨树，还有尖顶浑圆的清真寺。夜深啦，他想道，前方只有一片温暖的黑暗。那些见惯了的景物，那些牢牢长在他心里的东西，此刻都静静地沉入了一片黑暗。

若是在白天或月亮好的夜里，沟水围出的那块河滩就浮在一层水汽上。隔着杨树林的梢尖，能看见新修成的大寺顶上的铜月牙。那青铜的半片月牙熠熠地亮着，使人心里充满欢欣和安慰。杨三喜欢远远地望着那弯月儿，慢慢走着，整座贴着半面绿瓷砖的大寺就会展现在庄稼汉的眼前。在陇东山沟沟的海里，在贫瘠得八方知名的西海固，从来没见过这么排场的建筑。以前哪里有这样的寺呢，青杨林子里只有三间土坯垒下的破屋。除开这里的人，谁敢信那就是寺呢。泥脚土脸的人们就跪在一领烂黑席上念。那三间破屋顶上也插着一柄铁铸的弯月亮，听说是这条沟祖传的宝物。杨三老汉记得那柄铁月牙的刃口上黑黑缺着一块，低低地立在长着乱草的土屋脊上。退耕养草以后，喂养牲口就成了大事。拦上一圈羊也顶不上养个乳牛。他算计着，又走上冰面。河汊子又拐回来了，窄窄的冰面带着一抹暗光。可是买个乳牛娃如今要二百多个元。二百多个元是多少呢？他想，他在青海煎熬了快十年也就挣回来三十个元。忽然鞋底下一滑，接着就听见身子重重地砸着冰层的闷响。冰冷的一股湿凉透过棉裤洇上来，前方暗暗中浮起的河滩地黑影还是迷朦难辨。

他定了定神，才明白自己摔跤了。快三十年喽，他迟钝的脑子里闪着一个回想。那回也是这么一跤摔翻在冰河汊上。摔在冰上平伸着两只手，隔着几根枯草叶子，他看见跑在前面的马五爷后背心上的补钉碎开了，噗地冒出来一股血。他仿佛又看见那一汪子鲜血从马五爷的烂褂子里溅着冒出来。那天他摔得太狠了，他听见自己的身子砸得冰喀嚓一声裂开来，后来冰水泡透了他的烂棉袄。

近三十年啦，杨三老汉扶住冰面，缓缓地撑着站起来，身上粘着一层雪粉和灰土。等他再颤巍巍地迈开脚步时，腰板子和腿脚更疼得钻心了。身子骨垮啦，他想，后来在青海蹲着时，该勤快些修修那孔破窑，窑洞漏着风，几年睡下来，人怎能不落下伤病呢。

走上河对岸的砂土地后，他扶住腰先喘了一阵，等着心跳平稳下来。他吁喘了好一阵，然后又继续赶路。想起马五爷使他心思一下子变坏了，摔在那冻冰的河沟上时，他好像这么转了下脑子：这一辈子的事就要完啦。

夜已深沉，斜倚着沟汊的崖上已经看不见庄户的灯光，这荒山里的小村已经歇息了。

现在离新修的大寺不远了。冰河绕着高高的滩地折头向左，眼前变得空阔起来。主啊——他全身颤抖了一下，他忽然又听见了那个声音。近两年他常常听见这个声音，有时并不是在晚祷的路上，而是在山里，在井台上和炕

上的被窝里。主啊——杨三老汉浑身战栗起来。

这是哪里的颂圣呢？他真想一把拉住谁听听。村里的人们都笑他，说他是故意编传，好显着自己心诚，那些个货就是不信么，他气恼地想，心里觉得愤愤的。后来他不再对村里人讲这个了，他知道这些话不是和他们讲的。有个能听他这些话的人，可是那个人已经殁了。那就是跑得比他快一步的马五爷。趴在开裂的冰河上，他眼见着一粒子弹追上了马五爷的快腿。在穿了两辈子的布絮絮般的烂褂子后背上，一汪子鲜血猛地涌了出来。他知道，马五爷已经走了，这个话已经没有个能听听的人了。

原先家里有两头壮羊。一头黑眼圈白绵羊，一头青花头直犄角的瘦大山羊。那年好像他刚满十二，东面过来的红军正在海原预旺那边打仗。他天天精着沟子撵着两头羊进沟，马五爷那阵怕还不满四十岁，给人看望着一帮黄牛。只要上到后沟的砂石梁上，马五爷就爱惜地脱了裤子掖着。或者把裤递给他拿着，自己钻进刺棵子草窝子里去割柴。割下了捆柴回来，大腿小肚划烂得血道横竖，再笑嘻嘻地朝他要裤裤穿，他那时猴子般坏，抱着裤满山逃跑，跑着笑着马五爷的精沟子相。最后，少不了还是被身大力强的马五爷捉住，挨他连捏带揪的报复。那时山里更秃更荒，没棵像样的树，也没谁进来下种子收拾庄稼，红砂石的洼缝里长满了苦苦菜。马五爷和他两人赤裸着歪在石头上，顺手撕一把嚼一阵，成年地用那晒蔫的苦苦菜填着肚子。他还是个儿娃子呢，听不来马五爷胡说的那些吓人的花故事。他喜欢仰在石头上架个二朗腿，一边让火烫的太阳晒烤着自己的屁股，一边美美地听马五爷扯着嗓子唱。

三天里没寻上尕妹妹……
阿哥的肉呀，
你把好人想成个病汉。

有一回就是正听着唱时，小小年纪的他突然听见了那个声音。主啊——他看见马五爷已经跳了起来，神情剧地变了。一直好久，马五爷还痴痴地呆立在山梁上，呼呼的山风刮过来，卷着砂粒打在他们身上。

村里人要么笑他编谎，要么笑他有病，可惜马五爷离他去了。人活一世原来只是一口气，那么刚强喜人的马五爷给一枪毁掉，也不过是眨眨眼的事，就像他在冰上滑一跤似的。马五爷冤屈着去了，留下来给他的不过是难熬的余年残月。这些事，谁说得清呢。

他默默地走着，不愿再想马五爷的事。村里人们都不愿意再想那些事啦，

上头人撂下一张平反证和几百元命钱，也就去忙别的了。可是，那年月的尕娃娃如今都抱着孙子了，眼看快绝了后的户，数数又有四五十口子人，洋芋舍了换成麦子，坡地退耕再养牛养羊，这山沟里的人命硬呐。心里还有主的念想，再苦也能寻个安慰。比如马五爷扑倒在河对岸时，血把一蓬蒿子草染泡得红红的。可他知道，像马五爷那么心诚的人不怕那个，马五爷扑在那砂石岸上时，心里一定满是天堂的光亮。杨三老汉穿过一块滩地，朝那片黑暗中的树林子走去，星星又露出来了，周围的山影显出了几条刀砍般的褶皱，在墨蓝的天穹下模糊又鲜明。

这块河滩上的台地比沟水高出一块，像是伸来的山脉在这里拱起的一个坡。今晚上实在太迟啦，他想，等到了寺里人怕都散了。他总是不能每天五次礼拜，庄稼人的事太忙，有时连晚上礼一次都顾不上。想到这个他心里就羞愧得慌。住得又太远，他打量着滩里的黑糊糊的房子，尽力走得快些。

河滩里的庄户盖得紧密，夯实的夯土墙在夜里泛着一层白光。突然间狗儿吠叫起来，远近吠得连成一片。他有些慌了，那个神秘的唤声又轻轻响了起来，轻轻的像一缕游丝。记得在山里和马五爷在一起那次，那声音也是这样飘忽。那次马五爷流着泪，一声胡大一声主地唤了起来。才二十岁的他也嗵地跪下，双膝顶着尖利的砂石。杨三老汉的花白胡须颤抖起来，嗓子头上硬住了。真不该呀，他痛苦的责备着自己，真不该只顾着吃那两碗酸汤面。现在晚拜一准已经开始，他来得实在太迟了。他心里一片懊悔。密密的青杨林冷冷地拦着路，使他看不见那一牙熠熠闪光的青铜弯月。

十七岁那年远近的回民都反了。他又丢了人：没有找上一件铁器。月牙斧头、铁锹、叉子，连打场的槎枷都让大人扛上走了。沿河长的都是野杏树棵子，他蹲在杏树丛边上，成天盯着通向外头的大道。可是大道上总是不见人影，父亲和一个亲房的叔殁在的泾源河北面。等国民党的兵寻着转到这里，又杀了母亲和一个瘸腿的兄弟。两个哥都是小时候病毁了的。杨家满门剩下了他一人。那时候河滩里的石头蛋都被血腻住了，牲口过河都止不住地打滑。他学着乡亲们的样，不落泪，讨着饭走到泾源给亡人上了坟。人的命，有九个苦还有一个福，那时到处都是年轻的寡妇。他上坟回来拾上了一个，顶起门户接着过日子。三十三岁那年又赶上了劫难，饥民们剜着野菜又背上了谋反的名。马五爷和他正在山里剥榆皮呢，有人扛着钢枪来捆他们。马五爷推着搡着不叫捆，人家端起钢枪来。马五爷抄起斧子，把那条端枪的手臂剁了下来，转身就朝山外跑。马五爷在前面跑，他在后面紧紧跟。跑过结了冻的河沟汊时，他滑得摔翻在河当中，榆树皮撒了一冰面。

马五爷命定的日子是那一天，血淌在砂土地上的蒿子草丛里。他那时随马五爷学得心硬气强，一声不吭地拾那冰上的榆树皮皮，在这片山沟里长大成人，那种时候他总是心硬得赛铁。那种时候人得较着一口气，不像如今，太平日子白面馍馍，人过得没出息了。有时还莫名奇妙的鼻子酸。有一回独个一人在山上刨洋芋，饿了挖个山洼洼，浇红了石头渣子煨洋芋吃。吃着吃着，日鬼的不知怎么落下两颗沉沉的泪来，弄得他又烦又奇怪。

马五爷给枪打毁以后，他给判了个管制分子。那时节正闹饥荒，没有饿毁的人一天到晚寻榆树皮，剜苦苦菜。万物最数野杏树的叶子难吃，可也慢慢地捋光了。他咬咬牙，舍了女人娃娃逃到青海。青海那地方穷人蹲得住，渠水清哗哗的。他寻了口破寒窑一蹲几年。心里冤屈，火气更盛。没想到天气凉伤坏了腰腿。从青海回来他就只能慢吞吞地走路了，一年年地就到了如今。

村里有人耍着说，准是在青海浪得美，把身子骨伤下了，说得他心里不舒坦。几年逃难拿回来三十个元，那三十个元只有胡大知道攒得多难心。那眼漏风的破窑里没有灯盏，一夜夜地，心里就剩下个真主能唤上一唤。人受着那样的屈苦，若是心里没有一个念想，谁能熬得住呢。

杨三老汉还是看不见那闪闪的弯月亮，只见几株粗壮的杨树梢头刺向黑夜，树皮上涂着一抹青光。他使劲迈大步子，想早一点看见那个漂亮的青铜月牙。在青海蹲的时候，夜里铺盖只有一堆烂草。寺里的阿訇夸奖他说，在青海那几年他的心一下子坚了。盖着那堆草，他满怀着诚恳和希望颂圣赞主，日子慢慢地不那么难过了，心也不那么屈得憋堵了。他总是想着三间土坯屋顶上，插在野草里的那个残缺的铁月亮，有时竟一直静静地想到天明。从青海回来那天夜里他就急着去了，在长满杂草的大殿里一直跪到金星升起来。

记得那天透过坍塌的顶棚，他看见了那个锈斑累累，残了一块的镰月。那牙铁月亮漆黑地立在上面，沉重而神圣。

穿过树林子以后，空旷的夜空和巨大的山影又露了出来，山峦的暗影依然呈着一种暗红，在墨一般深邃的天幕前面沉默着。是血浸的，杨三老汉想，这砂山是给血浸红的。从清朝数下来，已经数不清了，沟里人的血就那么一腔一腔地顺着沟沟壑壑，浇在这片荒山野岭上啦。他扶着腰，小声地喘着，想起那天在寺门口和黄头发洋女人胡扯的话。洋女子说，她觉得这沟里的人有点奇怪，可是她又很喜欢这些人。杨三老汉半天没答上话，但心里想，若是这女子听说了这沟里的故事，她能信是真话么。

狗叫声不知什么时候又消失了。今天的礼拜耽误啦，杨三老汉感到心里有些苍凉。从家里出来时，他以为走快点不会误事，没想到今晚上腰腿疼得

这么厉害。此刻像是夜深了，黑暗水一样弥漫着，轻摇着熟睡的山沟。

都睡沉啦，他想道，寺里一准已经念完了晚祷。不能不少吃碗酸汤面么？如果换了马五爷——永别再念叨马五爷吧，想起亡人心里更愧。他责怪着自己，心里渐渐充满了痛苦。

自从退耕养草的令一传下来，他知道，自己心里就单想着寻个乳牛娃。寻一个乳牛娃贵得吓人，听说要二百几十个元。你就记着那二百几十个元啦，心再没有个诚味儿。想到这里他害怕了，因为这条沟里瘟牛疯羊的事他见得多了。都是因为心不诚的缘故。等你花净了那二百几十个元，牛娃子牵进门许就烂鼻子烂眼呢！他恶狠狠地咒着自己，踉踉跄跄地走着。慢慢地，心里觉得平静了一点。

这一带的穷山里，人活得不像人样。日子是亡人舍下的一半，心是碎了一半的心。连寺上的弯月也缺着一块。可是，又万般平静。难怪那管林草的洋人女子觉得奇怪，杨三老汉想，确实是奇怪呐。若是这里的人出了外，坐火车，进京城，或者像那洋女人一样跑到外国外邦——外面的人能一眼看出这些人的门道来么？就算是告诉人家自己进寺礼拜，不是一个教门，人家就能明白么？

杨三老汉深深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扶住路边一株树。岁数大了，剩下的岁月不多了，所以便得算计这些道理。老了老了钻了牛角尖，他嘲笑了自己一句，接着往前走。

就在这里，对面慢慢升起来一座黑黑的山影，夜幕后面那座堂皇的大寺浮现出来了。

杨三老汉感动得站住了。想了想，他又慢慢地坐了下来，出神地望着正对他的那安详的大寺。

漆黑的天上已经看不见那几粒小星，暗红的山影还在左右耸峙。夜幕遮着一切，黑暗中清真寺的拱顶微显着浑圆的曲线。贴瓷的正墙只是浮着一层光滑的感觉，他甚至好久才从蓝黑色的天空里找到那支肃穆的弯月。可是他还是觉得眼前的大寺清洁似水，在均匀的夜色中，棱角清晰而端庄。他觉得这大寺和背后默立的山峦，还有渺茫的冬夜的怀抱都在醒着，一块体验着单纯而神圣的时刻。

老汉悄悄地坐在地上，乏累的腰靠着那株树。他知道晚祷早就开始了，他不能再闯进去。去年沟里盖这座寺时，他卖了家里的鸡，凑了一手扶拖斗砖瓦。

小时在山上拦羊的时候，有一回到了马五爷家亡人的忌日。马五爷和他寻见一只跳着的嘎拉鸡子，想给亡人过一过日子。可是那不会飞的嘎拉鸡子

蹦得可欢，顺着秃秃的红砂石山脊，直直地逃进了荒凉的深山。后来那鸡没了踪影，剩下老少两人，听着呼呼的风响，痴痴地盯着山上的红石砬子。按理说那嘎拉鸡逃不了，不会飞么。几天他都怕跟马五爷搭话，那时他年纪虽小，也觉得马五爷真是个前世的罪人。

不管怎样，杨三老汉想道，如今日子好过啦，揭开锅是麦子蒸的馍。您老人家就闭上眼上您的路吧，那一小车砖瓦里算着您老的一份呢，他心里安慰着屈着走了的马五爷。那是自己喂大的家鸡，比瞎扑腾的嘎拉鸡子强得多呢。他又想到父亲、母亲和瘸腿的兄弟，他们都为着那三间破屋和那缺了一块的铁月牙毁了命。走吧，走你们的路吧，他暗暗唤道，如今的寺是绿瓷砖、铜月亮，国民党也喂鱼去啦。他独自想着，念着，不觉得眼里又落下两颗泪水。

那外国的洋女子刚看见这座寺的时候，大惊小怪得又喊又叫，摸了瓷砖摸大门，后来就远远地盯着那支铜月亮。那天刚刚散了礼拜，寺门口挤满了人。若不是一个公家的眼镜人揪住了他，杨三老汉怎么也不敢和那个洋女子乱扯的，眼镜人说："布朗小姐说，这座寺使她激动。她问，为什么你们有这样的诚心呢？"那洋女子真吓人，一把捉住他的手不放。他使劲地抽着手，臊得站立不是。后来总算回过去一句："丫头，慢慢地你就明白了啦，人得有个念想。"眼镜人比划着洋女子说了好一阵，又来问他："念想，就是希望吗？"他觉着不太对，又回道："说不清，这个念想，人可是能为了它舍命呐。"

现在想起来，那拨浪小姐惊奇得有理，她管着退耕种草的事呢，天天盘算着退耕一亩山地她掏多少支援。她知道这沟里长多少粮食，能换多少钱，知道这沟里的穷汉修这么漂亮的寺有多不易。不过，自己那回话也还行，等她有了儿孙，经得多了，也许再有些三磨两难，心也缺上一块，她或许也能明白：人活着还是得有个珍珍贵贵的念想。

这时，那座暗夜中的大寺突然敞开了一扇门。一块方方的灿烂耀眼的灯光一下子涌了出来，深沉的黑夜无声地打开了一个辉煌的入口。黄黄的温暖柔和的灯火在那扇方方的门里满盛洋溢，把那茫茫的黑夜点缀得活泼可亲了。门外光芒洒上台阶，门里灯火里人影摇曳。一直深埋在冬夜里的贫瘠山峦浮了出来，暗红色的山体雄壮而悲凉，山腰里沟棱鲜明，积雪斑斑，小心地环绕着中间的夜寺。

杨三老汉吃惊地张大了嘴，目不转睛地看着这陌生的景色。这时那大门又敞开了一扇，明亮欲流的黄色灯光随着一涌而出，使整座大寺都在背后现出的棱角，瓷装的墙面闪烁着光点，浑圆的尖塔高高举着镰月。

杨三老汉紧紧地抓住了身旁的树，树叶子在他头上颤抖着簌簌摇动。他

意识到自己余生的日子不会太久了，他没有想到自己此生还能看到如此辉煌的景色。从他十二岁那年心中第一次有了那个念想，第一次跪在山上尖利的石头上以来，他一直盼着的是什么呢？是眼前这灿烂的夜寺吗？他费力地想着。不知怎么心里觉得一片沉静。

他望望四周，苍莽的山沟仍在缄默不语。河沟的冰在远处环绕，犁沟翻起的土壤又重又厚，黑暗中的村庄还在沉沉酣睡，为明天的辛苦积攒着力气。他久久地坐在那里，望着那神秘的夜寺，一直坐到深夜。

1985. 2

三岔戈壁

这样的小村庄，其实只是个居民点。

几间快坍塌的土坯筑的小屋，在斜阳下孤零零地蹲在戈壁滩中央。漫漫茫茫的戈壁滩流泻般涌过它们淡黄色的土墙，仿佛不屑理睬这些渺小肮脏的东西似的。也许在那会儿，在人还是虫子的时候，这儿有两条比长江黄河还凶还宽的大河吧。那还差不多；这两条戈壁宽得简直就是两条石头河，要不是以前有过两条那么猖狂的河，能有这样的河床么。有一条密布着皱纹般的干沟的山脊，像条怪石嶙峋的大鱼脊背一样插在两大片戈壁之间，赤裸的铜褐色的岩石都烤得开裂了。在鱼脊背两侧，边际迷濛的一片铁色平坦地铺展着，空旷又死寂。

也许小村庄已经和河流一块化成了戈壁。那几间小房子疏疏落落地静静卧着，没有一丝生息。日复一日的时间就那么悄无声响地一刻刻滑过它的粗砂剥落的土坯墙。可是它们却卧得更低，像是要互相再离得远些似地，不露声色地向自己那一小片黯淡的阴影里卧得更深些。她那话说得可真是太神啦，确实，人要是能变成一只鸟儿，变成这会儿正在阳光中间飘着的那只黑黑的鹰的话，人一定会有非常异样的感觉。多宽的戈壁呐，来的时候一路看见的都是这铁青的硬石头。太阳也晒不烦，晒得石头裂开了缝，一到傍晚就毕毕剥剥地响。可是她在那种时候怎么那么神，怎么能想到她要变成一只鸟儿呢。而且她还说了，飞着的时候心里一定会觉得异样的自由。这实在太奇怪啦。河滩宽得简直是无边，河已经完全干涸了，只剩下一些连串着的清清的水洼。

那个人正在河边蹲着洗脸，身子给正午的骄阳映得黑白鲜明。俯向水面的脸庞背着光线，显得漆黑黑的，迎着太阳和晴空的脊梁却薄薄地闪着一层白色的油光。

在晴得空荡的蓝空里满是眩目的阳光。那阳光看不清楚，只是呈着一层微红。它耐心地慢慢煎烤着山阳的赤褐页岩，岩石像是忍不住那无声的灼疼了，于是绽裂成了密麻麻的折皱和碎纹。其实，人是不可能一眼看尽一道山脉和一片戈壁的。也许喧嚣就在背后呢。她为什么在那种时候幻想那种念头

呢，简直像一片飘来的轻云那样不可捉摸。

那个人撩起细碎的浪花，透明的水珠沾满了他的蓬乱头发。这可算是甚么事算是甚么事呀命注定的命吗也许真的有个命在引导着呢我不能再想她了我现在一咬牙就不想她了！他使劲一甩头，不再盯着那片干旱的荒山。接着他立起身来朝小村落走去。地上的硬砾石被他踩得咯咯响。铁色的砾石滩茫茫地填塞了两山之间的平谷，又在那道大鱼脊背一样的分水梁两边分开来，把迷迷濛濛的铁色向两个方向尽情伸去。

她那时才二十来岁，浑身强烈得逼人地散发着一道道光彩。那是什么光彩呢，其实她长得并不算多漂亮换个人准说她不漂亮我情不自禁地说你真漂亮的时候她嗤了一鼻子可是她身上那道光彩可真明亮真迷人。她说过，啊如果变成鸟儿在天上飞巡那心里一定会觉得异样的宁静决不会再有喧嚣那将是一派自由和宁静。

在三岔口这个徒有村名的几间泥屋附近，青灰的砾石滩和灼红的山岩裂壁平分了世界。只有几间粗沙土打的土坯屋，古怪地蹲在岔口上，早晚时分，轻吐出一股股乳白的炊烟，撩动一下这里似乎凝住了的空气。

他洗了脸，把毛巾搭在肩上往回走，咯咯地踏着脚下的坚硬砾石。这样的村子真太奇怪啦。它孤零得奇怪，呆的地方奇怪。在这种寸草不生千里无人的世界，为什么要有这么个村不村庄不庄的地方呢？她在那个夏天，那时我还和她一样年轻，她就说，她盼着变成一只鸟儿，在天上寻找地面上的一块土地。她说哪怕是寸草不生的荒漠，也能找到自由和宁静。哎，我说你他妈的干嘛又想她呢不是下决心不再想她了吗真他妈讨厌你怎么又想起她来了可是我居然记住了她说的那句话我按着她那漠不经心地随口说的一句话干了干得这么苦算啦不想她了不——想——啦——他突然抡起腿，把一块灰石头踢飞了。他心里堵闷得难受，只盼着快些跑回自己那间泥坯屋里去。三道浩浩荡荡的大戈壁在这儿汇合。不，是从这儿分道远行了，或者是两条戈壁河滩合成一股，朝着南方去了。异样的感觉，一点不假，我恨这里咒这里我盼望着一颗原子弹炸在三岔口上空毁了这不如牲畜不如虫子蚂蚁的生活我天天都想从这儿调出去溜出去反出去可是——我心里又确实服气。我暗自称奇，我住在这儿干那点破事混工钱，我确实觉得这块地方真是不可思议。

他进了村。推开自己那间地窝子门，他一头栽翻在土炕上。暗闷和阴湿一下子淹没了他。

他在黑暗中躺着，目不转睛地盯着红柳条铺苫的顶棚，那里已经给灰土和油腻封住，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了。

在冬天大雪覆盖以后，夏季里为了水草移牧山北的畜群，还有去山北割麦挣钱的汉子们，会陆续回到戈壁里。所以，这几间房子就像是为着那几个月的热闹些的日子，熬忍着焦旱的夏阳秋风，默默不语地留在这儿等着。割麦的汉子们若是回来了，就会刨个坑搭个地窝子过冬，谁也不愿在这里真的动土立木，修屋盖院。三岔口据传闻已经这么活了上百年了，可是从来没看见村子变得大起来。

那人摸遍了兜，寻不上一撮烟来。他跳下炕，角角落落地翻找着。

可是没有。所有烟屁股和洒在毡上桌下的烟末子都绝对没有了。他知道他自己早就把那些剩货打扫了几十遍了。

他在喉咙里咕噜噜地嘟囔了一会儿，重重地长叹了一口气，又摔倒在炕上，闭上了眼睛。真是奇怪，离开她这么久啦，不，其实我从来也没有和她一块生活过。人的心情可真古怪，其实从开始我就知道我与她无缘，其实从开始我就知道我要开始犯傻那姑娘其实只是印象只是胡思乱想只是一个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的梦可是这个梦我一年年地做了这么多年。姑娘，你知道你制造了怎样的梦吗？没准她已经变成了那么一只不食烟火的鸟儿。没准她早忘了她那随心所欲的心思和那些轻声款语的话。可是她有光芒。那光芒一下子就把我的心映亮了映勇敢了映自豪了也映傻了可悲的是我既不能得到她她也不知道我对这光芒的印象。

他睁开眼睛，立即又想卷烟抽。烟瘾已经熬不住了。他双手扳住炕沿上的木头，狠狠地想把指甲挖进那木头里去。昏暗的房子里只有一扇窗，嵌着一块方方的明亮。他透过那窗，看见干涸的河床上闪耀着水洼的反光，那宽阔的戈壁滩汇合以后朝着南方伸下去了，铁色的地平线上闪烁着一片腾气，苍凉又雄壮。

可是没有烟。县农科站派他住在三岔口是叫他试着种一块抗旱苜蓿的，不是来种烟叶的。他来这里以前梦见的也是一大片的青灰戈壁中长得绿油油的苜蓿地，而不是几畦烟田。他咳了一声，轻轻地咽下去一口唾沫。那块方方的窗里的水洼还在阳光下闪着银亮。

有水，干涸的河里也还是有这么几洼水。种出一片苜蓿田其实只要有水就成。在农科站学习的时候，那个老专家讲了半天，我听见的就只是一个水字。那么说，事情应该是能办成的啊。他木然地望着窗子，一动不动地躺着。

他听见一个响动。接着又听见一个什么声音。可是他木然躺着，出神地盯着昏暗中的那一方明亮。

可是他还是转了转脸。于是他看见靠门的黑影里站着的那丫头。其实他没有看见那丫头，他只是知道那怯生生地躲在黑影里的准是那个丫头。

“嗯，”他招呼地哼了一声。

那声响大了些。“吃饭呢，”他听见她说。

“吃什么？”他把手掌叉住垫住了头。

“馍，茶，”那声音柔细细的，但又憨又直。

他厌烦地一挺身坐了起来。“不吃啦！”他说，接着盯着那丫头。这一阵里，屋子里像是亮些了，连架在角落的锹把和书架子都显现出来，只是架子上的书仍然灰蒙蒙的，辨不清楚。

“说去，我不吃了。”他又说道。瞧她脸上像结着疙疤，蓝裤皱得成了雨布啦。还一个劲地低着脑袋，生怕人看不见这头乱草头发。三岔口连大带小七八个女人，都留着这么一头乱蓬草，都长着这么一张晒裂烤焦的黑脸。南头五家的女娃娃才锅台高，要是在城里怕是刚刚上小学吧，也是乱草的头发焦裂的黑脸你知道吗你见过吗你在你轻轻地哼着一支曲子悄悄地说要飞到一片荒漠什么的时候你知道这些吗我真想问问你不过不应当问你因为是我自己要求到这儿来试种这种耐旱苜蓿的我来这儿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根本没有记住我。他只顾出神地想着，盯着昏暗中的房东丫头，直到房东的丫头推开门走了出去，一道雪亮的强光猛地从敞开的门扇里洒泻进来，才惊醒了他。

“嗨！你家里有烟没有？”他朝门外吼道。

那丫头踩着一层松软的浮土走在阳光里，身影又鲜明又刺眼，散蓬蓬的头发透着光线，呈出浅黄的颜色。他目送着她走着，一双蹬着裂口的绿胶鞋和赤脚已经淹在那层松软的尘埃里，无声地溅起一股股土雾。

戈壁滩浩浩荡荡地涌向天边。灼热的青灰色上浮闪着火星般的光点。两条干涸的河床在三岔口汇合后，就这么舒展地向南流去。

苜蓿田能真的出现在这块地方么？别人开出过更大的苜蓿地、麦地和苞米地。农科站那个老专家讲得很细致。可是我根本记不起你的模样啦我使劲想也想不出来你的脸庞的模样我真的认识你吗真的和你一块儿在秋天的开满黄色的金针花的草地上听你讲过那些话吗我想不起来了我只有一个印象一个强烈的眩目的光彩的印象。

他突然在窗台上发现了半截香烟头。烟头已经被太阳晒得又蔫又黄了。他一纵身抓住了这截烟头，然后慌慌张张地摸索火柴。

烟雾缭绕起来，呛得他的眼睛里涌出来一粒泪。

他小心翼翼地捏住烟头，仔细地吸着，把每一口都深深咽下去。眼睛的余光瞟着烟头上的红火，模模糊糊的。他又吸了一口，红亮映出了变得粗糙的食指的骨节。好像透过暗墙上的那一方敞口，外面爆晒下的戈壁滩已经变得黯淡了。

这几间屋子真行。至少要走出二百公里才能有别的村镇，可它们却稳稳地留在这里。真的不心急么？而且还互相躲开着，互相隔着一片空地立着。

“喏，”谁在唤着他。声音像是在出气，没有什么词和响声，又低又含混。

他抬起头。就在这时烟头烧了他的手指，猛然火辣辣地扎了一下似的。丫头低着头，把一盘馍和一只磁碗放在炕沿上。

“说了么，我不吃。”他粗声说。

丫头不说话，揪弄着前襟上的一块油污。

“你们吃去，我不饿么。”他又说。

那丫头揉搓起衣角来，像要搓掉那块黑硬的油渍似的。

他愣了一阵，后来伸手拿起一个馍来。

“你爸你妈都吃了？”

“嗯。”丫头应道。

“你呢，吃了？”

“嗯，”又像出气般听不清楚。

他握着那块冰凉的馍，想了想，咬了一口。

天黑了，三岔口的戈壁滩深深地陷进了伸手不见的黑暗。漆黑之中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丝微忽的动静在眼睛前面飘动。他在门坎上坐了一会儿，又懒懒地站了起来。什么也看不见，连那几间歪七扭八的小土坯屋也辨不出个形影。他倚着被子躺下来，不愿点灯升火。时间静静地在这间漆黑的屋子里穿行着。

看看，真的到了独自一人的时候，真的到了漆黑的夜里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就想不起来啦。使劲想也没用。她不是一个人，她只是一道耀眼的光彩。虽然她又明亮又激动人，但她比云更远，比虹更捉摸不定。这里真的会长出一块浓绿的、绿汪汪的苜蓿地么？打西头数起马长生家丁三疙瘩家曼苏尔家伊四尔家老李家瘦麻杆家还有她家一共七家人老弱残兵我住在她家可我是领头的农业技术员那就是把我算上吧一共八家十来个劳力可是三岔口是三条大石头块子的河是三大片灰蒙蒙铁硬硬的戈壁滩。

他的眼前突然亮起一片红光。他吓了一跳。猛地翻身起来，看见自己巨大的黑影在那映红的土墙上晃动。

“你！……”他气愤地瞪着丫头，攥紧了拳头。

丫头继续往灶膛里添着柴草。通红的火光映着一头脏毡般的头发，活像一个褴褛的红毛鬼。她紧缩着身子，胆怯怯地烧着灶。

“我妈说，给你烧上些茶水，”她慌慌张张地说，没敢抬一下眼皮。

他叹了口气，重重地坐在炕沿上。红红的墙壁像是涂了一层掺了黑料的暗红粉子，他自己的那个大黑影最后稳住了，牢牢地贴在那面墙上，一动不动。

“喏，”丫头探过一条手臂，把个什么东西轻轻放在炕边上，又飞快地缩回手去，在那火光熊熊的灶口缩成红红的一团。

他打开纸包包以前就嗅出一股烟味儿。莫合烟！他慌忙剥开纸，心里只想着赶快卷上一支。强烈的莫合烟味突然噎住了嗓子，他觉得奇怪，就使劲咽下一口唾液。

又直又硬的一根烟卷好了。当他暴沉沉地吐出一口长烟时，嗞嗞的水声喧响起来。一些淡白的水雾冲淡了灶前的炉火，他突然感觉到：这小屋里暖和起来了。八家人，七家人，整理条田的时候，能驮驮碾石块子的只有这种半大丫头。男人都出外干活去了。赶着黑羊群的几个汉子这阵子还在几百公里外的木苏图雪山北坡。伊四尔是个盲眼，瘦麻杆是个麻杆。要数男劳力的话，只有她父亲、伊四尔、瘦麻杆和我四个人。鸟儿飞到这儿以后还觉得自由和宁静吗我说鸟儿我可觉不出半点什么他妈的自由和宁静两条大河流到这里就干涸了就死了它们自由和宁静吗？

“喝茶呀，”他抬起头来。丫头身上的皱衣服真的像雨布一样，在柴火的红光里闪亮。他看见丫头蹬着的绿胶鞋前头裂开了，露出里面的两个精脚趾头。

他端起茶碗。一股滚汤顺着嗓子流下肚肠，他小口地喝了起来。茶里的盐放得浓淡正好，他想夸奖一句，抬起眼正看见丫头在怔怔地盯着他。这可不是虹也不是云。这是能把你的小屋变得温暖的活物。三岔口的丫头们都是这样，默不出声地长大，默不出声地等着。等到从远处回来了放黑羊群或搅工的汉子朝她们伸出手来，就默不出声地搬到那人的地窝子或是土坯屋里。头上长着乱草，身上穿着破旧，手上脸上怕是连胸脯上身上都干裂了都黑污得结了茧壳可是她们续着三岔口的香烟族姓她们给放黑羊群或割麦子的年轻汉子们点燃了泥灶里的柴火她们是温暖不是印象和梦我已经在三岔口占了一块地场我该不该也在三岔口引上一个姑娘呢碧绿的苜蓿田鬼知道在哪儿呢我为什么在这种时候偏偏想起你来了呢你那幻想般的眸子和白鸟翅膀般的手臂！他猛地把碗一放，驱走了满脑子的鬼念头。灶膛里的红炭一明一暗地闪着。地窝子的呢墙这会儿似红似蓝，深沉地渐渐朝黑暗潜去。望望墙上的窗口，外面的戈壁和天空依然是一片漆黑。

丫头悄声地挪动着脚步走近前来，替他把茶碗续满。他的脸背着光亮。默默地望着丫头。

“喝么。”她低低说道。

那梦一般的白鸟又没啦，真的就像天上飘走了一丝云。两条那么宽的河床里满溢着有棱有角的石头，直到这阵子它们还像是在流着。你知道吗，那就是说有过两条河；有两条大河死在这里。不过我不会再想着念着你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我曾经这样想念过你，想念过你那彩虹般的诱人光芒。明天我要领着她父亲伊四尔瘦麻杆还有一群半大丫头去整弄戈壁滩她准会默默地背着驮筐压弯着腰在那片灼烫的阳光下走那么我为什么不像黑羊群里的羊倌和割麦的汉子一样引上她呢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让这地窝子也暖和起来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握住她的开裂的手呢？

这年轻人伸出胳膊，一把抓住了丫头的手。

丫头默默地低下了头。蓬乱的头发在轻微地颤抖着，他抚摸着一只粗糙的手掌，不知为什么觉得安静了。

胖胖的小手上密密的厚茧和开裂的硬皮摩挲着他的手掌，清晰又细微。地窝子扒掉以后能得几根旧檩椽和一堆砖，刨土拉土再打土坯要用一夏一秋。等围着红柳梢条的土坯小院盖成以后，先要置一口黑紫釉的大缸盛水，再寻木头打一对红漆的粮柜。这手这脸这身子都会更粗糙更黑裂开更多的裂口早晨在冰凉的雾气里中午在烫人的阳光下用驮筐背砾石块的时候要帮她把筐上了肩不过那时辰用不着讲话要讲的话都给火毒的太阳烤干啦夜里搂着她那是自由和宁静的夜吗再生下几个黑得掉皮的娃娃让他们接着盼着看见一片碧绿的耐旱的苜蓿地自己蹲在门槛上颤抖着花白胡子吸上一袋旱烟。他突然心里一动，松开了手。

黑影里，他觉得那只又粗又胖的小手悄悄地停了一会儿，才慢慢地抽回去。

他低下了头。灶膛里红炭火仍然在一明一灭 无声地闪亮着，他端起茶碗来，小口小口地喝起茶来，微咸的茶水滚烫地淌进肚子里。

一早晨弥漫在荒山沟里的冰凉渐渐被赶走了，旱热不知不觉地充满进来。满川的坚硬砾石显得发亮了，静躺着的青色断面上像是正散发着一股细微的灼烫。

三岔口那些孤单的半地穴屋子终于暴露在一望无际的晴空之下。衬着没有云丝的蓝天，那几幢小屋仿佛蹲卧得更低了。

等到太阳爬了一竿高以后，它就抖擞着从困倦和懒散中睁开眼来，狠狠地晃甩着万道眩目的光芒，把三岔口戈壁牢牢地攫住了。茫茫的石滩上抖动着一层颤颤的蜃气，白花花的气流在棱角鲜明的青石头上面摇荡。四野彻底

寂静下来，奄奄一息地低伏着，在凶暴的酷暑中缄默地忍受着。

有十来个小小的人影在戈壁滩上蠕动着。他们有时古怪地排成了一行直线；有时又捉摸不清地四散开去。有些人影挤成了一团，像是阳光烤晒下的一团黑黑的蚂蚁；有些人影又始终独自摇晃着，像是一直在离群蹒跚着寻找着什么。到了下午，到了傍晚天色昏暗的时候，他们的身影在戈壁滩上拉长了，拖着一条灰黑的影子，各自呈出红红蓝蓝的颜色。

残阳最后沉下了荒山的脊坡。

那个年轻人挽起裤管，在几块巨大的圆石旁边下了水。只有浮在上面的一层给晒烫啦，下头的深水还是冰得扎骨头。水珠粒子溅起来，溅在腿上，就湿湿地贴在皮上，心里挺快畅。那道彩虹那个梦那个柔柔的声音已经消失啦我已经把她忘记啦我的脚踩在三岔口这浅河里的粗砂子上我已经把你忘啦。把脚拔上来的时候都能觉出上头的水皮给晒烫了，太阳沉下去了，可是戈壁滩和河水靠上的一层水还是热的。今天搬了多少筐石头？今天整出了多少地？我怎么觉得背后的戈壁根本没有动过。我不愿再回头看一眼平整过的地方，也许真的就没有平整过什么苜蓿地。那时候这里将是怎么个样子呢，茫茫的戈壁上嵌着一长条碧绿的苜蓿地吗？她干起活来果然是默不出声。沉重的驮筐吱吱地在她膀子上叫唤，后来我看见那箩筐咔地断了一条梆，可是她一声不吭地驮着筐在走。她那红衫褂那雨布般皱的蓝布裤那烂了的绿胶鞋还有乱蓬草般的头发都忍着熬着一声不吭我猜今天这一天过下来她那胖乎乎的小手更粗了也许又裂开了几个口子我说你为什么默不出声呢难道你也是一个猜不出的谜吗？

他的脚嚓嚓踩着河边上的黑灰的粗砂石，朝远远的那些屋子走去。

太阳隔着西山射出的霞光也黯淡了，三岔口戈壁的几道大川在暮色中开始变冷，不易觉察地抽去着热气。包藏在每块石芯里的冷冷的味道透散出来，眼睛里的一派铁灰显得苍凉了。

他觉得脸上干皱得别扭，就抬手抹了一把。脸上像是有一层硝，像是有一层盐。我的脸上也像是结了硬壳也像是裂成了干枣皮啦可是我还年轻。他不再理睬别人，把肩着的大镐换了换肩，直直地对着那座地窝子走去，尖利的砾石块在他脚下咔咔咯咯的响。

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她们就这样变得黑瘦干裂。两条大河汇在一处干涸了，没有水可是还在向南方流，流出一川吓人的铁色。我忘了我已经这么干了多久啦，我是什么时候来到三岔口的呢？我这阵子心里一片宁静，也许这就是那个自由和宁静，虽然每一天皮肤都烤得焦了一层，虽然每天脸上都裂开一些血口。

他在自己住的地窝子门口撇下了驮筐。在他弯腰钻进自己的屋子以前，他又瞟了瞟远处。他看见那三道巨大的戈壁还在汇合着，静默着，伸展着，单调而神秘的青灰石滩一片迷濛。

1985. 9

辉煌的波马

献给我的导师翁独健先生

风掠过松树林的梢头，林子上空便一处接一处地响起了铮铮的弦音。云杉和塔松都轻盈地摇曳起来，抚着天山的前麓。山前的襟麓草原一派鹅绿，温柔地微微起伏着，直到舒展在模糊的远处，又悄无声息地没入特克斯河的暮色。我顺着这片向下倾斜的鹅绿色草地走。每天傍晚时分，当我顺着这片明亮的草地向下走去时，都觉得心里满是奇异的喜悦。长风在天上，在桦林梢尖悦耳地响着，那里颜色蓝濛濛的那么神秘。我几乎忘了阿迪亚，更忘了碎娃子。有时我的甩动的手触着黑狗毛茸茸的脑门，可是我想不起来这是它。蓝濛濛的林子梢尖上次第漾流着一股尖锐的音响，像是琴上的弦被一根接一根地重重拨开。满眼的鹅黄嫩绿流溢着，沉重混沌地伸向前方的特克斯河谷。我们总是这么走着，从冰峰耸立的天山长峡里出来，顺着明亮亮的嫩草地朝家走，看着阿迪亚和碎娃子甩着小手的笨样子，我总觉得我一直就是这么走着的。眼前太空阔，转着脖 子也看不完这些蓝梢的松林、绿绿的前麓、浑浊的河谷。我不转着脖子看，我只是呆呆地盯着前方，眼睛里茫然模糊，心里却看见了特克斯雄浑的暮霭、向前方和两翼温柔地流动的山前草地、身后那愈来愈远的峥嵘冰冷的天山。

我醒了一般突然喘了一口气。

我停住脚望了望阿迪亚和碎娃子，于是我禁不住笑出了声。他们俩哧哧地喘着，一声不吭地正走得凶。一样地挺着鼓鼓的小圆肚皮，一样地撅着油黑的小硬屁股。我看见四只小脏脚丫已经给牧草染绿了，肚皮下面的两只小雀雀沾着泥。阿迪亚神色匆匆，碎娃子满脸严肃。他俩急急地甩着小手，活像两只精赤的直立着赶路的雪鸡。黑狗轻提四脚，一探一探的毛蓬蓬的头正巧和他们俩的脑袋一般高。看见我停住脚步，他俩就互相叽咕了一句话，他俩的话我听不懂。接着，他俩就急匆匆地撵着我走到前头，甩着的小手好像不耐烦地碰着了我。

他们急着回家呢，我想，快要落日啦。

阿迪亚满头稀薄的黄毛在阳光照射下透明了。穿过那片黄黄的透明，我仿佛看见他那颗急匆匆晃动的小脑袋。然后是一根黑油油的脏脖颈，连着他的可笑的直立的雪鸡般的小身子。你披着的是件什么呀？蓑衣还是草帘子呢？蓝颜色还是红颜色呢？也许那不能算什么衣服，不能算厄鲁特人的无镶边的袍子。你身上披着的那飘飘的褴褛片片只能叫做“阿迪亚服”。我从背后望着阿迪亚，心里一阵阵地涌涨起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阿迪亚却不理会我。阿迪亚挺着他黑亮亮圆滚滚的小肚子，那小肚皮下面连着的两根细细的小黑腿正在从浓草里唰唰的划过。天色迅速地暗着，阿迪亚心里急了。我很清楚他是为了一碗奶子泡的炸面块焦急。

碎娃子和阿迪亚长得齐齐的一般高。碎娃子的脏污的小脸上长着一对晶亮的眼睛。他干脆赤条条、裸着小搓板骨和两瓣黑得脱皮的小屁股。可是他戴着一顶白帽子。他那帽子被天山里的草浆、被山峡里浑黄的雪水、被田野里黑土壤的 泥巴染得失了本色。阳光烤着碎娃子那两只小黑肩头，可是我知道碎娃子不会觉得烤烫；天山的襟麓上正飘来寒凉的暮气，凉暮正在这片夕阳染得一派金黄的草地上悄悄弥漫。碎娃子不会理睬天气。碎娃子也正急急地甩开被草浆沾得绿糊糊的小腿杆，拼命地朝波马走。中午，碎娃子家架起了炉灶火，说是要烤锅盔吃；啐娃子盼那锅盔的焦香味已经盼得红眼了。

我觉得背后的冰峰还在无声地稳稳地退着，退得离我们愈来愈远。松杉林的梢尖上那锐利的铮铮声还在一下下拨响，我看不见，所以我不知道究竟是空中的风拨响了松林的梢尖；还是松林用梢尖拨响了空中的风。它们都是蓝色的，我想道。出山以后视野突然间开阔了，在我眼前，嫩绿的柔软草滩像是从山口里一泻而出，金黄夺目地向两裾散开，一直护展到前方依稀可辨的波马。

这是人间么，我暗中在默默地想。或者，这是今世么？每逢来到天山深处，每当我在夏季里回到波马，我总是抑止不住这种胡思乱想。天山太美了，我重重咽下了口唾液。天山里的波马呢，我努力打断了自己的思路。波马是天山的中核。波马有多美丽，应该是我们自己独有的一个秘密。我自从干上水文这一行以来，年年夏天都往波马跑，我发觉我已经悄悄地把波马看成是自己私有的世界了。

阿迪亚和碎娃子突然扭成了一团。在耀眼的阳光里，两个黑亮的小肉体纠缠着在绒毯般的浓草里滚。他俩凶狠地捶着对方的背，口齿不清地咒骂着我听不懂的话。我一惊：打起来啦，这两个小崽子！我三步两步冲过一滩蓝绿的长草，在捉住他俩的那一刹我摔倒了。

阿迪亚瞪着一对牛犊似的圆眼睛叫嚷着，尖嗓子嘶嘶的喊出一些什么。

碎娃子头上的脏白帽歪扣着，他鼓着小黑脸蛋，不依不饶地吼出一些更怪的词。

我听不懂。我没有办法，只好揪住他们的耳朵，一手揪住一只，把这两个刚三岁就想称霸天山的小泥鳅从草地上揪得站起来。我又掀起阿迪亚屁股上的布缕缕，扳过碎娃子赤条条一丝不挂的腚沟，毫不客气地一人揍了一掌。

两个小黑鬼怒气冲冲地往前走。

我喘了一口气，跟上了他们。我看见已经降得很低的太阳从西侧扫来一道金黄的光带，两个小家伙在光里浴着，变成了两只正在神气地直立行走的旱獭。金黄灿灿的小旱獭翘首挺胸，划过浓密的山麓上的牧草，急不可待又怒气冲冲地走着。前面波马的木桥已经显出了一个模糊的拱影。

两个小家伙突然飞跑起来，精光的脚丫啪啪地溅着取过土的洼地里的积水。圆木叠成的拱桥慢腾腾地扭转着，渐渐露出它的侧面。一间泥屋和一顶三角毡帐篷也悄无声息地从地面下一点点升起。阿迪亚啪地摔倒在水洼里，我看见碎娃子扯住他的衣领帮他站了起来。两个小黑孩不停声地哇哇嚷着，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那间泥屋和那顶黑帐篷还在稳稳地上升，渐渐地躯体露出地面。大桥还在旋转，显现出一个汽车弹簧般的侧影。碎娃子冲上那高高的地面，阿迪亚踢着滚落的砾石。他们突然分开，各自朝三角形的黑帐篷和泥糊的地窝小屋冲去。炊烟横扫着弥漫过来，灰白柔和的炊烟像纱像雾。把两个三岁的小黑孩子淹没在一片浑白之中。

波马的太阳就要沉没了。

木桥还没有腐朽。我拍着一根根粗糙的松木杆，下到河滩去查水文数据。其实用不着天天检查，埋在水池的测杆只不过是摆摆样子。天山的雨季还没有来呢，翻腾的河水这时候酷似一堆堆乱撞的碧玉。这不是大山洪，我想着，还是瞟了一眼。就在这时我看见了碎爷正在洗。我随手把测标上的数据写在记录夹上，然后踩着石头打算离开河滩。我看见碎爷的那一瞬好像意识到：我记录的时候只是顺手写了些什么，我可能写的并不是测杆上的数字。我只顾着向碎爷招呼：

“碎爷，洗洗么?”

碎爷慌忙站起身来。我看见他踉呛一下，一只脚溅进雪花般的河水里。“莫慌！您老人家莫慌！”我忙喊着，埋怨自己碍了碎爷的事。

“娃娃们，我给捉回来啦。”我搭讪说。

“唔个碎娃哩。”老汉感叹道。我听不懂碎爷的甘肃土话。我只是知道碎

爷正在就着冰冷的雪山水“洗”呢。碎爷其实和他那宝贝孙子一样。碎娃子迷上了荒荒的天山，碎爷迷上了这股冲腾喧泻的雪水。

碎爷恭恭敬敬地站着，我看得出他是在等着我走。他的一只瘦骨嶙峋的脚动也不动地插在冰水里，碧绿的冰水冲漩而来，在那只脚杆上撞成粉粉的雪花。碎爷的脸庞是一张朴直诚实的脸庞，我从这张脸庞上看到了一丝警觉。我不敢再打搅了，于是我一下子跳上了岸。

“您忙吧，碎爷，我走啦。”我慌忙道着别，离开了河岸。

浓白的晚炊飘漾在河岸上。这里是波马，正对着天山大坂的山口，松树杆打成的木桥架在雪水河最窄的这个峭岸上，一条路从这桥上背着各奔前程，守桥的是两户人家——碎爷家住一间半地穴式的泥棚屋；巴僧阿爸家住一顶黑毡蒙成的三角形帐篷。这就是波马，天山最腹心处的小地方波马。在这里再也看不见别的人家，看不见一群牛羊。四方各有上千里的辽阔视野里，除了雪山、松林、山麓草原、冰融的河水、涌来的白云之外，什么也没有了。哦，还有我。但我只是每年夏季来监测一次水情，顺便检查一下桥架。我来的时候顺便住在这两家，可惜的是我听不懂他们的话。

我在巴僧阿爸门口的拴马桩前坐了下来。我舒了一口气，把记录好的水文观测本扔在草地上。巴僧阿爸褪下了两条袖管，像西藏人一样把它系在腰间。巴僧阿爸的赤膊上汗珠滚滚，一些硬腱子肉在赤裸又松弛的皮肤下游着跳着，像罩在薄薄铜皮下的一些小鱼。

“阿莫尔赛汗摆努？”

我用我会说的这么半句蒙语向他问好。巴僧阿爸立即兴致勃勃地回答了长长一串。我望着他那身铜皮般的干硬皮肤，我不能想象这身皱巴巴的铜皮真的是人的皮肤。在夕阳之中，巴僧阿爸起劲地用一把锉打磨着拴马桩，松木的呛鼻香味在空气中郁结不散。他锉着、磨着，可能是浮想联翩地用那柄锉在木桩上弄出一些奇怪的纹道。巴僧阿爸又用咯臂磨蹭那粗糙的纹道。他弯过手肘，吭吭地喘着粗气，肘部的皮肤里突出一个吓人的骨节头。他用小臂外侧嗤嗤地打磨锉过的木头。吭！吭！他倔犟地喘着，那拴马桩渐渐呈现出一层黯淡油亮的光泽。

波马也渐渐凉爽了。

太阳又离西方天际的山影近了一分。

碎娃子咬着一块香脆的锅盔，嘴里咯吧咯吧的响着。他一边嚼着，一边挺着黑亮的肚皮走向帐篷，沾满泥巴的小雀雀翘着，一副神气相。

阿迪亚端着一只黄杨木碗，从帐篷里钻了出来。他的褴褛索索的小袍子

在风里飘着，像一件破烂的披风。他很小心地捧着自己的木碗，但碗里热腾腾的牛奶还是不断溅洒出来。他扭动着小屁股朝前走去，嘴里咕噜不清地发出一些响声，不知是舔着奶皮子还是在发馋。

两个小黑孩各自挺着肚皮，站在傍晚的草地上，你啄一下我舔一下，互相吃着朋友的饮食。我伏在草地上看着他俩，看得津津有味。阿迪亚一块块从碎娃子手里掰下锅盔焦黄的硬边儿，填进嘴里细细地咀嚼。碎娃子探出细细的黑脖子，小口小口地喝着阿迪亚捧着的奶。就在这时炊烟散尽了，这边的帐篷和那边的泥屋都响起了清脆的锅勺碗盏的声音。

我抬起头一看，碎爷晃晃悠悠地从河岸那儿走回来了。他朝我笑笑，也朝巴僧阿爸笑笑。巴僧老头也打磨够了他的拴马桩，满意地叉腰站着，铜皮般的皮肤上汗水滴滴。

要吃晚饭啦，我想。

两家人都在门口的草地上吃饭。碎娃子、阿迪亚和我三个人都左右乱抓地吃两家。巴僧阿爸和碎爷则端坐在各自的门口，默默地吃着自己的奶子泡“包尔撒克”和烤得焦脆的锅盔。我觉得两个老汉吃饭的姿势很相象，最相象的是他俩的嘴巴踏着一个拍子，同时同步地一嚼一嚼。有一块黑云朵，不，它又变成了一条黑云丝，遮住了将沉的落日，四野里的山峦和草滩蓝蓝地黯淡了。原野和波马四外的世界都静悄悄地低伏在一派暗蓝的暮霭中，绵绵远去的天山峰峦隐伏了，变成一长排峥嵘的雕塑。远方特克斯河谷首先没入暗阁，那条荡漾的乳白色消失了。已经听不见松林梢头上掠响的那一丝锐烈悦耳的风了。

我知道碎爷隐瞒的事情。去年我捎来那张平反安抚的通知信时，碎爷仍然若无其事地摇摇头。“吾个事，吾个嘛，不，不。”他摇头时眼睛陷得更深，陷在眼凹里的一块阴影里。他安详得让人惊讶，他拂了拂身上的破褂子，就慢腾腾地走向木桥。木桥那儿的河水正惊天动地地掀撞着雷一般的浪涛，大堆大堆的光滑绿冰急速滑下，在河石和桥桩上撞成粉碎的雪沫。他朝那桥走去，根本不理睬我手里的那块纸片。我拿着那块纸片不知所措。去年夏天波马下来了洪水，露天的狂涛猛冲猛撞地攻打木桥，在桥下面撞击起硝烟般的大团雪雾。碎爷该是甘肃的阿訇，五八年正念着经就被一根麻绳拴到了狱里。但是碎爷说他是青海人氏。甘肃那么好的地方他还没福气去浪一浪。碎爷该是住了三年狱，后来转成劳改时逃来新疆隐匿；但是碎爷说他是青海的金客子，淘金子追金脉，顺南疆的阿尔金山来到了北疆。我把那张纸片塞进他的泥屋里不管了，可是他把那纸片又抛进泛滥的河水里冲走了。碎爷吃锅盔已

经显得牙齿不便，碎爷吃锅盔时用手掌在嘴边上捧着，把捧住的渣渣填进嘴里以后，碎爷总是闭紧嘴，再闭上眼皮，两腮一动一动地慢慢地嚼。碎爷闭上眼皮嚼着锅盔渣的时候，脸上千千万万的纹皱会舒展开来，舒展成一种幸福的表情。天山旷野的景色在那时悄悄围住碎爷，我在那里看见天山旷野的景色都渗着、混着，变成了苍苍茫茫的一片。

碎爷搬过一只焦黄的大锅盔。碎爷把那只大锅盔摆在我面前，然后蹲下来。暮色愈来愈重，那轮落日正在黑云丝丝里潜行。碎爷用力搬牢那只白面锅盔，使劲一折把它掰成两个半圆扇。碎爷喘吁吁的，银胡须在他红红的脸膛上乱颤。碎爷又用力一折，再一折，锅盔整整齐齐地被掰成了四半。“呶，吾个，吃吵，”他朝我推着，烤熟的发面的香味扑鼻而来。“呶，吃吵，”他催促着。

我毫无办法。我知道我哪怕已经撑得半死也要再掰上吃。黄焦焦圆滚滚的一个大锅盔已经为我掰碎，掰碎的锅盔再不好存放了。碎爷根本不承认甘肃的那些事，碎爷根本不过问那张白纸上的事。我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掂起一角香喷喷的锅盔。于是碎爷又回到他的老位置上盘腿坐好，细细地咀嚼起来。他用一只枯瘦的大手捧在嘴边，脸上就浮现出一种幸福的表情。

巴僧阿爷靠着他的三角黑包，一碗棕色的奶茶摆在他脚边。他看见我瞥见他时，就咧嘴露出一个憨憨的笑容。他笑的时候，眼睛就眯成了细细一条缝。巴僧阿爷放心大胆地敞胸露乳，古铜皮似的皮肤下浮出一个被奶茶灌得圆鼓鼓的肚子。黯淡的、已经像水一样柔和的阳光抹在巴僧阿爷的鼓肚皮上，我觉得我像是看见一了只铜鼓，看见了一只年深岁久、已经生锈的骑士的铜兜鍪。

波马是巴僧阿爸土生土长的故乡。我估计巴僧阿爸大概从来没有离开过波马。我为自己学不会他们厄鲁特人的话而讨厌自己，因为巴僧阿爸会讲哈萨克语、维吾尔语、柯尔克孜语，但就是不会讲倒霉的汉话。巴僧阿爷这一生打猎放牧伐木作战什么都干过，但是没有离开过波马。我望着波马迷人的晚色，我心里满是理解的心情。当然不能离开，这样的地方，像波马这样的地方，一旦找到了，谁会舍得离开呢。

巴僧阿爸又把我面前的大碗斟满。天山里的厄鲁特人也像哈萨克人一样用大碗喝奶茶。奶茶又烫又咸，在我浑身的血管中驱赶着劳累。我喝得满头冒汗。我望望巴僧阿爸，巴僧阿爸也喝得汗流浃背。他望着我开心地咧开嘴笑了，笑得古铜色的脸上眯出了两条细缝。巴僧家有一头乳牛，有一条黑狗，但是没有马，只有拴马桩。巴僧阿爸对他的那根拴马桩充满感情，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他走过那根刻着图案花纹的木桩，他都要慨叹般抚摸它一下。“奥，

奥，塔奥呀。”阿爸用手指着我面前的大海碗。我知道这话的意思准是“喝，喝，你喝呀。”我捧起碗，咕嘟嘟地长饮一气，又咬了一口香喷喷的锅盔。嘿，我心里怪好笑地想，大胖子和摔跤的壮汉就是这样诞生的。两个老人夹着你逼你吃，吃饱了还要逼你吃，怎么能不吃成胖子呢。

巴僧阿爸醉了一般，摇晃着站了起来，又摇晃着走了过来。我想欠身接过他手里的大茶壶时，他朝我作了个恐吓的手势。我半跪着身，看着巴僧阿爸又把我的海碗斟满，我下决心吃炸了肚子也要陪他们吃到底了。

巴僧阿爸顺手搂住那根打磨得又滑又亮的雕花木桩，笨拙又温柔地抚着木桩头上的花纹，像只大棕熊在抚摸自己的熊娃一样。是啊，没有马，我同情地想。我企图从那根光滑的雕花木桩子中看见一匹漂亮的骏马，可是我没有看见。也许阿爸看见啦，我想。正在这时突然有一抹红色显现在那根雕花木桩上。我吃惊地一抬头，看见了——波马的日落。

天地间万物都镀上了一片金红。

波马的太阳正在鲜艳的红霞中沉没。

碎娃子惊奇地停止了玩耍。他撅着黑亮的光屁股，向前迈了一步，浴进了那红艳得难以相信的霞光里。镀红的草地上挺着肚皮站着一个赤裸的婴孩。这婴孩浑身火红，头顶上那小白帽子像是一块燃着火苗的旗。

阿迪亚发出一声欢叫，他拽拽一身褴褛的红布条，赤红的小脚丫踩着燃红的草地，无声无息地走向他的伙伴。长风从远方、从夕阳庄严沉没的天际直直吹来，阿迪亚身上的火焰抖闪着，时明时暗地变幻着。

波马刹那间陌生了。我认识的那个天山腹地里的波马不是这样。我突然觉得恐怖。我紧张地环顾四周，只见峻峭的冰峰变成了熔红的剑，山峦变成了蔓延的火，草原变成了鲜红波涌的一片大海。我又觉得欢欣，觉得我的这双眼睛正注视着一个庄严辉煌的什么。我静静地坐了起来，双手搂紧自己的膝盖。我的心里似乎也流进了那燃烧的红霞，它此刻正在我的胸腔里烧得凶猛。一天难道就是这样结束么？草原变幻的大画，巡视着草原和天山的太阳，还有生机勃勃的万物，难道就是这样终止么？

在一片红彤彤的天山心腹的中心，两家人和一座桥组成的波马在这一刻间燃烧起来。半埋在草滩里的那间歪斜的泥糊屋像是一只烧炽了的红岩。尖尖翘着的那顶三角毡帐篷变成了一柄火苗窜起的火伞。河床里奔走着浓红的熔浆，松木桥像烧掉了妆饰的灼灼钢骨。两个三岁的孩子惊奇地站住了，舒服欣喜地伸展着他们纤细的挂着霞火的手臂，像两块烧得发红的石块，像两只误入了火海的小旱獭。两位长者凝神屏息地坐着，倚着他们各自的家。我

猜他们一定也和我一样感到五脏六腑都在燃烧熔化，因为他们的前胸上也鲜艳地镀着金红的霞焰。这是人间么？我激动得痛苦难忍。这是今世么？我觉得我简直发疯般盯着望着这一切，好像我要用眼睛吞掉这瞬间出现的陌生波马。它马上就会消失的，我难过地想。

红醉的残日已经完全沉没了。

巴僧阿爸突然引吭高歌。阿爸唱歌的姿势很有意思：他盘定双腿坐在自家的黑三角包前，双手按膝，身子却前俯后仰地剧烈地大摇大晃。他时而低头，时而下巴朝天，嘶哑辽远地唱起了一支长调。

“阿睦尔……撒纳……嗨依哟嗬依……”巴僧阿爸的这支歌我不知听了多少遍。但我只是在波马听了这么多遍。古歌《阿睦尔撒纳》是厄鲁特人的英雄颂，也是公认的反叛之歌。在伊犁、在乌苏、在乌鲁木齐，我从未听到任何一个人敢唱这支歌子，——然而这里是波马。巴僧阿爸不读报，巴僧阿爸不理睬外面对他这位不沾亲的远祖的闲话，巴僧阿爸在波马唱什么也没有人管。这首歌我听得太熟了，所以我已经懂了几句：

“阿睦尔……撒纳……嗨依哟……

命里平安的……英雄…嗬依……”

巴僧阿爸唱得如痴如醉，半个天空中燃遍的红光被他的久久拖着的长腔渐渐送走。巴僧阿爸端坐着，撑着双膝的两只手上又渐渐恢复着古铜色。歌声又尖又粗，又细又厚，在红霞收褪着的青空上激烈地起伏飞翔。我看见阿爸凝视着那夕照美景的一对眼睛里，隐约闪露着一种沉重的忧伤。美丽的红霞就要消失啦。我想，它真的只出现了一瞬间就要消失啦。巴僧阿爸，用颂歌送别了天空中的烈火。他看着红霞褪去的时候，一定想到了阿睦尔撒纳的命运，也许还想到了自己生命的垂暮。我心里突然一怔，感到我这次可没有白来一趟，我在波马看到了一个终止。

这时有一阵音乐不易察觉地浮现了。它缓缓如诉说，沙哑又动人，重负和悲愤中流行着一股——我仔细地听着——希望和祈念。一泻千里的雪山冰河陡然肃穆了；最后的、黑暗来临之前的青色的明亮中突然呈现出一派神圣。草潮开始激动地摇曳，流水又恢复了轰鸣，我觉得猝不及防，我差点流出泪水。

碎爷开始了昏礼。

碎爷长跪在黄泥糊抹的泥巴屋前，嘴唇颤抖着正在诵经。他那枯瘦的沟壑密布的脸膛上，那紧张地凝聚着的诚挚、苦难、渴求的神情简直摧人肺腑。碎爷滔滔地低声倾诉着，那奇妙的话语出口迎风，倏忽化成音乐向长空飞去。碎爷也老啦，我望着那束飘颤的银须想，碎爷也像巴僧阿爸一样，面对着自

己的暮日，可是碎爷心里盛着一个海，碎爷有他深藏不露的惊天动地的阅历。无论是造反举义、背井离乡、冤狱折磨，碎爷一概不谈不论。碎爷在长流水里沐浴，在洁净的波马洗礼，碎爷用不着一张白纸片证明自己，碎爷有一颗打不垮的心。

这是一天中的最后一刻了。

波马要在焰霞洗过的青空中终止这一天。

碎娃子和阿迪亚手拉着手，在露珠挂满的草地上玩耍。我们这些大人没有事情，都蛮有兴致地看着他俩。阿迪亚披一身褴褛，一甩一甩地迈着大步，像个没有上马的小骑手。碎娃子仍然全身精赤，撅着小小的黑屁股蛋，头上的小白帽在微明中骄傲地闪亮。

他俩突然争吵起来，争得激烈而凶狠。呀呀学语的厄鲁特蒙语和甘肃土话谁也听不懂。我猜他俩都说不准一句自家的语言，可是他俩却不觉得别扭。巴僧阿爸摇摇头笑了，碎爷也摇摇头笑了，两位老人相对看了一眼，又摇摇头。我知道两家人互相不通语言；阿迪亚和碎娃子是两家交流的纽带。

两个三岁小孩子突然和好了。狂笑着搂作一团，在明亮的草滩上抱着打滚，空旷无际的波马传响着他俩银铃一般的欢笑声。两位老人坐在自家的毡包和泥屋前，看得入了迷。

只有我静静地躺在两家之间的草地上，心里久久涌荡着难言的激动。这是我在波马度过的一个傍晚；波马在我这双还年轻的眼睛里，辉煌地终止了它的这一天。我静静地躺着，舍不得离开还带着体温的大地草原。我不再去遐想，我只是让身体吮吸着这徐徐传来的温暖，等待着波马的残昼一丝丝地从我身边抽尽。

1986. 5

中篇小说

·黄泥小屋
·海　　骥
·西省暗杀考
·锚开的花

黄泥小屋

无论是随上定远营那边沙漠里下来的骆驼，顺着黄河再穿过那片银灰的碱滩，最后瞄准了固原的青砖老城；或是踏上冻硬在洮河弯子上的白濛濛的冰桥，然后朝着岷山或是更远的碾伯大通；若是你偏离了平坦的官道，沿着旱裂的秃秃黄土峁子转绕起来，若是你走上了那一带受苦的庄稼穆斯林惯走的山缝小道，就再也望不上个青山绿水了。那些山道上的行人好像不喜欢宽宽硬硬的大路，他们总是绕着山边、顺着水边、贴着城边，躲开州府的喧嚣和人群的热闹，在那些烤得焦干的荒山缝里寻路走。慢慢地，只要一提起这“三边”，有些老年人就会抬起头来，扬起眼眉，现出一种半像猜疑半像知底的神色来。哦，往那达——那些老人指点着一片黄黄的连山。那是回回们走的道么，走那达就对啦。说罢，他们就垂下了眼皮。

于是，骆驼蹄子走肿了，耸着的驼峰干瘪了，搭在肩头上的绒线马褡子磨烂了，脸皮和眼角变得糙硬了。鼻孔里头塞堵着黄土尘灰，手上臂上不知怎么划着横竖的血口子，甩掉穿烂了的鞋，两只脚从脚脖脖到小趾头都结上了硬硬的鳞甲。

那条石渣渣、黄胶泥的小路呢，还远远地朝着荒山深处慢慢伸着。

若是在山风呼啸的冬三月，顺着这种“三边”道，人渐渐就给遮天漫地的沙子风打晕了。脸上冻起了脓泡，颧骨上结了两块紫红的硬痂，人变得软了，没有谁再自吹是好汉硬种了。土崖崖边上见着个坑坎，一骨碌蹲进去，再也不敢把头伸进上面嗷嗷吼的风里。可是蹲着蹲着又害了怕：黄沙土一阵阵地给风裹着砸下来，半截身子已经给沙埋啦。那时人心就慌了。自打从定远营、从包头旅栈、从兰州城关出来，人心第一次慌了。

那时人会急急地蹦起来，下死力拉扯骆驼。骆驼呜呜哭着，赖在崖坎坎里不起身。后来鼻绳拉豁了骆驼鼻子，黄蒙蒙灰漫漫的世界里看见了殷红的血。人挣出他壮汉的力气，爬上崖坎，想找个什么。找什么呢？村庄还是客店？他自己也不知道。四下里只有狂暴的飓风在掠劫着飞奔，只有一阵模糊一阵清晰的那绵绵茫茫的黄山头。那黄山头起伏不断，一伏一荡，在这旅人

的四面包围着、驾着狂风剧烈摇晃，像是一派黄浊的、突然间活了的怒海。

到了这种时候，人心就失去了掩护。原来被冻僵的肌骨护住的那颗咚咚跳的心，此刻猛地灌进了寒冷。人害怕了。他迷了路，失了道，驼鼻子豁了，他只剩下两条冻伤的细腿，他把眼一下子睁圆了。而视界里那黄浊的海却翻腾得更凶了，好像在喊叫着说自己是个海。不是片老实巴交的秃黄山，是片暗隐了真相的海哪。风刹那间刮得沉重起来，不再嗷嗷地叫，而是挟着可怕的震动轰轰地摇撼。天变成了一匹灰黄的薄布，被那风残忍地撕着抖着；地不见了，只剩下这么个崖坎坎。这个可怜的崖坎子像个遭了兵灾的孤老婆子，吓得打着颤，不管不顾地把自己的东西全抛了出去：把枯干的草根，把羊子屙下的粪球，把碎石砾子和一层层沙土都朝那暴风抛去。

——这样的暴风在西北可并不稀罕。这样的暴风也许能刮上整整七天。在这样的风里蹲缩着又冻又饿，也许第三、四天早上骆驼就死了。

人发现骆驼死了时，那骆驼已经冻得铁硬。他像疯子一般跳了起来，顺着风开始混跑。天快黑的时候，他摔倒在一个坑坑里，他不愿意再爬起来了。

这时刻才是人垮掉的时刻。那汉子破天荒地哭开了，哭得又丑又难听。好像他在包头街上常给人称做硬汉呢，在定远营那巴掌大的小镇上他敢作敢为，专门跟那儿的恶人寻衅打架。到上路前为止，他这辈子深深浅浅地交往过六七个女人，那几个女人虽然都没能跟他好到底，但却异口同声地都说他是个好人。他是个身高膀圆的关西汉子，浓眉俊目，一表人材。从黄河码头牵下骆驼的时候，同船的伙伴都劝他等几天结伴走。人们都喜欢他。可是他受不了码头小店里那无聊的日子，他又暗暗想在众人面前露一手：他喜欢独自一人昂首挺胸踏上险道、而众人在背后啧啧羡慕时的那股子滋味。后来，踏上了荒凉的“三边”道以后，他还是争强好胜，手上蹭破了皮从不包扎，非等着自己的血也服了输、结了疤、再落下来。而此刻——他全完了。

他捂住脸哭着，颊上的泪道道里掺着沙粒，抹一把粗碜碜的。头上那恶风怪吼着，吞没了天上的太阳。沙粒痛痛地打在脸上眼里，他什么也看不清了。他只觉得荒山变成了滚滚的黄浪头，正涌动着朝他逼近。沙土已经埋住了双腿，心正迅速地变得冰凉。他明白自己的日子就要走到尽头了。他渐渐止住了哭，紧缩着身子静静等着。八十老母——他突然想起家里那孤单凄苦的娘来；可是他觉得这份心思已经没有谁答理了。就像说书先生说的李鬼见了李逵时，叨叨的那个八十老母一样，没有谁信李鬼的。

在大西北的冬三月，在狂风扫荡的荒僻小道上，人很可能遇上这么一个结局。心气愈硬的人就愈是这个结局。

可是——

只要你避开大道，哪怕是偶然串到那种“三边”上看看，你就会发现：那些小道上仍然是旅人如线，不断如缕。在茫茫荡荡的黄土山地，在密密的沟壑梁峁之间，在纷扬的大雪和疯魔的狂风中，在爆烤般的夏日酷暑和冻硬的阴沉长冬，总是能够看见一些头戴白布帽的人，他们沉默着，在那些小道上一步一陷，他们远远地避开喧嚣的世界，走得匆匆忙忙。

理解这片天地可不是易事。可是愈是理解得多的人，愈是饱经忧患、深富同情、识宽见广的人，就愈会觉得弄不明白。他们注视着那些旅人，注视着他们破旧的汗褂和污脏的白布帽，一直望到那匆匆的背影被那片起伏连绵的黄色群山淹没。

为什么呢？人们想，那些匆匆的旅人究竟要走到哪里去呢？一代代的，他们求的究竟是个什么呢？

第 一 章

一

窝棚算是搭好了。歪歪地立在山坡上，罩着黑糊糊的破席顶。只可惜了那根铁立柱，苏尕三坐在一块石头上，望着眼前刚盖起的黑窝棚想。两根立柱里，有一根铁的听说是东家家门的顶门杠，老阿訇讲那是东家在兰州城寻了铁匠打下的。却配不上一根直挺的横梁；寻了半扇山，只寻上一棵弯弯的杏树砍了来。苏尕三心里挺惋惜那根黑沉闪亮的铁立柱。虽是窝棚，盖成个歪斜顶子，心里不舒坦呢。他想着立起身来，瞟瞟通到山脚庄子的小路。不管怎么，窝棚算是盖起来啦，一秋就靠着它躲个风寒呢，歪斜就歪斜 吧，也不是自家的屋。

苏尕三想着心里就沉重起来。他赶忙不再费神想这座黑棚子的事，转身朝丁拐子走过去。刚才扛着那截弯弯木回来的时候，脊梁上的汗浸湿了烂棉袄里子。他爬上山坡，放下杏树杈时，弯弯的树杈在山石上弹了一下，砸在他的脚上。可是丁拐子明明看得真真的，却凑过来说脏话：咦，裤裤上淌出血来啦，不是哪达闺女——苏尕三只要一看见丁拐子那张脸就冒火。他这些天里就想着揍揍丁拐子那张丑脸。可得忍着呢，他警告地在心里说，可不能和这拐拐子再结仇。他觉得心里一直咚咚地跳，今日里见着那女子以后，他心里就一直跳得没了章程。他知道，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后来他咬紧了牙，抡起伤腿把那木头踢了个滚，正巧砸在丁拐子腚沟子上。丁拐子扬着高声骂道我日你哥，可是他看透了丁拐子不敢真的和他动气。

后来立柱上梁盖窝棚时，他也留着心，没有再寻丁拐子的事。

苏尕三慢慢走了几步，走上这扇坡的顶脊上，弯下腰撮起一把土，撒在小腿背和赤脚上的伤口。

看这荒山，焦干焦干的。空空背了个月亮山的好名。丁拐子是个癞蛤蟆，是个黑天白日涎着脸的色鬼，可是我不能再和丁拐子结仇，不能为那女子和丁拐子结仇。这月亮山前襟后坳可见不上一丝清润，一眼不见边的，喏，到处都是黄秃秃的山坨子。皱皱巴巴，黄土石头，朝那边再走三年也都是这焦干干的山坨子。漫山栽着洋芋，站在这搭才看出东家有心计。说是洋芋尽着肚子吃，可是这沟沟坡坡栽了多少洋芋呢？舍了铁门杠，急急地催着在山上搭窝棚，这就看出东家的心计。这东家，他生个啥脸面呢？连老阿訇也说没见过他。谁也没有见过他，可是他却谁都知道。五个人里，一老一小一拐子，只韩二个和我两个有些气力。铁门杠舍了当柱子，赶上五个短工上山住窝棚，能说那东家缺心计么？

站在山坡顶上，一眼眺望出去，火毒的太阳下面的山影白茫茫的，像片白花花闪烁的凝固的浪头。苏尕三又抓了把滚烫的干黄土捂在腿伤上，远远地望着月亮山的层层山峦。这么立在坡顶上望着那山，一阵阵工夫眼睛就疼了。听说绕过月亮山，往西走几天就能见着树林子，那边的庄户里有干净的井。老阿訇就是这么告诉他的，老阿訇说那边不吃沤臭的窖水，那边家家都打一口清冽冽的井。可是苏尕三出来已经三年了，他已经不信那些编传了。到处都一样，哪搭也是没边没沿的黄山包包。雨水冲下来，冲毁了山形，黄山包包里添了些深深裂开的沟壑伤口，然后雨水就消失了，无影无踪了。哪搭有那清清的水井呢，苏尕三想，哪搭有呢。

老阿訇和韩二个两人收拾了窝棚里的杂物，从黑席帘下钻了出来，走进明晃晃的太阳地里。老阿訇一面扶正头上的白帽帽，一面吆喝："搬铺盖吧。"苏尕三冷冷瞥见丁拐拐子挟着一条黑牦牛毛毡，往棚子凑，就大步下了坡顶。他用膀子抗了拐子一下子。那条黑毛毡摔在地上，噗地溅起一股黄尘。丁拐子斜着瞟了他一眼，嗓子里咕噜噜地响了一声。

这拐子腿是个坏孙，精得很。看他这阵子不出声了，也不再喷粪般地说那些脏话了。就是要给你个硬膀子看看。住进这个黑棚棚以后，咱们这刨洋芋的营生就算开了头啦，一搭在黄土坡上刨饭食，你不要逼着我跟你结仇。那女子是个苦命丫头，相跟着个瞎眼的阿奶，守着一口水窖过日子。你拐拐腿不是不知道她的一边还立着个我。给你一膀子就为着叫你记着这个。苏尕哥直直腰，不理睬丁拐子的目光，朝着老阿訇吼起来："阿訇，你先睡下！"

老阿訇慢腾腾地进去了，在窝棚角铺开了铺盖。苏尕三又瞟一眼丁拐子，

就把自家的千块皮烂光板皮袄摔在老阿訇身边。“我占这搭，”他大声说道。丁拐子这时候精得很，赶忙把黑毛毡甩到另一个角落，“能行，能行哪，让着你，老子睡这搭。老子就在这搭啦。哼，睡哪搭也是搂个拐腿……”苏尕三瞪了他一眼，于是瘸腿不情愿地咽回了后半句花花话。

韩二个不言不语地提过一团烂棉絮，先商议般地看了看才三尺高的贼娃了。贼娃子今年十五，可是已经离家十年了，浪得本事大得很。看见韩二个虎熊般的大汉对他这么仁义，连忙一甩手，准准地把一个讨食使的白布口袋仍在丁拐子的黑毡旁边。

剩下当着门的中间还空着一块迎风的空地。韩二个小心地把棉絮团子在那空地上摆好，抖开一张包袱皮，匀匀地罩住那床棉絮。收整好了，韩二个转过身来，摸出黄烟和铁锅子，开始吸烟。

老阿訇看见烟冒了起来，就起身出了窝棚。苏尕三也钻出窝棚，他知道老阿訇严守着教门的规矩，吃洋芋还一天五遍地做乃玛子，眼里见不得烟酒。他出了黑窝棚，踏进明晃晃的太阳地里，秋季里毒烫的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皮。丁拐子、韩二个，还有瘦得像只猫的贼娃子也跟着出来了，站进了太阳烤着的黄土坡上。真他妈的不懂事——他心里骂了韩二个一句。韩二个的大簸箕手里攥住的锈铁锅子还在冒着一缕青烟。可是搭窝棚还是靠着韩二个的憨厚。丁拐子腿不中用，一见了使力气的时刻，就闪到一边，只会使使嘴功，拚命地把嗓门吼得天高。贼娃子浑身灵便，又扶柱又扯席，精脚片子还踢拨着黄泥巴给韩二个喂锨；可是那娃太细嫩了。这黑窝棚，苏尕三想道，还是靠着老阿訇的解数和韩二个的力气搭起来的。我今日出力不多呢，腿脚都给弯树砸伤啦。

五个庄稼人立在山坡上，微微喘吁着，打量着这歪斜的黑席窝棚。微风顺着一道道秃山头的连线飕飕吹过来，烂袄里子上的汗湿变得冰凉。五个人立在干裂了皮的坡上，窝棚就孤零零地卧在眼前。他们望着这座黑糊糊的席棚子，不知怎么都沉默了。

一秋就靠它躲个风寒啦。山里川里，除了黄土就是石头，就这个孤零零的黑棚棚能算是个藏身处。满世界都是滚滚的黄山头，满坡的黄土下面都是长壮了的洋芋。只有这黑窝棚是自家的。苏尕三望着窝棚，发觉自己的心原来一直空空地吊悬着，这阵才慢慢地落下来。落下来，沉下来，终于稳当了。他长长地吁了口气。

二十岁啦，离了家门也整整三年啦。今日里才头一次觉出个安稳。这黑棚棚搭得歪歪趴趴的，枕靠着四野里的荒山秃岭。满世界光芒闪闪的毒日头里就它算个藏躲，曳着一片暗暗的荫凉。看着它，心里安稳了，心归了巢。走

这搭刨洋芋是对了，将军台那庄子不是咱蹲的地方。记得刚进将军台那晚，一阵阵觉得又凄惶又心跳。两棵大黑杨丫丫杈杈拧扭着朝天上钻，像是……那两股黑烟。那两股一团团旋着转朝天上滚冒的、浓浓稠稠的黑烟哪。苏尕三想着，心猛然抽搐着跳了起来。若在那个庄蹲下一准出来。这达僻远，这黑窝棚搭得也牢实。可是蹲在这搭也说不准要出事——你可不能再惹出事来。苏尕三暗暗用指甲剜着掌心，手疼得微微颤了。第一要防住这拐子腿，不能因为那女子惹得拐子跳了墙。可是也不能叫这瘸蛤蟆耍了那女子，那女子心多好呐。

想起那个女子，苏尕三的心乱了。他伸出粗大的精脚丫丫，把一块干土疙瘩踩成粉面，又用大脚趾头拨过一块，再细细踩成粉面。他知道那个穿着烂花袄的女子这阵正围着灶台转呢，灶上烧着一大锅苞米糊糊汤。隔着濛濛的水汽。那女子灰毡毡般的蓬头发有些潮湿了。脸蛋上的灰垢也不见了，给水汽熏得通红。苏尕三想了想，就抬起赤脚朝一旁的坡顶走去。

远近都是黄土山包。一直到天边那滚滚起伏的连线，四野里只有这数不清望不尽的荒凉的黄土山。忍住泪，跺跺脚，背着那两股柱子般立起的黑浓烟，离乡弃井已经三年了。三年里走在这干旱的黄土山里，脸皮裂了，骨架粗了。心里也像灌上了黄土，沉重又堵闷。可是自从浪到这搭，自从那天在水窖旁边，那闺女紧紧靠着他坐了一阵以后，他觉得心里的黄土化开了。有时候心里还酸酸的哩，他费劲地想着。那股酸酸的滋味进了骨头，刺得全身手脚都酸酸的。你是怎啦，你在胡想个甚呢？他忍不住拚劲骂着自己。

十七岁惹了那桩事，他在这黄土山里已经走了三年。三年里他更知道那桩事有多大，他知道自己此世卸不下那事了。这是场罪孽呐，背着它打发日子吧。三年里，顺着走不完的黄山包包，他已经觉出自己老了。不是身板和肉腱子，其实满身的肉腱子还像是刚刚苏醒，渴渴地盼着什么。是心老了，心上扛着那重重的罪孽，心里又灌满了这焦干的黄土，他觉得自己腔子里那颗心已经长茧起皱，心已经老了。再不敢拉扯进那丫头来，他想。拉扯进她来一准就毁了她。这罪债，这黄土，能一下子埋了那软心肠的闺女。不能惹丁拐子结仇，他暗暗地下着一个狠心。也不能拉扯那闺女，你记住你个人的事。苏尕三突然觉得心情舒畅了些，他直起腰杆，朝远处的山峦望去。记住寻上这个黑窝棚不是易事，这棚棚又暖和又牢实，四下是满坡的洋芋。不能血上了头就忘了自家的事，不能再惹事啦。

他拿定了主意。此时太阳西偏了，眼前的层层道道的黄土山包显出了明暗，静静地伸展铺开着，一直在天尽头和白炽的太阳光里化成了一片。

二

这条小路趟得露出了石头芯。从山脚底下朝上，一个弯弯也不扭地就这么直楞楞地拔上坡顶。赤脚踏着道上的石头芯子，咯得硬又烫得疼，可这条扁担又满是疙瘩，隔着串了棉花套子的袄，压得个肩膀火辣辣地烧。

可是她走得很稳。在这山里长大，她早惯了。圆滚滚的腰一弹一绷，提着碎步子平平匀匀地往上升。山里这阵空荡荡的，只有日头悄悄地在上头烤着，四下里这么寂静，挑担走上一程，人心就随着碎碎的步子，显得踏实了。两头桶里热热地散着白汽，逗得黑狗雄赳赳地围着跳跃。这黑狗生得像个牛犊，漆黑的毛皮当心长着一绺白毛，两只茶叶色的眼又虎势又实在。她小心地把精赤的脚片片顺次踏上山石，巧巧地移着步子，一面瞟着黑狗心里难受起来。

东家昨黑夜里隔着门扇闹了半夜。后来她一直哭，哭到天明时哭哑了嗓，只顾着使劲搂住这条黑狗。若是没有黑狗吼着，那门扇一准给破开了。有这么残忍的人么？瞎阿奶哭着嚎着求他他都不睬，下了狠命破那门扇。尕苏哥，那黑夜你蹲在哪搭呢？若是那门扇真的破开了，若是那薄板子门扇——她突然间浑身一震，从肩头朝下袭过一阵冰凉。尕苏哥，我今日可不能不言语呢，我今日可要真真地跟你说呢，东家昨黑夜里吼着闹，他说，他说你是——

两头的桶都剧烈地晃了起来。稀稀的苞米糊汤溅了出来，溅在一旁的干黄土上，噗噗的响，两颗咸咸的泪也憋不住地涌出了眼。她止住脚步，朝天伸直了脖颈，使尽力气忍住心里的翻腾，忍憋得她喘出了声。天光明得耀眼，亮闪闪的光射得人一阵发晕，好在四下里静静的荒山还是那么一动不动，深黄的坡上涂着阳光，山皱里一片黝黑。山在远处牢牢地蹲踞着，连成高高低低的一片。她挑着担，立在那条陡陡的上山道上，停了好一阵，黑狗跑到前头坡顶上以后，回过头来也卧下了。她和黑狗就远远地对望着，隔着条直直地伸在山腰上的石芯子路。静静地停了一阵，她安静下来了。

她低低垂着眼皮，又踩出那匀匀的步点。身上的棉袄洗得补得失了花色，连成片的补丁灰灰蓝蓝。这袄还是阿奶年轻时辰穿下的，不知穿披了多少年了。一想到快要见着尕苏哥，她就觉得为这烂袄臊得慌。精着脚，风里土里把发辫子弄得像片脏毡毡，谁家的尕哥哥见着能喜欢呢。可是长到十八岁，守着一窖水一间窑，还有一个瞎了眼的老阿奶。日子过得就靠条黑狗叫唤着长些生气，又能指望什么呢。从小破衣烂衩围着灶台长大，所以她也从小一个人躲在灶台的黑影里，垂着眼皮悄悄蹲着。以为遇上尕苏哥像是有了指望了；可是尕苏哥说了：他们厌烦露着头发的妇人！……她想着心里又漾上难过来。

她知道尕苏哥他们山上一搭五个人都是回民，那边的教门不兴女人露着头发。可是……可是走哪搭讨唤块手巾蒙蒙头呢，家里除了一张席一口锅，就数这件袄还算个物件啦。她不觉得又落下两颗泪。

踏上一个坡坎时，不知怎地一使劲，腋窝下面嗤的响了一声。她一惊，慌忙止住步，卸了担，扭身一看：腰身里裂开了一道口子，露出了里头的肉。她臊得心噔噔狂跳起来，前襟拔下根针，手指却抖战着穿不上个线线。死鬼呐，死鬼呐，怎么就对不上个针鼻呢！黑狗！这狗硬是不要张狗脸么，你若敢舐那桶糊糊汤，看我不——穿上啦。缝呀，快缝呀，山上五个男人直着眼看着呢……死鬼，你快缝哪！

那根针总算是牵着线走开了。她换出手来抹了抹头上的汗。这时才臊羞得脸红起来，先是颊上火烫烫地，接着脖颈上也火烫起来。若是给山上那拐子腿看见，真不知他要说此什么脏话呢，她深深地喘了一口气，针走得快了起来。这一阵缝得顺手啦，她又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就像前天给尕苏哥缝袄那阵一样。那天我缝得多快呀，那天缝得才巧呢。可惜就是说不出一句话。你问我怎死活不说话么？我从小就不会说话呀。想起来多羞人，给个男人缝过袄，送过煮熟的鸡蛋——她突然停住针，揭开一个桶盖子。嗯，这鸡蛋好好的呢——可是呢，就是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嗯呀啊的，点点头，低下眼，再就是羞得脖子发烧，可是没说过一句话呢。

她立起身来，挑起两只沉甸甸的桶。头几步她小心地扶住桶绳，护住苞米汤不洒出来。强壮的黑狗在阳光里闪着漆般的亮，昂着头又跑了起来，后爪子扒起一股股细细的黄烟。

走匀了步子以后，肩头和心里又渐渐轻松起来。精脚挑担对女儿家当然是个苦事，她想，可是这么走着人心里还是觉得喜欢。何况前头高高的坡顶上，那高高的洋芋地里有她的尕哥哥呢，念叨着他挑重爬山，只觉得四周的黄土山就动起来了：近处这些红黑焦黄的山峁子山坡坡落了下去，远处天边那些黄里透蓝的山连线轻轻飘飘地升了起来。把碎步走得匀匀地，让圆木扁担吱吱地叫唤起来，心里有多喜欢呐。她知道自己挑担走得好，她得意自己这碎碎柔柔地走法。前桶里洋芋只晃不滚，后桶里苞米糊汤滴水不漏。昨日里挑担上来送饭时，她看见尕苏哥满眼都是称赞的神采。那时她紧紧地垂下了脸，可是心里快活得想笑——她自己也知道，尽管穿着这件烂花袄，尽管没块干净手巾遮遮脏得擀毡的灰头发；可是挑起担子走开步点，自己还是显得好看了。

眼看着就靠近了坡顶。隔着砂石挡开的几步路，她已经看见了对面遥远的连山。那山影黄里透蓝，在天尽头卧得那么静寂。她想，那山影就像是一

道山的浪头停到了郑搭，在那个尽头处寻上了个歇息似地，静得让人心疼。

不多一阵，她上到了坡顶。

她一面默默地打量着新搭成的窝棚，一面悄悄地把一个煮鸡蛋掖进袄襟里。

她把饭担子卸下，先给老阿訇欠了欠身。老阿訇正跪在土地上，面对着西斜的太阳念叨着什么。隔教的事她一个丫头不敢问，只是怔怔地望着老阿訇的背影。

“尕妹妹，昨天黑夜睡得可美？”她耳边突然响起一个尖尖的嗓音。她吓得双脚一跳，碰倒了扁担。“没把你个拐子阿哥想上一阵？”丁拐子笑嘻嘻凑了过来，两只眼光溜溜地盯着她。她的心又开始紧张地跳蹦起来，愈跳愈急，像是要把她拉扯到一个黑黑的深坑里去。丁拐子又捏起两个熟洋芋，捏捏就弄下皮来：“不吃上两个洋芋么？”她吓得朝后退着。丁拐子色迷迷地盯着她，顺手把洋芋皮喂给了黑狗，一手摸索着黑狗的头，一手把洋芋塞进嘴里。

老阿訇和韩二个走近过来。韩二个拿起汤勺，开始给众人盛苞米汤。老阿訇微微摇着头，白胡须颤颤地，吹着碗里的热气。她赶快站到了这两个人身边，蹲下接过韩二个的汤勺。

只有贼娃子还躺在窝棚里。她最嫌的就是贼娃子，一丁点大的个尕娃娃，躺得倒像个阿爷。看他那个躺相，就像这顿饭没有他的份一般。她抓了几个洋芋抛过去，于是贼娃子也吃开了。

就着黑窝棚遮出的一片荫凉，四个人都吃开了。荫凉旁边的日头地和四外的山坡一样，都给旱秋的骄阳照得一片明亮。人歇息在阴影处，就不愿再望那日头地了，那里连空气都是白晃晃的，刺得人眼胀疼。只有黑狗直直地坐在阳光里，等着丁拐子喂它洋芋皮。

老阿訇抬起一双浑浊的眼来：“唤唤苏尕子，他在坡顶上蹲着呢。”

丁拐子挤挤眼，甩给黑狗半个洋芋：“快去呀，他那搭背静！”

贼娃子突然操着外乡口音，举起一个洋芋喊叫起来：“土豆，这叫土豆子！”然后一口吞掉。

只有韩二个默默地吃着。他吃洋芋也是一口吞一个，黑脸膛上冒着大粒的汗珠。

她使劲垂着头。灰毡般的头发遮住了额头和眼眉。立了一阵，她趁着众人喝汤的空，一拧身朝坡顶走去。

尕苏哥原来拣了块好地场。从这搭望出去，远近的连山有多宽敞哪。太阳的光亮斜斜地打在那山上，黄山脑一座座地明暗鲜明。尕苏哥就是贴着那山边边，从一条线一般细的小道上过来的。他没有蹲在将军台。他径直对着

自己长了十八年的这座三里庄走过来了。那天立在三里村头的窖边边上，她看见尕苏哥正径直走了过来。他甩开大步，露出黑红的胸脯，走得那么畅快。若是相跟上你，寻上条悄悄的小道，从这个三里村走出去，该多好呢。若是紧紧跟上你苏尕哥，就再不担惊受怕了。我一准碎步跑得美美的。行李担子我给担上，落不到你男人的背后。若是落在你背后也美，我就一头挑担走着，一头真真地把你看个够。尕苏哥……可真是个俊汉呢。她想着又羞红了脸，赶忙又看了看刚才缝上的袄腰。缝得丑，可是总算缝上啦，她轻轻地松了口气。

苏尕三正愣呆呆地瞄着远处什么张望。她慢慢走到苏尕三身边，突然间，一阵阴森森的恐怖猛地抓住了她。她身子摇晃起来，牙齿上下打起战来。

快开口呀，快给他说！死鬼——不敢就顾个脸红啦，“尕苏哥——”她费劲地说出了声，心里立时紧锣大鼓地乱成了一片。

苏尕三还在出神。半晌才扭过脖颈来，认清了是她。想了一阵，苏尕三问道：“咦，刚才你唤我个甚了？”

她紧张得两只眼里憋出了泪，两排牙嗒嗒地碰撞着。头晕了，眼前昏暗起来，坡顶右手的一座山腿子粗粗横横地逼近过来，那山腿上的石头裂沟像黑糊糊的深洞。说呀，说呀，你倒是快说呀——我舍出来了，舍出来了！她忍不住了，泪水哗哗地涌流出来。

“东家昨黑夜——”她扭过脸不看那座黑黑的山腿，“昨黑夜他说——”她拚尽力气压着身上那哆嗦，可是昨夜的情景却冒了出来，她满耳朵都是那震响的砸门声，还有东家凶残的怒吼。

“东家？昨黑夜？”苏尕三奇怪地问。

“他说——他说——”她的耳朵已经给那门板的响声淹没了。隔着那扇乱跳着的薄门板板，她觉得外面立着一个看不见的恶魔。那恶魔的黑影就要撞破这片薄板子了。“他说——”

“说了甚？”苏尕三像是明白了。

“他说——你是杀下了人命的！”

她终于喊了出来，身子一下子瘫松了。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四外的群山，还有那半面山石嶙峋的山腿，此时又涂上了亮亮的阳光，慢慢地退了开去。

“尕苏哥……引上我，咱逃吧。”她轻声说。

苏尕三默默地转过头去，望着远处的连山。

“东家可残呢，引上我，寻活路去啊。”

她渐渐地恢复了平静。总算把这些个要紧的话都说出来啦。她像是有一丝难过，以后她又该不言不语，又该哑巴般不敢做声啦。尕苏哥厌烦她不言

不语；也厌烦她不像人家回回女人那样蒙上头发；可是她，寻不上块干净手巾，又从小讲不出句整话来。她突然想起那个煮鸡蛋，心里一喜。

袄襟摸了个遍，可是那煮鸡蛋不见了。

苏尕三一句话也没有说，只顾盯着远处的黄山头。她摸不清自己这尕苏哥的心思。那煮熟的鸡蛋光光滑滑的，可是寻不见了。拚上个闺女的脸皮把话说出来了，可是当阿哥的却不理睬她。主家那么残，他今黑夜一准又来，主家要毁了我哪。她想起黑狗来，挑担子上来时，一路上想着尕苏哥没觉出个怕；可是过一阵下山时，就只剩条黑狗能护着我啦。她觉得一颗心浸泡在一片悲哀里，就像这漫漫相连的秃山脑浸泡在毒日头的光芒里一样。

可是苏尕三还是只顾着独自出神，盯着远处的黄里透蓝的山连线。她也忘了下面的窝棚和扁担家什，只顾呆呆地坐在苏尕三身边，直愣愣地盯着男人壮实的侧影。

三

丁拐子和瘦小的贼娃子很快就发现了，他俩搭伴在一起好干活。吃罢了饭，众人都来到地里刨洋芋的时候，丁拐子抡上锄镢，先喊叫一阵再胡乱抡它一下子。刨深刨 浅他睬也不睬，惹逗得贼娃子汗水淋漓地跟着跑，又拾又刨。

“贼娃子，你当真浪遍了三个省么？”丁拐子翘起脚尖，指点着一块没刨到的地，懒洋洋地问道。“你若是当真浪遍了三省四省，怎不见你引上一个女人回来呢。你尕娃子这点年纪就学会吹牛啦。”那个尕娃子这阵怕是正干得美呢。瞧那坡顶上静得听不见动静。这狗日的，这阵正死死搂定那闺女啃呢，也不怕日头晒得毒。这日头可真是毒，洋芋出了土就晒得半熟啦。苏尕三一准也是给晒得来了火。奶奶的，谁给我拐爷消消这火呢？他用手指头挑起扣在头上的毡帽，瞄了瞄太阳。那太阳是白的，模糊地洒着烫眼的闪亮，烧得连边棱都熔化了。

“你若是说你五岁头上就出来浪世界，没哪个鬼日的信你。可你若说你贼娃子偷遍了这些水边边山边边，我拐爷倒是一百个信。老实说吧娃，刚才那闺女挑担上来，你偷了她些甚？说呀！你当我拐子腿就连眼也看不真么，我见你尕娃隐隐坐在那窝棚角里，就知道你那偷病要犯。你立定了做甚？刨呀，刨着说你偷了那圆腰杆的闺女些甚？”丁拐子气汹汹喊着。

贼娃子给这油滑的汉子吓住了。他捉紧比自己还高的镢柄，一下子一下子地刨了起来。沾满黄土的肥洋芋一串串跳出地面，翻躺在土垅上。贼娃子捞起一个洋芋，避开丁拐子灼灼的小眼睛。多壮实的洋芋，胖胖的像个白馍。

它若是个馍呀，我立时就把它吞了。心里饿得发慌，这拐子腿还来胡缠。白面馍也是这么个大小，可白面馍俊得多啦。哼，你偏偏不当个白馍馍？你偏惹我肚里的饥火？你偏不让我啃了吞了么？哼，你忝东西就算变成个馍也变不成个鸡蛋。鸡蛋比白面馍馍还俊呢。呀，这肚里饿得像是起火啦，肠子要饿断啦。我偷了 那女子些甚？你个瞎拐拐腿当然看不见。我摸了她一个嫩嫩的大鸡蛋。那蛋可真俊呢，就是没觉出滋味就跳下肚子。摸了个蛋吃反倒饿得慌。刚吃了苞米糊糊和煮洋芋，又摸了个蛋吞上，他奶奶的反倒饿得紧了。谁没浪过四个省？老子今年十五，阿爷活着时相跟着阿爷，阿爷说我五岁出的门，那不就整整浪了十年么。十年偷遍了山边边水边边，凡有回回的地方，老子全把它偷遍啦。饿得慌么，不偷又干甚呢。我这肚里一准是有条饥虫，不然怎么一天就想着个饿呢。偷，还得偷，下头三里庄子里住着东家，偷东家的白馍馍去。东家一准蒸白面馍吃呢，今夜晚我就去。贼娃子甩掉洋芋，又高高地举起镢头。他想蹭着躲开丁拐子，就斜斜地朝韩二个那边一镢一镢地靠过去。他饿得心烦，实在不想答理丁拐子了。

丁拐子察觉到了。他巧巧地拖着残腿一蹦，挡住了小贼娃子的去向，风车般抡起镢来，一连刨了十几下。“拾。弯下腰拾。你这个贼，”他命令道，“快快地拾，你忝忝的贼娃子心还鬼得很，甩了老拐爷去干甚？放开手偷去吗？”他发出一股蛮劲，呼呼地使着镢又长长地刨开一垅。“拾。拾了刨。忝——贼娃娃，”他得意地又挑挑毡帽。山坡这边只见韩二个独自刨着，山坡那边却静静悄悄的。坡顶上这阵可美得很啦，狗日的苏忝三。浪到这荒山窝窝才几天，就把个水嫩嫩的闺女啃上了。老子怎地就那么命苦呢；那闺女其实生得还赶不上那黄脸寡妇。头发乱蓬蓬的一堆草，袄子红不红蓝不蓝。可就这么个丑闺女还撇着嘴，瞟也不瞟咱一眼。命就是苦，命里就是一片黄土，没有个色。“狗日的你个贼娃子快些刨哇！”他怒吼了一嗓。那时节拚上心劲卖房卖地，全赌上了，才娶来那个要饭讨食的黄脸寡妇。洞房——妈的洞窑！——窑洞里刚钻进她的被窝窝里一阵子，丁大善人就进来啦。我日你十八辈祖奶，你丁大善人再晚进来一阵阵我也认你是善人哪！……丁拐子恶狠狠地咒着，气得肚子鼓胀。他熬到四十那年，跺跺脚卖家娶亲，食色赌在了个色字上。可是丁大善人领着一伙恶汉，在洞房里当着那黄脸的寡妇新娘的面，打断了他的一条腿。

丁拐子又瞟瞟山脊那边，西斜的太阳霎时刺疼了他的眼。到处都是这焦干焦干的黄山包子，到处见不上块滋润土。狗日的这片焦干荒山，活脱像个缺少妇人的日子！拖着根废腿，顺着一条条干沟，打短工，当寺师傅，他哪搭也蹲不住。那时节睡野地，睡清真寺，十天半月他一准甩腿走。心里急得

像火烧，总觉得这世界还欠他一个媳妇。后来为块凉冰冰的煮洋芋也得出汗出血了，他才总算明白了最要紧的事还不是妇人。只是他天生的有眼力：隔着那件烂袄和那头灰蒙蒙的头发，他一眼就看出这送饭的闺女是个好吃的熟果子。一想这个他又忍不住了。

“你个贼娃了！你说，”他用劲地搕了贼娃子一镢把，“你偷的时辰，摸了那闺女没？说哇，你是咋么个掀她那花袄的？”他两眼瞪得滚圆。

贼娃子怕了。他一咬牙撞开丁拐子的镢把。绊着垅沟逃到韩二个的身旁。

韩二个独自在专心专意地刨着洋芋。

韩二个四十多岁，身子五大三粗，紫脸膛上满是络腮胡子。他刨得又准又沉。一团团连着须须的洋芋串沾泥挂土，活泼地跳出了地面。他不用弯腰。两条粗胳臂一抡，一串洋芋就随着跳出地皮；一只骨棱棱的大脚再一踢趾头，洋芋就滚到了土垅外面。他不思不想，干得滋味十足。他身子后面刨翻的土垅上，滚涌着新鲜潮润的黄土，微微地散着一股湿气，像是刚刚苏醒的活物。

韩二个稳稳重重地端着架势，不喘气也不吭声。他心里实实满满的，心里那分量正巧跟手上的镢头一样。他的镢头又笨又厚，刃子磨得短而光亮。他刨洋芋简直赛过女人使针，刨 开的垅子笔直匀溜，一分不差地排着齐刷刷的洋芋窝。土垅上新土突然翻起着，又慢慢软陷下去，亲热地拥挤着成串的大洋芋。刨到坡头，他转过身打算把洋芋堆起来，却看见贼娃子正紧贴着他立着，手里握着他的烟荷包。贼娃子把烟荷包递过来。他赶忙接过又掖进袄里。他见贼娃子已经把洋芋堆得山高，就扭身又攥住了光滑的镢把子。沉重的铁镢头高高扬了起来，韩二个满心欢喜，他没有去想自己的荷 包怎么给贼娃子抓在手里。他轻轻地一运劲，镢头闪电般落了下来。镢刃切进黄土皮时他又微微抖了抖腕 ，随即他就看见一串子憨憨傻傻的洋芋拱出了土皮。

烈日靠上了西边的连山，可是那光芒还是一样的炽烫。好像毒日头睡歇以前还要狠狠折磨一阵这荒山一样。韩二个安静地刨着，使着镢和手脚，一条条新垅沟划裂开焦旱的黄山坡，迎着烈日鼓动着那深黄的浊浪。四周的山峦上面浮起了一层抖闪着的蜃气，颤颤抖抖的，遮晃得那些山都模糊了。韩二个披着袄，心平气和地抡着锄镢。他不觉得累乏，也不觉得干渴。他听见贼娃子在耳朵边说了些什么，可是他听见时已经又忘掉了。他只觉得心里满溢着喜欢。他喜欢洋芋；喜欢起伏不平的山坡地；喜欢在太阳烤晒下的荒山头上，有板有眼地使镢头。

土黄的群山静静立着，一层层地排向远处。山里静下来了，虫鸟草叶都停住不动。坡地的那一头，一条微微陷下的坳地里立着他们的黑窝棚，歪歪

地卧定在凹处，忍受着傍晚斜阳最后的烤晒。

韩二个背后的洋芋愈堆愈高了。

四

老阿訇把青布袍角撩起来，掖在腰带上，慢吞吞地跟在苏尕三身后拾洋芋。这个尕苏子刨洋芋也只仗着股心劲，镢把子抡得飕飕的带着风，溅起的土块高高地朝半天空飞呢。这娃，病入了心了。他扶住头上的白布帽，眯着老眼躲着那乱飞的土块，等着苏尕三把一股子野劲使尽了，才缓缓地弯下腰，把挂着湿土的洋芋串串拣起来，捧着堆在一处。

这一天呀，日头烧得怕是熔化了。烤得满山起了烟，烤得这空荡荡的野山里一片死寂。是那个火狱的征兆么？经书上处处讲到火狱。老阿訇慢慢运着洋芋，心里不住地思前想后。隔着窄窄一道山脊梁，刚才他像是听见丁拐子和贼娃子在吵闹，后来又悄没声息了。

青海的监牢没有铁门铁锁。土坯墙上撒上几泡尿，挖个半夜就挖透了。挖开的墙洞洞里，蓝莹莹地嵌着一碎片黑夜。所以那土牢不是火狱。念了一辈子《古兰》，自从十岁在寺里当满拉，描下第一个阿里夫，我念了一辈子经文了。给多少娶亲的念过？给多少无常去了的人念过？干了多少次怀念亡人的尔麦里？数不清啦。蹲过的寺数不清啦，教出的满拉数不清啦，见过的血，流过的血也数不清啦。这尕苏子偏偏不听我的，这娃心里是有了病啦。从青海出来，手里没有一部河州印的大经，我数着这黄土的秃山包包，数着山里这皱纹一般的干河沟沟，又默念了多少年。我看见真主在经上划满了警号，你个二十岁的尕娃娃为甚就不信我的话呢？老阿訇擦了下汗，袖头上湿了一块，他喘吁着对苏尕三说道：

“停一阵吧，娃。累得不行呢。”

苏尕三解开汗褂，脱了个赤膊。汗水顺着他的胸上背上淌下来，冲开薄薄的黄尘，淌成些花花道子，这娃看着单薄，看着不像他处世那么硬壮呢。仗着个骨架架，没有几块粗实的腱子肉。山里人一眼就看得出：这娃还没有学会吃些洋芋野菜就长肉，你不该只顾养那股子心性，该学学韩二个。韩二个才真正算个山边边的回回汉子，饥着渴着也那么粗壮。老阿訇捶着腰，心里为苏尕三惋惜起来。看这娃，又犯了心病啦。我知道你在那远山影里寻的是个啥。你歇歇吧，望穿了眼也是枉然，你寻的那东西，真主没预备给你呢。

两个人又开始干活了。太阳快下山下，爆烤了一天的山里像是有了一丝凉气。苏尕三歇了一阵，此时把柄镢头舞得像个风车，土块和切断的洋芋茎蔓直直地朝半空飞去。

我看见那经上处处都是那个警号，我看见它的时辰，不光是眼睛烧疼了，连心里也疼呢。你说你小时也上寺当过两年满拉，也念过几天经文，那你就该知道，不能再犯那种心病。经上写着："你也要防备着火狱。"你记着呢么？火狱不单是官家的，真主说了，连你我这些教门里的人也得防备。想起青海的事，实在是太可笑啦，置不起铁栏子牢就是穷，穷官家就不该那么丢人地盖些土坯牢。官家不懂这些，因为官家惯会的是欺主辱人，他们的后人等着为他们耻得慌呢。尕娃，那不是要紧的事哩，要紧的不是你心里的冤屈，不是我的青海土牢。那些警号在一本经里闪着火亮，像一个又一个烧着的火星星。你听我的吧，别任着浅浅的心性，那警号使一部真主的训诲变沉重了，变得滚烫了。老阿訇停住了，想了想，开始唤着年轻人：

"娃，乏了就站一阵。几片洋芋地么。"

"咱不觉着乏呀，"苏尕三应道，"阿訇，云彩快上来啦，您老先歇息吧。"

老阿訇叹了口气："娃，停下，我有话说。"

苏尕三甩了镢头，又把头扭过去背着老人。

"你走近些，我有话说呢。"

"说哪——我寻思着刨了这道垅呢。"

"你转这脸来，"老阿訇坚持着。

"嗯。说吧。我堆着这洋芋听呢。"

"尕娃！"老阿訇厉声喊了起来。

苏尕三只得走了过来。对面天山冒出来一团团云彩，雪白地旋成一个巨大的圆圈，旋着滑了过来。夕阳挂在远山棱线上，已经收去了酷热。

"你听着——那丫头子你沾不得。"

"她是隔教的人，"苏尕三冷冷地迎视着老人，又追问了一句："是么，阿訇？"

"还不为这个。唐朝的先人也娶过汉民的丫头。不为这个，"老人的白发颤抖起来。

"东家正逼着要毁她呢，"苏尕三轻声说。

"火狱，"老人费劲地说，"你念过经，记得火狱么？你不能拉扯个丫头子一搭进火狱。"

苏尕三攥着两个拳头，直挺挺地站在洋芋地上。他浑身上下都蒙着一层细细的黄尘，沾满黄土的脚丫片陷进垅沟的软土里，整个腿脚辨不清了，像是和这片黄土坡地长成了一个。

这难心的娃呀，念过可是没能记下。他偏偏不蹲在将军台，其实将军台那地场是个穷汉寻食的好地场。可是他走了这搭，直直地顺着山边边走上来

了。

“信我老汉说的吧，别沾那丫头。”老阿訇说罢就弯腰去拣洋芋了。不说啦，他想，说得自家心里难过。说这些有个甚用场呢，他正较着心劲呢。走陕西有两条河，两条河流在一搭，一条沟里淌着，可那两条河互不混水。你只记挂着你的冤屈，只知道张望着寻你要寻的那个东西，可你见过清水和黄水淌在一搭吗？其实处处都能看见那个警号。不防备，处处都是火狱呢。

洋芋堆成了一座山。须蔓已经晒得抽缩了，沾上的湿土也干裂着落着。天上晴得清澈，几团团云朵像是离开了蓝天，眼见着要落到这山坡上一般，又浓又白，那么真切。老阿訇望了望堆起的洋芋，朝苏尕三喊道：“回啦不干啦！”

年轻人却一下子坐下了，凝神望着，脸色一片铁青。老阿訇知道，他准是寻见那东西了。

老人走近过去，低声问道：“看见啦？”

苏尕三点了点头，眼里闪着一抹晶莹。

云影罩住的那条远山丝纹可数。太阳早已沉没，荒野这时显出了秋天的清朗。顺着斑斑驳驳的山顶，在一块蓝蓝的云影下面，能清楚地远远望见一个小小的什么。老阿訇揉了揉眼角，学着苏尕三的样，细细地望了一阵以后，他也真真地看清了，那是一座低矮破旧的，给烟火熏得发黑的黄泥巴小屋。

第 二 章

一

贼娃子已经怎么也忍不住了。他每天清早一睁开眼，就懒懒躺着，盘算起偷的事。那时小窝棚里他睡着最后一觉，天色还刚刚泛白。等到老阿訇战战兢兢地爬起来，背过脸去，朝着窝棚的黑角角做起第一遍乃玛子的时候，他已经想定了这一天偷的地场，以及细细致致的偷摸章程。

昨日傍黑时浪了趟三里。三里这尕村子实在没有一处值得下手的地方。一共五六家土屋石窑，都是吃洋芋的家主。只村边边上一家子陕西回回，守着盘烤柿子饼的泥炉灶，算得上是有些 油水。可那家老陕鬼着哩，手里提个翻饼的铁片片，恶呆呆地死瞪着咱。不得手咱就走呗，你那烂柿子面吃了窜稀屎，咱情愿回来啃洋芋。

他伸了伸懒腰，走到窝棚外头撒尿。一头尿着，他看了看早晨的山野。西边望不见山头啦，山边罩着一道黑黑的云。他系上裤回来，窝棚里还在呼呼睡着两个，起了身的韩二个也陪着老阿訇跪在一搭。贼娃子暗暗乐了。韩二

个也跪下啦，你会念吗？还不是怕老阿訇。这窝棚里，老汉只是不逼着我念，连那拐子腿都给老汉缠得跪了一回，不要脸的拐拐子！他厌恶地朝另一个窝棚角瞥了一眼，跪了一回还真的哭了一顿。贼娃子又想了几句话咒了咒丁拐子，歪着头看了阵子韩二个笨熊般的跪相，接着又望着山，盘算起偷的章程来。

这个窝棚里已经摸遍啦。韩二个那铁烟锅子不行。柿子饼炉那老陕说，若是有块废铜，也就给换个柿子饼。可韩二个那烂货是铁的。丁拐子浑身上下只有一块黑毛毡，一顶烂毡帽。老阿訇——贼娃子想着心里又害起怕来，那天夜里他摸索老阿訇的时辰，他发觉老阿訇没有长肋骨！没有肋骨！老汉皮下头尽是些小疙瘩，小疙瘩连成两扇扇，一左一右地罩在肚肚上。他不觉伸手摸起自家的瘦肋条来，一根根数着。自家的肋条细棱棱的，肋条间的皮皮陷下去象条沟。

那时节的事记不真啦。像是昨日里，又干脆像日狗的旁人的事。那时躺在滩上爬不起来；阿爷说，你就睡这搭算毬啦，反正一搭还有两个死娃娃做伴。说罢阿爷就走啦，一走不见回头。躺在那青石滩上，石块子又尖又硬，垫得肩梢子骨要碎。后来就数自家的肋条，一二三地数了几遍。记得有个青绿青绿的肚子，透明透亮的，印得那些肋条骨又黑又显。那不是咱的肚子，那怎能是咱的肚子呢。贼娃子摇摇脑袋，拍了拍肚皮，嘿嘿地笑了。本来脑子里没有这么个鬼事情，若不是前年春天吃了一春野菜树叶，吃得肚子青绿透亮，脑子里是不能编传出这么个鬼事情来的。那肚肚若是你尕娃的，他生气地说叨自己，你怎能今日又浪到这搭睡窝棚呢。

老陕的妇人嘴太利。骂得太狠。没个脸皮！你娘没给你生脸皮！……狗日的，真该唤上丁拐子和她会一会。拐子腿有现成的脏话，那脏话比你灶上烙出来的柿子饼还多还热呢。我怎么就没个脸皮了？你那烂脏娃啃着的饼子，我只碎碎地啃了一口不就原样放下了么。其实你个老泼妇瞎瞎地没看见，是你那脏娃刁，他觉出饼子少啦。贼娃子想着又笑了起来，他觉得那天最可笑的还数老陕本人。面对面立着，手里还捉着条铁片片，就硬是看不见他偷饼吃。呸！谁再去你们那盘脏炉灶头前站一站，谁就是个狗日的！那柿子饼里一半糠皮一把沙子，我永不想再吃一口啦！

窝棚里都起来了，一群挤着在门口忙碌。等山下的女子把饭担上来时，贼娃子瞟了一眼就明白了：这女子身上没有掖鸡蛋。他心烦烦地挤开丁拐子，急急掀开桶，抓起一个肥洋芋就咬。一口洋芋慢慢滑下肚肠，同时贼 娃子肚子里响起了一声长长的呼号——他猛地觉得饿了，饿得不能再熬片刻，饿得头脑昏旋起来。

这一刹间他下定了一个死心：偷主人家！狗日的，窝棚里再没个解数。三里净是些吃洋芋的。女子的袄襟里明明不见鸡蛋了。只剩下一个去处：偷主人家！

他觉着前面的黄山包包霎时都变成了一个个白软软的香馍。那馍馍山一直排到了天边。

她刚刚脱下身上的花袄，就听见狗叫起来。

黑狗现在夜里也不拴。原先家里有根拴狗的铁链子，还是阿大活着时节置下的。现在她把铁链子绑在门上了，一道门栓再绑上一根铁链子，她多少觉得安心些了。

三里的土街上静得吓人。这个尕庄子从来不掌灯，天黑了街也就黑了。隔着窗棂子望出去，黑沉沉的大山不言不语，蹲定了顶撑着蓝得透亮的夜空。最怕的是夜里不见星月，她想，剩下一片黑漆漆，压着这窑洞尕院，压着碎小的三里庄子，压得人心里止不住地恐慌。那座黑沉的大山永也不动；天天夜夜隔着窗棂子望着那架圆乎乎的山影障，她总是觉得那里像有神鬼。在没有星月的黑夜里，那大山一阵子像是护着她，牢牢靠靠地贴近她蹲着；一阵子又阴森森的。她缩起身子，觉得那黑山影正盘算着一口吞了她。

狗还在一个劲地吠叫。已经成了病灾了呢，先前觉着黑狗嗓音太粗，吠叫得人心烦；可是如今，只要听不见汪汪的狗叫，就吓得睡不着啦。尕苏哥，你五尺汉子，俊俊的眉眼，怎么就不朝这搭伸伸手呢？东家那黑夜隔着门扇说啦，他一准要……他一准要毁了你这尕妹妹呢。这三里四周八方都是荒山恶岭，你说说，守着间破窑咱还能指望个甚呢。那一日你从将军台走下来，大步流星跺得路也响地也响，你一只手就抓起我的两桶窖水。她想着想着心里就变得甜蜜了。两只眼睛泪莹莹的，披着又补了几遍的袄。

从将军台下来的小道两面夹着褐红的火石山岩，山上的红胶土正好打水窖。立在水窖边上，左手能看见东家的青石头庄院和黑漆门上的铜门环；右手能看见连着将军台的月亮山。那月亮山滚滚地起着浪，一座座一层层的圆山岭推拥着没有个边。夹当中一根又白又直的羊子趟的山道，窄窄的山道上下来了个深眼窝阔肩膀的庄稼汉。她忘不了那天的山影，忘不了山道上大步走着的那庄稼汉的神采。原来那山山岭岭荒着哩，小道上旱得走着黄白的烟。可是尕苏哥大步地下来了，路也震了地也响了。野坡荒岭都欢喜了。她美美地笑了。怎能忘了呢？她立在水窖边边上，看见一个人从那两架火石山中间的小道上大步走了下来。那人就是尕苏哥。自从尕苏哥敞着汗褂、露着胸脯从那小路上走下来，这秃秃的山坡地、这窑洞庄稼就显得明亮，显得好看啦。

黑狗发着狠嚷叫起来。她怔了一怔，直直的眼瞪着石窑的拱顶子。黑狗嚷得更凶了，不单是喉咙里吼叫，还听得见牙缝里咝咝地挤着唾味。她猛地裹紧了破袄，心在那一刹不再跳了。

窗棂子外面的夜黑漆一片，她仿佛听见大门外有人走动。脚步声在黑夜里传得真真的。她裹紧了破袄，慢慢把身子蜷缩了起来。窗外的黑山影像是悄悄地动着，阴沉着看不清的脸孔朝她这破窑院逼近过来。她使劲地蒙住了眼睛。

贼娃子费了好大的劲才咽了下去。咽下去以后他还好喘了一阵。白面馍？嘿，是个白面糖馍馍！那座黑漆门闭得紧，可是没有闩锁。这就对着哩，铁门杠在山上搭了棚棚啦。阿爷独个远远走啦，他若知道今日能嚼上这么甜的白馍，他一准不会抛开咱和那块石头滩。摸的时辰胆战战地生怕撞上主人家，可是那屋里黑洞洞的没个人影。主人家该蹲在那屋里哪，怕不是就正正地立在那黑屋子里？若是给主人家撞上，怕就是要打断腿呢。那一年啦，也是挨一个胖子捉住了，那个胖骸满嘴吼的就是打断你的贼腿。那胖子开着个棺材铺，那地方流着一条绿花花的河，河里飘着去了皮的松木。胖子还说，把你个贼娃子装棺材埋！阿爷在一边说，这娃是回回，您老若想行善，舍他一匹白布吧，您自家留着那棺材。贼娃子想着这些忽然烦了，他赶忙咽下糖馍，伸手拍起门来。

“大姐！大姐！我是贼娃子呀！”他嚷着，一只手拦着黑狗。高大的黑狗双爪扒住了他的瘦膀子，两只黑眼睛汹汹地瞪着他的脸。“老子是贼娃子！”他朝狗喊着。黑狗慢慢地甩了甩大尾巴，松了爪子，跳回地面上。

“大姐，我这就走山上呢，”贼娃子进了屋，两眼一扫，便觉得来得错了。这烂窑，他想，还顶不上山里的黑窝棚。炕上睡着个老婆子，脏得赛堆泥巴。没有一口能吃的能摸的货，除开她宰了那只下蛋的鸡子。“大姐，我回窝棚走呢，你还不给我苏哥煮个蛋捎上？”

不该进这个窑。那蛋怕是明日早起才能屙下来呢。还是主人家有货。软软的大白馍，日狗的还包着糖馅子。阿爷算是吃不上啦，阿爷离了那石头滩就没见回头，许是在哪搭寻上了块裹尸的白布——不想这个。“大姐，不给我苏哥捎个蛋上去？”他又问道。

那架黑山怎么一个劲地动呢，从窗棂子看着，它挪过来一尺啦。她扭过脸不再看窗子外面，可是又真真切切地觉着那座阴森森的黑山在逼近过来。今天傍晚母鸡子下了一个蛋，我就给尕苏哥煮了捎去。她挪下炕来，摸出那个滑润的鸡蛋，走到灶边上。她点火的时辰又瞟了瞟窗子，吓得浑身冷透。那阴沉的山影又近啦，她的手抖得点不着火。那黑影子已经遮住半边窗啦。

蛋煮熟了。她用凉水浇了浇那蛋，抚着摸着又犯了愁。难得贼娃子一片好心呢，这么瘦的个娃也是一天天顶着毒日头刨洋芋。只这一个蛋哪，若再有一个该多么好呢。“要不，贼娃子呀，你就自家吃了吧……”她说，“明后日，若是再只有一个蛋，你就忍忍不吃捎给他行么？”她心疼地抚着那个蛋。手心摸索的，那鸡蛋已经温热了。其实明日早起，我送饭时给他也是一样，若那么办就不为难啦，她想，可是又太难为贼娃子一片心意了。

谁知贼娃子一把抓了蛋去，嚓地一口啃了半边，眼一眨，嘴一挤，蛋壳壳就吐了出来。“能行。明后日再给我苏哥吃。”接着又一嘴，蛋不见了，贼娃子手里捏着半个壳壳。

“你歇吧，大姐，我走呀。”她看见贼娃子已经钻出了门。她叹了口气，重新把院门闩好锁好，慢慢走回窑里，像是失了神一般。黑狗的吠叫渐渐远去了，她知道那狗追着贼娃子跑了。夜已深沉，抬头望望还是不见星月，她想天上怕是满罩着乌云呢，那狗吠声已经微弱得听不真了。

她在黑窑里又坐了一阵，然后脱了袄。

突然黑暗里嗄嗄嗄地响起了尖尖的狞笑。“哈哈，嗄嗄嗄……”接着就震天碎 地般响起了砸门的乱响。“哈哈哈！你今夜还有个甚章程！开门！……老子三脚就破了你这烂门扇！开门！哈哈哈哈！……”尖厉的怪笑在深夜的三里响成一片，那粗野的吼声放心大胆地四外传荡着。她哇地嚎啕起来，泪水顷刻流了满脸。

睡在炕上的瞎阿奶颤颤抖抖地爬起来了，摸索着爬到她的身上，又摸索着往炕下爬。轰！轰！轰！薄薄的板子门重重地给跺了三脚，一块板子咔嚓裂响着，砰地摔在地上。老阿奶一头栽在炕下的石头地上。她的心一紧，嚎啕得更凶了。

“东家！东家呀！求求你吧，求求你吧，”瞎阿奶高一声低一声地朝门外哀求起来。“给你跪下啦，求求你呀。”可是阿奶的嗓音被那片狂暴的砸门声淹没了，她看见阿奶一头往石板地上撞了上去。

她滚身翻了下来，紧紧搂抱住瞎眼的阿奶。老人呜呜地哭了，瘦棱棱的手捏着摸着她的肩膀。“尕苏哥——”她死命尖叫了起来。

贼娃子懒洋洋地走着黑路，一只手抚弄着黑狗巨大的头。若说福气，今日才真算是福气呢，两个软软的大白馍，里头还奶奶的包着糖馅子！主人家可真是过得美。还有一个嫩嫩白白的煮蛋。那女子可真憨得狠，两声大姐喊上就把蛋摸出来了。在河州城浪的那时节，有个开耍钱摊摊的，说你若喊声阿爷我就给你一个铜钱。老子脆脆地喊了他十声阿爷。看看，十个大钱到手啦，贼娃子愈想愈美，精脚走在山道上，白天晒下的石渣子热热地烙着脚。他

满心舒服，这阵就像睡进了窝棚里一般舒服。

黑狗却突然停住了，两个耳朵硬硬地挺了起来，粗尾巴象根杆子翘着。贼娃子拍拍狗脑袋，捉摸着想揪下根狗胡子来。这狗好高呀，粗粗的硬胡子。若揪它一根，回去就扎丁拐子的鼻子眼。可是黑狗嗖地转过了身，凝神听了一阵，两眼冷冷地闪着光。贼娃子刚刚瞄准了一根狗胡子，正悄悄地探过手去，那黑狗却箭一般笔直地朝下坡道射出去，飞快地狂奔起来，一眨眼就消失在黑幢幢的山影里。

黑狗回来了，东家跑掉了，她紧紧搂定了枯柴般的瞎阿奶，一声不吭地坐着，脸上无声地淌着滚滚的泪。黑狗呆呆地坐在窑中间的石板地上，两眼凝视着她们。她记起好像刚才黑狗在门扇外面狠狠地尖声吼着，撕咬过什么东西，可是这一阵她觉得黑狗眼里也是一片茫然，像是盯着她在问个究竟。她觉得累乏，往日里和男人一般抡起铫镢，独个一人挖个比窑还大的水窖，独个踩拌了红胶泥抹了窖底，她没有想个累乏。毒日头底下一天三趟担着发臭的窖水烧汤煮饭，一天三趟顺着那条直直陡陡的石芯子路上山，她顶多也就是有点腰酸。而如今，她的心累乏了，她一步也不愿再走了。

瞎阿奶在她怀里焐得动弹起来了。她打起精神，想服侍老人睡下，可是瞎奶奶挣开了她的手。瞎阿奶哆嗦地举着手，在黑暗中摸索着，她忙扶住那手臂，可是老人僵硬地推开了她，继续摸索着。终于，她看见瞎阿奶攀住了窗棂子，慢慢地攥紧，然后又松开，最后支起一根骨节凸起的手指头，指着窗棂子外面：

“娃，逃吧。这搭，蹲不下啦。”

她穿上了那件旧花袄，走出窑来，解下门扇上的铁链子，拔开了门栓。瞎阿奶睡下啦，三里又是一片静静的。黑狗寸步不离地贴着她立着，她心疼地揽住了黑狗毛茸茸的脖颈。东家刚才闹腾时，喊叫说一准要拾掇了她，还说一准要宰了尕苏哥。阿奶说得是理：这搭已经蹲不住啦。只剩下一条逃的路啦。

她倚着门扇，等着天明。黑茫茫的大山层层叠叠地围在四周，静默着一声不语。三里的庄户深陷在这巨大的山影里，显得那么孤单。尕苏哥，尕苏哥，她一遍遍地在心里悄声唤着，亮天前的露水渐渐打湿了她的破花袄。

二

苏尕三喜欢赤膊在地里干活。他见韩二个总是披着棉袄使镢，心里就觉得惊奇。身上的烂开花袄沤了汗，再给毒日头一蒸烤，浑身就粘粘地不好受。

脱了袄精了膀子，刨上一阵子，汗水就出畅快啦。苏尕三最盼的就是个畅快劲儿，那淋淋的大汗出透的时辰，脸上身上先是冲开咸咸的沟，再就成片地往下淌，整个肉身子油亮水湿，像是盐水里泡了一遭。

汗出透的那一刹那，苏尕三心里就像风赶着云彩，熨贴贴地晴朗开了。他身板不算结实，仗着骨架抗着沉重。闯出来这三年里，遇上和韩二个那号粗汉一搭受苦，他有时暗觉着有些顶不住。身子顶不住，心就烦乱了。那么干着，他怎么也挣不出个畅快。所以他从那时节就养了个喜欢闪精脊梁的毛病。破袄一甩，山里的凉风就吹过来了，浑身上下的骨节皮肉也立时一抖擞，绷得紧紧的，尤其是脑子，那一刹那好一阵清爽振奋。抡起家具来，土块块高高地溅起来啦，石头打着滚跳起来啦，庄稼地里的勾勾绊绊冲过去啦。然后扶住镢把子，立住脚微喘一喘，一放眼望出去：层层道道的荒山野坡都在脚下踩着哪。望着那四下低低伏下的黄山头，心里立时就开了晴，晴得畅快啦。

一扳手指出来三个年头了，他不问冬天夏日，只要觉出短了力气就扒下袄来，赤条条地捉紧镢把。三年里，他这么干着，抗住了风沙寒暑，喂好了脑袋肚子，也压住了心里的火气和憋闷。只仗着这一手，他穿过了几州几府，浪遍了这片焦旱的荒山。

老阿訇说得过了份。他死死缠住我不叫沾那女子。我最烦的就是他那个神神鬼鬼的劲。上山的小道上露着石头芯子，我走在那道上就猜出这块坡地里一准有石头，看不是么。刨洋芋管它石头多少呢，可是韩二个见了石头就刨。那么我就也刨。你若不缠其实我还真不原沾那女子呢，难道我自家还不知自家是个背着罪的人么。真主的经文我也念过几天，我怎就记不得火狱的警号！主不会使火狱吓人，我也念过，那阵阵我还是个尕娃呢，我念着念着就入了迷。我当尕娃时节念下的《古兰》里没有火狱，只有天堂。至今日我还死死地记着呢，那天堂里淌的不是水，不是臭了的死窖水，是雪白的奶子和蜜。这块石头还真大得很呐，几镢下去还刨不出来，留给东家自己刨才对。那闺女遭劫呢，你长胡子的老汉又不是没看见！东家残得赛狼，东家夜夜砸她的门扇呢。这块石头就等着我刨呢。虽是隔姓隔教，你老汉就忍心瞪眼看着东家毁了她么？老子怕天不怕地，你这块鬼养的石头难得住谁？我偏不喊叫韩二个，我连个贼娃子也不用。我看得透透的呢：你这块黄石头是睡定了等着我呢。

苏尕三慢慢直起身来，慢慢地扶稳了镢把子。拚力气以前他先吁了一口气，然后咬住牙打量那块黄土里的大石头。他想，这石头睡在自家的垅沟里，躲也躲不开啦。想着他就握牢了铁镢头。这时他的眼角突然扫见了一个熟悉的影子，心里一惊，抡镢的手臂迟了一瞬。

阴云遮住的山头青青的铺展着，在那片山头的边边上，他又看见了那座熏黑的小泥屋。

心里堵得难受。苏尕三愤怒地举起双手，嗖地一声，镢头重重地插进了深土。苏尕三用腰杆撑住，微微一运力气，那大石头翘起来了。

黄泥巴垒的小屋。顶子塌歪了，墙给柴火熏黑了半截。他又闪电般抡下一镢，把腔子里的气运上去，那石头纹丝不动。怒火烧起来了，苏尕三铁青着脸，准准地又劈下第三镢。杏木削的镢把咯吱吱响着，他稳稳地往上添着力气，绷紧的腰杆慢慢弯着，两只大精脚丫牢牢地插进了黄土里。镢把咯吱咯吱地响着，两只手上胀满了青筋，大石头猛地一滚，笨笨地在土垅里翻了半个身。那小泥屋显得多暖和哪，一准是给柴草熏了多少年，黄泥墙壁匀匀地熏黑了。我再抡三镢就让你翻个底朝上，苏尕三瞄准了，这一镢下得更狠。他看出来了，这块黄石头像个斗大。那闺女可惜啦，生在个汉民窑洞里。若是引上她——引上她见了娘，若是娘还活在人世上，会说些个甚呢。最后一下子到底把它翻过来了，苏尕三拚足了劲，全身抗住镢把，一个膝盖骨顶紧石头，脸上胸上的汗水哗哗地淌下来了。嘭咚一声，满坑溅起一阵黄尘，那块巨石滚出了垅沟。他甩了镢锄，扑住石头，用肩头顶住石棱角，两腿朝后狠狠蹬去。

巨大的黄石头又笨又蠢地翻动了。苏尕三任着汗流不住地淌进腰里，淌进眼里。他的双腿在背后缓缓升起的黄土坡上蹬出了两道深深的窄沟，像两条壮牛刚刚扯着犁铧耕出的一样。

那女子，可真是心眼好，他觉得自己的气力就要使尽了。眼前现出了斜斜皱皱的壑沟，他咬紧了牙关。舍了她，她可就毁啦。他用一个膀子重重一抗，那巨大的黄石头轰隆隆地栽出坡地的边棱，砸着刷着沟壁上的黄土，曳着一股浓浓的黄烟，吓人地跳蹦着向沟谷里栽了下去。

他瘫软地坐在山坡的边边上，哧哧的大口喘着粗气，眼睛累乏地瞟着前面的黄土山峁。天从早起就阴着，平日里晃亮得扎眼的这片黄土大海此时变淡了，在阴云下显着一抹暗蓝。他强着睁开眼睛找着，可是远处的连山迷蒙了，已经看不见那座矮矮的黄泥屋了。

也许还是老阿訇说得对吧，你引上她又能奔哪搭呢。东家已经摸着了你的底细，凭你的罪，他绑你杀你都费不多力气。你十七岁头上已经惹了一场祸，这二十头上也非再惹它一场不行么。东家恨你恨得牙痒，那女子说东家吼着要宰了你。老阿訇说得不假呢，火狱已经近在眼皮前了，你消停吃洋芋的日子已经没有几天啦。

苏尕三想着，一手拾了镢头又站到了垅上。看着一串串睡躺在垅子上的

洋芋蛋蛋，他突然觉出这洋芋的珍贵来了。天上罩着阴云，整个天地都像使劲地闭住了嘴，隐藏着不和他说那件立时就到的大祸。他默默地挥镢刨着，觉得心里最底下有层薄薄的膜颤起来了。

三个年头了，他想，三个年头里一心就想着寻口食吃上，不多想起唤唤主。身子骨架倒是粗大些了，可是心眼却一年比一年呆傻。如今只稀罕一件事，就是遍山地张望那间熏黑的忝忝的黄泥屋。三个年头里哪搭都蹲不住，哪搭也是吃一嘴就走，你奔的是哪搭呢。

火狱，他想，也许我就是直直地朝着火狱奔呢。这月亮山里一准还有个我的故事。在窝棚？在三里？有场劫难已经快到啦。那女子……他痴痴地想着，想起那天坐在毒毒的阳光下，那闺女紧紧地挨着他。她那针使得又快又巧。你也苦呀，守着口红胶泥抹的臭水窖，照顾着个半死的瞎阿奶，冬天里从山坳里背来一筐筐雪，夏天省着算着喝那沤臭的水，喝上一秋一夏。你憨直得连句整话都不会说。苏忝三摇了摇头，这么憨这么苦的闺女，你能把她舍下不管么。

可是那时才十七岁。跑出村子几里路了，回回头，望见那股骨碌碌滚着旋着的黑浓烟。那两股黑烟像两根黑柱子，像将军台村口那两株怕人的黑黑的钻天杨。我不是个你能靠着的男人呐，我也许生来带着病，老阿訇说我病入心了。就为着心里忍不住那股滋味，就为着那么一件事，我就把自己的家毁啦。我举起镢刀，朝那官的脖颈上割了一下，家就毁啦。家成了两股直直滚着团冒的黑烟。家里有娘，有一个妹子，如今都不知死活。我是个背着罪的男人，我惹来了劫难，自己又逃到了外头。那劫难我甩给娘和妹子啦——我割断了那官的脖颈，他们能饶了我娘和我妹子么。老阿訇说得在理呢，是火狱。娘和妹子都是女人，正巧你又是女人，黑夜里睡下的时辰我常想：让自家的女人苦着，许就是我的本事呢。你长到这么大，长成了活脱脱一个大闺女；你和我隔着教门，你成年受穷受累，连块盖头都置不起，你连口清亮的井水都没喝过，你就真的情愿随了我去闯那火狱么？

从这块多石头的土坡看过去，通向三里的陡坡就横在前面。在那坡顶的洋芋庄稼当中，露出一条石芯子小道。苏忝三默默地刨着洋芋，见到埋在土里的石头，他说脱了汗褂破袄，满头汗水地去挖那石头。刨洋芋虽然并不是挖石头整地，可是他只顾一块块地挖着。陡坡的坡顶上露出了一些蓬蓬飘着的乱发。接着那蓬蓬的乱头发下面露出一对眼睛，又露出一张黑红的女人的脸蛋。那闺女踩着碎碎的步子，轻轻摇晃着，一点点地升出了坡顶。等到苏忝三看着她的精脚丫丫也露出坡面，踩在黄土地上的时候，苏忝三暗暗下定了决心。那闺女肩着担子，圆圆的腰杆挺得笔直，沿着那条小道上到山顶，对

着这边走过来了。听老阿訇的，苏尕三想，不能拖着这么个好闺女遭难。

天色一直阴沉着。正前方在月亮山拐弯的那个山洼地方，已经是暗得迷茫了。再也望不见那座亲切的黄泥屋，那里望穿了眼也只能看见一片阴暗得发黑的山影。连那闺女望了一阵也说望不见，那就不是自家眼力不好了。苏尕三心里觉得空空的，今日里他格外留心那片山洼，可是偏在今日里不见了。东家已经摸清了我的底细，知道我是杀下了人的。可是今日里那屋不见了。东家放了话要宰了我呢，可是已经正午了，天还不晴给我，那让人望着心里舒坦的泥屋给阴云罩住了。

和闺女挨着坐在坡顶上，苏尕三特别地盼望能看见那座柴草烟熏黑的黄泥屋。他已经铁了心不再沾这闺女了，可是这阵近近地和她坐在一搭，苏尕三又觉得他嘴里说不出那难心的话来。她一个心眼都想靠着我呢，昨夜晚东家闹得更残，门扇已经破开一块了。他使了几次力气，头上渗出了一层细汗，可他怎么也说不出口来。鬼神催得一般，他却一个劲想望见那歪歪卧着的黄泥屋，想和这闺女一搭好好地看看那遥遥地卧在山那边的、那间温暖的黄泥巴小屋子。

“知道么，我杀下人啦。”他终于张开了嘴。

闺女点了一下头，眼里满是心疼的神情。

“杀了人，家就给人家毁啦。”他又说。

闺女眼睁着，那眼里静静地漾上了一层泪。

苏尕三说不下去了。我惹了祸。就为着那个事，我就把镰刀使劲一割。我那把镰刀磨得可薄呢。那两柱黑烟冒到了半天上，毁的不是我，是家和母亲妹子。我就为了那么个事，就把她们毁啦。我这心就是一个火狱。可是，苏尕三猛地立起身来，顺手扒了袄褂。他大步地朝洋芋地里走了过去，手里紧紧握住镢把。可是这闺女走投无路啦，三里没有一个巴掌大，东家残得赛狼，四下里又层层迭迭的全是大山。我怎能在这个时辰和她说出那些话呢？苏尕三走到地里，镢把在空中嗖地划了一声，就重重地刨在土垅上。

黄泥小屋的念想不是罪过。我不知忍受，不知先得忍受，才能有生路；我不如老阿訇也不如韩二个。我自己惹下事让别人背着祸，我自家在这山上吃洋芋却舍了娘和妹子，把祖宗留下的故土放了一把火烧成两柱子黑烟。我心里永远背着这罪债。可是那黄泥小屋远远地卧在山那边呢，它矮矮卧着，半截长在黄蒙蒙的旱渴的地上。它是用麦秆子搅了泥，用苞米秆编了帘子盖的。歪斜的屋顶是寻来隔雨水的黄胶土掺了牛粪抹的。那顶子上用手捏出个短粗的泥烟囱，柴火烧着了灰白的烟就漫下来。那淡淡的白烟漫了满屋满院，后来就把黄泥巴墙熏黑了。那熏黑的墙夯得实稳，人看见它心里就踏实。那屋

后该有一眼清粼粼的水井，井上盖上盖子，销上一根木栓子。真主给了回民使水的规矩，有了那眼清水井，就能不喝那窖里的臭水，也能像在寺里一般净净身。这样一来，日子就清爽干净了。那山边边该静得出奇，黄泥地里能种麦子洋芋。傍黑时喝上一碗苞米糊糊，啃几口洋芋。坐在那泥屋前面，能看见远远近近的黄土山岗。真主为了磨试人们的诚心，给了人们几辈子的苦难；可是真主知道这些庄稼汉心里有处怕碰的肉，所以也给了他们这种黄泥屋。若是寻不见天堂，又害怕火狱，主是能让他们寻一块地场的。在那泥屋里，哪怕是背着再沉的罪，也能躲风避雨。劳累了能歇息，浪远了能回来。能蹲在那低低的泥屋里护住自己，护住自己心里那块怕人糟辱的地方。老阿訇，你说得不对，追寻这个不算背主。主是答应了庄稼人的，就算是进不得天堂的人也不一定非进火狱。黄泥小屋是主造化的，人不该失了这个念想。我离家三年啦，并不是为着我杀下了人，是为着那件事。那事太毒啦，事情过去了，它还钻在腔子里，糟辱着人心。三年了，心里盛着这个，我浪东浪西总觉着自家在躲着谁。三年里我累乏了。我不是自寻火狱，我忍住了避着呢。东家放了话要宰了我，我忍住了一声没吭。我不想再惹祸，不想进那火狱，我只想避开，我这些天想着那烧成黑烟的家，想着遭了难的娘和妹子忍着呢。我只想寻上那个地场，寻上那座主给我预备的泥屋子。你念过那么多年的经，你坐牢的岁月比我岁数还多，你怎么就不给我指指路呢？

荒凉的秃山不发一语，铅灰的厚云把那些涌出来的山头都遮没了。近处的山岗圆圆的，边棱上扯出一条条裂开的皱纹，露出红褐的石脉，披着稀薄的枯草蓬子，挡住了通向远山去的小路。

三

丁拐子美美地翘脚躺在山上，噘着嘴唇吹着哨。和韩二个混成一搭以后，他立时就舒坦了。镢锄干脆甩得远远的，地头上拣块平整的斜 坡，睡上一阵，再哼上一阵子小曲。今日里阴透了天，山坡地里凉嗖嗖的，二郎腿架上吹个口哨，心里实在太自在了。

牵着个骡马吨抓着条枪
拍拍门扇咱要粮饷
哎哟哟，
大姑娘架到了马上

他扯开粗嗓吼了一阵，又噘上嘴唇吹了一遍。这个歌子他听过两遍就学

得上了口：头遍是在天水那搭，听几个喝醉了的兵痞唱的，后来蹲在黄河沿那时节，有一次土匪来打堡子，他躲在一个坍窑里，听见那伙人强马悍的土匪们掠了堡子以后，吼唱着这个歌子从窑眼前面撤回山里去了。月亮山这里穷得慢说军兵土匪，连个鸟雀也不爱答理。一片大山秃光光的，静悄悄的像是死绝了人。蹲在这黄土山坡上，成日里陪着这片焦黄的死山，人就变成了匪。人活得没精神，就想在这穷山沟里当个大王。丁拐子这几天一直转着这个念头，白日里躺在坡上看着荒山浑想着，想着想着，就白日做梦了，真真地觉得自己变成个威风的山大王。

可是缺个压寨夫人呢，他又想起那烧饭的闺女来。那女子没爹没娘，正好和咱拐爷配成一双，他想。可是看她那架势，还很不把拐爷看得上哪，嘿。拐爷若是月亮山里的大王，你还以为拐爷能看得上你么？压寨夫人都是柳叶眉杏核眼，你个穷丫头子顶强给她当个丫鬟端端汤水。你以为拐爷要你么？拐爷今日是山大王落难，老虎啃洋芋。寻你是算计着使你垫炕呢，你还装什么样。

丁拐子想得愤愤的。“哎哟哟——大姑娘给架到了马上——”他可着嗓子又吼了一声，那狼嚎般的声音在荒山缝里震着穿走着。只有姓苏的那个尕娃才是个克星！有那姓苏的在，那丫头眼里便看不见个拐爷啦。丁拐子眼一转，看见了韩二个。

“韩家兄弟，喂，老韩哥，”丁拐子凑到韩二个身边，“咱们弟兄熬不住啦，对吧？咱们伙着把那闺女拿上，行吧？你帮老哥一把，先服住苏尕三子，那咱就稳稳拿上啦。能行吧老韩哥，今日里等那尕娘们挑担上来，咱就摘他奶奶的熟桃！……再不拿上她，就没有咱弟兄的果子吃啦，你壮熊般个汉子还当真就啃啃洋芋算毬么？还能搂着条镢头把子睡到死么？”丁拐子急猴般跳蹦着，前后拦堵着韩二个的步数。天阴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环抱在四下里的荒山都像憋着一口闷气。他猛地觉得心从腔子里窜起来了，恨不得立时抓住那闺女把她撕成碎片片。

韩二个披披袄，像是听不懂。停了一霎，又举起镢刨了起来，步子稳稳当当，摆成个丁字一迈一停。洋芋串串又翻跳着出了垅背。

丁拐子急了，跳上去抓住了韩二个的镢。“你干不干？你个洋芋脑袋！”他急得嘴角冒出白沫，一条残腿甩着，在黄土上划出些浅沟。他拧着韩二个的手臂，想夺下那柄铁镢来。只有韩二个搭上一手，才能制服姓苏的那个汉子。苏尕三身架高大，刨起地来像在砍人的头，眼睛里满是直直的凶光。他怕苏尕三。韩二个真是个活洋芋，分给他半个妇人都不干，丁拐子火了，你他妈的还算人么？搂住洋芋活像搂住媳妇。你就是块黄皮洋芋！……可是韩二个

的大手像铁钳，握住了铁镢头不松开。丁拐子拧着扳着闹了一阵，干脆一头扑在土垅上，护住洋芋蔓子不许韩二个下镢。“老子不起来！拐爷今日不起来啦！你说，你干不干？”他撒疯地嚎着滚着。一辈子混不来个妇人，拐爷我不活啦，真主也没说过咱不该摊个妇人，凭哪一条我拐子就这么命苦！……喊着想着，他突然鼻头酸麻起来，一松劲，哇地哭出了声。

丁拐子呜哇呜哇地哭开了，泪水鼻涕淌得满脸横七竖八。放开嗓哭开以后，他真地伤心了。这些年他已经哭过几遭。自从给丁大善人打折了腿离了家乡，打着短工耍着花嘴，一浪多少年。有时见着人家迎亲娶媳妇，他一边蹲着看得出神；那迎亲的队伍一过完，他就忍不住嚎啕起来。这个毛病后来出了名，受苦的把式师傅、长工脚夫堆里就拿这毛病耍笑他。可是他忍不住。下一回遇上围女出门、光棍娶妻，他还是忍着忍着又在一旁哭起来。每一回都先哭开然后动了心。这么活着还算个儿娃子么？走到哪搭都是精着腚沟子的秃山头，怎么蹲着都是捧上块洋芋啃啃。忍了一年又一年，这么活着还能算个男人么？鬼！还抵不上条公狗！那黑狗总是雄赳赳的，他连那黑狗也一搭恨上了。老阿訇开导他信主求主，可是他只随老汉礼了一次拜就不干了。静静地那么一跪，这些酸咸滋味就涌上了头，那泪任你死也忍不住啦。

韩二个慌慌张张地拖着镢跑开了，唤了老阿訇一声，就奔那坡西寻地场干活去了。

满坡的洋芋秧秧没有日头烤蒸，又显得滋润些了，远远望着，起伏的山坡也有了些灰灰绿绿的颜色。

老阿訇不声不响地拣着洋芋。扯过秧蔓，松松地堆在地头上。今日怕是要阴到黑啦，他直起腰望望远山。铅黑的云压在那远山上，也像是压在了他的心上。这窝棚里生着股杀气呢，他想。贼娃子偷得疯掉啦，连我这把老骨头也要摸摸。那娃摸着像是怕了呢，把爪子战战抖抖地缩回去啦。其实，我若是有一个白面馍，我准摆在这碎肋扇骨上头，闭上眼给他摸哪。苏尕子就不然啦，你给他个白馍他还不睬呢，真真的病入了心。再也不能和他讲火狱啦，他那两眼里根本看不见警号，他见着妇人受屈心就软了。

我不是没见过妇人，我那妇人比这汉民丫头子还贤淑。在伊犁好不易寻上水磨，就是我那妇人架住我冲洗。她饿得太乏了，立着立着手一松，撇了我就栽进那大渠里。那渠里流的是伊犁河水，我那妇人立时就给水卷着冲下去啦。

老阿訇艰难地扶着腰又走向一条土垅，他抬着沉沉的眼皮看了看远处阴沉的山影。苏尕三看见过的那座尕泥屋子不见了，那座看着都觉得暖和的熏

黑的黄泥屋。我没有住过那么暖和的黄泥屋。我惯了，我住那些土窑窑住惯了。在洮河边上我住的是一孔羊圈的窑；在青海越了狱，住的是一孔砂岩上刨开的洞；那洞后来塌了一半，我醒来的时辰两腿给砂石埋了。在新疆，在伊犁河边上我住的——我住的是坟。

那是第二回给人捕了去，身上挨了四十板子。我从官衙里爬着出来时，碰上个白胡子老汉。他手里提着一捆鲜韭菜。他说，这板子打得残呢，这叫卧牛板，今夜晚不治你就活不到明日早晨。我说，求您老人家指条活路呀。他说，你寻上个人，架着立在水磨边上，让磨轮水冲着伤口。若是磨轮水把那伤疤冲落了，你就能活了。后来我那妇人就架着我奔了水磨。那冰冰的水把我打得周身都青黑黑的。

后来她就栽进渠里，白浪头抓着她一翻一冒地跑着走了。她相跟着我，跟了多少年。我蹲在狱里，她在外头围着那高墙讨食，她讨着食等着我出来。我出来那天一准看见她蓬头垢面地立在门对面的角角里。她脸上涂着泥，身上绕着烂布。等我出了牢门，她就走近前来搀住我。她去了多少年啦？记不清喽，只记得那年伊犁河发大水，淹了岸上的礼拜寺。我不是没见过妇人，尕娃，我这阵还真真地看见她呢。她挎着筐篮子，脸上一抹泥巴，身上一团褴缕，就是这阵也正真真地立在我眼前呢。

老阿訇慢慢地走到丁拐子身边，把丁拐子从地上扯了起来，又接着拾起洋芋来。丁拐子不敢再闹了，可还是抽抽噎噎地缓不回气来，只是随着老阿訇，使脚乱踢着垅沟旁的洋芋蛋子。

妇人死了，我就寻了个坟蹲下。新疆那世界样样新奇，坟修成座尖尖的屋。我睡在那坟里，手里没有一部经。我原先有一部河州印的大经，妇人给我缝了个绿缎子面。可那阵子没有经啦，连块洋芋也寻不上。磨轮水看来真是灵药呢，那疤落了我又壮了起来，只是肋骨条条碎成块块了，长成扁板子般两大块。贼娃子摸着摸着手抖了，怕是他还没摸过这号疙疙瘩瘩的板子骨。独自睡那个坟洞洞，黑夜里有时候怕得不行呢，有一天大风裹着雨，坟洞里成了泥河，我就卧在泥水里睁眼等到天明。这拐子还抽抽嗒嗒的呢，可是谁能笑话他呢。下巴骨粗得像个狼，脖颈子粗得赛棵树，他长成个壮汉可活得像条毛虫，怎能忍住个哭呢。我卧在泥水里，坟洞顶子上一滴滴地往下淌着稀黄泥，那夜晚我也落泪了，没有哭，就是觉出脸上淌下些泪。我忍住心里的苦处，高声颂起主来。我说，我的养主，我那独一的真主啊，你让我远离这痛苦吧！……就这么睁着眼，到了天明。

尕苏娃子，自那夜晚以后，我就信啦再不要寻你那寻不见的东西啦，熏黑的那座黄泥巴屋是个幻象。真主给你盖下的黄泥小屋，那座遮疼避辱，挡

风拦雨的温温暖暖的小屋，不在这荒山野岭，它在你尕娃的心里呢。

老阿訇突然觉得腰疼难忍。一丝冷气顺着脊骨慢慢逼上头顶。他支撑不住，两只枯瘦的手在半空里抓挠了一下，就颓然跌坐在洋芋堆上。丁拐子吓了一跳，抽泣声立时止住了。

老阿訇满脸汗珠。汗珠子细细地渗进他额上脸上的皱纹里，使那深深的纹道涂了层油亮。那一丝彻骨的凉气还在骨缝里穿走着，他疼得紧紧皱住了眉，眼睛里闪烁着火星，朝眶窝里陷进去了。真主呐，他微弱地唤了起来，硬硬的手触着了一个肥大的洋芋。

这月亮山不是火狱，得把这个告诉苏尕三那娃知道。他不该那么火急性子，哪搭也蹲不住。这漫山遍野的黄土能长洋芋，也能长麦子。这山荒僻，穷庄稼汉不愁刨不上块洋芋吃。老阿訇伸着无力的手抚着那个肥洋芋，刚才那股冷气散开了，周身又缓了过来。土豆子，山药蛋，走了半个天下，庄稼汉们给这东西起了那么多的名。这洋芋壮得喜人，浆水又稠又白，咬一口又沙又软，吃下去实实在在。你有了它，就能保住命，也保住心里的念想。我那苦命的妇人，她一辈子跟定了我，一辈子饿着走着。你二十岁的尕娃能比得上她么，虽说你是个男子汉，你还没有她经的多。若是她能守住这堆洋芋，若是她能安安稳稳地天天吃饱洋芋饭，她该多么喜欢呢。

天不再往黑里阴了，看来一两天落不了雨。铅般的云层里游出了一层淡云，靠近远山的天空开始敞亮些了。老阿訇和丁拐子接着干起活来，隔着一块凸起的坡地，韩二个和苏尕三离得远远的，各自在独个刨着。贼娃子又不见踪影了。空旷的山上只有四个不言不语的人影在晃动，淡灰的云彩罩在群山上空，只听见沉重的镢头刨进土里时那硬钝的响声。

韩二个不慌不忙地刨着，步数不乱，心跳匀稳。精赤的大脚踩在黄土上，在背后留下一条直直的丁字印花。他稍稍地运着一丁点巧劲，镢头齐刷刷地斩断了洋芋根须，又不伤一点皮地勾住了那沉甸甸的块串。他微微一闪腰时，一只粗大的脚片便向前方迈开，手里的镢挑着，洋芋串便涌出了土垅。他喜欢这么看着洋芋出土。黄黄的土垅裂开了，露出一点于青黄的洋芋皮皮，那洋芋自己蹦跳着出来了，土垅上的潮土也朝两侧滚开，撩起一阵清爽的土腥气。

一辈子，许是几辈子了，韩家的汉子都这样。韩二个天不明就欢喜上山，他特别愿意顶着毒日头在山上干活。他长着一张紫黑的脸，终年像涂了油般地亮。在月亮山里扛短活正对他的心，这山里宽宽荡荡，满坡的洋芋可耐刨呢。他只有件棉袄，那袄肩许是缝得合适，抡镢使锹地从不滑下来。他就这

么披着件袄，捏着柄镢，从一片地到另一片地，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地刨着干着。韩家人从来如此，这么干着已经几辈子了。

云彩愈变愈淡了，明日准又是个火烫的晴天。韩二个把刨出来的石头堆起来，盘算着等歇息时把它们撇到沟里去。他惯了这么顺便整整地。看着一片舒缓的斜坡地里净净的不见一块石头，有多少痛快呐。

湿润的黄土一块块翻了起来。黄土不像这片秃山那么让人看着荒凉，韩二个觉得这翻起来的黄土块块里满是宝物。在一块土里，草根子齐刷刷地断开了，那黑褐的草根扭着劲，被射来的阳光烤得一下子就发了白。还有烂叶叶，酥碎的羊子屙的粪球，沤成些小渣渣的苞米颗粒。细嫩的洋芋根须雪白雪白的，从切断的伤口处冒出的浆水干了，粘粘地贴在断碴上。这么一大块湿润的、掺和着草根碎粪、腐叶和庄稼颗粒的黄土懒懒地翻滚着，白嫩的洋芋须子清脆地叭叭折响。这块黄土还在扭转着的时辰就遇上了山风，湿气只那一霎间就干褪了。韩二个心满意足地看着，又把镢头高高举起来。那黄土褪着潮湿，给镢头刃子切得光滑平整的背面瘫软了，一边变着颜色一边听话地朝后仰着躺倒下去。它躺得还没有稳当，又一块沉甸甸的新土翻躺过来，默默无声地搭在它的身旁，温温柔柔靠着它，把自己怀里的洋芋敞露出来。韩二个刨着，时时抖抖膀子，让棉袄披得更得劲。在他的两只巨大粗糙的精脚片下，这些沉湿的新土挨成了长长一行，文静地舒开筋管般露出土缝的白嫩根须，悄悄地散出一片弥漫地土腥，远远地伸向坡地的边缘，像一道静寂的黄黄的浪头。

韩二个刨得出了神。清晨跟着老阿訇作过乃玛子，所以今日里心里格外宁静。他举起镢头时，觉得自己浑身都是新鲜的血和饱饱的气力。两个赤脚插进阴 凉的潮 土，他觉得从腿脚一直到腰杆都足足地吸满了那土地的活力。这股活力连着长长的土浪头，连着这面起伏的山坡，一直连着天尽头那道模糊的山影。他已经忘了丁拐子刚才是为了甚么哭闹，也听不见苏尕三在地那头对着石头刨出的凶狠的镢头声，他只觉得当双臂高高举起时，插在黄土里的赤脚就一下子把这土壤里的活力吮了上来，化成热热的喘息，化成活泼的血，一直注入到他高举着的镢头刃上。他干着，不思也不想。他没有家，若是这块坡地刨完了，他就去另寻一块接着刨。真主早就告诉了他，告诉了他们韩家的汉子该这么干。他刨着，时间随着他起落的镢刃子一下一下地走，西边的天晴开了，露出来一片红艳醉人的霞火。

晚霞红红的，空空的荒山此时都给染红了。韩二个举起的铁镢上，刃口上也镀着一抹红光。那挨挤着涌成一条条长浪的新土变了颜色，溶着霞火的金红，散着青蒙的潮气，黄土的浪头里像是生出了一个温暖的海。

第 三 章

一

贼娃子攀着一根树枝，轻轻地滑到了地面。他两脚落地时觉着踩了一块石头，于是他就用脚后跟和脚趾头撑住地，让弓起的脚心包住石头，再把它稍稍拨开。一直到他贴着墙摸进灶房，没有弄出一丝丝声响。夜静极了，院子里只有不动的黑黑树影。

这已是第三遭啦。头一遭摸了两个糖馅的白馍馍，后来摸的那馍虽说没有糖馅子，可是一把就捞了四个。那馍不知是使了甚么麦蒸的，软嫩得简直舍不得下嘴咬它。主人家的庄院不能常来，这里可不比那老陕的柿子饼炉。可是忍不住呢，贼娃子想，忍不住呀。整个三里都是些啃洋芋的穷户，偷他们就跟偷自己差不多。忍忍说再不敢来了，可是呢，这肚子不饶不依地擂起了鼓。肚子这东西也凶残呢，你不偷上些喂喂它，它就不管不顾地闹腾。

贼娃子屏住了气，朝灶房深处探手摸去。主人家也真照顾咱呢，他暗暗想笑，若是在这灶屋里点上一盏灯，不，若是在当院那树梢上挂上个火油灯盏，饿疯了老子也不敢来呀。看起来主人家也穷呢，学着穷汉们夜里不掌灯。我先摸着案子。嗯，悠着身子过去。顺案子蹲下，别让膝盖骨出声响。行，悄没声蹲下啦。听一听——天下太平。挪一条腿，使脚趾头先点住地，踩下脚丫时要轻轻提起腰来。好呐，悄没声。老子靠住了蒸笼啦。使眼角瞟瞟灶屋门，不能扭脖子。嗯，布衫没摩擦响，颈子骨也没出声——门外头白蒙蒙的星星亮。静得出奇呢，主家庄院里像是都死净了。白蒙蒙的星星亮光不是好东西，说不准溜进来那时辰给人照见了。先蹲一阵。贼娃子暗暗地收缩着浑身的骨节，瘦身子渐渐蜷成了小小的一团，紧紧地贴住炉灶的边角，随即溶进了灶屋里的黑暗。

这黑屋里可真像是死人蹲的。主人家这座庄院活活就像是住着鬼魂。贼娃子稳稳贴住灶台，开始厌烦起这个地场来。简直像那个青石滩。那是哪个年月的事呢？他费力地回想着。记不清了，反正阿爷扭头就走啦。阿爷走得猛猛地，脚踏得那石滩上的碎石头嘎嘎响。滩里只剩下他自己，伴着两个饿死的尕娃娃。那两个死娃像睡着了一样，脸色看着比我还好呢。贼娃子记不大清那后来的事了，只记得那片滩上空空静静，连飞着寻死人啃的雕鹰都悄无声音，滑过来，飞开去，像是天上走着几个无声的黑影。那青石滩也像这搭一般死静，贼娃子想，先不忙下手，先蹲一阵看看。他又缩了缩骨节。

久久地停了一阵以后，贼娃子慢慢松开了身架。他探出手臂，又弯过肘弯子、两个指头顶住了笼屉。他轻轻摸着了屉边边，然后把五个指头都按了上去。笼屉发出了细细的一声吱吱的湿响，贼娃子的手停在空中，像铁铸了一样，纹丝不动地撑住屉盖。听一听——他屏住了气。黑暗里还是一片死寂。没事，下手。他又探出一条手臂。两手无声地在沉重的屉盖上换了换，原来撑住屉盖的手朝打开的笼屉里伸了过去。

白馍。贼娃子心里笑了，可是他绷紧的嘴角动也不动。这阵子他心像铁一般又硬又冷，双手也像铁一般又硬又有力。白馍，不知想着包上糖馅子没，软软的大白馍。他开始缩回手来，一个鲜软的馍已经给他牢牢地抓住了。

“嘎嘎嘎嘎！……哈哈！嘎嘎嘎嘎！……”突然贼娃子的头顶上像炸雷般爆响起一阵狂笑。凶蛮的狂笑震得这黑暗的灶房在簌簌地抖动。贼娃子一下子麻木了，脑子轰地嗡叫起来。

贼娃子看见一个黑影。在灶房敞开的门口，衬着院子里白蒙蒙的星星光，他看见一个漆黑的影子。那人影放开嗓门怪笑着，笑得颤成一团。“嘎嘎嘎嘎！……哇哈哈哈！……”一阵阵怕人的粗嘎笑声从那黑影里散出来，包围住贼娃子的身体。

贼娃子的手臂还牢牢撑着屉盖子。他慢慢地把手里的馍塞进怀里，又隔着布衫按了按。

“你个贼种！放下那馍！”漆黑的人影突然厉声吼道。接着就离了门框，朝贼娃子逼近过来。贼娃子静静等着，又按了按那馍。

黑影逼到了跟前。贼娃子见那黑影朝他伸出一只漆黑的手。就在这一刹，贼娃子猛地松开筋骨，身子像条猫一般从那黑影一边窜了出去。他一手护住馍，一手扳住了门框子，扭过头来。他想看看主人家，他还从来没见过这主人家的模样呢。

“贼种，你还能跑哪搭去？嗯？你能跑个哪搭？嘎嘎嘎嘎！……”黑影又爆出一阵大笑。贼娃子看见它扑到一旁的碗架架边上，摸出一个东西。“给。用不着你个贼种偷，给，给呀！”

贼娃子转身跳出灶房，站定在星星的白亮里。那巨大的黑影跟出来了，摇摇晃晃地举着那东西在大笑：“给，接下呀，给你吃！哇哈哈哈！……拿着吃吧，不用偷。嘎嘎嘎嘎！……”

贼娃子冲到墙角，一纵身抓住了树枝。他浑身一缩，瘦小的身体猫一般倒卷起来，两只赤脚上的每根趾头都扒住了树干。他又一换手，一直腰，眼睛就看见了墙外星光照着的山峦。

贼娃子跳下地面，撒腿就跑。可是他只顾着护住怀里那个馍，忘记辨辨

方向。他冲到庄院前面时，那扇黑漆大门咣啷打开了。主人家像一个漆黑的鬼般跳了出来，差一步撞在他身上。

“给，给呀！你个贼种！给你吃个够！今黑夜叫你吃个够！”黑影怒吼着，跟着他追了上来，黑夜中的三里庄子给脚步震得咚咚响。

星光下，那黑影高举着一个东西，正微微地闪着一层黯淡的光。

贼娃子疯了一般跑着。他突然害起怕来。突然间心跳得疯快，血涌上了脑子。亮亮的星光下没有路，他不管不顾地朝山坡上冲去。赤脚踏着尖利的石渣和草刺，急急地朝山上跑。他觉得两腿软了，酥软地迈得艰难。东家举着的那东西突然叫他害怕。他觉得这颗心在腔子里突然缩紧了，血涌得象是要胀破。他跳上石头，冲上山坡，趟过一丛丛野草棵子。眼前突然见着一个黑洞洞的深渊，他拚命收住了腿，站在了不见底的水窖边边上。

浓黑的窖水在静静地漾着，微微泛着一抹暗淡的星光。这时，主家也爬了上来，呼噜噜的喘声又粗又难听，震得那大黑影在抖颤。

“吃！拿上吃！”那黑糊糊的东西伸了过来。

这是一块猪骨头。

贼娃子惊异得睁大了眼睛。他使劲睁圆眼睛想看清眼前的这个黑影。他只觉吃惊，他感到有一柄尖刀一下子挑开了他的袄褂，挑开了他的皮肉，毫不留情地揭开了他的躯壳。他觉得自己刹时间鲜血淋漓地给剥开了，那残酷的尖刀还在往深处扎，准准地对着心底下的一 块柔软的地处。他早忘了自己的肉身子里还有这么个地处，可他又知道打他小时候就似乎是一直护着掩着这个地处。若是毁了这个地处，世上就没有贼娃子了，只有一摊臭肉。太残啦，他睁大了眼睛想，还有这么糟毁人的事么。他想看清楚主人家是怎个模样；他觉得这个主家太奇了，怎想得出这么毒的招数来呢。活了十五岁，浪了三四省，他没想到有这么场肮脏羞辱等着他呢。

贼娃子突然觉得心里涌起一股酸酸的难过。他从来也没有这么伤心过。他全身哆嗦起来，脸上淌下了两道泪水。

贼娃子一扭头就跳进了那黑洞洞的水窖。暗夜里的窖水溅起一个高高的浪头，沉重地响起咕咚的一声巨响。

二

丁拐子整整半天心神不定。傍黑太阳下山时，他还随上老阿訇做了个乃玛子。跪在窝棚角角里，他觉得心在怦怦乱跳。他偷眼瞟瞟老阿訇，老阿訇凝神跪着，定定地盯着席棚壁。吃罢了饭溜出来，坐在山坡边边上，挂在西山上面的日头又白又圆。好个白白的日头呀，丁拐子想，怕是前两日里阴天

弄的，这日头一点也不显得热呢。

韩二个在窝棚旁收拾着洋芋车。天阴了两天，掌柜的怕堆在坡上的洋芋给雨打了，就传话来叫快运下山。韩二个就喜欢摆弄洋芋、这阵又勤勤苦苦地收拾上了。这韩二个也算奇了，丁拐子不满地想，一天天过得那么舒心。活像是洋芋的男人，娶上了洋芋美得不知手朝哪搭放。也真是福呢，他想，用不着想那粉皮嫩肉的真妇人，也用不着受东家掌柜的惊吓。掌柜的可真有解数呢，从不见他上山，哼，从也没见上过他的脸面，可是指点得头头是道。可真是个……残狠的人。丁拐子不敢再朝下想了，立起身来的时候，他两腿酥软了一下，闪得他又扑嗵坐在坡上了。

丁拐子下坡的时候瞧见苏尕三正在磨镢头，用块石头磨得镢刃沙沙响。丁拐子弯了腰，小步溜着，从石芯子小道上几步窜了下来。背后的山坡挡住了苏尕三，可是他还是觉得那边尖锐地传来磨铁刃的声音。耳朵都疼啦，他急急地又跳下几步，照见他可是不吉利哪。他是颗克星，掌柜的说一早晚要宰了他。丁拐子扭着腰，拖着残腿，飞快地下到山沟里。深浓的山影护住了他，他觉得心里不再那么慌了。

那条黑狗在傍黑时常在三里庄子外头蹓跶。他知道穷庄户里的狗从来都是自己蹓跶着寻食。西边的天还是白惨惨的，他想早些寻见那狗，寻见了再蹲下等着天黑。他紧咬着粗大的方下巴骨，一扭一扭地拽着残腿下山。露出薄土的石头芯子磕绊着他，磨蹭着那条废腿上连着的大脚掌。老阿訇在独个念经，苏尕三正磨镢头，韩二个玩那洋芋呢，他算着，没事，都乖乖地在山坡上蹲着呢。缺个小贼娃子——他想着打了个冷战。都还不知道呢，看那样子都还不知道呢。小贼娃子毁啦，掌柜的说了，他把小贼娃子拾掇啦。丁拐子耳边忽然响起那粗嘎的声音，他浑身发起冷来。好凶恶个嗓门哪，他记起昨日自己吓得闭上了眼。“你个狗日的若敢不干，老子照样也拾掇了你！……”那雷就炸在耳朵边上。那嗓子凶得就像个雷。这时丁拐子看见了黑狗。

黑狗懒懒地站在庄子边上。将没的太阳照得黑狗毛皮闪着漆亮。三里庄上冒着炊烟，丁拐子一眼就从那些炊烟里找见了那个围着窑洞的尕院子。他停住了，慢慢地坐下来。

掌柜的说，今夜晚一准要拾掇那闺女。谁碍事就先灭了谁。“看见那小贼娃了么？弹弹手指甲就把他灭啦。”丁拐子恐怖地捂住了耳朵，那嘎哑的粗声怒吼又响了起来，滚雷般快把他淹没了。下一个轮到你个拐子腿啦！你说，你干不干？你若不乖乖地给爷干，我使刀活剥了你！我头一刀先割了你这肉洋芋！……丁拐子浑身一哆嗦，猛一下蜷缩起身子来。冷呐，他心里哀嚎着，冷毁啦。他朝一个岩缝缝里钻去，岩碴子撕开了他的袄袖，把一团烂棉毛絮子

挑了出来。他怎么知道的呢？东家他怎能知道我想挨那闺女呢？若是不干他一准宰了我，听那噪音就知道他多残狠。“我第二刀，第二刀割你这条脚筋！”丁拐子猛地一抽腿，腿上冰飕飕的。“第三刀我捣你的后沟子！……”丁拐子疯了般哇的一声叫，蹦了起来。脑袋壳咚地撞在山岩上，嗡地晕过去了。

丁拐子醒过来时，四周已是黑漆漆一片。天黑透啦，他想了想，朝三里望去。那熟悉的窑窗里透出一点火亮。做饭吃哪，你个不知死的货。他这时心里静些了，他知道自己得快些下手。别说我拐子不仁义呐。他心里唤着那闺女，我可是走投无路。这荒山窝里没个仁义，不干了你他可就要干了我。掌柜的说啦，他把你拾掇拾掇就给我。你个死心眼的还不如早早随了我干呢。丁拐子渐渐觉得自己发起狠来，他走得又灵便了，心里也漾上一股酥麻麻的劲头。万事都是你这小娘们惹下的！小贼娃子毁啦，掌柜的已经杀开了头。不干他就要割你拐爷。若是给掌柜的割了，还不如把你拿上呢。我拐子也了了这辈子的债。他觉得此刻自己已是欲火熊熊，恨不得赶快把事情办了，一把抓住那个穿破花袄的闺女啃上几口。

丁拐子把黑狗逗上以后，就把狗脖子上的绳圈捏紧了。他亲热地摸着狗脖颈上的茸毛，狗哥狗弟的唤着，牵着狗朝山里走。黑狗轻轻抬着前腿，跳起来舐着他的大下巴，喉咙里发出低低地呼噜声。三里的光亮被黑暗吞没了。丁拐子暗中解下腰间的麻绳。无毒不丈夫，他咬紧了牙关。他把麻绳穿进狗脖圈，系了个死扣扣。我可不能挨人挑顺手的地处拿刀割。他用另一只手在黑暗中顺捋着麻绳，麻绳硬硬的。那我就——他摸着了一块尖尖的石头，——我就把你个大闺女抱上啦。他觉得自己这阵也变得又能又残，心里满是恶毒的舒畅劲。

没别的章程，黑狗兄弟。委屈你一阵阵，谁让你壮得像个虎狼呢。你也该委屈一回啦，拐爷还是个人呢，可处处活得都不如你。人活一世总得求个痛快，这道理你一听就懂。该残了就是要残，该毒了就是要毒。若不然人家就要使刀刀碎割了你。拐爷我没什么亏心的，我活一世就是要寻上个妇人。好寻不上拐爷我就恶寻，这跟你黑狗兄弟一个样。

丁拐子觉得浑身上下都活泼泼的充满了活劲，心里又黑暗又结实。这一阵他已经想去谢谢东家掌柜了；没有掌柜的这一逼，人一辈子也只有守着堆洋芋睡。闺女这一回狂气不了啦，丁拐子又馋又恨地想，这回她铁定得让暗拐爷消受消受啦。那是个长熟了的瓜果，这一回拐爷我要啃个痛快。妈的就算是个啃烂的剩货吧，老子我也顾不得那么多啦！

丁拐子把大黑狗牢牢地绑在那块尖石上。趁着黑狗还没有闹腾，他赶忙一瘸一拐地走开，喘着坐在黑地里。远远地望去，山脚下的三里还是一片宁

寂，没有一丝声响。入夜了。

突然，远处传来了一阵声响。轰轰的砸门声，隐约的怒骂声微弱而清晰地在黑暗中飘着，像是一个什么不安宁的东西在那片黑暗中行走。四周的空气都激动了。丁拐子在黑地里一跃而起，两眼直直地盯着黑暗，仔细地辨听着那声响。下手啦，掌柜的可真是残狠，丁拐子不禁心里浮起一股对东家掌柜的敬畏之心。瞧人家说一不二，水嫩嫩一个大闺女已经快拿上啦。他下手啦。山影黑糊糊地高高耸着，在暗夜里一动不动。透过这片浓浓的黑暗，丁拐子觉得那不安的动静时隐时现，像那边轻轻跳着、飘游着一个看不见的鬼。

狗突然呜呜嚎了起来。颤抖的嚎声像哭一般难听。丁拐子赶快朝一边滚爬了几步，然后转过头来。大黑狗一动不动地卧在地上，并没有去挣咬那根麻绳。它两腿平平地伏在地上，巨大的毛茸茸的头伤心地轻轻摩蹭着岩石。奇啦，丁拐子暗暗吃惊了，他已经见惯了这黑狗雄赳赳的虎狼相。他拣了根又细又硬的麻绳子，就是算计好了黑狗发狠时的力气。这狗咋这么个老实！黑狗还在呜呜哭着，像吹着一个号。丁拐子奇怪地朝狗爬了两步，歪过头想看看狗脸。黑狗一扭头，把脸贴到另一面，接着呜呜地哭。这狗！丁拐子呆愣了，这狗它不搭理我呢！他不相信地拉开拐腿，转到尖石头的另一面，又俯下身去。黑狗一抖颈毛，嫌恶地把脸又扭到石头这一边。呜呜——长长的哀号般的狗叫声穿过黑暗，细细地朝天上飘去。

丁拐子哇地怪叫了一声。

黑狗还在自顾自地呜呜哭着。

丁拐子猛地扑上尖石头，一把抓住绳子。他扑得太重，石棱子重重地击在他的手指甲上，疼得他眯住了眼。他哧哧地粗喘着，撕扯着那系得死死的绳扣。像是有个手指甲给撬开了，刀割般疼得钻心。他一声不吭，使劲扯开了那个死死的麻绳疙瘩，然后一下子歪在石头旁。

黑狗慢慢站了起来，伸直了四腿，像头小牛般立在黑暗中，朝他扭过了脸。

"快走！你个狗日的！"丁拐子怒吼着。

黑狗弓起了柔韧的腰身，停了一瞬，然后嗖地弹了出去，像一支箭一般消失在暗夜里。

丁拐子茫然地看了看了四周的黑山影嶂。走啦，走吧。他想，我也走啦，远远地走啦。他站起来，又望了望黑幢幢的月亮山影。滚你妈的吧，你这秃头。老子走啦，拐爷我走啦，谁若再回头望你这秃山一眼，谁就不是人生养的。滚你妈的，走哪搭老子也不回来啦，拐爷走啦。

三

苏尕三拚命地挣跳着，下死劲甩开老阿訇。老阿訇低着头，双手紧紧搂住苏尕三的腰杆，给这年轻人抡甩得摔倒跌下，两根枯瘦的脚杆在坡上搅起弥漫的黄尘，在黑暗中闪过一抹黄晕，随即就被浓夜吞没了。

老阿訇一句也不吭。苏尕三发蛮力时，几次把胳膊肘子捣在老汉头上，可是他还是低头搂着，两手箍定在苏尕三粗壮的圆腰上。两条手臂上跳出了鼓胀的脉管，僵僵地抱着，像是在黑暗中和年轻汉子的壮腰长到了一块。他的瘦干身子给抡起来，两只瘦脚嗤地划裂了一片土皮，黄烟腾爆起来，盖住了夜幕，黄黄地滚动着，包裹了他们两人，他又扑嗵绊倒了。精脚砸在土疙瘩上，那脚已是痛得麻木了。但是老阿訇不撒手。戴着白布帽的头压得低低的，偶尔抬起来瞪苏尕三一眼。他抬起头来的时候，白布帽便在黑沉沉的夜里发出一点暗暗的白亮。

苏尕三暴怒地跳着，像头锁死住的狮子。“撒手！阿訇！”他狂喊着，“拚啦！拚啦！”腰给铁链子般的两条枯手臂锁住了，苏尕三高高举着手臂，手里握紧的镢头插进了黑暗，连刃上也不见光亮。“求求啦，阿訇，放开！嘿！”他急暴地挣着，恨不得使镢头砸开腰上那个铁箍般的手。又是那件事，他心底满满地晃荡着一腔沉重的酸水。又是那么个事，他简直想下镢头砸老汉的白帽帽了。暗阊中只有这顶白布帽帽能看得清，它时时晃动着，默默地和他比着蛮劲。“撒开！让我去了吧！阿訇！”那件事三年前逼得他个十七岁的尕娃子杀了人命。磨利的镰刀割开肉皮那时辰，自家的心上也齐齐地裂开了一般大小的伤口。远远地离乡背井，远远地走了荒山，忍着苦着，原来到头来还是这么个事！尕贼娃子长得还比不上镢把子高，也摊上这么个事。他多屈啊，他没吭一声就毁了自己。苏尕三跳挣得累了。他觉得心里满是泪水，浸泡得他受不住了。“阿訇！撒开吧——”他猛地跪在地上，老阿訇也给猛地拉得坐倒了。“松手吧，我给您老人家跪下啦……”他哑声说。

在黑暗里，老少两人突然都不出声了，默默地抱成一团。苏尕三跪着，眼里涌出来两大颗咸咸的泪，咸咸地淌过睑腮，淌进嘴角里边。

苏尕三就着微微的夜光，看见老阿訇正牢牢地瞪着自家。那两只眼里闪灼灼的，满是严厉的责备。苏尕三跪着，忽然弯腰给老人叩了个头。

老阿訇慢慢松开了双手。

苏尕三跃起身来，跳下山崖坎，顺着依稀闪亮的石芯子小路，朝山下冲去。夜风骤然掀起来了，呼呼地掠擦着他的耳鬓。一幢幢黑沉巨大的山影快快地身后移着，默默地给他闪让开谷底的小道。他单手紧握着沉甸甸的镢头，

在山石崖壁上纵身跳着跑着，他觉着这阵自己正变成一只壮健的虎豹。黑夜肃然绷紧了，呼呼的风里走着一股杀气。苏尕三大步流星，穿沟越壑，朝着三里的方向飞奔着。赤脚上的厚茧擦着山石的边棱，腰杆扭转着护住姿势，手里的铁镢头又沉又顺手，滑滑的柄子攥在手心，心里便漾着一丝快爽。

那东家的院门上没有铁杠。我要一镢头下去就把它破开。你个残狼不是夜夜去破那女子的门扇么，今黑夜看我也去破破你的门扇。杀就杀，宰就宰，我十七岁那年就打算着死上一遭呢，你们偏又白送了我这三年。破开你的门扇我就闯你的院，直直地瞄准你那上房。我要使镢头毁烂了你那上房门，进了屋和你见个雌雄。回回心里就这一处长的是软肉，你们就偏偏欢喜拣着这搭糟踩。贼娃子他可怜是个弱娃，他忍不了就一头扎了那窖水。我不是贼娃子，我忍不了就给你一镢头。我今夜晚破了你那门扇再破你的肚子，豁出染身血褂子穿也要看看你肚里的肠肺。你们太残毒啦，东家，人活一世就想护住颗心，你们活一世专是糟辱人那心。贼娃子太屈了，他才长了十五岁年纪。可是你该记着还有我呢，我不强不勇，可我今黑夜要毁了你的命。苏尕三心里滚着轰轰的雷响，他觉得自己的心和脑子已经晕眩了。心口那里大开闸门地放出了一股嗜血的渴望，他想劈砍剁砸，想快快闻上那腥腥的血味。黑茫茫的大山退向两侧，正前的中间空空地一片苍茫。苏尕三咬紧牙关，笔直地对准三里庄大步跑去。

毁了这三里，毁了这世道吧，你糟辱我一场我叫你还一汪血。这黑糊糊的大山该蹲腻烦啦，这悄悄的三里也太规矩啦。一年年的，浪赶浪般立在这搭的秃山荒坡都该活泛一下子啦。这没头没终的山路，这满眼枯干的焦黄，都该溅 上些活血，都该见见红啦。那女子再用不着吓得不敢睡，你东家也用不着黑了天就忙着破人家的门，我苏尕三不硬不强，可我要在今黑夜算算这些罪孽账。东家，你蹲好等着。苏尕三径直冲上了三里的窄街，顺着黑暗的街路直奔东家庄院。

黑漆大门紧紧闭着。苏尕三伸脚跳上了石头台阶。为着护住这心，我避着躲着，我走了三年石渣子黄泥土的山路，串遍了几州几府的偏荒去处。我走得又累又乏，一心盼着寻上块地方让这颗心歇息一阵。我给你刨下了堆成山的洋芋，我攥得这镢把子细了一圈圈。若是能受了这些磨煞就能寻上那间黄泥巴屋，若是再苦上十年八年就能把这疲累了的心放下暖暖，我情愿刨得洋芋山高过黄土山。可是——苏尕三抡起镢头，——可是你不应我这一句么，你至死也忘不了辱毁人这颗心！轰然一声，镢头狠狠地劈在黑漆大门上。那就拚吧，我不要那黄泥巴尕屋子，你也搭上你这漆门砖屋！他闪电般抡起镢来，磨利的镢刃晓晓地剁在门上，白白的木头屑屑横竖乱飞。苏尕三劈得火

性爆发，连连的镢头雷击般打向那扇黑漆门。

咔喳一声，一块门板随着镢头劈裂了。苏尕三又一镢下去，猛地剁断了插住的门栓。苏尕三脑子里闪过那条铁门扛，他飞起脚来，哗啦一声，大门扇散了架，猛地敞开了。

正房！苏尕三扑了进去。东家，掏出你预备着宰我的家伙来吧。正房门扇可就嫩些啦，东家，我舍了那穷汉蹲的黄泥屋，你也舍了你的大庄院吧。苏尕三登上台阶，风车般一阵猛劈，正房门被打得粉碎。他撞开垮下的门框子，一步闯进了正房。

正房里黑洞洞的，没有声响。

苏尕三使劲压住吁喘，握牢镢把。还是没有声响。他突然发觉了，这正房连这庄院都静悄悄的。

苏尕三忍着心中那股疯狂，强压着喘息屏住了气。他使劲地辨听着，在黑暗中把两眼瞪得圆圆的，他觉得自己的眼角角裂开了。

黑夜中，整个庄院都是一片死寂。不像有一个活物，简直像个坟圈子般一派阴森的死寂。

苏尕三猛地想起来了：他从来没有见过东家。窝棚里，谁也没说自己见过东家的面。

苏尕三绝望地举起镢头，独自立在院中央。他一阵脸朝着砖院墙，一阵朝着正房，一阵又朝着黑漆一团的院角落。举着镢头转着，心里渐渐渗进了一丝恐怖。东家，你出来吧，掏出你预备下的尖刀子。你我两个拚上一场吧，若是毁不了你，我情愿给你拿刀剥了。你出来么，他唤着，你出来咱拚它一阵么。苏尕三愈来愈慌乱，下了拚死的心也只闯了座空空的宅院，这事把他直筒筒的心搅乱了。出来，主家，你该也是个敢说敢做的男人么，出来咱拚上一场。为了个甚你躲在黑影里不露呢。苏尕三高高举着的镢头开始沉重了，他觉得两臂开始酸麻。你若是有种你就出来，我知道你打心眼里从不把我们当成人看。你拣着人心里薄软的地方糟践，你从不知人都有个不能再退让的时辰。我情愿背罪担险，我情愿在你手里染个血褂子穿。你出来么，再莫要躲进黑影，我两个一搭走个火狱吧，放一腔男子的血在这荒秃的黄土山上，我两个一搭下火狱吧。

黑暗的大幕罩着庄院。房子院角空无音声。那斜斜曳下的黑阴影子一动也不动。

苏尕三提着镢，退到三里的窄街上。破碎了门扇的青砖院像淹在水里，青蒙蒙地一派阴沉宁静。苏尕三恐怖得渐渐心里慢慢敲起了鼓点。夜天里的流云滞缓了，风渐渐停息下来。远处围绕着三里的山影已经分辨不清。苏尕三

不知所措地退在村子边边上，在路口上停下来。东家活活是一个鬼，他想，这东家不是我一镢头放得翻的。荒凉的夜里飘来一股清冷，苏尕三的烫的心此时已经变凉了。

这鬼还要随着你呢，这甩不掉劈不碎的罪孽也许永也不放开你。你单凭一股心火，你抖擞着伤弱的身子力气；你盘算着寻个你死他活血溅黄土，可是世上的事比你盘算得更恶。你出了月亮山，它随你追到太阳山；你求的是舍条命护住心，它偏要毁了你的心留下你的命。留你一条命受这熬不住的苦。残狠哪，东家，这可真真的是座火狱。我才二十岁，我还要在这火狱里趟多少日月呢？我还有没有寻上那么间脏污坍塌、烟熏火燎的黄泥巴歪歪屋子的指望呢？主啊，难道人活一世，连这么个穷念想也真是罪过么？

苏尕三慢慢地放下了高举着的镢头。隔着黑暗，庄院的黑影大开门扇，凝着神像是在等着他。他提着镢把立在街心，独自痴痴地望着那破门。他的双眼里冷冷地闪着亮，他觉得脸上又皱又涩，像是在这一阵阵里人也苍老了。你这么干太残啦，东家。他暗暗呼唤着，我们凭的只是这一阵的火劲。我们就是这么些人，只有一阵烧着的心劲。你这么对付我们，你太恶啦。

苏尕三提着镢，慢慢走上了归路。夜空上依然流动着深浅不匀的黑云。前面的山腿山坡迷濛一片，简直看不见那条走熟了的石芯裸露的小路。

四

她咬咬牙，扭头出了门，回头替瞎阿奶把门扇掩好。大黑狗紧紧靠着她的腿，使毛蓬蓬的头磨蹭着她。阿奶已经堵住了窑洞，这阵想回去阿奶也不叫进啦。阿奶说她就在窑里睡下，永也不再出这眼窑了。大黑狗磨蹭着，弄得人心里酸酸的。可是阿奶你孤老婆婆一人，又是瞎着一对眼呢。阿奶说饿了有煮下的熟洋芋，渴了有炕头的大水缸。哦，阿奶推着搡着就把我推出来啦。

她满脸流着泪水，舍不得地倚住了自家那扇碎成烂片片的门，回头看看，窑窗黑黑的。

阿奶怕是真的睡上了炕。可是阿奶，你是个废人呢，煮熟的洋芋吃净了，担下的水喝干了，你可怎么个活呢。你走吧，你快快走，阿奶能喝多少，水有那么半瓦缸呢。可是阿奶，半瓦缸喝喝就干了呀，你眼睛不爽快也不能挑了来。你走你自家的吧，再多说阿奶可要打你。那水么，那水喝不得啦，尕贼娃子睡在窖里，谁还有心吃那窖水呢。你快走，快走啊，吃净喝光了阿奶就睡下。可是阿奶——快走吧娃，今夜的事你还看不出来么，三里这搭你一天也蹲不下啦。

她抹一把泪，眼里又哗哗地淌出来。望望窑里，黑洞洞的窑里睡着自家的瞎阿奶；望望庄外，黑茫茫的大山一道隔一道，不见个边涯。尕苏哥，她伤心地想，尕苏哥，你在哪搭呢，你到了这个时辰也不搭救你尕妹子一下么？

阿奶说，这窑住了三辈子了，我睡在这窑里屈不了我。我也在这窑里长到这么大，可是阿奶说得一点也不假，这里我蹲不得了。这窑，这三里庄子已经不容我了。阿奶搡着推着把我赶出来了，她说今日里若不是靠了条狗，今日里就是我的日子。她说明日东家就不是来破门，等明日东家来就是要放火杀人命。阿奶是存心把这窑做个坟呢，她睡下就会再不起来了。我随了瞎阿奶这多年，我知道她，她睡下就不会再起身，她早就盼着这么睡着去了呢。

她扣紧了旧花袄上的一根根扣绊，提起来一只盖着布的筐篮。狠狠心一挺身走到门外。

街上天上黑暗得不见五指。走呐，黑狗狗，她哽咽着声唤了下狗。原来自家住惯的窑，原来自从梳了个尕抓髻在窑屋炕上耍髀石那阵就住惯了的窑，也这么迈迈腿就出来了。真的呢，女子长大了总得离开自己的家屋，原来这住惯的破窑真不是自己的家屋。女子离开自己长大的家屋，好离恶离都是一把泪；瞎阿奶说得凄惨，可是这时辰不能不信阿奶的理了。走呐，不能再回头。阿奶吃那洋芋也罢，阿奶不喝那窖里的脏水也罢，阿奶睡下了永不起来也罢，我一个女子只能咬咬牙离了这家门。走啊，黑狗狗，再不能回头了。从小破衣烂蓑，从小厮守着这破窑烂灶，累得脸面枯干，活得蓬头垢面，我就这么离了家啦。她不住地抹掉满脸流淌不停的泪水，只觉得自己和那些哭闹着离门出嫁的女子一样。她提着筐篮，紧跟着大黑狗，走出了三里的窄街。

三里是个住惯了的庄子，四处都是见惯了的大山呀，平日里这山又荒又野，叫人每日见着心里害怕，可今日里我要离开它啦。山脚那搭净是红石头，顺着那搭走上去，就是自家的红胶泥抹了的水窖。贼娃子屈着毁了，他个十五岁的儿娃子屈得跳了那水窖。脏腻的窖水不能喝啦，我没了担水的去处，我在这搭不能蹲啦。那窖留给贼娃子吧，只求他睡个安稳。我去啦，我不能再回头，我永也不再担那窖水了。尕苏哥恨恼那窖水；头一回见着尕苏哥那时辰，就听他这么说过。尕苏哥爱的是喝口清清的井水，我该寻着那水给他担来。那天见着他时，他刚从将军台的小道上下来。那条小道明明亮亮地夹在红褐石头当中，两边尽是又高又陡的火石山。尕苏哥敞着汗褂，露着胸脯，顺着红石头当中的小道下来了，走得大步流星。如今我得走啦，再也不去那搭担水，也再见不上那条红石头当中的小道。可是我忘不了尕苏哥那天下来的模样。那天大步走下来，路也震了地也响了，野坡荒岭都欢喜了。

她急急地赶着路，大黑狗紧紧贴着她的身边。三里给甩在了背后，渐渐

溶进了那片黑暗。

黑狗突然叫了起来。

她突然看见：前面的山坎上正端端地立着尕苏哥！黑狗挤着舐着苏尕三的衣裳，喉咙里咕噜噜地低吼着。她哭开了，原地立定不动。她肘上挎着个破了边的筐篮篮，紧紧地穿着那补得失了底色的旧花袄，头发蓬蓬的像片粘在头上的毡片。她立在苏尕三的面前，在黑地里哭得抖着身子。她满脸哗哗地流着泪水，哭得发不出噪音来了。

苏尕三默默地拄着镢头，立在黑地里，久久不出声地望着她。隔了好一阵才开口了：

“你知道么，我又惹下事啦。”

女子只顾着哭。她又不会说话了。

“我砸毁了东家庄院。我又惹下罪啦。”

她在黑地里牢牢盯着这庄稼汉。

“我背着两样子罪呢，你就一准跟我？”

她说不出话来，怎么也说不出句话来。

“我是个走火狱的罪人呢，你不嫌我？”

她使劲地摇了摇头。

“跟了我，你一辈子就是个受苦受罪。”

“我……我愿意，”她总算张开了嘴。

“我人粗呢，说不准我气了还打你。”

“我愿意。”她轻轻地说。

“我手重，”男人说，“我手重，我也残限呢。”

“尕苏哥，”她怯怯地捏紧了男人的袄襟，“引上我，尕苏哥。”

“你就不怕我毁了你？你不知道，也许我能真地毁了你呢！”

“毁了我情愿。”她使劲攥牢了那袄襟襟。

“那黄泥屋……”苏尕三沙哑地说道，“那黄泥屋，我寻不上啦。”他这时已经舍不得挣脱开丫头的手。走吧，他想，我怎能再说难为她的话呢。只怕是我顾不上你呢，我的苦命妹妹。我怕屈着你。你好好一个大女子，唉，苏尕三一甩头下了决心，走吧，死活一搭走吧。他抬起眼打量了下这女子。在夜色里，他突然觉得一阵温热。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囤女紧紧攥住他的衣角角，近近地立在他身边呢，他心里突然起了一阵潮。这潮涌漫得他心里又酸又热，“走吧，”他忍着这阵潮的抚摸，低声说道。

她挎起筐篮，急忙随着苏尕三迈开了步，一只手牢牢抓着他的衣襟。大

黑狗轻轻跑起来，上了那条陡陡的石芯子道。尕苏哥，我愿意，苦着穷着我愿意。我给你洗洗补补，我给你担水烧饭。你心里累乏难受，我拿我这心陪着你。引上我走吧，尕苏哥，你的罪我担上一半，毁了你我情愿陪上。别人不知道你，我可知道得见根见底。别人欺辱咱们，咱们相跟上远走高飞。我掏出我这心暖着你，你心里平复了你就能活得又壮健又神气。到那时辰天底下再寻不出像你那么威武的男人。走吧，尕苏哥，引上我，我一步也不离你。咱们相跟上进山进海，咱去寻那熏黑的尕黄泥屋子。

陡陡地斜起来的山坡垫着扭来折去的石渣子坂道。裸露在夜色里的白石渣子发着一些微明。荒凉的月亮山层层叠叠的，浓淡不等地平摆开深重的黑影。朦胧的山野无边无垠，静寂的暗阊中，只有这一对年轻人精赤的脚踏动着山石，发出一声声清晰的声响。

结　尾

在西北的黄土山区，无论你走到哪一处荒凉贫瘠的山沟，顺着长得密密的胡麻地和麦田，顺着圈里养的那些身子瘦窄的羊群踏出的小路，绕着黄土峁往上一步步登上去，你就能看见漫坡上和圈圈的山塌上的洋芋地。拦羊子的那些脏脸蛋的小孩子和披着光板子羊皮袄的老汉们喜欢把羊儿撒在这附近的沟里。秋天过了，风一日日变得萧杀透凉，踮脚朝下面深深的沟底一望，顺着沟底的土道飞刮起着一股股黄尘。紧接着就是冻手冻脚的天气，拦羊的这些娃娃老汉们蜷着身子，拿出脊梁顶着那卷着黄尘穿沟而去的寒风。一眼几十里山沟坡崖不见人影。羊儿倦怠地正散散地朝更高的山项上爬去。爱玩耍的娃娃不愿动弹了，爱唱个花儿漫个少年的老汉也沉默不语。他们孤单单地挟着根鞭梢短棒踟蹰在荒凉的山坡顶上，脸上心里都像是灌满了黄土沙子。

老汉就唤过娃娃。他们拾来一捧枯枝乱草，扯来些干透的秧秧蔓蔓，架起来一堆篝火。地上刨出几个给人忘了刨净的洋芋，洋芋埋进火准，再撒上些薄碎的石头渣子。熊熊的火燃起来了，火焰烤着老汉皱巴的脸膛，娃娃欢喜地蹦来跳去地寻草添火。寒冷漫长的一天里，只有这一会他们觉得心里轻快，像是不觉间突然发现了什么喜庆，那种快乐的感觉简直让人觉得神奇。

火渐渐变成了红灰。暗红的灰烬久久亮着，因为碎石渣已经都烧得灰红了。娃娃忍不住几次伸手要抓，老汉眯着眼几次都拦住了他。老汉的眼深埋在一脸皱纹下面，眯着一条缝，心满意足地等着。羊儿还散在陡峭的崖坡上，蠕动在光秃的圈山峁顶上，山里还是起着一道道黄尘，可是听不见有什么风声了。

老汉终于拨开了黑灰。他不全拨开，只捏根小棍拨开那么一丁点，轻轻

地挑出一个圆滚滚黑糊糊的大焦蛋来。接着他把那黑焦的东西放在手心里。一边的娃娃想，还烫呢，还烙得很呢，可是老汉那大手心里粗茧子几重几层，娃娃瞧见老汉眯着的眼皮眨都不眨。那黑焦的疙瘩突然给老汉那粗茧子手弄开了，焦皮落下来，跳出一个白嫩滚烫的白蛋蛋。一股子香气猛地冲进娃娃的鼻孔，他啊地欢叫着跳了起来，闹着朝老汉要，撒扯得老汉坐不稳了。

有时候，这么一老一小蹲在高高的荒山坡上，望着四外无声无息的世界，这么啃着香喷喷的烤洋芋，能一直坐到黄昏。揽回四散的懒羊子，拾起撇在一边的鞭子羊棍，他们顺着细细的羊肠子小道下山了。这一天已经黑了，明日早起他们还要相跟着上来。

岁月就是这样度过的。可是他们心底隐隐微微地有着一丝飘忽的满足。那山上烤熟的洋芋塞饱了他们的肚子，那洋芋的滚烫到多久都像是暖着他们的生涯。

老阿訇默默地望着这一对破衣烂衫的年轻人，在阴暗的山坡上立了好久，没有说一句话。苏尕三硬挺着脖子，背着老阿訇站着，手里还握着那柄镢头。这尕娃娃，老阿訇心里想道，盘算着和我老汉论个是非呢，他想着不禁苦笑了一下。那女子低着头，直直地站在窝棚门前的亮处，手里提着筐篮不敢放下，像是在听着老阿訇的发落。苦命的女子，你就直端端地闯进回回庄稼汉的窝里来啦，这里可不是你寻盼的地方呢。老阿訇叹一口气，替她接过了手里的筐篮。看来这也是真主的安排呐，一搭走吧，真主不曾逆着人的心愿。不怕受难就往一搭走吧，奔着你们的念想。试着寻寻你们的黄泥巴小屋。

老阿訇抬头看看天色，浓墨般的云层还在低低遮着连山，稀疏的薄云后面隐约闪露着几粒星星，已经是后半夜了。走吧，我不能拦阻你们了。尕苏三子他累乏啦，他病攻心般只求着那么一间熏黑歪塌的破黄泥屋，让他去吧，我不能再拦阻他。也许他有朝一日信了我的理，也许他有朝一日能在自家心里搭起一座遮风避雨的泥屋，可是今日黑夜，让他们走吧。老阿訇走进窝棚，喊出来韩二个。他引着韩二个朝坡上走去，踩着黑夜里不知深浅的松土。

老阿訇和韩二个架起了一堆火。

火苗转瞬间窜跳起来，红通通地闪跳着，黑暗中的山坡突然被照得出现了变幻的轮廓。老阿訇和韩二个靠着火堆坐下了，那忽高忽低的抖闪的橘红火焰立刻把他俩映亮了。

火堆后面的洋芋堆背后，突然立起来一个人影。瘸瘸拐拐地走了过来，迟迟疑疑的。

老阿訇和韩二个架着火，朝火堆上添着树枝草叶，稍稍转过脸看着走近

的丁拐子。丁拐子气恨恨地拐着走近火堆，一屁股坐下了。停了一阵，他也拾起柴草，胡乱扔在火苗上。老阿訇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有说。韩二个这时抱来一大抱洋芋。

老阿訇从坡上拾起一把碎石渣片，撒在火堆上。火焰噗的响了一声，顿时黑灰了一瞬，紧接着又轰地爆起火星了，更猛烈地燃烧起来。苏尕三也走近过来，背后怯生生地随着那个女子。石渣子片片一把把地朝火堆上撒去，溅着灰烬里的黄亮火星，沉在烧过的通红灼脸的炭火底子上面，静静铺着，慢慢地变得灰红起来。

火苗暖暖地亮着明晃欲滴的黄色。火苗在五个衣衫褴褛的庄稼人中间窜跳闪灭，黑重的浓夜被冲淡了，飘摇着生出了一个沉重哀伤的精灵，旋绕在山坡顶上的窝棚棚和围着篝火的五个庄稼人上空，久久不去。紧压背后矗立四周的漆黑山影苏醒了，给火光映得吐出了一丝活气。山坡的斜斜棱边拖曳着火光伸下去，伸向依旧罩在黑暗夜幕中的深沟陡谷。

从远处望过去，黑蒙的斜坡上只有一块明亮鲜黄的角落，中间清清楚楚地显着五个人和一座窝棚的明暗分明的远影。

韩二个低着头，手里抚摸着一个壮大的洋芋。他的脸给火光照得通红，浓黑的双眉下，眼窝里凝住了一点干净的闪亮。颧骨和满腮的黑胡子都挡在阴影里，一张脸像个煞神般半黑半红。他举起那个大洋芋，火焰在那只粗硬的巨手上闪亮着。他把洋芋填进红灰下面，不避灼烧地又把洋芋朝里塞了塞，让烧红的石渣片盖在上面。送送苏家兄弟，他想，送走苏家兄弟和他妇人，明日早起再刨时，就先刨梁那边石多的那块地。这洋芋，壮得多喜欢人哪，他想着，拣出一个个壮大圆滚的洋芋，接连塞进火堆，用烧好的石渣子盖上。他每塞一个洋芋前都用粗糙的大手把洋芋摸索一阵，那些洋芋又凉又滑，摸着心里舒舒坦坦的。

丁拐子手里抓着一把草。他不烤洋芋也不添火，只顾对着黄红的火苗发痴发呆。拐爷我又回来啦，他瞪着熬肿了的眼睛盯着火苗，粗得吓人的狼下巴翘着，映着火光，像是涂了红彩。心里受不住，拐爷我又回来啦。原想我放了那黑狗，搭救了这围女，她也许就乐意跟我了呢。呸！你个瘸心瘸腿的货！回来才看见她相跟上苏尕三了。洋芋吃罢了，她就走啦，她就迈开她那小碎步，挺直她的圆腰杆走啦。不是随着你拐子，是随着人家好腿的苏尕三。这火烧得多美啊，在这道山里我拐爷还从没见过这么红亮的火呢。洋芋使烧红的石渣片一煨，香气就随着火浪出来啦。走吧，你们走，拐爷我在这搭蹲着。啥我也不怕，反正一辈子混不上个女人。冒了死回到这坡上还都引不上

个女人，还有个什么可怕呢？快烤吧，韩二个，快吃吧，吃上一顿去死拐爷也情愿啦。

她半跪在篝火一边，隔着男人们的背影，远远地盯着那神秘的火焰。大黑狗紧紧贴着苏尕三卧着，在她前面高高耸着漆黑的耳朵。狗也认了他了呢，再往后就是一家人啦。这火苗多暖和啊，又黄又亮地映出了半面山坡。她的旧花袄紧紧裹着身体，鬓发给火焰燎起的灼烫抓得轻轻拂着。她舒服地跪坐着，凝视着默默闪跳的黄火苗。她好像已经寻上了一生的安慰，两只黑黑的眸子里满是感激的温柔神情。长到这么大，没年没月净是给男人们烧火做饭，如今要吃一顿人家做给的饭食啦。多好的人啊，她幸福地想。吃罢这么一顿饭食，我就要相跟上尕苏哥走啦。走吧，这么走该多好啊。

苏尕三坐在坡坎上，敞开了袄襟。裸赤的前胸上热灼灼的，像是给火苗直接舐着烤一样。他背后靠着黑黑的山影，半个身子和那黑山影化成了一块。火光打在他前胸和脸上，衬得他浓眉大眼的脸庞棱角鲜明。吃上这顿送行的烤洋芋，我就要引上她走了。前方是个甚么呢？是遭逢第三场罪债呢，还是看见一座半埋在黄土坡上的熏黑的泥屋？是真主教示了的火狱，还是真主唤着我不敢忘的天堂？不知道，我不知道也往前走。我知道我这生一世总有个走到的地方。总有那么一天，我能走上一处山坡岗，或是一处树林子，一处河湾汊，一处野草滩。我总能走到那个地方一头栽倒，或者我就能在那个地方寻见我的归宿，寻见那座黄泥小屋。走吧，吃上这顿饯别的洋芋，记下乡亲们的心情。走吧，引上这诚心实意的女子，走个永不回头。

老阿訇细心地用树棍拨着灰火里的洋芋。他续上柴草，撒上石渣，接过韩二个递来的洋芋。厚厚的暗红的灰烬鼓鼓凸凸地冒着青烟，压在灰下的洋芋给烧得微微震抖。尕娃娃们要走远路，他们要走上险山恶水，走上埋伏着火狱的远路啦。仔细烧些洋芋，经心烤些最壮的洋芋，给娃们送个行吧。当年随着造反的乡亲们围了县城那时辰，家里老人就是这么给烤的洋芋送上阵。远走新疆，下伊犁以前，亲戚朋友也是使这洋芋给饯的别。已经转回了一辈子啦，已经轮上我经心细意烤上洋芋，给这些娃们送行啦。红灰已经乏了，再添些柴草。石渣片片暗暗地红啦，快翻翻洋芋。这一个给这苦命的女子，难为她年轻轻地舍了家随了我们这些人。这一个壮的给韩二个，韩家这兄弟出力最重，憨得不知疼疼自己。这两个一搭给丁拐子，看他屈的，多吃上一个洋芋吧，一阵阵再给你烤出来。这个有疤的，尕苏三子，给你娃吃上吧。你要走的是大山大沟，处处埋藏着火狱，从今黑夜就让你记着艰难吧，这个有疤的洋芋你吃上。

老阿訇抬起头来，众人正围着火等着他。他默默地拣出一个又大又圆的

烤洋芋，用手掌拍着那洋芋黑焦的皮。他轻轻地剥开了一点，接着一撕，一股热气里，洋芋露出一块白嫩的肉来。老阿訇小心地剥着，不伤一点肉地，把那个大洋芋剥净了。

大洋芋像个雪白的大馍馍，静静地摆在了篝火边上的空地上。

老阿訇突然觉得鼻子酸了，忙忙扭过脸去。吃吧，贼娃子，他心里说道。他甩了甩白胡须。“吃吧，吃洋芋吧！”他大声吩咐众人说，声音颤抖着。

从月亮山暗阊中的山丛里望过去，在下面那些逶迤波起的长梁漫坡上，有一块 高高的亮地。那块柔和明亮的黄黄亮地中央，正闪耀着一簇红得暖人的火焰。五个沉默的黑色人影环绕着那簇火焰，朝火的侧面被照得微微发红。他们的黑暗后背和浓夜溶成一片，远远望去像是五块栽立在坡梁地里的黑石。有条狗的影子在他们中间闪来跳去，把那深红的火焰时时打上一个黑色的印子。山梁斜斜地伸展着，一直到没入夜幕的边缘，没有一丝动静，只有一座歪斜的棚户的尖顶耸出地平，刺破了山梁那条柔和伸展的坡线。

山风穿行在黑暗里，搧抖着山坡中间的那团红火焰。火苗捉摸不定地闪灭着，把那五个黑影映得时明时暗。茫茫的月亮山依旧默默立着，但已失去了那永远的寂静，沟壑梁峁都凝神望着那堆篝火和烤红的人影，像是正在长久地吐出一个沉重的叹息。

黑窝棚此刻空荡荡的，独自斜歪在坡上开始显得孤独。苏尕三的前胸裸着，火苗已经把那胸脯灼疼了。韩二个大口地吞嚼着新烤的洋芋，粗大的手掌插进火焰里，一个又一个地把黑焦的烤洋芋抓出来。丁拐子吃饱了，蜷缩起干瘦的身子躺着，烤着火像是沉沉睡了。老阿訇还在抱起新刨的洋芋，搓去洋芋上的浮土，抚摸着，然后把洋芋埋进石渣片和柴草烧成的红灰里。只有那个女人一直静静地跪坐着，安详地望着暖人的篝火，独自在想着什么。烤洋芋的香味随着腾起火堆的青烟，弥漫在他们身边，漫过祭奉贼娃子的那个白馍般的大洋芋，漫过不安分地跑来跑去的黑狗，从人们的头顶上飘过去，遮蔽了那座小小的黑窝棚，一直朝坡地周围的山峦飘去，终于消失在月亮山秃秃裸着胸怀里。

再 结 尾

凉秋九月，山里还没有刮起那侵肌伤骨的硬风，可是遍山的青庄稼已经砍倒了，远近起伏的山峦只剩下一片黄褐。

夜里已经很冷。清晨起来。浸泡在一派寂静的寒气中的石头枯草上，已

经沾着一层白濛濛的霜粒。天空离得高远了。

直直地穿出山脉拦腰处的石嘴子，绕开那石嘴豁口附近的村庄聚落和叉子路，眼前就是牵连数省的大山纵深。这片茫茫的大山里没有贯通的大路，只是漠然地一层层矗立着，远离着尘世般不言不语了，仿佛正守着自己的世界。东有黄河冲泻成的宽阔川原，南有渭水秦川的富庶田野；可是一切平坦富足都被这大山边缘的一道贫瘠焦旱的浅山拦住了，像是有一条横伸着的褴褛的手臂，倔硬地推开了眩目的诱惑。

于是就形成了一方的地理，于是就有了一方人的人事和命运。

海固、甘南、清水、湟水，向西穿过萧杀的河西走廊，隔着瀚海戈壁通向新疆；大峡、小峡、岷山、六盘，连着雪山彼处神秘的青藏。行走在这片莽莽的黄土荒山里，眼前总没有条顺直些的路径，默默地走上一阵子，人就觉得自己是在迎面走向一面巨墙。前途不辨，心事苍茫，沿着黄土梁峁间起伏的地势，只见一条给羊子和往来客旅踩秃的白色小道依稀闪现，蜿蜒向前。有时遇上几个雪山上下来的藏民汉子，黧黑的脸膛，皓白的牙齿，嘴里嚼弄着一块松脂，大手按定了粗皮鞘的腰刀。有时又遇见几个卷曲着大黑腮胡的东乡人，斜过深陷在眉毛里的锐眼瞟着，扳住驮马的头，摇晃着擦肩而过。山道陡硬，石块尖利，精赤的脚板一下下踏在这山道上，渐渐地踏出了一个节拍。人的心也不紧不慢地跳匀了，心跳随着粗重的喘息，应和着无休无止的步子，慢慢化成了说不清的一片惆怅。

出去个大门三道道岭呀

哪一道岭上嘛上呢

就这样穿过了一些干涸的深沟，就这样爬过了一些焦旱的野岭。穿烂了的破鞋一扬脚甩进了山谷。赤裸的大脚在爆晒的太阳下，在凛冽的溪水里，在粗砺的砂石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甲。可是在这漫长的长旅中，人习惯了。道路显出了坎坷和舒缓，人心也觉出了苍凉和快意。前方是什么呢？不过是打短工割麦子，不过是找码头撑筏子；心大意高的人奔着远处，要上新疆下青海打旱獭挖贝母。他们都是怀里揣上几块干粮，一根麻绳捆起破旧的棉袄，就不回头地踏上了这艰难的人生之道。心里像是有不少话，可是难得有人听他絮叨，胸口总是堵着一个冲旋的调子，可是又唱不出来。只有迎面逼近过来的山岭，渐渐在眼前舒展得高耸雄大；挺立着赤裸裸的石壁，抖开来密麻麻的皱折，拖曳开两翼长长的、不毛的黄土低岗。

可是世界到底熬不住了。一声撕扯般的喊声从空旷中响起，从土崖和坡谷里传了出来：

哎哟哟
——阿哥们出门的孽障大
尕妹妹在家的苦大

回声震荡着，歌手却望不见。行路人心里舒了一口气，挥手抹掉了脸上浑浊的汗。尖锐粗厉的喊声一跌一沉，冲出庄稼人和流浪汉沙哑的喉咙，倔犟地冲撞着死静的石山沙谷。人们双腿轻松了，胸脯痛快地起伏着，那拖长的腔调和激昂的尾音声声高扬，伴随着他沉重的步履和疲惫的心思，仿佛是在诉说着山里的孤苦和不平……

苏尕三紧束着腰带，单手提着镢头，在清冷的残夜中大步走着。女子撩撩夜风惹乱的头发，提着筐篮紧跟着他。壮实的大黑狗轻提四蹄，在前面远远跑着，踩出一丝柔软的嚓嚓声。

阴云已经散开，微蓝的天穹上黑云朵浓浓淡淡，随着高巡的长风离聚。已经快要天明了。

他们默默走着，不再搭言说话。

女子的脚上磨得血肉模糊。她踏着石头棱子，心里清楚地估量着脚上的伤口。可是她一声不响，两腿迈动得反像是更利索了。小道弯弯曲曲伸延着，通向她不知道的地方，通向远离三里、远离魔鬼般的东家的地方。她心里满盈着喜悦和畅快。无论如何，哪怕脚上血流淋漓，她总算离开那个丑恶肮脏的泥潭了。

苏尕三甩开大步，扯开了棉袄的胸襟，山谷里的夜风像是吹进了心里，使他觉得心里也正起着一股熨帖的清爽。如今的他已经不是那个仓皇亡命的娃娃，他肩宽膀阔，大手牢牢地握着铁器。他如今已是个成熟的的庄稼人，吃过苦，拚过命，领着自己的知心女人，自由自在地走向苍莽的大山。辞别了乡亲们踏上新路以后，他突然发现了这片荒山的亲切。层层叠叠的崇山卫护着他，掩蔽着他，他知道自己不仅能在这片大山里创出养活自己的吃食，还能在这片大山里长成一条真正的好汉。残夜里的月亮山深沉莽大，山顶的石头和斜缓的脊坡像是吸吮了天上微明，暗暗地现出一条弯曲的白亮。在这样的山里，官府远了，恶世道远了，不怕饥苦就能找上一片干净的黄土。苏尕三抡开腿走着，他不愿再去回想三里庄和那个险恶的鬼影，大山茫茫无际，小路清静潮湿，他似乎已经在这荒凉的群山里看见了一座黄泥小屋，一座被烟火熏黑的、低矮温暖的黄泥小屋。

月亮山是一道山体狭窄的山脉。尽管它嵯岩成片，田地斑驳，可是在黄

土山地的海洋里，它还算不上宽阔。此时它已经快要醒了，正在不觉之间临近的蒙蒙晨光中显得一刻比一刻更清晰。半环着峡谷村庄，纠缠着细谷碎沟，用力地又无言地展开两翼的襟裾，就像一个贫穷褴褛的老母亲正默默地揽着自己的婴儿。

上去个高山哟望平川
平川里有一朵牡丹

羊子踩出的窄道突然陡陡地翘了起来，山坡在面前壁立成一架石头屏。他们两人没有停步，顺路朝上攀去，脚趾使劲地扒住了粗糙的沙砾岩。头顶上那些黑蓝的云朵正在消褪，两旁的山头涌动着，像是就要苏醒。两个人咬着牙关，汗水浸透了破棉衣的袄里，小道变得更陡峭了，笔直地通向凹陷的山顶。

采不上那花儿心里熬煎
采上嘛有一场磨难

苏尕三先一步登上了山顶，站到了月亮山瘠贫的石垃子脊线上。女子大口地喘息着，也紧跟着他站下。寂静的群山朦胧地沉在脚底，像是屏息着，仿佛在压抑着从地心里传上来的一个声响。

三里庄子已经无法顾盼。洋芋地、黑窝棚，还有那留下的三个庄稼汉都已被群山遮断。前方只有这茫茫的山野，以及这山野上空疾走着的、撼人的长风。苏尕三紧紧攥住了那女子的手，女子也用温热的手掌使劲握住他。是呵，走吧，哪怕走下去再苦再难，哪怕真是从此走进火狱，反正是决不回头了。反正是决不能回头了。走吧，哪怕走上这一辈子，哪怕走到这片茫茫大山的尽头，那大山的彼岸一定会有纯净的歇息处，他俩一定能在那里搭起自己的那座黄泥屋。

就在这个时辰，天亮了。

昏茫的山岭梁峁一下子淹入了透明的晨曦。贫瘠的、雄壮的黄土沙石，荒凉的、旱渴的高低山岗，一霎之间突然现出了自己裸露的本相。两侧条条山脊上密密织着的无数羊肠小径转眼间变成了白色，像一团团揉在一起的线；近处粗砺的峭岩拂去了雾气，亮出了半埋着的浓红身躯。没有流霞，没有五彩，没有日出，连绵的秃峰裸岭只是在透明的晨曦中颤抖了一下，就睁开了渴裂的眼睛。岩缝间还残留着条条黑暗，襟麓上已经铺展开一片黄土，这遮盖着五省六十州的穷苦大山已经默默地准备好承受一天的烤晒。

1985. 6—8

海　　骚

眼前不断地横着两片透明淋漓的大冰。冰薄脆地呼啸着，在黑色的浪上摔得粉碎。

那黑亮亮地涌涨的海不动声色，任巨大的冰幕轰然撞击，任晶莹粉碎的冰珠冰雨遮住了黑暗的视野。

北海的夜忍受着寂寞，伴着咆哮的一阵阵喧哗。船在潮湿冰凉中疾疾向前，扑面而来的湿凉使人已经表里麻木。眼前一望无际都是黑暗。强悍而不由人心的黑暗一涌一沉，船和人就只能升上来又沉下去——

这不是北方阿洛达莱的春三月；草地上白毛风兴起的日子再可怖，但马蹄子踏着的是冻得铁硬的泥土呵！

这不比西省灰条沟崖的落雪天，山沟里冻破石头的日子再孽障，可镢把子顶着的是热气股股的故土呵！

人来到了海上，人就失去了安全。一个涌浪黑黑地涨过来，被舰首尖尖地一挑好高，扯成两片透明闪闪的大幕。然后扑头盖脸浇过来的是湿透心的潮冷，是变成寒风的水雾。接着又有一道涌黑黑地涨高了，扑上来了。接着这道逼近的黑涌，整个北海，整个第一岛链以外的海洋都黑沉沉地涌荡而来了。

何况我怀着叛逆的诗篇。在阿洛达莱我曾在敖包峰顶迎风朗诵，我的诗篇如同北方草原上落地碎石的惊雷。我以逐次的激烈使将军们忿忿地腐烂为泥草。我以骑手的速度，用我的诗篇点饰夏季的美丽草原。于是——于是在我啜饮胜利的美酒时我被捕了，于是在我快乐地啜饮时我被放逐了，我被莫名地赤裸着从雪白的查干哈达太拔地而起，抛掷在北海的漆黑涌浪之中。

何况我是两代的叛属。我家阿爷使把月牙斧子劈了个国民军团长。灰条沟崖招下了祸灾，清真寺，烧成了一片黑焦土。黑焦土当中心立着咱阿爷。阿爷手捏着国民军团长的血糊头，汹汹地踩着寺门的黑焦土。灰条沟崖逃出去的人都投了红军，阿爷干完了红军回了家，修寺时猛丁无常——他的命好。轮上我大当家，烧寺的火又卷过来了，大寻出爷的月牙斧，又汹汹地立在了寺

门前头。机关枪照明弹打得灰条沟崖黑夜成了白天，我大浑身给打成了血窟窿，可满身扎上的子弹头都避着大的命处。如今灰条沟崖的大寺又修起来啦，大说：走吵，随你爷，当红军！——可是我偷看过文书的档案本，那本本上写着我是叛属。

黑夜中的北海仍在有力地一涌一涌。

两扇巨大的薄冰在舰首轰然撞碎，扬起一片清脆的喧哗。

落雪了，起伏不已的黑海胸脯承接着一片片无声飘落的轻柔的雪。渐渐地，雪花模糊了混沌成一种雾。

北海漆黑而浑白。北海不安的涌动渐渐化成宁静的喘息。侦察船“雪岛号”的甲板上涂上了一层白霜。海均匀地动荡着，在纷纷的雪中一刻刻沉入回想。侦察船雪岛号全速满车，背离着大陆，朝着雪夜的北海飞驰，舰首舰尾屹立着两个海军军人，雪雾中他们黑色的身影像是船上的前后两桅。

漆黑沉重的大海有力地呼吸沉浮。谁也猜不出第一岛链之外的北海居然是这样。雪岛号愤怒地翘着头，骑着一道道急剧倾斜下去的黑亮亮的涌，像一匹马踏着一条条丘陵在放牧独行。它已经越出了岛链那么远，现在四周八方都是山脉一样逶迤峥嵘的大涌大浪。就仿佛是无法容忍这巨涌的重压一样，船突然吼出一个古怪嘶哑的笛声。黑暗潜在海里，夜海难测而无形。纷扬的雪花积上了甲板，侦察船渐渐变得浑白隐蔽，它真的像是一座飘浮在北海波涛中的雪岛了。

第 一 章

一

潮期并没有到来
启航前，北海之滨拥挤着萎缩的细树
　　嘈杂着被切过又撒上病毒的楼群
而当我打马走过
八月如银的草梢露水，笔直地走进
北方草原的海，它译为阿洛达莱
走过阿洛达莱满盈摇漾的
　　浓郁呛人的诱惑和召唤时
不，我不知道那是一场
美丽叛乱的开始

我的歌在一株箭草的硬尖上凝成露水
透明而隐蔽，热情而沉默
使整个阿洛达莱的草海
　　都湿润了。入夜后，休息的人心中
　　有我的声音如同夜籁徐行
那时我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孩子
我每天都快活得吼叫，快活不知危命

我懵懂地骑着马在一瞬间捉摸过——马蹄四重交打的微弱惆怅。磨掉漆的靴跟触碰鞍鞯的一丝消耗。马儿两只尖耳朵中间那调皮有力地一甩一甩的鬃束甩摇得姣好。羊群散开再散开最后在一面阳坡上散得饱满散成均匀的半圆散成坠下海面的一派繁星般神秘。牛群在晚暮排成直队步点踩齐走回营盘时如线的谶语。但我在那些岁月里只是沉沉昏睡的一个胚胎，我视而不见听而不聪。我不知道视野里满盛的是绿色。我不知道牧草在窸窣摇曳时毡壁在扑扑抖动时两耳灌进的是长风。我不知道蒙古嫂子在那天突然生下新巴特尔之前为什么毫无异常我不懂怀孕。我常年睡在蒙古哥哥的毡帐里但我不知道男人和女人夜里有惊心动魄的生活。

我模仿地懒懒地歪骑着马。缰绳勾在左手的一根指头上。我张开晒得爆裂的嘴巴对着缓缓涌动的阿洛达莱打了个大呵欠。

我在金风疾疾的秋季不知草潮
我一直没有见到草海的喧骚，我没有领悟包围我浸漫我腐蚀我的海之诗
潮期并没有到来

我只是神鸟衔来的一颗种子。我坠落在深深草丛里以后，我在潮期到来之前长成胚胎。我不知道我会遭逢大潮和海啸。我不知道后日我能不能折断芨芨草蘸着草露，为北方赋下一篇叛逆的诗骚。

它将宣布乱调之美
它将宣布异端的爱情
它将宣布圣域的开始

而现在，潮期似乎已经错过了。牧羊人已经古怪地变成了海军军人。侦察船雪岛号在北海上愤怒没有目标，它绝望地撞碎一面又一面黑亮的涌浪在水面横冲直撞。我们从北海的边缘出海启程，两眼中终于消失了催促人快快逃离的病楼。我们厌恶这岸。夜海幽暗懵懂，大陆已经消逝，你的回忆已经被无底的惊涛骇浪残忍地切断。

这一派黑亮凶悍地大涨大落的孽水呵
浪头的谜底原来只是残忍
　　像晚霞时归牧的牛道上的悬崖
　　像千里长途风寒雪冻时的断炊
你被逐出一样地只能向前
深渊无终无垠地险恶翻腾，切断后路你只能用硬漆的帽沿压紧眉梢
隐蔽锐利的目光，藏起伤感的目光
忍住每一个重浪炸成黑亮的粉末水雾
忍住心在那轰炸时的累累伤痕
笔直地屹立舰首
做一根铁铸的黑蓝色桅杆
以神秘的缄默为护心的一面盾
——这就是你找到的，中国海军的形象么
绝不回顾，绝不用眼睛乞求
绝不承认背后那饱饱鼓起的山一样的涌
绝不让思念纠缠背后的切断
放牧北海放牧万顷浪涛走尽这世界吧

今夜北海的贵族在巡视领地在跑马占荒在独往独来地征服自由。海神不出已经旷世日久。两道岛链之宽的无情水，为的是切断儿女情长的软弱。雪岛号如同最后一张产床，雪岛号披上冬夜海面的雪花以后，宛如曾经永远消逝的分娩回忆。如同生产了如此男儿之后，便永远绝产的慈爱母亲。

绝产

在如此脏浊的尘世里，没有人懂得
这个重大的词汇。这个如同神圣的
第一乐章。如同第一声钲钹击出金声，如同第一笔重彩涂出底色，如同第一个真正击穿你使你只能屈服倾慕的性质——这首神国的序章，绝产

那时草海上一定升起着真正的潮
但是茂盛的夏草淹沉在黑夜里

银发丝丝的老额吉说的蒙语含混不清。山坡上她的弟弟 B·T 念的咒语也含混不清。我被唤醒的梦同样残破而含混不清。那是关于威名凛凛传奇不衰的摔跤力士独龙章的分娩。那是关于不再复出万里无一的北方神骥黑骏马

的分娩。那是已经湮没根本忘记了的——我自己如何分娩的往事。那些事当时不可能理解。因为只有在今天回味，才猛然看见它们的本质——绝产

你问我独龙章么？他刚生下来时两肋粘粘的。我摸他的肋骨数不出一排有几根。我就整夜给他哼歌子，哼平安结实的那些。我把羯羊肋扇上的热肉给他裹住胸口。那孩子瘦得像只老鼠，而且粘粘的肋上摸不出有几根骨头。不哭，不，独龙章当娃娃时不爱哭，他喜欢一个人坐在牛粪堆旁边玩四只染成黄色的必什骨。

可是英雄就这样长大成人

独龙章摔翻了四十九旗的力士

后来的事情我不絮叨你也知道啦。孩子你不是学会了那首《独龙章》么，他被人家害啦。英雄迟早都要被人家害了的，那是一定的事。独龙章死了以后我去了阴森森的姆豁乐·浑地，我在两眼黑黑的草丛里搂住了我这小儿子。真是一座塔啊，我的儿子长得有两匹马高呢。我一个瞎老婆子还能有什么指靠呢，生独龙章的那几天，我把当小姑娘时吃的羊骨髓的力气也使尽了。他像卧着一头骆驼那么躺在姆豁乐·浑地，他的胸肋骨被饿鹰啄得露出来了。生了独龙章以后我再也没有怀胎——只有我心里明白，从此绝产。生他时我每一根骨头里的劲儿都熬干了。可是，难道那七七四十九旗的力士能扳倒他吗？你知道，我摸着他的的肋，那儿没有一根有头，只有一扇硬板。独龙章，绝我血产的小儿子，你长了一副铁打的没有缝的骨头甲呀。可是原来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是我的奶水涸了血干了，我知道的只是我上上下下每根骨头里的气力都熬尽了。

阿洛达莱，我的茫茫北海

你借一个白发老太婆的故事道破了真情

除我之外你再没有告诉别人

如今北海上风高涌大，北海骚动了

唔，这么一来，黑马家族就是五兄弟罗。老大驮红眼睛桑吉从这儿一天跑到会盟的敖包。老二从泥坑里拖出来一驾大车。老三长得是样子它那身黑缎子谁见呢，道尔吉骑上马名字就变成钢嗄·道尔吉罗。老四正是威风节气：它已经跑过十三个第一罗。你是老五；你是想长成个跑一千里的黑飞驼吧？你是想长成个拖住九头牛的黑粗熊吗？你是想长成个羞死月亮花的黑美女吗？你是想长成个抢下达赖喇嘛赏赐的黑箭头吗？你哟你哟，你这黑马五兄弟的守灶火的弟弟哟，你把灰骒马的下身毁坏罗。四匹黑儿马都疼着爱着生下草地只有你逼我握着刀子接你——你母亲灰骒马的下身从此毁坏罗。阿洛达莱的

水草哟，这一下可以算清数了：养活我们牧人养活牛马羊群的北海，有个五兄弟的黑马家族罗。

我没有见过那四匹黑马兄长
但我知道末子黑骏马是我崇拜的神

B·T说：这匹马一岁时就能在冰上跑。阿洛达莱冬天的冰滑得像镜，可是这匹黑骏马跑过去冰面就凿上了一串蹄坑。B·T说：这匹马两岁时就长好了骨架。阿洛达莱从古时候就是到新三岁才驯马，可是这匹黑骏马刚满两岁就备上了一副真鞍子。它四岁那年我来到草原，我见到它昂一下头像美人甩发，抬一下腿像舞蹈开始。它泻落着黑瀑长鬃，它抛射着漆黑闪电，它征服着群群柔顺骒马，它夺尽了远近赛会锦标。人不知阿洛达莱在东在西，但谁不知声名震耳的钢嗄·哈拉！

阿洛达莱，我的茫茫北海
你借一匹鬃尾漆黑的马儿指出了极致
除我之外再没有谁亲眼看见
如今北海上风高涌大，北海骚动了

朦胧中存在过的襁褓消失了。但我每逢走进一间棚户一户庄院，我总觉得——那是我的，那百纳千连花色成杂半是脏污半是涎唾的襁褓。混沌中我曾轻如羽毛，被两掌的温热握起，举高放低飞翔在后来再也没有飞到的天空里。牙牙稚嫩的儿话是记得的；但我执倔地认为，我仿佛恍惚还记得更早的啼哭，那来到此世时辰的啼哭声，多少次那么逼近耳际，那是多么确切的自己的初声呐。

像锤进薄薄锣心的唯一一击
孩子大睁着清澈的眼睛
　　决不是什么都没有看见
温暖的鬓发触着我的知觉，微小的脑海
　　刻下的第一刀是母亲的寒苦清贫
襁褓中的儿子
　　那时不知动情
　　所以，唯一播下的酒种占据了空白
　　我并非孩童般纯洁
　　但有如痴的偏激——撞开水车僵沉叶片的疯狂怒水，迫生命在危险的边缘跌落
　　阿洛达莱——北海虚假的坚实土地

还有，角力者独龙章生母的溺爱扶养
　　美神黑骏马可怖的诱惑召引
使我醉了……
举起感觉如钢的草茎之臂
荷着想象之戟搂住孤儿
背负如波涛滚滚的青草如统率万甲千骑
拦住浩荡大军前头那金盔的大将——
　　凶猛的骚动迸溅出我的躯壳
　　叛乱的渴望烂醉成我的语句
我高声朗诵：
将军下马!! 这里有我!!
……

至今我还迷醉在那梦一样的顾影自美之中。我虽然咀嚼过了心底重重吃惊的滋味，虽然被驱赶到一片没有草根泥壤的海洋，虽然周身四望只有雪岛号像那遥远的、带着温热鬓发触碰一样的母亲，虽然在这孤单的雪海夜航中心头不祥地掠着后悔的阴影——其实我没有进步。

我没有意识到我是最后的弟弟。两兄弟姊的家族中我是最后的男儿。我没有理解自己清晰记着的、自己临世啼声的两耳听觉。我没有理解自己婴儿时看见贫苦的视力。我不懂燥热不安激烈冲撞的这一腔丹田元气。我还不会自己判断和体会自己体内的血。我忘了，自从我分娩之后，我那么慈爱那么高贵的母亲已经绝产。

二

全海军只咱一条船过了第一岛链。全海军都换了雷达声纳，一百三十毫米的大炮拆了换给导弹。再晚十年入伍的新兵蛋子闹不懂甚叫个侦察船啦，就好比船上船下的呢子服军官闹不懂甚叫伊斯兰教门。左舵——舵左！把定——把定！注意搜索外军舰只——是！出岛链战斗警报——

扳紧侦察船尾巴上的舵把子，想起了家乡攥细溜了的锄把子。一道涌一阵浪，北海里涌浪都是漆黑的。涌像个梁，浪像个峁，北海里山梁峁顶一模一样的活脱是西省。雪岛号前后只有咱一官一兵，舵令由他喊给由咱接上，硬是叫人愁愁地想起西省应唱的号子。海上钻透防寒服钻透皮肉钻透骨头的湿冷硬风一扫而来，舰长和我的舵令变成细细的尖哨飞了。现在满耳满天只剩下这尖细的哨响，——这是西省家乡旱冷得尖尖嚎叫的山风么。

北海上落雪了。我瞧着那雪片片能不能积住。黑涌梁上若是积上白花花

的雪，那就活脱硬是回了家啦。

涌上下晃荡着，雪片片落也落不上去。

我偏盯住了雪和涌，白雪黑涌若是凝住一块，北海就变了冬天里的西省大山啦。

黑亮亮沉甸甸的大涌猛地鼓涨涨地顶上来了，又险危危地一滑落下。漫天密密的白雪片片总算和闪荡的黑涌混搅成一团啦。

雪哟，你再落给些吧。

落给个黑海变成白海，把我那甩甩手舍了的家乡变回来。

把这逼人心催人闭紧眼、黑焦土般的恶浪头涂染白净，把我自娃娃光阴就记下的黑焦土厚厚白白地盖上。

那年大雪盖实了庄子。崾岘上，梁峁上，鼓凸的山疙瘩上，陡急的山沟壑上，那纯白纯净的雪真是漂亮哪，衬着黑焦焦的拐角崖坎，衬着黑糊糊的远山上簇簇枯树。白雪被，披在我娘和我两个的肩膀，凉丝丝可不冻人。

那雪通了人性，它漫漫扬扬地落啊。

山野失了眉眼，白雪粒晶亮闪着，盘山崾岘上，睡着些雪白的讨吃人。不知是无常了是缓着，白静静的动也不动。雪落下来，人披上两肩膀雪，就再分不清谁是叛属谁是好人啦。

娘拽扯着我，沙沙地踩着雪地。我看那时娘还年轻，娘的眉眼活像后来我遭逢的女子。娘咬紧牙睁着眼，两眼黑黑地冒着两粒火。娘的头发擀成了烂毡片，裹头破得露出着胳臂上的肉。纷纷的大雪漫天卷着扑过来，娘死命拽住我，蹚着浪头般的雪地坡凹，朝着平罗监狱走。四岁的我，一脚踏下去是没膝的软雪，我死死牵住娘的破蓑裹头，朝着平罗监狱走。

西省冬天的弥天大雪啊

你把人心里的冤屈都盖严实了，四岁的我看不见娘心里的事情。娘不声不语，不说她的冤罪也不睬我冻裂的小脚。娘忽闪着乱蓬蓬的一头毡片，飘动着褴褛嗦嗦的裹头，两颗黑眼珠里亮着两粒火。娘硬扯着我刚学会走道的腿脚，对准平罗大狱，对着白茫茫的雪海雪浪不吭气地只顾走。

四岁的我让娘扯给的一步一跌。爬起身时回头照一眼：炸立着的大山碎山近山远山，都罩在蒙蒙茫茫的雪里头了。山影摇晃着，黑黝黝的，像满世界滚腾的浪头。

穿一个庄子时，庄子罩在雪里，迷迷的看不真屋檐院墙。只是觉得下到一个海里，土崖和夯打的堡子墙像是笔立的浪。娘寻见一扇门，娘轻手轻脚拍打那门扇。我孤零零立在一边，不知道娘对着一面门敲个甚。

行个人道。娘对着那风吹雪的白迷迷门求叨着。娃拖着碎身子才四岁，再不吃上些抗不住了呢。汤汤水水，洋芋馍馍，是多嘛是少您给给一些，为主的慈悯，给给个一些。

哗地倒给了一瓢汤菜。

娘和我，喜欢得甩了拐杖筐筐，立在纷纷飘飘的雪里，端了起来，走开几步。

娘的手倏地抖开来了。

四岁的我也闻见了——那是隔教的荤腥。

娘盯着我，我瞪着娘。娘手一个劲地打战，我痴痴地等着那碗。娘乱蓬毡片下头，两只火眼亮亮地烧着。我的精脚丫丫冻了，使劲在雪上跺出一对小窝。

娘哗地泼了那菜。

我哇地嚎啕大哭。两手抹着泪水鼻涕、雪拌泥水。那时候我觉得胸口的皮猛地撕了，弥天的白雪团猛地呛进了心里。

娘狠狠地一个巴掌摔过来。嗡地一声，我当即失了神哑巴了，我觉着自己嗡地沉进一个白茫茫的海里。

后来我不知怎地醒过来了而且走着。我睁开眼见自家一步一个小雪窝走得攒劲。娘在一边拉着我的脏烂裹肚子，我俩不知走了多久了。

平罗还远么？漫天的雪封严了野地。往前瞭看，翻起伏下的凸山凹坡都像是雪浪头。

穿贺兰口口子时，山口罩在雪里，蒙蒙的辨不真山的走势。只觉得抬不动脚了。那时我才四岁我不懂甚是爬上坡。娘那披在头上的蓬蓬毡片呜呜地扯着风，她眼里的两粒粒火凶煞般地烧成火球了。

四岁光阴里的事谁记得清呢；我只记得我一沟子坐在雪坑里，我呜呜哭着不给娘走了。

娘顶着雪，我背着雪，娘搜着我，我拖着娘，那贺兰山口的雪山坡活脱是今夜晚北海的大涌。我拖坠得娘身上的裹肚子又嗤地撕开，娘精身子上绷紧的肉露出来了。娘气了，扭过身抡狠了又一个巴掌搂给；我吓了，抽下使足的劲不敢再拖坠她了。

她把我一扛扛起，踉跄挤进一孔土窑里。人刚刚进了那窑，四下里就嗖地黑了。我的眼睛瞎了一阵，等我那四岁的眼睛再能行了，我看见窑底里阴森森蹲着一个汉子。

娘搂紧我就下。娘一个劲地裹她披的那碎片片棉裹肚子。我盯着那阴森

汉子，娘也盯着那阴森汉子。那汉子硬硬坐起着，他一个盯着我们两个。窑洞外头风雪吼叫刮得白天白地，窑洞颠颠摇摇像条漏水的船。

抱个娃，唔搭走哩？汉子阴森森问开了。

走个平罗。

走平罗去寻谁哩？

寻娃他大大。

噢噢，你们西省山里的回回么？

嗯。

娃他大，狱里下给了？

嗯。

那汉子不再问答。我牢牢盯紧了他，只觉他硬硬地坐得更蹊跷了。娘把我搂得更重，这时连我四岁的娃也知道祸事来了。

那汉子硬硬坐着就原样扑了过来，把我娘儿两个掀翻了。我看见他那双豆儿眼豺狗下巴时，我心里永远记下了恶的记号。他饿虎扑食般按住我俩，伸手就扯娘的裤子。我吓得尖尖嚎起来，死命搂紧娘脖子。娘一声不吭，粗喘着气挣着踢着，此时汉子已然把我两个骑住了。窑里冲进一团迷眼的雪，我觉出那团雪里汉子、娘、还有四岁的我都愣怔了一刻。

吭哧一声，钝钝的。

汉子唷唷咽着吸着呛进的雪，仰脚朝天一沟子栽翻过去。我看见他膀子上喷涌出一股子咕嘟嘟的血。血，鲜明红亮的血，它像又一个更新更耀眼的记号一样，也倏地埋在我心里了。

我好奇地看娘：娘半跪在地，露着半个精肚子。娘披头散发，褴褛索索的肩膀上头亮着一把月牙斧子。

娘紧紧裤子。娘拽起我。娘抓起筐筐。娘跟我一步一退，出了这藏祸的窑。我的眼睛又忽地给山口里白晃晃的雪刺瞎了，我没看见那砍翻睡在窑里的汉子是死是活。等我两眼又能看见时，我看见——

娘和我一步踩出一个鲜艳红润的印子。

血，复仇泄恨的祭血，它浓浓红红地把这混沌迷蒙的山野风雪变了。它一下子让这罪过世道平添了活气和神采，它使我们娘俩的苦道鲜红地烧亮了。我那时四岁，我第一次看见活血的红热，我惊得痴傻了。

而娘却只顾重重地捏着我的小手，逃命般急急地朝那雪蹚去。娘把爷使过、大使过、如今她也使过了的月牙斧子塞进筐筐，拽着我一步一跌，朝那雪浪深处挣扎而去。

平罗大狱前求情求了三天整。我娘那阵只剩下一口气了。我独自一人插桩般立在尺厚的雪里，等着娘把那个情求下来。

扛大枪的人不知是军是警，他卷一炮白菜叶子冒着烟，睬也不睬我娘的央求。

娃他大还没能见上这娃哩，叫娃认认大吵。

娘天天都求着。

难心着哩，这娃满了四岁哩，叫他把大见给个一遭吧。

毬！

求个情哩，娃他爷爷还是红军哩。

毬！

扛枪的他巴，您把手抬给个一下我娘儿二人就过去哩。大有罪，娃没罪吵。

吵！呼地一个枪托子举高了要打。

真主的慈悯，您那枪沟子打给个一下，我就免了难心呢。来吵，娃吔，给巴巴跪下。

我不跪。

我四岁的心里恨恨地自有主意。我有红军的爷，我有闯祸的大，我有刚烈的娘，我凭哪一条朝你条狗跪给！我那时节犟呢，娘说过我出娘胎时还踹给过她一脚，为着她生得慢弄疼了我。

三天后，见了大。

大黑脸鬈胡子，盯着我娘儿两人不说话。

就那么痴默默呆站了一阵。

娘不哭不说，只把我推给我头次见的大。

大不抱给不亲给。大连摸摸我的头也没有摸给。大就那个黑凶神的把势，咬紧牙不吐一个字，一直对着我娘儿两人直直站着。

临走前，大呼地脱扒下他的棉裹肚子，一甩手摔在我俩的筐筐上。我看见大精赤胸脯立在原地，他那铜板子胸脯上密密地排着一溜窟窿疤疤，那疤眼是红漆漆的颜色。

大拧转身，大头也不回走了。娘痴呆呆盯着大的后背，那后背上也嵌着一溜窟窿疤疤。娘瘫瘫地歪倒了，一下子睡翻了，挨着我的脚。

我那年刚四岁，娘就瘫倒在我脚边上。我惶恐，可是我没哭也没喊。我盯着大摔给的那件棉裹肚子，我不知道大是给娘的还是给我的。

娘的鼻眼嘴角咝咝地泄着气。

娘无常了。

我四岁那年给自己的亲娘办了教门里桩桩送人的事情。我是独子，诵经站者那则的时辰，我站在寺门的石台阶上。台阶上静静地撒着一层纯白，我恍惚记得，迎面庄子外面的层层叠叠的大山黑沉沉地翻涌着，顶着飞舞的大雪。

侦察船雪岛号已经冲出第一岛链，眼前是不终不止的汪洋。舰长在前头默默的不再下达舵令，现在搜索海天线只靠我手里的舵轮。

人的命真真就是主的前定。我赌一口气独子当兵，求的是再寻回阿爷撇了的红军枪杆，求的是不许人再敢糟辱西省山里的人心。可飘带上的锚永不沉下，西省男儿当了北海里的水兵。心向着那岸，身背着那岸，我是为个甚突破了第一岛链呢。

第 二 章

一

不是——尽头的梦。既然有同样沁着草绿的夏夜，有同样一次出没就灼红皮肤的太阳，有三百天奏完一次巡回的马上生涯的节律。

也许……
会有一名旅人，一种激情，一个心灵
和你相遇。你在合鸣以后使四方八极
明灭的音符都生出灵性。处处的牧草
都突然卸下方言的隐身甲，用神语唱
出你的本意。使音乐现出你的本相
那孤独的夜行人会痛苦的
如同没有目标的
　　北海上的侦察船
显现一瞬、隐循一世的天籁圣乐
就要席卷着瀚海的灵魂一去不返了
他疯疯地捶胸顿足
他凶狠地咒怨时代
　　他没有那白发额吉蹒跚的引导了
　　他绝望地哭了，他就要丧失错过
　　只有一次的生命系之的大业

我相信，在那时，一定会——
那堆牛粪的红烬一定会突然跳出火苗
在光亮中他读到的是关于我的传说
诗行和单字
　　熠熠地亮起珍珠般的光辉
等待他的琴弦，等待合奏，等待出世
像满树的雁等着一阵风
　　解读了我的只有那个旅人
　　解释了我的只有他的音乐
那时，我不死的心将会这样说
　　怀念你，我的——
诗的初夜

她高喊：抓你的人已经来了！抓你的人一共坐了三辆吉普车！你快逃吧！快逃！

我那时正坐在阿洛达莱阳光明丽的山坡上放羊。青草干枯鲜艳，阳光像随意涂着的银粉末，草跟着风次第亮起浓烈的绿。我呆呆盯着一株艾草，它那青灰的茎秆上一共有十几个绒球呢？一阵风推动了潮，那灰亮的小球闪烁了一下。那个时刻的阿洛达莱凝固着表情，我盯着它，渐渐感到了阴暗。不像草原，我心里绝望地喃喃着，这是陷人的死海。波澜不兴，生机寂灭。侧翼的查干哈达太静默不语，隔着草浪滚滚的原野矗立着，像一艘见死不救的锚住的大白船。

她跳下马，呼地蹲下来。她的袍裾呼地飘成一朵白云又轻轻落下。她猛地捶了我一拳：快！快逃呀！她吼着。她吼叫得嗓音裂出疯魔的无畏。我不逃。我悲伤地说。我忍着呛鼻的女人味，我满心胆怯和恐怖的慌乱。草丛里突然蹦出几只兔子，几只沙狐，它们仓皇地冲出去，刺破了匀称美好的潮纹。对面查干哈达太的巨大白石仍然锚着不动，只是白船下边升起了浓浓的膻气。又有田鼠窜出草洞，蓝天上似乎呈出了暗红的血色。我不逃，我说。我能往哪里逃呢，我心里想。我感到了一阵地动。

我的诗激怒了那金帽子将军。反革命犯正在草地上放羊逍遥，逮捕的吉普车已经近了。

快逃吧，给你——她眼里满是血一样红的火。我是在哪里见过这烈火呢？

我推开那钱和粮票。你走开，别管我。

她疯子一样扑过来，拚命撕开我的胸，把那些小纸片小纸屑塞进去。她眼里满是痛苦不堪的泪。我是在哪里尝过这泪水呢？

她跳起来，揪扯着我到了她的马前。骑我的马！牵你的马！你用两匹马和那三辆车拚一场吧！她眼里满是叛乱反逆的热情。我是在哪里有过这热情呢？

我就这样漫无边际地、杂乱惶然地想着。只要看见她的眼睛一次，我就入魔地联想到一种什么。我被冷酷的凝固草海摄去了魂，虽然仅仅只有一瞬。当那凝固的白船摇晃起来时，我双脚站立不稳，我在晕眩中看见一个雪亮的闪电：诗人都是薄幸的懦夫。

那恐怖的雷电真实地打下来
粉碎墨写的诗，殛灭语言的英雄，剥露我
地震了，海倒翻，涌直立，土木如浪潮
崩裂的白岩石喷溅着泡沫
描写你梦中的
革命
那时，如此丑陋可悲的我真有火烈的血性么
那时我不是学着先烈的帅气派，洪亮地对着布满屋角围捕自由的警察大喝过一声么
那时我不是笔触坚硬地、龙飞凤舞地把我的姓名写上了那纸卑鄙的逮捕证么
那时我大步走向绿色的吉普如同义士走向刑车，难道我那时有过一丝一毫的腿软么
也许，那一切能变成经历
只是因为
你不懂得海

军舰其实只是一条艇，一条两翼挑开冰莹晶亮的黑黑的大帐的小船。久久地凝固在一个疾驶上，将明的夜海上就出现了一丝笛音。像回忆，像不绝的思绪。北海鼓胀不已的黑亮胸脯上军人的心像牧人一样，渐渐苏醒了。

如今海平息啦，海宁静地涌着摇荡
海趁着最后的残夜
隐藏着它的海性，隐藏着它的本质
舰尾那黧黑粗悍的回族水兵
默默地任金锚飘带拂着双肩
他不露声色
只是执行舵令

只要船不沉没

就这样直到复员

我把硬沿的军帽拉低，遮住痛苦和锐利。已经将近拂晓了，有一个饱饱鼓起的大涌，自顾自地一头撞碎成一片黑玉块。

海上那乡愁的笛音

此刻烦躁又凄厉地响起来

海天线上突然烧红了一角

黎明快来了

那次地震使我逃脱了。吉普们是苏联造的嗄斯69，突然裂开的地缝陷住了它们。她突然猛地扬起手朝我一挥，女人的长臂就是旗帜。我的手触到了抛来的马缰。

我们并马疯狂驰骤。大地动了，马蹄被颠簸得忽而弹上涌顶，忽而踉跄踏空。我那时宛如一具木偶。笼头皮条被她牵着，我不知道她要带我到哪里去。两匹马野狼般扒着乱跳的草皮，跌跌撞撞地驰上查干哈达太的白石头。雪球般的石块在马左马右滚滚滑下，熟悉的山形丑陋地扭着歪脸，白石山狰狞地变成了狂歌怪舞。她在呼啸的风中尖叫着：低下头！快跑呀！我看见她的长辫子平拂如马尾。这是什么呢？阿洛达莱为什么突然暴跳如雷呢？地震是一个报应么？它和我有关系么？……不知道，那时我只是一具纸壳在颠簸中飘摇。我忘了自己刚刚经历的厄难，我忘了我曾经拥有诗篇，我忘了一切一切。我僵固的脑浆中只嵌着一个念头——这是一片恐怖死海，我要淹没了。

但是——

仅仅只是那么短暂的一阵。喧腾的啸声突然宁寂了。一下子抽光了拔草裂石的轰响。我耳际咝咝地走着空气。我看见草原喘息波动着，胸脯起伏得更慢更轻。天空依然灰红似血。查干哈达太的废墟不再变形。我的马渐渐收住蹄步。她剥光了两匹马的鞍笼嚼镫。

奇迹般震摇起来的海，又奇迹般沉默了。

裸马走向荒野，它们不会回来了。

她用辫梢掩住胸脯，踏着碎坏的白石残迹。我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失去了话语的能力，这里像是陌生的异国。我注视着被我握住的辫子，我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在这个时刻里，神离我很近。

在平息的废墟上，浮出一座白雪般纯净的小岛，风终于吹出了一直吹不响的乐音。

入夜了，鲜润的生命在黑暗中呈现出来。

神交在温暖的黑夜实现了。散开的发辫如泻落的黑浪。四方八角轻吹的音符已经合鸣。我咬着无声的字我的唇齿在颤抖着，我无法说出我读破的濒语。我不知自己是难过还是喜悦。四野无声地滑着轻柔的潮，像在传递着生动的咒语。一切都在屏息，注视我再生时的优美。万籁俱寂。万里无声，只有一支神曲在沉思着漫游徐行。

在寒冷的、今夜雪花飘飘的北海上，我久久地怀念着她，像汹涌的北海一样，激动又沉默。记得那个黎明也有过鲜红的霞火。在那个黎明降临时，我已经不再单纯软弱，孩提和青春都成了熄灭的港口。她后来剪去辫子时我真的愤怒了，我不能容忍失去那泻落的黑浪。

我怦怦地心动了。

岛，飘在静夜的大漠瀚海上。她起伏着雪白的柔软，载着我偷渡危险的埋伏。我枯焦的眼睛休憩了，我心上的泪正被她温柔地擦干。昔日向着金帽将军的挑战，此刻铸炼成一粒种子。露水在残夜时分凝结，随着低低拂来的长风沁入肺腑，骤然化成我心底的珍珠。我不再是——那轻狂造句的孩子诗人了。她不惜性命地向着我牺牲，激烈地以女性的神秘白色，为我转译神的语言。夜色如海，黑暗四合，我独自聆听着输入我肉身的流响。恐怖的危机逝去了；我从她的命里吸足了夜风、草潮、牧场和北方苍凉的启示，吸足了茫茫草原的和秘仪神韵和精血热力。我在阿洛达莱的夜风中站立起来，我新生了。

我伸开双臂满怀感激满怀赤诚满怀勇敢
我面对残破的大地高喊新的诗篇
我让长风把那精灵送进我心里
从此我是一支箭我是一条船我是一阵风我是一缕魂我是一篇诗
她美好地微微笑了。带着憔悴和感伤
她失去了女儿之身从此永远陷入魔术
　　为我负重，还有我荷着的戟
　　永别了大笑着纵马跑过草原的快活
　　她从此是一座雪岛
　　随我浮沉在黑色的大涌大浪里
　　给我雪一样的照明
　　给我危难时的救生

我不再发布舵令，舰尾的回族水兵会意地自行其是。航向任意。目标一切驶来的外军舰只、鲨鱼鲸鱼、航空母舰、海市蜃楼。全军只有我们巡弋在

岛链外的大洋，我们的血性就是舵令，我们的喜怒就是行动。

我盼着北海出现一片高楼大厦般的外军航空母舰编队。

我盼着北海出现一群航空母舰般的深蓝色巨鲸之群。

我盼着北海出现冰峰大坂般的大浪，出现高原般矗立的巨涌。

我盼着北海也像慷慨深沉的草原一样，把那秘藏的灵魂给我，把那失传的秘语教我。我盼北海也和我有那种神交的庄严时辰。

我有雪岛号，我攀岛前进不会下沉。

那次地震那次援救之后，我成功地逃走了。一连几年我是个黑户口的浪人。我在流浪中让双耳灌满音乐，让两眼充溢色彩，让心体会了世间的悲喜离合。这样不合理这样反逆的我居然忘了，金帽将军最终是要先死的。他死后天清日丽人人都朝那帽子撒一泡尿，而我还睡梦般流浪着就变成了受宠的传奇。也许是因为我依稀记着一个海吧，我奇怪地变成了海军军人。我还没来得及体味够温暖的牧草呢，就冲出了第一岛链，从此和陆地断了缘分。

往事在舰首疾疾掠过的水幕中远了。

我记住的只有那秘密的神交。我心头丛生着茂盛青草。伴着我的这条船，就像那使我再生的姑娘。

二

航向随意——随意航向！搜索舰只——是！搜索舰只！搜索大鱼——是！搜索大鱼！搜索礁石——是！搜索礁石！

我服从不论哪一种命令。我不管驶向哪一块海面。我是兵；飘带每分钟每时辰都噼啪地敲打着脖子肩膀，就是为的让我记清了这个章程。侦察船窄窄短短，活脱是片飘卷在穿山隧里的树叶子。右舷鼓起一个硬梆梆的黑浪头，船就栽陷在左舷的黑潭窖里。左舷窜跳出一个水淋淋的大壮鱼，船就实实地叫它一尾巴梢子揍给，猛地朝右舷甩过头去。我的攥细了犁铧把子的巴掌正抓着舵轮，雪岛号任你怎么孽障也沉不下去。

走吵，任你走个黑压压太平洋。我就不信，你个清水浪头还真残得过西省那荒山的浪头了。

靠着虎巴巴坟的白石头，她叉着双手一撇嘴，那形象活脱是个率领着背后黄石头山的穆桂英。西省万万千千的黄黄焦焦的山头，浪滚浪地直压在她辫梢子后面，真像是不做声的千军万马。我爷我大，就是这么遇上了白家的女子么？头一眼看见她那勾人的腰杆杆俏眼睛时，我喜得以为自家真的遇上神哩。

——你？呸！是儿娃子的，去把西省城楼上的土抓给个一把！不了，讨个甚回话！

我那时听得心里惊惊跳。如此俊俏的女子，这一般细腰柔眉眼的女子，能这么火辣辣地说话么？我那时辰默不做声，停了半晌。

虎巴巴坟是我家阿爷经过火的战场。坟圈四周环山，像一个四面重重大浪的涌底。山叠着山险恶地竖着，陡得倒立。山上尽是些枯柴索索，不见一星鲜绿。自打我懂了些事，相跟上娘，后来是相跟上大，再后是孤单我一个来这搭上坟以来，我总是觉得这地场漫着股隐隐躁躁的气，让人怕，引人火。

我家爷爷那一年招了这坟上的地气。他老人家挑着一担枯柴索索正在坟地歇息呢，正缓着开来了一队国民党的军。那些个卡费勒扯开裤裆对着茔圈子哗哗尿开了，对准的是清家手里败亡了的神——咱回回好汉白彦虎大巴巴的假坟。爷缓在柴担子上头，嗖嗖的地气像血水往两腿杆上冒。后来我听人说，爷爷穿着一件蓝布裹头，烂得没人缝，使些麻线线系着破处。爷性子好，缓着就不作声。可那一天有事情，四周的秃山头摇荡起来，放出的地气烫人了。箩地气变了个杀气，爷摇摇头，叹了口气，打柴个子里拔下了那月牙斧子。爷走过去，挡住了虎巴巴的坟。

他老总，可知这是个谁家的坟哩？

毬！谁管那个事！

他老总，这可是西省的霸王，咱虎巴巴老人家溅下血的地场哩。

毬！只当埋了个猪！

他老总，你这话可不敢当着我说哩。

毬！这猪是你先人？

他老总，你走了这一步可就没有个二步哩。

爷亮出了月牙斧头。

爷吭地劈了那嘴脏的国民党。那事后来成了山里的传说，人都说那颗头骨的血红红地正好淹了尿脏。人都说那颗头像个脆脆的石蛋蛋，滴溜溜滚上来，叭地在虎巴巴坟前立的白石头上撞碎了。还有人说：那头撞了个粉粉碎；可那囫囵身子跪给啦，直挺挺地戳在虎巴巴坟前头跪给。

爷不知自家劈了个团长。爷只是心疼地擦斧子。红血粘粘地蚀着斧刃，擦净的斧子后来我看过：水洼漶斑的血印子留在斧面上，铁硬是给吃蚀了一层。

团长毁在我爷手里，团兵轰一声炸了，逃了个干净。我爷爷又叹了口气，把擦净的斧头往柴个子里插。我寻思爷在那时辰一定看见西省的大山翻倒了，他一准看见四周十万座荒山轰轰烈烈地翻成了海里的浪。从虎巴巴坟的白石

头背后走出个女子——她就是生我大养我娘的奶奶。我日后当了海军上了军舰，有一天我读了本书我才知道：阿奶们是造反的大帅、背罪的穷人白彦虎家的亲房。虎巴巴坟是疑冢，奶奶家一支子人离了走西口的队伍，守的就是坟里的紧要正气。

那天，阿奶和爷爷在坟圈里遇见了些甚呢，我如今苦苦思想的就是这个。

这一刻我刚刚把这念头想罢，心就麻慌慌地乱动开啦。真是呢，那一日，当我那鬈黑胡子的爷爷和浓眉眼的奶奶留在大山深处的时辰，里山荒地里有过咋个动静呢？

次一日，灰条沟崖的大寺就烧成了黑焦土。次一日，爷就抓着卡费勒团长的血糊头走过大寺的黑焦土，奔东投了陕西的红军。阿爷随着反了的多斯达尼朝东走了，破衣烂衩地提着镢把斧头，灰条沟崖的大火慢慢熄缓了，阿奶随着一庄妇人又把泥屋苫上草顶。寺毁了，地里念，往东去了的红军不见个回来。拽上犋，拖上锄，活寡死寡的妇人们漫山种了些洋芋荞麦。到了第二年上坟的日子里，阿奶生下我大；听说他还没长牙，嘴唇上就有些鬈鬈胡须。

我家的血脉呐……

我独个立在八面枯山十面黄土的坟地里，我朝四野瞭看，觉得茫茫的浪山涌坎诡诡地动着，不说给我哪搭是那显示的地场。每一浪每一涌里都藏着机密，站久了天晕地眩起来，我那西省的家乡就好比个旱海毒洋。这海里藏着我家三辈血脉的符号，这海里藏着虎巴巴隐忍的口唤，这海里藏着迎着我候着我的女子，这海里藏着为主的奇迹、为民的念想。

可是，谁为我显示呢？

谁为我指点那紧要的、显示的时辰呢？

有桩事情等着我。

我问这四野的山，它不说给。

我大遇上的显示，依我看也是虎巴巴家里的女子；这么奇的事情难道不是显示么?!

扳个指头算算，该是娘怀上我的时辰。那股子风刮得硬：沟沟的清真寺一座座地毁了。熬到前几年“平反”的节气，报纸呀广播呀又使了些新鲜的名词——可是灰条沟崖二十年前听不懂，二十年后还是解不下。灰条沟崖的多斯达尼是吃洋芋咽杏叶活下性命的，硬脑子不撺浆水转了过个脖梗子来。眼见着一个煤油火把甩上寺顶的月亮，众人一声吼几十把斧子就溅了热鲜鲜的血。祖祖辈辈不就是这么个章法么——荒绝了旱透了就溅些世淋的血。一座

寺堆着众人的心，像座仓廪堆着众人的口粮——糟人心夺人食的日子到了，那月牙斧子能踏实睡柴垛垛么。难心的西省，难心的灰条沟崖咿，为个甚你就轮上这些事情呢。

我大这就这么一个解数。

他鬼使神差地一步上了寺门的石台阶。

我猜想我大那阵大约是要说道说道，好比登个上座就职演说。乡亲们说，那时辰众人都唰地静寂啦：都想看我大为众人淋漓快畅地说给。火苗子黄晶晶卷着黑油烟，一亮一亮地照着台阶上的我大。人都说，大穿着爷穿烂的那件蓝裹头；褴褛絮絮不知是棉花是布片，叫那火苗子燎得噼啪地飞。大上了讲堂可没个先生命，他愣怔在熊熊的黑烟孽火当中，憋得吭吭喘粗气，他说不出。

正赶着我大憋在台阶上吐不出半个字——天空里嘭嘭地炸开了照明弹。那照明弹真亮咿，人都说连烧着的火焰黑烟都隐淡了，闹着挤的众人齐齐地惊傻了。不想天一亮我大突然寻上了词句，他猛一举斧子：

——“天堂的门开啦！”……

他的吼和枪的响相跟着响起，他举了斧子人家就开了枪。我大硬绷着身板，我猜他是想着别摔了斧头，一窝蜂的子弹就打上了他那硬板身子。光天雪亮之下，众人都说看见了他身上冒出了一串串血窟窿。大又挺了一挺，再没能吼个第二声。他连人带斧头瘫软了，睡倒在寺门前那冒火苗的石头台阶上。

要紧的不在数叨这些个——

血窟窿没有一个伤着我大的命处。后来听大说给，他只睡着缓了几天，缓到身上的窟窿封上疤口眼，庄子外头十几里远的虎巴巴坟日子到了。大拖着个窟窿身子，为泄个委屈去那搭，去给当过红军的爷上坟。

人说：虎巴巴的后人念他心诚牺牲，把个白生生的女子给他引上啦。她就是我娘。

从山里那坟圈回来，捕人的警察正等得心慌呢。一条麻绳绳拴一串串，那日子里亮过斧头的人都给放了平罗。

如今我两腮也栽着一些根。若是当兵的许留腮胡，我就长出把子髟髟胡须给舰长看看。我天天念夜夜想我解不下这个机密——这么想实在是罪过咿，可是它缠着我不给个安宁。血有颜色人有种，难道命数也有一个规定么？爷在虎巴巴坟前的白石头那搭引上阿奶，大就非要在那白石头边上引出个娘么？爷在那块穷山野岭的山旮旯里住了一日，那一日就是我大的托生。大引着娘从那山心心里回来，他住满五年的大狱我就长足了四岁！……显示啊，我遭

上的这显示，谁能信我家的这些个故事呢？谁能给我点拨这里的机密呢？

那么短的时间，怎能够呢

种洋芋也得上山下山，也得使一个节气呵

虎巴巴的英灵精气当然硬得很呢

那白石头周围百里稀罕，说是个神蛋

留下一支人不是守坟么，怎地只是续给这搭经得苦受得罪的女子

那短得一剎剎的光阴里

宁断不弯的鬈胡汉子就落进了人世

那时辰，四周层层叠叠大涌大浪地荒山有过动静么，它们还是永不作声么？或是它们显示了事情，化成了海，漫泡了淹漫了阿爷和阿奶、我大和我娘；把西省深深山里的秘密事，在他们拚上性命的那个时辰给了他们么

也传给了我么

我是他们血脉的一根独苗啊

娘把我交给了大，娘就闭上眼无常啦

我是娘绝产的儿子，我长硬朗了

我也要——

遭逢我的那个机密么

那女子俏俏地靠着白石头，撇着嘴睬也不睬我。此刻我把定舵轮默默立着，眼前还清楚地看见她那傲气得光彩闪闪的俏相。北海今夜黑得深沉，像那白石头四围的山影嶂。女子呸地啐给了这一口，我就像挨了一共十六发鱼雷。我问：你家姓个甚哩？她答：姓西省闻名的白姓哩。我说：你白家先人有口唤，一辈辈跟我们结亲哩。她答：是这么说，可有挑拣哩。我问：唔个章程的挑拣？她娇嗔地答：虎女子不嫁狗儿子哩！——咱爷咱大也是在这个地场上遇了白家的女子，可他二老哪像我这般孽障；人家只这个日子就做下了火烫的血脉哩！

我气毁了。我暴跳着指住她吼：我今明天就当兵走哩，行嘛是不行你撂给个回话！她冷冷地倚着那白净的大石头，重重地一拍。她那一剎脸上亮起鲜红的光亮，两颗眼珠子像两粒烧着的煤核。她尖尖地喊叫起的时辰，我看见虎巴巴坟四野高耸拥挤的密密山头唰唰动啦，焦山渴岭那一时忽地化成了杀气冲天的海。我吓得浑身一个冷战电麻了，我咬了下子爷爷阿大留下的硬牙才听清了她的回话：

——“你个粗壮大汉没听说这个话么？我白家先人的口唤是：舍女子，不图钱、不怕他男人吃糠咽树叶叶，不怕他男人下狱出不来，只要他能把西省

城楼上的土抓一把！”

她的话撞打在那大白石上，炸雷似的回音巡着山传荡。我，我眼睁睁看见了显示！

她一扭腰回走了，临走前又甩给一句说：

——“不了，你还讨个甚回话！”

亏心呐，这便是我的那机密时辰么？

剩下我独个愣在虎巴巴坟上，恓惶着为当红军的阿爷把坟上给。十面包围的大山那时静得悄悄的，睁着万千的眼看着我孤单，不把那显示解给。我忍着煎人的静寂，跪在那搭，等香烧完。

第 三 章

一

我依然站立着，任滔滔的黑浪在白雪中涌涨下沉。濛濛的雪，使透明的黑浪头模糊了，也使愈来愈来近的破晓停滞了。

我的孤胆之船，我的雪岛号已经深入大洋。海水在残夜的熹明中显出了异色，我久久盯着它，看着它在无尽的轰鸣哮吼声中激动地变浅变淡。轮机均匀地响着，像那回族水兵一样不露声色。我感到阵阵拂来的寒冷，我绷紧浑身肌肤顶住它的浸袭。正前方海天线上牢牢地停着一线浓烈的血红，像是海天被一刀割开了一条创口。

永远的疾驰向前，像强劲马蹄拨动草原一般永远不变的疾驰向前——北海逐次显现成一层层波浪梯子，雪岛号和我正跌落着离开大陆坡架，离开潜伏着托承我们的深海平原。这多像昨天的跋涉；在草原上划开绿浪，我也曾这样一直跑下整个高原，最后在边缘上看见汉人的农区耕田。

最后我一步就从那边缘跨了下去。

雪岛号越过岛链时浑身白雪，如一匹发怒的白马。我默默地一句话也没有说。回族水兵在舰尾默默地一声也不响。

我心里清清楚楚，我知道前方的世界变了。

从奔驰开始，从雪岛号刚刚在平坦的海面上跑出全速，从我的船每一次跌下大陆坡的一阶，从黑亮的涌浪第一次骤然变色，我就清楚地知道——归路已断，你不能再回家。前方是无底的汪洋，它正阴沉沉地涌动。

在跌落的颠簸中，海天线上浓重的霞云突然鲜艳地亮了。它活跃了，似烧似流地朝着我，闪烁起一派恐怖的血火颜色。

而我的前路正长
漆黑的大海上雪花飘飘，一望苍茫
像那年穿越蒙古草原的千里单骑
像人成年后便开始的
　　沉默长旅

这样的旅程寂寞极了，只有马是无言的朋友。离开地震后的阿洛达莱，心里盛着对她的沉重的思念，把罪人之身载上鞍子，让川流不息的草场在两眼中变幻，我的不知前途的长旅就这样颠簸着开始了。

乌珠穆沁的丘陵草沟静静地望着我，它扶摇着远远地逼近过来。乌珠穆沁的涌浪是稠密浓厚的，白鬃马的蹄子划不破它的深纹。

我的白鬃马无言地走着。它胸脯丰满地弹动着，它臀上曲线流畅悦目。

我在乌珠穆沁看到了支成三角的黑毡包。我蹲在熏黑的门槛上，小口啜着浓香的奶茶。我看见一个不扎腰带的乌珠穆沁女人，她从一口石头井里汲来一桶冰一般凉的清水，又从拴着的乳牛身上挤出一小罐奶。她把牛粪架在一只黑铁架子上，又把茶砖垫在袍襟上砸碎。她扬起一只红铜勺子，让奶茶流泻成一道棕黄的瀑布，让那哗哗的棕黄瀑布永远上面连着铜勺子下面溅进铁锅，没有间断。我道了谢又跨上白鬃马，我离开乌珠穆沁营地时心里盈闪着一个不束腰带的女人侧影，我心里哗哗不绝地响着奶茶瀑布的溅落声音。

苏尼特的盐渍平滩静静地望着我，它平铺着无垠地伸展过来。苏尼特的涌浪是低微浑浊的，白鬃马的蹄子蹚不乱它的浅纹。

我的白鬃马无言地走着。它四蹄灵巧地翻转着，它腰肢上的细汗漆亮了皮毛。

我在苏尼特看到了芨芨草围成的黄棚圈。我坐在枯黄的圈中间，使劲嚼着粗硬的面条。我看见一个瞎了眼睛的苏尼特老汉，他拿起一块茶砖大小的油腻案板，那案板背后用三条板卡着一柄菜刀。他和了一把面，切了三块肉，剁了半根葱。他热气腾腾地煮了两碗指头粗的面条，笑眯眯地和我分吃。我道了谢又骑上白鬃马，我离开苏尼特营地时心里满盛着一个两眼粘连的老人笑容，我心里如镂如刻地记着那块长方形的插菜刀的独身案板。

乌兰布和的大漠红沙静静地望着我，它起伏着危险地淹灭过来。乌兰布和的涌浪是金光闪闪的，白鬃马的蹄子拔不出它的死纹。

我的白鬃马无言地走着。它双耳秀丽地耸动着，它两眼灼灼地爆出拚死的火星，它的飘拂长尾像誓死的旗帜。它温顺柔韧地承受我重压的腰磨出血痂。它消瘦得使我心头痉挛。我隔着它雪白的皮肤抚摸着它突凸脆硬的腰胸

——不知是在哪一次骑压时，它的一根细肋断了。

我跳下马来，心疼地搂住它的颈。白鬃马仍是无言地望望我，询问的玉色眼瞳里没有泪。我牵着它在沙漠上迈开第一步时，它喘息时吐出的体热使我背心一暖。

我在乌兰布和看到了草拌土垒成的歪斜泥屋。我躺在暗阁的泥屋角落，酿酿咽着清酸的奶酒。我看见一个银发披头的乌兰布和额吉，她问我是不是从阿洛达莱来的。她问我是不是从黑马五兄弟的北海来的。她问我是不是勇士独龙章家里抱养的知识青年。她问我是不是用一支歌嘲笑了老爷的那个行吟罪人。她问我是不是逃离地震的营盘走过了千里以上的长旅。

我饮着清浊微酸的奶子酒
我伸直了肿胀的两条腿
我要休息

我临睡前拖着如铅的身子，到屋外的沙窝子里看马。漆黑的夜静得吓人，我提防着在风吹沙粒的轻微响动中出现一个狞厉的声音。我瘫软在我安详卧倒的马儿身旁，举起手摸着它洁白柔滑的腹皮。马儿疼得簌簌地抖了起来，但它像是怕人发觉般依旧无言。我忆起了遥远的查干哈达太，那朦胧的山影像浮出草海的白船。在我漫漫无期的奔波中，它像我爱恋的女人一样正在牺牲。

在这样的时辰，回忆你是痛苦的
我一直避免回忆，更不轻易告人
此刻银月亮把金沙漠染成梦境
层叠的沙浪凝固了，这旱海不再喧哗
我独自一骑慢慢来了
盲目地饱看了一路的人间风霜
如今你远在天边
如我远远的过去
我渐渐看清了——你淋漓的鲜血涌溅
在我的那一页上流浸涂抹
　　演一次你死难的苦剧
　　换一回我生命的光荣

一个黑影遮在我手上，我停住了歉疚的抚摸。银发披头的额吉陪我跪在沙土里，很久什么话也没有说。这一次逃跑成功啦，我心头掠过这样一个心思，这一次他们逮捕不了我。我明白我已经可以在蒙古草原的西极偷生。我不再盼着返回北方的阿洛达莱。

——这白马，它伤了骨头么？

我难过地垂下了头。

——那女人，她扔了羊羔么？

我鼓足勇气注视着月光下的那头银丝。

——你从北边走到西头，蒙古人的长调子老歌唱的是什么，我猜你已经懂啦。

我咬住嘴唇点了一下头。

——她若是淹了三场血：它若是残了三根骨；人世里就有一个英雄要降生啦。

我恐惧地盯着银发额吉走开了，蹒跚晃着的一片银丝团，最后消溶在银水般的月光里了。白马依然卧着，安静而平和。我知道它疼得不愿去吃草，我陪着它不愿回到那暖乎乎的泥小屋。当老额吉醉后，放纵狂乱地嘶喊出第一句长调时，我伏在白鬃马身上，像伏在我的女人身上一样酣酣地睡熟了。

梦中——有歌词、曲调、大漠、草原、月夜、凉风（是马儿是女人的呢）、白软、心跳、气息、激烈、向往、醉意——八方十面交织冲涮着我。我的脑海和肉躯渐渐失散游离，飞着飘着与它们结合在一起，像海中的水珠升华为咸涩的潮风，像海中的泡沫被太阳照射成霓虹。在梦中我没有意识到：临附我的是真正的音乐。

我在新鲜又古老、博大又孤独、深邃又单纯的音乐，就这样在草原的边缘上，就这样在无宿的寒夜里，就这样在我热爱的旅途中来临了。它如一道皓月的银光倏然射入我的胸腔，在我偏激而火烫的心底埋下了。

深夜充满银月的清晖，被穿断的蒙古草原的边缘上一片静寂。只有一支如嘶如喊的歌子在起落跌飞，恐怖吓人又美丽地诱惑。

我贴紧我卧着的白马，我沉沉地睡着

空旷的沙漠不知道，我已经化成音乐

如果你随着后世诞生，如果你费劲地拖着磨烂的靴子来到这里，如果你也能随着马蹄的颠簸回忆你牺牲的女人，如果那一刻你也同样忍耐不住沉默，如果你站立起来感到了高大感到了你世界的辽阔，——你该扔掉你背囊中翻破了的我的诗集。你该再换一匹马，你若是没有骑乘黑骏马的福分就换一匹白马。你该再喝上十个不系腰带的乌珠穆沁女人的棕黄奶茶，你该再分吃十个残疾的苏尼特老人的肉块粗面，你该在穿越了蒙古草原之后，在边缘地进入沙漠深处。我坚信，我的兄弟，有一个明月亮星的夜晚会为你出现，有一位隐遁底层的使者会为你出现，她一定是位白发如银的老额吉，她在你熟睡时会把一支音乐送进你的灵窍

屏住气息，诚心举意，舒展身心，不要激动也不要失却——使用你的语言，把沙漠旱海上的道道涌浪波纹
看做一行行谱线
抬起右手，供它以热血和精气
再创造一次
为着你的意义
为着我的祭奠

次日早晨，我又继续上路了。我告别那个蒙古额吉的时候告别了草原，她送别我的时候照风俗塞给我两块硬硬的、长了绿霉的奶豆腐。我打马缓缓走上边缘的沙岸，在跨入农区之前我回头勒马站了一会儿。老额吉远远地手搭凉篷站在泥屋门口，然后又蹒跚走去忙她的活计。我一步迈下了边缘；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我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我。

后来他们终于逮捕了我。他们不给人一丁点浪漫的可能：在囚车里他们按我坐在铁板的底子上，不让我攀住铁窗。铐住我时他们反剪了我的双手，我两腕鲜血淋漓但一直没能看看那手铐。我猜想若是金帽子大肚将军不完蛋，他们枪毙我时也不会让我高呼一句或是带镣长街行的，他们卑鄙到要让人死也死个窝囊——

你能想象让他们的同类理解我的诗么？
但我的诗一天天成熟了
不仅是因为骏马引诱的幼稚挑战
广袤东西的北方满盛心底
郁结成我的丹田之气

终长夜启黎明，时刻缭绕冲激，使我不能安宁。使我的词汇如白浪溅出黑海。使我的韵脚愤怒。使我的旋律伤感而不屈服。使我的狂妄宣告平民的高贵。使我的色彩新奇而含蓄。使我的生命不会朽死，永远活泼地等待，不绝地续着它的血脉
在历史昏睡的日子里
我怀着我的诗意
走过金帽子化成的腐土
走向大海，冲出大陆架走向无底汪洋
走向最后的危险和恐怖
走向我这首诗的
最后一次辉煌

雪岛号已经远远离开了岛链和全部大陆坡架。大片变幻色彩的海水，随着大陆坡架一级级潜下，已经变成一种真纯的亮蓝。正前方那道烧熔的裂隙近了，红艳耀眼地撕开了浑沌的海和天。白茫茫的雪花依然无言地飘扬着，溶入咆哮无度的海水，溶入即将日出的最后一刻黑夜。

舰尾悄无声响，我猜想那黝黑的回族水兵一定变成了一根黑黑的铁桅。但他头上飘带拍打的水兵帽一定积了厚厚的白雪，因为侦察船已经通体洁白，已经真的变成一座飘浮的白雪小岛了。这座雪岛载着我们两人飞速奔驰着，舰首挑开两片巨大的冰幕，笔直对准前方漆黑之中的一线火焰红。

黎明已经近在分秒之间
燃烧的太阳立即就要诞生了

二

走这北海上的水路能把个活人逼疯。轮机突突突一响没有个停，海内呼呼呼刮着不分个大小。黑亮亮的大涌一漫过去了，又一漫过来了，盼不上它有个涯边。舰尾笔直笔直地拖开一条纹带；后头的隐了，新的又淌成原样，没有个完了，没有个始终。

岸甩给在脑袋背后，怕是愈来愈远啦。离开岸十万八千里的我那西省的大山，怕是远得没了个念想啦。

我不再回头瞭看了，我断了心里乱糟糟的愿念。我两手已经长牢在这铁铸的舵轮上，腥凉的海风已经把我吹透吹硬了。当兵的等悟了这个滋味他就能算好兵了，此刻我眼不眨闪、身子铁硬，整个人早变成舵轮的一半。脚底下踩着无底的深海，正前面是中弹沉没的危险；但是我动作坚决，沉默无言，任你命令我直直对准鲨鱼牙大炮嘴轰给。

只是西省的大山，它不饶人地在这心里头晃荡。北海的黑涌浪不是八级十级，拍打的不过是硬梆身子；可这西省的山浪坡涌，它沸水翻翻煎煮的是软鲜鲜的人心哪。

心给折磨得快要疯啦，不知是炸嘛是蹦起
人可是立正站稳一声不响活赛一块铁
只要我穿着这身兵服，我就决不吐一个字

走吧，满车全速航向大洋。我心里举个念，走尽你这条大雪茫茫的无尽路！

大送我当兵时，那一天也是大雪茫茫。朝上一看，雪花絮絮里有崆峒的

灰影子；朝下一看，斑斑驳驳的是平凉城的老营盘。

朝着南台子的白雪坡梁，大在我前头一步一个雪坑。自打离了家上了路，一路上不停给的就是这大雪。大狠头狠脑地一声不吭。在我前头没个止尽地踏着雪猛走。我相跟在大的背后，再添给一串我自家的新鲜雪坑。

有些像呢

有些像今夜侦察船跑开的这条雪里水路

大一句不说给。直到后来我在平凉城换了海军的蓝裹头蓝裤裤，他这凶神属相的老汉也没有把一个字吐给。——路是生路，大没走过，可怪的是上了道就像是走着一股熟路。

这真怪咧！连今夜也一样，我们是全军突出岛链侦察大洋的第一条船——可是雪岛号跑着的这条航线，竟活像家门前山岗上的崾岘，熟得像是前世的旧道！

大赌气一般走得急匆匆。我心里恨恨地怨他，你若是不高兴送给这一程，又何必雪天雪地里湿你那双鞋呢？

山影在雪里隐了，是月亮山么是六盘山么，荒秃秃的山一堆一堆蒙满了雪，慢摇摇地转到背后了

走过一片乱石河滩。满川的石头蛋蛋盖了雪，像浪打碎了剩给的白沫，不知深浅。地名起得也像也不像：隐河。

托主的慈悲，大在这河滩上放给了头一句话。听见他也会说话，听见他瓮钟的噪音，我稀罕得吓了一愣——

“娃哟，跪下。给你爷那支子人上个坟。”

爷那支子反叛在这搭打了最后一仗。西省那时节起的是飓风暴浪，沿着月亮，沿着六盘，沿着跳起倒立的大浪头般的山连山，官军在隐河摆了个铁桶阵。我猜想他们造反的路径一定就是我这条山路，我猜想他们那一路也一定遇了浑茫的大雪。

此一刻我坚硬如铁地站在舰尾一动不动

那一刻我扑倒在河滩冰凉的雪地里止不住哗哗淌下了热泪

多斯达尼们留下的话是：穷一生饿一世没存下块裹尸的卡凡布，主慈悯下给了这雪，咱就披上这身白舍了这条苦命吧。

官军的炮架满四山静静瞄着呢，隔着迷天的大雪能听见官军冻得打喷嚏。河滩里一个接给一个地，反叛的回回们扒了身上的破烂蓑蓑，人人捧起石蛋蛋上的白雪洗开啦。

我爷那时辰怔怔地看着乡亲们大净，他攥着月牙斧头慌了神。爷颤颤地

走几步，爷又颤颤地退几步。爷嘴唇哆嗦着张开了，爷又把哆嗦的嘴唇闭上了。末了，爷见一边有个马巴巴洗罢了，正使两根绳把刀往手上缠哩，爷悄悄扳住他说：他巴，都把命舍给了，谁护咱那些孤儿寡妇哩。马巴巴缠罢了刀、一膀子抗开了我爷爷。他在飞漫的雪里立起来，吼叫着抡开两把刀冲上去了。爷怔怔地呆在河滩地里，眼睁睁看着一阵枪打得马巴巴翻了，他那刚刚使雪大净了的身子像烧起来一般，随着那阵枪顿时变红了。

爷又扳住穆巴巴。爷就是那时辰动静也是细声细语的：他巴，不是说红党为民么，咱撕开口子投红军不行么。穆巴巴回话说，隐河殉教是为主的口唤，怎能思想别的不从主的口唤呢。穆巴巴抱着缴来的汉阳枪也冲上去了，我爷爷闭紧了眼没再瞭看。那时辰国民军枪炮都放开了，我爷爷闭紧的眼里挤出两颗热烫烫的泪来。等睁开眼时多斯达尼死得十成剩不给两三成；爷亮出斧子，拦住眼睛红红的乡亲们说，口唤到了——投红军！……

我哭了，但没有落泪，我只是跪在雪里

我一想到这桩事，心里就绞疼得哭开了

在我大雪走平凉的路上，在我当海军之前的最后一刹刹，我心里难受得哭不出泪来。四十多年过去了，我的这半腔子血里是哪一滴随了我爷呢？我走的这条路真是我爷的路么？

西省的大山在雪里活了，我走得晕晕眩眩，两眼沉沉的只觉这山海山浪一直在翻腾。顺着梁走下平凉大道，我相跟着我大赶最后的一程。

透过迷眼的雪有座夯土的破塌的土圈墙，大吭吭猛走的身子突然停下了。我怅惘地又看见一个路牌，那地名起得有了股兵味儿：校场。

大绕开了。大寻寻觅觅地绕着那塌墙转悠着，弄不清他要干个甚。我叹口气等着，那时辰离我穿上军装还有十几个小时。大如头乏熊，咕噜噜嗓子喘响着，使脚上的穿山鞋扒那雪。天上隔着雪雾，亮着个惨惨的日头，已经近了黑天的时候了。大拨着雪不言不语转着，我不敢动静只能随在他的沟子后。

在一截矮墙根上，一丛蒿子草黄枯枯摇娑着。大踢净了那簇草叶里的陈雪，那搭露出来一块白白的圆石头。

白石蛋上刻着几个经文；刻得歪歪拐拐不清爽，雪浸了的字是黑红的。

我心里倏地亮起一个活鲜鲜的记号。可不待我想呢，大瓮钟般二次开口了，他放给的话是——

“娃咧跪下。给你妈那支子人上个坟。”

那时虎巴巴率着大军，已经陷了西口外几十座城池。剩在西省的队伍败

给了清家狗；男人们宰的宰了，妇人娃娃给清狗使刀背抽着砍着，一家子一根绳绳拴上，两腿的红血化着满地的白雪，顺着这条道走过来了。

清狗的大官等在这搭，气得浑身打颤。

后来有人在这搭埋下了块白石蛋蛋，把机密的经文刻在了上面。

纷纷扬扬的雪突然刮得急了。反了朝廷把罪犯下的西省回回赶过来啦

蓬头垢脸的先人们浑身结着血疤块块，背着铁锅，扛着娃娃，挑着榆皮糠麸，腿子上绑着麻棕捕绳，头上戴着白布号帽，给清狗怕冻的兵们使矛子捅着，刀背砍着，排成蜿蜿蜒蜒的一字长串，从雪打雾迷的山口子里下来啦，朝着平凉宰人的校场走来啦，对准顶个金帅盔的清家狗花白胡子的大官过来啦

大硬硬的头当地一声磕在雪地里

圆圆白石上的红经文一下子明亮起来

我重重地跪下了

鲜红明亮的记号在我眼前烧得旺了

我没有哭，心里也没有哭。我只是恨，我觉得大雪把整个西省大山的仇恨都刮进我心里头埋下了。

金帽盔的老汉气得白羊胡子翘着。浑身褴褛血污的罪民拴着串从他头前走过去。他那花白脑袋一点，就有刀把一个罪民的头剁了下来。血粘粘地浇红了一片雪地，踉跄的大队妇人娃娃又慢慢走着，把那血踏净了。金帽盔老汉牙齿冻得哆嗦，好一刻才骂出声来，说是“可怜可憎”。远山上弯弯龙似的罪民还不见个首尾，这搭走过去的已然分成几队。一队进宁夏，一队走甘肃，一队充青海，一队放新疆——浑濛雪天里，一队队岔着走给穷乡绝土的新家。

我该随上哪一队走呢

没人指点给我

当时就没有一个人吭过半声。不论是叫人使钢刀剁了头的，不论是叫人使棕绳拴了腿的，不论是八十岁的老婆婆不论是成群守了寡的媳妇子，人人都飘着自家的褴褛絮絮抗着雪打，人人都默不作声一言不语把自家的路走给。连冻僵在娘怀里的奶娃，也不朝那金盔头屠夫哭给一声。

浆水长面换个做法还是个长面浆水

任你杀任你赶换个家乡还是个西省回回

我跪在雪里不愿起身

那白石头上的红字渗出了血腥

我身上上下的棉衣都精湿了，雪还不住

我等不上这身衣裳烤干啦

明日我就要穿上海军军服
我两拳叭叭响炸着握紧了，掌心里像是枪
我盼我举起枪来
立定在清狗老头子的金帅盔，和我娘我奶奶那支子淌血背罪的回回之间
——把那个狗日下的没尾巴狗，连同那个血染的日子
一枪打翻
像虎巴巴他老人家，闯它个掀天的大祸
让后人从我手里
也寻上本历史看

雪岛号划着黑浪跑得飞一般。不单是岛链，整个大陆架也给甩在背后了。我们还在单舰挺进。前面的舰长一直栽桩般铁定立着，没见他动一丝毫，也没有见他下一个舵令。我不知他的心思。我不问别人的心思。我今夜只是和这北海赌一个狠；我只想让我舰尾的滔滔水路划烂它个太平洋。茫茫漫漫的白雪，漆黑透亮的黑海，红灼吓人的海天线——我不知这孽障风景显示给些什么，我只想狠狠地赶我的路。

我心里火燎燎地烧着，我肉身铁一般立定着。我不认识这浪，我不认识这海，我满心满意只有我西省山里的事情。涌再凶浪再险你晕不了我，西省大山若是浪给一浪这世上的凶险就绝了。我还年轻，我还没开始我的时辰，我还没办我的事情，我燥热得快要疯了。我不再等前头的舰长；我自家作主两车进三——天该红啦，夜该尽啦，就应允我快快把自家的路跑完吧！

第 四 章

天和海被一条红烫烫亮着的火剑切开，但海和天仍是一样黑蓝均匀的颜色。我们默默凝视着这条平直的烈火，看着它一刻一刻烧得更亮更浓。这恐怖美丽的火把黑暗的北海映得有了微明，但它使一分一分透明的浪涌显得更加阴险；四外八方，不尽涌浪仿佛在重复着一个咒语：我是无底的，我是无底的，无底的……

它粼粼地波光闪烁，像一个熟悉的笑。我感到不安从心里升起，把寒潮袭向全身。我独自无人知晓地战抖了。身心内外，从脉息到皮肤都清晰地掠着一个信号。今夜多宁静，但我知道北海里的一切都正醒着。我在这一阵寒潮中理解了海洋，我冷冷地咬紧了牙关。

游荡草原的生涯结束后，我回到了城市。在城市巨浪般无息无止的房屋

中，我摸着黑找到了我的角落。那一夜我多渴睡，我闭上眼睛时觉得自己人生初次般需要休息。但那一夜我被捕了——那时代当打油诗人是危险的，何况我写的是抒情诗。我的梳长辫子惯骑烈马的女人没能救我；我的得救是倚仗了大自然——金帽子将军蹬腿死了。他成了鬼以后坏事都被揭发出来，于是我获释出狱。但这一切连同我的诗，都并没有留给我什么印象。

我的印象里只有一个深不可测的笑。它随意又狰狞，它谦卑又残忍。昔日我蔑视它的俗浅，今天我懂了它的深刻。它离我而去不知多久了，今夜我在北海的闪烁中又见到了它。那老头子看守摘下我手铐以后就这么一笑，等我刚要嚷嚷两句时他又把那笑嗖地抹了。

你在激烈地挥起手臂，撕开胸膛

把第一颗音符掷上那摇动的草波、静固的沙纹、草原大陆的一道道丘陵线之前

我的兄弟，我想你已经理解了

美丽和恐怖

你不是已经从

那银发丝丝的额吉脸上总结完毕

她平和沉静的、跪在拴乳牛的泥泞里

单调的劳累的塑影，不是已经被你感

动地看破

不要理睬世人利欲的理想

不要相信世人太平的谎言

把我们两辈跋涉的心灵感受，把这两个骚

动的世界，谱进你最后的乐章吧

让它们奏鸣出真的圣乐

让它们掩藏好真的思想

你要坚强——

看北海的洋面上风云突变了

波高十米，视距十链，巨涌和狂浪顷刻生成。左舷发现舰船，右舷发现鱼群，天空中冷流低云正降下雪花。我感到雪岛号猛地剧烈抖动起来，我们闯入了著名的黑潮主干流之中。天眩海晃了，扬起的黑沉沉怒浪轰打一般把雪岛号摔砸得左倾右覆。大恼怒了，大海不能容忍识破。事情爆发的时刻终于来了，海洋疯狂地骚闹笑喊着亮出本相，裂开的血口里流出烧熔的鲜红——这是黎明日出之前的最后一刹。

我牢牢抓住栏杆，沉默地忍受着。

我的诗篇已经喷涌到嘴边，但我沉默着。

我又忆起了她，我那雪岛般救护着我的女人，如今你在哪里呢？不懂得恐怖的男人没有真的人性。你记得在你雪白的承托中，我默默隐藏的留恋么？

我又忆起了它，我那家乡般养育了我的阿洛达莱，如今你依然如旧吗？不懂得美丽的男人没有真的灵魂。你记得在你广袤的绿草中，我多次诉说的珍惜么？

我的诗，它应该诞生一个神的时辰
那时应该有大自然万相的会聚
源源的力从天穹八极向它哺乳呼吸
不仅仅我，就连那壮烈的景观
也将在它分娩之后消失
如同一次
绝产
你要牢牢记住这件事；我忠实的兄弟
如果这辉煌的诞生不属于我
那么它就是不需要诗的饶舌
我祝愿你成功
——让这夜海般的时代
只用一部音乐解说

左舷发现美国航空母舰编队！左舷发现苏联重巡洋舰编队！右舷发现虎鲸群！右舷发现白鲨群！舰长，我舰航速二十节，航向九十，距各目标群各四十链！——我报完啦，前头舰长还是一根黑铁桩。雪岛号左歪右翻，疯马脱缰般直直地朝着怪物们撞给过去。

海和天上跑着冷冰冰的灰云片，抹过来涂过去越压越低。只有正东方裂开的天口子淌着血，红糊糊的看着凄厉。我闹不清这个场面的机密，但我解不开它和我的缘分。我只是死死扳定舵轮，拚给我值更水兵的这条命。

左舷的大涌跌下去时，楼群般的巨船便浮了起来。我看见那两群摩天楼亮着信号，像是凶汉残狠的豆儿眼睛。它们静悄悄的。

右舷在狂浪翻起来时，礁石岛子般的大鲸也滚一个斛斗。鲸一条条撞着碰着，使哮天的浪拦住了一群魔王般的白鲨。它们闹翻了海。

我忍住心里冰凉的恐慌，可忍不住心跳得像片叶子。簌簌的一片树叶叶还能盛下西省的大事情么，硬是把那白家的俏女子拿不上哩。我咒着自家，我哄着自家，可是这顺心不听口令它簌簌地抖它自己的。

北海哪里像西省的山，大海不是咱娘

你的娘是西省啃洋芋度日月的灰条沟崖呐，她把你实实在在地抱着顶着养大了

咱娘无常了

睡在走平罗的冤屈雪路上

人家烧了寺，吆来猪，糟辱得不能忍给了

咱娘的男子汉就拔出柴捆子上的斧头。他一辈子吼了一句心里话，就落了个先是一顿枪后是一个罪

咱娘顶着叛属的帽子，牵着四岁的儿子，过大海般离了灰条沟崖蹚开雪地，上了走平罗的雪路。

娘走进的那个八百里死海

不比你今夜遭逢的北海么

娘无常了，只生下我

像失了西省的热土，只对着北海的恶浪

我的时辰近啦

我生死在这一阵

突然，前面传来舰长的口令。他命令——对峙。我大吼一嗓，雪岛号迎着舰船鲸鲨，在狂浪巨涌中心渐渐停给了。对峙；左舷在三十链是两片拔海矗立的铁打洋楼，右舷三十链是两群黑石山梁般的大兽大鱼。正东方海天线那搭，红日头真叫海咬碎咽了一般，一股浓血不停地淌，黑亮亮沉甸甸的涌浪中了魔症，使着力气朝天撞给，活像要把场满天飘的雪淹掉。对着这么个火狱末日的大场面，这一搭对着阵的，只我们两个人一条船。

或许我就真的干不成那桩事情；我抓不上西省城楼顶上的那把土了

我家辈辈男子的报答，那虎巴巴家人材压倒西省的美女子，或许我就真的引不上了

引不上那般称心的美女子

走尽这一世我不能甘心哪

有谁能为我说给一句

——他是为着百姓，当了红军

虎巴巴坟前那块圆圆的大白石头，稳稳静静的多像这条船呐。那坟四周滚滚的荒山上，如今还是旱得一片苦海么？

她还是一件袄裹一个圆圆腰杆，脸上嫩得粉粉两手磨得硬硬么？她还是下海般钻进荒山沟壑饿一天背回一大捆干柴索索么?她还是三百天起早贪黑、秋天在场上堆起大的一堆麦子小的一堆胡麻么？她还是好年吃那堆麦子卖那

堆胡麻、歉年煮些洋芋啃上一春一冬么？她还是当着人羞得红着脸不敢抬抬眼眉、当着我刚强激烈盼她男人抓西省城楼的土么？

我的女人，我前世约下的女人呐

此刻你站在那黄土山的高头么，你是站在那泡透了咱回回一辈辈鲜血的穷贫热土上，瞭望你走了冰凉北海的哥哥么？为我朝咱那滚滚不见边的黄土浪头求给一口长长的神气吧，把那气续给这条浮着我的雪岛号，让它抗住这黑涌白浪舰船鲸鲨永远不沉吧

让我和它们对峙，对给个今生来世

让我胜了这你死我活的一阵

我的心不再簌簌地像片树叶，这一刻心又附上了魂。我扣紧帽带整理着装默默站稳了，我看见前面的舰长还是那个架式像一根铁铸的桅杆。冷云逼得碰头，涌浪魔症地撞上天去。美国航空母舰编队近了，距离十五链。苏联重巡洋舰编队近了，距离十五链。海上排列着城市般的洋楼大厦，雪亮地闪着层层的灯。虎鲸群像是一个群岛飘浮过来，冲天的水柱打了一片喷泉。白鲨群像是开冻的冰排，张给着尖尖的牙齿。海天线上被谁撕给的那条裂口子红得凄厉，好像它便正是 那张嘴，刚刚把个红日头咬碎咽了，顺嘴溅给了烫烫的血。我猛地觉得该有件称手的兵器，我悔恨当兵时没把家里的月牙斧子捎上。我只能把牙又紧紧地咬给，一手把定舵轮，一手硬硬地攥了个拳头。

独龙章也有过这样一个黑夜么，在那一夜他胸肋上的骨头合缝了。他在梦里摔翻了一个骆驼两条牦牛，等天明以后他就摔翻了七七四十九旗的力士。

马倌 B·T 接生的黑骏马也有过这样一个黑夜么，在那一夜它浑身的毛片蜕换了。它在梦里觉得草原等着一个精灵，等天明它就让内外蒙古有了崇拜的美神。

我的诗篇也该有这样一个黑夜么

等我迎来了属于我的天明

百花枯败了

众人清醒了

一支奇妙的音乐在风中降临。它消灭往事，交合自然，解说奇迹。它宣布了人心的自由和反叛的意义。

我突然打开灯光，我疯痴般想吼上几句。我的灯光信号嗖嗖地朝着美舰苏船、朝着涌浪鲸鲨飞射过去，活像是虎巴巴队伍的火焰响箭朝着西省城楼射给。

老子当兵外不侵略！老子当兵内不镇压！谁家军队不遵我这两条章程，我

就叫它流血向它开战。老子是红军军舰，老子是义军军舰，老子为着西省人心不再受糟辱下了这滔滔大海，你们若是觉着我说疯话你们就不配冒充军人！

两国的楼船大舰静悄悄的

巨兽般的大鱼也潜了下去，拱起山大的涌

北海在听着呢

海天线上还是淌着浓稠稠的火云，红得伤人眼睛，红得勾人的心魂。像是我走平罗时就记下的一个血的记号。

我的眼睛里看见了一个乱调的世界。鲸鲨扬起巨大的尾巴，像夜海中的黑帆。横排一字追逐而来的涌浪乱了，被大鱼下潜时顶出的竖涌击破。外军舰队仿佛被施了魔法，静静矗立成两座城市，像在倾听我的音乐。我在这一刻把一切都托付给你了，你要记住这乱调之海的万里合奏。在这伟大的启示时辰，你要知道我的诗再生了，它明天的形象就是你。

咱娘的冤屈该看见个头啦，咱大的吼叫响遍了这片大海。当红军的咱爷今日拦住了三军舰船，西省求盼的事情如今在北海讨上了显现。你就是进那天堂的路径，你就是咱舍命攻打的城楼；我一腔血两膀力儿娃子一世的口唤，原来就在这里！

我像是——走进了我命中的最后战场

我是阿洛达莱的骄子

我的诗已经化成远方青蒙的牧草不再属我

如今我不再吟诵。这一次——我渴望的是完成我自己的故事。我要实现比诗更重要的一种人生，让它的美丽和沉重

成为后世信仰的一盏明灯

美国舰队是一色灰灰的航空母舰，我数给了一下那铁灰的洋楼一排竖着十几座。苏联舰队是一水蓝蓝的重巡洋舰，我算给了一下那漆蓝的铁山梁梁一共有十几条。虎鲸群一沉一冒，海面上忽地升起一片黑岛又哗地变成一片黑涌。白鲨群你挣我跳，嗥天吼闹的白浪里闪闪亮着一排排尖牙。——咱只凭仗着一条雪岛号，就和这火狱末日对峙上啦，谁能说这比不上攻打那西省的城楼呢？

在最后一刻我只是怀念着你

雪岛般为我负重的姑娘

在最后的这一瞬间里一切都明亮了，如同茂盛的牧草一排排浴进金色的晨曦。我和你创造的这长长历史，每一幕都现出了隐遁的深意

应该做一次多余的回顾么

去追寻那远远逝尽的马蹄么

若是真主护助我胜了这一阵北海的对峙，我也要学当红军的爷再回到西省家乡的山里。我要直直地寻到虎巴巴坟前的白石头那搭，理直气壮要她的回话。然后我两个就相跟着吆上牛扛上犁铧，带上背斗收洋芋去。我知道西省瘠薄的黄土，我回家的时候她们一定正遭着旱灾。只要心里念想的事情不糟辱害，我情愿在那旱土荒山上啃一世洋芋。

舰尾那黝黑的回族水兵仍旧默默无语。从启航到此刻，我们不说破本色，我们不彼此交换，我们之间不使用话语。你我也该是真正的战友，在历史的首尾互为支撑。永不背弃，合著出我们的圣乐，一直到写完这终章的强声。你要记住我今天的嘱托。你是我唯一的兄弟，你要准备战胜最难忍的对峙。

不能再有残害人心的孽障了，因为西省从阿爷到我已经辈辈有武装。若是哪一日刀枪再瞄着人心的念想，虎巴巴的帅旗下头就要添给一支海军。我的信号发给以后，美舰苏舰一直不见个声响；我猜灰船蓝船上的兵们一定也正捉摸着自家的事情。像我大一辈子只吼了一句心里话，我一生只发给这一次信号，它该是普天下军人的准则条令。

冷流低云舞着纷纷扬扬的雪花，风渐渐在平息着。海面上不再见到白白的浪沫，只剩下黑沉沉的大涌和成群的鲸鲨浑沌一片。美苏两支舰队的上空飘摇着一个霾阵，黑潮暖流的主干流正卷拥着我们，强流带已经变得狭窄了。硕大的虎鲸沉浮不定改变着涌向，惊惶的恶鲨正在逃离。但是对峙仍在危险地坚持着，海天之间那挣扎不出的红日仍在流着浓稠的血。一片叶子般的雪岛号面对着这如梦的景观，我站在舰首就仿佛一粒尘埃面临着宇宙。

北海上擂鼓般撞碎了一排排大涌，轰轰轰轰——黑夜里我的两腿就像站在一面水淋淋的鼓上，咚咚咚——这一阵打下来万事都结尾啦，这是为西省人心夺一条出路的时辰。海不是咱娘，海是阴沉凶险的战场。看这翻天的黑色！听这劈雷的声响！你是我的仇敌，我缺了你讨不下前世的血债！你便是水筑的城楼，我攻不下你引不来西省的美女子！轰轰轰轰——你笑吧北海！哗哗哗哗——你哭吧黑夜！等我顶下这一阵捞出那颗破碎的红日头，苦海里的回回就是天下的强人！

写过反诗的青年守住他的舰首一动不动。

当过叛属的农民守住他的舵轮一声不响。

北海没有想到，一个来自阿洛达莱草地的自由精灵突然向它挑战了。

北海也没有想到，一片生于沉重悲壮历史的黄土荒山突然要征服它。

那精灵逼它比试自由的本质。北海在疯狂的咆哮中觉得畏惧——我真的就是一片无垠的自由之海么？

那荒山逼它较量真正的深沉博大。北海在不可探测的涌动中觉得恐慌——我真的就能盛下世界上的一切么？

北海正难于选择。

是使出灭顶的凶相吞杀它们于自己腹底呢，还是承认自己漫长的等待以它们为真正的朋友？

在难明的这最后一刻黑夜里，雄大的对峙正在坚持。这是自然和心灵经历的最美的一瞬。

这是一首不朽音乐诞生时的神圣一瞬。

1988. 3

西省暗杀考

当义军首领马化龙被绑上凌迟大架时，湘军刽子手提着剜心肝用的尖刀，笑着问他：

今天灭你八门三百口，以后谁是你的后人？

马化龙说：以后凡大地上念赞“俩依俩罕、印安拉乎”①的人都是我的后人。

刽子手又问：可是有谁能给你报仇？

马化龙预言：四十年后，有人出来为我报仇。

——《热什哈尔》第5门

第一章

依斯儿拧了一把，两手就粘在一搭。他累得不行。头皮上接了些夜里的风尘，刺得丝丝地疼。抹了一把，头皮上也粘粘地沾满血。依斯儿吐了一口，满嘴甜咸。再拧拧，布衫上膘胶一般的粘物，重重地又淌下来。

依斯儿抬眼望给。金积的残夜黑得深远。只有过两声铁碰铁的叮铛响动，再凝神望过去又听不见了。

依斯儿摸摸腰，刮香牛皮匠人打下的刮刀，还别在裤带上。可不敢碰出铁响，依斯儿想着一把甩了那件滑腻腻的血布衫。

“拾上。”

黑夜里有人喝了一声。

依斯儿浑身一个电麻，顿刻脸上有一道裂口子开了痂。没有响声的夜风凉凉地进了那裂口。依斯儿一头悄悄地摸索腰里的刮刀，一头感觉到脸上的裂口里，血液正给这冬天的夜风冻住。

“说的是个你。把那拾上。”

他辨出了那搭一溜肩蹲着的几个人影。黑地里一排像是三个。不是哪一个说着话。

依斯儿猛地抽出刀来。牛皮刮刀是盐茶一支反叛的家具，依斯儿想借家乡的杀气压住这些黑影子的阴森。

“那刀不慌。”又放出粗粗的嗓音来了。刀把子粘的，伊斯儿攥不住它，直想脱手。一刹间伊斯儿突然两眼冒出泪来，一阵阵想哭。

“那血衣裳，拾上。”黑影子摇晃了，立了起来。伊斯儿急忙挣着握紧刀，一把抓起了刚甩了的布衫。黑影晃动着，一共是三个。金积大地上黑洞洞的，一抹平展展的黑。杀声不知啥时早息了，偶然念头转到那杀声，像一个梦。黑夜使着劲。往地上伏，显得三条黑影像山，往上拔升。伊斯儿握着牛皮刮刀，拚着性命立直，心里却想随着黑暗，往地里伏下。

那三条黑影走了，踏着低伏的黑暗。伊斯儿慌忙相跟上，不知为了甚。黑暗的大平原平坦得奇妙，走着让人一心觉得太平展了。而且粘粘滑滑，满满浮着一层血。伊斯儿大步走着，跟定了那三个人。他怕绊在埋贴上，更怕绊给卡废勒②的尸首。可是没绊上。满满一平滩都浮着血，粘粘的可是绊不上东西。伊斯儿觉得自家才十六岁，吓得早不知道害怕了，他只有紧跟上前头三个黑影。

这是同治十年正月十三的残夜，盐茶的十六岁娃娃伊斯儿就这么个，走离了金积平原的战场。次一日天明以后，官军奉了左屠夫的令办清理，健锐营掂着鬼头刀，火器营端着简子枪，把那天红漫漫的平原上的活人都灭了。多是开火打一个洞，再使刀割了头销差。有人说，金积的地里红颜色红了一年，直至次一年庄稼起来，才褪了那吓人的颜色。走脱的人还是不少，但那是机密。当时伊斯儿跟着三个黑影走出来时，他们再没看见一个人。钻出官营的壕沟时（——这壕沟就是后来官营公社机砖厂的地点），他们四个人都认定：只自己四个人才承蒙了真主的活命口唤③。

事情是在一棵杨定下的。

在一棵杨这样隐秘的地点，家眷都换了汉民的装束。伊斯儿望着那些女人时，心里觉着解不开的疑问。师傅的脸从那时开始，就像套了个模子，一直没见绽个皱纹，显个哭笑。师傅的女子才碎碎年纪，也一样戴着脸膜，不言不笑，看不见脸上有过肉筋活动。喊叫水的马夫接来的家眷是个推磨女人，她一天地磨面。有时把树叶叶晒干、树皮皮晒干也磨进去。竹笔满拉的妇人不一样：性情好，知道笑。这么着脱出金积的一共是四个男人，各自家乡庄子里引来的是三个女人，还有一条狗。一棵杨散乱住着小二十户，有回有汉，伊斯儿猜想那些就是汉民的人怕也藏着机密。

都刨开结了板壳的土，散漫种了些庄稼。

一户搭了一个屋。伊斯儿人碎小，搭屋没心肠，师傅叫他自己屋里住下。

这一年，庄稼稀稀落落，打了些粮食。

一棵杨的小庄落里，家家门前堆了个小庄稼垛。太阳没时，炊烟冷冷地升起，弥漫了一棵杨的梢条。静静地，四野再没个声响。天再黑些，低矮的泥屋门窗便映出了柴火的红光。没有灯油，等灶里红烬熄了，庄子就睡进了黑暗。那条狗从来不叫，虽然它是马夫从喊叫水的老庄子引来的，可从来不吠一声。

等黑夜捱到虎夫坦④时分，伊斯儿家里就潜进了喊叫马夫和竹笔满拉。这时师傅的独女儿避出门去。四个男人跪下，默不作声地念五段《默罕麦斯》⑤。不敢高念，金积大地给官家屠了，明张的赞诗只能默诵。师傅口唤说，不能出声，但要张开嘴，做出高声赞诵的口形。

隐蔽的礼拜完了，喊叫马夫和竹笔老满拉又悄悄溜出去。他俩走黑路都没有音声。伊斯儿只望见他们的黑影，可从没听见哪怕是碰歪一根草秸的动静。

一年满了，日子静得比死还静。机密也藏得比死还严。

一年转过的正月十三日，师傅在干完了悼念亡人的事后，交付了事情。

这一个尔麦里⑥，后来人们忘了么，是十年那场血屠以后，开创的第一回尔麦里。后来百年已度尽了，正月十三的尔麦里已经快成了农人的习惯，娃娃们趁热闹吃嘴的机会。正月十三到了，不用猜少说九省地界那么宽的地方，处处都宰个甚，念一场。最大的听说有宰九个牛两个骆驼的大尔麦里，换水净身的人千千万万，把偌大一片几个庄子里的井都淘干了。

而这一个尔麦里，推磨妇人和竹笔满拉的笑脸妇人只寻上了半碗油。可怜没有只鸡；喊叫水马夫山里野荒里转悠了三天，捉回了尕拉鸡子。师傅使绳栓了，独女子使净水喂，吃人吃的饭，拴了一个月整。拴鸡那天伊斯儿记得真，是主麻日⑦，天上阴了，厚厚的灰铅云。

十三这一天，清晨起来就见出不寻常。天还没破开，漆黑着就感得到灰云压得太重了。亮了，看见那云沉得移不动。伊斯儿为着尔麦里上用的鸡，寻出牛皮刮刀磨，一阵工夫心里堵了上来，而灰沉沉的云坠得挨了地，憋得喘不上气。伊斯儿磨刀只使一块摔成两瓣的石垂子片，师傅的独女子使汤瓶⑧端着水，给他浇上些润石头。

喘不来呢。

对着呢，这天阴了一个月。

憋的个人，嘿。

伊斯儿吐了一口气，举起牛皮刮刀。刀刃上隐约有一抹寒亮，也是天阴的过，刃口总像打磨不出。盐茶地方自乾隆四十六年过后，为着报仇专门打制这种刮刀。官家查问了，说给一句走西口，刮香牛皮。刀比寻常的刮刀长些，上了阵一个虎跳就近了官军的身。通常的人都爱近身，这个章程治得下火器营。等筒子枪调不过来的时节，刮刀就捅进了卡废勒的黑心。伊斯儿可没有那般英雄，随着父亲兄弟上阵时才十六，他只吓得失了神乱转。那么凶残恶煞的仗，他只是慌慌张张地乱转跑。不知怎么挨了人家的刀枪染红了布衫，也不知怎地让血锈溃了手里的刮刀。想到这一层伊斯儿自叹自怨，心里茫茫地，觉得自家实在是废物，干罪能成，功干没有。想着想着他又堵得心慌，又一次端起刀瞄瞄压下来的乌云。

咋不下给呢？独女子悄声自语。

伊斯儿又望望天。

阴给一个月了，女子又说。

是一个月，伊斯儿说。

堵心的，女子说。

刚巧一个月整，伊斯儿又磨开刀了，我记得真，腊月里阴天那个主麻里阴给的。

真格，女子赞同道。

伊斯儿磨好刮刀，去寻竹笔老满拉⑨。他也轻提柔踏，想走个无声。经了两个家院，到了竹笔老满拉的门前。静一静，四望无人。进了草荆条子围墙，再四下一望，原野上只有萧杀冬景，沉重的铅云落得更厚了。这个冬天里，从来都是远近不见一个人。

伊斯儿心安了些。他烦恼自家，不知为甚总是心慌慌的，有人怕，无人也怕。伊斯儿走近场院中的柴草垛，使了机密的暗号。

草垛里回给了暗号。

伊斯儿闪身钻进草垛。草垛里其实有一座屋，搭成圆圆的，只容下一人独坐。这搭是竹笔老满拉办功的地场。透过伪装的柴草，透进天上的亮光。伊斯儿挤进来，密屋里两个人就碰了鼻子。伊斯儿受不了这么贴近一个人，就使劲往背后挤，想挤进草里蹲下。竹笔老满拉狠狠瞪他一眼，嗔他要弄翻了柴草垛。伊斯儿无奈。试试站，半截进深深的草棵，还躲不开满拉的样子。伊斯儿慌了，他一心慌就怕开了，怕竹笔老满拉。他费劲地从袖子里掏出刀，想递给老满拉快走开。

竹笔老满拉不接。刮刀险险地，好像伊斯儿正使刀顶着满拉。伊斯儿喘

不过气了。

老满拉满面神诡地望望他，不接那刀。

竹笔老满拉是陕西人，原本是白大帅的帐房。十八大营蹲在董志塬的时节，白大帅打发老满拉走了金积。后来一直到城破了，人绝了，老满拉也没再去随白大帅闯新疆。

老满拉敬佩师傅。他经常对师傅行跪礼。伊斯儿听老满拉说，金积大战时他就知道，他吹嘘他知道跟定了师傅没有错。宽展几县的平野上一仗下来，亡人怕要数几万，可是他知道随着师傅就没有事情。伊斯儿总是怕这个陕西人。他觉得老满拉身上有股鬼气，阴沉沉闪着怖人又魔症的光，像一块铁。伊斯儿问，没有事情？还不是挨了两枪！老满拉用竹笔敲着胸脯上的红亮疤，敲得叭叭地脆响，那两块伤随着敲打涨了血色，红鲜鲜地像要裂开。咋？你把这个也解不下？！老满拉怪声叫道。这是暗记，儿娃子！不是来这两个牌子，师傅跟前能把我放进来么，你个毬娃。说罢又敲他那两块红牌牌。伊斯儿见着心里发怵。自家身上脸上，官军也给了些个刀口，咋就不能这么敲敲就红涨一下呢。他总是躲这陕西老汉。

送刀来了，你接下吵。伊斯儿说。

竹笔老满拉摇摇头。

今日宰牲，不是我的事。

你不宰？

毬娃子，今日是什么日子也忘给了么？这一个尔麦里不敢轻慢，你去讨师傅的口唤吧。先换个水。

伊斯儿好歹听见回话，赶忙地钻出了那草垛子。铅云压着大地，四野里还是没有一丝音响一个影子。这时连伊斯儿这样的笨人也感觉了这个尔麦里日子里，怕有事情。推开草垛的假门，钻出来。竹笔老满拉的妇人，笑眯眯怪喜庆地盯着他。伊斯儿心中更怵，笑给也能成，咋就那么喜庆呢。妇人手里端一碗洋芋散饭，正朝那柴草垛送，撞见伊斯儿便要他吃。伊斯儿心烦了，尔麦里下来就能把煮得香香的鸡肉抓上，咋逼人吃那菜叶一半洋芋皮皮一半的散饭呢。

返回家，果真，师傅默默不言地接了刀，把尕拉鸡宰了。闻见铁锅边冒出的水汽里有了肉香，伊斯儿心慌得耐不住，急躁躁又跑出来看天。天不再动静，流铅般的灰云已经定住，凝死结成砣了，远远金积方向的冬野上，草梢脆硬地挺着矛刺，不颤一颤。地平的万物都卧死不动，和伊斯儿一搭狠心等着。

伊斯儿心猿意马，一刻一分地捱着时辰，这时喊叫水的马夫寻见了他，悄声叫他去换大水。伊斯儿乖乖地跟上喊叫水马夫，奇怪怎么这个熊般壮大个汉子也知轻功，瞧他走路也是无音响无动静。进了喊叫水马夫的院，见那瘦女人正抱着磨棍推磨。伊斯儿瞥了一眼磨盘心里一惊：喊叫水的女人推的是空磨，何止粮食，连树皮枯根也没有一星星。女人并没有抬头，只低声说了句：水能成了，就依旧干她推空磨的功课。伊斯儿满心疑团，开天辟地头一次，他悟出自己年纪小了。他知道虽说在师傅家里，可师傅门内的事情，他识得浅。喊叫水马夫引他进了屋，汤瓶家什都预备好了。

伊斯儿举意了。一刹间他迟疑了一下。种种显迹都等着，铁桶合围地来了，这个念不敢举得散漫。他对喊叫水马夫说，你先洗，我静给一阵。喊叫水的马夫就举意了。

喊叫水的马夫是一条霸王大汉，生着同心东山里那种枣红脸，黑浓的眉毛翻翘着，赛过常人的胡子。两颗眼珠子像牛，两条腿子像熊，最恶的还是两条胳臂，伊斯儿看见那两条臂，就觉得老虎伸过爪子来掏心。喊叫水马夫掏出帽子，帽子是前一年染了血的礼拜帽。马夫戴上血帽子举意，伊斯儿见他两臂上的密密麻麻的刀枪伤洞变了色，一刻刻地，那些数不清爽的紫疤黑疤，突然都苏醒一般，活泼泼地鲜亮了。伊斯儿吓得气闭了一大阵。想到师傅门里，人人都有这么多机密，而自家却傻得活像一个卡废勒，心里的慌乱变成了恐怖。

马夫净下回来，摘下血帽子藏起，伊斯儿痴呆呆盯着他，看水珠在那老虎胳膊上滚下溅破。马夫大声哧哧喘着，一个水洗得快畅。伊斯儿突然发觉，喊叫水马夫眼睛下垂，沉甸甸挂着两颗大泪珠。他正惊异，马夫唰地抹头，满头满脸的水珠密密流下，隐藏了那两颗男儿泪。伊斯儿心里猛地热了，他忽地跳将起来，抓起另一个汤瓶。伊斯儿也掏出自家的血帽子，血浆干巴的号帽皱皱地，像糊的个红纸帽。他戴上号帽，开始屏神。意念刚至，去年正月十三的大血战已显现在眼前。阿大疼着哼着，在他眼里血糊糊睡翻了。老哥头给砍飞了，直愣身架还为他挡给了几火枪，也硬硬地睡翻了。伊斯儿哇地嚎啕起来，同时作了大净的尊贵举意。

师傅从尔麦里一开始，脸上的神情就一丝不变。伊斯儿盯得紧：他知道师傅在这个贵重的尔麦里中，从开始至此刻，没有过一次的眨眼。师傅跪在地上，面对着冬日的旷野，不眨的眼盯着金积的方向。

直到那时，伊斯尔也没感觉。师傅事先没露一字，也不知道他要交付那

桩事情。师傅一日里没有答理伊斯儿，只是伊斯儿换了水来到时，师傅问了一句：为甚发的这怒气？

官家，伊斯儿回答时气汹汹地。

师傅又问：伊斯儿，你气大时，一直就这么个脸色青白么？从不气个脸红么？

伊斯儿解不下师傅突然的发问。

此刻，四个男子都跪正了。

师傅静了半晌，说话了：

“都换上。”

三个男子换上血衣。伊斯儿闻不惯自家的血。血布衫硬皱皱地割着皮肉，他跪不踏实。一股隐了的甜腥终于升起，久久熏着两只干焦鼻洞。天色阴得凶险，胸口堵闷得快忍不住了。伊斯儿此刻是强压着，他受不住，自来了阳世头一遭，伊斯儿觉得周身血在烧，筋要爆。

“摆在前头吧。”

师傅又低语一声，于是，伊斯儿抽出了牛皮刮刀，老满拉放下一支硬硬的竹笔，喊叫水的马夫摸了一阵，把一个黑粗粗的斧子头摆在地上。那斧连个木把子也没有，伊斯儿头一遭见上马夫这家具。木把子，伊斯儿心猜，怕在金积断掉了吧。

四个男子当心，只剩个寂静。

师傅也换了血衣。伊斯儿压着心惊，不敢多看那件衣裳：师傅穿上的这件，血是鲜的。伊斯儿不信隔了一年后人血还有新鲜的，地上连血流的河也干哩，三个人穿的连血色也褪哩，咋能这么个。伊斯儿怕又是机密，怕胡思乱想招了伤灾，就不敢想。

贵大的尔麦里，念开了。

只这一次是高念。伊斯儿想，怕从这一日开了端，以后邦达[10]下来的即克勒[11]，虎夫坦下来的《默罕麦斯》，怕都该高声大念了吧。伊斯儿开始在师傅背后，后来跪在师傅对面，在圈子下首。颂扬响亮了，人渐渐陶醉。伊斯儿终于止住了神经的窜逃，他开始乘上节拍调子，念得进入了感激。两眼中世界只是一个，师傅的身躯。伊斯儿注视久了，两眼不再酸累，眼皮久久不眨。伊斯儿渐渐心里发亮，他开始在念“俩依俩罕”的时分，把清洁的寒气吸进，注入自家头上的伤疤里。念下一句“印安拉乎”时，再送那气进两手十指。伊斯儿心头顶热了，头上的旧伤此时火烫。他迷离瞟见师傅，觉得只看见红霞片片落在师傅身上。

结束了。尔麦里已经全美。

师傅摊开两掌，开始接都哇尔[12]。喊叫水的马夫、竹笔老满拉、伊斯儿，连隔着荆条子墙跪着的三个女人，也都向前伸开两掌。激烈痴狂的念赞之后，圈子里外突然又静了。天上的铅云像突然系了无影的线，突然半空坠定。静静的。好长的一个都哇尔呐。

师傅静如一片红褐的石崖。

伊斯儿看着他，红石愈发地红艳了。伊斯儿看见了，但心里没有思想。伊斯儿觉得这一阵自家另换了个别人，跪着的两腿间，挤鼓出粗壮的犍肉，平摊开的两手，仿佛承托着一座黄土弟。清廉的尔麦里，机密的尔麦里，他把这感慨也化了意念，专心等着都哇尔的灵验。

师傅依旧，长长的都哇尔不完。

心里明敞大亮，伊斯儿觉得，连心里对左屠夫的仇怨，连心里对正月十三亡人的情份，都化了一片灿烂的明亮了。

眼睛也变明了，伊斯儿清清楚楚看见：师傅穿的已是一件鲜红淋淋的血衣了。

此一刻，骤然间，灵验了：大块子大块子的雪片，纷纷洒洒，从头顶天上，从四野远近，飘落下来了。顿时间灰沉沉憋闷着的阳世豁亮快畅，堵着胸口的气一下子通开了。山染白了，野地荒滩染白了，天上也染白了。发怒的雪，陶醉的雪，颠覆的雪，暴乱的雪，围着金积四野周年的英魂，随着这正月十三沉重的尔麦里，倾泻般地下来了。

师傅叹息般地，双手重重地抹了脸。

三个男子也抹了脸。隔壁听见妇人家们一阵唏嗦。伊斯儿这时眼睛瞥见了一件东西，他惊得大叫起来。——口刚张开，喊叫水马夫已经使大巴掌捂住了他。

伊斯儿还不禁瞟看：马夫那个斧子头，不知咋地，齐整整安着一截粗木把子！他忙挣开马夫的熊掌去看师傅。黄河转，华山不转，师傅还是戴一张铁铸的脸，毫无消息。

那只从来不咬的狗，悄悄地跪着。

师傅就是在这个日子里，给众人下了那件事情的口唤。师傅只短短说了几句。伊斯儿看见雪片一大块一大块地在师傅肩上融了，化在他淋漓的鲜血里。

师傅说了那件事情，众人悄无声响。众人都惊了，又都踏实了。七人一狗依然跪着不起，还等着。师傅不再多说。只几句，一件事，他不添给一个字。可众人等着，师傅那张从不显露的脸上，还是一个黑铁铸的模子。

师傅的独女子端来了菜。一个人一个没炸透的糖面油香[13]，一人一碗尕拉

鸡子的汤。她先端一碗给师傅，再递给喊叫水马夫和竹笔老满拉。当她递给伊斯儿，伊斯儿伸手接，四只手都抓着碗的时辰，师傅朝后一仰，翻倒了。

众人，还有狗，都围定了师傅，嚎啕大哭起来。师傅已经泡在血泊里了，只是不 把他那铁打的冷面变给一下。伊斯儿死劲挤开巨熊般的马夫，又搡开笑眯眯（此刻哭惨了）的满拉妇人，扑到师傅跟前跪下。伊斯儿吼叫，连哭加闹，可伊斯儿心里有根弦已然绷上了：伊斯儿明白纵然自家再娃娃气再胆小，但此刻已经换了一个人了。事情决定了，若没有师傅，伊斯儿觉得事情不能成。他死命摇撼着师傅，胡闹般乱喊道：师傅起身哟！师傅不走哟！

师傅不睬。血泊泡着师傅，雪片盖着师傅。师傅想了想，对众人说：坟连着金积这条川。埋以前不许洗。血是殉教人的记号。不用裹尸布，只穿血衣。这都是前辈就定了的，记住。师傅说罢，便再不言传。

挨了两个时辰。众人一直跪着，人人披了一肩厚雪。那雪下得焦急，漏了天般地朝师傅身上泻落，可挨着师傅就融化了。师傅干净的一身血衣上，雪落不住一片。两个时辰里，师傅只咽了一口尕拉鸡的汤汁。伊斯儿知道，师傅是为着尔麦里的贵重。接着，师傅开始无常[14]，他的卢罕[15]一丝丝恋恋地离开。三个男人伸手过去，把师傅的血抹在自家脸上，师傅忍住了；一直到卢罕走离彻底，一直坚持着念赞。忏悔的讨白，是竹笔老满拉念的。老满拉念毕以后，伊斯儿知道他躲进草垛秘处，用竹笔和机密的文字为师傅记了前后一段。

伊斯儿一年后便和师傅的独女儿成了亲。众人总是纷纷说，这是师傅的意思，师傅见闺女和伊斯儿两人四只手抓在一搭时，就归了真，众人说那决不能违背，婚事就办了。再不久，众人就尊称师傅的女子为“姑姑”，可没有立时就改唤伊斯儿“姑父”。

那初夜，伊斯儿惊奇了好久，师傅家的女子就能这么个么，在她上面望着她，伊斯儿觉得有股不明的烦恼。女子两眼黑黑地——黑得如个火狱洞口。那么看人看得怪气。伊斯儿不喜欢，他心神不宁地捉摸滋味。女人长了这么双眼可不好；他恼怒了，要降伏她般下了力。拔出身子，见着一滩汪汪的血。不流开。红艳艳的。伊斯儿惊着揭开褥子，见连席带褥，土坯炕都给那滩血吃透了。

伊斯儿惊慌着，看女子时，却见她睁大着一对眼睛，不出声可是满眼欢喜。伊斯儿心中一震。女子还痴痴地盯着那滩血。伊斯儿吆喝她快擦净了，女子慢慢地擦，倦倦的有一丝得意。伊斯儿按住心惊，他觉得自家的命已经定了。这一夜，伊斯儿觉得自家长成了男子。后来 他心沉意静，默默无声，虎

咬羊一般地把女子作了个透彻，直至天色微明。

那女子拐了几日，走路一扭一跳的。

在师傅的门下，众人已经仿佛是一个隐秘的教派。发送了师傅以后，四十天念过，日子就平静地紧张了。谁也不再和谁多言谈，可是谁都知道干什么“事情”。如大雪下给以后一样，土地已经改变了，内里就要转成表面，事情已经开始了；虽然小小庄子在雪里荒僻凄凉，虽然人人都如同往常，只是终日地奔波生计。

第 二 章

竹笔老满拉引着狗，已经走远了。伊斯儿问喊叫水的马夫：我两个就这搭等么？马夫说话嗡嗡地：等给！伊斯儿觉得胸口都震得一阵嗡嗡。伊斯儿生气了，自进了十八岁伊斯儿会生气了，闷闷地不知为甚。自起程，伊斯儿便和另两个人生气，先和竹笔老满拉生气，再和喊叫水马夫生气。满拉骂：毬儿娃子；马夫也骂：把你个病羊羔！伊斯儿知他们只敬着师傅的独女子姑姑；他们骂自家是担心多个姑爷压在头上。从金积大平原边边上起程，离了一棵杨庄子，伊斯儿就和另两个闹气。

竹笔老满拉总不屑地瞟一眼。伊斯儿见竹笔满拉瞥过时，胡子得意洋洋地翘。闹气只是伊斯儿在闹，满拉不愿答理他。近了兰州城，贴着五泉山、华林山转，三人昼伏夜行，连回民家也不站，睡庄稼地，睡羊窑洞，睡崖坎。

竹笔老满拉头前走，月明了三人立直身子，银晃晃的山峁上印着三条青影子。老满拉的胡子得意地翘，粘涂着一层颤颤的银粉。伊斯儿觉得老满拉只差个唱一曲了，美美地一副疯相。

这么着，三人潜在山荒里，暗暗围着兰州转。伊斯儿觉得，兰州城是座怪城，它心子里有官家买卖热闹市，外边却是荒绝了的秃山。兰州城让人心里发痒，让穷人总想抬脚，迈危险的一步进入。伊斯儿随着 两个年长人，有几夜贴近了西关，有几夜贴近了南关，有几夜贴近了东川。空中挂着一盘银子打的圆圆月亮，身上披着一层银霜粉。伊斯儿想，那竹笔老满拉怎能不得意、怎能不想唱曲哩。这一夜，同党的三人摸近了金城关。黄河水像泥汤在淌，反光也是灰的。隔着金城关，伊斯儿觉得心里此刻还实在，背靠着黄土荒山，凡是穷人便觉得实在。眼睛往下兰州像个下贱的穷娼妇，在四面黄土中间，挤个团，红红绿绿地闪。伊斯儿知道，左屠夫要离兰州了，他觉得兰州城像个丢了嫖客的老娼妓，让人远远立在这搭望着，心里狠狠的快意。

伊斯儿见老满拉脱衣服，便卸下扛的牛皮袋。老满拉一件件脱，把脱下

的衣裳塞进皮袋。一旁，喊叫水的马夫也脱开了，脱一件打夯筑墙般往皮袋里砸。竹笔老满拉脱得仔细，一件包上一件，包了一个四方包袱。

竹笔老满拉最末了卸下那件血衣裳。伊斯儿瞪他。喊叫水的马夫也瞪了一对牛眼。老满拉脱下血衣裳时，一支竹笔砰地落在地上。洒下的银月光映着，那笔骨头般惨白。满拉对伊斯儿说：瞪甚哩，愁没了血衣穿么？不转脑筋的毬娃子。喊叫水马夫低低吼道：穿上！这是教门的章程！马夫吼得太低，伊斯儿胸口起着震响，嗡嗡地又不安宁了。满拉又回给一嘴：立个新章程，你看好，都不说了。银月静止，黄河无声，四合的荒山在悄然地等。

竹笔被老满拉弯腰拾起，叼在嘴上。老满拉从后腰带抽出一本书，光瞟瞟喊叫水 马夫，又赌气递给了伊斯儿。顺手一翻，纸页子哗哗掀过，都是经文。

伊斯儿问：抄的经么？

事情。

都是些啥？

再不问！

嗯。

伊斯儿不再问了，机密事，不敢多问。但伊斯儿猜，大概写的是师傅的贵处大处。伊斯儿拾起竹笔老满拉的的血衣，仔细包了那书，放进皮袋。

老满拉咬着竹笔，神气地命令：

吹起！

喊叫水马夫憋肿了脸，吹开了皮袋。

一条壮牛脱下的大皮袋，带毛处黑糙糙的，光板子处滑溜溜的。喊叫水马夫一个死命吹，皮袋呼地鼓胀起来。满拉快活地连声催：吹！吹哟！快些吹起哟！马夫忙不迭。马夫绷硬了屁股沟子上的硬肉蛋蛋，一个秋风下长安，那皮袋清脆地响一声，活皮般跳了起来。竹笔满拉顺势一推，又一扯，牛皮袋悄悄潜入黄河。三人也悄悄下水，满拉牵着狗。宽带子般死寂的黄河，泛了一些白白的浪花。

伊斯儿抽出腰里的刮刀。看一下，喊叫水马夫也拔斧在手。两人在金城关下头 寻了片高草，闪身钻进。

这时，老满拉已经不见了。

两人默不出声，在黑夜里等着。伊斯儿只顾紧握着刀，手心里握了一把汗。他看见喊叫水马夫枕了斧头躺下了，便知道马夫还在生老满拉的气。伊斯儿心里笑笑，马夫不甘心 排在酸酸的满拉后头当老二。伊斯儿也有些气，可

自家的气生不久，一阵就过了。伊斯儿心想，老满拉举了这么大的念，自家人就不该强拦着他。只是担心老满拉的相好——伊斯儿听老满拉讲他相好透来的消息时，他总觉得怕事情就坏在那关厢娼妇手里。月亮斜了，星稀了。

远远几声梆子，响得苍凉。

马夫呼地坐起，挺直熊脖子听。伊斯儿也听出来了：那梆子不是打更，是唤拜晨礼的暗号。两人疾速地对视一眼：是自家人！这脏污的兰州城里，原来也隐藏着自家的多斯达尼[10]！……伊斯儿先是惊，再就激动了。普天之下，除了我们金积战败的这一支，再没有谁打梆子唤晨礼。伊斯儿倏地想到竹笔老满拉，也许老满拉在兰州城勾上的，不是娼妇，倒是些有机密的能人哩。

金城关从黑暗里显了轮廓，天白了。

黄河和围来的黄土山都模模糊糊的，不愿天亮。正对关口的一条街上，开始出现人烟响动了，尽管天色黑黑的。

伊斯儿不安地问马夫，能来到这搭么？

能来。

喊叫水马夫绷着脸说。马夫蹲牢靠了，便活脱脱一个熊。伊斯儿藏在巨大的熊影里，还是不放心。

透风的，是个卖肉的？

说是，

——准是么？

这么说的，毬满拉的话……马夫想骂一句可又咽了。

听那梆子，跟咱们一个敲法。伊斯儿又说了一句，他开始佩服竹笔老满拉了。

真格。那满拉，事情或许在他身上。

那卡废勒真地来这搭？

说是今日里看树。狗日下的，杀了人，又种甚毬树。

卡废勒么，伊斯儿赞同着。他也解不明白，为了甚要先杀人，再种树。这阵子，天已麻亮，守关的兵丁出现了。一共四人两对，抱着点火捻子的筒子枪，吭吭一对走过来，咔咔一对又蹓过去。伊斯儿见过这种火枪，响开了吓人，准头不好。同治十年大战金积的光阴，不少人被这枪震得耳朵毁了。

树种上，自家不会长么，看个甚。

伊斯儿悄悄说，抱怨似地。

卡废勒么，喊叫水马夫说。

说的准走这条路？

再没二条路。

走金城关？伊斯儿问不踏实，这回喊叫水的马夫不答理他了。伊斯儿闭了嘴。天只差一层就要亮了，那四个兵丁走得清晰。伊斯儿又觉得可怖。随着天亮开，黄河也活泛了，缓沉地淌下去，伊斯儿觉得一场凶险已经逼近，已经近在鼻子尖上了。

那四个兵还在关口子上转。怕给这些卡废勒瞄见，伊斯儿伏低了盯住他们。吭吭两个晃过去了，咔咔两个又蹓着过来。伊斯儿已经清楚地看见了卡废勒兵的嘴脸，伊斯儿大吃一惊——他看见竹笔老满拉正抱着火枪，一步一踏地走得美。伊斯儿差一些些就吼出来，他忍住没吼是因为他比同治十年大了三岁。可是伊斯儿实在是惊呆了：老满拉扮了个守关的卡废勒兵！伊斯儿推推喊叫水的马夫，傻熊使上力气转过脖子，两个兵丁已经背转走了。等着两个兵丁再转来，伊斯儿死板住马夫低声喊快看，这一回是伊斯儿捂住了马夫的嘴。手掌底下，马夫熊给捆住一般，使劲拱着，呼噜喘着。而那四个兵还走得有板有眼。天一分分白着。五更月，淡淡挂在天角。不甚亮了，只吐着寒飕飕的凉气。

锣声由远而近。渐渐那锣打得张狂，赶着老天快亮一般，一阵阵敲得像雨点。晨雾摇晃，听见马蹄子嗒嗒，搅乱了这河边的静寂。雾摇晃中，还没散开，已有两骑马流星夹雷似地，击溅着一路火星，猛地驰过关外。紧跟又是一对骑勇，扛着黑字牌牌。伊斯儿后来听人说了，才知那牌上是“勿翦勿伐”和“左侯所植”。骑勇捉对儿驰过，泻水般半个时辰。天，此刻大亮了。

接着是门旗，彩旗，数不清算不明的花花号旗。伊斯儿觉得地在抖，一瞥见是喊叫水的马夫在咬牙切齿。喊叫水的马夫怒火冒出两颗圆眼，紧握的斧头猛烈抖着，噗噗的砍进黄土。伊期儿把刀贴住脸，让刀的冰凉压住脸烧。不识那字，可认识那旗，三年前在金积战场上，殉教的回民们一见那旗号，眼睛就顿时红了。

伊斯儿扭过头，向城里瞭望。

尘埃弥眼，伊斯儿还是看见了。在密麻麻的旗杆矛头簇里，有一顶大轿在晃。伊斯儿心里渐渐涌进难过，他觉着绝望。竹笔老满拉怎么办事情呢，单是砍这些矛杆旗枪，也胜过砍秋庄稼了。老满拉不见了，那人怕就是有些机密。伊斯儿想接个都哇尔，求靠主的襄助，可他没敢。看看一旁的喊叫水马夫，那人满脸陶醉。伊斯儿知道，马夫和自家不一样，他已经走魔入梦，过开斧头砍菜的杀瘾了。

行列耍长虫般尽了，后阵上又是一些旗，一对“勿翦勿伐”和“左侯所

植"。几个讨口吃的饥民追着行列。伊斯儿不知他们怎进的兰州城。几个兵勇拦着，不让追上，可推推搡搡地饥民集得多了。

突然关门上跳出一个人，光着头可披着官兵的号褂。那人跳出来就嚎着哭着，跳舞般上下抡着一条火药枪。一条狗围着那人，也是疯狗般的跳舞。伊斯儿心里闸着的绝望炸了坝，他呜地一声哭开了，嘴里啃进一口草根土。那人举着火药枪，追着查树的卡废勒队伍，轰轰放了两枪。那人又调过枪口，抡棒子死命打那伙饥汉。关里出来一些卡废勒兵，行列里也转回几匹骑勇。那人抡圆了空火枪扑上去，一头扑一头怪吼。卡废勒兵里有一个落了马，伊斯儿肉眼看着被那人打碎了脑壳。饥民轰一声炸开了，惊惶的饥民嗷嗷吼着乱跑，有些跳了黄河。天边亮出来一角日头，惨亮亮地，照亮了死人的脑浆水。官兵们狼扑狗咬一团上，伊斯儿眼睁睁看见，竹笔老满拉给他们按翻了。乱哄中，又有一个卡废勒兵踩了蛇、摸了蝎子一般尖声叫着跳开，伊斯儿不看也猜出了：这人是让一根竹笔戳了眼睛。那疯狗跳出来，一口咬住了卡废勒兵的裆叉。骚动一阵工夫便过去了，伊斯儿看见：卡废勒们把竹笔老满拉捆了个尖粽子，拖过关口路上的黄土，拖进碉楼。饥民早散净尽，空荡荡的路中心，剩下了条尸首，还有个疼得捂着脸、又捂着 裆滚的卡废勒兵。

伊斯儿后来听妇人说，官兵来抓家眷时，在竹笔满拉家扑了空。那烂屋只一领破席一堆黑棉絮；再的东西，连后来屋子坍了都没人拾拣。念经人，家里却没有经。伊斯儿听妇人说，老满拉把三十本天经都背熟了。伊斯儿不信，他说若是能背三十本天经，咋那人才只念到个满拉，没熬上穿衣当阿訇。妇人不与他争，只说卡废勒的捕快气了，说没发上一个铜板的洋财，说花上盘缠饷银跑几天抓这么个穷妇人，真他妈是亏本的账。

一开始，捕快们没发觉那垛柴草。

伊斯儿听妇人说，捕快想喂马，扯了一抱草秸。笑脸妇人太憨，没有藏严实，那一抱草扯掉，秘屋的门就露出来了，这才遭了灾。笑脸妇人好着呢，伊斯儿听妇人的意思是：没给畜牲们糟蹋就全美了。他听了以后没再言语，只是悄悄藏了竹笔老满拉用竹笔经文写下的那本书。

笑脸妇人原来藏了块大烟。自男人走了兰州，她便塞在髻子里。捕快们拉扯她的时辰，她挣开手，一把扯了发髻，把烟土抢在手里。她吞了烟土，就死命捂住嘴，两个捕快四只手撕，也没把她的手撕开。这么着归了真。伊斯儿女人说，她也有殉教人的记号：发黑的嘴里淌出来一股血。后来捕快恨不过，寻了个牛角来，剥了她的下衣，把牛角一直钉进齐根深。

伊斯儿随着喊叫水的马夫，摸黑往牢里摸去。手里的牛皮刮刀还是原样握着，干干净净的。头前的马夫提着斧，一溜血线顺着斧面往地上流。劫狱前，没寻上帮手。原先竹笔老满拉在兰州城厢的线，他们寻不见。暗着访了金城关一户户回民，没有一户人是竹笔满拉的连手。他们疑心难破，又打听了两个暗门子娼妇，更不是。竹笔老满拉把事情做得绝，也干净，明明有人窝了他，给他弄了官兵的号褂，还给他弄来条火药枪扛上，可就是找不出那人来。逼得两人闯了大牢。

月黑的夜，劈个人的声响，好比河水涌了个浪头。喊叫水马夫不知怎么抡的斧头，伊斯儿相跟在背后，只觉得黑暗中呼地一声风响，又重又促。像看不见的黑夜里，有块看不见的黑布抖了一下子。

再一脚踏上尸首，软绵绵的。伊斯儿脚一软，肩膀子却给一只巨手捏住，没跌倒。接着就淌过一片粘粘的地，伊斯儿知道：是血。再摸黑走了一条弯弯夹道，进了大狱的里院。

这回伊斯儿使了刀。狱门上的是铁皮锁，个子大，可薄。一刀剁下去，锁子粉碎，刀刃剁进木头门框，摇了几摇才拔下。刀拔下，旁边的喊叫水马夫已经撞进牢屋。

屋角坐了个瘦人，抱着手，搭着二郎脚。老满拉！——伊斯儿吼道。

瘦人睬也不睬，换换二郎脚。喊叫水马夫扑上去，一熊掌抓住那瘦人，一提到了门槛放开：走！咱走啦！

那瘦人附了鬼一般，原地慢慢蹭了蹭脚，又一沟子坐下了，两手一抱。

——不走。

老满拉说着，又把一条腿子架起来。伊斯儿呆了：为个甚？咋不走？

不走。

马夫一摇斧头，一串血滴甩一墙壁：咋？你不走？！

瘦猴子一般的老满拉摇摇头，打个呵欠：

——走毬个哪搭呢。算毬啦。

你！你！……

——算啦算啦，老满拉闭上眼。

伊斯儿觉得竹笔满拉这些个话，懒散里又带些凶险。伊斯儿一时话塞，觉得不知再说句什么。竹笔老满拉不但是诡秘，而且有些不属答理自家两个。他瘦得一副骨架，包一层皮，大概再就是一副心肺加上一股子血。伊斯儿觉得害怕，他没见过这样的人。撕一点皮，把这瘦包架里头的东西，不论是气还是血，顺破口放出些，这瘦包架便不是人了。而眼前，这么个竹笔老满拉却懒懒地傲傲地，根本不领情的冷淡样子，好像不是舍了命来搭救他，倒是给

他添麻烦似的。

巨无霸般的喊叫水马夫也哑了。马夫堵得半句话说不出。斧面上的血滴净了。伊斯儿看看马夫，巨无霸忸怩地磨过熊身子，对准了蹲缩角落的竹笔老满拉：

走吵，

实话，不走。

喊叫水马夫绝望地又扭转身子，求救般望着伊斯儿。两人都不知所措，老满拉 从来 作为古怪，可这一遭怪得出格了。

你是斩罪，伊斯儿说。

知道。

我两个劫牢刚劈了官家一个兵。

唉。

你妇人，无常啦。柴草垛里没藏住。

她那个人，老满拉很抱怨的口气。

救你呢，走吵。

不走。

你说给一下，为个甚不走？

没心思说。你们回吧。

竹笔老满拉收了问答的势，突然又冷冷地露出那副神色。伊斯儿绝了念，心里想着 再不能管他，再耽搁走不 脱啦，可是伊斯儿不知是再说两句，还是拔脚走路。这时竹笔老满拉却严厉了：

快走！他吼起来，谁打发你两个来了？快快走！废物！走吵！

伊斯儿满心的绝望猛地变了愤怒。他想朝老满拉啐给一口，但他唰地迈出了门槛。随后轰一声牢门木框子一震。伊斯儿抖擞精神回头，是喊叫水马夫一膀撞在门框上，熊撞树似地，马夫费劲地挤过门，两人都不再理睬竹笔老满拉，趁着暗牢死寂，一阵风走着，疾疾地潜出大狱。外头天正黑，抱住皮袋，顺流一气漂过十里店，拣荒僻去处上岸，藏了刀斧，销声匿迹地回到了一棵杨。

余下的日子，格外宁静。一棵杨的两家人混在庄子里，事事更谨慎仔细。连着金积大平原的地里，庄稼立起来又伏下了，伊斯儿觉得好像没有夏秋，在一棵杨住了三年。心里有事，冬天有事，所以两眼里总是冬景色。连着金积的茫茫荒野里，烟树萧条，垅土无色，每次一望过去，总觉得那里苍茫得深远，荒冷得动人。忙着地里活计，心里愁苦时，去师傅坟上跪上一阵，日子

过得沉着也迅疾，同治十三年末尾的一天，消息来了：兰州要把监着的竹笔老满拉押来县里，当众砍头。

伊斯儿和喊叫水的马夫商议一阵，决定去。不再救他，只去看，不出声地人堆里给他念个讨白忏悔[17]。千金难买的良机都抓住了，兰州大狱的铁锁都落下了，那瘦人死也不承领，那么就再不得搭救他。

法场上人挤着人。看的多是四乡饥民。伊斯儿想清家官府亏的，连看戏捧法场的，也只剩下饥民了。西省的饥民少了花花道数，不见人耍蛇、拔牙、说嘴、卖艺，大浪大涌挤着的，都是两眼火星一脸菜色的饥农。听着吼叫般的讨吃声，就立时能辨出陕西甘肃，熟悉些的还能辨出会宁静宁来。形形种种的西省口音，搅和着赤脚烂鞋蹚起的黄尘，卷成团，旋着流，蒸蒸腾腾地遮住了人的视线，连天色也给搅扰得昏暗了。伊斯儿和喊叫水马夫挤着，都顶着烂帽帽，一头挤，一头提防给家乡人撞见。若是听见盐茶口音，或是同心东山的口音，他两人便假装弯腰拾物，或是听人召喊，立即拧了脸，低了头，躲远开。这么挤在饥民堆里，渐渐地近了法场心。

老满拉，还有三四个斩犯，捆羊般捆在阳坡地里，默默地垂着眼眉。告示上墨汁淋漓，一个清家官伸直鸡脖，正用劲吹干那墨迹。伊斯儿盯着竹笔老满拉，心里伤感。

一阵工夫，那官使红笔圈告示。一头圈，一头有个人唱名。头一个喊出的，便是竹笔老满拉的大号。接下来还有别人；伊斯儿听得蹊跷，觉得有些什么差错。他探询地看一眼马夫，马夫正盯着，两眼逼人的冷光。

伊斯儿打了一个寒噤。

那官唱的罪，分明是说："拢害关津，扑伤两命。"伊斯儿觉得有了什么差错。

再唱的那些斩犯是些因奸杀人犯、焚烧官仓犯、拐卖婴儿犯、抗粮犯等等。伊斯儿明白了：竹笔老满拉隐了两件：一是教门，二是他那一日干的事情。

红笔一甩，最后唱出的一名斩犯是个剪伐植树犯，伊斯儿见到，那湿淋淋的告示给几只手举着，贴上了县城的夯土墙。饥民群里一片骚乱，鼓的声浪把糊上土墙的告示吹飞了。官兵们急追，把那告示纸用甚枣刺针扎墙上，又抹实了浆糊。于是饥民堆里又是一片骚乱。不知是喝彩还是要饭，热哄哄灰蒙蒙的尘沙热浪从头顶涌过，但告示贴得很牢。

伊斯儿又看看喊叫水马夫。

马夫脸雪白，直勾勾的两眼里，寒气阴森。

伊斯儿心一沉。

这一回，满拉没干成事情。伊斯儿觉得恐怖。在这杀人场子上，伊斯儿突然悟出了老满拉的解数。那人有机密。伊斯儿想，兰州城里安了隐线，使过了又藏起。官家不知，自家人也不知。事情败了，下在牢里，那些隐线还在兰州城么？官家还是不知，自家人一样不知。能人呐，伊斯儿暗暗佩服。可是连这么个人，也干不成事情。也就是说，主没有把事情放在他的手上。他能干的，只是写一本经，记下教门艰难的机密。再就是连累一个妇人，伊斯儿想起笑脸妇人那份和善。他使自家的妇人随着殉死，连逃开的路都没有。

这时，开斩了。

头一个便斩竹笔老满拉。人群轰地炸了，都死命挤，个个伸长了脖颈。讨口的饥民也图新鲜，一时间忘了饿。有个佝偻废人像个狗，骚情地从马夫裆下钻，要钻到跟前去。伊斯儿恨得刚要骂，那人被马夫一脚踏住，熊踏鸡一般卧在黄土里，人群里呼啸着汗臭口臭，伊斯儿听见这时满拉在场心喊了一嗓：

“亏心哪……”

伊斯儿一下被泪呛住。他见马夫死劲一踏，那卧在黄土坑里佝偻废人一声哼，冒出一股恶臭。屎给踏出来了。伊斯儿又难过又恶心，急忙搡开人堆，往前挤。马夫也使熊掌扳开人墙，挤在他并肩。后头的人潮一涌上来，贴住后背心顶着——那佝偻人大概给万人踏死了。伊斯儿这时离竹笔老满拉只几步远，老满拉给按在黄土坑里，正窜跳着挣扎吼叫，一张脸挣得又白又青。刽子手一个人按不住，另一个也愁着砍了帮手，举着刀犹豫。监斩画红圈那人，伸着脖子骂了：

死鬼！你喊叫个甚？

就是喊叫！

竹笔老满拉挣跳着吼：就是喊叫！就是喊叫！就是喊叫！

伊斯儿觉得一边膀子抖。一看马夫，他猛然全悟了：喊叫水的马夫黑塔般立着，两眼黑黑地，却轻轻地，一下下地点头。伊斯儿的泪水汹汹地淌开了，他简直想立时跪下大哭一场。竹笔老满拉把事情就这样交待了，他知道事情已经落到了喊叫水马夫的手上。事情起了，又败了，此刻又传过了，但一切机密都没有给行亏的官家发现。那一日坐在绿呢大轿里的人不知道这一切前后的事，他没有悟性。

喊叫水的马夫突然一拧伊斯儿的头，大着哑嗓吼道：

——行啦，走吧！

伊斯儿和马夫一闪肩，人墙便冲过去，使他们退了后。老满拉立刻止了

喊叫，有一瞬瞬时间，场子内外静了一下。伊斯儿猛挣脱头回看，他隔着人缝，又看见了满拉。

老满拉乖乖地跪着，伸直脖颈——伊斯儿看真了：老满拉是使足力气伸他那瘦脖颈。他伸得那根瘦脖颈直挺挺的，皮都绷直了。伊斯儿这时泪水流尽，这泪水停掉的一刻，这男子绝泪的一刻，伊斯儿以后多少年还记得。

刽子手也许奇怪得停了一会，才砍下了那一刀。伊斯儿和喊叫水马夫没有看见那一刀。他两人已经挤出场子，藏在一堆不会挤的老太婆碎娃娃里念开了。念是默念，两个都不是念经人，只能念个将就。他俩一声不吭，坐在那堆破衣褴褛、或者干脆挂着两只奶子皮袋的饥婆子堆里。伊斯儿睁着一对枯眼，马夫抱着熊大的头，勉强地，把讨白念罢了，等着官家把那些头砍完。

散了杀场，官家刚撤，伊斯儿和马夫便过去。死鬼都是些野鬼，没人认尸。他两人在人群混乱中挤上前，警觉四外无事，便一把扯过竹笔老满拉的埋贴[1]。只是个无头埋贴，脖颈上刀口圆圆的，不见半点撕破。伊斯儿静静地想，竹笔老满拉举的意，该说是全美了。

头寻不见。有个壮实饥民抱着一个头，在剜里头的脑子吃，几个饥民围着，想夺不敢。伊斯儿使个眼色，马夫扑上去，一把夺下那颗头，却不是满拉的。四下饥民围上了马夫，像一群瘦狼围着一头胖熊，马夫绝望地不知怎么办了，末了一抡臂，那颗头呼呼带着锐响，飞得不见了。饥民们立刻扑着追去，马夫撩着手，垂头丧气回转来。

无头的埋贴，给血染得红红的。伊斯儿想起偷渡金城关那一夜，心里觉得老满拉对；只要举了这样的念，还愁没有血衣么。伊斯儿想得心酸，于是又发觉自家已经没有泪。

马夫寻遍了，也查看了那几颗人撕人抢的头，都不是。竹笔老满拉的头就硬是不见了。伊斯儿守着无头埋贴，心里奇怪。

喊叫水马夫骂道：这些个狗种！还有什么不吃么？咋这么个品性！眨一回眼工夫，吃都吃净了！咋不知死活不打算个后世！吃！就知个吃！没个品级的东西！……

伊斯儿却想，金积大战的时节，不也是埋了数不清的无头埋贴么。正想着，伊斯儿看见了那条狗。那狗望望伊斯儿二人，走了两步，最后蹿开跑远了。

两条汉子，昼伏夜行，在第三天夜里把竹笔老满拉的埋贴运回一颗杨。带着血，缺着头，老满拉神秘又安详。两人当夜给亡人行了站礼，埋在师傅坟

旁边。

几月后，传来消息，说是天下改元，以后要称光绪年了。当时乡里人们弄不明白。还是妇人们心灵巧，师傅女儿和喊叫水马夫的瘦妇人拾柴时说，八成是朝廷那老狗完了吧？两个男人听了，觉得有理。一打听，果真是同治皇帝死了。

伊斯儿砍了那棵杨树。没有人管。于是庄子里户户分了一点木料，伊斯儿和喊叫水马夫把料堆在一搭，口里不说，心里准备以后搭座庄户。

在师傅和老满拉的坟上，伊斯儿又栽了一株树。栽树那天，伊斯儿没有看见喊叫水的马夫，也就没能和他商量。等树长起，伊斯儿想，地名对实景，还是个一株杨；可是举意的是另一个——到那一日，新树成材的那一日，伊斯儿盼着光阴也能改变。

日子续着日子，又在这片苍凉的土地上转开了。远近的庄户，也许稍显大了一些。天晴的傍晚，有时能见上连成片的炊雾，灰白漫散地在天尽头飘，像是朝着金积点起的香烟。

第 三 章

喊叫水的马夫回来了，但他那独儿子却没有回来，伊斯儿并不和他多攀谈。马夫没告诉伊斯儿走了哪搭，也不提起要紧的那桩事情。伊斯儿的日子空得很，于是，每天就办些功干。天黑下来，伊斯儿点上香（那时节，有时能卖些柴草置香，有时还是用师傅的解数，点苦蒿子），独自一人念即克勒。没有师傅，事事不好办，伊斯儿就自家给自家定下位份——他怜悯竹笔老满拉那头脑：有主意，有解数，又失了首级，竹笔老满拉的位份在头上。现在轮到马夫；伊斯儿想，喊叫水马夫只不过两膀熊大的气力，他的即克勒位份，伊斯儿猜该在两臂上。自家呢，伊斯儿边念边体会，一直没定下来。

先是把气运到头上的伤痕，黑暗正中，凝视着全黑里一星红亮，伤疤立即热了。后来，那头疤烫得头疼，伊斯儿暗想，这是位份不对。于是伊斯儿试着变换，在念“俩依俩罕”时，他试着全身的血脉。师傅没去的光阴里，情况不是这样，那时有师傅的指点。伊斯儿潜心自家的干办，陶醉经常发生。喊叫水的马夫一直忙着，伊斯儿知道他在准备事情，便不过问。马夫终日收拾，那瘦女人也终日地推着磨。隔着几座泥屋，石碌碡的钝响从没有个停。

那一年又是饥荒，光绪二年。

马夫妇人的磨盘上，杂粮掺着苞米秆和苦树叶。送走了独儿子以后，那妇人阴沉着脸，连见上伊斯儿也不理不睬；只是在伊斯儿妇人——姑姑跟前，

默不出声地弯一下腰。

一棵杨的农户里，有几家逃荒走了。

喊叫水的马夫来寻伊斯儿时，伊斯儿正在陶醉中。清泉滴下黄土，枯崖一分分润了。透过引路人的迷蒙血色，金积平川的尽头立起一座绿琉璃宫殿，入夜时穹顶环绕着璀璨彩灯。伊斯儿觉得到处嘈杂，唯恐那禁寺神宫失去宁静，于是便在四下建城。左手升起来，伴着撕裂的《默罕麦斯》，右手沉下蓄集，紧跟《曼丹夜合》声调的顿挫。师傅在红色透明中缓缓前行着，相跟着一群又一群的穷人富汉。伊斯儿觉得双足轻盈，跪坐着也能飞升了，他心里欢喜，他想喜悦地追上师傅说一说这些。喊叫水的马夫来了，万物众人中只有马夫蓬头垢面，颜色黑污。那瘦女人抱着磨棍，仇恨地盯着自家。伊斯儿心里通明大亮，他问道，你两人要走个哪搭哩？喊叫水马夫答：去办那该办的事情哩。伊斯儿又问：我是随上你办那事情呢，还是随上众人升天哩？马夫冷冷地答：怕都由不得你哩。伊斯儿气了，伊斯儿想，只要我念完下了这即克勒的圈子，两脚便能轻声，能飞行，你怎还把我看不上眼呢？伊斯儿便忿忿地收尾，朝着透明红光里的师傅，接了一个都哇尔。师傅在雾里慢慢停住了，伊斯儿心 里欢喜，等着搭救的奇迹。此时金积平川里猛然立起千千万万的人来，破开的黄土像一片起风的海。伊斯儿见那千万大众都举着血衣，争着扑向师傅，伊斯儿急了，伸手抓自家的那件。

喊叫水的马夫呵呵笑了：不如满拉。

伊斯儿气极了：怎不如他？

马夫一抱手：我走了，再不住这庄子。

走哪搭？伊斯儿急问。

走肃州。

伊斯儿突然明白了。金积平野方向上，枯死的树木稀疏可辨，眼近的庄户里，倒坍泥屋有半数。耳朵里抽空了声音，仔细听时，是少了那石头碾磨的钝响。再看看喊叫水马夫：一个巨无霸大黑熊，连一个瘦芦草的细碎女人。伊斯儿眼里褪去了光彩，呼吸渐渐平顺。左手右臂都醒了知觉，心咚咚跳着，一下下 平稳，伊斯儿体会着心跳，觉得这心比往常比旁人重些，也沉静。

走肃州？

唔。

在那地方么？

唔。

你家妇人怎么办，也是送出去么？

事情只在那搭，引上她。

我也走，伊斯儿此刻清清醒醒。教门的规距，师傅的交待，这些是不必多言的。

几日后，三个人朝着河西，朝着西省正红火起来的酒泉古郡、左屠夫安放大 营督办新疆的肃州城，起身了。

荒瘠的黄土川里，三条人影孤单单的。

一路吃的是瘦妇人磨下的杂面。

后来，百年以后，人们从教内听到这儿的秘事，起了一个标题，叫做“待命肃州”。时间从光绪二年起，至光绪五年夏天。那几年里的真实，已没有人能清楚；年轻人因好奇，朝乡老细问穷究时，白发老汉蹲在阳坡角落里，搔搔胸口，晒着光头，吹嘘似地添枝加叶，把事情搅得更没了逻辑。

老汉们暖洋洋地说，从那以后，左屠夫病毒攻心，再没个治。真主在收他狗日的小命前，先让他夜夜尿炕，一共尿了五年！……

喊叫水马夫每日捎一些脂粉来，那妇人搽。伊斯儿从卦书里抬起眼，觉得她是白些了。凭着机密，在肃州立了脚，变了身。马夫不住回城，在汉城开一店，经卖细毡、麋皮、氆氇、硇砂、阴牙角、阿魏、羚羊角、香药、番红花等等西域名物；终日穿绸戴缎，暗里结交朋友。伊斯儿夜间在虎夫坦之后干功，用体会来的奥妙，学着测卦治病，在回城夷厂街的旧馆驿一侧置了间屋。生意不兴隆，伊斯儿每日浏览着星图，打量着出入夷厂街的人物。

两人都不上寺，不礼拜，无论住回城汉城，都只称自家是西省汉民，祖籍陇东。三年里，只是在腊月里告别朋友，一个说走新疆采办些价好的玉团团，一个说走兰州访几位道观的高士；两人出了肃州，便换回短打扮，封斋半月，在正月十三以前返回一棵杨上坟。他两人回家上坟干尔麦里时，瘦女人便留心着肃州房屋，三年时光，在隐忍中一天天挨过了。

盼来了一个新疆鸦儿看[19]大伯克帐下的毛拉(阿訇)，名叫阿克·约勒。伊斯儿初次见到阿克·约勒的那天，正当自家念罢《穆罕麦斯》，念着即克勒的赞词进入陶醉时。伊斯儿看见这个西域客闯进自家独室，一时没能醒来。他在三年里干功深入了，不仅仅能轻身消声，而且常常感知机密。前一瞬他真真切切看见一湾碧水，绿波轻荡。湖中有三座沙岛，黄沙澄净。当阿克·约勒闯进来时刻，伊斯儿正静静注视着这个景象，忘了危险，忘了自家本色暴露。那人大声叫道：

“你念的是《默罕麦斯》!”

伊斯儿自语：“一个湖。”

“默罕麦斯！你会念这个尊贵的经!”

伊斯儿喃喃着：“三个岛。”

那人大喊：“你是——回民!”

伊斯儿觉得雷打下来，湖岛俱灭。他猛一翻身，拔出一柄刮香牛皮的长刮刀。伊斯儿不等西域客再喊出第二个“回”字，就一刀背把他击倒。伊斯儿左手卡住那人脖颈，右手便顺过刀刃，朝那些青筋抹。

等一下，有人说。

是喊叫水的马夫来了。马夫一脸杀气，大步迈过劝说：不用使刀，捏死。西域客泪流满面，脸青紫了。马夫搡开伊斯儿，一熊掌捂住那人嘴，青紫脸立即变黑。马夫盯一眼伊斯儿，眼色凄惨。伊斯儿知道因陶醉念了高声，心里又恼又怒，但又想，这人许带着帮手，于是止住马夫。先问一个，伊斯儿说。

喊叫水马夫松开巨掌，只使两根粗壮指头，像一个钩子夹住那人喉管。伊斯儿帮马夫卸下绸袍子，自家也卸了长衫，问道：

“你是个谁?”

答问一来一往。两人问了一句、听了一句便呆住了。那人肿着黑紫脸，拚死地说：

“我要宰了左屠夫！……”

“你?”——伊斯儿忍着心惊，又问：“你奉着谁的口唤?”

“俩依俩罕，印安拉乎!”

喊叫水马夫阴森地笑起来。他松开二指钩，慢慢五指合起，做了个大拳头，再缓缓举起：

“你个毬儿子，这两句，想骗爷么?”

“默罕麦斯！我们也是念默罕麦斯的人!”那西域客绝望地叫，两根腿子在马夫熊屁股重压之下，挣也挣不动。

马夫犹豫了，拳头停在半空。

伊斯儿盯着那人，他认不清这张脸。没有好恶的感觉，也没有诚信的消息。伊斯儿说：

“宰错了你，我两人情愿走火狱!”

说罢朝喊叫水马夫一瞥。

马夫把铁拳重重砸下去！西域客疯狂般一挣，拳头打偏，切开嘴角，半个脸皮嗤地撕开。马夫气愤地一把捏住那颗头，又抡起拳来。

“明天！明天！明天！”……

那人一声比一声低。两人对视一眼，马夫一把抓住那脸颊肉皮，啪地贴上鲜血稀烂处。伊斯儿一刹间突然觉得，又双目现出了一湖三岛的图景。伊斯儿朝马夫喊：“打错了！”

“明天……老妖魔要去……左湖。”

左湖！马夫惊得手一抖：“快些！治伤！”同时又厉声追问：“再说！”

“总督衙门……当公园……开放两个月。”

马夫把伤口对了缝，开始上金疮散。他连连催着满脸血的西域客：“再说！再说！”

“明天……五月二十日，那卡废勒……请肃州人……游玩……他修的……左湖！”

伊斯儿眼睛里，那一湖三岛的图景愈来愈清晰。伊斯儿简直想用刮刀扎自己一下：一湖三岛，正是那老卡废勒修下的酒泉湖！西域客奄奄一息。伊斯儿对马夫说了干功里见的图景，马夫说，怕打得太重了。伊斯儿问，能缓过么？马夫答，怕不易了。伊斯儿紧张了：这个带着口唤来，打毁了他咋办？马夫答，口唤是我身上的；成功了有他的一份，不成功有我殉道。他的口唤正是这个，他是个报时辰鸡。

伊斯儿点点头，马夫看着那西域客还有气，便说：“你的事情完了。若伤好了，你回鸦儿看走。若是伤重殁了，你便是为守住机密，殉了主道。以后我们插香上坟，有一个举念在你的身上。行么？”

西域客摇摇头。

马夫把脸色一沉：“怎么，不能成么？”

那人问：“谁……宰……他……？”

马无和伊斯儿急速对视了一眼，默不作声。

“你们答应……宰了他……卡废勒！”

两人脸色如铁，一声不吭。

过了两个时辰，西域客已不行了。伊斯儿给他念了讨白。按自家规矩，使他带血下葬。临最后又问了一些原委，知他是鸦儿看城某某，来肃州等时机，也等了一年多。

两人觉得这人出现有些奇妙：送来了时机，也破了秘密。显迹是：明天，无论如何，必须实现事情了。

伊斯儿见喊叫水的马夫大模大样，珠光宝气，身上的绸袍闪着金银光弧。沿湖堤，二三里络绎不断的人。多是肃州土地名流，塾馆先生，拥着些南方

的闯北骚人，西域的异族娼妓。喊叫水马夫正和一群长衫人吟诗，伊斯儿看得新鲜。水边亭子，彩漆不干，沙白水绿，旱中滋润。喊叫水马夫手摇一柄纸扇，每听帮闲们得了一句，便粗声喝彩："左湖！"再踱几步，又听一句，于是又一声粗喝："左湖！"这一日风清日烈，左屠夫调他的湖南兵，在湖中划了些彩舟，哼着花鼓。伊斯儿转出总督衙门，觉得那里狭窄，老卡废勒若敢与民同庆，就不该再逛他天天逛的后花园。伊斯儿来到酒泉湖，装出眼福过饱，头脑迟钝的一副笨相，避着游人问答，藏住陇东乡音，渐渐深入。

事情只在喊叫水马夫身上，所以伊斯儿没有带刀。

伊斯儿尽量走得缓慢，一块石头也蹲下看一阵。他见喊叫水的马夫立在亭下，正摸钱买酒。肃州士人们三五杂聚，不时哄笑一场，喝彩几声。左屠夫浚酒泉开风景，是他们当土文人一生的大世面。伊斯儿见吟诗的多，暗怕马夫纠缠久了失事。

喊叫水的马夫却不然。伊斯儿隔着三五簇人，见马夫爽朗大度，腆着巨肚子，拍着大熊掌，不吟诗，只喝彩，倒也不惹人生疑。伊斯儿怕他手舞足蹈，暴露暗器，便徐徐走了两个半圈，看了仔细。喊叫水的马夫把斧勒进肚上松肉，一层薄绸袍，却分毫没显。伊斯儿认出两三名捕快，换了游客便服巡走，但并没有注意自家两个。伊斯儿心安了一些，抬头望望天，戈壁野滩上的一轮骄阳悬着不动。湖光灼目，蜃气白亮。旱极的肃州城里营生的人们，不理睬渐起的酷热，掏掏鼻土，敲敲鞋泥，只顾坚持着游湖觅诗的雅兴。

天色过午了。

伊斯儿踱近亭子，肃州名人已经抄诗了。伊斯儿来肃州三年，汉书还是不会。踱近了，便有人举着纸说指教，伊斯儿只说看看诗里有无可算的命。俯身看看，抬头笑笑，伊斯儿心里渐渐着急了。

众名人推辞一番，肉铺当铺米铺的主人们便干咳笑着退开，先生旧师走关西的秀才便严肃推敲起来。最后得了三诗：一首咏洲湖，一首咏左公，一首咏鲫鱼。众口难调地又勉强修改一过，诗就抄出了。伊斯儿找喊叫水的马夫，见他正端杯敬那咏鲫鱼的秀才。

伊斯儿猜，官家就这么个，拍马的不到，马是不能牵给。这阵子该来了吧，他想。

果然，又等了半个时辰，堤上来了一顶绿呢大轿，前头堤上走着一溜骑勇，后面堤上跟着一串步勇。

伊斯儿默默唤道："主啊！"

名士们欢腾起来，湖中彩舟立桨致礼，欢唱的花鼓南歌又起于水面，伴着笙乐。

一阵工夫，八个骑勇来到亭榭前，排成雁翅，人人骑的都是红马，并不挂刀。亭上众名士也站成两翼，揖的揖，整衣冠的整衣冠。远处湖外，荒漠反射着日光，射出一线白炽的亮点。

大轿近了。

伊斯儿从未这么近地看见这轿。五年前在兰州金城关，这顶轿是在兵马喧嚣中模糊闪过的，那时尘沙中只见轿子的绿顶晃动。近啦，伊斯儿暗暗念道，慈悯的主啊。他恭敬地肃立在人群里，不抬头，只用眼角瞅着亭子。

喊叫水的马夫飘动鲜艳绸袍，举一杯酒，大笑着下了台阶。

“哈哈哈哈——”

伊斯儿听那笑声里有一丝嘶哑。他头骨悚然，恐怖片刻涌满胸腔。喊叫水马夫纵情笑着，大步笔直，朝轿子走去。高举的双手里，一杯酒激烈地溅着。伊斯儿见马夫已经距轿子五步之遥。此刻，马夫的脸膛突然颜色一变，如同红彩。

伊斯儿突然忆起那一日金城关的老满拉：直至后来劫狱，被斩首，老满拉的脸色一直苍白如骨。一个脸白，一个脸红——伊斯儿心中动着，眼睁睁见那轿尾高翘，轿身斜倾，坐轿的仇人就要下轿了。

喊叫水的马夫突然一抖手，酒杯飞上空中，手中现出一柄斧头。马夫一跃而起，绸衫呼呼鼓风扬成一片霞。说时迟，那时快，喊叫水马夫饿鹰扑食一般，一斧子剁在刚钻出轿门的人的头上。伊斯儿仔细看着，觉得自家心静如石。白花花的脑浆迸射而出。迎着散成水雾的酒，在烈日中闪烁。马夫脚掌落地时，第二斧已经剁在那人脖颈上，半个头一下子歪着疲软。伊斯儿感动地念着：主啊，我的真主。他注视着马夫闪电般轮动斧头，如雨的砍伐带着噗噗的溅血声，密如鼓点。那个坐轿人先失了臂，又失肩，被疯狂的斧刃卸成两片。喊叫水马夫俨然一尊红脸天尊，淋漓快畅地把斧子舞成一团混沌。有一斧震落了那颗挂着的碎头，马夫扑抢在地，半爬半跑地剁那烂头。倾刻间那头被剁进泥土，又被连同泥地剁烂，变成血泥不分的一滩。喊叫水马夫突然间失了对手，跪在血泊里，撑着斧大喘粗气。

亭上亭下惊呆的人醒来了，尖叫一声炸开堆，四散逃命。骑勇步勇没有兵器，先逃了一阵，践踏中又扑了过来，把喊叫水的马夫围住了。此时兵勇队冲进，刀枪齐下。身影狂乱中，伊斯儿看不见马夫殉道的场面。伊斯儿把身躯在乱人堆中挤着，默默念起了送终的讨白经文。念时伊斯儿也把念举向师傅和竹笔老满拉，他视野中显出了同治十年金积大战的刀光血影。他感动得忍受不住，但他觉察出自家心并不跳，脸色并不变。他颂主，一遍遍感赞万能独能的主，那时他不知道——马夫剁烂的那颗头不是左屠夫的。

事情的泄露，也许是抱磨杆的瘦妇人。官兵围住汉城商栈时，那瘦妇人倒锁店门，在里面放了火。那些香药，朱砂，阿魏一堆堆冒出火苗，奇香异臭呛得半个汉城心肺疼。官兵挑开火，往里摸。药物点燃了以后，火焰有红的，更有绿的。兵丁们换了挠钩，一根根勾开冒着绿火苗的梁木。瘦女人窜跑在火里，映得红红绿绿一个鬼。伊斯儿搭救晚了一步，他远远立着，挤着赶热闹的杂民。

伊斯儿一言不发，隔街看火，看那诡秘的绿火焰。

瘦女人映在通明透亮的火光中，浑身一阵染红，一阵变绿。官兵们发一声吼，勾开一根火苗木头。伊斯儿眼睁睁见那瘦女人疯了，她恐怖万状，披头散发。长挠钩搭上她肩膀。伊斯儿远远望见，她肩头给挠钩撕开一块又一块。瘦女人开始尖嚎，凄厉的锐声盖住了人声鼎沸。“呀呀——嗷嗷——”鬼嚎般的尖叫袭着伊斯儿，女人给扯到了火狱门前。伊斯儿心中沉沉的，如铅水，如铁石。伊斯儿抱住臂，冷冷地凝视着，开始为瘦女人念讨白。

红绿火苗咬住了瘦妇人，两三根钩子也撕扯着她。伊斯儿知她疯了，伊斯儿听见她嚎叫唤起真主来。“胡大[20]圣人哟！主哇！”瘦妇人死死抱住一根火柱，像抱着她的磨棍。

喊叫水马夫的瘦妇人烧死在柱子上。事情过后，伊斯儿走近了看：焦黑的人架子死死攀在立柱上，如粘上的黑漆疙瘩。

严查在整个西省城乡展开了。

瘦妇人高声唤主，泄露了喊叫水马夫与她同是回民，官家警觉了。肃州大营里传出告示，贴遍了远近城乡。凡回民聚地，关哨如林，处处的牢监爆满。伊斯儿听说左屠夫亲笔撰成一道奏章，要清家朝廷全国严查。肃州城秋八月结了冰，西省最冷的一个冬季来到了。

次年春，左屠夫剿新疆南路得胜，把大营迁了哈密力[21]。肃州突然冷清，不知被谁抛弃了一般，一日日萧条起来。

伊斯儿没有尾追着走哈密力。

伊斯儿搬出了汉城，先在北沙窝住了一阵。肃州回城尤其夷厂街的回民，几乎都拷问着灭净了，伊斯儿觉得心力瘁竭，没有劲头追着走哈密力。当冥冥中的真主，把事情放到伊斯儿双肩上的时候，伊斯儿年岁不满三十，却衰弱得象个老汉。头发失了八成，手脸皱纹密密。步子轻得若有若无，满口牙齿松动。

伊斯儿整整等了一年，才敢走到左湖寻觅。

他在左湖颓败的坍堤废亭上，走走停停，想找上喊叫水马夫的骨殖。

找不见不算完，过上两日又找。那亭子台阶坍了，位置还清晰。迈开五步，就是马夫走向主道的地点。伊斯儿拖个老汉碎步，喘喘吁吁，不知找了多少日月。

连血迹也没有。黄土净净的，无一点红。

伊斯儿还是找，独自一人，沿着两眼中一次次破败的景色。年终岁末，他朦胧听说左屠夫成了大业，班师回来了，他没去查访。好像有一日，眸子中映着长长的旗仗，巨大的绿呢大轿晃闪，他没有留意。州城传开了花故事，说左大人那一日吓着了，落下个小便失禁的病，衙门后园日日晒尿褥子，伊斯儿也不细追问。伊斯儿心如死灰，脸上毫无神采，蹒跚卑琐，完全看不出是个回民了。

伊斯儿心里，有一股道不尽的悲哀，久久缭绕不去。伊斯儿想弄清楚这是什么，但不能。那清冷的悲气日日萦回，夜夜沉淀，护着他的心结了一层厚壳，伊斯儿觉得自家在变，从内里向表外，整个自己在静静蜕变。

子夜静时，在漠中浮动着塞上寒气，如泣如诉。伊斯儿凝视着黑夜空中，有一颗星如同香火。即克勒在静寂中无声地念开了，流畅中触撞出一些快意。竹笔老满拉剩下一具无头的埋贴，喊叫水马夫失去了踪迹。伊斯儿两颊上挂着泪水，眼神散失，意念中没有实在。他悄悄地近了，走近了一派空明。他不再动情。在凝视中，他冷冷地看见了一卷打开的白图，无声音，只移动。老屠夫吟成了一句“天教余事作诗人”，轿子候着不动。功干的位份终于沉定，落在心叶的灵感处，伊斯儿守住了。老屠夫打发师爷上轿，自个忙着改诗，那诗总不能成。白图徐徐打开，慢慢合拢。伊斯儿凝视着，没有惊叹，没有感慨。当念经人要紧的位份，终于定牢在心灵深处，与三十岁男儿的性命合成一体时，伊斯儿并未察觉。

万事万物，都溶入那一派空明，围绕着那一颗孤星。宇宙中充斥着清冷，难言的清冷，援救的清冷。伊斯儿在这无垠的空明清冷之中，如同游子久归，如同找到了故乡。

造物的真主，你使左屠夫继续召诱我，你使我出世，接替了喊叫水马夫的光阴。在肃州城郊，在残破的干涸湖滩上，伊斯儿久久凝视着博大肃穆的夜，觉得自己离神很近。

天破晓，黎明从东极的荒漠上喷薄而来，黑暗向西疾去。荒郊涸湖上，远近不见一人。伊斯儿接完了长长的一个都哇尔，把求助和承领的一切，热热

地抹在脸上。这么看，当伊斯儿接受了事情，起身离开时，他绊上一根木头。

定睛看：是一根斧柄。

斧头失离了，那根斧把子回来了，伊斯儿想。天大亮了，伊斯儿藏了斧头柄，朝肃州回城走去。次日，他变卖了夷厂街的那间屋，合上细软，偷偷铸了一个元宝。再几日，看确实无人注意，伊斯儿便怀着那锭元宝，出了肃州。三十里过后，他换了庄稼人短打扮，对准一棵杨，踏上了回家的长途。

满目疮痍中，从河西渐渐地向东。沿途饥民堵塞大道。路旁栽着树木，皮叶都给饥民吃净了。

伊斯儿见着一些棚子，搭在路旁，里面是老弱。逃荒的人不能再顾他们，情份就是一个棚，安顿了老弱残病，成群的人便走掉了。河西下来的朝着东，陇中的上行的瞄准西口。一字通两极的河西大道，给饥民们走得拥挤不堪了。有个棚子上使了块板，上头写着："勿翦勿伐，左侯所植"。伊斯儿抬眼望望树木，一棵树上坐着两三个面带菜色的娃娃，正朝危险的梢尖上攀，去捋那尖尖的叶子。顺道排向东方，树树爬满了人，竟比下面的路上更挤。

光绪十年夏，伊斯儿回到了一棵杨。

走近泥屋，远远就看见她。推开柴扉，门轴吱呀一声怪响，干涩劈裂。放下行囊，抓起汤瓶，她小声地插一句：吃上些？我做。伊斯儿摇摇头，示意她出去，要换大净。她犹豫了一瞬，半倚门框，沉吟说：刚刚听说一个事哩。伊斯儿又摇摇头，一挥手。

长吁了一口气，举意洗大水。伊斯儿又累又乏，洗罢出来撞上毒阳，一阵重重的晕眩。妇人远远跟着，回避开一段路。伊斯儿跪在久违了的故土上，膝上触着一种温热。他久久没有开始，等着胸头的激动平息。金积平野上，烟树亲切，林影如旧，一望茫茫的大地如同等待。两座坟上杂草繁荣，大的是师傅坟，小的是满拉坟。开端的一章诵起以后，那两座坟上青草便摇了。伊斯儿在蒿草的波动里，为喊叫水马夫的斧头柄造了一个坟，排在师傅右手，和满拉成了两翼。

最后，伊斯儿悄悄取出刀，摆在那三座坟之前。盐茶地方惯用的牛皮刮刀，被摇曳的蒿子青草埋没了。

女人在背后悄悄开口了，她走近来了。

事情交付你身上啦。

伊斯儿微微一笑，点点头，还跪着。

唉，慈悯的主呐。女人叹道。

两人默默无言了。

伊斯儿立起身。夫妻两人朝泥屋回转。夏日的骄阳过了午，斜斜的光线柔了。金积原野上逆光现出一层粉色，似血，又似糖饴一派甜甜的感觉。杨树直直地耸立着，十年间它成材了，树皮粗硬，纹络清晰，把一片浓荫遮着并排的三座墓。

女人还是原样：娇小的身个，师傅独女子的神情。伊斯儿觉得她那神情新鲜，像头一遭见。女人嗔问：看个甚，我老掉了么。伊斯儿不语，多年里他忘了自家有一房妇人。伊斯儿拉开柴门，进了屋。回头见女人在门外愣着。

进吩。

女人端详着自家。伊斯儿想，她嫌我老掉了。从河西回走，一路上人喊自家："那个老汉。"伊斯儿算算自家刚刚二十九岁，心里奇异。到了家，上了坟，承领了事情，伊斯儿觉得自家二十九岁了，像一路上走掉了那老汉年纪，走得小了回来。伊斯儿又说给一句：

进吩。

女人痴痴立着。半晌，她说：听说了个消息。

咋？伊斯儿问。

左屠夫，咱那仇家。女人的双眸漆黑。

怎么了？

在南方，说是福建，他病毁了。女人的黑眼一刻不离地盯着，伊斯儿想到师傅。病毁了么？伊斯儿反问道。

病毁了。女人又说给一遍。

伊斯儿一怔。他见自家的女人静静在那里盯着，一动不动。伊斯儿心慌意乱，一时头脑空虚了。他受不了这个消息。太突兀，他万事想遍了，想尽了，可没料想这个。

女人依然那么个，立在门槛外，逆背阳光，轮廓姣小，静静地盯住伊斯儿。像等回话，不进屋。惊讶从伊斯儿心中升起，他没料想到，这对柔眉细眼里，藏着一股逼人的神采。伊斯儿不声不响，使全力从那虚空里挣扎。

女人柔和地，怜悯地立着。默不作声，一步不动。

伊斯儿忍着，独自在那陷阱般的虚脱里挣扎。他心里所生成了一股仇恨，使他难忍。他想不到，居然这样，他认识了自家的妇人。毒火在燎着心叶灵感处的部份，煎熬般逼他开口。伊斯儿忍住了，渡过了关隘，挣出了虚空。他终于脸颊一下抽搐，开口了。

"——我宰他的后人！"

女人浑身微微一震。随即，她进了屋。当夜，久旷的杀场里下来的男子受够了温柔。这师傅的独女儿，她把人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都用上陶醉自家

男人。他们此时只是残余的两人，但他们相聚了。他们享受到如此的恩典和甜蜜。男人平息了杀机，女子获得了身孕。

光绪十年七月间，屠了陕回一百万，甘回数十万，新疆维人（当时叫缠回）数十万，另外还欠着太平天国，东西捻子累累血债的湘阴左家，办了一场隆重耗费的丧事。三年后，他的文牍家信悉数征集，编成历史，成为这清末名臣、爱国大将的资注，其人值大时代，涉世复杂，功过兼备，给治史者留下了丰富的、可供反复评说的形象。

以后的事，海边热闹多旱地消息少。国家兴亡满汉泪血，文人们慷慨地写出好文章的大时代到了。光绪帝拖一条病身子撑着熬着三十多年，好似一只病羔子管天下饿狼。英雄志士轮到南方人里出；陕西以西好像给人忘了，无声无息。除开闹些灾荒饥馑、贪污匪案、交通官司之外，西省没有什么大动静。好像那些荒山裸土里不出粮食，也长不出血气一样。

对左家那位亡人也是这样：从来都是南方人悼诵绵绵的多；而斯人竭力经营的西省，却稍嫌冷淡一些。

——这都是通说，即一般见识。

第 四 章

日子一天天积着，像不尽的黄沙落在地里，风去了便厚一层，久了反而不显。光绪爷的光阴完了，光绪爷又是绝户。另挑了谁个，反正大清连着三代小孩唱大戏，宫里听不见娃娃哭了。新号听说是宣统，由一名县府来的公家人传给。那公家人巡乡那一日，这搭有家农人正在打庄户。夹板子使草绳绳杀得紧紧绷绷，黄土闷湿，一锹锹扔上去、喂给夯。有人唱号子，哑哑地嚎一般。石夯锤起落有致，围在几个帮手中央。打墙的节奏，正和着烧饭妇人的快慢。晴天一望闲散天净，没有云。远近树荫相连，地里垅沟精湿。——有条渠闪着银花饱满的水亮。

一个老汉长衫绸帽，面色肃整，握一根黑油漆手杖，下巴上一绺雪白胡子映着红润脸盘。老汉走着，寻寻觅觅。他先看了一回农人打墙，微笑不语。又迈开慢步，青布长衫给小心地提起襟角。老汉打发着自家的空闲，姿态逍遥。有人从那新墙上跳下，一面喊叫“胡子阿爷”一面追上，把一串水钱递给老汉。那位老汉袖钱在手，用一只软软的掌轻轻抚摸。

水渠上有石桩。老人沿渠走来，查看了石桩字样，眺望遥遥的渠水，检阅一番。他看天色显晚，就往回转，依然是飘着衫角，颤着银须，一副宁静

乡绅的风采。

远处一座砖石大院蹲伏。黑漆门扇闭着，不见内里，两颗赤铜虎头门环合成一双。正对准闭着的院门，一条铺沙车道约半里长，接上大路。走近了，院内没有嘈杂鸡犬，一派沉静。墙是一抹水青砖到顶，墙内有一株青杨，高有十几丈，粗壮挺蠢，钻天般刺上半空，荫凉覆蔽全院。

老者缓缓上了车道，脚步嚓嚓响着沙声。他迈上石条砌的台阶时，大门洞开。漆杖闪了一下，老者提步进门。吱的一声，又涩又重地，黑漆大门严严并拢，剩一对虎头环摇晃。

他就是二十多年前的伊斯儿。人世两变，他已经五十岁过了。此庄农户，借他的渠用水种稻，靠他家的油米磨坊换零用制钱，出远门经商的小贩还借他的盘缠。一直远到两个码头，即包头和洮州，他都有商栈，所以小贩们受他的益也直到包头洮州。人不知他的姓名，都喊他胡子阿爷。庄子里传说老汉是奇人，能缩骨轻身。还说他只靠一棵杨树的料，便打下了偌大庄户。人也都不清楚他的财力，而且还看不见他经营。庄里传说老汉有一个生蛋的银元宝。再的，农人们只知道阿爷老两口，有家业没儿子，喜欢清静。

一棵杨这庄子不小，但居民都是迁户。只胡子爷一家人来得早；他说，那杨树还是一根草时，他就在这搭住定了。

胡子阿爷（用不着再称呼他的经名伊斯儿了）走近椅子。看看，这张榆木黑漆椅子光洁鉴影。他撩开青布衫后襟，轻轻坐下了。

走进两名管事的，庄里人称大掌柜二掌柜。两位掌柜都是西省汉民富户的装束：灰布长衫，瓜皮小帽。两人进屋，立定了不言语，瓜皮小黑帽下，慎重小心的神情堆成皮肉，难以猜破。

胡子爷沉默着。

久之，他慢慢伸手，掂去长衫上一根枯草叶。弹掉那枯草以后，他抬起眼，吩咐一句：说吧。两位掌柜开始流水汇报。包头消息，公家陕西巡抚派人贩马，请求接应草料借用货栈。阿爷默默点头。盐池消息，有一营团练拉进沙窝为匪，公家剿灭后，民间藏有枪械，请求口喻收缴不收。阿爷又默默点头。甘州消息，请求送阿爷的两个儿子进学堂，由甘州鸿云昌商号支付入学费十两。阿爷摇头不允。北京清义成商号消息，有个四川籍京官，新近获罪罢职，此人是教中人，终日礼拜，请求口喻指示与其联络与否。阿爷沉吟不答。大掌柜说毕，悄悄退下，并不道色俩目。

二掌柜开始谈庄里情形。东大渠淌漏，采办新料洋灰灌缝，用银一共十两。阿爷默默点头。庄头汉民徐姓丧母，发送后家田典尽，徐家请求让出乡

约庄头名份，只换银子五十两。阿爷摇摇头，说了两个字：借给。明日有甘肃卸任他就的督学求见致意，请示席面大小。阿爷点头，说：流水席。同一日，明日黑后，有会宁山里黑枪队的穆军师求见，请示席面大小。阿爷点点头：海参席一桌；随的人吃馍，炖牛肉。最末一件：前一月窝下的那个死囚已住满三十日，打算插到固原三营，可新近有信来传武昌消息，此人或许能插到武昌衙门带兵，不敢做主，请示方法。阿爷沉吟一阵，说：加上花钱贿赂，务必插进武昌行伍。说罢，二掌柜也一揖手，默默辞去，不道色俩目，全然不用回民规矩。

事毕了。胡子阿爷独留厅内，沉默良久。有人来问饭，他挥手不要，说：今日闭斋。天已昏黑，胡子阿爷独自久久坐着，满室寂静，不闻脉息之声。

胡子阿爷颔下的银须，在暗阁中显出白色。老人沉默着，那银丝在微微颤动。时间不知在这大厅里走了多久，胡子阿爷一直坐着。

漆黑中火光一明，瞳孔烫着一般涨了一瞬，又跌回黑暗——前方已有一星红亮。胡子阿爷插第二支香时，手颤抖得愈发困难，那香断了一小截。胡子阿爷心剧跳着，把这支断香插牢在那点红火一旁，又点第三支。他唤着"必斯民俩……"[2]的时候声带浊哑，吐不出声。阿爷心中恐惧，把香恭敬举起，插过去。插时，那香折了几处，却没断开。老人的颊上，两股热泪潸然滚下。那香燃着，也插上了。

三个碎碎的红火，在全黑中亮了。

胡子阿爷做乃玛孜。诵毕《默罕麦斯》。在这间地下的密室里，他改为高声赞诵已有十五年了。胡子阿爷渐渐寻到自身的位份，轻轻地开始了个人的功课。即克勒，这安慰的蜜药，这渡世的舟船，开始了。

胡子阿爷心只有恐怖。三支香里，两支或断或坏，使他觉得惩罚在逼近。他心里委屈，可又不敢申辩自家举意的干净。十五年来，《默罕麦斯》已改为高声吟诵，但口唤却久久不来。不能陶醉；年轻时多少次应验的感应，那一次次清晰的图景，都一直不能再现。年轻时只是一个伊斯儿，一个盐茶地方的穷后生，随老人上阵染了些血的穆民。但那时常常陶醉。胡子阿爷聚集精神，想突破双目冷灭的黑暗，想求得造物的独一真主襄助，但是奇迹不肯降临。

他独自沉默着。先竭尽全力，忍住自家那不争气的伤心泪。

人怎么不能如愿呢，他想摒绝这种杂念。多少年了，青壮熬成老汉，但幻觉没有到来。何止视觉，连陶醉也不能达到。他心中孤苦无依，闭斋使举意更诚信。平凉、米脂、秦州、固原，光绪二十年有四支饥民造反，给养枪

械都由胡子阿爷的人供给。可是，人怎么不能如意呢，四支兵各选枪手烈士二十人，汇集京南真定南关，胡子阿爷（光绪二十年，他记得人称他一棵杨三师傅）送走了两个儿子留根，下了翦灭刘仇家的口唤——他随八十名刀手洗了大净等着，可是仇人却暴死在京城了！人怎么不能如意，秋草怎么能不结籽呢。从那以后，如在苦狱，日日自责，夜夜悔恨，可是即克勒中贵重如金的陶醉，并没有降临。

在痛苦中，伊斯儿——胡子阿爷念着，借一股异妙的神语，洗涤自家残碎的内心。后来选了四户人，远走长江，潜入湖南，想寻机灭左屠夫的后。可正逢河湟事变，全国禁回。四家男人因为念圣纪暴露，三人入狱监杀，一人逃回西省。迷茫中，身子渐渐溶化，心底的位份应和着流畅的即克勒，呼应击碰，清脆悦耳。阿爷念着，从尊贵的即克勒中一寸寸脱离，念进一派浑沌之境。光绪二十年京南埋伏的失败淡化了。光绪二十二年湘阴奔杀的暴露淡化了。血仇的冤主，左家一门的衰败淡化了。执刀的仇人，凶残的刘剑子一夜病毁，他也一丝丝地淡化了。万事都在隐去淡化，存活的光阴里，没有一丁半星的圣性了。胡子爷念着自家的即克勒，觉得自家的罪已经不能饶恕。神秘的声音冲漾着一颗枯硬心脏，他觉得自己简直是一具行尸了。人怎样才能应心，人怎么不能如愿，养育的主啊，胡子爷一遍遍地诵念着。

秘密的赞诵念法，美不可言。胡子阿爷念着，觉得自家只靠这一件事苟活了。

如今西省大地，处处有隐线，城城有暗党。枪械银粮，已能凑足一师。血性教下，争先求殉命的，不止数十人。但是左家衰了，刘家垮了，空有磨快的刀，走哪搭才能溅上一股子血呢？

胡子阿爷想求一次近主的机会。他知道事情的启闭，不能没有主的意欲。夜复一夜，他在密室，在坟上，在深山，在旷野，大净举意，沉入赞念，等候着自己的时间。一切都只能仰仗全能的、无所不在的养主，没有主的指引，他连捕追的方向都迷失了。

但是，那机会那时间一直不到，胡子阿爷在宣统二年，已经五十六岁了。

次年，终于结交了代理总兵的游击、哥老会金兰的坐堂大爷——铁游击。客人身躯矮小，筋肉不露。为防差失，胡子阿爷吩咐二掌柜，在密室四壁各埋伏快枪两尊。客人随从两人，由大掌柜摆酒，陪客都是二十多年的殉教人的孤儿，怀藏利器，不劝不饮，以陪笑公开监视。铁游击一人由胡子阿爷夫妇陪着，在密室中长谈三天。每天谈深一层，阿爷便道歉告假，躲入静房坐静点香，等候显示。铁游击江湖惯客，举止从容，当怪不怪，心平气和地在

指给的厅堂庭院里踱步，等着胡子阿爷一步步的回话。姑奶奶（师傅女子、伊斯儿妻子从十五年前，便被人称为姑奶）陪坐，不厌其烦，把些个碎枝末叶问询得细上加细。

铁游击说：不慌不慌！不用说等三日，大丈夫办事，先如处子，后如猛虎！

姑奶奶道歉说：我们庄稼人，哪里见过世面，只当是串个亲房，浪个乡里。

胡子阿爷一遍遍地举念，盼望着冥冥中的口唤。静房中央，并排三根香火燃着，悄无息声。大事临近，胡子阿爷依然心如死灰，麻木之中，挺着一株无形的冷静之芯。三颗香火黯淡地亮着，青烟缕缕拂过。此人掌握的金兰山势力不小。近年多在行伍军营。哥老会一如自家教门，信徒敢死。胡子阿爷漠然听着自己的即克勒，身心渐渐沉入。

但是没有陶醉。没有像娃娃时那样，能使正月十三的大血战重现。也没有在肃州城里，预先看清了一湖三岛的地点那样的显迹。心凉如秋水，意念耸立其中，像一根不动的铁芯。伊斯儿退出静房时，不再奢想。他慢慢朝客人那搭走去，觉着满心寂静正是愤怒，不像火，而像水，而且不漾不摇，沉沉的如一腔子冻铁石块。

胡子阿爷清清嗓音。

金兰山长的坐堂大爷，正握着总兵大权的铁游击，脸上堆笑，眸子不动。

胡子阿爷决心下了。方向失了，捕追的前方失了名姓。光阴尽了，自家的年岁早已不容再等。回想前三代，师傅、竹笔老满拉、喊叫水的马夫，都是当断则断。既然——

西省宁夏道里……真有左家的子弟做官？

金兰山大爷笑容不改。

官职是？

补着一个后营哨官的缺。铁游击答。

再敢问一句，胡子阿爷静静地说，动刀枪开杀戒，贵高山图的是什么呢？

这黑帮大爷呵呵笑了：病羔子人人宰得！抢一口肥肉！若能成抢个毯攘的煮全羊！

胡子阿爷若有所思，微微点头。决心只能下定，除此更是四面迷茫。若把时机一个撇了再撇一个，临终就挣不上口唤的血衫衫穿了。他久久不语，他知道只要一句话，潜伏在西省上千里方圆处处角落的烈士勇者，就会随风而起，走向末路。

黑帮游击一拱手：不如能否请教一句？

胡子阿爷摇头。

铁大爷站起来：贵门机密不敢穷究。但刀斧悬顶，总该让我也知道，何以约束，限定何在。若不然，枪是枪，毬是毬，怎能往一搭里搅呢？阿爷恕小弟粗鲁。

阿爷缓缓抬起头来，他目光浊滞，无法穿透。决心下定了。阿爷一字一字地说：

“不要劫财，我要宰命。”

金兰山大爷，铁游击咚地跪下，大声致谢：阿爷神色不变、一诺千钧。小弟从小走进黑道，总听长辈说：血勇的，怒而面红；骨勇的，怒而面白；只有万里寻一的神勇之人，才能怒而不变色。今天见上啦！受小弟一拜！

胡子阿爷麻木地听着。

两人在密室里，头顶头，谈到天明。姑奶奶一直陪坐，手里捧着一盏茶。四壁灰墙里，枪手悄悄贴平了枪眼。外院厨房小厅中，大师傅不再监席，出到外面，派出了通风的手下人。挂游击衔的黑帮大爷不曾知道，明日他启程后一路上只要有一个招式干得蹊跷，立时就会有黑枪白刃挡住。胡子阿爷摇着头，让了金库，让了税局和粮司商署。金兰山将围攻各个油水饱足的地点，并且和各衙门兵队厮杀。阿爷的人直扑各个有名有姓的道官府尹、州县职守，凡同治十年参与剿杀金积的官员，包括承袭的子弟姻亲，只杀不问。金兰山没有吐露实力，只说得阿爷出力鼎助，大局则定；胡子阿爷也没有交代枪数银数，只是把派分的方面一一应允。密室透明，东方欲晓，天亮了。铁游击收拾了以隐语写好的条条约定，准备告辞了。

胡子阿爷坐在曦光之间，面目不清，默默无语。

黑帮大爷不禁感慨。他先行了礼，再道了谢，大步走进密室暗门，姑奶奶已经掀开幛幔。黑帮大爷铁游击忍不住回身，摊手问道：阿爷！干这么大事，只为宰一个人？

胡子阿爷默默不语。

铁游击大声问：若打败了咋么个？

突然，姑奶奶从背后插话说：

不用操心打败了，即便打个大胜，我们求的也只一个死字。

铁游击大惊失色，浑身震得一颤。他猛地转身瞪着姑奶奶，又猛地转回来对着胡子阿爷：

——这！这么大的仇么！……可是，若那些人不知他祖宗的罪过呢？铁游击觉得冰水浇顶。在这间密室里，三天，此刻，他开始觉出这间屋的气氛了。

胡子阿爷艰难地咳了一声。

“——让他后人咒我哟，我等着后世里打官司。让他后人咒哟。我等后世……”

他的嗓音浑浊不清，像被堵得很苦。

铁游击，这黑社会里阴狠如狼的大盗，阴谋夺金银夺土地、手下掌握半省军兵的恶人，吓得说不出话来。胡子阿爷喃喃着，声音微弱，眼神如洞，晨光愈来愈亮地披到他身上，但他的脸庞却愈来愈难辨真。铁游击只想快快走离此地，有胡子阿爷的力量，西省官府就被削了一层。他深信此人不会背誓叛变，他也再不愿意和此人共处了。胡子阿爷静静望着这个公家皮、盗贼心的坐堂大爷，等着他走。此人是送来的机会，除此人外，再不能有更大的机会了。阿爷想，管他有种无种，管他懂不懂信义，这恶狼要抢要夺是真的。这条狼手里抓着几千条枪是真的。从师傅那年以诚信讨来了大雪，整整三辈人牺牲了。也许拿出我们一门三辈牺牲的供品，换来的正是这几千条枪哩。主啊，慈悯的主。头一遭，这是举念上道以来，头一遭不是孤身重围，头一遭不是十面受敌呐。哥老会，黑枪党，金兰山，我任你怎么个黑门黑户，我求的只是叫你办你的事。你那财发大了，你的欲坑填满了，我的刀子才能扎进去。主啊，难道就是这样么。胡子阿爷心里涌起了喜悦，狂乱的冥想热热地变烫了。原来我的回赐是这么个，救十座州县，整整半片子西省，处处有人打枪放火，为我的刀子掩护——慈悯的主，掌握报应的、我的养主啊。

——陶醉，降临了。

门帐前，姑奶奶扑嗵一声，双漆跪下了。她满面热泪奔流，“胡大圣人呐——”她伏在地上，身子哭得抽搐起来。

金兰山的坐堂大爷恐怖极了。他想跪下，但膝壳僵硬。他想逃走，但不会开门。四壁突然音乐四起，紧张的念赞声从天而降。他不知道二掌柜已经率领枪手，在夹壁里跪成一排，念起了颂词。更不知大掌柜在厨房小厅，也撇了他的随从，和陪客的回回们一齐跪倒。黎明已到，神秘得恐怖。伴着一派赞诵之声，天迅速亮了。金兰帮的山规也黑如漆，残如铁，但他只在这里，才感到了规矩和仪式的可怖。为个甚，这是甚么，他口不能张开了。他的头脑被雷电轰击着：他见识了西省黄土碱水喂养出的血性。

一棵杨的农户们要割稻了。满地垂着沉沉的稻穗头，金灿闪光，一片喜人的黄。碌碡给牵到场里。户户备了绳索家什。两三个火热太阳晒过，有力的拖着妇人娃娃提镰下地。长工随着各自掌柜，稍迟一步可也割开了。南山东山穷瘠地方下来了割地人，帮一日镰能挣上百个铜钱。他们衣衫褴褛得很，

腰里扎一根揩汗的青布带子。

远望金积川里，那边也浮着一派迷离的黄色。是个能成的年头。

山里来穷汉们来到一棵杨，要出气力换吃食，都先上胡子阿爷的门。

三五成群的出力人走过白沙子车道，踏两层石条台阶，然后叩叩黑漆门的铜环。

虎头铜环默默摇几下，不动了。黑漆门紧闭着，严丝合缝。院内悄无动静。

庄稼汉们叹口气，下了台阶。他们抓起破烂的行李卷子，再寻另一家。

地里的稻子，依旧甩挂着金穗头，沉甸甸地把一个浪朝远处漾过去。

院内，人早走空了，只剩下胡子阿爷夫妇两个。姑奶奶在煮一锅散饭，切碎了洋芋丝子，煮着再撒上面糊。一旁坐着胡子阿爷。

两个老人，都不说话。

万事都利索了。两个早年便放出去的儿子，永世蒙在鼓里，他两人永不能知道自家身世了。两个掌柜早已向山野出发，精选事情到临时用的枪手刀手。几十座城池里，几十家店铺都送出银子以后，便改牌号、闭门面，后人不能再寻上他们的踪影；他们也永远不与一棵杨来往了。

一共有三拨子人马，按口唤各自潜入位置。依着胡子阿爷规定的位份。为着四十年前那个正月十三，阿爷的口唤是叫仇家流十三处血。各拨子人马互不相干，斩绝关系，只跟一棵杨来往。十三处仇家，是失去目标后任意定下的，是官家血债的供物。一股甜丝丝的古怪味道，令人脑胀，诱人心迷，甜甜腻腻地，顺着金积原野的一马平川，弥漫而来，厚厚地浸泡着一棵杨的黑漆门庄院。

胡子阿爷连连布置。定下一桩，便斩断和那方的联系。十三支人马遍布西省茫茫的山野，此刻如同十三支轰出去的火雷，不会再回来，不会再看见，它们已经消隐了。

胡子阿爷的事完了，明日他也起身，走宁夏道，走道衙门后营，去寻那左家的后人，补缺的哨官。

一棵杨万籁俱寂，万物都陪同着等候。妇人不时瞟过一眼，胡子阿爷闭紧双眼，袖着手坐静。袖管中，一柄盐茶地方百年以来使惯的牛皮刮刀，已经摸索热了。

铁也有冷暖哩，阿爷静静地想。抚摩着袖中的铁器，阿爷睁开了眼，妇人，她是师傅的独女子，正盯着朝自家看。平川里那些个人，密密麻麻的，像刚睡下的稻捆，金灿晃眼。那些遍布原野的稻捆子上，汩汩有声，是血在淌。

金黄的大地，血色不正。甜甜的浓味，诱得人心里发慌。渐渐地，那血泊汹涌起来，咕咕嘟嘟地，向亡人伤处倒灌。遍地密密的亡人蠕动了，像虫苏醒。执刀的刽子手，掌炮的火器营，警戒的官营大队，慌忙地挡拦那血。血快活地喷溅，猖狂地奔腾，隔年太久的老血是金黄的。胡子阿爷满心盈脸都漾得又甜又腥，他哈哈笑了，泪花迸出眼眶。金积旷野的陈血，在他亲眼俯视下，朝着亡人回归，像连上了抽引的吸管。新血补着来了，新血从火器营的扬威将军炮口，从老湘军的矛尖，从狞笑着走向凌迟木架的刘剑子七窍，从花白胡须左屠夫的全集册页，从西省旱荒大道残存的柳树枝杈，咕嘟嘟地流出来。颜色，终于转成了红色！胡子阿爷开怀狂笑了，可怕的笑声震落了密室的尘土。胡子阿爷拔出牛皮刮刀来，那刀已经刃口滚烫。悲怆的即克勒念起来了，临近的神把听不懂的话，对着这孽世诉话。贵大的神语遮蔽而下，在这血腥的末日里，终于证实了主道和正义。胡子阿爷大声地道了色俩目，向着前三辈子的卢罕。师傅的事情全美了，竹笔老满拉的事情全美了，喊叫水马夫的事情全美了。喧嚣的新血追赶着老血，站起的亡人和仆翻的官兵起伏有致。胡子阿爷满眼通红，他要启程，去全美自家的事情了。鲜红艳丽的血海，欢呼在清凉贵大的赞念声中，美不可收。胡子阿爷挥起牛皮刮刀，砍翻了自家的妇人。

女人挣扎在血泊里。

她不发一语。眼睛里，那种逼人的神采渐渐黯淡。

——再没人能拾个牛角，朝你的阴户里钉了。也再没人泄露一棵杨的机密了。

胡子阿爷大声地对妇人说。接着，他为自家女人念了忏悔的讨白。天将擦黑。熊熊烈火烧毁了庄院几十间房和仓里粮食。乡里人救过，但没能成。

只剩下一棵钻天的大青杨树，在一排土坟之间，烧伤累累，孤独肃立。

胡子阿爷赶到宁夏道，正值城里天翻地覆。等候的几名教下脸色茫然，谁也弄不清形势。胡子阿爷望着火光中映出的黑城垣，倔犟地下令寻人。一行人穿过枪炮火网，一路上有听不清意思的喊叫。疾步跑过乱瓦砾堆，路上的死人佩着白符号。胡子阿爷大惊，咬紧牙关。不管天坍地陷，不看这古怪事情，这都是魔障，阿爷心里想，死人枪炮，白布符号，都是虚假的。他怒气缠绕在喉头以下，冷面不改。轰炸声扫射声在四城回响，地上死尸多了。胡子阿爷不相信，金兰山与他约定的日子，是明天。他想，只有自家瞒了金兰山黑帮，再没有金兰山瞒自家的事。一支人猛扑道衙。

教下人争着殉道，这么着道衙的卫队垮了。胡子阿爷率先闯入，手提牛皮刮刀。抓了一个卡废勒，问不详细。又抓了一个，还是问不清姓左的哨官下落。天被火光映成火狱，四下里公家的援兵合围了。审一个宰一个，最后捉来一个书记。

——革命党！抬抬贵手吧，党大爷！我也一搭相跟着革命走！日你满清的老娘！革你满清的毬命！革命啦！宰人啦！抬抬贵手！……

四下火光明灭，烟尘腾落中，有人齐齐地吼叫着："革命革命！恢复中华！"胡子阿爷顿时头晕了，阳世在烟火中旋飞坍陷。数不清的革命军奔突而来，替了自家的教下，边吼着革命边宰人。回回们失了方向，呆木桩般立在火影里。不是回民复仇，不是金兰山黑帮造反，一场鬼迷的革命，把事情生生地夺上走了。

事情不在我这手上——

我这没有口唤的罪人呐——

胡子阿爷疯嚎起来。他哭了个灰天罩地，器得连火势都显着弱些了。教下垂着刀，呆呆立着，看他哭。在枪林弹雨里，哭哑了，哭够了，胡子阿爷泪流满面，朝教下挥挥手，便独自怆然走了。教下人慌忙着冲突。革命党已经高唱凯歌，一座衙门已被革命党夺了，这些回民只能捉些散零兵丁，砍瓜切菜。有人已经冲出去不见踪影，有人还正恋战。仇家不在，厮杀已经乱了。

这是 1911 年，西省的辛亥革命。

伊斯儿——胡子阿爷在"革命"起来后三个时辰，便离开宁夏道，孤身回返。

教下的勇士们按照约定，除开亡故的，全部散入乡里。他们没有线索，各城池里的据点已经突然撤走，没有再发下任何口唤。一棵杨撒在茫茫西省的隐形大网，一夜间消失得不存一根蛛丝。

革命党亮出牌号：金兰山、虎威山、中华山、铁血山，哥老会各帮人马都被利用了。

阳世正在换季。胡子阿爷在夜战中不能承认的炮火，是真的，不是虚假的迷障。那一阵炮火熄了以后，天下便改称民国。西省回民的血仇宿敌，豢养了左屠夫、刘剑子的清官家，在革命党的手里亡了。

距离同治十年左屠夫绝灭金积，整整四十年过去了。

伊斯兰教讲究，四十年正是一代光阴。殉教者的首领、后日尊称十三太爷的马化龙曾预言，四十年后将有人为他复仇，——他的预言灵验了。这是

一个奇迹。

但复仇的口唤，并没有落在一棵杨——这个举意暗杀的教派身上。

补　　考

胡子阿爷回到一棵杨，清理了烧毁的家屋地场。他使黑焦残料，搭了三间小黑屋。一间住屋，一间静室，另一间水房连着渠。

他伐倒了大青杨。

伐杨那一日，庄里的农人都伸直了脖颈。围观的多，询问的少。驱除鞑虏了，五族共和了，原来清家踩着的回回像要吃香了。那大青杨黑叶茂盛，摇着，颤着，终于轰隆一声巨响翻倒，砰得一个时辰黄尘不散。

胡子阿爷使这些杨木当梁檩，盖了一座小小的清真寺。以后人们便改了称呼，喊他伊斯儿阿訇了。

每天晚上，清晨，高念《黑罕麦斯》和神秘的即克勒的声音，久久传荡。

赞颂在四十年后，公开了。

伊斯儿阿訇沉默无言。每天只顾自家功课干办。慢慢地，庄上有些回民打发娃娃上寺学经，随即礼拜的人也多了起来。

有化钱粮的人来，传闻兰州城新添了一座圣徒墓，叫竹笔拱北。都说那个拱北里只有个没身子人头，还有一副狗架子睡着。都说那坟灵。上个坟求甚都能成。伊斯儿阿訇给了些钱，给了些米，别的一句没说。

几年以后，伊斯儿阿訇打发两个学经的满拉娃，走了个肃州。满拉回来说，肃州兴起一个新门宦，人称是喊叫水教门。老人默默点个头，依然看经钻研。满拉们也悄悄打开经来，不多言了。

因为伊斯儿老阿訇的干办好，人厚道，渐渐地四处闻名。求字的，讲经的，请干尔麦里的回族人家，经常涌在渠旁大路上，向着一棵杨的小寺而来。来的人都换水上坟，虔诚地在三座蒿草埋没的土坟前，各插一支香。老阿訇弄些散饭，有时只烧锅洋芋，分给上了坟的人。吃着，不免有人问起三座坟的来历。老阿訇说得不近人情，又使人不敢反驳："为亡人上坟，举意要举在众亡人身上。金积川里殉教的亡人多过川里的石头，为个甚一定只敬这三个人的坟呢？"于是事情更加神秘，信仰三座坟的人更多了。教民们怀着对机密的崇敬畏惧，举大意，换大水，伸出双手脆在坟前求靠真主。没有谁知道墓

主，没有谁知道土堆里究竟埋了什么。一棵杨成了一处圣地。后来有了谣传，说是走七次一棵杨，抵得上走一次麦加圣地。东北、南京、山东慕名而来的大阿訇，遍游世界的阿拉伯求道者，新疆的维族人，络绎不断。老阿訇终日应付教务，从不出门。

此地依着口，仍然叫个一棵杨。可过了二十来年，到了老阿訇八十多岁的时候，远近的农人已经讲不清，为个甚此地叫一棵杨了。连着金积，一片稻田肥壮。秋风起时，金灿灿的波纹一漾百里，沉甸甸的。只是冬季，每逢小寒大寒，没有庄稼的一马平川里，秃荒黄褐，眼睛里看久了，就会觉得一片枯红，在大地上隐隐露露。

民国三十几年，有一位官员赴新疆喀什上任，去当局长或是专员。此公是湘阴左家后代，人情练达，性格豪迈。他经过一棵杨时，听说此地连着金积，又是回民聚地，便下马停车，要拜访清真寺。

——听说老阿訇的前人，曾与我的前人打过仗。佩服佩服！我只钦佩敢和我们祖宗打仗的人！左大人拱手说。

伊斯儿老阿訇微微点头。

穷乡恶土，光是粗茶。左专员（或局长）凭吊一番，道辞走了。

老阿訇带上一双花镜，又潜心钻研了。满拉们代师送客，然后回寺忙碌。

伊斯儿老阿訇归真于八十九岁，只差一步便进九十。发送那天，远近清真寺都来送埋贴，来的人如海如河，白帽子密密麻麻一直排到原野尽头，来客换水净身，一条渠的水顷刻淘干了。人们知道，老阿訇在寺后坟地里早选了位置——在三座坟后面，有个小小的坟堆。老阿訇说过，那是我妇人，将来我就和她睡一搭。

当老阿訇就在归真、他的卢罕正一丝丝地离开的时辰，送的人听见他低声说：我罪大。我没有血衣的口唤。慈悯的主阿，唯有你尊大，只有你贵重。老阿訇无常，送的人把他埋入妇人坟穴，见那妇人脸色新鲜栩栩如生，一件血衣，上面淋漓湿透。众人第一次见到真主的奇迹，惊炸了，纷纷跪倒。嚎啕的哭声四野并起，众人把老阿訇下了土，使他和夫人睡在一搭，亡人的崭新白布给染红了。

跪倒的人密密地排着，帽子遮白了平川。

从此以后，真实全数隐藏，再也没有一个人，能说清一棵杨的事情了。

几十年时光，弹指而逝。一九八几年，有一个作家名赛义德的，从暗中

流传的一本经里，读到了一棵杨这个地名。他几经周折，历时多年，奔波多次，终于千里迢迢来到了此地。他根据那部隐藏多年的秘密资料，一一查清了四座墓的主人及故事。

由于禁不住激动，他奋笔疾书，写下了这篇考证。写毕，他步出寺门，眺望金积原野，心事如迷朦烟村，莽莽苍苍。他感叹道：

刚烈死了。情感死了。正义死了。时代已变，机缘已去。你这广阔无限的西省大地，贵比千金的血性死了。

1989·2

【注释】谨对有意细读本文的一些读者，对文中使用的伊斯兰教经堂语解释如下：①俩依俩罕，印安拉乎：清真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②卡废勒：敌人。③口唤：旨意及使命。④虎夫坦：晚间礼拜。⑤《默罕麦斯》：赞美诗。⑥尔麦里：功修，悼念。⑦主麻：星期五的聚礼。⑧汤瓶：专为宗教洗沐用的水器。⑨满拉：经堂学生。⑩邦达：清晨礼拜。⑪即克勒：特殊的念词。⑫都哇尔：乞求、祈愿。⑬油香：仪礼用的油炸面饼。⑭无常：死。⑮卢罕：灵魂。⑯多斯达尼：教众。⑰讨白：忏悔词。⑱埋贴：尸首。⑲鸦儿看：莎车。⑳胡大：波斯语，真主。㉑哈密力：哈密。㉒必斯民俩：古兰经开端第一句。

错开的花

在上一次终末之日，你曾经说：再掀动一次潮汐，再使城市的种子发芽并且长大吧。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看见了潮落。于是，我遵照启示，肉身置于闹市，灵魂却追逐自然。这样，只有我救活了一条灵魂，也只有我使这灵魂孤苦无伴。我伸出双手向你乞求，你说：在沧桑巨变中人生渺小不值一提！我仍然苦苦乞求。你叹了一口气，四野狂风骤起。当风静以后，我看见了世界的四个极致。分别有四种人矗立在那里，他们是：山海的探险家，叛匪之首领，牧羊人，迷醉的教徒。我站起身，向你顶礼。但是，天穹里突然响起你的雷声：——后来人！你真的具备那种可能么？

——《小阿克利亚》

1 山 海 章

从那么遥远的儿时，我猜我就怀着一股愿望。我不知道，那时没有此刻的启发，没有逼人的、激烈争辩一般的、灼灼眩目的启发。这启发像凶狠的拦截，像一柄 刀抵住后心一枝矛顶着前胸。我知道得太晚了，甚至失去了第一次——那一次，我的本色使我尝试了一条短些的路，探险敦煌文书《西州图经》中的“他地道”。后来，我明白了，我初次地懂得了自己。我觉察到了心怀的野望。

但是，野望也不是行动。

我安排过切割计划——美国佬 拉铁摩尔曾经以纵线，竖着穿越整个蒙古高原，他经历了一行行纬线。切割计划是沿一条纬度切割，从呼伦贝尔湖直至居延海的所有经线。但是计划没有实行。我不说计划未能实行，我只说计划没有实行。

我又暗下决心，制定了山中丝绸计划。“山中丝绸”，就是不理睬北庭至伊犁的天山北路，也不理睬土鲁番到喀什的天山南路，秘密地逐条穿梭地走完山脉所有南北山道，使丝绸之路成为一张长网。我断定：“山中丝绸”不仅

美不胜收，而且它另一个意义是，它属于牧人而不属于商人。但是它在唐三藏取经的冰岭——沙塔路口，失败了。

第三次是昆仑北缘计划。我还曾经把它叫做“吐蕃武士与焉耆美女计划”，路线是出青海湖，西溯柴达木西口，经秘境般的九座大坂山隘，进入南疆，然后从瓦石峡古城进孔雀河河床，北上焉耆镇。这个计划……也垮了。

还有，计划是——

不用说了。

这是我内心深藏的痛苦。野望在自己体内消溶了，像一根铁棒被酸蚀尽。我不愿再回忆泉子街，那征服他地道的胜利起点。我更不能回忆沙塔通道，在那天山腹地深处，在那分水的有梅花鹿的耀眼绿色里。险路分成三岔，清泉上方刻着一句话：

jolawxe，bolsang ose bulaktay bol！

（行人，愿你生命长如此泉！）

我的旅伴是叶。他那时嚎啕大哭起来。从喀什到托克逊，他与整整一车维吾尔人同行，满车的维族人不理睬他。只是因为缺乏语言，他不像能读懂泉边岩石上的镌刻的谶语。他热情如火，迫不急待，有几分轻薄。他急嫌嫌地盼着加入满车癫狂的歌唱。但是人家不理睬。汉族人，当你离开你的人粥以后，你会千载难逢地遇上孤单。我听说，一部风尘仆仆的花斑车，颠簸着从巴楚唱到阿克苏，从库车唱到库尔勒，满车人连老太婆都唱年轻了，连胖嫂子都唱瘦了，可是没有人理睬叶。

车到了，人去车空，我听说叶提着行装，迈下车门，他蹲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他哭得凶狠，哭得发疯，活像南疆路上常见的落难行人。

我听了感动至极，我以为，叶一定懂得所谓“旅伴”或“同道”的含义。从那一天我选定了叶为朋友，而且心中觉得不再孤独。

叶不带地图，不记笔记。叶长着一脸络腮黑胡子，在阳光照射得绿光闪烁的山地里，他的脸和胡子都染绿了。他见一根草就编一首诗，见一棵云杉就拥抱一回。

马蹄打滑了。我紧张地扣住缰，指缝里已经沁出血。马又是一跌，座后的马臀猛地一翘。我觉出马臀向后直翘而起时，那巨大绷硬的肉块。下山时每一秒钟都像栽入深渊；草坡在谷沟对面，一面绿绒栏墙似地，绿光灼灼地闪烁逼人。壁立在迎面的草坡辉煌眩目，我后仰着直立鞍上，命踩在镫上，系在一根棕毛肚带上，我不知为什么把命这样踩着系着，但我心里平和些了。

我催马上山。顶着刚才明晃晃屹立的绿墙，这次我前伏着直立鞍上。上

山艰难，但上山路不会丧命。我觉得刚才如临深渊如悬地狱的一条命，此刻是坚实的。马变成了猩猩，变成了树熊、壁虎。它后腿直立，两只前蹄向上扳住光滑的绿草。景色单纯极了，一面灿烂明亮的绿色大帐，如绿色的危险的梦。

我渐渐耳目失聪。绿的均匀色素浸入我身心。这样雄大的绿植被和满视野的绿色，我心中独语，难道别人能为之感动么。我这样珍惜它，我这样专情地溶解于它，难道我不能为自己自豪么。但我并无如此清晰的思路。我在绿色幻视中，我从皮肤开始到骨骼，一直到心脏都正在溶解。像盐回到水中，我消失在雄大地矗立在面前的、这神一样的绿色之中了。

后来，终于走出了那片深谷纵横的夏季牧场。数不清的绿草波谷，数不清我在那些绿浪里沉下多少次，又浮出多少次。后来真的晕了一次——像在海里晕浪。

我和叶，走出夏牧场时，是八月初一。算了一下，钻在崇山里整整十二天了。叶变成了焦皮剥露的黑人。晒伤后，他不再饶舌，但也并不沮丧，见到一个自称“托姆”族的、少数民族名单里不见族名的砍松树汉子，那汉子说道：这么重的晒伤，如果不涂药会烂出疮泡。我使用了蒙语、哈语，但托姆语并不和那些大语言同族。我们心中恐惧，这里地形——狰狞诡秘，盐碱地白花花的，接着几道怪石赤裸的峥嵘秃山。于是，我只好不问详细，看着托姆汉子给叶涂药。

那汉子朝我的脸伸过手来，我闭上眼，他的大爪在我满胸乱摸乱涂。疼极了，但只疼了一阵。涂了防晒的药膏，脸上像戴了一个壳子，我看看叶，他像个漆好的黑瓷熊；叶也瞧着我笑，说我像白眼白牙的黑非洲美女。

我们后来走出了盐碱地。从白花花的沼泽里拔脚出来，我古怪地联想若是骑马会把马蹚子脆掉。穿过红褐色的石垃子山中，叶突然发现这些山真的曾经是——浪头。

一波一波地，它们凝固了。我猜是火山熔岩的波浪，叶说是远古海啸的痕迹。我们爬了几道浪脊，进入了关键的阿斯帕安裂隙。

阿斯帕安，太阳。这道裂隙确实总迎着日行方向。上午，山谷扭着朝东，下午又拐弯朝西。我和叶走在无人的峡里，看见了一些风化酥了的死人和马、骆驼的死骸架子。

叶说，那托姆汉子，若他是个托姆姑娘，该多好呀！哈，该写首诗。

我也被他幻得想入非非。可是，真正旅途上，浪漫几乎是与你无缘的，我

默想。当夜我们露宿峡中，结伴点篝火的，照例没有女人；而是使我俩一夜警惕的、两个瘦狼般的乌市汉子。睡着了，又冻醒了。峡谷不是绝地，贼一般的乌市人既然能到，探险就不那么诱人了。

第二天，看见了汽车道，是轮胎印子。

当我们在乡政府空荡荡的院子里搜索，想找个人接洽租一辆毛驴车时，看见了那辆花哨的汽车。

车漆得像个娼妇，安着报警器，拴着两个备用胎。车门上漆着一面膏药旗一面五星旗，原来是小日本的阿斯帕安裂隙考察队。

乡官们手捏小红旗，撅着屁股使劲追车。县官们坐着帆布篷吉普，挣了命死追日本车的屁股土。引着老外的是些年轻人，戴着墨镜，端着录相机，挤在小日本后座。那花花绿绿的车一溜黄烟，一会儿工夫便钻进阿斯帕安，不见了。我们两人为了毛驴车，呆呆坐在乡政府台阶上，等。

乡官们一直没有回来。

下午，那日本车凯旋而归。招待所门口上了警察哨。我们吃了一惊，住店！……忙去联系，果然招待所一律不招待。挤小日本后座的年轻文人们吃饱了，挎着摄相机出来闲逛，活像嫖客。叶恨得大闹大吼，要和他们打一架。我不是不想收拾那几个杂种，可是他们有警察，我拉住了叶。

我告诉叶，以前几次失败也都差不多如此。我说着揭下托姆人送的面壳。没有揭好，它碎成两块了。我心疼了一会儿，把面壳扔了。裸脸又浸进了紫外线，我克制住留恋，对叶说，放弃阿斯帕安——黑沙漠路线吧。

叶咆哮起来，他暴怒如狮子，把脸上的黑壳抓得粉碎。我冷冷地想，你是我的战友。

我们只能回去。

两个月后，在北京，电视里播了阿斯帕安，还播了黑沙漠。小日本和杂种们在屏幕上讨论历史，分析地理，全用新潮理论。我和叶默默看着，当播到那娼妇车疾疾钻进黑沙漠时，我把电视关了。叶哇地哭了起来。

这又是一次，关于我半途而废的、失败的探险的简短介绍。真没的可说。此刻我心里空洞洞静悄悄，我真想连走过的那半截路，也一块儿忘个干净。我想我不会再想它了。

山和海的浪都终于伏落了。
此刻，终于是
一派沉静，万籁俱寂
很久以前就应当这样，你喧闹和激烈时

是多轻薄呐
　　透明的云阵走过圆月
　　象征了你全数的路程
今夜静得如一场肃穆的祭礼徐徐进行
你该知道
　　那些走路的伟人们
今夜你的心绪终于与他们合拍了
该是一支静歌，行人是沉默的

没有人指责你，但人们会远离你，你将
　　最后只剩下你一个，如一面薄玻璃
你崇拜的探险家属于十九世纪
安静吧，像今夜，看着轻盈透明的云
　　航行过月亮的银晖。调节好呼吸
天山孔道凿通了
喀纳斯秘境开放了
九座大坂通车了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节制生育
昆仑以东，那掩护了一支血脉潜回故乡
　　的无人区，荒蛮一千公里的无人区，
　　如今环境污染烟囱林立
世界像地球，它八方十六面，圆形展开了
已经没有等待你的空白，没有空白了
该是一支静歌，路已经不复存在

去问问你的战友，你怕人们把朋友一词
　　用坏，你总强调战友，他懂得你么
你眼帘上垂着一面辉煌绿色
你呓语中讲了一些嶙石波浪
　　骏马在你身上俯仰
　　触觉细微地刺疼着
夏营地，白碱滩，借词地名，不知语源
　　的族名，干渴和暴晒，枯燥的长长
　　一条路，遇上的每个人都不是女人

你珍惜的一切都将被拒绝
你重复的一切都已被怀疑
今夜天和地终于和谐了
银月的清晖，醒着的静默，多像夜宿的
那种心境。你知道行人和探险家的心境
该是一支静歌，此刻你孤身一人

我不再如年轻人一样躁乱。我的口齿迟钝了。草原一年一年地，在想像中远离着我。整整十几年来，我立志在山岳草原和开阔草原探险的计划，已经由我自己否决。闭紧嘴巴，静静地稳居都市中央，舌尖和语言一起退化了。

普热瓦尔斯基，你的每一项功绩背后都淌着殖民者的血。把墓修在伊塞克湖畔，你不怕哈萨克和柯尔克孜有一天掀翻它么。

斯坦因，你恃仗权势，让维吾尔人供奉你一筐筐鲜葡萄。你在军队护送下的探险，难道值得写成书吗？

赫定博士，没有军阀盛世才的客套，你能只靠南京政府凌驾于中国学者之上么。我嫉妒，所以恨你那些福特牌四缸八缸汽车！

科兹洛夫，你盗空了西夏一座城市。

伯希和，你今天仍觉得敦煌文书可以任人往家里搬么？学者产生于骗子吗？

东京博物馆，愿意告诉日本国民你们展厅里的壁画是怎么掉下来的吗？是风把它刻成四方一块再刮下墙的吗？别怕你们的日本姑娘们听了不信。

美国佬，我厌恶记住你的名字。你这个用胶布偷人东西的发明者……

我厌恶他们，十九世纪的探险家们。他们走尽了我的路。但是我崇拜他们，崇拜了那么久。拉铁摩尔挎着老婆，一路风流地纵贯了蒙古，汽车到处国民党列队欢迎。而我长久地潜心读他的著作。我恨死了他们，我精通他们的身世，研读过他们的著作，我在具备资格之后刻骨地仇恨他们。都是真名——没关系，我只自语，我在心中和自己独自对话，我不使用有声语言——我因为没有人一块儿恨，所以恨透了他们，这些嫖客。我抬起眼，高原夜空上，星星明晃晃地密布，静极了。我不再胡思乱想，躺在庄户屋顶上，后背给泥屋顶烙得舒服极了。晒了一天的泥屋，我躺着漫然想道。热热的泥屋顶子，墨一样的星空黑夜。静呵，真静呵。我想，这样躺在青海农户的屋顶上，独自让黑夜覆盖全身，像在渡海，像一个人乘着一条泥船，在茫茫夜海远航。

幻想大海，你是要——背离大陆么。我的诗在大陆，在腹地。我多喜爱

满天泻下的明亮的紫外线，在沙塔通道上，连白色骏马都晒红了。在最后的险关，在阿斯帕安，那些把阿拉伯语传入的一丛丛白骨，在阳光下雪白夺目。第一天肤色便晒红了，第二天脸皮剥落。我吟着诗，在那空旷的谷中跋涉了十二天，我被阳光中的紫外线烧伤，脱皮变骨。那时的快感是最最奇异的，你觉得你又还原成一个快活的婴儿。火烫的阳光，毒辣的阳光，我在险路上一秒钟一秒钟地忍受过你，可是你使我一直到心底都灿烂明亮。难道你能忘掉道路么，难道你能离开大陆么。

叶睁大眼睛，他的反驳使我无言以对。

还有那放倒松树的汉子。你说他叫什么族人？什么，是土母？脱毛？图茂？就算是你说的托姆人吧。松树林，人人都知道松树林多美好，可是林中有一棵松树颤抖了。它那些疼痛别的松 树不知道，也不理睬。我看着在蓝色空中那些树梢一丝不动。只有它在颤抖战栗。后来它尖叫一声，直直地僵僵地摔了下来，轰然撞开冷酷的松林。它摔死后，平躺着，依然笔直坚强。不动声色的松林也依然神色严峻——死了的和活着的，牺牲和冷酷，都美得使我怦怦心跳。而脱毛？——托姆大汉突然站了起来，面具是一个黑漆的壳。只有你能和他问答，只有你用他听不懂的几种话，几句便判断了他属于脱毛族，噢，托姆族。你不能离开，你做不到。还是这样继续探险吧，哪怕一次次被小日本儿的考察队羞辱。管着毛驴车吉普车的婊子们当然有权利欢迎嫖客；这没有办法。你只管走你的路，一条走不通，他妈的绿叶扶红花我陪着你每次走半条！去探险吧，快上路吧！

我醉了。我费劲地说：叶，记得哈萨克刻在沙塔那个有鹿的泉……几百年前刻在那泉水上方你记得那句三岔道口的警句么？

行人，愿你生命长如此泉。

泉水是白色的。那泉，它几百年雪白的迸溅，纯净无比。行人跪在泉里，洗一个沐浴后再喝上一口。叶，你记得咱们也脱得赤条条，在那泉里沐浴过。那泉水喝下去，你曾经说，连心都变白了。

叶激烈地跳了起来，猛地一挥手。叶在开始朗诵时，总是那样，砍杀一般把手从半空中猛地一劈而下。

突厥人的男子上路了，在崇山的大海
束紧黑走马的肚带，把琴系在鞍桥一边
四只蹄上的四块铁角子掌
在山涧的滚石上打击出的调子变了

山峰像浪尖，沟壑像浪谷，大海开始缓缓地沉重地动了。一座透明的冰峰如一道涌，它移动时无人觉察，剧烈地变幻摇荡——那是在视野中：纵目

四野，茫茫海洋，群山波浪无穷地直至天边。四只脚是颠簸的，像平底船漂在不平的水面，眼中的山海，在摇荡，摇荡。

今天喝下了白泉之水

该有一天，若是得到恩赐，该有一天能到达南麓，让人顶礼使人恐惧的沙塔通道哟

马蹄打击滚石，奏出的调子变了

在神圣的石头前应当虔诚跪下

在玷污的腐叶旁应当紧闭两眼

走这条路时心中不能惦记女人

白泉水沐浴了你，白泉水在你心中盛着

你要有白泉的纯洁才能避难

后来，第二年冬天

南麓的红石头冻裂的那个月份

村庄里的孩子传说看见了突厥人的马队

老人不敢相信，但孩子们举着

冻碎的石头里采来的一种小花

这个故事今天被我猜破了

我知道白泉，还有那警句的力量

我和叶在离开山地的第八个星期，在北京东郊的一个租界饭店“京伦”见了个人。这个欧洲人长得像一只刚刚直立行走不久的猩猩。他连手背上都长着鞋刷子那么密的浓浓黑毛，脸上的胡子淹没一切，只剩下三个洞（两眼一嘴）一个尖（大鼻子）。他身高两米二，屁股像二十一吋彩电，“京伦”的大沙发勉强装下那屁股以后，沙发腿断了。

他在儿童时代爬摩天楼，独自用一套金属装置，爬上过纽约曼哈顿的世界贸易大厦那两座塔顶。十五岁跳峡谷，从一些一百米高的悬崖往下跳伞，一共跳了五十处；都在阿尔卑斯山脉。二十岁只身乘帆船环球航行，几次因风暴船沉，被航空母舰上的直升机救起。二十五岁这家伙已经号称世界探险大王，拥有关进眼镜蛇笼子三十天、关进老虎洞七天的历史。他为了庆祝二十五岁生日，带了一个摄制组跑到南极，在永久冰层上，搂着一只企鹅拍了一张裸体照片。今年他三十岁了，他觉得地球上值得一探的险只剩下两处：一是在中国长城上不住旅社不下城垛子来个万里长跑，二是从珠穆朗玛峰顶向下滑雪一下子溜下来进印度。于是他来到中国，在豪华的京伦大饭店包下房间，等待中国安全部和旅游局批准。

记者、北京学外语的大妞、新潮女演员、理论家、地摊小报作家、气功

协会和特异功能研究会，还有．还有打算带孩子去动物园看大猩猩的家长；蜂拥而来，包围了他。

叶狠狠地盯着他。

嫖客，叶对他说，你好。

我也说道：你这猿人，你以为中国已经他妈的随你怎么糟塌了吧？

我们的虚张声势起了作用。大猩猩慌忙欠身让座，可是屁股拔不出沙发。

他嘟哝着：地球上，没地方了。

叶吼道：那你干嘛不去月球？登月呀！

他干巴巴地回答：申请了，还没批准。

我们哑了。

在死一样的等待中，行前真像死一样
我总是在想着你
　　不安的旅人之魂，道路的精灵
　　你是一个
　　鹰眼的沉默寡言的男子，满身风尘
　　没有国籍族种，你终日只渴望走
十九世纪那些动人的探险
都是由于你
　　那次秘密的播种。那为数极少的几个母亲，
　　在怀孕时听见了噪音中的启示
十九世纪时，你多慷慨
不能再放肆地咒骂今天了，我知道。我想换
一种事情讨论，不再诅咒如一个妖婆，最后我找到的是
沉默。从今天开始的，长久的沉默
既然没有使愿望实现
既然没有把野心公开
既然没有
　　开始的想象，收尾的记录
该是一支静歌，我羞得不能开口

英雄主义的风，熄灭了多少年了
你还那样苦苦怀念英雄
在我的时代，当我俯视大地，研究山岭峰峦的

滔滔大海，当我眼中一条一条地
亮起弯弯曲曲的——路线之光
当我在欧洲，在亚洲选择婴儿
当他们在我制定的英雄线上
生长、冲锋、成熟、战死
我看见了另外一种行人
娶亲的、贩卖的、逃难的、行乞的、朝拜的、
迁徙的、营营于生计的形形色色民族的旅人，探险路上的住民
他们生息在我的每一条
天险绝域的路线上，使那路线纵深丰满
忍受、忙碌、喘息、交合、饥饿
冻死、降生、悲哀、埋葬、欢乐
那时我悲悯英雄的肤浅
那时我厌恶英雄的著作
你，在我逝去一个世纪才出世的你
在一切闪亮的路线都黯淡后才降生的你
为什么强求罪过呢
该是一支静歌，让地球滚去吧

人的血性中有多少种质，多少种色，
多少分离化合，多少潜藏的可能性呢
当欲望出现并为你发现时
它真的是高贵不凡的血性驱使么
或者是一场可悲的自杀自骗？
也许，险路消失了。就像那条黄河
人在一刀刀砍断它，吸它的髓
节节锁住的河上消失了船夫
消失了筏子客的奇迹和传说
望着那爽朗的筏子客我的心在跳
他的撒拉族女人悄声对他说着
熟悉的突厥式后缀柔软地飘了一飘
使我的泪，使我旱绝的泪珠落了
筏客子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满脸红光
河流，连同那千里生死水路都是他的。

那生涯是他的，这事简单透了。明天若有人炸了大坝，撒拉女人不过只为他切些洋芋丝煮些散饭。他下水前一个时辰还要忙一阵子种着些葱的菜地。探险，连同一条险命都是属于他的，这是前定。这用不着分析，没有豪迈也不用伤感——

他的血里满管满脉流的只是
探险、历险、斗险、脱险
我愿诚心跪折
我这一对不弯的膝盖骨

我膜拜你们，从十九世纪探险家到和我有着亲缘的黄河筏子客。从斯文·赫定博士到砍松树的托姆汉子。从张骞到昆仑北缘的乞丐。我的心忠于你们

该是一支静歌，既然没有行动

那天我找来了叶，我邀他一块儿随便去一个小村庄。叶说：若要出门，那么我们再去找条路探险吧。我说：我们只去找个小村子。叶问道：随便哪个都成？我说：只要他妈的不在这座臭城里。我们去了长城；不是八达岭不是慕田峪，是远在北方没有旅游者的、一个叫小黑口的地方。小黑口的长城 塌得七零八落，明朝“高筑墙，缓称王”时包上的城砖，已经都碎成粉末了。我和叶两人住进黑口子村，每天闲逛，帮农民老头搓玉米粒儿。老头们说：小黑口没有故事，以前也没打过仗。我们天天吃棒楂子粥，给老头讲北京：那儿人多得比这粥还粘。老头们乐了，说，多住几天，难得这缘份。我俩不住了。告辞时老头们说：再来玩呀。我俩后来就又去了一次。到现在我已经去了八次小黑口；我打算以后常常去。

只是我永远向往着那里，那不能确定的地点。只有那里才能征服我；它不像长城上一处坍塌的黑口子，它的吸引是不可思议的。

放弃以后，叶忙着写他的诗，和我来往少了。我失去了可以一块回忆那些走了一半的美丽道路的朋友。因为没有酷似战斗的同道生涯，战友连同朋友，都一起渐渐消失了。

现在我只能独自回忆，独自崇拜，独自想像。书架上那些探险家的著作，还有沿途风土人事的书籍，开始破旧了。

每当夜深人静，我就又翻开资料，细细地钻研品味起来，那时我会忘掉一切，身心都沉浸在那些道路中了。我沉吟着他们的得失，判断着他们的背景，塑造着他们的品格，我渐渐获得了一种宁静，血液里一直使人不能安宁

的某种东西，现在稳定地流着。

我在那些通道上选了一些地点，不动声色地逐个深入。我企图——在失去了险关和长度之后，我企图在那里再获取更重要的东西。我常常奔波上千公里，抵达一个小小的居民点。重复几次，当我感到我真地被它收容之后，我便在地图上标一个点。

现在我的地图上据点稀疏而跨度巨大
有一天，我要用它网住那个世界
也许还会捕到那个捉摸不定的
诱惑了我一生的地点
后世，等到后世成立我又再生时
那一世的我将有满腔不安的鲜血
那时我会径直前去——
在那个地点，选一块岩石刻上
Jolawxe，bolsang ose bulaktay bol！

而此时，在今天，在这个深夜
毛猩猩般的外国佬不用钱——只用一根大鼻子当信用卡，正在中国的租界饭店里嫖下一个排队的女人。然后，再掏出钱，嫖下一处历史古迹和奇山异水
今夜我命定的事情
只是养育种子
今夜不该开花，该是一支静歌

2 牧 人 章

我揪住叶，他在我手里挣了一阵。我放开手，我对叶说：如果你真的不去，那我就自己走啦。叶犹豫了，像个憨熊歪着头在犹豫。那时天空湛蓝万里，明亮柔媚的太阳像在等待。叶突然把手一挥，他总是猛地一挥手开始或者结束的，叶突然朗诵起来。一首诗就是这样出现的。叶胡说八道地高念，讲述友谊，讲述他在分离时的痛苦。诗的结尾是两个情人生离死别。叶朗诵完了，宣布说：

走吧，我和你去当牧人。

我们抵达的牧区，不在著名的三大牧场；不是乌珠穆沁，不是伊犁，不是藏北。像两个盲流的流浪汉一样，我和叶住进了这个名叫“玛勒”的地方。叶依旧终日吟诗，我开始学一点好听的玛勒语。我对叶说，你要是愿意就快

点寻个姑娘和她结婚吧，咱们在玛勒，要长长地住下去。叶对我说，你要干什么你就干吧，你想死在玛勒你就死吧，我在玛勒可是要写一首长长的诗。

我们相视一笑，于是开始了长长的牧人生活。探险不能实现，道路处处拥挤。都市不能忍受，都市变成臭粪坑了。来到玛勒牧区是一条活路，我盼着这片纯牧区能够给我一线生机。

叶不修边幅，他的大胡子密密地长起来，衣衫也破了。我看见叶总是眼光迟钝，眸子浑浊，口中念念有词地嚼着一些诗句。我盯住叶捉摸时，叶也用诧异的眼神盯着我。我猜我大概也和他差不多，我猜叶大概就是我的镜子，因为我的衣衫，也在这片草地上丝丝褴褛了。

一年过去了，我们都有了好酒量。

两年过去了，我们都变了口音。

三年过去了，我们除了盐和茶，不再食用任何运进来的东西。我们都学会了玛勒语。

第四年春天，当玛勒草地上泛起汹涌的春水、化冻的黑土一片烦人的泥泞；当马群都脱了粘长的旧毛披上一层绒缎时，牧人们脸上现出了一种闪闪的光亮。问答之间，步点之中，有一种复苏的野力在这辽阔草地上游荡。在这个春天里，我和叶口中的玛勒语已经能和姑娘们调笑，讲一些半截的、含混而暧昧的、使对方夜里辗转难眠的话。

我们各自选了一个：叶的姑娘名叫塔拉，我的那个名叫达拉。

有了她们以后，我们的生活突然起了质变。心境也完全不同。我觉察到自己目光的变化：我已经开始洞视草地里的一切，觉得这生活处处都那么和谐。

玛勒牧区，一块奇异的静土。可以莽撞而来，可以放浪而来，可以穷途而来的一块容人的乐土。能够使平庸点缀上色彩，能够把激烈软化成宁寂，能够让喧嚣河水变成一泊镜面般的小湖——玛勒草原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片多么要紧的转变之地呵。

叶，我的唯一的朋友——因为我喜爱幻想将来有残酷的争战所以我总想称他为“战友”——和那位黑头发的塔拉结合一年，生下了第一个女儿。这孩子可爱极了，我说她可爱得正像叶在玛勒草地写的那首长诗。女儿和长诗是一个名字，叫《塔拉》或“塔琳”。

我对叶说：

这是你唯一的一首好诗。

那诗朗朗上口，句子飘逸，从山河写到牲畜，从生计写到心情。它概括了一个男人，也写尽了家包括妻小在内的种种。我称这首《塔琳》是一支牧人之歌，它真正使古代的牧歌复活了。叶兴奋得呵呵大笑，他一把扯过女人，搂着她对我说：要解题，别忘了解题！塔琳，意思是塔拉赐予的……

草地的赐予，

我记住了。

长诗，或者说，古来的所谓牧歌，一定要包容六种因素，如六种音符，如六合天地。《塔琳》正是六节。我久久读着，记着。

我记住了。

没有山，没有起源，世界在一个无人留心的地方褶皱沉降了一下

那就是边缘：如今你很难找到那边缘了

从那里向北——蒙古高原纬跨十度，一丝北风诞生，直下三千里变成冻裂平原冰封高山的狂飚。在蒙古高原，海洋的面相和缓，一波一涌，牛马驼羊都粘牢在那凝固的波涌上，像畅行的长风一样覆盖，在三千里南北覆盖。

从那里向西——亚洲腹心峥嵘万状。两个女人对答，两顶毡帐中间有深渊千丈有望之目眩的黑黑深谷。在山岳褶裸，宇宙生养出恶龙般的一道道雄奇大山大脉，纵它们去凌驾世界，而在每座山坡每个避风角落，都使炊烟从毡帐上面，袅袅徐上升。

两个牧人相遇了，当他们取出乐器各自赞颂自己的家乡时，

他们发现——

夏季里使人苦苦忍受的曝晒

冬日里逼人濒死一瞬的酷冷

草衰时节拆开房骨迁徙的次数

奶季里白色食物带来的感动

还有窜来跑去的凶恶的狼和可笑的旱獭圆形的家和人们睡时的位置吹熄灯火的那口气，以及漆黑之中对那对男女的猜测，最后又是浑浑沌沌睡熟的鼾息

纵三千里横一万里，如此不同的地方

一切是那么相像。

一切是起源于你，独领草原的神明

你是大自然——山河坡谷，平原雪顶

你无处不在，你处处显形

你以我们不知晓的边缘，挡住了

那听说丑恶肮脏的族种
你使四畜生殖有序；然后我们才
安排了春夏秋冬，规定了节日
你使广袤草场彼此分布；然后我们才
发明了圆的家，还有圆轮的车
你使冬雪的厚度和寒风的尖利
留情一分不攻破我们的大羊皮袍，又让我们能在无水营盘上，五月肉冻新鲜，五月雪水煮茶
你使最弱嫩的女子在听说丈夫落马而死
时只哭三天，你使最壮悍的男人在
改用母羊语言的接羔月听女人调遣
你十年一次降下黑灾白灾惩罚我们
你三年一发仁慈让我们喘息和狂欢
你的庄严面容永世不改，你使我们在每
一座大山河流前跪下了虔诚恭敬
我们却在改变着；老人死了，儿孙降生，
富人和穷人都有着限数
冥冥中，那静默的自然不露声色
把毁灭送给暴发者，把丰收赏给绝
望者。让此处天地和谐，岁月重复
哦
西边有急促如蹄的琴
东边有呜咽不已的琴
满弦是畏惧和崇拜，回避辉煌的梦也回避脏污，
代代诉说这难解的生活
在严父慈母的草地，在恐怖博爱的草地
该是一支牧歌

劫掠是生产。争雄是生产。游戏是生产。
扶老养幼也是生产。居家是生产。迁居
是生产。娶一个女人进门也是生产
再也没有这样的生活
与生产和谐成一体了——
旱灾时节，雪灾时节，生产濒临破灭的

时节，嗜血的劫掠杀伐便爆发了
齐鞍高的男子倾数出动，马队天然便是
军队，射杀狐狸的弓箭瞄准了人
战胜时，凯旋时，一群群掠来的畜群被
赶回家时，人们欢呼着这个丰年
有人在套马场上，被惊疯的马倒拖着远去了，马儿回来时镫上只有一条腿
但是吉庆的欢声，还是在剪下的马鬃旁，还是在卖掉的骏马旁，久久回响
有人在围猎场上，循着一条逃窜的狼追
去了，他打马回来时手里举着一张狼皮，老人便决定把女儿嫁给他了
抓马时个个新衣，劳苦变成了盛典
围猎时人人妆扮，危险变成了游戏
阴雨天气，瘸羊挤进了毡房，老幼和羊只挤睡一团，男女淋着雨彻夜不动
穷户羊少，女人用左乳喂过自己的婴儿，换右乳给瘦瘦的羊羔，她的右
乳被细碎的羊齿咬得鲜血淋漓
有位老人，就是有了修好的鞍具，常备的皮条和棕绳。牧人中的老人是争抢不冻营盘的谋士，是夺回被盗十年毛皮全变的牛马财产的能手
有了孩子，就是有了牧牛犊者。孩子也是最好的牧羊犬、水车驭手、拾燃料的人、动静和消息的望远镜。孩子们管理着“门”这片重要世界
当水草突然不足，当自然无言的命令默默传来以后，生产的饥渴便破坏生活的安逸——著名的迁徙开始了
吐鲁番牧人的迁徙是世界之最
从海平面以下的低地，走三百公里迁上终年积雪的博格达山地
不……

不能尽数了。尤其是不能急切地向人人传播一本牧业经。你津津有味，是因为唯有你才需要这种和谐。在一场英雄梦剧烈地崩碎以后，你凭运气走进了玛勒的牧人世界。你初生般投入了一种灵奇的劳动，在汗水淋淋中你的心也滋润了。你没有割断怀念，但你首先走向起点。你的选择是惊人的：你在搭建英雄与平民之 间的桥。生产使你首先积蓄力气，强健筋骨。劳作中你的心开始变硬。

难怪叶听着听着突然笑了，你这本牧业经难道是诗集么。你涨红了脸你揍了叶一拳，你解释不出你心中的激动。

这样的生产——这样的与人和自然和谐一致的生产劳作，这样的形式
我注视着你，年复一年

我感到难以相信
我只能沉默，怀着久久不止的感动
我在劳动的喘息中辨别它
我在沉重的劳累中捕捉它
　　已经一步步近了
　　该是一支牧歌

关于家，关于那顶圆圆毡房里的生活，叶写了很多，但是没有写他的塔拉。我有些遗憾，我只爱读女人。叶说：那就把你的达拉补上去吧。

达拉，她才真真是家的象征。但我突然又想：草地女人谁不是一样呢？塔拉也应该是一个家，收容我朋友叶的家。

——她披着皮袍，掩上毡房木门时，她冻得打着寒噤，低低呻吟着。推开毡子上的什物，她在朝我躺过来以前，有一股温柔微微掀着空气。我默默吮吸着等待。她无声地朝我飘下，轻盈得像一片雪，那微微掀动的温热淹没了我。

我板过她的脸。我用玛勒地方的语言，轻轻唤着，Dala，Dala，她静静地睁着眼，那两只眸子里有一种异族神采。我已经能一眼便找出那一丝神采了。我判断不出那一丝美色，它是从远古一个阿拉伯人那儿传来的呢？还是从近代维吾尔人那儿传来？

荒原上，半夜起风了。羊群在黑暗的外面轰——轰——地跑动。她欠身起来时像在探询。我倾听着风，我注视着她。在她坐起并且披起皮袍时，我在漆黑中看见了一个姣好的白白轮廓。她在翻身离开时已经把厚厚的皮被给我压严。她推开门，那可怕的寒气一拥而上时她已把门反闭。我睁着眼睛，觉得此时，甚至这刹那间的孤单也不真实了。

只要带上这顶毡帐，我突然想，只要有她同行，我能走尽最长的探险路线……

她回来了。一束手电灯光泻着，寻找着迈步的地方。她在我头前跪着歇息，微微喘着。

不是狼……是乳牛在挤着羊避风。她的声音在黑夜里轻柔地飘……牛已经赶开了。

我看见——在黯淡的手电光中，松弛下来的皮袍里，有一只姣美的乳房雪白如玉。我不愿惊动那白得不可思议的光影，我默不出声。

她的蓬松头发上也有晶莹的白色。那是外面的雪。她在等着雪化掉，我明白了。我伸出手臂，光影扰乱了。

她的冰凉肌肤，还有湿冷的雪片，渐渐变成了寒夜中的热火。时间在静

静的寒冷中似移似静。这样的时间，使我觉得岁月不再漫长了。

她突然问：

为什么不给我个孩子呢？

我不知说什么．默默抱紧了她。

一定会很美……

我知道，她在想塔琳，叶和她的姊妹塔拉生的塔琳，已经两岁了。

那塔拉，她悄声说。

嗯？我问。

塔拉……她的声音轻得像一根丝。塔拉她，又是双身了。低柔的轻声沉入黑暗，我依然醒着，辨认一般，一声声听着她的气息。

这就是家的一切

关于家，谁也不该从出牧到下夜面面俱到地讲那么多。家使得危难消失了。但是我真能带着这个家，去走那山海的长途么

人总是这样迷路，在岔口徘徊

天亮时一切又要周而复始

该是一支牧歌

按照顺序，应该是马、羊、牛、驼

狗是一种牧人的帮手，它不入四畜

它们的生命在一片草海

因草的海洋而生，逐草的波浪而去，随草的潮汐枯荣而循回

它们的生命，养活着牧人的生命

它们喝干泉和井

使大地之母的乳水通畅，胸脯轻松

它们漫地播肥

使来年青草旺盛，使营盘近旁草色墨绿

它们不停地踏动碎步，踏动雷声般的一阵阵震颤，轻重错落

使草原柔软不失弹性

它们吃光一片又一片草场

使牧草年年再生

然后供我们衣食，夏秋以纯洁的白奶，冬春以结实的红肉

除了盐和茶——牧民的死穴

这一角世界已经能存活了

还有羔皮袍子、二茬皮袍子、大皮袍子。山羊皮披风、被和褥。皮口袋

和皮缸桶。棕绳和毛毡、白蘑菇般的毡房。鞍和鞴、皮鞭和皮马绊、套马的皮筋套绳。羊角钻和驼皮钉、皮靴子

甚至有染成彩色的四个羊拐骨

哪个草地孩子没玩过呢

强大的牛，家里的力量

吃苦的驼，灾难的依靠

成群的羊，数不清的日子

飞快的马，牧人的欲望

除了盐和茶——草地的绝症

这一角世界已经尽足尽美了

终日伴着这些生命

我渐渐变了。我懂得了一种种牧草，我和畜群一块儿，在正午的草坡上酣睡。我纵马追赶一只鹰，它两爪捏着我的一只青山羊羔。我从马背上跃起，一鞭子抽向空中，打落了一片纷扬的黑羽毛。

我放牧归来，羊群在晚霞中像一群红石头。我把弱羊拴进毡房，睡熟时——我喜欢它们偶尔一叫。有时我不吃饭，把女人递来的碗再递给羊，它若病了我按一个儿童的剂量给它喂药。女人惊异地看着，然后她笑了。

只是骏马使我不安

它用闪电般驰骋的刺激，提醒着什么

使我不能最后成一个牧人

沉没下去，深深地麻木地沉没

我的体内总响着一声尖锐

该是一支牧歌

我很难形容自己。在这片玛勒草地，我很难说，男人是主宰。在牧人的天地里，若是没有冥冥中逼来的灾害，作个男人也许是极乐之事。

只要你应允在灾害中赌命，你生成一个男身在屠杀的灾难里，只要你出门上马——那么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在月明风轻的黑夜里，你可以想象你是草地之王。

草原，这个词潜藏着一种纵欲。

在曝烤之后，在凛冽的久冻之后，我的感激和温柔渐渐被藏起了。她在我的双臂之下，一天天好像一匹白马，一条孽海中渡我的白船，一个供我息怒的白色奴隶，一个伴我的精魂。

这样的感觉，使人脸上的肌腱硬了，笑容不易浮现。再后来，我的脸上

有了 一种铁硬的壳，它取代了我的面目。

这样的日夜，使人骨心里的精力繁殖，一旦不能排泄，就疯狂地想冲出这个世界。

我盼望着天降杀机。回忆自来到玛勒草原以来，我目击过的一个个冻死在风雪、摔死在蹄下的骑手，我感到了醇酒般浓烈的诱惑。

对于达拉，我不太用那种柔和的 Dala，Dala 呼唤她了。我竭尽全力地、赌命一般地向她渲泄，企图恢复与玛勒草原的和谐。

她说：你变了。

我说：我不愿变。

她说：人人都会变的，我会老。

我说：我不会老。

是的，我突然醒悟了。在这片和谐的草地里，人要遵守和谐，生死旺衰——而我不愿意。我愿意死，但不愿老。

达拉恐怖地盯住了我。

我沉默了好久。最后我开口了：

Dala，我不行。我成不了真的牧人了。

达拉哭了。

我说：我要离开玛勒草原了。

像一个负心的叛徒一样，我决定结束我的生活。这是一种报答么？我说的是：我决定去接近一个壮烈的结尾。我的血液中有牧人的素质么？好像有：我总是清晰异常地记着迁徙、记着纵马、记着唤着 Dala 和她之间那动人的一切。我崇拜玛勒的神灵，我深深懂得并深爱着草地上美妙的和谐。但是我不能彻底，我相信我血中的这种毒素——只有在烈火中才能消除了。

我是一对痛苦的矛盾，我是一个双魂的受苦人，我是一支两弦的琴
它真地奏响了，撕裂了我的心和身
该是一支牧歌

长诗《塔琳》的第六节，应该以牧歌来收尾。在一切牧人世界，草地上总是只剩下一个默默远望的女人。也许叶有着惊人的悟性，他那压卷的一笔，是谁启示的呢？

你那时迟疑了一步。臃肿黑污的裙角，在雪地上迟疑地一摆，你错误地把头朝我转过来。在每一根枯草都冻得黄脆、在每块石子都冻得发黑的冬天，你转来的脸颊红润。

我迈开了雪地上的双脚。

每一个玛勒草地的姑娘都一样么，踌躇在一块可怜的污雪里，等着沉重的黑影接近。

你那时噗哧一笑。冻伤的结疤的红颊，在那凛凛的冰天雪地里，像病痴的一朵花儿。空空荡荡的世界那时颠倒了，苦苦的寂寞被融破了一个洞。

迷茫的冷色草原里有一洞暖暖的红。

每一个玛勒草地的姑娘都一样么，烧暖了一个火热通红的洞穴，盛下一冬冬的寒冷。

你那时什么也没有说。你只是像牧歌中一样，在玛勒的边缘久久眺望。我像一切叛徒一样回首三次，然后离开了边缘。玛勒的世界立即变得不真实；无论是青草的潮，还是牛马徜徉的山坡，都从我的梦中隐去了。

我读完了，我醒来了。

家……这是我的家么，它是混凝土和机制砖造成的，它不像那幽秘红热的洞穴——其中阳光灿烂，季节正是夏天。我坐在沙发里，叶在对面坐着，一手端着一杯啤酒，一手捏着一本诗稿。

这首长诗棒吧？叶得意地问。

我呆如木鸡。

叶又翻开，猛一挥手——

我连忙惊醒，摇着手说：

求求你，别再念啦。

你不理解，叶忿忿地说：

我无话可说。

你缺乏一种细微切肤的体验，叶说。

我说，我做梦了。

叶说：是我的诗把你带进了梦境。这诗的真正妙处就是——引人入梦。棒吧？服气了吧？是不是梦见你和一个牧女住在一个洞穴里？是不是？

我反问道：

你呢？你个兔崽子，你怎么溜回来的？你不是每一段都吟一遍，该是一支牧歌吗？你那曲牧歌上哪儿去啦？还有塔拉，还有你那个孩子塔琳呢？还有一个没生下来的，都在哪里？你快说呀，你这兔崽子把她们甩了吗？你跟个贼似地把她们一甩，就溜之大吉了吗？

要紧的不是这个，叶说。

是什么？

诗

我暴怒地抓起茶杯砸过去。又接连砸了一堆，包括烟灰缸和火山口拣来的焦渣。叶护着头，紧紧抱着那沓手稿。像一个爆破手在灵巧地闪跳。我最后拉断了插销，把一缸子沸开的水连电热杯一块砸过去，缸子击中了叶，开水浇了我自己。我昏迷了，一连昏沉不醒好几天，等伤好了醒来，叶不见了。诗稿稀烂泡在地上。

叶不见了。

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古怪的时代，对于我来说，失去了叶，这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以前我常常讨厌叶，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失去他。

难怪连一次神助般得心应手的事情，也遇不上了，再也没有灵性。

今后真正是孤身一人，关山重重

我没有设想过孤胆

又背负着新的罪孽

自遥远的开发时至今，我石破天惊地睁开了眼睛，满心恐惧地体会新的心情——

怀疑自己

从来没有过。无论是在他地道，无论是 在沙塔通道，无论是在阿斯帕安裂隙险道，我从未怀疑。无论是在玛勒草地的边缘，无论是在玛勒草地的内部，无论是在哪一个黑暗冻人的雪夜里，我从未怀疑。

叶，他终于弃我远去了

我知道因为他开始怀疑

草地的勇士

草地的懦夫

当他们的命撞上了这一对亘古的双弦时，当他们的肉身和心灵被那锐弦和钝弦铮地撕裂时，当他们忍受着沉默罪人般远离了女人和那个隐秘的温暖洞穴时，当他们走出来看见一轮残酷的太阳和敌视的大地

心中的狂风终于起了

在怀疑中，或者强者战胜，或者弱者丧生

两弦奏出生命的生死搏斗

铿锵激烈，简单之极

——该是一支牧歌

我独自一人，凶狠痴傻地径直堕了下去，堕入一个灼烫的幻觉，像炼狱，像极乐

世人在干什么，世界是什么样子，世纪数到了哪里——疯魔的我已经顾不上了。偶尔有一些蚊蝇般细微的声音在探询着，我吼叫道：只能这样！只能这样！

我坚信世界只能像我这样存在
在此刻，在我已经
救活了一粒血种之后的此刻
遍尝了一切和谐之后的此刻
我选择了第三次出发
　　它是更美的一极

达拉，Dala，塔拉，Tala，你们是一望无际的哀伤原野。生育万顷万顷的荒草，生育花朵一样的英雄。叶在他的长诗中和你说爱，明天他再去城市和另一个女人说爱。叶没有离开你但他不属于你。我与他们不同。我不是以轻薄和张狂为武器的那种男人。我从不说“爱”。但我更绝不和那腐臭的都市说“爱”。我叛徒一般背离了你，但我不会属于别的土地，我背离了你但是我属于你。

万顷的牧草都汲吮了一股
　　你的甜甜的乳汁
我吮吸的不是乳，是你的血
诅咒我、谴责我、揭露我、鄙视我吧
为着让我在永远的痛楚中
　　珍惜这一股
　　吸来的血
还记得那个美而恐怖的初夜么
我对你说过——
　　我渴望你的血，我要它

炼狱般的梦火焰熊熊。极乐的梦火焰熊熊。像一颗铅弹，像是射击的弓张满了全力，我笔直疯狂地向着那火焰沉入下去了。

告别的一瞬，不，没有什么告别，与这座卑鄙之都我早决裂了——我好像发觉了一些猖狂的动物。他们高举着“天才”的巨型广告牌。不知是在骂我，还是在骂那都市。

不，我昏昏沉睡的脑海里想着达拉，想着她神秘不可解的、那模糊的白色轮廓。Dala，我感动地说，你要伴我远行么？……不，你不是那种胜利的追

逐者。你从来不去追逐那种东西，我可以作证，达拉说。它们是……霉菌堆里生出来的一种动物，你不知道，那种动物在草原上没有。它们能够追逐上的，但是它们永远也得不到你的血性。

别怀疑，走吧，达拉柔声地耳语道。

3 烈 火 章

火一分分明亮，一分分蔓延，视野里从左向右终于全都燃烧起来了。火焰在这样真正无拘无束地烧起来以后，火焰真地自由以后，那鲜红的汁液，那紫色的底蕴，那白炽的核，那浓烈的黄，那恐怖的黑，那透明的闪跳灼舐，在那暗夜的滚滚卷动，使我更深地醉了。

我在昏迷中，死死盯着这五颜六色绚丽缤纷的火色，像看着九族的女人中了魔法。再也没有这样美的视野了。大火，它真是美的魔窟。我死死盯着，不敢眨眼。鲜艳的大火，活泼的大火，浓彩的大火把我的视线吞掉，烧成灰烬。我在幻视中几乎失明了。

为什么呢，大火为什么是这样美呢

我用一双瞎眼，终于看见了

火焰蔓延之下，烧的是满淌的血

血使火焰有了生命。血为高低新老的火各自着色。血使这大火浓烈，血使这大火斑斓，血使这大火烤烙灼烫，血使这大火顿添了一种情感。失明的我为这情感烧溶了，我开始显露本意，我开始宣布——

我一直深埋的怜悯和残酷

兽欲和理念在这个极地

在我终于遭遇的战场上进撞了

我狂喜得痛哭，挖出心灵扔出去

把最后的自己也烧成黑烬

加入血火的祭典，加入狂欢醉舞，加入这场期待的叛乱，加入世纪的转换，多美呀，多美的地方！我激动地叫喊着。我攀援着高高的火苗，我践踏着泞滑的血泊，极地的顶峰传来惊天震地的圣乐。

我的热血，我早就知道它如火种一样的，它一直盼着猛烈地烧起来

几十次不安宁的潮动

它仍没有显露，没有承认

在诽谤，在惊诧和鄙视中，在广阔的嘲笑中，在唯一的战友的怀疑中，它一直把我向另一极撕扯。我一直疼痛着，但没有被他们撩去

我在等待，我是它驱使的奴隶

它出世了，它是我叛乱的根据

终于降临了——伟大的末日，狂欢的片刻和诞生的仪礼！今天，从那极顶雄压四野灭绝一切磅礴而来的声音

该是一支醉歌。

我第一眼想到那穿白衣的青年时，我心里就猛地抽搐了。多少年以来，多少数不清的激动，从未使我这样：腔子里一颗心窒息地抽搐着，憋得泪花模糊了两眼。

他有一张醉枣般的红脸膛。他浑身缟素，上下雪白。他骑着一匹银鬃的、连四只蹄子也是白色角质的、全白的马。那马如果用玛勒语言描述，是属于易怒的、常常挣咬嚼铁的烈马。他白炽地照射着，使我脑子发黑。他粗嘎地爽声狂 笑，抽出一道晃晃的白光。

什么探险家，走破孤独走破险关走尽了条条道路的行者。我崇拜地望着他，禁不住喃喃自语。什么牧人，生于自然死于和谐的生命的追逐者。我的一颗心发出脆响，哗哗崩碎，我不由自己，痴痴地跟着他。

白马的青年呼啸一声，反叛的饥民怒吼起来。滚滚黄尘向远方卷去，然后升高稀薄。在一派尘雾中，我辨出了那一团白色，像落入尘世的白日。

我扔掉了行装。

我醉步踉跄，跟定了那股烟尘。

当我猝不及防地撞上了他——这是我前世的理想啊，我怎么忘了这个夙愿般的理想呢，我怎么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忘了理想呢——我被苏醒的往事击晕了。我只能死死跟定了他，在一团团凶恶地卷滚的黄尘后头，我死死盯着前方那白炽的亮星，像濒死的人盯着一滴水。

叛军凯旋了。

他一马当先，踏着不可一世的步点。

他仍然一身白得耀眼，只是醉脸如血。手中的刀也鲜红地滴着血。他的红脸膛和鲜红淋漓的刀，在我面前美极了。我喉咙渴裂了，碎成破片的心疼极了。我咬紧牙关忍着，等着自己熬过这可怕的一关。

漫山遍地都蠕动着叛乱的饥民。林子般摇曳的矛刺，还有乱碰的冰凌般的刀剑上，都沾着红红的血。远方黑烟滚滚，遮蔽天色，世界在异样的灼烫中颤抖。我醉着，[illegible]全力想挣离这醉境。

后来我知道他名叫白先锋，他是暴乱的饥民的一员猛将。队伍中也有人唤他白阎罗，也有人唤他白刀子女婿的。清宫家叫他白刀鬼，白逆、白送命

——他那漂亮白色，早已在这战场上出了大名了！

我活像一个痴呆的贼，等白马先锋走过身边，我便跟上了，一柄血淋淋的刀就在我脸边晃。那一关突然地便闯过了——我追着他吼：带我见大帅！老子要入伙！把白马白衣裳给我一份！我才是白马先锋！……

他勒马停住，我也停住脚，气愤地喘着大气，怒冲冲地望着他。

他向下瞟着我。一片银霞一团冰玉似地，这白衣白马的他简直是美绝了。我突然忌恨无比，我突然觉得他偷了我，我在一刹之间突然杀机爆涨沉沉渴血。我一把抓住了他的马缰，把那匹白马扯得一转。

他冷冷地、鄙夷不屑地盯了我一阵工夫。然后，他伸过刀来，那鲜红淋漓的刀尖直逼着我的眼睛。我一动不动。那红刀伸近了，白先锋一翻腕，我眼前红光一闪，两颊次第飕飕地一凉——他用刀在我两颊上抹了两下。浓浓甜腥淌进了我的嘴角。

—— 先画张红脸皮再来吧！他说。

在义军大帅的营盘，那大帅喝醉了。听了我的话，大帅呵呵笑，我立定在地上，两腿如铁。这是我今生最大的望想，这是我这个种子前定的念想！——我朝大帅嘶吼。我已经怒火肆狂，不光是对官家，对敌手、对看不清数不尽的我的刀下肉，此刻我对白先锋更仇恨，我觉得是他挡了我的道，我要夺他的白马衣裳。

而且，他辱了我，他使他刀上的血给我画脸——我此刻对他已充满杀意，我已经在想象他本人的血腥了。

大帅说：好办。听过书吗？《水浒》的老规矩。先去寻个人，杀了。

我提刀走上茫茫原野

只要稍稍回忆，难道从我感到过仇恨的、那从远古以来一直欺凌剥夺的官家里，指出一个名字

难道还困难么

我并没有上溯千年古史。我倾注感情、我憎恨的只有三百年。多少个黑夜，我想着他们辗转难眠，我用一个个彻底、复原了他们卑污的脸孔，狡猾的小眼睛如一对豆，我在那么久的黑暗中

牢牢地凝视着他们

父兄紧闭着枯眼，难道连此刻，你们也不愿意再看一次么？恪守着那时不再看这世界一眼的遗言。你们那时不相信，你们不相信我，能够这样久地仇恨

且如一缸苦酒，年复一年，夜复一夜，愈来愈烈，愈久愈浓

我嘲笑着——白阎罗白刀鬼那个美少年般的白马先锋，我嘲笑人们对我的判断和印象。我已经大醉。我已经出世。我突然地亮出了本相。我走上了天赐的战场。我抓住了天赐的杀伐之季。

天和地之间如今是黑烟吞卷烈焰肆淫，如今大序乱了。人神之间规矩匡正，今夜是报复的杀神值位。再无户籍追查再无茫茫人海如天罗地网，今夜月全食地包天，末日成立了。

我径直地捉住一个清家贪官。

他的筋管里三百年来给民脂民膏塞满了。他的两腿上一串一串的冤魂缠满了。他的脑子里密密的满是黑蜘蛛。我捉住他，我一把抓得牢牢地捉住他时，他的骨头化了，浑浑软塌塌一块水泡涨的肥肉。我的心里快活极了。我提着这块肉想到它要淌血了，心里快活得疯了。

我没有半丝手软，我没有一刹犹豫

你们理解么

我奇怪《水浒》里怎么有这样的故事。我奇怪举义一场气吞千里的大帅为什么信这样的门坎。我想到那漂亮得逼人发疯的白刀女婿，他那数不清滚滚而来的新娘子，我猛地举刀，她们立时就要归我了。

一股红粘的血喷在我脸上。清官家少了一个，我的肝火熄了一分。我猛地一闪，那一挂肥肉化了地上的泥。剩下一洼红鲜鲜的血，亮亮的闪着，映出我的一个高大的变身。我认不出，我哈哈大笑起来，如娃娃降世般痛快地大笑了又大哭。我从百汇顶门到脚心涌泉，都透彻了都欢欢地通畅了。血泊中那陌生的人影醉了一般又跳又舞。假的我消失了，真的我来到了，我的人生之极，它终于达到了。

那时，绵延十几省处处狼烟。山大王五十里一杆旗，单刀匹马的夜狼多如牛毛。清朝官府土崩瓦解，官家如一块块羊头的肉，正被遮蔽天日的蝗民团团围住，吞噬净尽。处处大道通衢都阻断了，座座城池都烧着了，荒僻的大山里喧响热闹，拥挤着争斗的叛军。那时，一眼看过去景色都换了：庄稼化成腐土，坡上插满彩旗，黄烟滚滚地裹着黑烟，顺着大河冲腾着血水的红沫。那时，各乡各地的风俗变了：成捆的银票成堆的金银撒在地上，一碗米能换一座青砖漆门的庄户，富人的女儿跪在泥里讨乞，穷人的狗厌腻了羊头，刀挖土，枪掘地，煮饭时使屋顶的火苗点灶了。那时，日夜颠倒了；黑夜里烛火光明，连远远一条跑狗都看得清清楚楚；白日里黑烟封闭，从清晨到黄昏一直漆黑混沌。官家把一个小孩按在地上，刀举起来时那官家嚎着：报应啦——仇敌给死鬼的眷属们捆起，绳索套了脖颈时那仇敌吼着：报应啦——

一个蚂蚁般的草民给另一个虫子般的草民抱住，他们厮打着又来了另一个草民。当他一斧子对准两颗头时，两个无名草民齐齐喊着：报应，报应啦——

血，几十年上百年不见一回的血，咕咕地叫着，没有谁听过血叫。红艳艳地、懒粘粘地涌上来，古怪地叫着，淌成大片，淌成淹没之势，呛着比酒还醇的浓甜，淹没了旧的破的，淹成一望无边的红海。

我纵马驰过去，溅起飞扬洒落的红星。我挥着一柄厚背如斧刃薄如纸的大砍刀，冲突在叛民前锋。白阎罗在与我争雄，他在侧翼宛然一颗雪亮流星。我大醉痴狂，兴奋在极度之上。

报应啦……风在吼着，地在应着，山在摇撼着，鲜血在沸着。我终于没有负了自己的一躯男儿之身，我终于抢到了这个位置。报应到了，末日已经成立，世世辈辈的孽债，此刻要一笔勾销了！

火，这一场只有烧尽了才能指望平熄的燎原大火，它呼呼地喘着，把荒贫了一个古今的石头山也熔开了。人人看见这熊熊大火时，都稍息杀戮住手一瞬——火的报应，使人说不出一种感动，它凶焰万丈，激烈不定，它不分巨细，不分官家草民和敌人，呼呼追上一吞而光。它带着热，它带着闪烁，火线从西北向东南一烧几千里。人人都默喊了一声：唯有你壮！唯有你美！烧起来吧，末日的大火！

我毫无悯爱慈软，你知道。我等待这血与火，等得青春早凋，神伤心碎。火光突然亮如白昼，照出了我的昔日，我苦得呵呵大笑，抖擞起精神，又抡起了沉沉的砍刀。

清朝官家在还债。脑满髓肥的头，皮球般一个个砰砰摔在地上。有的摔得粉碎，有的被血冲走。乱如雪片的枪刀，追忆着三百年来一个个昭著的臭名，追忆着背地诅咒的一次次誓言，残忍地砍着，官家的头如皮球滚落。

草民在兼并。一片芦草齐齐地割断了。割下了的穗头里只淌一小股血。又一片稗草唰唰地切断了，稗草的穗子头干瘪瘪的，只淌出可怜的几滴血。刀如林，刃如风，哗哗哗哗——唰唰唰唰——成片成片的狗尾巴草、穗头落入了泥土。这种杂草，它没有血。成千上万，无边无垠的地轻松了，败草已经翦灭，烈火又来把它们烧成灰烬。

仇敌在争命。恨恨离开的宿敌出现了，互做克星的死敌上场了，心照不宣的暗敌对阵了，众目睽睽的公敌暴露了。在血的海里，在火的海里，都使尽力气使尽天分，都斩尽了一丝残存的义理，互相举起了兵器。一个轰然倒下，另一个在火光血泊中成了英雄。倒下的赌命一击，转瞬间英雄又成了泥土。然后又是血，然后又是火，淹蚀着，烧尽着一切痕迹，把人世的这一天变成了它们肆狂的世界。

再也没有庸俗的一株根了
再也没有假劣的一块土了
忍受住恐怖，忍受住残酷
度过末日这一天
　　血与火惊世骇俗的绝美
　　死与生朴实简明的残杀
带来了唯一的希望，如一曲壮烈的音乐
祈求和赞美它吧，它降临时
　　该是一支醉歌

在叛乱的饥民中，我发觉，原来这一次我才算具体知道了自己的理想形象：当一名冲在反叛义军前哨的猛将。终日映着烈火，我的面孔烤烙得红了。白先锋瞟着我时，我从他那狂气四射的目光里发现了不安。

然而，真正在嫉妒的，是我自己。

发觉了自己潜隐了那么多年的理想，这使我再也不能容忍了。见一眼那漂亮的白雪流星，我便是一夜失眠。当白先锋下阵回来，马尾上拖着一串葫芦般的血糊人头，粗声大笑着，给大帅禀报人头的官职姓名，而且放浪地怪笑着说到那些官门闺女时，我气得血冲头顶。义军向他欢呼着，高声喊着他的种种绰号。他勒住马嚼，让白马收颌挺胸，碎步如鼓。他的白衣裳上银霞闪烁，只有醉枣般的脸膛和倒提的刀上，鲜血红得淋漓。

那是我的形象。

我受不了别人扮演我的形象。从以前，我听说我走过的道路上来了很多人，我就厌恶得吐过。但那与这还不同，这次是白阎罗在前，我早在我前面占据了义军骁将的形象。

我决心夺回来，我要在血战中比倒了他这白刀子女婿。我决心斗这个狠。

打九道崾岘时，我跪在大帅帐前。求到末后，我一头磕下去，脑门哗哗血流。大帅这才应允，把黑叉子营拨给了我。这营兵都是些弱小，原来是厮杀中专门使叉子宰落马官军的。我引上黑叉子营上了头一道崾岘。就迎上了炮火。炮子都是些铁瓜，半空砸下，黄土坡就是一个深坑。接着有些臭死有些炸开。我引着黑叉子手，一共攻上了三道崾岘。

第四道崾岘上我挨了炮。

我躺在黄土坡上，咬紧牙，撕了衣裳，扎住了破开的筋脉。血不再淌，我也不能动，老弱的黑叉子们哄吼着散了。

我恨恨地卧在血泊里，这么看见了白阎罗的马队。千百个马蹄翻盏，震

得黄土半埋了我。我拱着挣出来，摇着头抖着尘土。地上，我那滩血被黄尘盖得严密。我恨得骂娘，这时看见，白衣白马的白先锋冲上来了。

他一个银流星闪过去，朝着第五道崾岘。我看见全白缟素当心那一团红脸，他那两只眼都笑眯缝了。他一声吼，白光一道不见了。

这是我的奇耻大辱。我把白阎罗当仇敌，从那时牢牢地认下了。

反叛，对被人剥得赤条条的饥民来说，好比是夜夜娶亲，天天过年。自战火在我们手里点燃以来，火光熊熊中，日子过得如在极乐之界。我脱净了旧皮，如一粒火种烧在这漫天大火里，每天只是疯狂跳跃。城池，一座座成了焦黑灰烬。我数不清看见过多少城池的烧烬，看着那些城被黑烟咬、被红焰舐，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快活。反叛的义军集散无常，后来已经不再成军，只是遍撒为天下强人。走在几省烧焦的大地上，满眼疮痍，不见人烟，蚂蚁般争杀残害的草民，一场火过后像化成风化成土，消失不见了。

人，真的少了。

歇战的片刻里，磨利了砍残的刀刃，我咽着嘴角的苦咸，看着空洞洞黑糊糊的大地。在这片地上，人真的少了。

河里的水哗哗流着，无日无夜。河里，原来满满粘着、溢着、闪着一种甜腻的血壳子，已经给流水冲去了。河水残忍地哗哗哗唤个不停，好像催着岸上疲软的人，好像催着两条杀酸了的胳臂，快去厮杀，该淌血了。

我的两臂肿了，手腕子酸得抽筋。我乏坏了，可是我心里快畅。我疲惫地静静躺在黑黑的灰烬里，等着。

战火已经烧了好久了，现在我心里静了。我磨好了窄了一寸的厚背薄刃的砍刀，现在我只盼着再做一件事。只剩下这么一丁点憾事了。

为了实现那个理想，那个望想，那个念想，我在闹闹哄哄的饥民中义军中，一直跟定了大帅和白阎罗。几场恶战下来，人不再提别的绰号，都“白阎罗”“白阎罗”地喊他。他依然白衣白马——其实马已经换了三五匹，那匹白蹄子的死在九道崾岘的恶战里。

他要死守这个形象，这个形象我舍一场死都要夺回来。我若不能有一天，白衣白马地冲在叛乱的义军前哨，我几世都枉为人形了。我咬住一般，处处不离白阎罗。我恨透了他；比起官家，比起宿敌和那些扑上来的蚁命一样的人，我头一个仇恨他。

不能火并，不能背义，不能背后下暗器，我求的是一场比试。我火燎火急地盼着有一场死斗，他败下来，我去战胜。

战火，燃着血肉骨头的火，从东扫向西，从平原烧到山里，又从北方蔓延到南方。我已经精疲力尽——以前探查那些高海拔的大山脉时，我只曾经后退，只曾有走不通的经历，但并没尝过精疲力尽的滋味。在玛勒——更全然两界事：那时连心境都平和得不起波澜。也许是因为达拉，那样的女人使人心平衡，使人的精力消长有序。此刻是真的累了，我心里想，砍头已经砍得两臂肿了，手腕酸了。我在手腕上敷上了草药，又用烧红的松棒烤；可是一场厮杀下来、腕子又痛得要命。

但是，那才称得上一个理想。

如太阳在海上出升

一切都只能承受，一切愿望都浅淡，一切都不能称为理想了。能怀上那样一个理想，真是奇迹

如昆仑受孕般的奇迹

如江河从昆仑之阴

清澈地流出，轻步下山，直泻东海

我知道在尘世再也没有更美的梦

在尘世，在苦难这么重地压迫你我的现世里，你若是有感性你该懂——就像白阎罗深怀感性他懂一样。你应当觉得十万火急，以前没有此时的……可能性。在那卑污的人粥冒着沸泡警察代理国王的城市里，不用说这样的理想；就连一个小小的巧合，就连一点小小的奇遇，就连一个有意思的人——都没有。更何况你痴人说梦，说的是什么古怪的废话。

黑烟红火里的反叛举义

暴民前头的白马将军

白阎罗冲在我左手。他这个人喜欢从左边斜过一只嘲弄的眼，瞟着我时他的样子令我生厌。我觉得在雨点般的蹄音里，那家伙凶残又阴险，瞟来的眼光深不可测。

我骑一匹黑马，紧紧挡住他的右翼。我不离半步，仿效他的样子劈着砍着，一样地把马蹄催成一面急鼓。白阎罗遮断着我的左翼，可是他现在只能遮断我的一半。我不舍不弃，穿过浓浓黑烟，穿过透明震颤的桔红火帐，如酩酊大醉，像要和白阎罗一块跑到天尽头去。

这是攻打一座大城。

城墙已经被火熏了几遍。远望过去，石头烧成黑褐色，我觉得那石头城更硬了。城门闭着，粘满一面射上去的火箭。饥民们赤裸着，有的端着刀枪，

赤手空拳，连连扑城。那熏黑的石头一块块垒得严密，在我们纵起的火焰里，蹲如石虎，黑如地狱。

白阎罗又冲上去了。

义军阵上，飞扬起一片欢呼。

我抡开刀背，猛击马臀，冲上去遮住了他的右翼。我们又并马驰奔了。

他恶狠狠地瞟着我。

我睬也不睬他。

官家接战了。

透过晃闪的火幕，我看见官家一支军冲出埋伏。白阎罗不减速度，笔直地冲上去，闯乱了官家没有合拢的阵。我一阵痴疯，左右挥开砍刀，斩断了那阵门的两杆旗。官兵调度有章，步伐整齐，齐齐的呐喊中开始奏乐。暴民排山倒海，如倾如泻，赤脚乱踏风沙弥漫。混战开始，人头在地上滴溜溜地窜滚，血浆四方喷溅。渐渐地，官阵中跑满了叛民，义军里冲突着官兵，战场乱了。

声浪跌下一尺。持久的残杀，又似嘈杂，又似沉默地进行着。谁也不再理睬什么胜败，只是命在均匀地一片片倒下，一条条消失，一刻刻衰弱了。战场上，命，当这种东西减少了以后，匀称了以后，恐怖就突然现形了。

我四周仅三个敌人，除他们再无打搅。我专心了，动心思砍他们的头。这三个人都武艺高强，下手毒辣，我久久砍不下来。

这时——

我突然看见白阎罗正在翻下马来！我真真切切地看见了，呼呼爆响的桔红火焰一闪，我看见那白衣刀手直愣愣地翻下白马，两条腿呆子睡觉般戳着天空。我立即住手，勒转黑马。我朝白阎罗驰去时忘了故手，三件兵器同时击中了我。我纵马冲向左翼，白阎罗已经摔倒在尘土里了。

我扶起白阎罗，喘得疯狂的胸口，好一阵才平息下来。我扳住白阎罗的身子，寻找伤口。白阎罗面如死灰，一对不转的眼珠，古怪地凝视着我。我不理睬，只顾找伤。

他的颈子上血管破了。

我扳斜了他的身体，让那血直接流在尘土上。我又看看他，白阎罗那一对死死凝视的眼里，光采开始黯淡。我一把撕下了他的银缎白衫，又摘下他的白帽。他冷酷的眼睛，就在这种时候也不眨不闪。

我牵过他的银鬃白马。在黑烟弥漫的映衬中，在红艳沉重的烈火底子中，这匹马的晶莹白色美极了。上马之前，我对他吼道：这白衣裳，这白马，都是我的！！——一吼罢我翻身上马，提起砍刀。白阎罗看看我的一身缟素银白，

一直看到我上马提刀，他的那对凶眼闭了。

我心花怒放。

在这末日的罪孽之地，我觉得自己现在像一朵奇花。我狂喜，我举起斧背薄刃的锋利大刀，一声吼，纵开了白马四蹄——

一个四方阵。

我匹马单刀，一身雪白，闯进了一座四方阵里。四壁铁甲层层，寂静无声，东面一排枪口，静静地瞄着我。西面一排炮口，黑黑地对着我。南面一排喷火口，北面一排毒气口，一赤一青，对准了我的口鼻胸背。

我竭尽生命全力，大吼了一声。我的声音，在铁甲壁上，在那些杀人的器械之口，跌撞滚动，响着沉闷清脆的回声。我纵开白骏马，在四方阵里疾驰了一周，我自己看见自己前一步的白影，我追着，如一个飞旋的白圈弧光。

我收缰，马静立，四壁死寂。

响起了一声单调的梆子声。

四壁火器齐发。但我只听见一丝初音，只看见一点火影。我被击中后，没有疼，没有苦，我只是觉察到：我从那白马上摔落了。

只有一瞬时光，可是我实现了它。

我失去了感知。我熔化飞散在烈火里。

尘世消失了。幻想消失了。

我睁开眼，看见的第一种景色，就使我作出了决定。不知在什么时候，我看着想，这些贼，不知在哪一个时间缝子里，他们就把景色全换了。

沙漠之景，像毒害眼睛的一种药屏风。

高高矗立着混凝土的沙漠，射来一根根亮针，不停地刺着眼底，疼极了。我紧紧闭上了两只枯眼。我不承认，我不信那尘世还活着。我决定了，要快快逃离，要否定这风景。要快一些，不能再一味拖延。我要远远走开。

我没有一句话好说。我低着头，缓慢地转过身子。我避开了窗户，打开门锁。我不愿，我永远也不想再看见它，我不愿再见这肮脏世界一眼。我推开门，上路了。

那幻想，那永远不会破灭的梦

它才是真实

唯它才有活力、唯它才有生命的烈火，它该是主宰。它美丽而恐怖地、在人心里唤醒的一切体验，那么真实

该是一支醉歌

踉跄四野

流传天下
让人获得——仅有一瞬的
辉煌生命

我离开后，日行夜宿，挑寻合意的地方。我背着行李，怀里揣一册《小阿克利亚》，在河水旁，我喝着浑浊的河水，啃着干粮，随手翻开一页，然后按哲言集中的这一页起身赶路。这样，方向有时是相悖的，我渐渐踏遍了南北各地。再翻一页，古代的哲人又降给我新的指点。我心里恍惚，步履散漫，总感到此刻才初次尝到了自由。放浪了许久之后，我改变了对自己的观点；我不再强调自己的人性，也就是说，我不再认为自己是人，也不再苦苦设计做人的几种极境。无论是开创的、和谐的、激烈的，种种方式开始为我淡漠。这样——

景色变了。

我意识到这景色是为我而变。我依然风尘仆仆，放浪形骸，一如既往地且行且驻。我进入了自己的内心，摸索它的细胞，研究心血的质地。我为它感动不已；我也为它忍俊不禁。两眼看到了烧焦的大地，余温散了，裸黑已经固定。我漫步走着，开始深入这片新土。我更为它惊诧不已：在那么孤立无助的时代，在那样的腐蚀和压迫之下，这颗心居然敢这样思想寻求……现在近了，山峦和原野更隐蔽地位移着变动着，愈来愈合乎我意。现在我觉得腹内微热，胸脯透进光线，在如《小阿克利亚》所说的“风静以后”，我觉得有两片汹涌的大海，一片白浪滔滔，一片黑涌深沉——两片大海，我的心看见了。

我走在两海之间，如一道石头堤防。我稍稍走快了一些，两腿已经感到了潮湿。

4 沉 醉 章

我走近的时候，心开始冷却。我觉察到，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疾步流星，走得两腿绷硬，浑身汗水了。心在冷，下坡一般，一阶一阶地冰凉舒畅了。视野里，烧过几回，又经了几世的一片怪异风景，微微颤晃，渐渐摇近，好似在怀疑地迎接我。

我不假思索，一步迈了进去。

好一片触目伤心的凄绝景色！……山上没有一棵树，红石垃子膨胀凸起。便是一座山。又有黑石密密的长梁，断层里露出的石髓，白黄鲜亮，如同湿

了又晒干的火药。四野静悄悄，数不清红山黑山的数目，只觉得一片大海，浪头叠叠，每个浪受了阳光，分成黑红的阴阳两面。这旱海里无船；没有庄户人家，不是西省惯见的那种赤贫的农业地方。我图着一个心里凉凉甜润的滋味，只顾攒劲深入。

景色透出一种隐隐的悲壮。像河州东乡的荒山。山体不是上尖下缓，没有底盘，红黑石头倒栽葱般竖立着，纹理狰狞，沟壑险恶。这样的山地，像海啸时分突然海死了——原样凝着的浪头不合情理。荒水冲涮出的纹理上，杀人场般密布的沟壑里，更不合情理地凿着些窑洞。我心里觉得痛快，好似如此凄厉的风景医着心伤，我体味出一种痊愈。山里无音无声，但在心里唤出来一个调子，像一支惨烈的笛在吹。我径直走近一个窑洞，拍拍身上的尘土。

窑洞临着万丈深渊般的崖壁，黄土剥落，嶙峋的石骨露出。窑脸扫得如一面镜，一尘不染，临门更不合情理地，有一丛鲜嫩的花种在一个池里，开得浓红烈紫，不可思议。

我轻轻叩门，出来一位老者。

我脱鞋，上了扫净的土炕。先跪下，有一盏无色的清茶，我看看近逼耳鼻的峥嵘山体，在红石脉黑石砾的环绕中，喝了一口，不温不凉，早已熬尽了茶味。我坐正，脚掌垫平，双膝跪稳，等候盘问。我的心情如走投无路的逃犯，如一名求入学堂的儿童。那壁立如悬刃的巨山大崖监视着我，我却觉得自己有了屏障。

老者并不说话。

神交。

我坐定，觉得肉身剥得一丝不挂。我的履历，我的隐密，在寂静中涌涌地传向了他。我无法瞒住，我也无法弥补，他沉默中一一接收——又放过，我不知道他能否应允。我只能默默坐等，等着流淌竭尽。

我还年轻，尽管心历太多早衰先老，我毕竟年轻，我的蕴藏，抵不住这苛刻的要求。终于，我枯涸了。我绝望地睁开眼，望着这个老者。我甚至委屈欲泪，因为——难道在那个尘世，你能再见到半个像我的人么！四周裸山如刃，荒坡似弓，我觉得空气危险地绷紧了；好像只要他唇角一动，我就会被斩成泥，射成网，压成粉。

他默不作声，收拾了杯盏。

——进来吧。

他简短地命令道。

窗棂上，木条弯曲，如不可读解的花瓣纹或忍冬草纹。又像倒置的莲纹。

进入窑内，再迎窗跪坐端正以后，窗棂上这个神必的花纹黑白鲜明。阳光隔在窗纸之外，把那个巨大的花形图案映衬凸出。

老者沉重地开口了。

——你怎么不问？你可以问。只此一件东西，你该开口问个清楚才是。这是花，不是草。这是字，不是图。这是最玄秘艰深的，这是最简单朴素的。知道了么？这是一个字，和这个字的倒影。这字在右边：真主。倒影在左边：真主的影子、追随者、你。

我？

是的，有你在内。不管你守得住守不住，不管你是在这窑里住下还是离开，也不管你是将来殉教捐身还是叛教保身，——你不过是真主造化的一滴水。这倒影中当然有你。罢了，再不多说！一切由你自己了！

老者说完便离开了。

剩下我，在这孔空荡荡的静窑之中。窑深三丈，我坐在窑底。隔三丈之遥，凝视着那半圆形的窗棂。阳光在那里洁白均匀，被图案切成静静的一块一块。白色中不动地嵌着一个花瓣般的字形，它是真主和我们的倒影。我心力疲瘁，不由得心中更宁静。时间开始了似有似无的生逝，我觉得时间从此不再存在了。窑内简朴寒怆，但干净齐整。阳光在棂上变幻，使那花形的字有时漆黑，有时染红，有时如镀了铜汁，闪烁一线金色。

我心满意足，默默感动。我住下了，轻松的感觉，有生以来头一次盈溢胸中，我甚至没有仔细捉摸，没有细想理由，没有品味这奇幻的气氛。我太累了，身心猝瘁。我只是不思不想，让这静谧的气氛如沐浴般给 我抚慰。我闭上双眼，觉得嘴角此刻不用劳累就可休息了。后来，我睡熟了。

姿势一直就那么原样跪坐着。没有打开窑炕上的铺盖。我酣沉地休憩着，直至次日清晨，直至窑内满泻着明媚的朝阳金晖。

那老者——他是个年龄不详的老阿訇，姓铁，沟壑下收容了我。每日引我爬上赤石山峰和黑沟壑，用镰勾着，手扯着，扒回一抱索索枯柴。然后背上，那巨大的柴捆显得我如一个虫，柴垛齐整，便吆上牛，坡地里去种洋芋，种麦子和豆子。坡地远得很，在那里有农户忙碌。男人有牛的使着牛，没有牛的赤膊拽着犁杖。女人蓬头垢面，把奶娃撒在坡地边上，抱个罗筐，一路撒种。晚上礼拜时，农户的人来了，都已在深渊里洗净了身，一个个成串地攀上崖，上到我们的窑面。久了以后，我悟出这也是一方生活，比外边苦些，但也是各有生计。不同的只是铁阿訇；他使这块绝地与众不同。每当农户们湿淋淋头上戴着白帽，舍着命，从危险的陡崖深底一步步攀着，成一串爬上

来时，我知道他们是惦着个影像，这就是铁阿訇雕下的那个双形字。人们洗净以后便痴醉了，都迷着那半个字影。盼着进入，盼着那里有自己，盼到能用“爱”这个词形容的地步。

我喜欢永远看着铁阿訇。

他，还有早晚来我们窑上聚礼的农户们，有着一种他处绝无此地仅有的神情。我说不清这种神情是怎么回事。那么永远沉默又暗含激动，那么平和淡然又像在赴死。在一星摇闪的烛光下，在晨曦微白的邦达时分，在夕阳黯淡的沙姆时刻，铁阿訇垂着眼睫，脸上肌肉硬黑如同铁铸。在他的神情感染下，户户的教徒们仿佛也都戴了面具，不惊奇，不言笑，遇事如早就看破一样淡淡而过。我来了，众人微微欠身问礼，没有诧异。若是我去了，他们大概也只会微微欠身，不会有谁惊奇。老铁阿訇独坐时，山川沉默着环卫，我觉得那山川都黯然神 伤了，只有他不动声色。我自己明明怀着一腔故事，满腹心事，但他明明知道却不问半句。我想，若有个失散十年的儿子突然出现在窑门上，这铁阿訇也一样是神色不改吧——我不能理解这种神色。虽然这神色从第一天开始，就黑黑地印在我心上了。

我无法穷究它，但它切实地正合我的心境。是我被它迷醉，我知道。此时的我，在一次再次三次大败之后，需要的正是这个。我相信，我知道铁阿訇他老人家也相信。从那天的那个时刻，从我初次与他相对而坐的时候，我们二人彼此就知道了。

不合情理，我知道自己走上这一步的蹊跷、危险和偶然。我知道一切发生得不合情理。可是不必细究；我相信只有这一步活路，其它的条条大道都堵死了。

铁阿訇，他不是乡里人。关于他的传奇，我一直没有搜集全面。只知他是个大大显赫过的人物，庄园大得修着两个校场，四角花楼。往来的官员赴任归里，都绕道拜见他，盘桓三五日，这么使得官道偏了旧辙，那闻名的庄园成了路口。还说他自幼家里请了两位名师：一位是个浪迹江湖的秀才，一位是个波斯沙漠的诗人。他熟读两位先哲著作，一是写“天地悠悠，怆然涕下”的陈子昂，一是写《玛斯纳维》的扎拉尔丁·鲁米。——这个传说证实了：我后来学经以后，看见了他窑里用油纸裹着的一部皮叶子抄写的花体《玛斯纳维》。另外，耕地时，我和一个叫瞎眼二爷的穷老汉扶过犁杖，那一辈子没穿过鞋的受苦老汉晃着头，一字一顿脚，给我念过“天限南疆北界”。

我问老汉：

——铁阿訇，势大的时辰，有女人么？

老汉一甩褴褛袖子，怪模怪样一声叫：

——咦！四座彩画的花楼么！不只有，共是四个呢！那四个女子娶得——你们年轻，怕不敢想那种美气！天变了么，雪不冷，炭不热，虫子也瘦。铁老人家娶下的四个女子，只给你透透娘家吧，大的是北方山里的，二的是南方海边的，三的是号称压三省的一个汉民，四的是从天方带回来的撒马尔罕人！……敢想么？

不敢，我说。

那四个妇人，各住一个角，庄园的四个角依着她们脾性，盖的房子都是娘家的样式。长相？不必多说。有一次，铁府二太太——她还是四姐妹里顶丑的一个——出来，庄户里，男人们给那气逼的，有一股神气，浓浓地逼人，都低头再不敢看一眼。妇人们可是看了个美：有个抱娃的妇人，看傻了，忘了娃，手一酥，把个胖胖的娃儿，落到这深沟里跌毁啦！……

后来呢，那四个女人，我逼着问。

都殉了教。四个各把一个角么，死死守着，不见哪一个角给攻破。后来，人家从外国买了轰城雷运了来，架在四下轰。四座花楼，都给轰平了。四个妇人，活着死着，算是没有舍开她们的花楼。修得细，修得美呀，那四座花楼。现在说也说不清，年轻人没见过，你想不出那四个花楼的模样。

——是造反么，那一仗？

我心里怦然一动。

——当然，反了个狗毬日的官府。

——老铁阿訇呢？是大帅？

旱晒坡田里的老汉，警觉了，沉吟一阵，口风一变，胡扯开了。

——热得很呢，这天气。怕要热到秋分。扶正些，犁沟错开了。种罢了，早早洗。你念些什么？近些日子。我忘了带镰，柴缺啦。

我不敢、也不想再问。尘世的光荣，我暗想，我并没有得到尘世的光荣，我的心就厌倦了。真是这样，万物万事背后，都有一个冥冥之中点化一切的主。它造化一切，连同我们。万物万事还有老铁阿訇和我，都是它的映象，如水中倒影，如反写的同一个字。

在我的窑中，光线由表及里，愈来愈黑，滑润的窑壁均匀地黯淡。我静坐在深处，已处于漆黑中央。正前三丈之外，拱圆的窑窗上涂着光明。一个神秘的花形字，在那一派光明中由真黑而微紫，由蓝青而暗红，最后光线斜斜镀涂着，我凝视的双眼出现了幻觉：那金灿的字变成了一朵异样的花。

在这一夜，我初次有了感觉。

在圆拱的窑门上，那朵花一直在变幻色彩。深深的拱壁上，细腻的泥浆

干涸清晰。往昔的记忆，包括那古风独存的玛勒草地，他地道和阿斯帕安裂谷，包括白阎罗和叛乱的烈火，包括我失去的战友叶，都清晰可触，细致入丝，但悄无声息。我已经置身于外，冷冷看着往昔罩着一张密网。我有一些惊喜，因为我已不再烦恼。视野中，美好的视觉无法形容，那深奥处，每一丝感触都难以解破。我悄悄留意一切，不敢失去这种境界。久跪的漆盖毫无疼痛，身心已经分离。我的精神倏地飘向太空，倏地又回转四壁，它如一缕新鲜的音乐，不像咏叹，不像抒发，该是一支赞歌。

一些日子过去了。

老铁阿訇在阳光角落里，补着衣裳。

我出神地看着。

他补得专心专意，针针缓慢。

——那火，熄了么？

他低头问道。

——造反时烧的大火么？我迷惑不解。

——不，心里的火。

——嗯。

我想说，它熄了，如今我已经摆脱了困扰烦恼，但是我没有把握。此刻我心平如镜，但我觉得我还欠着一步。像欠着一场犹如攻打九道崾岘那样的大战。

——心里的争斗，残过了一场造反。

老铁阿訇说完，立起身来，要穿上补好的衣服。我没有思索，猛立起来，挡住了他：

——老人家！您也……造了反么？

他默默推开我，走向自己的静窑。推开那扇柴扉时，他停住，冷冷对望了我一眼。半像慈悯半像冷漠地说：

——坐静时，看准那字的右边。若是你该看见时，不单是事情，连事情的细处，你也都能看见。坐四十天试试吧，若是看不见，你就出窑下山，再不要回来。你这娃，你心里念着那么大的事情，就把自己逼上难路上了！

说罢他进了窑。整整四十天，我没有见到铁阿訇。

四十天，我完全失助的四十天，从一开始，就这么严酷地开始了。

如一道冰雪的水泻下来，无声无息，冰凉地从头顶百汇处，流遍我全身。我的脑子，然后是心里，一直到腹底最深密的地方，都浸在一派极度的悲哀之中。

年龄和阅历，都在这一派冰凉的冲泻里，渐渐褪尽，渐渐消失。我如同一个弃婴，在清冷中欲哭无泪。

我端正地跪坐着，麻木从膝头上升，袭击着心灵的细丝末梢。数不清的往事，更多的往事细节，但最多的还是心灵体验的假象，沉重地一涌，一涌，压迫着我，把我一分分推入一场争斗。窑外山野雄壮，沟壑沉寂，斜阳光线鲜明，勾勒得这一幅苦景悲怆浑大。

我一丝不动。我静静地迎送着它。我决心忍受。满心悲凉，便是我不尽的力量。入夜后窑外山野隐去，藏在一种湛蓝重紫的颜色里，比窑里的黑暗亮，比窑里的黑暗美。在那个姣好的拱成半圆的宇宙里，浓烈调匀的紫蓝里，那双形字如一朵神秘至极的花。我不动地凝视着它，任悲哀在胸中潮起潮落。在这长长的夜路上，我知道，痛苦已经激烈得超过了限界，唯有这独处的寂静在抵消着它。

脑海中不时掠过杂念，是一道道感激的波纹。我弯着这冰凉的感觉，目不转睛地，牢牢注视着那个双体倒写的花体字。我耐心地、坚韧地等着，现在我只有它可以求靠。干旱渴死的荒芜山沟里，好像有一种泉水的琤琮溅迸。我想哭，男儿无泪我在心里哭泣。走了漫漫的长路，再长的路上也没有人倾听过，此刻我终于找到了。冥冥浩渺之间，有一个伟大的存在，他在倾听我，他在收容我。苍凉的潮沉了下去，又沉重地鼓起来，凛冽如冰雪。我恋着它，悄悄祈求它不要离去，不要变化。如此的清冷，如此的孤苦，如此一条窄窄的末路，是我千难万苦斩关夺隘才寻到的。我只投靠你，我唯有求助于你，我的主。

枯裂的眼角一湿，两颗泪，终于在多少年以后，滚出来了。

任这两颗泪珠向下滑淌着，我开始感赞。天不绝我，网空一面，我终于寻到了归宿。我感到了潮水在落，婴儿噙住了奶，黑暗开始破晓。那美丽神秘的花，在圆拱的宇宙里，又清晰地浮现出来了。

日复一日，我凝视着正前方那朵不可思议的奇花。那花枝一样的双体字上，右侧是真主的称谓，左侧的倒影是万物和我。经历了三次巨大的极地攀登，又三次都在半途失败以后，我只有祈念真主。我绝望地又渴望无限地，日夜追随着那异体深奥的图案字，等待命运，等待奇迹和启示。

四个绝美的女子守住角楼。黑瓜般大的一个个铁弹，在烈火浓烟中画着弯弯弧线。她们早已献身，她们还要献出心来。Dala 曾经有过这样的故事么？那只是茫茫草原上一株青草的故事。我不敢想象这样的献身，我更不懂还有这样的献心。黑弹一个个地砸在角楼上，先打断一节雕梁，然后就鲜红灼目地炸开了。两片怒海，在疯狂地舞蹈击撞，黑的涌，红的浪，醉了一般扑向

对方。恐怖的大火，红得狰狞红得美丽的熊熊烈火，吞没着四个雕花角楼。火海里走出一个人，他顶天立地蹈着黑红两海。巨人……我禁不住失声喊出来，那四座娇小的花楼轰轰坍塌了。巨人走出火焰，一步一个湖沼，一步一片风土。他迈过几道山脉，我看见了阿斯帕安裂隙——那著名通道在他胯下如一缕游丝。他脱下锦绣帅袍，掷向南方，锦绣江南从此富饶。他潸然泪下，泪成暴怒山洪，茫茫西省水土流失，不生一毛。巨人扔下了武器，蔓延不止的叛乱渐渐平息。白阎罗两脚直指蓝天，从白马鞍上倒栽下来了。四方阵上，四样凶器对准我，执刑般地齐齐打响了。一切都逝去了，一切都烧毁了，一切都变成了——原初的那个起点。浑沌未开的宇宙尚未成形，受孕九月的女人尚未分娩，空洞死寂中流传着的，只有一种异响。它寂静而嘹亮，感赞着限界和前定，感赞着英雄的成立和世纪更替。我大睁开双眼之窗，祈盼它尽情流入。肉身已经轻若鸿毛，心事已经倾诉净尽，我能找到这样的通途正道，全仗了我奇异的血性。我满足至极而自豪无比，我虽孤独一人但只有我获得了拯救。我体味了“爱”，我要在静窑中秘密地说话，此刻我需要的，该是一支赞歌。

这正是第四十天。

我出了静室，身子虚弱。老铁阿訇要我随他去背柴。不用我背，只要我活动腿脉。他手握镰刀，默默地先我一步。我随在后面，疲惫地走在山道上。

危险的群山皱褶密布。向阳的鲜红耀眼，背阴处黑不可测，如同两个世界，如同今生来世。这巍巍的山脉，把我们掩蔽了。

腿又疼又沉，心里却喜悦轻盈。

打柴一路，老铁阿訇不说一个字。

我也不说一个字。

我知道，当我帮着在窑面上卸下柴捆时，我一清二楚：老人家已经洞悉了我的事情。从我的血性妄想，到我静坐中膝盖骨的痛楚。他在前边，我只看见一个巨大柴捆在缓慢蠕动。我在后边，他只知道我隔着一步。但是一切该结束了；我等着，虽然他不开口。

他垂着眼睫，神色如铁般黧黑。

我静静地等着。

他抬起眼。那老者的黑眸——我突然想，那曾经为四个殉教的绝色女子滋润的黑眸子——其深莫测地望了我一眼。

我不敢妄加猜测。他便把眼睛转向窑面的角落。那里只有扁担水桶。

我挑起了桶。

担水一桶，上下十里。从深深的沟底，找到那眼清亮的涌泉，打满桶，压

上板，穿上担子，两头挑稳，要攀几十座坡脊，其中还有一处土崖壁。我下山了。阳光飕地收去，沟里终年阴森。我到了泉边，汲满上肩，仰望上去，只觉得路竖立，天如缝，山崖高有万仞。我一步一咬牙，步步全神贯注。山渐渐移动，不敢再看脚下。重新浴进阳光以后，浑身热汗如雨，喘息呛鼻堵胸。又整整走了三个时辰，看见了窑洞脑畔的秃山。咬得上下牙齿粘住，剩最后一口气时，我把一对水桶挑上了窑。

我倾水入缸，挂好扁担，倒扣桶口。我回到窑洞前，再等候吩咐——等候点教。

老铁阿訇已经在攻读。他打开巨型的叶子抄本，那是一个波斯人、苏菲大师扎拉尔丁·鲁米的长诗《玛斯纳维》。

我不敢打扰。

退回自己的窑内，我又等了很久。晚祷之后，我独自修习功课。可是，四十天里那种美好的幻觉，这一夜没有再现。

次日晴空万里。

早晨起，我便觉得身心愉快。昨日深涧沟底，那年老岁长的阴黑使我压抑得难忍。看着疾疾山风一扫而过地穿过蓝空，我觉得毛孔畅快，气力滋滋地充满骨骼筋肉。

晨礼下来，我便等着他。

他可能是坐静太久了，步履艰难，几近踉跄。我想去扶他，但他默默摇头。他走近万丈绝崖，对着迎面的壁立险山和裸露的怪石，久久注视。炽亮的蓝空，映不亮他一脸铁黑的神色。他倒背的手里，有一卷黄黄的线装本。我尚未退下，偷偷瞥过一眼，看见“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几个字，心中一惊。

他倏地一转身，黑眸子锐利地盯着我。

我被看穿了，心中战栗。我垂下手，恭敬地立好，等着他开口。雷霆般的怒色只一闪，便从那黑眸子里消失了。我呆呆立在老铁阿訇旁边，临着雄伟磅礴的千山万壑。

他柔和地说：

——都打场呢，你也去吧。

我拿起了槎枷急急去了。

槎枷飞舞，谷粒迸溅。呵呵笑的缺牙老汉，袒着奶的粗大农妇，都围着圈子，说着笑话，忙着活计。粮食到手，冬春不愁。加些干菜，一年能过去了。我进了槎枷队，跟上了号子。烟腾土爆中刺芒搔得怀里痒。脱一个赤膊，疾疾的穿山风立即揩干了汗。有人唱着喊着，说一些荤话，女人们抓起石头猛打。场上快活，山野都显得轻松。槎枷打成了拍子，一下下重了也快了，我

运出气力，把槌枷一下打得比一下更重。久闷的郁积发散了，长时的孤单打破了。随上众人，好像偷了众人力气，槌枷虽是一阵急过一阵，筋肉里的劲头却一丝不漏。太阳西斜，夕照浓重，打场的农户收拾回家了。我余兴犹浓，有些怅惘。走回窑前，已经过了日落的那一刻。

窑上站着孤零零一个人。

他如一块崖顶的黑石，还那样立着。从我走去打场，他已立了这一日。我心中震惊，忙走上去问色俩目。他停了一瞬，听见了。

——回来了？

他语气中，好像很奇怪似的。

——场打罢，我回来了。

我答道。

他沉默了一瞬。那双黑眸子隐在一片背阳的阴翳中，我辨不出他的神色。

——为什么还回来？

他嗔怪地问。我顿时雷击头顶，两腿绵软，我忍不住轻声喊了一句："……"然而老铁阿訇并没有慈悯。他把手里的黄纸书卷打开，静静地看了一眼，再合上书。他的语气柔和，充满怜惜，但是事情没有变。"夜里再说吧，快去吃饭，吃了礼拜。"他说罢，快步离开了夜色已经偷偷四合的山崖顶。

那个神知的字，那朵神感的异花，在半圆的拱形宇宙里，肃穆地浮现了，我心静如水，无波无纹。我已不是先前的我；此刻的我知道了，我只能遵从。

天限南疆北界……

万物万事，包括你，还有你永远炽烈不能安宁的血，你跋涉的一步一步，你的前路和你的妄想——

都只是那个字形的倒影

如一朵

错开的花

这一方酷烈的风土，它是绝路

被剥夺得浑身赤裸不挂一丝的人

被伤害得走投无路只有绝望的人

被逼来这里，堆土成屋

而不像你，只为着寻求

你被造化成如此的男子

你被输入了如此的血液

不会没有一个含义

不能违背你的前定

你已彻悟，正好前驱，不须反顾

水源远在深谷下面，水是救命的，水是洗心的。你担水上山时，怀着感激的喜悦么。

谷场已在家门之前，它成粒脱下，它成碗失去。你挥动槌枷时，感到劳苦的沉重么。

在这虫蚁繁生的世界上

你居然妄想西极，一直寻到了这里

难道还不感赞幸福

难道还不感赞——

那个伟大的字形，那朵包容万物的奇花满开了，它的倒影也在今夜丰满

赞美吧，感激吧

把你得到的一切在今夜倾诉

天已经快要破晓

明天黎明伴你出发的

该是一支赞歌

我沉醉了。我久久凝视着，任时间在那块圆拱形宇宙涂抹颜色。那朵满开的花，圣洁而神秘，在明暗黑红中占据中央，永恒不动。老铁阿訇低垂着眼睫，侧影上神情依然一如铁铸。听着他为我祈求时，在“都瓦尔”之前长长的念辞，我屏息宁神，让这支奇异的赞歌吸入肺腑，深埋心底。日出的一瞬，我随着导师，隐遁的巨人伸出两掌。第一束绯红染着的金色朝晖，透过那一块拱圆，经过那个神秘美丽的花形，在我的两掌上轻轻落定。

我完全沉醉了。再没有比这更美的祈求，再没有比这更慈爱的降赐了。我沉入了一个绝妙的境界，这种时刻的我，不会去向老铁阿訇渲染感伤和别情，也不会庸人自扰地思虑明日。我只是沉醉下去，如一滴盐水滴下汹涌大海，如火种被燎原烈火吞没，如一支烛火进入了日出的黎明。

天亮后，我向最后的导师老铁阿訇举手，道了珍贵的色俩目，然后走进了喷薄四射的阳光。在一个荒山坡上，我翻开随身的《小阿克利亚》，这一页是一张洁净的白纸。

我不假思索，掏出笔，把那个神秘的字和它的倒影画在上面。

它真像象一朵怒开的鲜花。

1989. 3

长篇小说

·心　灵　史

走进大西北之前

——代前言

我站在人生的分水岭上。也许，此刻我面临的是最后一次抉择。肉躯和灵魂都被撕扯得疼痛。灵感如潮水涌来。温暖的黑暗，贴着肌肤在卫护我。我沉默着，强忍着这种限界上的激动和不安。但是我必须解说；因为你们密集地簇拥着，焦躁地等待出发——大西北雄浑苍凉的黄土高原已经大门洞开。

我被灵感和冲动窒息了。我如此渺小，而辽阔的世界却在争抢着我。谜底全数公开，本质如击来的大浪，数不清的人物故事熔化着又凝固成一片岩石森林。我兴奋而恐惧，我真切地感到自己的渺小。我只想拼命加入进去，变成那潮水中的一片泡沫，变成那岩石中的一个棱角。然而我面临的使命却是描述它们。

怎么可能呢？

炼炉中的铁矿石是无形的。

成千上万人马呼啸着冲下山岗，扬起漫天黄尘时，那大场面中的人——是无形的。

心情，气质，决意，牺牲的渴望——我必须描述的这一切，都是无形的。

而且无法用典型概括。用几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框架；用《黄泥小屋》或者是《西省暗杀考》，都无法承托我感受的这种巨大。

用诗么？在我创作的末期，我曾经一泻千里地抒情，让意识纵横流淌，渲染我喜爱的那种图画。但是大西北交付给我的，又是一种复杂的过程；只有这复杂的过程才是抒情的依据，而讲一遍——哪怕是最简略地讲一遍这个错综纠缠的故事，我的私人抒发也就消失了。

也许我追求的就是消失。

长久以来，我匹马单枪闯过了一阵又一阵。但是我渐渐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

我找到了。

我要把它写给你们，我的读者。

那么，它不应当仅仅是一种私人的体验。我盼望人们能理解，至少了解

我近年来消失其间的大西北。

它也不是穷酸秀才的历史。大西北由于贫瘠和主人公不识字，所谓历史早就湮灭了。我讨厌只发现了一片树叶，就考证说曾有一片森林的历史。大西北是深沉的；它沉默着，忍受着难以想像的干旱和灾难，但是一直等待着公开自己的心情。

1984年隆冬，完全是由于冥冥之中造物的主，我因它的安排走进了大西北。回忆从那个冬天起至今，整整六年间我的奇遇和体验，回忆我在这六年里脱胎换骨般的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西北，即使不说西北五省，仅仅在甘肃宁夏——世界也依然是太辽阔了。我一直在徘徊，想寻找一个合我心意的地方，但是最终还是选中了西海固。

西海固，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最响亮的名字，它是宁夏南部陇东山区西吉、海原、固原三县的简称，也是黄土高原东南角的回民山区的代名词。

六年前的我如一粒风中的尘埃，毫无知觉地、意外地飘进了西海固，并且落在了它的腹心地带——沙沟。

在这里，我结识了我人生中真正的挚友，他也说他自己好像是主安排在沙沟等着我——他是一个回族农民，从小穷困，没钱念书。但是他硬是识下了几个字，并且啃过《水浒》。他的名字叫马志文。

沙沟回民马志文对我启蒙的恩情，我永生不会忘记。此刻，我开始动笔写这部书了，我知道他从此刻便一丝不敢松懈。我清晰地感觉到了他的目光。像触摸一样，烫着我的这只握着钢笔的右手。从此刻直至这本书写完，他的心情会比我更紧张更严肃。等到我和出版社的编辑们谈论稿子时，我知道他会在遥远的沙沟祈求——那时沙沟四野苍凉的大山上，酷烈的旱风正吹黄稀疏的麦子，马志文和他的妇人手里正握着镰。晴天里，从大山向远处望去，西海固的沟壑峰峦茫茫无边，像一片黄土的海。

描画这样一个硬壮的汉子么？

不，任何旧文学的手段都无法奏效。

我总在琢磨，马志文和他的乡亲们在等待着怎样的作家和作品。他们不读旧史书，他们不读旧小说，他们甚至反对学习文化反对认字读书——然而今天如此一类人正期待着我。

我无法尽述我的心情。

由于沙沟回民马志文的启蒙，我一步步靠近了本书描写的哲合忍耶。

哲合忍耶，是中国回民中的一个派别，一个为了内心信仰和人道受尽了压迫、付出了不可思议的惨重牺牲的集体。中国有七百万回族人民，哲合忍耶是其中一部分；“哲合忍耶”一词是阿拉伯语，意思是——高声赞颂。

七百万回族人民都是历史上进入中国的伊斯兰教徒的后裔——从唐到元，西亚、北非、中亚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商人、工匠、军人曾经持续地自愿或被迫进入中国。有的是举族迁来，有的是组成商队——广州港和泉州港正是因为他们与中国的这种商业与移民的关系，而成为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港口。珠江因阿拉伯珠宝商人船沉珠散，江水吞下了珍珠而得名。云南因元朝以这种伊斯兰人物为行省长官，不仅从那时起永远划入了中国版图，而且至今是中国回民最多的地区之一。

后来，回族在中国每一个角落都定居下来，娶妻生子，体质上逐渐与中国人混血相融，人们不易区分他们了。一两代人之后，在强大的汉文明同化之下，他们忘却了自己曾讲过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及中亚各种语言——他们不仅失去了故乡，也失去了母语，变成了一种信仰的中国人。

人们后来觉得他们令人奇怪：穿戴语言都和汉族毫无区别，却古怪地不吃猪肉。

中国人喜欢含糊地看待事物——时间愈长，中国对于回回民族的认识就愈糊涂。严谨的一神教信仰体系、起源于犹太教的禁食原则，都被玩笑和无知曲解了。

信教——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情。虽然中国人也常常进香许愿，处处有雄伟的寺观建筑，有数不尽的神像。

外来的回回人生活在这片汉文明的海洋里，继失去故乡、失去母语之后，失去信仰的历程也一直在进行。

也许，今天的七百万回民中，至多只有一半人还坚持着自己的信仰。

哲合忍耶就是这些人的核心；今天它大约有四十至六十万人。

像犹太教、基督教一样，任何世界性的大宗教，都有许许多多派别和集团。中国回民中约有四十个不同的教派团体，哲合忍耶只是其中之一。

当我的《金牧场》发表时，曾经举办过一次朋友之间的小小庆祝会。沙沟农民马志文被我作为第一名贵宾，介绍给包括文化部长王蒙、美国大使夫人包泊漪在内的客人。他满面通红，神情严肃，自始至终一动不动地端坐在那里。他不吃一口烤羊肉，不喝一口汽水，仿佛在经受着严峻考验。蒙古朋友们在疯狂地唱歌，哈萨克朋友们在纵情地跳舞——而马志文头戴白帽，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如一座山。

他一个人便平衡了我的世界。
他只等我结束、离开、随他回家。

我总是在独自一人时，凝眸对着混沌的视野。久而久之，我产生了一种奢望，企图捕捉住哲合忍耶的形象。自从在那有关金色牧场的一切结束的时刻里结识了农民马志文——我的文章便奇异地冠上他的信仰之姓；他的名字也奇异地指示着我的文章。

我放浪于广袤的北方。后来我放弃了职位薪俸，在以西海固荒山为中心的北方放浪。我一遍遍地让西北粗砺的旱风抚摩我的肌肤。我让心灵里总是满盈感动。向西我又走到了伊犁；二百年前有一位哲合忍耶的妇女在伊犁河畔殉命。我终于在这样的人面前跪下了——那一天我有一种终于获得了安慰的感受。向东我一直到达松花江，一步步体味着被流放的艰苦。我遍访了二十多个教派，请教了许许多多潜伏在民间的伟人。我喜悦地感觉着自己的蜕变，新生的自我如今是坚定而沉默的。

在一处处拱北——圣徒墓，哲合忍耶和其它许多教派都重视拱北和圣徒，认为圣徒是存在于民众和真主之间的中介——周围，我结识的哲合忍耶派回民愈来愈多。马志文把我介绍给他们以后，一张粗糙黑红的脸庞就变成了无数张形形色色的脸庞，争先恐后地向我诉说。

它们深深地吸引着我，强拉着我，诱惑着我。那最初的时刻降临时我毫无悟性——我并没有察觉：万能的造物之主为我人生转折安排的瞬间，已经实现了。

我沉入了这片海。

我变成了他们之中的一个。

诱惑是伟大的。我听着他们的故事；听着一个中国人怎样为着一份心灵的纯净，居然敢在二百年时光里牺牲至少五十万人的动人故事。在以苟存为本色的中国人中，我居然闯进了一个牺牲者集团。我感到彻骨的震惊。

他们如幻影在我两眼里闪烁。他们如波涛拥载着我。他们生动活泼，憨直淳朴，单是想想他们已经是一种享受。他们在哲合忍耶中有一个集体名字——多斯达尼。这个词是中国回民常用的“多斯梯——朋友”的复数；对于我，多斯达尼就是中国底层不畏牺牲坚守心灵的人民。

难道可能概括多斯达尼么？

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因为身在这个几十万人的集体里，才强悍有力并神采照人。他们几十万人，都因为正在坚持着一种精神，才可能活得震撼人心。

我只能尝试——以这种精神作为我这部毕生之作的主人公。

文学、艺术、学问、认识——当我独自把这些概念推溯到它们的初衷，当我苦苦询问着它们的原初含义时，我为自己激动。走向这样的道路有如钻入黑洞，走通了有一种出狱的晕眩。让自己的文章纳入深沉的禁忌，让自己的真诚升华成信仰，让自己的行为采取多斯达尼的形式——我为自己获得的这一切激动不已。

我下定了这最终的决心。用我以前凭预感找到的词汇来说，我踏上了我的终旅。不会再有更具意义的奋斗，不会再有更好的契机，不会再有能这样和底层民众结为一体的文章。回民把具有宗教意味的决定叫做“举意”或者“举乜贴”（乜读捏音——我举意，这是最初的也是最终的乜贴：做一支哲合忍耶的笔，写一本他们会不顾死活保护的书！

——有过这样的事：

在海固哲合忍耶起义失败之后，那是在1940年。国民党进剿山区的队伍探得起义领袖马国瑞师傅曾经潜居在一个小山庄，在那里读书办教——那个小山庄在固原，叫双林沟，师傅住在一个叫马天才的人家里。暴动中马天才牺牲，家里女人娃娃守着师傅常常阅读的两木箱书籍。后来官军听说了师傅曾经在这里住着读书，就发兵前来马天才家搜查。当时那女人正在切菜，见官军一拥而入，她举起菜刀便砍。兵被她砍倒了一个，她也死于乱刀之下。官军毁了她的家，但是没有找到那两箱书籍。

四十多年以后，哲合忍耶能够公开了。这家人的后代找到了国瑞师傅的遗腹女——凤琴姑姑，正式把那两木箱书还给了她。

去年，我看到并浏览了这两木箱书。木箱子很旧，书籍大多霉黄了。我说不出自己的感动。我觉得，只有这些书是幸福的。

这件事给了我极深的印象，也许是给了我强大的刺激。我无法赶开那些书的影子。我也写了几本书，蘸着他人不知的心血。但是我没有看到过读者对我的保卫，只看到他们不守信用地离开。

在我对自己的生命之作抉择了以后，我不能不渴望读者的抉择。

当我觉察到旧的读者轻松地弃我而去，到书摊上寻找消遣以后，我便牢牢地认定了我真正的读者，不会背叛的读者——哲合忍耶。

一想到这部书将有几十万人爱惜和保护，我的心里便充满了幸福。这才是原初的、作家的幸福。为了夺取它，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任何苦楚都是可以忍受的。

我举了意。

大西北，尤其是哲合忍耶回民热烈地欢迎了我。三四部一直为他们秘藏

的、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下的内部著作，为我译成了汉文。悄无声息的大规模调查开始了，近一百六十份家史和宗教资料送到了我手里。一切秘密向我洞开，无数村庄等着我去居住。清真寺里的学生（满拉）争当我的秘书，撇下年轻的妻子陪着我寻觅古迹。困难时，尤其是当我退职成为一支笔以后，德高望重、八方闻名的大阿訇（礼拜寺教长）们破天荒地用汉文写信，给我寄来安慰鼓励。我又一次出名——这一次是任何名人都不可能想象、而我却竭力追逐的出名；从西海固到青铜峡，从甘肃到新疆，山区川地里的农民们半准不准地传说着我的故事，我尝到了从未有过的快活、自豪和幸福。

没有比这更值得献身的事了。我的心中只有这一片光明。我的抉择，我的极致，我的限界，都仅仅在这一件事情之中。1989 年秋，我宁静下来，开始了我的人生尔麦里。

尔麦里，回民们一般指某种宗教功课，指的是“干”。哲合忍耶回民为着一项虔诚的尔麦里，哪怕是用于圣餐的一只鸡，也要拴上用净水净食喂一个月。二百年里他们常常把上阵牺牲和尔麦里合在一起。这个概念比起一般日常的宗教生活（礼拜、诵经等），往往有着更沉重的份量。我提起笔，从未感到笔竟能如此沉重。

形式，我个人作为一支笔的形式，已经决定了我这部作品的形式。

一种人心的追求造成了一种凛然的人道精神。这种可以活在穷乡僻壤可以一贫如洗、却坚持一个心灵世界的人道精神，造成了一种如一片岩石森林般的人民。这种人民簇拥着他们的领袖即圣徒，称作“穆勒什德”。几十万民众把自己的故事划分在一代一代穆勒什德的光阴里。因此——我以他们的形式为自己的形式，把此书划为七代；每一代故事都使用哲合忍耶内部秘密钞本作家的体例，称之为“门”，而不称为章或部。

一共七门，勾勒哲合忍耶回民的一半故事。当代和未来的故事，也许我没有力量续完了。我的这部人生之作还有一个举意，那就是呼唤，我呼唤着四十万哲合忍耶人民的子弟和年轻的一代。我的心血已经将要枯竭，我的旗帜已经褪色破碎。我只能刻出这片岩石森林的一个模糊的轮廓。以后的事情要靠你们了，弟弟们。

还有你们——

我并没有忘记你们，我的汉族、蒙古族、以及一切我的无形的追随者们。我没有在任何一个瞬间忘记你们。我用汉文写作，我落草于北京，我远离我的哲合忍耶——也许 直接援助我的正是你们。

你们不能够因为看见我走进了那片黄沙弥漫的沙沟，就以为我舍弃了你们。

不，不应该认为我描写的只是宗教。我一直描写的都只是你们一直追求的理想。是的，就是理想、希望、追求——这些被世界冷落而被我们热爱的东西。我还将正式描写我终于找到的人道主义；你们会在读完后发现，这种人道主义要远比中国那些知识阶级廉价拍卖的货真价实。

我借大西北一抹黄色，我靠着大西北一块黄土。我讲述着一种回族的和各种异族的故事。但是，人们，我更关心你们，我渴望与你们一块寻找人道。

我终于描写自己的母族了。

但是你们应当作证，这里毫无狭隘。

这里含有人、做人、人的境遇、人的心灵世界和包围人的社会、人性和人道。这里有一片会使你感动的、人的光辉。

你并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发现这种光辉的。

1987 年，当我访问美国纽约的国际犹太人组织总部（B'NAIB'RITH INTERNATIONAL）时，他们为一位中国回民来访而奇怪。我当时曾经说过：只有犹太人才和中国回民境遇近似，只有犹太人才是中国回民最好的参考。

后来，我给外国的犹太人朋友写信时，我刚刚第八次从我深爱的大西北归来，此书的写作已经准备就绪。我心中堵塞着对哲合忍耶悲壮故事的感情。我写道：也许，主为了证明，在欧洲选择了犹太人。主也是为着证明，在中国选择了回民。

我厌恶狭隘。

当你们在我的书中读到一些动感情的段落时，我不希望你们古怪地产生任何隔膜。那是因为哲合忍耶人民为着心灵世界不受侵犯付出的太惨重了，而且他们沉默得太令人难以忍受了。我将告诉你们的哲合忍耶的故事，其实正是你们追求理想、追求人道主义和心灵自由的一种启示。你们可以获得经验，决定未来的取舍。

对于我——对于你们从《黑骏马》和《北方的河》以来就一直默默地追随的我来说，这部书是我文学的最高峰。我不敢说——我还会有超过此书的作品。甚至我还在考虑，就以这部书为句号，结束我的文学。

对于我在 1978 年童言无忌地喊出的口号——那倍受人嘲笑的“为人民”三个字，我已经能够无愧地说：我全美了它。这是对你们的一个约束；如今我践约了，没有失信。

为了你们——哲合忍耶以外的世界能读得通顺些，我在这篇前言里尽量

介绍了一些常识。但是，这毕竟是一种漫长的沉默在初次诉说；这毕竟是一种秘密第一次公开，阅读中仍会稍感晦涩。我使用了不少引文，因为它们是一些文人界外的大作家的秘密钞本，不引用实在可惜。为了此书，哲合忍耶拿出了所有秘藏——甚至鲁迅在世时他们也没有拿出来；甚至顾颉刚住在甘肃他们也没有拿出来，甚至范长江访问了他们的家他们也没有拿出来。

我和哲合忍耶几十万民众等待着你们。我们把真正的期望寄托给你们——汉族人、犹太人、一切珍视心灵的人。发掘出被磨钝的感性，回忆起消逝了的神秘瞬间，正视着你们经常说到的爱心和人道——理解我们吧。

茫茫的黄土高原和大西北向你们洞开了。欢迎你们。肤浅和旅游就要消失，你们会觉得抓住了一种真知灼见。走进来吧，习惯干旱和酷烈的风景，忍受锻炼的艰苦。你们一直怀着的那个愿望会实现的，你们将是有血有肉的人。

以我的这部书为地图，当你们也八次从大西北、十次从西海固归来时，你们会感到你们已经参加了我的创作。我相信，当你们擦掉额上的汗碱和黄尘，重新细细品味我的著作时，你们会发现它因你们的参与而完美了。

——那时，你们不仅觉得自己触着了我的心，也觉得自己触着了大西北的心。我的感情，你们的感情，死去的烈士们的感情——会彼此冲撞。那一刻的震撼将无法形容。我坚信那千金难买的一刻一瞬。我崇拜它。未来的人类将因此而羡慕我们。他们会觉得：在人世间，再也没有一份比这更珍贵的感情了。

张承志

1990.6.20

第一门　红色绿旗

什么是哲合忍耶

如果从西安城北上，或者从河套、长城、蒙古南缘的沙漠这一系列天然边界西行，远离中亚新疆浪漫主义风土而首先映入人的视野的世界——是一片茫茫无尽的贫瘠的黄土高原。

不用所谓深入。只要凝视着它，只要你能够不背转身而一直望着它，这片焦黄红褐的裂土秃山就会灼伤你的双目。在恐怖的酷日直射之下，眼睛会干涩、皱裂、充血，一种难以形容的旱渴会一直穿透肺腑，让人永远渴水。

虽然有一些干涸的河床，虽然有一些地方也有泉有井，但在这片天地里闻名的是窖水。用胶泥把一口大窖底壁糊实，冬天凿遍一切沟汊的坚冰，背尽一切山洼的积雪——连着草根土块干羊粪倒进窖里——夏日消融成一窖污水，养活一家生命。娶妻说媳妇，先要显示水窖存量；有几窖水，就是有几份财力的证明。

庄稼是无望的指望。

天旱的年头，种出去不仅颗粒无收而且割不回一堆麦草。人可以逃荒，牛只能饿死——灾年里人们更要花高价去买草，来年牛才能帮着人把犁拖上高高的远山坡地。

学生们个个发愤读书，为的是逃离家乡。

女人们嫁不出去，她们穷得往往没见过邻村，没有一身衣裤。

不用说古代，就说 1960 年前后的“自然灾害”期间——沙沟庄子，这个我将在这部书中一再提及的村子，共四十户、二百零几口，就有过饿死七十多人的惨剧。

那时村子里都吃苦苦菜。有家人的孩子进山挖苦苦菜，进了山就没有再回来。他连挖开地皮的力气也没有了。死在能救命的野菜旁。

天天都吃苦苦菜，身子渐渐就透明了。沙沟人含着泪对我说，当日他们可以看见别人肚子里的苦苦菜疙瘩。

儿子死在山里，同伴吓得跑回村，告诉那孩子的母亲。可是她刚刚弄来一碗糊糊汤，正打算等儿子挖回苦苦菜，给儿子喝，一听说儿子的死讯，这位母亲猛地抓起碗，只顾自己急急喝起来！

我的启蒙人、沙沟农民马志文忿忿地说：苦苦菜救活了沙沟人。他的父亲不堪苦难，在一个夜晚逃向青海——儿子回忆说：我那时，只想着吃俺大（父亲）放下的一块馍！父亲背井离乡之际，奶奶、母亲都哭着送父亲出沟——儿子却偷了那块馍，几口吞了下去。

那时的沙沟——狼和狐狸在一家家屋里串窜。有一个女人病在炕上，狼进了屋。而人们却以为是狗，睬也不睬。

——这就是哲合忍耶回民的天地。

在这样的天地里，信仰是唯一出路。

一连几年，在哲合忍耶百姓的土炕上，和他们拥着一床棉被，闻着他们烧炕的树叶和牛粪的呛味，我听着。我听得很多但我似听似睡。我的倾听像是吸收。那不休止的山风一样的，那浓烈的炕烟一样的故事，没有留在我的记忆里，只是溶进了我的血液。

信仰，我一连几年思索着这个词。

沙沟有过这样遥远的故事：有一户人，弟兄四个，穷得只有一条破棉褥子。为着信仰，官府把这弟兄四人捕走了两人——老大不堪狱卒用猪肉凌辱冒死越狱，后被捉回杀死。老四服刑，一直被监毙。留在沙沟家乡的老三老二，年长些的老二饿死在一次饥荒里——空空的家 里一人一条破褥子，那条烂棉褥子也被偷了。这完全是一件真事。存活下来的那个孤儿一族后来见到了我，给我讲了这个故事。

与这四兄弟的宗教迫害中毁家的同时，还有一段关于两兄弟的故事。官府平毁了清真寺，禁绝了信教，捕人时把弟弟关进了黑牢。

久了，有消息传来说，那弟弟已经在大牢里被折磨死了。他的哥哥听说后，举意要使为教献身的弟弟埋进圣洁的拱北（圣徒墓；下文将多次提及这个词）——于是向远方的大牢出发。

到了监狱，官府见有亲属认尸，便指给了他地方。隆冬季节，那屈死的容颜不改，他哥哥便背起尸体（回民叫“埋体”），向着沙沟，踏上千里路途。背着尸体的人不敢走大路；他白天潜伏在荒地里，夜里朝着沙沟赶路。

就这样，这个汉子背着尸体回到了沙沟，死者从被捕到这一天，已经十五年了。他那二十岁的年轻媳妇等着他，这一年已是三十五岁。看见尸首的

当刻，女人便哭得晕倒了。千里背埋体，这是沙沟最著名的历史故事。牺牲的人被埋进了拱北（而不仅是故乡），人民的精神便似乎得到了一点安慰和平衡。但是，故事还没有完。

背尸的汉子因为悲痛过度，再也不愿活了。他掩埋了兄弟以后，也在沙沟拱北里为自己挖了一个坟穴。他自己举了意，绝了食，躺进了那坟里。满村的人在找他，但不见踪影。后来有人突然想到拱北，于是发现了他。已是第七天，他仅存一口气。人们把他抬回家，他被救活后却大骂救他的人。村里人为他跪下了，求他吃一口汤水——这个故事后来我听不下去了，我愤怒已极，决不听也不问一句了。

在那一天夜里，我在沙沟下定了决心写这本书。那一天是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的日子——后来我在杂志上读到某作家讽刺另一作家是舞星、而他自己却陪“大会工作人员”跳了两圈的文章。

人们听说了我，络绎不绝地来找我。我每天倾听着这汹涌的苦难，觉得自己的这颗心像腌泡在苦海里。

大雪纷飞，院里玩耍的孩子们赤着脚。我心里难受，问大人为什么不弄双袜子。马志文笑着说：以前还没见过棉裤哩！

夜里，我走出他家的黄泥小屋。天上星斗灿灿，漆黑而清澄。我抬头凝望，等着启示。

这是什么地方？

什么是哲合忍耶？

有人说话。黑暗中两顶黯淡的白帽在闪动。又是一家人来找我——讲古代故事。

中国人中，只有这一支人能谙熟历史，代代不失传地记忆。我忙迎上去，问好，进屋，上炕前谦让。故事是相像的——

官府来灭咱的教，咱们提起斧头，上。俺家先人，咳，老的领上三个儿子，和官府拼命。后来么？后来又来了一伙官兵，俺家又是老子儿子一搭上。败给啦，没吃的，一家十五口人死了六口。奶奶饿毁了。官兵捕了走的，去寻找时找不到。那城边大渠水流里的人骨头多得很。官家正法插个牌牌子么，找不上那牌牌子，只能找见一个人骨架子，跪下念个索勒（古兰经断章），上个坟就回来了。被抓的人给打肿了头；后来越狱跑回家，不敢说，只说是蚊子咬肿的。大城南门外，人正平地，见了些死囚牌子，都是哲合忍耶回民。没法可想。背个大包想拣些骨殖回来，拣不上，哭着回了沙沟。回来进村，人们以为拣回骨殖，哭着迎上来接，其实是空着袋子回来。唉，哲合忍耶么，前定的这么个口唤（命运）。

我送走来人，夜深了。夜夜如此。我不知道，究竟是我召开忆苦会，还是农民们在办历史系。

什么是回族？

什么是哲合忍耶？

我望着深远的夜空，一连六年，我一直在这样问。荒山无语。这贫困得几近绝境的黄土高原腹心小村，仿佛要逼迫我自己解答。

我只能感受；这是一个全新的地域。

圣　域

这里是真正的穷乡僻壤，风景凄厉，民性硬悍。除开神秘主义（即苏菲主义）外，没有什么力量能适合于这里。

风土是不可思议的——我只能用散文或诗对它抒发一时的联想；我洞彻不了它。知识人对它的无能力，是这种宗教的黄土高原一直不为人了解的原因。

它不可理解，你只能崇拜它——无水区窖雪度夏；但是却村长三里，骡牛成群，千人大村彼此毗连，他（它）们喝什么？——文盲区识字人很少；以前因为一种远见和狭隘，这里回民不主张儿童读方块字，但他们却精熟二百年历史。你知道乾隆年、嘉庆年、同治年或者是民国二十八年的历史事件么？

这里充满了神秘的传说。人在这里非常容易碰上奇异。有一个伊斯兰教术语——克拉麦提（奇迹），在这片天地里极其流行。不信么？当你真的眼睁睁地看见了，当奇迹因你私藏心底的原因真地降临在你身上时，你会只想崇敬，你会满心畏惧。

我和马志文之间，就有过奇迹。

哲合忍耶的读者们人人都会相信这一点，因为他们都多少感受过、遭遇过奇迹。

放浪 于这片男人的荒野之中，你的世界观会潜移默化。

东半个甘肃。南北全部宁夏——银色大川和西海固山地。青海一角和天山两麓的大半新疆绿洲——这世界会诱惑住一个孤独生命，会征服旧知识，会打垮轻狂，使人只能崇拜它。

统治中国的孔孟之道，在这里最薄弱。旧中国的主人——大地主阶级在这里数量质量皆差。很少有那种钟鸣鼎食藏书万卷的文化家庭，也很少有儒将宰相名人大师降临。在正统士大夫文化落后的环境里，土著的俗文化很难压制和归化宗教的精神，特别是神秘主义精神。

回民像汉人一样，无望地在这片穷山恶土中迎送生涯。一般来说，他们没有必要羡慕那些可能比他们活得更卑贱的邻人。半饥饿的状态使伊斯兰教禁食规定显得更圣洁 。他人的几近摧残人道的性压抑和肮脏的卫生状况，使实行割礼的男性和遮羞蔽体的女性获得某种神秘的满足。无水乡村窖雪度夏，而坚持宗教沐浴的回民却家家以水的清洁为首要大事；那些盛一瓢泥汤脏水下锅的汉族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要留着那么干净的水洗澡。最重要的是劳碌之余，当教外人除了上炕吹灯一觉昏睡之外，再也寻不出一星半点事情时，清真寺里悠扬有致的念诵在黑夜里传扬。世界不仅止于此，做人尚有更美好的希望，——这种现象，就在荒凉得裸着石脉、几千里滚滚无边的一望焦黄中，不可思议地成了现实，成了主宰。

何止孔孟之道和官府告示，在这里连科学也是软弱的。无论谁，只要他尚未泯灭最后一丝感性，他就会在自己的生涯中遭遇神秘。由于这片土地从根本上说是不适于生存的，被迫在这里生存的人就只有依靠另一种逻辑。加上血统的传递，由于血这种人体中最难了解的部分的作用，回民渐渐养成了独有的一种认识习惯。

这种肃杀的风景是不能理解的，这种残忍的苦旱灾变是不能理解的，这种滚滚几千里毫无一星绿意只是干枯黄色的视觉是不能理解的，这种活不下去又走不出去的绝境是不能理解的——大自然的不合理，消灭了中国式的端庄理性思维。穆斯林们在一代代繁衍生息中，用苏菲主义的新鲜逻辑平衡了自己痛苦的心。

感官的具体知觉磨钝了，八股文起承转合的推理消失了，人云亦云的规矩方圆被怀疑，通俗的科学知识被打破——苏菲各教派的信徒只相信神秘感，又相信自己的想像力和直觉，只相信异变、怪诞、超常事物，只相信俗世芸芸众生不相信的灵性，只相信克拉麦提奇迹。

尤其在以陇山为中心的地区，风土呈着极度哀伤和恐怖的面相。在那种荒野山间走着，人心被恐怖和敬畏的感觉所笼罩，一丝异常的灵感渐渐出现。理解这片风土，特别是承认陇山周边风土的神秘气氛，对于理解本书描写的哲合忍耶教派很重要。甚至应当认为：正因为这里已经丧失了俗世经济文化的起码生机，所以慈悯的造物主才把彼世的神性优先降于此地。

由于追求神圣的人总是努力追求神圣的环境；同在大西北，甚至同属回族，哲合忍耶及诸苏菲派与别人的见解就大不相同。怀着宗教感情、特别是怀着强烈的殉教感情与渴望奇迹的哲合忍耶常常不为人理解。然而没有哲合忍耶式的体验，大西北就是一片丑恶难看的弃土。这种命题具有普遍意义：缺乏宗教式的素质情感的人，他们的世界只是失去圣洁的物的堆积而已。

对于俗界的或称世俗的中国人来说，空间是均匀的，仅有乡土之别，人也如此。居于其中的他们，在情感上是一种中性人。

而对于圣界的或称宗教的中国人，尤其是对于哲合忍耶这个回族集团里的人来说，空间并不均匀。这黄土大海里，地点大不相同。有些最是贫得惊人荒得稀罕的山沟坡坎，据哲合忍耶看来那是真境花园。

所以，生活又能够容忍了——因为至少在这里有相互知根知底的多斯达尼（哲合忍耶民众），有辈辈相传的烈士传说，有领导大家而且时刻准备殉命的穆勒什德（导师、圣徒、领袖），最重要的是有安息着数不清的烈士遗骨的拱北坟园。信仰追求是安身立命的一项最重要的保障，宗教和生活在这里水乳难分。

这就是哲合忍耶回民生活的环境。也许你去一次走马看花，会觉得那环境并不太贫苦；也许你小住几天又觉得那里不能生存——其实你应当做的，只是倾听；带着一份尊重，在那片风土中等候启示。

哲合忍耶在自己居住的一切地区，都实行了这种主观精神的“场所净化”。他们已经从俗世被赶进了陇山周边这种荒凉得不忍目睹的绝境。于是他们就在这种人世的绝境营造了精神的净土，并在这信任的土地上生息。他们热爱自己的土地，就像提炼了中国人热爱自己祖国的感情一样。

不同的仅仅是：中国人只有在强寇入侵之际才可能奋起，而哲合忍耶却时刻处于被迫害被侮辱的境遇之中，因而也时刻准备着反抗与殉命。

他们热爱的家乡永远是他们的流放地。

他们的流血像家乡草木一样，一枯一荣。

圣徒出世了

穷苦的人群挣扎在边缘上，只要有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旱、只要冬天不下大雪无法填满那种不可思议的水窖，只要夏天在遍野稀疏的庄稼地上落一场冰雹——就会跌下边缘，由苟活坠下死亡的边缘。

大西北的回民，就像一个栖居在黄山崖边泥屋里的盲人，坠向深渊的危险悄无声息地伴着生活。

人们只有热烈地诚信，只有托靠主。粗野散漫的生活，一迈进清真寺的门槛就骤然一变，呈现出严肃虔敬的神色。男人们庄严地洗净每一寸肉体，女人们如诉如泣地唤主，孩子们挟着一本厚书，稚气十足成群结队地上学——只是他们的小学是经堂教育，不是要念会几句文化而是为着念来一点灵魂。

老人们则几乎抛尽了现世一切生计，终日徘徊在寺里。我在沙沟的夜里曾远远眺望那寺，天是黑红色的，山影是黑红色的，寺的建筑轮廓隐藏在夜的黑红里——只有洞开的大门充盈着桔黄的明亮。我看见一些老人的背影，起伏仰落，正在专心致志地行礼。

男女老幼都在等待。

容许吧。

为我们出世吧。

我觉得，整个村庄和这暗红的山峦夜影都在叹息。似是祈求，似是痛苦的忍耐。

我们再也没有能力了。我们衰弱如羊。我们污浊不洁。我们无法战胜。我们没有桥梁。我们已经被抛弃，住在这种家乡。我们已经被降生在活的火狱。容许吧。我们此刻刚刚洗过乌斯里（大净），我们日日身带阿布黛斯（小净），我们趁这一刻洁净向您伸出双手。阿米乃（容许吧）！我们愚钝无力，我们别无出路。把金桥架给我们，把道路在荒山里显现吧，容许我们吧。带领我们走向纯净，允许我们接近主，接受我们来世做天堂住民。阿米乃，阿米乃，看在我们辈辈人流血的求情上，容许吧。看在我们为众牺牲的导师的求情上，容许我们的乞求吧。

但是，在全世界的信仰者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大问题：人怎样接近主。

在犹太教神秘主义派别、天主教、伊斯兰教苏菲（神秘主义）派，都提出有“圣徒”这一存在，做为人与主之间的中介。最著名的圣徒和圣徒传说，当然还要数基督教和《圣经》。但是，伊斯兰教中的圣徒——由于往往是真人真事，尤其是真地牺牲死难——对民众的震撼和感动，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哲合忍耶更鲜明地把圣徒和中国贫瘠边地的苦难底层民众彻底结合，让每个衣衫褴褛的穷人都认识圣徒——导师本人，都直接跟着他坚持人的心灵世界。这一点，给予像我这样的人的感动，是永远也不会泯灭的。

我一连数年，没有一刻不在心里怀念着他。他和我逐渐习惯了的浑身褴褛的农民那么相像。我为一种亲切感而震惊。我以我的形式，一直企图寻找一种真的人道主义。我尝够了追求理想在中国文化中的艰辛。然而大西北的哲合忍耶老百姓不仅尝遍了艰辛且流尽了鲜血，这使我欣喜若狂，我心甘情愿地承认了他们。

然而，他们追随着一个人。

我把目光对准了他。

人们对他至死不渝地追随着。几年里，我已经能够作证：哲合忍耶的几十万人，即他们亲切地互相称为多斯达尼的同胞们，为了他，每一刻都准备赴死。

我想象着他。

这个人名叫马明心。在我描写的这个世界里，你再也找不到比这三个字更响亮的名字了。而且这个姓名的响亮，在于它只是轰鸣在几十万人的心里，而不是被人用嘴诉说。马明心这三字因为受着极度的崇敬，所以被淳朴的民众避讳——没有人称呼这个名字。

他像一块被风雨漫漶已经失去了细节的巨大的岩石雕像。我只觉得他如一座岩石顶峰，屹立于我热爱的哲合忍耶刚强的岩石森林正中。他又如莽莽无边的黄土高原上的一座石碑，身上密密刻着风雨割锯的痕迹。

信仰的黄土高原，因他而有了唯一的说明和解释。这片广袤数千里令人只有绝望的滚滚黄色波涛，因为他矗立起来，而获得了方向。

当然这都是后世对他的追认。

他是从童年启程的。

那时他九岁。

他是一个孤儿。

活在这片天地里，降生于这样一家庭里，顿亚（人世间、信仰世界以外的社会世界）对于他毫无指望。

马明心的童年，无疑只是受苦。哲合忍耶民众因为都一模一样地只有一种形式的童年，因此对导师的童年毫无记忆。淡漠痛苦是大西北的特点，淡漠流血是哲合忍耶的特点。他是一座岩石，这岩石的形象是模糊的。

感赞万能的主，后来哲合忍耶中间出现了一位大作家；名叫阿布杜·尕底尔，人称关里爷（祖籍关里凤翔、甘谷、伏羌一带）。关里爷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创造一种中国文学史的新形式——第一是秘密，不外传也不使用外人能读的汉文；第二是散文体兼以神秘主义。关里爷留下的这部伟大著作是我最崇拜的作品，书名叫《热什哈尔》，意为“海之露珠”。

我的弟弟杨万宝是一位哲合忍耶阿訇世家的青年；学经十年，经汉两通。他是我知道的中国回族中最优秀的满拉（经学生）。为着我写这部著作，也为着他自己对哲合忍耶的感情，他和自己的同学马学凯刚刚译完了秘密的《热什哈尔》。

关里爷的《热什哈你》随着我的作品一块介绍给你们了，读者们。我盼

你们珍惜；因为哲合忍耶一直不敢信任。这部书写成于一百多年以前，哲合忍耶原来是打算永远拒绝阅读的。

《热什哈尔》中当然不称呼“马明心”三字。一般用他的传教道号“维尕叶·屯拉”，意为“主道的捍卫者”。行文多称为“卧里”、“沙赫”，意为“长者”、“圣徒”；有时称“毛拉”，意为“引路人”、“圣徒”。或者干脆称“太爷”。这一切，我希望我的非回族朋友一定要习惯。

大海潮动时溅扬的露珠——《热什哈尔》记载了马明心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挣脱绝望的西北中国，到回民们传说的真理家乡——阿拉伯世界去。

杨万宝等译《热什哈尔》这样讲述了马明心九岁时跋山涉水远走异国的故事：

维尕叶·屯拉（愿真主净化他的心灵）的儿子、我们称之大爷的穆罕默德·阿布杜拉讲道，他以前曾听过父亲这样说：“——我们原是阶州（今武都）的马姓。后来迁到了巩昌府（今陇西）。在那里，我们一些亲戚住在内官营，一部分在这里。随后又迁到了河州城，住在大西关。祖母归真后，人称呼为二爷的我爷爷的弟弟，他领着孤苦伶仃的九岁父亲去朝觐。抛下了他三弟和两个孩子。两个人，离乡背井。尝受着旅途艰险，朝荆棘之地、荒无人烟的云南路走去。他们进了不通言语的阿佤国，越过了九条汹涌的底格里斯河。一天，当他俩寻水找柴，想烧些饭吃时，狂风掀动了。尘沙在弥漫。漆黑降临眼前。太阳隐形，灾难驱逐了吉庆。维尕叶·屯拉看不见叔父，哭泣着，但哪里也不见叔父形影。他惊愕地独身一人，在那个清晨失去了方向。多么渴望能见到叔父啊，多么悲哀。

奢望的禾苗结不下果实。封斋的夜晚见不到月亮。但愿——这分离的诡异中藏着聪颖。叔侄二人永别了。

就这样，一个名叫马明心的中国穷孩子，踏上了无法考查也无法想象的、连终点都不知道但只相信那里有出路和真理的茫茫长旅。这个人后来征服了一批最刚强最硬悍的中国人。在他逝世之后第二百零三年，我突兀地撞在他的形象上——至今我还在回味着自己的心被他征服时的感受。

谁也不敢臆测当年的马明心。后来，民间的大作家关里爷终于鼓足了勇气描写这位开创的导师，我猜关里爷一定是觉得自己心灵中出现了某种奇异感觉与他有了神交。

这种一丝脉息般的飘忽不定的相知感，也曾经在沙沟、后来又在松花江

畔的船厂、在新疆焉耆的北大渠、在甘肃会宁的关川窑洞、在黄河灌区的洪乐府——几次轻轻地拂过我的心。我一直强烈地盼望见见他本人。我从每一位他的后裔的眉宇相貌之间，默默地猜测品味。我无法想象他的少年孩提——他统率着半个大西北，支使着西北中国的真正悍民。谁能想象九岁的他呢？谁能想像在中东、在阿拉伯沙漠中一步一陷地前行的那个孩子呢？

——哲合忍耶的圣徒故事，就此开始了。

他跟着叔父，想去西方寻求出路。他走过了“九条底格里斯河那样的大江”。他在沙漠中渴得晕倒，幻视了美丽的端水碗的女人。长途中他失散了叔父。只剩孤单一身。在大沙漠中他终于盼来了奇迹：一个老人给了他一串葡萄吃，并把他引领进了也门道堂。那里是一个伊斯兰苏菲派的传道所，他住下来，动辄坐静百天；一学就是十几年。他悄无声响地走近了他的契机关口。他放牧过的四十只黑山羊，他讲话时使用的阿拉伯语，他忍耐过的饥饿，他拾 回的那些圆圆的石子，都已经无法钩寻了。

十五年后，他满二十五岁。受也门导师（不识字、不念地理书的百姓们称呼为“也门太爷”）指令回中国传教。

维尔叶·屯拉·马明心回到了甘肃，从那一年起他便再也没有离开这里。几年来我奔波于黄土高原，总觉得还能再找到他。我看见了一条异样新鲜的路，他的遥遥背影永远在我眼前遥曳。其实他的境界已经超越了中国回民，甚至超越了任何原教旨的宗教。但是陶醉使得回民们痴痴地想念着他；那种真挚使我流连忘返。我写诗了，因为我从哲合忍耶农民那里受到了太强烈的刺激——我也开始像农民们一样，无心去解释如此陶醉如此感动的原因。

——原因很快就会一一讲清。

乾隆十年之前，马明心回国。哲合忍耶，这种底层贱民也要争心灵自由的精神，突然进入了贫瘠的甘肃。

毫无指望地打发日月的西北回民，如同干柴遇上了火苗，猛烈地掀起了一场求道热——用农民的话来话，是“另找了君主，另找了终身，一切心血，都只在教门身上”。苏菲主义（即伊斯兰神秘主义）的浓烈、出世、真挚、简捷，不可思议地与大西北的风土人事丝丝入扣，几乎在第一个瞬间就被大西北改造成了一面底层民众的护心盾。

文化上的不平等和无形压迫，在一天里就被推翻了：如毛附皮的中国知识阶级不懂阿拉伯——波斯文；面对这种回民，秀才举人变成了文盲。褴褛的饥饿的底层受苦人有了思想武器，今天早晨的他们，已不是昨夜的他们了。

沙赫，毛拉，穆勒什德——这些词都可以译成导师，都可以译成引路人。那个人来了，他出世了。追求归宿的路通了，接近真主的桥架上了，没有指望的今世和花园般的来世都清楚了，天理和人道降临眼前了。阿米乃，请容许吧。都哇尔（祈求）应验了，那个搭救咱们的人来了，煎熬人的现世要崩垮了，大光阴要成立了，圣徒出世了。

乾隆八年到十年之间，当那个在遥远神秘的“也门道堂”里长大的人，两脚又踏上了甘肃坚硬的黄土山道时，在空旷苍凉的黄土高原上，性情硬悍而毫无出路的回民们，已经把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都准备好了。

穷人宗教

有一个名叫麻脸满拉的人，投在了刚刚回国不久的传教者马明心门下。他穷得四方出名。一天天忍着饥寒。麻脸满拉有一个表弟兄，是位穷阿訇。看着亲戚窘迫的日子，这人对麻脸满拉说：

“主啊，我没有见过比你再穷的人！伏羌的多斯达尼多呢，跟我去伏羌走走吧。”

到了伏羌，当地的回民唏嘘着，施散给他衣服、鞋和钱。得到了施散，麻脸满拉高兴地回来了。他求见导师马明心时，被拒之门外。

麻脸满拉恐惶得苦苦央求，纠缠了好久后，马明心见了他。劈脸第一句，导师问道：

“你的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麻脸满拉说：“是伏羌的多斯达尼散给的。”

马明心说：“你是向我们的教门索取财物。你远远跑一趟，心意只在财物！快去把东西都退给人家。”

麻脸满拉脱了衣服，打着赤膊，满面羞愧。

马明心说：“如果真主没有告诉人遮蔽羞体，我就叫你把裤子也脱掉。你走吧，不再进我们哲合忍耶的门。”

麻脸满拉哭了起来。门徒和百姓也都纷纷为他求情。众人都说，原谅他吧，这是我们大家都有的缺点。马明心最后才留下了他，并且对众人说：“从今以后，谁也不许为施散走坊！”

在这个入口，我猛地被牢牢吸引住了。穷人，这是个在中国永不绝灭的词。朦胧的贫寒记忆，放浪世界的满目疮痍，一户户一村村的褴褛——使我一直在寻找着。我偏执地坚持，中国的一切都应该记着穷人，记着穷苦的人民。对于我来说，如此的一些故事极其重要——

有一户住在村角的农民，家里只有半块烂席铺炕。以前他是从来不上寺礼拜的，他躲着邻里亲戚，避着回民的一切节日。每逢到了自己父母忌日，他总是借口外出，离开村子。人们为思念亲人、为履行信仰者的义务——都有各自的一些尔麦里（干办、集聚诵读《曼丹夜合》这部经）——而他是孤独一人。院里没有一只鸡，柜里没有一点细粮。赤贫的人不单念不起书，也信不起教。他呆滞地坐在高高的荒山坡上，熬过自己不敢正视的日子。

马明心来了，带来了哲合忍耶。

他半信半疑地听着。

村里每个角落都在议论——这位老人家，传的是穷人的教门！真的不要海地耶（施散），真的！

村庄里，每天都有人家的泥屋里传出悠扬美妙的《曼丹夜合》之声。干过尔麦里的人，脸上浮着满足喜悦的红润，上山受苦时精神十足。他的心跳了。

深夜里，辗转在烂席炕上，他呜呜哭了。

他想起自己被官府杀害的父亲，想起饿死在这个土炕上的母亲，独自哭得凄惨。

几天后，他鼓足勇气，请了那位年轻的神秘哈只（曾去麦加朝觐过的人）。马明心点点头，订下了日子。

来人围成一个圈子，肃穆地跪在那土炕上。人人洗过小净，个个是有名的阿訇。悠扬的诵词念起来了，带着听说是来自“也门”的奇妙音调。他痴痴听着，时间在行进。

信仰的义务，被实践了。

枯干的心里涌进了湿润的安慰。

他站起来，走出半塌的黄泥小屋。院里拴着一只他朝邻居借来的鸡。他又用一只大粗碗借来两碗白面，准备给刚念完的人做饭。尔麦里之后的饭，是圣餐——这是起码要花费的。

马明心拦住了他。

院里有一棵枣树，马明心命令他摇下枣子来。几个枣子，在碟子里一一摆好。马明心说，哲合忍耶的圣餐就是这个果碟。穷人不必为了信仰宰鸡宰羊，只要摆放果碟时记住提念真主。尔麦里靠的不是经济力量，而是真诚的意念。

在半张褐黑的破席上，念经人们严肃地拾起枣子吃着，随后一片欢笑。他哭了。

马明心带给中国的哲合忍耶，是一种穷人宗教。大西北没有预料到，它兴奋得不知说什么，于是又在兴奋中沉默。外人以前没有从这沉默中看到喜悦，今天也没有从这沉默中看见怀念。

任何一处尔麦里，任何一个省份，人们都在忙着摆果碟。我在半个北方数不清多少次看见这果碟。人们庄重地摆着——如今能摆进各种各样的干果和鲜果了；但是人们仍然那么不善诉说。“这果碟子，是咱们哲合忍耶最尊贵的东西”——他们说。这是穷人的圣餐，我心里补充说。

关于马明心为穷人办教的美好传说，多少年来一直在哲合忍耶内外流传。传说他为教民干尔麦里，教民奉赠的乜贴（宗教举意、费用），他一律转手散给穷人。甚至在斋月里人送来两块白面饼，他也随手散给乞丐。为人送葬，相传他只取几十个麻钱；人人皆知哲合忍耶不是为了布施。他住旧窑，住泥屋，家里没有一头毛驴——他的妻子以一生推杵磨面而闻名。他有一件妻子手织的毛衫，后来进监狱时，他就穿着这件衣裳上路，直至牺牲。

这是一件羊毛织的衣衫。起源于中西亚的伊斯兰神秘主义叫做苏菲主义。苏菲，意即羊毛衫。古代那些神秘的行吟诗人、修炼者、追求着爱主接近主的私人体验的穆士，都穿一件羊毛衫袍。

马明心有两位夫人。一位是不孕的撒拉族夫人，一位是通渭草芽沟的张夫人。不清楚是哪一位女人为他织了这件羊毛衫褂。官军后来血洗关川，抄马明心的家时，寒窑中一贫如洗，院里一盘磨、半窖水。撒拉族夫人为丈夫自杀在窑外。张夫人被五花大绑押走充军。官军刨地三尺，翻了又翻，一共发现了半串小麻钱。

从甘肃到宁夏，老人们着重指点我说：“那半串麻钱有个来历。不是铜元，是小麻钱。家里穷得掀不开锅盖了，哪位夫人就包上了羊毛衫袍，走了郭城驿。有一家当铺开在郭城驿街上，夫人给掌柜的说：当件衣裳。郭城驿开当铺的掌柜接下一打开，只觉得，光芒闪闪，满屋香气。掌柜的心里暗暗知道了。他取来一串麻钱，两手恭敬托着：‘这串钱，算是我给自家求饶恕。衣裳不敢留，您快快包起来！’这就是那半串小麻钱的来历。花费了半串，剩下的半串子公家抄上走了。”

——老人们说完又沉默了。

他们能讲清马明心家里一文钱一粒米。

深邃的哲学进入了泥屋窑洞。心灵获得的平衡，便风景柔和了，使痛苦轻缓了。饥饿的穷人一天天在精神上富有起来，马明心这个名字迅速地传向全中国。

绝望者、念经人、大都市里的精神干渴的人、追求正道的青年、想献身追随圣徒的勇士，——都背上了一种木头背篓，踏上了奔向甘肃的道路，寻找马明心。

哲合忍耶在迅猛传播。

但官府和俗界并不知道。

那是一个追求的年代。背着背篓的人离开家乡，形影不离地追随着认定的导师，这是今天已经湮灭了的一种生活方式。追求者们陶醉于这种生活——他们要接近“主”，要封斋礼拜并且秘密地从事修炼。要在僻静山洞里坐静，要把灾年里仅有的食物散给乞丐。他们的女人要含辛茹苦，推磨扶犁。男人被捕就探监或被流放，丈夫若牺牲就献出儿子。

渐渐地，哲合忍耶的隐形世界被建立了起来，虽然外人并不知道。

半个甘肃、南北宁夏、一角青海和陕西，甚至山东、河北、江苏、云南，都有人奔向马明心求道。

——那是逝去的十八世纪。那时的中国确实曾出现过一场旋风般的理想追求运动。穷人回民是那次追求的主角，很多有知识的学者也在行列中。

追随着马明心的一些有志之士，形成了哲合忍耶的核心。他们不是一般满拉（经学生、内地称海里凡），他们是圣徒的门客。他们对家庭似舍似系，生活目的是追随导师。

导师叫“穆勒什德”，他们叫做“穆勒提”——这是一种今天罕见的、不问前途不论安危、随时准备赴汤蹈火的、以宗教圣徒为修身目标的追随者。

维尔叶·屯拉·马明心的弟子们不仅仅是些礼拜的阿訇。他们在荒野里、窑洞破屋里、劳苦的庄稼活计里、“脱勒盖提”（秘密修炼）里迎送岁月，认识真理。几个月以前我在一份抄本中读到——“他们都去山里打柴，他们浑身褴褛。但富贵不能诱惑他们，他们在饥饿寒冷的考验中守着人道。”

由于贫穷的本色，哲合忍耶干脆以素为贵，他们没有雕梁画柱的清真寺，而且反对素色之外的彩画。直至今天，你看不见它有豪华大寺。

这里是真理的辩论场。见解和认识在尖锐地较量。

维尔叶·屯拉·马明心时时显露本色。单凭对穷苦农民的感情和关注，是

不可能掌握穷苦农民集团的。信仰不是迷信。敢于在中国树立起一面旗子，就要有支撑它的能力。

大西北是回族密集之地。兰州、西安、西宁、河州，还有一些著名村镇，都是回族能人的潜伏之地。

关里爷记载了一个马明心早期的故事：

相传：我们伟大的毛拉·沙赫·维尕叶·屯拉起初住在皋兰县。有一个人称“胎里会（念经）”的人，是五阿訇之子——请毛拉吃饭。“胎里会”心中不服。为了考验毛拉，他跟在毛拉背后，不带路，不指路。但是，不用指点，毛拉径直走到胎里会家。坐定在上房里以后，毛拉问：

阿訇，知识的终点是什么？

胎里会无法回答。毛拉又问：

伊斯兰的终点是什么？

胎里会忙向毛拉说色俩目，他对毛拉深深敬佩了。毛拉说：“知识的终点，是主的认知；伊斯兰的终点，那是无计无力！”

我坚信：一切哲学，都会被这句话震动。

还有——伊斯兰教每天有五次礼拜；每一次中数拜里有一些拜属于天命，另一些属于副功。几百年来，因《古兰经》中有一句话，提到了“正中的拜”——因此，诠释家和好道者就对这一句“正中之拜”众说纷纭。

关里爷的《热什哈尔》记道：

相传：有一天，毛拉维尕叶·屯拉问阿訇们：“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你们应该坚持礼拜，坚持正中的拜功……，这正中的拜功是什么呢？”阿訇们无言可对。毛拉说——“正中之拜，就是川流不息的天命！”

天命的拜数、礼拜的次数——马明心都没有讲。他讲的只是：天命，这种人证明自己是有灵魂和信仰的最低形式，对人的生命过程如一道川流不息、迎面而来的长流水。这极其深刻。这种见识早超越了伊斯兰教，而与各大神教的基点完全一致。中国回民除此再没有过更深刻的神学认识，这是一种关于人的重要观点。

在西北荒凉的人间，绝望的穷苦农民又有了希望。一个看不见的组织，一座无形的铁打城池，已经出现在他们之中。穷人的心都好像游离出了受苦的肉体，寄放在、被保护在那座铁打的城中。

人间依旧。黄土高原依然是千沟万壑灼人眼瞳的肃杀。日子还是糠菜半

年饥饿半年天旱了便毫无办法。但是穷人的心有掩护了，底层民众有了哲合忍耶。

穷人的心，变得尊严了。

仪　　礼

最简单地说，哲合忍耶就是在晨礼之后用响亮的高声赞颂来念即克尔——念辞。

晨礼中哲合忍耶的即克尔中，有一处是激烈地否定和肯定。念时全体都随着节奏，否定时摇头向右，肯定时把头向左指向心灵。

否定时念“俩依俩罕”——万物非主。

肯定时念“印安拉乎”——只有真主。

念得激烈时，礼拜者在响亮的齐诵中如醉如痴。寺里灯已熄掉，正中只有香点燃的红亮。在这高声赞诵之中，黎明正庄严诞生。这一段时间确实庄严而神秘。人们聚在一起这样迎来生命的又一天，如同坚守着城池的战士。

这座坚城、这些高声赞颂的人，是有形象的——它就是“打依尔”。

打依尔，是即一个围坐的圈子。中间是矮桌，用专门的布单或毯子罩盖着。清晨这桌上燃着香；夜晚的虎夫坦拜后，念五页《穆罕麦斯》时这桌上摊开着《穆罕麦斯》。打依尔上的人隔桌围跪，两端各横跪一人。另外，在干办悼念、修养的功课（尔麦里）时，也有这种圈子。打依尔所有的物品是绝对神圣的；打依尔上的氛围不仅肃穆而且严峻。阿訇们若是为上打依尔而沐浴，洗罢直至跪上打依尔不再出声，——等仪式开始后他的初声是纯洁的经文。教众们若是在其它圣域范围里还存着一丝轻松随便，上了打依尔后他便如同铁铸判若再生。

这个每天都在半个中国忽聚忽散的、人数多少不等的圈子，是哲合忍耶领袖马明心赋予人们的一种神奇的形式 。

与人的区别、高贵的自我、铁的组织、高声赞颂、孤独、强悍、神秘——哲合忍耶的一切，都尽在其中了。

如果人多，这个圈子可能很大：笔直的两排人相对跪齐；左右两端各打横跪一人，围成一个长方形圈子。人更多时，圈子后面一排排整齐地跪好，簇拥着圈子在前。

如果人少，几个人也分成前后两排，再有两人各守左右两端。即使只有两人一起礼晨拜，他们两人相对而跪，也组成一个打依尔。哲合忍耶对自己

的“打依尔”感情很重；上打依尔，含有着某种加入、坚守、互相信赖的隐语；上打依尔，相当强烈地暗示着保卫信仰。

打依尔，是尔麦里的外貌。

哲合忍耶，就是成千上万人、有时是数万人簇拥着一个打依尔，举行各种各样的尔麦里。

在后来的战斗中、牺牲中、悼念的聚会中、集体的劳作中——人们看他们像一群杂乱无章的乡下农民，他们看自己像一个隐了外形的打依尔。

我偏僻地远在北京。

但我也真切地觉得自己在这打依尔上。

我在这尔麦里般的书写中，常常幻听着那动人的即克尔。原谅我往往写得激动或用力过度，因为我的耳边那声音响亮起来了。

在宁夏川、西海固，在陇东和陇南，在新疆和云南贵州，在大西北和星星点点散布半个中国的浩茫大陆上，哲合忍耶就像一个巨大无形的打依尔。

清晨，我听见——我的读者们，我希望你们也听见——在中国，有一种声音渐渐出现。它变得清晰了，它愈来愈强。这是心灵的声音。它由悠扬古朴，逐渐变成一种痴情的激烈。它反复地向着这难解的宇宙和人生质疑，又反复地相信和肯定。大约在晨曦出现时，大约在东方的鱼肚白色悄悄染上窗棂的时刻，那声音变成了响亮的宣誓。它震撼着时间的进程，斩钉截铁，威武悲怆。

除开即克勒外，马明心从也门带回的经典中，有五言的赞圣诗《穆罕麦斯》一种。每晚宵礼后，哲合忍耶以特定的叨热（调子）念五段。这是一种强抒情的循环赞诗。《穆罕麦斯》给哲合忍耶带来一种特殊的神秘感情。原因有二：第一是此经的诵读永无止歇。哪怕遇上巨大灾难，如同治十年、1958年、文化大革命，如果念诵中断了，那么在恢复的那一晚，教众们要一晚晚、一年年推算，上溯到中止的那个晚上。然后再按照每晚五段的原则，推出今晚应念的段落，开始诵读。不必联络，不用任何组织手段——全国各地一切哲合忍耶教坊，在一天晚上所念的《穆罕麦斯》，都是相同的五段。决无差错。这又是简直不可思议。

第二个原因是《穆罕麦斯》的隐喻性。教内历史著作往往注明事件发生的当晚，念的《穆罕麦斯》是哪 一段。往往有惊人的吻合——关于这个问题本书会有重要的举例。

这本赞诗极美。每晚念诵五节之后，懂得阿拉伯文的人便向群众讲解这些修饰外露的句子。情感——尤其是诗中的哀伤和想像滋润着人心。中国人不擅感情表露；但哲合忍耶却每晚都在用这种奇异的形式抒情。

清晨和夜晚——哲合忍耶的仪礼，基本上就是这样。这些仪礼是后来动人故事的框架。

神秘功修即“脱勒盖提”不易了解。从事这种功修的人，把它的内容视为自己——导师——真主之间的秘密，决不外传。

我作为一名晚来的、而且是从繁华向它倾倒的流浪汉，只能看到这种神秘主义宗教功课的一些表象。我只知道它是一些念辞，有严格的传授规定、念诵时间和遍数。我只知道从事“脱勒盖提”功干的人，都是具备完美的拜功及一般宗教实践的纯洁者。它的场所、它的典籍、它的用具包括用水，甚至不允许妻子儿女触碰。我只知道一些荒僻的山崖和洞穴，传说那里是从事这种功修的静室，也有一些静室是真的房间，但今天都被锁着，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却不许闯入。

但是，一般说来，感到自己内心需要进行脱勒盖提修磨、需要独自感悟和寻找和主相会的感受的人，一般都是在深夜或凌晨悄悄念一些特殊的词句。

我常常凝视着那些毫不透露他们功修内容的老人。他们的脸庞，常常使我抑制不住要描写这种脸庞和神情。那是一种铁一样的宁静，那是雷打不动的稳重。他们使我屏住呼吸，不敢放松分寸。但是那如谜如墨的铁色神情中，又藏着无限柔和和满足。他们不会透露，那是他们和造物的真主之间的秘密。他们独自享受了神秘瞬间的甜蜜，又回到了我们中间。似乎他们和人们毫无区别；只是有一种不可言说的美，轻合着他们的言谈举止，闪亮在他们的眉宇眼光之中。

你能摆脱这美的诱惑吗？

我不能。

在正统的中国文化中，这一切都不能想象。

对于正统的中国，它是异端。

但是，异端即美——这是人的规律。

导师马明心在哲合忍耶的《尼斯白提》（道谱）上，豪迈地在七位也门圣徒的名字后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接着，他向着黄土高原和半个中国的穷苦回民发出宣言：

> 你们听啊，天空中有我的位置，大地上有我的国土。我有骑乘，我有学堂，我看见翠绿世界。一切圣徒都是我的教下，一切学者都听我呼唤——我的话语里没有谎言！

对于痛苦的心灵，这宣言有着不可遏止的力量。被压迫的人渴望着奔向

这面大旗，冲出苦难的压迫。让心灵自由，让心灵痊愈，让心灵呼吸喘息，让心灵先去天国——舍了这受苦人的身子给这坑人的世道，让心沾一沾主的雨露吧。

这就是神秘主义。

这就是大西北的十八世纪。

中国对此一无所知。中国对心灵和心的灵性，从来是冷淡的。中国没有听见哲合忍耶在清晨的公开高诵。一个中国底层的新形式，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形式，形成了。

但是，中国不允许这种怪诞形式。苏菲神秘主义对于来世和造物主的挚爱和苦苦追求，实质上标志着对黑暗中国的控诉批判。这是一种最彻底的异端。让中国容忍着人民异端自由发展的假象，很快就要结束了。

出　河　州

河州濒临大夏河，是甘肃南部隔离开青藏高原的一个回族集居住的小城。它南靠藏区，北进兰州，中间有黄河滚滚流过。它居民复杂，语源奇特，回族中藏着撒拉、东乡、保安三个特殊的小族。河州地区忽穷忽富，贫瘠与丰饶错综，有着各式各样的风土。河州城百步一寺，家家念经，郊外八坊分划回民各派，圣徒们的拱北林立，宗教是生活中的盐。

虽然它后来自称中国麦加，但在十八世纪，这个小城像耶路撒冷一样，是宗教竞争较力、追求繁荣的中心——故事就在这里开始了。

——花寺派也是一种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别。它与哲合忍耶有大量细节上的不同（其中主要的是低声赞念即克尔），但同样追求脱勒盖提的“道”。花寺教派创建于艾必·福土哈·马来迟，父子承授教权，次任掌教为马国宝。

马来迟，家道殷实，父号马十万。他与马明心道祖同年赴西方朝觐求道；因此我教称他为道祖同学。马来迟游学五年后，回故乡河州，传授虎夫耶学理，突出的伟绩是教化青海卡力岗一批藏民信仰了伊斯兰。若干年后，其派在河州遮西发展很大，同时也聚集了财力，传说曾以彩画饰修清真寺，后来他本人之拱北也广用彩画，“花寺门宦”之称由此而名。

马明心在回国后，回到河州传授哲合忍耶。在如同自由竞争的传教中，原来属于花寺的人有相当一部分转信哲合忍耶，因此引起了教争。

哲合忍耶在人世间的遭遇，它后来长达二百年的威武活剧，就是以这种出乎意料的开幕式，突兀地开始的。

最初是和平的信仰竞争。

那时比的是导师——穆勒什德的能力。

民众们注视着，他们要考验这些传道者。不信仰的人觉得教争永远是愚蠢可笑的，而信仰者却认为这至关重要，心灵不能容许虚假。用百姓的话说，“要寻真的教门”。

哲合忍耶的作家们对此写得非常活跃。

相传河州西关有婆媳俩，都很虔诚。婆婆随的是艾必·福土哈；媳妇跟的是维尕叶。一天，娘俩为干尔麦里而做饭，吃莜麦猫耳朵。虔诚的她们每当用手搓一个，就念一遍“台思米”①。后来，请到了维尕叶·屯拉，也请到了艾必·福土哈，还有一个阿訇一个乡老。饭上来，维尕叶问众人：“请给这食品安个名字。”都说：“猫耳朵。”问到艾必·福土哈，他也说：“叫个猫耳朵。”维尕叶·屯拉说：“你们说得都不对，这是一碟‘台思米’。”婆媳二人听了流了泪，跪下说：“你是真主的卧里②，从今后，我俩要跟随你的教门。”

这个小故事非常有意思。它相当可信：马明心最初和马来迟在各自传道期间，曾经比较友好，甚至还常常在一块活动相遇；后来，他们的矛盾逐渐尖锐；唇枪舌剑，寸土必争。教门，也不单纯得只是一丝意念。它是更全面的社会，充满着利益地位。教争从来不可避免，只要人与人存在矛盾。

终于，大规模的教争伴着流血，在河州城和河州回乡爆发了。其中最著名的一件事，是祁阿訇改宗案。

祁阿訇的故事，是哲合忍耶作家钞本秘密文学中最细腻的一个。关里爷最初描写了它；后来一个叫曼苏尔的大阿訇又更细地写了一遍：

祁阿訇说：我原是艾必·福土哈（马来迟）的教下，我父亲属老教。有一天父亲对我说：孩子啊，我从没有见过像维尕叶这样的人！你以为如何呢？我说：对安拉发誓！我心里也这样认为。然后，我父亲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在院子内外都点上了香，请来了毛拉维尕叶·屯拉，和

---

① 台思米：以真主的名义。

② 卧里：圣徒。

他握了手之后，跟着他。并要求入他的伊斯兰教。他答应了。因而我们走上了同一条道路。我们偷偷地作，不让人们知道，怕惹是非。

传说，祁阿訇说：有一天毛拉维尕叶对我们说：我们明日上哈比奔拉山去，那个山上有个拱北。我们跟随的人就准备了食物以及锅碗水壶茶杯等，装到一个布口袋里，并雇了一人来挑。毛拉说：如果这样，我就不去了。我的意思是自己挑着。难道你们没有听到安拉说过：尔萨与众天仙绝不鄙弃给安拉为奴吗？我们惭愧地各自拿了自己的东西，跟着毛拉从大街上走过。由此引起河州城内仇视者们的妒火，他们散布流言蜚语，议论纷纷。正如安拉说：他们口吐恶言秽语，心怀不满。

祁阿訇说，在这件事以后不久，有天晚拜后突然有人来告诉我说：毛拉请你。我就去了。毛拉把左手伸到我的衣服下面，摸我的脊背、腰肋、臀部，又摸了我的头、两膊和两手。我不理解他的意思。他说：回去吧。我顾虑重重。第二天礼完早拜，在我前往艾必·福土哈的街上，真主啊，一伙人向我扑来，用长棒短棍和鞭子打我。女人们也站在门上朝我泼污物。由于安拉的襄助，不知我从哪里来的勇气和力量，把他们一个个都打翻在地。我毁了他们的工具，战胜了他们。这样就加深了仇恨。艾必·福土哈的四子带着一伙人到法官家去告状。说我们立了新教，要收买人心等等。法官得了贿赂就准了状子，把我们拿到公堂上，判了我四十大板，又判毛拉三大板。打毛拉时，毛拉念了句‘赞主清净’，板子就裂成了两半。于是法官就站起来不打了。退了堂，我们就回家了。须知：安拉是诅咒不信者的。祁阿訇说：当我由公堂回来时，路遇一个白胡子沙赫，手中提着一捆鲜韭菜。他见我说：唉，这个酷吏多坏呀！你知道这板子的名称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中国话叫卧牛板，要是今晚你不治疗，就活不到明天。我说：老爷爷，怎么治？他说：你雇上两个人扶你到水磨房去，让磨轮水反复冲洗你的伤口，等伤口疤掉了就好了。我回去雇人，谁都不敢去，害怕艾必·福土哈和两个瞎 兄弟。我就一人去了，照着沙赫教的办法去作。水把我冲晕了，我找了两根树枝，挟在腋下靠着，至日落时，伤疤还没有冲洗掉。忽然刮起了大风，下起雨来了，脚下成了河，衣服都淋湿了，天冷得很，我忍着痛苦念：我的养主啊，我亏死了！又念：我的养主啊，你不要借着我磨难人们，你让我远离压迫者！晚拜时，风雨住了，伤疤也掉了。我完全好了，和没伤时一样。

第二天晨拜后，我又到艾必·福土哈的街上去，从上街到下街反复骂了好几遍。讥人们都很惊讶地说：这个死人！怎么这样勇！第二次又去告状。官长判道：各自回自己的老家去。于是我们的毛拉就迁到金县

的马坡去了。毛拉说：主让他的忠实朋友从河州城出来，犹如从荆棘丛中取出了鲜艳的玫瑰。赞颂主，他让我们脱离了坏人。

教争纠纷和诉讼的结果是被逐回籍。出河州造成了哲合忍耶的心伤，使他们把河州比喻成“荆棘丛”；并顽强地追求创造一个新的、真正的中国圣地的理想。应当说，在日后这个理想实现了。哲合忍耶用持续的牺牲，使他们的一处处地点赢得了令人激动的尊敬。但河州毕竟是河州。怀着一种说不清的遗憾，哲合忍耶终于还是远离了这个繁盛的伊斯兰小城。

哲合忍耶是先出循化、后出河州的。乾隆二十七年，导师马明心因在循化张哈工的主麻日（周五聚礼）上讲经，与花寺教主马国宝争辩；被马国宝以“邪教”告官。循化厅清吏马世鲲把马明心等人逐出循化撒拉人地区，并勒令撒拉人哲合忍耶大弟子贺麻路乎具结，保证永不招留外来人传教。所以，哲合忍耶是在一股巨大的势力驱赶之下，先退出积石山，又退出大夏河的。

积石山脉是钢色的，黄河孟达峡劈此山下甘肃。

积石山以西乃是撒拉人的居国，今名循化。

循化的撒拉人之中，已经有了钢铁般坚定的哲合忍耶信仰。操突厥语的撒拉族是一种感情激烈气质悍勇的人群。穆勒什德的被逐，使他们突然面临了一种考验。乾隆年间中国回教徒向封建秩序发动的第一场圣战，便由这些撒拉人实现了。

最初，一切仅仅是维护哲合忍耶的宗教生活而已。失去了导师的贺麻路乎，自然成了撒拉哲合忍耶的首领。贺麻路乎时期的教争，主要是坚持单独立寺的自由，与老教（花寺）争教徒、争教理、争诉讼。清政府以“公家”这个名字开始介入，一开始就偏袒正统、支持老教。事态由此加剧，危机布满积石山。

孟达峡的水涨了，撒拉的男子要出世了。

抓住你的历史

撒拉人哲合忍耶首领贺麻路乎的出现，也许具有着当时不能预想的意义。据《钦定兰州纪略》，有“马明心于二十七年逐回原籍后，潜来撒拉尔传经惑众”之语；后来又有“三十六年马明心令各处阿浑在撒拉尔地方传经”之语。可以判定的往事是：哲合忍耶仍对积石关以西的青海农业区怀着希望。毛拉马明心在出河州之后仍然企图以循化撒拉人为恢复河州的前锋，尽管在关川

马明心又新建了哲合忍耶传教中心，但他并未放弃回民稠密的河州。撒拉人地区有人执行哲合忍耶领袖的口唤（令），马明心的口唤能牵动循化的各处阿訇。

这意味着——热依斯即主教已经出现。

热依斯是中国回教中仅仅见于哲合忍耶教派的职务。这一教职，后来在哲合忍耶历史中关系重大——巩固发展教门，与分裂削弱教门，往往都源在热依斯。重要的热依斯不仅参与制造历史，而且多是虔诚的宗教家。在哲合忍耶里许多热依斯都已经具有穆勒什德的色彩，在教内称爷道巴（叔），极受崇敬。绝大多数热依斯都享有拱北，如同一路诸侯。热依斯就是主教，就是官府之外的人民组织的执行人。中国人以宗教正在反抗专制。而热依斯的起源，也许就在撒拉人之中。

贺麻路乎无疑已经具备热依斯的资格。细细品味，他似乎就是河州积石峡以西、黄河两岸撒拉农村的热依斯。从乾隆二十七年马明心被逐，至乾隆三十四年贺麻乎路充军新疆，约八年时光里，循化撒拉人中哲合忍耶信徒愈聚愈多，势头愈来愈炽，不可能无人指挥。今天凡谙熟哲合忍耶事务的人一目即明。原因只有两条：一是马明心仍在循化走坊；二是撒拉人中存在热依斯的坚持。

——我的故事开始错综复杂。我请求哲合忍耶人民允许我对穆勒什德直呼其名。我请求汉族和更多的读者忍住突兀感听我步步叙述。我请求旧文学形式打开门，让我引入概念、新词和大量公私记录。

仅根据“卅六年马明心令各处阿浑在撒拉尔地方传经”一条公文，以及日后清廷审讯的大量回民均称三十六年入新教的旁证，可知哲合忍耶至迟在乾隆三十六年已经在循化设置了热依斯。这是对中国专制集权的又一个挑战。

他就是著名烈士、撒拉人民的骄傲苏四十三阿訇，一个撒拉人血性的象征。

在苏四十三出世时，大时代悄悄降临了。

在“公家”介入之前，既然是教争，是非仍然是双方的。哲合忍耶在顽强坚持自己传教自由的斗争中，不惜极端，不念花寺教徒也是穆斯林——这种纠纷一起便无所不用其极；不惜杀伤人命也不惜牺牲的特点，比比见于中国回民中。各派都应引以为诫。

但是乾隆年代是一个虚假繁荣的时代。这种时代的特征有二：首为官吏的残民与腐化，次为农民尤其少数民族农民的饥寒交迫。由于哲合忍耶的争教而揭露的、震骇中国的甘肃官吏大规模贪污案——冒赈案，即这一观点的

例证之一。宗教的繁荣作为对这种时代的虚假繁荣的消极、抗议和对立，也在这种时代出现了。时代在处于这种虚假繁荣时，社会上弥漫的气氛是相当自由的；各种苏菲派的蓬勃发展及孪生，如哲合忍耶能够只凭信仰便肆情无忌——都是这种时代的产物。

虚假繁荣的时代不能容忍对其虚假的揭露。当哲合忍耶忘记了自己命定的异端属性和命定的悲剧、一味喧嚣争闹的时候，这时代的主人——封建中国统治者便撕去了盛世明君的面具，从道德文章背后把屠刀抽出来了。

河循地区在乾隆年间由哲合忍耶与花寺的教争，实质上就是这样一种运动。宗教繁荣，对于回回人民毕竟是千金一刻。即使他们中的有识——或者说有感受和预感的人已经嗅出了一种危险和不祥，但是无论谁都舍不得放弃、谁都无法控制压抑自己在面临大时代时的激动。

哲合忍耶另一部抄本《兰州传》中，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记载：

> 人把道祖请到西宁城传道。中午，在老鸦峡的河畔上歇缓了。为要礼拜，突然一个人高声念召礼词。道祖道："你低声些吧，现在只是暗藏的时候。"后来一个人为道祖把张山羊皮铺在个树荫下（为着太阳毒辣），道祖取过又放回烈日下，因为这个光阴只是磨难的光阴。

我坚信这段追记的真实。毛拉马明心是清醒的，他至少已经对逼近的厄运有了强烈的感受。《兰州传》的著者，西马营阿訇尔不都秀库尔也无疑进行过认真的反省，所以只有他写下了这段阿拉伯文留给我吟味。

然而苏四十三阿訇的使命是成全自己。他同样不能任历史契机从手指缝间滑过。他只有抓住单独立寺的可能、诉讼的可能、械斗的可能——竭尽全力推动哲合忍耶的繁荣。他就是他，后来的事情证明：如果只有一死才能繁荣圣教并使自己名垂青史，他连一座埋骨的坟都不要。

教争在外人看来是荒谬的，而在信教者内部却关系着人的信仰真伪，关系着对主的真诚与否。回顾着往事我只觉得紧张，我无法要求古人。

教争中，终于发生了命案，一家两派，兄弟相杀。

我希望不厌其烦用一些官私文书。民众只有心的记忆，而官家有公文。它们早该比比了。

更重要的是，对于热依斯苏四十三来说，此次拼争不仅值得而且成功在望。自他的穆勒什德、卧里马明心被迫出撒拉以后，苏四十三日夜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恢复哲合忍耶的撒拉尔。前文引兄弟争教，母死送葬一案，苏四十三在表示亲去投官自首时已说过："我到循化县应公销案，为教门争战，

就是殉道者的回赐。”当时事轻言重，而事态到了乾隆四十六年春，便可以吟味出他言语中的意味了。《钦定兰州纪略》卷六阿桂、和珅奏折中，称撒拉人“共有千余户。随苏四十三新教为逆者八百余户”，这就是说，在循化十二工地区，哲合忍耶对花寺的教争已经远远处于上风了。

形势对于花寺教派已经显得严峻。三月，花寺派已死的韩户长之侄韩哈拉乌等前赴兰州，向甘肃总督衙门控告。

总督勒尔谨及其部下曾经受贿偏袒。又一部藏书，毡爷著《曼纳给布》称：“花寺又邀请了名叫尕黑龙的异教徒。这个人只要人给他钱，他写的状子没有告不准的。”教内其它抄本传说也都称有个“举人”在其中出力。但勒尔谨及甘肃省官的介入，使这次教争骤然变质。三月十七日，总督勒尔谨饬令兰州知府杨士玑前往循化查办，并派河州协副将新柱出兵弹压。三月十八日由刻，清兵抵达循化白庄塘。事态骤然一变。

官府介入了。

政府的介入，在十八世纪的中国导致了这样几件大事：

一、哲合忍耶代表中国穆斯林向清朝发动了第一场卫教圣战；二、起义揭露了乾隆年虚假繁荣的盛世中的、震惊全国闻所未闻的大贪污案——甘肃冒侵赈银案；三、哲合忍耶获得了最重要的拱北——兰州的圣徒马明心拱北，这处拱北鼓舞哲合忍耶的奋斗长达二百余年；四、既贪污又参与屠杀哲合忍耶的清吏，包括勒尔谨在内，共五十六人被清廷处死，二十三人自死，革职流放发遣共七十五人。人皆称是贪污致罪，哲合忍耶认为是真主的报应。

这些在下文中只能极简略地提及了。因为哲合忍耶所拥有的一切特有性格，都在乾隆四十六年的这个春夏之季诞生形成了。

圣战的定义

《钦定兰州纪略》卷三载勒尔谨奏折，讲出了他处理循化案时，允许花寺派“以公报私”，可能是订于哲派起义后的策略。但公家偏袒老教的态度，正可从副将新柱的作为中看出。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七，苏四十三急欲了解开近的军队对于教争的态度，于是率众到白庄塘，假作迎接，探听虚实。新柱扬言，此行要“杀尽新教”。暴烈的苏四十三怒不可遏，闻言后当场扑杀新柱。从而，哲合忍耶面向着清朝、向着中国的乾隆盛世，揭起了卫教造反的大旗。

毡爷著的《曼纳给布》叙述道：

> 他俩（指杨士玑和新柱）率领着兵马来到白庄塘。尊贵毛拉的教众

们远远迎接、非常恭敬。以为乘公的官员据实解决。见了面，他们就问："你们是新教还是老教？"大家一听便懂了他们的目的，便齐说："是老教。"他们说："你们不要怕。我们是来查新教，抓住他们只杀不赦。"教众们听了这些话，再也忍不住，当晚就刺杀了那两个赃官，然后打河州去了。

实际上是十八日杀新柱，次日三月十九奔赴起台堡，恶战后杀了杨士玑（此人后来被查出贪侵赈银四万两以上。清廷以他被回民义军杀死有功，抵折其冒赈贪污罪）。再一日沿大力架山通路及黄河孟达峡小路，直扑河州。仅一日，便将河州攻破。河州知州周植自缢（此人侵赈银二万两以上，挪用他县监银二万四百余两。后亦因殉职不究），义军将牢中罪人一律放出——平地狂飚般的起义，突然间在两三天里席卷并吞没了循化和河州，在交手的这一瞬间里，清朝官府一时被如此赌命的哲合忍耶震慑了。

战事有两天稍停。像是等待一天显露它的本质。果然，兰州城里有谙熟回民的官员向勒尔谨指点了马明心其人。甘肃总督勒尔谨立即命安定县知县黄道璟奔袭会宁县关川，捕走了哲合忍耶的这位宗教导师。

据无名氏汉文《谨著哲罕仁耶道祖太爷历史》抄本，马明心毛拉被捕之际，正在关川一处巨石上坐静：

> 红土县派差人三名要捉道祖，道祖坐在大石上不动。差人要捉，被教下人打死。又一日来差人六个，又捉道祖。道祖仍坐在大石上不动，教下人又将六名差役打死。道祖站起，一脚把石踢过河去，说："花寺，你是行亏之人。百年之后你的墙根要倒！"道祖被押到兰州，审判官日日拷问。火铁绳缠身，火犁铧戴头，又将道祖两腮的圣行胡髯用烙铁烙掉。

乾隆四十六年哲合忍耶穆斯林起义至此一刻显示了它的本质：动员男女老幼一切信仰坚定的人，攻打任何一座城市，直至救出自己的穆勒什德，拯救苦难中的自己与冥冥真主之间的受难圣徒。朦胧的教争，盲目的拼杀，迷失的方向，此刻一齐被一道最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既然公家的意思是灭教，我便向这公家泼了这腔子血。导师在兰州，圣战的绿旗便直指兰州。

三月二十一日打河州，二十三日马明心已经被捕的消息便传到。苏四十三如疯狂的雄狮，当日便率领愤怒的哲合忍耶撒拉人扑向兰州省垣。取道东乡荒绝无水的黄土大山，队伍一涌而至洮河。洪济桥、唐家川等六处渡口上，早有哲合忍耶教徒扎筏迎渡；义军喧嚣过河，筏客便弃筏入伙。圣战的洪流

不可稍遏，滚滚的白帽如雪崩兰州。

兰州被愈来愈多的义军围住了。苏四十三热依斯主帅暴民，拼死攻城。马明心的撒拉义女、后日被哲合忍耶尊称舍西德姑太太的赛力麦，率妇女猛扑城西关。万众一心，怒吼“还我圣教之主”。硝烟蔽天，泪满人面。城上的公家人疲于抵挡，但他们惑不可解：为什么这些回民突然间如同中魔一般地扑城。城下的穆斯林忍着泪强攻，他们心头飘着一丝幻想：那就是公家会交还他们的父亲——引路人。

三月二十七日终于来到了。

农历三月二十七，是今天哲合忍耶全体教民最最重视的日子。对于哲合忍耶回民来说，它的重大，能超过中国一切公私官民的节庆日子总和。

三月二十七日，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此人在这次战争中，主动请求献银四万两以充兵饷；因而引起甘肃冒赈案大败露。他以此项骇人听闻的大贪污案之首犯被处决①）以其地方官知情强于中央之谋算，指令黄道雯（安定知县，侵贪银数一万两以上。冒赈案中以捕马明心之功免死）把沙赫马明心逮捕；再令皋兰县知县蒋重熹（侵赈银数为四万七千四百两，后被处决），把老人押上兰州城西关城垛之上。

长篇阿拉伯文秘藏、毡爷著《曼纳给布》：

当尊贵的主人来到城墙上时，众多斯达尼（教胞）一见他的尊容，都扑倒跪地，挥涕如雨，哭喊连天。

无名氏汉文本《哲罕仁耶道统》（这类抄本数以百计）叙述的此一日始末：

苏阿訇不能忍受，同道祖的女儿赛力麦领了撒拉的教下来反兰州。要接出道祖。赛力麦太太带女兵打西关；苏阿訇带男兵打东门。已和官兵打了数次仗，杀死官兵无数。此时已是三月二十七的早上，申兆林（注：

---

① 冒赈案——乾隆四十六年哲合忍耶事变中，由于官军不能速胜，北京震怒。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为讨好皇帝，也因作贼心虚，主动上折，奏请捐献个人银子四万两助战。结果——老谋深算的乾隆看出破绽，一查到底，发现甘肃官吏假借卖监生名额济赈救灾，人人贪污。乾隆伪装清廉，把冒赈案中官吏贪污数万两的巨犯杀了五十六人，另有二十三人畏罪自尽，其他革职、流放等近百人，此案震动中国，名“冒赈案”。

哲合忍耶传说中的一切清朝官吏都叫申兆林）惊急上城问道："你们攻城有何贵干？"苏阿訇说："你将我们的主人送出来，我就退兵马；不然的话，打破城池杀你一个鸡犬不留。"申兆林急带道祖太爷到城墙上，城外的人看见都跪下哭。

政府派著作《平回纪略》在描述马明心道祖登城后，见到哲合忍耶农民军时，与农民文学很相像：

> 滚马下地，口称圣人，挥涕如雨。

《道光皋兰县志》卷六：

> 数千人望见明心，皆伏地跪拜；诵新教经，作番语。

《钦定兰州纪略》卷八阿桂李侍尧奏折：

> 三月二十七日午刻……唤马明心上城前赴垛口，贼众一见皆跪呼经主，知其为案内起事首犯无疑；廷赞正欲交皋兰县严加看守，而贼众因不将马明心放给大肆猖獗，将月城门烧毁。彼时有二人随从马明心上城，向系随来服侍之人；廷赞欲令马明心写字止贼，谕以静候，禀明总督批办；马明心以不能书写不肯寄字，欲令在旁二人前去告知。其时贼势凶恶，已进逼大城门下，冀可暂缓贼势，是以即将二人缒下城去。贼匪并未依从，益加攻扑。

公家从兰州城墙缒下的人，一名张怀德，陇西回民，马明心妻子的表侄；一名张汉，安定回民，马明心妻族表侄婿。他们都是在关川逮捕时，主动"随来"入狱，陪伴穆勒什德的，也许哲合忍耶的随入充军、随入狱之习，就源于这两个人。

马明心登城，使得造反的穆斯林悲愤狂热达于极点。传说马明心曾经扔下他的太斯达尔（缠白头巾），要义军见物撤离。但城下一见圣物，疯狂撕抢，太斯达尔被撕成碎片。义军怀藏了碎片，更誓死扑城。

于是，王廷赞下令蒋重熹，将哲合忍耶教派的创始人马明心杀害于兰州城上。据各种记述推算，他归真的时间，当在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的

下午或傍晚。

这是清朝统治者残杀的第一位中国回教领袖。清朝使自己的凶残本相在这一天暴露，把“公家”二字刻在了哲合忍耶的记忆里。从偏袒干涉到起兵灭教，直到杀教长以警众，中国国家机器实施了对人民信仰的第一次迫害。而哲合忍耶也从教争走向起义，实现了中国回族的第一次宗教战争。反兰州，不同于以前的由回回人物领导或有回民参加的农民战争；也不同于包括伊斯兰国家间战争在内的并非反抗迫害的战争行为。十八世纪哲合忍耶穆斯林发动的反兰州以及后来于三年后爆发的田五阿訇起义，都是反抗歧视压迫，以保卫宗教的信仰和内心追求不受践踏为目标的真正圣战。后来，尽管哲合忍耶又进行过多次战争，多斯达尼（教众）的主观意识也都以为是这次救兰州之战的继续；但实际上都不似这次单纯。哲合忍耶在十八世纪向所谓乾隆盛世发动的起义，甚至为各种宗教的圣战提供了某种判别标准。

圣战，只有在不堪宗教歧视和保卫心灵的信仰不被消灭而发动时，才能够成立。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够以圣的名义流血。

绿旗红了

导师马明心被杀害——用哲合忍耶的语言说，是真主全美了他的圣洁举意，真主回赐了他的念想——之后，苏四十三、赛力麦及撒拉教众骤然失去了攻打兰州的目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失去血战到底的心劲。他们撤了围后，茫然望路，曾考虑过“事急欲投黄河自尽”、“西宁粮草最多，前往探听虚实”、“至急时北走，死后即得好处”、“逃往苦芦湾”等等；但事实上并无心远离，只是就兰州城郊随意上了华林山，只求死拼。

妇女由马明心义女赛力麦径直领向后日她们的坟场——金城关，企图据黄河决斗。

历史上可能有过数不清的战争，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以失败为目标的战争。中国从来是一座最残酷的厮杀场，但是我不知道有过谁在格斗时只盼一死不愿存活。

哲合忍耶从撤围走向华林山的那一刻开始，整个教派便永远地被一种强大无形的悲观主义所笼罩。也许这便是哲合忍耶的魂。因为这种神秘的东西，饥饿穷苦浑身褴褛的西海固农民有了一种高贵气质。哲合忍耶因为它而孤立，因为它而对世界疏远——对“顿亚”（人间社会）感到陌生和难以参加。正因为身藏的手段只有一个殉命，于是哲合忍耶甚至对一切合法斗争都显得冷漠

和笨拙。当后辈人感到他们遭逢不上苏四十三那样的大时代（哲合忍耶称为“光阴”）的时候，他们烦躁而孤独。

若想理解回族和哲合忍耶，必须先接近这种奇异的悲观主义。

官方御制的《钦定兰州纪略》二十卷，详细记载了这次战争的每一天过程。尽管是“官修”，也留下来足以证明哲合忍耶有理的大量例据。我虽也无心细致叙述五个多月来的每一个残酷日子，但是，关里爷、毡爷、曼苏尔、及无名氏们对于历史的过程本身的淡漠，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对于他们这种作家来说，只要实现了牺牲殉教的念想，一切就已经结束。若是非要回忆过程，他们宁愿编个故事。

无名氏汉文本《谨著哲罕仁耶道祖太爷历史》，写的是一种纯粹“克拉麦提”（奇迹）：

> 却说三月二十七道祖归真的那日早晨，也门的穆罕默德·黑哈合哈在讲经时候，大喊一声昏迷了。众人救醒，问原因，他说：“逊尼（中国）的毛拉归了位了。”……到了晌拜时，他拜着两拜天命的时候，突然又大喊一声昏倒。众人救起再问，说：“逊尼那毛拉的血头走了。”

前引另一无名氏撰抄《哲罕仁耶道统史》：

●

……申兆林急带道祖太爷到城墙上，城外的人看见都跪下哭。道祖说：“哎，苏阿訇你接我没口唤。”苏阿訇说：“你老人家给个实守。”道祖将拐仗由城上撇下。教众们都去争夺，踏死人马不少。把拐杖弄碎了，退了兵马。

又把道祖带到西城墙上。道祖对赛力麦太太说：“哎，我的女儿呀，你来接我没口唤。”赛力麦姑太说：“你老人家给我个实守。”道祖太爷就把头上的帽子撇下来……

毡爷《曼纳给布》最为独特，但毡爷此说流传很广（新疆便有类似抄本）：

> 官员强命尊贵的主人说服多斯达尼回家。……他们尊了毛拉的话，立刻撤退到华林山；然后把一面大白旗插在华林山顶上。官员差了一个小偷，去偷了那大旗，上面是阿拉伯文，请了多少大阿訇都看不懂。乾隆

皇帝特意请来了土耳其的大学者，译了，逐字逐句解释了。……派了一个诸侯来西北巡查，直到兰州。这位诸侯不愧是好官，他一连宰了枉杀平民的七十二个官。……杨 赃官一直躲着，等清官回了北京，他才露面。好官怒气冲天，当地斩了杨赃官。

都是这样的奇文。不知为什么，读着这种文书和小说，我的心阵阵战栗。华林山血腥的五个月，其梗概如下：

三月二十八日，导师马明心殉教次日，赛力麦率义军近三千人与甘肃提督仁和于金城关决战；据《钦定兰州纪略》卷二仁和奏折："臣因金城关系省城咽喉最为紧要……一面在金城关飞速打炮，一面督兵在河沿扎定接仗。当日毙凉州都司王宗龙。二十九日烧杀城厢，但被官军杀伤惨重。据已未（五月九日）奏折，从前贼数约有二三千人，屡次被官兵剿杀、枪炮击毙以及逃窜为各路截杀已不下七八百人。义军人自为战，勇悍异常。虽系釜底游魂，而困兽犹斗，实难一鼓剿灭。"——在金城关战场，赛力麦成了女英雄。她手持双刃，一直到最后自杀。曼苏尔的秘密著作中将她列入圣徒序列，为她写下了如下一段：

> 维尔叶的义女、妇女们的榜样、撒拉的赛力麦，她像厉害的男子汉一样坚强勇猛。她带领五百人都牺牲在这个地方〔注：前文讲此地即今兰州金城关拱北之处〕。……由于她们连续和大量的卡费勒（敌人、异教徒）作战，一天天衰弱了。但没有一个后退者，步其大毛拉的后尘，她们一群群地牺牲了。

据五月七日勒尔谨等人奏折，清官决定了两件事并马上执行：一为"驾驭旧教番回，令其奋勇出力，以公报私"；二为捣毁循化哲合忍耶根据地。"生擒逆贼一百零九名，妇女幼孩一百数十口，现在严禁。并将苏四十三等要犯祖坟刨挖，烧毁扬灰。"——循化和孟达峡以西，哲合忍耶就这样被灭绝了。

华林山，现在兰州西郊，毗连华林坪而入兰州市区。山无水，仅有些颓庙山崖可以为险。苏四十三率哲合忍耶义军上山后，尽力整修了工事，修了"大卡、碉房、深沟、小卡、木卡、鹿角"，掘断一切小路，挖窑而居，只想死守，别不多求。循化故乡已遭血洗，战场只剩此处。

自四月初八日起，清军攻山。此时清军已集结两万人左右。五月下旬，乾

隆因华林山迟迟攻不下，怪罪甘肃总督勒尔谨，后来又查出勒尔谨亦属冒赈案之贪污巨犯，以首犯问斩。五月底，清军易帅为阿桂。

六月初，清军调兵遣将劳而无功，华林山仍在义军手中。阿桂奏："贼匪不过千余，而办理如是之费手，实非臣意料所及。"

第二个五月（闰五月）内，清官家一方从外围完成了对哲合忍耶的扫荡。办完了搜捕苏氏家属、唐家川洪济桥扎筏助渡者、清查马明心的家属、兰州恢复秩序、奖励各种走狗清查牵连上的一切县份等等一切事务。同时，因作贼心虚，王廷赞于六月十二日奏请献银四万两充军资，并使冒赈大案败露。

我考虑了很久，还是想在这里继续抄些乾隆钦定的官方文件。我担心我的激动是否会被误认为夸张。反正读我的小说和诗的人从来休想一目十行。以下的几小段文牍，我盼我的读者能一字字读过去。

闰五月十七，官军引泄水磨沟水，彻底断了哲合忍耶水源。战局骤然严峻。

苏四十三所凭，只有深壕两道。义军断水之际，包括伤员仅存不过千余人。《钦定兰州纪略》卷十甲戌至巳卯数日之内的官方文件往来，留下了先烈们这惨烈瞬间的一些踪迹：

> 山上挖井二处，掘至十余丈不能得水。二十二日天雨，……将帐房盆罐等器承取。……二十三日已断绝。苏四十三令……不必声喊，恐官兵知其断水喉哑。……二十五日夜，……缒下水磨沟至从前有泉处，盗挖泉水。官兵知觉，枪箭齐发。……俱因受渴已极，不能出声，唯解开胸怀，以心贴地。……有炒面作粮亦不能下咽。至骡马牛驴数百，俱倒毙净尽……

举义在这个世界上任何角落都受人赞美。然而举义的人所进入的炼狱，永远不可能被赞美者尝受。哲合忍耶的撒拉族勇士们仅仅为着心底的一丝诚信，仅仅为着营救他们敬爱的一个人，就闯入了如此一座炼狱。后来，在二百年后，哲合忍耶在弃土绝地般的西海固荒凉山区里终于定居下来以后，他们很少抱怨这无水山区不宜生存。在每年莱玛丹斋月里，他们滴水不入地顶着烈日挥锄曳犁，脸庞上却浮着一丝惭愧神情。"顿亚"（人世间）上有什么磨难能比得上苏四十三阿訇他们当年的磨难呢？

当年的苏四十三，在渴死的边缘上挣扎时，又做了些什么呢？

据《兰州纪略》：他在那个时刻里，曾经把一线希望寄托给主——“念经祈祷”。

除此“念经祈祷”四字之外，教内官家都再也没有留下任何一笔。但是我坚信，如果能够看见当时的情形并把它描述出来，那一定是人类历史上最感人的一幕。苏四十三阿訇一定进行了土净，干焦的黄土洗净了他男儿之躯的每一寸。苏四十三念出首句——“以慈悯世界的真主的名义”时，他一定喑哑得几乎发不出声。导师死了，事情骤然压在他的两肩，伴着如河流淌的血，伴着恐怖凶险的干渴。他一定屏神宁息，竭性命之全力，一直念完。

人经常祈求。信仰的人则不轻易祈求。灵往往并且随着诚意立即降临。奇迹是极罕见的。但是苏四十三的诚意如孟达峡里冲突的黄河，他是用浑身鲜血沐浴后再用黄土沐浴，然后才祈求的。

哪怕是一个无神论者或没有信仰的人，只要他善良而真诚，他一定会在人生长途上遭逢一些不可思议的体验。他们无法理解；但他们曾经感动。我想，这就是人可能信仰的原因。

苏四十三阿訇在濒临渴死之际念经祈雨后，真主的奇迹为他降临了！继闰五月二十五、二十八日抢水失败、二十九日官军合围进扑之后，——癸未阿桂、李侍尧奏折报告：

本月初一日寅时起巳时止，密雨四时。较二十二日其热更酣，贼人大资接济。

接着，初四又雨！“初六日大雨竟夜势甚滂沱！初七、初八连绵不止”！

乾隆皇帝气坏了，大骂：“甘省如此多雨，而历来俱谎称被旱。上下一气冒赈舞弊！若此，安得不受天罚！”

他终于懂得了天罚。他恨恨不平，又命令有关官司，要查“今年甘省雨水独多之理。”乾隆皇帝在心理上，已经被哲合忍耶的教众们打垮了。他质问将帅们：“徒劳朕于数千里外，晨夕悬盼；试问伊等于心安乎？”他恳求主帅阿桂和珅：“朕于数千里外，因此深为廑念，日夜不宁，伊二人亦应深体朕怀也。”

而哲合忍耶在心理上胜利了。官军只能倚仗武器而已。而武器只是卑怯者的标志。这是真理。人民从不依仗武器，他们以滚滚热血做出的都哇尔（祈求），已经在接连五日滂沱大雨之中得到了造物主的回赐。念想已经证明是纯洁的，只求“天”公正的人们已经求得了“天”的判决，残余的肉躯、剩下的日子已经无关紧要，烈士们就要起身告别了。

六月十五日，清军总攻。动员将领二十七员，满汉官兵、屯练、花寺兵、阿拉山兵各就各位。肉搏由清晨开始打至傍晚。华林山陷落了。苏四十三以下哲合忍耶战士，除突围数百余名外，全部壮烈殉教、飘扬在华林山的伊斯兰哲合忍耶绿旗，被血染得鲜红淋漓。

官家记载：

贼人狠戾成性，虽负伤甚重，苟有残喘俱尽力抗拒，不肯束手就缚，有中箭五六枝尚持石奋击者！

冲出血围的数百余名战士，仍抢夺尸体、抢夺粮食雨水。六月二十一日消息，他们又断水三天，清帅阿桂“揣度贼人业已受渴困殆，拟即于二十三日进兵剿捕。无如二十二日，竟夜大雨如注（!!）——直至二十三日卯刻始止。贼人又资接济。

水，是伊斯兰教净身进入圣域时的精神中介。水又是净身时洗在肉体上不可或缺的物质，对待哲合忍耶的如此渴望牺牲的战士，水不会背叛他们。天不会背叛他们。残酷的统治者可以用枪炮刀矛杀死他们，但天决不会以旱渴杀死他们。两次降雨的事实就是全能的造物主降给如此激烈乞求的信仰者的克拉麦提。

六月二十六日，残余勇士已仅有一座破庙。

七月五日，据《钦定兰州纪略》卷十三壬子奏折，官军最后屠杀开始，激战至七月六日黎明，四百五十名勇士殉教，近七十名勇士被俘，后被杀，无一人投降。

乾隆四十六年哲合忍耶的起义圣战，至此结束。哲合忍耶用自己的热血，使自己以一个红旗教派的醒目形象，矗立于世界伊斯兰的绿旗之林。

从此以后，“我们是接的‘辈辈举红旗’的口唤”——这一观念，便在哲合忍耶二百多年的历史上流传开了。

東海达依的起源

如果要渲染文字，我可以用哲合忍耶的每一个主要概念为题，写成一篇长诗。像“克拉麦提”、“多斯达尼”、“穆勒什德”、“東海达依”——也许这个总使人激动的人民派别就可以用这一个个词来描述。

如果要惟妙惟肖地、简化地给外人介绍，或者用一个画面来捕捉住它——那么我想，所谓哲合忍耶，就是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刚强回民，手拉手站成一

圈，死死地护住围在中心的一座坟。

这极不准确，但是也许能给我的朋友们印象。

外人看着他们很奇怪，不知那坟里是谁。

他们神情严峻，圈子如人墙，准备迎接子弹打来。

外人也明白了：哪怕被打死，这些人不会散开的。

他们想解释几句，但是觉得不可能。

——所以，我应该把这种坟墓叙述一下。“拱北”，即圣徒的坟墓，也是能够概括哲合忍耶的一个词汇。

1 马明心拱北

据曼苏尔用神秘的阿拉伯文写下的记载：

清廷下令斩首，在狠毒和恐惧中把太爷暗杀在城楼上，把遗体藏起来，派人严密看守。……他们把太爷的遗体弄到一个拴马的地方埋下，自此凡在这里拴的马就都死去。……于是就迁到兰州西门外一家基督教堂内。……后来，有个叫石班头的看牢人，把太爷金体挖出来，葬在城东的石家坟里。这就是远近闻名的道祖拱北；每天有无数人来上坟沾吉。

而毡爷《曼纳给布》则有所不同：

尊贵的主人维尔叶·屯拉在城上得了舍西德的高品；……第三天，被秘密埋在马棚里。……命了姓石的穆民，把遗体迁到城外先农坛，这个有智慧的人乘机把尊贵主人偷埋在自家坟园；现在的石家拱北就是长眠之地。那有智慧的人，……一天来到我家，和我爷爷（东稍门五阿訇）谈到乾隆四十六年时，他说：“当时我是官府的人，我把尊贵主人的贵体守护了三天三夜，亲眼看到了奇妙的显迹。最后我把他密迁到我家坟园。

无名氏汉文本《哲罕仁耶道统史》记：

石班长找木车一辆，取了盖着太爷的玉体放进木车里，拉到龙家滩安埋；回家后又想：这是一位贵人，为甚埋给别处？二次又将道祖太爷的玉体搬回自家坟内。

张家川地区哲合忍耶老百姓流传的，实际上就是上面几种说法的归纳：马

明心殉难后，王廷赞一面严加封锁消息，一面将马明心的尸体密埋总驿站（原皋兰县府马厩之侧），后迁广武门先农坛（今邓家花园），事变期间，新关石乡老将遗体偷出，埋于东川自己祖坟沾吉，故有石太爷拱北之称。

但是，据公家资料，却大不相同。《钦定兰州纪略》卷十三阿桂、李侍尧奏折：

> 马明心虽未有助逆实迹，然其创教启衅，实系祸首罪魁，现令刨出尸身，剉骨扬灰，其首级一并同悬示众。

战争之中，机会活跃在第一个地点和瞬间，可能性是无数的。公私撰述如此的不同，已经不能穷究也没有必要穷究了。哲合忍耶全教对清朝公家这种舆论不屑一顾——名扬全国的圣徒墓东川大拱北，不仅屹立在兰州，而且后日成了哲合忍耶斗争的要塞堡垒。关键在于，在有过那样惨无人道的屠杀和壮烈的殉教之后，哲合忍耶只需要一种东西：烈士的遗骨。后来，战火拼杀中，甚至在失败被歼之中，哲合忍耶总是不顾死活地抢夺领袖遗体——成了一种疯痴习惯。然而，深刻的前定又使他们无法一劳永逸地保护住掩埋着领袖遗体的坟墓——哲合忍耶便死死争夺那个埋骨的地点，拱北（圣徒墓）在哲合忍耶中完成了它的象征和抽象意义：老百姓们藉这些拱北看守着自己的一切——信仰、情感、财富、历史。而兰州东川拱北是堡垒中的堡垒，它就是哲合忍耶的世界中心。

2 金城关拱北

金城关倚山靠河，地点狭窄，当年赛力麦率大批女人在此殉教，使此地声名大震，故乡的黄河来到这里，唤着撒拉女儿的英灵，赛力麦像流星一样闪烁了一瞬便消失了，后来人为这种短暂而激动。妻子之后，这是义女——她们对马明心的追随，总是在召唤着追随者们。

金城关很久后（1919年）才建成拱北，成为哲合忍耶在兰州的第二处圣地。拱北高悬匾一块，上书阿拉伯文“束海达依”（殉教之路）。

3 苏四十三下落

公家《钦定兰州纪略》卷十三：

> 所有苏四十三首级现已装盛木桶，并奉到告示颁发各省，每处悬示数日，俾回民共知儆戒。

同书卷十一，六月十五日总攻后：

> 共割得贼首一百二十余颗，……认出苏四十三、韩一提巴拉、周阿浑、张怀德、马黑提卜首级五颗。臣阿桂细验苏四十三首级，虽连鬓、短胡、面白色与马复才所供相符，尚恐难以凭信；……携带苏四十三等首级五颗飞驰进城，提出苏四十三等家属令其一并识认，此内苏四十三首级不特苏四十三妻妾认明哭泣，即其十余岁幼女亦抚摩泣涕，其为苏四十三首级确凿无疑。

此说描写细密，但也未必全属真实。欺上瞒下是公家传统，百姓们认为，官员向上汇报愈细其中诡诈愈大。兰州拱北老马阿訇对我说："苏阿訇没有下落！没有埋贴（尸），所以也没有拱北。他得了舍西德走了，走了哪里不知道。"

这种说法，否认了有苏四十三骨殖在华林山的说法，相反暗示了另一个特殊的伊斯兰概念：隐遁。哲合忍耶教徒的观念是：如果有埋骨处，就一定会有显迹，如皋兰马瘟；如果有卧里的伟大感应，就一定会根据显迹找到亡人安息地点。而苏四十三没有——那么，他就有可能遵遁着更神秘的口唤，隐遁了。

今日哲合忍耶人上华林山致哀，常在一处有经文的坟前点香，墓主人不知是谁。

4 新疆的拱北（马明心妻女）

据清乾隆帝与阿桂等人在战争后期研究，决定平定后"妇女发往伊犁，给与厄鲁特、索伦、察哈尔兵丁为奴"——被捕的二百五十九名妇女及女孩，便分为七批，于九月十六日开始踏上充军流放的长途。

失败后，在关川被捕的女人们是："妾张氏、幼子二名、女孩二口。""女充西"，因此充军伊犁为奴者，当是张夫人及两个女儿。张夫人是哲合忍耶人民深深地崇敬着的女性典型。她的清贫，她的刚烈，她以一个女人之身为信仰和丈夫报仇的英勇行为，震撼了一代代教众的心灵。曼苏尔说：

> 传说，没胡子阿訇奉毛拉维尕叶的口唤来到了西口外，住在那里等了多年。……传说，卡费勒（异教徒，敌人）在除夕夜玩耍后都睡了，我们奶奶就拿了把刀，宰了他全家三十几口人，清晨她到满清官吏蒋继武的法庭上自首。官问："你为什么要杀人？"她答："我为报仇。"

传说，这位官吏沉吟良久，说："你是个有志气的女人。"大年初一，张夫人就义于惠远城郊、伊犁河畔上。

没胡子阿訇知道后赶来，给她念了讨白（忏悔词），她就殉教了。没胡子阿訇把她的血搽在自己的脸上，给她站了者那则，把她葬在河畔。

后来有人在伊犁河岸为她修了一座拱北。河水改道时墓屋被毁了，但是全国教胞仍然涌来——现在教众在河岸上悼念——因此，大年初一上坟悼念先烈——也许正是导致回民怀有一种特殊心理的根源。

两个女儿，一葬吐鲁番头道河子，一葬伊犁霍尔果斯，均有拱北。又传说有三女，第三个女儿葬于伊犁绥定。随行关川海姑娘，自尽于赛里木湖。她们在迢迢流放路上所遭受的折磨摧残，没有一字记录，一点传说。

5 云南的拱北（马明心二子）

据乾隆与阿桂等拟定原则，"幼男发往云南之普洱、广西之百色极边烟瘴充军"，导师马明心之次子马顺真、三子马顺清被充军云南。

次子顺真，年仅八岁便镣铐牛笼，仓皇上道。未至流放地便被折磨致死，葬于遥远的云南抱木井。忌日二月十六日。

长子顺清，经名阿布都拉，道号穆罕默德·赛尔屯丁，充军于云南省墨江县他郎寨，后来成为哲合忍耶在云南的根源。拱北在他郎，道堂在河西县东沟，教内尊称他郎太爷。忌日七月二十七日。他们将续写未来的故事。

6 关川拱北（马明心妻与子）

与兰州事件同一天，一生含辛茹苦，为追随丈夫远离故乡的撒拉夫人，听说丈夫已殉教于兰州后，就自杀了。战事平息后，清朝官军血洗了关川。

乾隆《钦定兰州纪略》卷十三已巳，阿桂、李侍尧奏折汇报了这次血洗：

于初五日巳刻猝至官川马明心家，擒获该犯堂弟马三娃即马廷美并马明心之妾张氏、幼子二名、女孩二口、马三娃之母孙氏，又获逆犯张怀德之妻马氏，并访得马明心之长子四十九久匿另庄回民马德裕家，随押令协差飞拿，将马四十九并马德裕及伊子马明耀获解；次日，又拿获外来从教之伏羌回民齐明、齐月，临潼回民拜得明，清水县回民萧明正，

山西蒲州回民廉梓玉，新教教读马成祥，马明心表弟马朝林，另庄居住之车满仓，督押至县；又于县城拿获逆犯张汉之妻马氏、女二口、犯兄张柱妻李氏、子女四口，饬县分别解省；并查官川地方大小村庄俱系汉回杂居，其马明心所居官川堡庄内共有回民三十余户，分上、下堡，上堡系马明心等居住。（略）至护送马明心之马成德、马如玉、马成林、马萨满拉即马如昌，亦（略）弋获；（略）回省之后路过陇西又拿获逆犯张明得、张怀德家属共十五名口，一并分起解省。臣等提集各犯逐一严加鞫讯，各供俱系新教回民，或向从马明心念经，称大徒弟；或不远数千里前来拜从，或与马明心交密为之经理家务，或于马明心起解时直送至省；或于马明心正法后群聚诵经；或代马明心收银；或藏匿马明心之子。（略）应将附从马明心之马德禄……（略）三十二名概行正法以示儆戒；马明心堂弟马廷美即马三娃、张汉之兄张柱、张怀德之兄张怀雄、张明德之父张士荣、侄张二娃五名，照缘坐律，概予斩决。马明心、张汉、张怀德、张明德之妻妾子女等共二十六名口分别发遣，其妇女发往伊犁（略），幼男发往云南之普洱、广西之百色极边烟瘴充军。

我在关川随着回民们上坟，一位姓高的阿訇领着我们，先为撒拉夫人拱北点香诵经；然后来到野地散开，围成一个很大的圈子。低沉的索勒（古兰经断章），在相距很远的一个个人之间传着，声音时哑时亮，忽重忽轻。最后，大家一齐伸出双手，沉默了很久，为这片土地上被我们围住的和围着我们的牺牲者，接了一个长长的都瓦尔（祈求）。

关川拱北的墓主是：撒拉夫人，以及马明心之幼子（早夭），传说还有一女。

荒山的上空轰轰滚过的雷声，在荒绝的关川窑洞里宁静了，久久地潜伏于旱渴之间。

关川，地处今甘肃会宁县马家堡。怀着一腔后来人的激动，像一切哲合忍耶回民一样，我两次瞻仰了这处圣地。关川踞于关川河之河漫滩上，滩石灰黄，一望茫茫，道堂遗址在漫 滩中的台地上，只是一排土窑。此地是著名的无水黄土区，人畜均吃窖水。关川河水质咸苦不能食饮，但冬天表层的冰可以充窖。道堂上有一窖，口有木盖，宛如一井，它就是当年维尕叶·屯拉·马明心曾用以度日的源泉。今天净身不准用这窖水了，今天教民们用关川河的苦水洗，窖水仅供食用。窑洞今已半颓，当年导师马明心的几处遗迹被庄严谨慎的保护着。洗阿布黛斯（净身）时，水激在口中，我心里感到难言的苦涩。呛鼻时，不知刺激自己的是苦水，还是眼泪。

关川道堂毁于清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五。

以上是留下了姓名的亡人。

乾隆四十六年牺牲的无名烈士，在时光的流逝中再也无踪可寻了。在乾隆帝亲自指挥之下，至少有东乡唐汪川、安定关川、循化、河州、兰州、伏羌等地点，被清朝公家全屠。哲合忍耶清真寺被全毁。只要有一人一事线索可追，公家便把其地哲派清洗干净。哲合忍耶被定为邪教永禁。其余各教派必须设置一种乡约，为清政府监视教务并向政府禀报。一部《兰州纪略》中，罗列着政府掌握的名字；凌迟若干斩决若干，不放一人活命——信仰的鲜血，在乾隆盛世的底层汹涌地流。

我曾沿着黄河的孟达峡一步步走着进入循化。途经孟达工，见清真寺古旧得瓦蚀漆剥，静静地临着河水。黄河冬季，正值枯水，碧波深不可测，两岸上栈道小路密密如丝。那些寺古旧得快要坍塌，建筑风格当属明末清初，显然未遭受兵燹。撒拉十二工，“惟汉文寺、孟达、夕厂三工俱系旧教，并无新教”，所以它们苟存至今。进了循化，左探右听，此地没有一座哲合忍耶寺，没有一户撒拉族哲合忍耶人，也没有人再回忆他们族中骄子、神将一般的苏四十三了。

我又沿着积石山脉钢色的主峰——大力架山的古道出来，一路上藏民的经幡呼呼地抖响在金风里，山溪水清脆地推转着玛尼磨轮。有土色的庄子在远处溶在大地上，难以辨认。有三五个撒拉人的燕姑（女子）走来，说着突厥语感很浓的土话。当年苏四十三那支狂暴炽烈的人马从这山道上一拥而过，然后就像是渗入了这片荒裸不毛的红褐砾石的大山里，永远也无法唤回了。

不仅循化至今断绝了哲合忍耶。我曾参与去交涉马坡的马明心家乡的旧坟。马坡刚刚雪霁。梯田上下金黄麦垛和闪亮白雪之间，处处跑着汉民的猪。我们关心的那家马姓在此地连一丝口风也听不见了。和队长见了面，他殷勤地劝茶递烟。老人孩子好奇地围着我们——清廷一遍追杀之后，这里已经是汉族村庄，生计依然艰辛，村风还是淳朴如旧，他们自祖宗迁来后已经几代繁衍，虽然一张张脸庞上再也没有苏莱提① 了。

---

① 苏莱提：信教者的容貌之美。

在另一处后来也被血洗过的庄子——糜子滩，此地高处黄河台地，形势险要，风景壮观，住民也基本上换了汉族移民后裔，听说有若干户姓马的汉民。其中一个老汉，村人们说他家房梁上曾放着古兰经。于是人们说：你祖先定是回民。马老汉气得跳脚大骂：谁说的？我日他先人！敢说老子是回民！……

恐怖是强有力的。流血和恐怖是可以改变历史的。政治家号召人们冲锋时，他们自己处于恐怖之外。年轻人和幼稚者豪言壮语，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恐怖，也不能感觉恐怖。

国家，当这种怪物被迫地向国民举起屠刀时，它制造恐怖的能力是不可估量的。

谁也无法实证式地统计无名殉教者的数字。可以判断的仅仅是：圣徒马明心在二十几个县里的哲合忍耶被洗灭了十之八九。

在这种绝境之中，哲全忍耶幸存的那十之一二是什么呢？

一是销声匿迹潜入地下的人——多斯达尼。

二是他们信仰的新的真理——束海达依。

苟活与惨死、造反与忠国，在哲合忍耶看来仅仅是事情的表层。红的血，无论如何是神圣的。事情的内里，是真主要哲合忍耶获得信教者的最高品级。日后的哲合忍耶回忆往事时，尽管悲愤沉痛但心理中有一种很难理解的得意和轻松。人类追求的和人类做孽的一切一切，最终都要达到那一道门槛——而哲合忍耶有了身上殉教者的血证，就可以直入天堂。每个刚成年的男人都觉悟了这一点，虽然他们默不作声。人生如此短暂有限，生存如此艰难，活着就是负罪。然而道祖维尕叶·屯拉从真主那里为你祈来了舍西德的口唤，不管你怎样弱小有限，只要你为教舍命，你的血将不会被人洗掉，你的血衣将就是你进入天堂的证明。

束海达依主义，就这样在孔孟俗世文化的海洋——中国的腹地诞生了。

束海达依，单数形是舍西德，基本的涵义就是为伊斯兰圣教牺牲。在西海固、宁夏川、新疆、云南和一切有哲合忍耶幸存者潜伏的地方，束海达依思想以它特有的血的烫热和浓醇，默默温暖安慰着我们的祖先。

已经有足够证人在为哲合忍耶作证。从此哲合忍耶是一种以死证明的信仰。哲合忍耶像一种不愿依恋母亲而径直扑向严父的婴儿。哲合忍耶像一些不愿认识祖国只愿认识人道的——永远的违法罪人。

血是宗教的种子。清朝作为哲合忍耶观念中的第一代“行亏的”公家，替

哲合忍耶实施了第一次远方传教。“女充西，男充东”，于是新疆和云南成了哲合忍耶的两大支柱。中国三大伊斯兰教中心地带即甘肃、新疆、云南，自乾隆四十六年以后都有了哲合忍耶。这些浑身血迹的穷人坚信，在如此广大的天地里有一种准备正在进行；会有一天，有一个神应允的环境将为哲合忍耶出现。

这个哲合忍耶，已经是一个承诺了殉教誓言的、以“我们道祖老人家讨下的口唤是辈辈举红旗”、“手提血衣撒手进天堂”为最高境界，并用这两句话教育后代的人群集合。

光　　阴

这样，道祖维尔叶·屯拉·束海达依·马明心矗立起来了。他的时代，用教内术语来说，已经全美。

不久之后，哲合忍耶教内的大作家们开始追忆和总结，阿卜杜勒·尕底尔·关里爷所著的《热什哈尔》，就在这种情形下秘密地用阿拉伯文写成。

在获得了束海达依主义的照耀、慰藉、启示之后，哲合忍耶的信仰异常地坚定了。同时，由于这种思想的朴素和直截，他们不愿采取繁琐的方式。一天天的残酷拼杀和一个个殉教牺牲的姓名都被一笔略去。哲学神秘主义概括了全过程，甚至包括过去和未来。

在哲合忍耶教内秘密抄本中，充斥全时代的，都是克拉麦提——马明心道祖的奇迹，不识一个汉字的这些大阿訇具备一种抽象力；他们用抽象——克拉麦提就是对俗世和圣界的抽象综合——追求高于公道冤直的绝对真理。

人不仅很难得到这种真理，人甚至很难获得向这种真理寻求靠近的可能。只有真正的沉思——当神已经沉默，魔鬼当道，真空中唯有恐怖的感觉压迫的时候——直觉和启示才会在沉思中出现。

圣徒马明心曾说：“前三十年你寻我，中三十年我寻你，后三十年我寻你或你寻我。”这是著名的一段预言，虽然可以有各种解释，但是他暗示了后日哲合忍耶的一些行动。

他曾宣布：“在刘介廉之后，我就是真主的卧里。”这是一个极其大胆几近狂妄的自我评价。但是，刘智（介廉）披沥万卷立足经汉两种文献之海，最终只能携五百卷著作孤身悄悄死去，这以后，中国穆斯林又有谁能与他相比呢？

他说道：“介廉开花，我要结果”。如今南京城曼花早谢，刘氏后裔无人继承作家信念；而哲合忍耶变成了中国最盛的教派。这已经不是骄夸，不是

皇信，而近于一种预言了。

他表述心迹说："我决心要隐匿在深山里，杜绝世人，但是我获不得准许。我的导师命令我，回到中国。"他既是一个渴望出世的苏菲老人家，又是一个宗教抱负远大的领袖，他自尊而果决，多次有骇人听闻之语：

> 道祖太爷在兰州狱中说："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多斯达尼不能抬头了。"说罢，他低头沉思。一阵后他又抬起头来说："他们没有恐惧。没有忧愁。托靠主，如果真主意欲，三十年后我将像太阳一样从东方升起；我的信众们将日日兴盛，扬撒到各边疆。"

哲合忍耶作家们所写的预言中的时间判断是三十年，很久有人发出类似的预言，时间判断是四十年。时间的准误与否，并不是预言的本质。对苏菲主义预言的分析，应当看预言是否揭露了未来的趋势、性质及前定的新结局。苏菲的预言，是透过历史剧情证明真主和善良人的关系。

我相信，在皋兰县监狱里，当他被拷打得满体鳞伤手不能握笔时，当他被公家用烙铁烙去或用手拔去圣行的"利亳耶"（腮胡）烫上耻辱的金印时，当他深夜里伸出流血的双手祈求真主时，他一定看到了我；信仰将到边疆。是的，包括北京这样的圣城的边疆，也在传颂着他的英名。

他否定了什么乾隆盛世。他为我树立了以人的心灵自由为唯一判别准则的、审视历史的标准。经济不等于时代。经济统计数字的表象，使学者变成病人，使书籍传播肤浅，使艺术丧失灵魂。经济使男子失去血性，使女人失去魅力。我的判断只忠于心灵获得的感受，我只肯定人民、人道、人心的盛世。

他的盛世诱惑地让我迷恋，如此持久，如此浓烈。我不仅为他，也为我自己的迷醉惊叹不已。我渐渐懂了，我是为一种异端的美而吸引。正因为是在一个无信仰的中国，正因为是在一个世俗思维理论统治一切的中国，导师马明心和他的哲合忍耶才如此闪烁异彩。

1985 年春，我接到宁夏西海固山里的农民来信，说道祖的拱北光复了，有大尔麦里。我匆忙上道，赶到兰州。抵达当夜，我便在这个省城街道上发现有白帽子正黯淡地闪在夜市之间。天亮后——我看见一个白帽子的海洋。数万哲合忍耶人从全国各地涌入兰州，为归真二百零四年的导师致哀悼念。天又下起了哀伤的雨。数万人拥挤在泥泞之中，喧嚣声直入云霄。久居信仰的边疆——北京城里的我，先是惊异后是亢奋，把宗教的尔麦里感觉成了朝着

历代统治的示威。节日过了，激动不已。我不能忍受望着那簇拥成海的白帽子纷纷散去，只留给我一个个难解背影的现实。于是我写了一篇散文，命题只是《背影》。

到了 1989 年，我自信，我已经成了一名哲合忍耶的新战士。这一年的莱玛丹斋月我在宁夏川里的一座清真寺住定，一天天地过着真正哲合忍耶的生活。在这个斋月里，恰好赶上了三月二十七——圣徒马明心归真二百零八年的尔麦里。物换星移，我也变了。我早已摸索到了正确的方法论——首先以多斯达尼的方式为自己的方式。远处的老人们穿着褶缝清晰的干净衣服来了，我进水房洗了大净。远处的女人们抱着孩子来了，我戴了上了雪白的六角帽。远处的青壮年赶着系彩绸的牛羊来了，我进了殿，跪上了哲合忍耶坚不可摧的打依尔。

庄严而悲怆的《大赞》念起来了。

后排传来了哭泣声。

这是不能尽译的阿拉伯语。这是我们选择了的、净口之后才能念出的神语。这是我们的向着最伟大的存在倾诉的爱情。这是我们久久沉默之后的流露。这是我们对人类苦难和牺牲的总结。这是烈士在流血瞬间祈求来的安慰。这是对病态的科学和艺术的挑战。这是对中国一切粉饰的控诉。这是被现世视为异端的永恒真理。这是你再也不能找到的美。

真主的朋友啊，庆贺你
安拉啊，赞颂你
　　十五的满月，圣光的照耀
　　一切光芒都黯淡了
养主啊，我再也没有见过
他的脸庞上如此苏莱提的人
　　你是太阳，你是月亮
　　你是光辉，你是灵芝
　　你是心灵的灯光

在打依尔上，我盯着圈子对面的人，久久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张张脸庞上挂着泪。有的哀伤，有的倔硬，有的深邃，有的憨朴——但每一张脸上都现出了圣洁的神采。我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群像，我再也没有见过这种伤感了。

我的朋友啊
两个世界的心
西与东的主人
　　被襄助、被尊重的人啊
　　麦加和麦地那的伊玛目
你的生父慈母尽了慈爱
如今，谁看见你，谁就幸福
在复活的日子里
我们来到你清冽的幸福泉
我再也没有见过
　　有谁像你一样渴望欢乐
鸽群为你遮掩，天仙为你赞颂
麀鹿哭泣着，来到你的身旁
它在你门前哀恸欲绝
它说：圣人啊，救助我一次
　　让我死前最后一次哺乳

我惊异得不能自制。我不能相信人间真有这样的一种声音。那悲怆凄厉的“叨热”一跌一落，撕扯着人心一步步向一个纯粹感情的深渊堕下。

当他们捆扎了行装，正要出发
我赶到了，泪如奔泉
我哭道：领路的人啊
　　你为我再停一停
　　唯有你能为我捎去音讯
在早晚面对他的那个栈道上
　　你为我传递吧
世界上的每个人啊
沉醉于美丽中的人啊
　　你们对他迷恋而爱慕
啊，给穆斯林以喜悦
　　给异教徒以警告的人啊
我对你的判断是正确的

这种以激烈哀婉著称的《大赞》念辞，广泛使用于中国回教各派之中。在这个尔麦里的打依尔上，我被它彻底地征服了。我把一名优秀作家的自信，第一次变作虔诚献给了它。那预言般的警句仍在传荡——

啊，从火狱中拯救罪人的人啊
你搭救、你庇护我吧
人民的信奉者啊
在艰难中搭救我、庇护我吧
我们的信仰啊
由于你……
　　一切忧愁都会消散
啊，我说过：
圆月啊，你照耀吧
唯你有着皎洁的本质

第二门　真实的隐没

黑　视　野

乾隆盛世的封疆大吏们不放过每一个被捕的哲合忍耶教徒。兰州和华林山战火熄灭后，一册《钦定兰州纪略》里充斥着京城和兰州之间过细繁琐的调查文件。一个词汇——“研鞫”，形象地描述着他们对哲合忍耶俘虏的细致折磨和榨骨吸髓的拷打。每一个村庄、每一户祖坟、每一个妻母子侄都被乾隆亲自监视着迫害。鞫讯之后，吐尽口供的人并不能侥幸获免。斩刑是最轻处置。保甲进入宗教，“乡约”一职从此作为回族内奸而藉官势流传，形同特务。甘肃一片死的宁寂——哲合忍耶似乎绝灭了。

这一瞬之间的视觉，同样出现在文人之中。纵观接触过哲合忍耶的文人，便发现他们都没有了解全部真情，都不能把乾隆年圣战看作哲合忍耶教史链条上的几个环节。他们并没有怀着对殉教者的同情深入调查。他们缺乏对于人的心灵力量的想像力，因此也不能获得秘密。而历史从来只是秘史；对于那些缺乏人道和低能的文人墨客，世界不会让他们窥见真相。

真实深深地隐遁了。直至二百年后，以教内知情者的立场望去，只觉得从乾隆到当代的智识人就像是一群瞎子挤做一团。

哲合忍耶进入了沉默。虽然它的名称是“高声赞颂”，而且不止一次喧嚣怒吼过，但是直至辛亥革命满清覆灭，它从未暴露自己的核心组织及教统。纵使到了一百六十年以后，穿着皇军军服进入中国北方的回民调查组也没有搞清楚何谓哲合忍耶。

文人当然是从不为历史负责的。久久因不能洞悉哲合忍耶而深感不安者，首先还是中国的统治者。吟味前一册《钦定兰州纪略》与后一册《钦定石峰堡纪略》，可以感觉乾隆的心境。

面对着卷土重来的石峰堡事变，自始至终，乾隆总企图突破障眼的迷雾。奏折中见一人则遥令将帅追查一县，反复强调“另有为首之人”，并判断一切“俱系该犯主谋”，宣布查获那个人及“系剿办逆回第一紧要情节”。应当说乾

隆是有预感的，他嗅到了黑暗中的敌手。那是他的有力的否定者。

他不可能得逞。

信仰，当被迫地变成了军事武力时，它并不能借助神圣而胜利。但是当它被迫地还原成本质的信仰——即精神时，它是坚强的。守密，对于思想者、信仰者来说，是生命和灵魂的最后一道防线。死固然可怖，但堕入灵魂的火狱才是真正的恐怖。哲合忍耶在十八世纪的教史证明了这个道理，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可以打败他们的人，但不可能打败他们的伊玛尼（信仰）。

真实的隐藏，即使在今天也并没有完全结束，哲合忍耶三大阿拉伯文内部秘籍：《热什哈尔》、《曼纳给布》、《道统史传》——并没有公布全部秘密传教（包括导师代代的传递和信仰在多斯达尼中的传播）的渠道。二百年虽然过得漫长，但我们的耐心如石上铁杵。为着善良和富有人性的朋友，隐喻和暗示——包括我的隐喻和暗示——已经说得太多了。宗教不是推理。除了水之外，液体中尚有乳、蜜和酒。在哲合忍耶付出了那样的代价之后，他们渴望的不是廉价的理解，而是历史的正义感和艺术的正义感。几十万哲合忍耶的多斯达尼从未怀疑自己的魅力，他们对一个自称是进步了的世界说：你有一种就像对自己血统一样的感情吗？

哲合忍耶不是一个四世同堂深宅大院 里因为个人的失恋而写作的作家。哲合忍耶是中国劳苦底层——这片茫茫无情世界里的真正激情。哲合忍耶的高声赞诵，连同我的这一缕声音，都只是天赋的外现和表现；它从不幻想中国智识阶级的施舍。在屠刀上的鲜血滴滴入土的时刻里，屠夫（包括乾隆）不知道：拱北的地点、即克尔、默罕麦斯、尔麦里和深刻的脱勒盖提都如血的渗透一样传开了。

从华山的叛乱结束，到石峰堡战事开始之间仅仅三年。在开始叙述乾隆四十九年哲合忍耶起义之前，读者首先应当了解：三年间的两度剿杀，并未把哲合忍耶逼进死灭；相反，乾隆盛世对哲合忍耶的迫害，使得这个穷人教门从此丢净了幻想、诱惑和可能性，决意走上了它前定的险路。

衣扎孜

在中国传播的苏菲派穆勒什德，一般应当拥有一种传教凭证，该凭证叫衣扎孜。如甘肃灵明堂的衣扎孜是手印一个（四指书写四大哈里发名字、掌心书穆圣名字、手背书阿里赞词及剑），印一颗（书乃格什板顶耶道统）；北庄门宦的衣扎孜是新疆莎车道堂为其专写的传教依据，花寺门宦的衣扎孜是剑、印、拜毡、羊毛衫、幕帐、经典（特别是《冥沙》和《卯路提》）。这种

衣扎孜在各派都被视为至宝，但因沧桑屡变又都没有成为传教的唯一凭据。哲合忍耶的传教衣扎孜，据成书最早的《热什哈尔》载：

沙赫命道祖复回中国。祖得宝物七件：一名太思比罕（数珠）、一名拜毡、一名靠背、一手杖、一碗、宝剑和美色香衣。

曼苏尔写的《道统史传》所记有所不同：

在安排其他人走后，给维尕叶·屯拉留下了七件东西：一串太思比罕、一床毛毡、一根拐杖、一根小叉（在行功干疲劳时顶着额头休息一下）、一个九龙碗、一件颜色艳丽气味香美的衣服。这些东西被带回中国。

除此之外，教史中引人注目的记载是关于导师马明心带回的一些石子的《热什哈尔》：

我（维尕叶·屯拉）在那儿随意拣了一百个小石子。一位放牧羚羊的老人给了我十个大石子。他嘱咐我："把这些拿到你的沙赫导师那儿去，然后听听他怎样说。"

大沙赫听了他的奇遇后说："祝贺你，忍受了九天饥渴的幸运的人。……我的密友啊！……这一百一十个石子，意味着你生命中珍贵无比的打依尔。"

我们伟大的毛拉——维尕叶·屯拉在自己的打依尔中，把他那十颗石子赐给了四大门徒。关川、巩昌、皋兰、撒拉四大弟子每人一颗，其它六个给了另六位学生。他没有给任何一个平庸的人。建立了这个打依尔以后，大沙赫给那十位门徒，每人都传授了特殊的使命，把他们派向不同的地方。

哲合忍耶内部是存在着传教的实物凭证的。但是由于遭遇的处境，继承授受仪式始终处于地下和秘密状态里，所以很难考求细枝末节。从第一次，后人就很难知道究竟是以石子为凭证、以七件宝为凭证，抑或是以兰州城头抛下的头巾拐杖为凭证了，这种情况贯穿于整部哲合忍耶教史之中。

与花寺派的作法相反，圣徒马明心以"传贤不传子"的原则，把传教的衣扎孜传给了平凉的穆罕默德·然巴尼·穆宪章。他后来被教内尊称平凉太

爷，道号伊玛目·阿兰。

由于关里爷是伏羌一线的掌教者和大学者，其人所处时代又与平凉伊玛目·阿兰相去不远，更重要的是——关里爷开创了排斥俗世的民间秘密文学，而且用不可思议的阿拉伯、波斯两种文字书写。他并不愿人读他。长久以来，我直觉地信赖着他——所以关里爷著《热什哈尔》一书所载平凉故事最为可信。马明心这样传位：

> 华哲·维尔叶·屯拉从自己的位置上立起，拉着他（平凉）靠近自己，说："我曾想隐居山中，让神不知，人不晓。为了尊从我的老沙赫的命令，我出使中国，为了这个人（指平凉）。我的有些门人，拿得起，放不下。有些能放下，却拿不起。仅仅只有这个人，他能够拿得起，也能够放得下。这个，现在他不知道他；人也不知道他。托靠主！两三年后，他也会知道他，人也将知道他。"

这段神秘意味极浓的话，在《热什哈尔》中曾反复出现。关里爷不仅使用阿拉伯文，而且使用连一般阿訇都不能解读的波斯文，把他的这一情节郑重地写完。这已经极端机密。这里埋藏的深意不可测量。华哲，是波斯语的沙赫，即长老，圣徒。哲合忍耶广大的民众后来只是似懂非懂地听着"人不知他，他也不知他"这种玄妙的话感服，但并没有人理解关里爷，更没有人理解他们崇敬的圣徒马明心，人们没有去感悟这继承故事的深意。

据说——盖 兰达尔等奉命前往平凉，以求学（进寺学经）为名，查访一名德才兼备的人。他们发现了平凉老教寺（格底目派）的海推布（唤礼者），就要把他带回关川。无疑，哲合忍耶在缺乏追求精神的穆斯林心目中是招灾之源；所以史载伊玛目·阿兰·穆宪章的老母亲坚决反对他投奔关川。他的妻子拦阻更烈，据传终生不入哲合忍耶。于是，马明心指示说："为了信仰——可以不听你父母的口唤。"于是终于使关川道堂增添了这位弟子；"他进入了静室，虔诚地开始干功，再不问世事"。

穆宪章（为行文便，请允许我再三地直呼姓名）进入关川道堂后，显然从一名只是礼拜操持些教务的普通教职人员，变成了一名苏菲。他性格朴直，持身苛严。抄本中满载了他的奇迹。然而他本人对于克拉麦提却有过一句警语——"克拉麦提是真主的意欲"，这在今天看也是极为深刻的神学观点。他潜心于神秘主义的近主修炼，曾在平凉米房沟的一口井中追求陶醉。曼苏尔阿訇的长篇中对井中情景这样写：

我不知道是怎样下去的。里面宽得很，水比奶汁还洁白。我看见我们的乌斯达（老师）南京师傅，正用手边捧边饮。

他同样坚守清贫，一如他的导师。

平凉太爷没有吃过可口的食物。不吃筛过的细面。吃的是掺杂麸面的干馍。当他年老时，龋齿松落，他就把干馍放在手里搓碎吃。

至于哲合忍耶传继事情，曼苏尔书指出有盖兰达尔参与执行，这就是所谓“十天路三天走”的故事：

> 从关川到平凉是十天路程。可是道祖太爷命洪乐府阿訇（即盖兰达尔巴巴）三天走完。洪乐府阿訇背起行李，拿起拐杖就上路，三天便从关川赶到平凉。后来，道祖太爷就把这次指引的机密交给了平凉太爷；要一切门人不外传此事。

总之，马明心道祖生前把哲合忍耶教务传给了平凉太爷穆宪章，各种教史中记载一致。至于也门带回的衣扎孜，各书均未明确记录。以后，关于这批衣扎孜的记载和传说就更加含混暧昧了。关里爷书中保存资料最为珍贵，但是他所提到的那一百颗晶莹小石子，和那十颗含义深沉的大石子，也不知下落了。

领袖马明心对于继承人的选择是宿命的。盖兰达尔去平凉查访的传说，说明圣徒马明心强调的是——主的意欲。大事再大，委托于前定则大事不难。只要那个人具备条件，“真主若要他成为沙赫，他就能够成为沙赫”。这种深刻的宿命论否定了许多庸人杞忧，也包括任人唯亲的狭隘血统论。所谓“他不知他，人亦不知他”的哲学味道很强的语言，与导师马明心另外一些名言如出一辙，洋溢着他的锐利而出人意料的风格。他明白他的哲合忍耶并非是靠着也门带回的几件东西立起来的，而是靠着自己的真诚、实力、契机以及命运建立起来。他自信，自刘介廉以后仅他是真主的卧里——他就并不指望继承者的能力和作为。对自己教门魅力的自信，对眼前处境的悲哀，使他并没有把传递教权当成头等大事。

这是一个正道隐藏的时代，这是一个高声赞颂者不能高声的时代。伊玛目·阿兰·穆宪章的任务仅仅是隐藏，仅仅是维持住哲合忍耶的一些脉息而

已。

人民的暴力主义

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十五日，甘肃官吏忽报盐茶（海原）、靖远一带发生新教暴乱，时距华林山战事仅仅三年。

由于暴动之前已有回奸告密，因此起义从一开始便公开了其哲合忍耶面目，烈士马明心的关川穆勒提田五阿訇毫不掩饰地宣布：造反一是为马明心道祖复仇，二是反抗公家灭绝哲合忍耶。

华林山硝烟尚未散尽，清政府及乾隆当然记得哲合忍耶的风格。于是一路路调兵遣将，一道道严厉公文，大战之幕骤然拉开。

事在正月里已经酝酿完毕。据公家军事文件汇编《钦定石峰堡纪略》，田五阿訇于乾隆四十九年正月抵达靖远部署，决定三月十五日在礼拜寺向哲合忍耶教众动员，同时田五阿訇又于二月联系其弟子李可魁父子，决定五月初五发难。因公家设置的回教“乡约”李应得告密，田五阿訇便仓促动手，穿上伊斯兰送葬的卡凡（裹尸布），把战火同时在小山、沙沟、鸡窝山、板窑沟、花崖湾、小红沟、新寨、打喇池等地，即兰州省会东北一线点燃。五日之内，已向靖远扑城一次，糜子滩坪潜伏的哲合忍耶呼啸而起。清廷震动。尝过哲合忍耶战争滋味的陕甘总督李侍尧畏缩不前。愤怒的哲合忍耶并无严整计划，只是如一股火焰在疯狂窜烧。

二十四日，田五阿訇于靖远狼山台血战中，腹部中枪，“是日午后，在马营水自抹身死”。他成全了自己求当舍西德的念想，在战场上归真时，起义正打满十天。

田五阿訇，哲合忍耶《热什哈尔》有过记载。忌日四月二十四应有悼念尔麦里。家属包括“母、妻、子、侄女等一十三名”就于四月二十六日被李侍尧杀害，地点是盐茶城。田五的祖、父、胞兄坟墓在小山地方，被刨骨扬灰。

战事稍一停顿。

以下引文都在《钦定石峰堡纪略》里。

在仅仅为了复仇的造反中，一个人称张阿訇的指挥者出世了。至五月，南线哲合忍耶暴民已至数千人；同时清廷侦探——在一个叫做石峰堡的山顶土堡中已有大批回民眷属聚居。五月十一日，义军攻占通渭城，旋又放弃。通渭、伏羌、庄浪、隆德、华亭、静宁近十个县遍地烽火。沿途回民“弃其家

产，潜往助逆”，“勾合接应，愈聚愈多”。

接着，在秘密抄本上屡屡见名的底店人，“千余户回匪俱于山顶安营”——这是一种信号，像华林山一样，绝处安营是决心赴死的信号。同样，“回民将家口搬入石峰堡聚集，多人持有器械”。这种行为并不是军事行为。甚至可以感到整个暴动都不像是军事行为。这是一些人在寻死——从起义刚刚开始，他们就向世界和后世传递了他们的心意：为主道牺牲。

五月十二日，清军副都统明善被击毙。公家人对此吃惊的心理，见于《钦定石峰堡纪略》。但是这种心理是此次战事中最多余的东西。官，对于人道来说是最下贱的存在，他们的性命也远远不如衣衫褴褛的贫民高贵。

五月十四日，对于新教这个敌手忧心如焚的乾隆恼怒难禁，将陕甘总督李侍尧革职。

负有斩草除根、灭绝哲合忍耶钦命的李侍尧革职一事，意味着公家企图消灭这个异端的设想已经破灭。近十个县内百数十座村寨山滩在一瞬之间起了燎原大火。这一事实使乾隆明白了——至多可以平叛，但是无法灭教。此后，公家指令新政策：不问教新教旧，只追参与叛乱。企图阻止哲合忍耶对“官兵剿洗回民”的揭露宣传。

六月十一日，清军兵分四路（其中一路是在三年前已经屠杀同胞的花寺兵），合围底店。回民“占据极高山梁，扎大营一座”，另有十几座堡寨互为犄角。人穿“白布号挂”即卡凡，首领“手执红旗往来指挥”。

几个时辰的苦战之后，回民溃败。失险之后，回民妇孺间杂，无法再战。投降——这一连哲合忍耶也无法避免的、无权民众的暴力行为的通常结局，终于出现了。

红旗教派的殉教方式，并不仅仅是战死一种。在强权之下，在中国，殉死者也常常不能逃避污辱。底店人在后来清查善后时的遭遇，清廷公家文件记载详细。依仗着中央的清查严令，后来人才能从地方官的汇报中悉知底店血案的全貌。清军新帅阿桂奏折中，先有周密计划：——“若令海兰察统领大兵前往，声势太盛，……难保无闻信惊疑四散逃逸”。于是决定派一个官小的侍卫明亮以“搜捕余贼为名前至底店”。阿桂亲自“面嘱明亮”，要他告示回民：你们以前不无杀伤焚掠之事，恐怕已经惹下仇怨，若回家也许有人报复你们。现在各地空房荒地很多；“今为伊等筹计”，不如迁居至那些地方，省得招人报复。然后，阿桂的计划是：“若该回民等俯首顺从，即派兵分起解送隆德县按名正法”，如果回民不中计，“即督兵剿灭”。

乾隆批复：“自当如此设法办理。”

于是，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初十——底店惨案发生。先是告示回民迁徙，

"回民等俱称情愿迁移"，于是发兵，押底店回民前往隆德县。

十一日清晨，酌分数处，派兵严密防卫。即一面点名，一面正法，至日晡全行办竣。共正法回民一千二百六十八名。凡从逆匪徒以次就戮，并无一人漏网。

十五岁以上男丁杀净后，底店妇女幼童二千五百余口，全部被赏给满清官兵为奴。其中近半数充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为奴。

那里如循化一样没有哲合忍耶的拱北。血脉被斩断后，底店人也同样没有后裔在七月初十为他们诵经悼念。底店回民的血早就化成了黄色的泥土。但是，应该有那样一天，在那个七月初十的日子里，有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来到西海固荒山中的隆德，汇集于底店，以主的名义祭奠那里的冤魂。

此刻，应当说十八世纪中国信仰者反抗宗教迫害的圣战的根据地，已只剩下石峰堡了。

石峰堡不同于底店之处，是关川穆勒提张文庆阿訇和他周围的一批虔诚阿訇的存在。

张文庆，通渭草芽沟人，道祖马明心妻子张夫人族人，一直秘藏的抄本文学中提及"著名的门人张四爷"，或即是他。清廷军机大臣在残酷的"鞫讯"后总结时，称田五阿訇、"张文庆即张阿浑俱系马明心之徒，张文庆又系马明心妻侄"。所以，判断他是关川道堂穆勒提，大体无疑。底店覆灭之际，他已经准备好在石峰堡绝地中迎接决战了。

石峰堡，"该处本在万山之中，而石峰堡又高踞峰顶。四面有山围绕，形势实属险峻"。

六月十五日，清军合围，血战开始，日复一日。义军踞石峰堡万山之中、三面悬崖的险峻，寸土不让。至二十三日，清军制定了炮轰、断水的战略。"用大炮轰击贼营，制造火弹抛掷贼壕焚烧，令其不能藏身"，同时扼住义军水道。

两天后，清军扼断了义军汲水路——三年前华林山的宿命重现了。"马骡已有渴极滚跌下磡者"。仗打至七月初一，义军"负桶带罐，于石峰堡之后潜行下磡"，强行抢水。

七月初三以后，有的回民"渴极困惫"，从陡崖上不顾死活地滚下逃生。次日，堡内决意让妇孺逃命，打开堡门，任人冲出四逃。清军以为这是义军节粮之计，把"受渴困惫之男妇老幼乱炮打回"。同时，又将俘获的这些逃命

者“五百余名，……十人为一起，……一面点名，一面正法”，全部杀害。

这一天是七月初四，距屠底店仅六天。子夜之刻，石峰堡内哲合忍耶穆斯林强行突围。张文庆阿訇冲锋在前，堡内男女老幼“寂不作声”，“向外直扑”。人称大通阿訇的马四娃阿訇断后，“催促接应”。几十路清军“层层围裹，痛加歼戮”，官军“枪箭如雨”。

黑夜之中，血战残酷地持续了几个时辰。黎明，张阿訇等受伤退回堡内；未几，堡破，张阿訇、马四娃阿訇等被俘，共两千多名穆斯林殉教，三千多战士和妇孺被俘。

——如上。

——真是“如上”吗？

书　耻

我以为往事就是往事。

我以为，我不过是个太偏执地追随着一个念想的人。我是偏激的人，这是缺点。

我站在哲合忍耶一方，但是我一直承认政府也是一方。官府逼人压迫人；但是百姓造反了官府确实不能退让。我知道人类有多种立场，民有民情，官有官威。我没有不允许官府实施暴力之后宣传国法。

从这一页往前，我依照《钦定石峰堡纪略》中，清朝大员得意洋洋的汇报和军机战报，讲完了石峰堡故事的结尾。

但是我没有想到：

——他们会伪造原始文献。

清朝政府、乾隆本人、甘肃官吏和派遣讨伐军大将、军机处、大学士——尤其是后来编纂《石峰堡纪略》的知识分子和文人们，由于卑怯者的行凶，由于虚伪的政治，伪造了石峰堡陷落那一天的原始记录！

没有合乎逻辑的最后决战。没有残酷的肉搏，也没有官军的奋勇冲杀和回民的拚命顽抗，没有，统统没有！

那一天回民没有抵抗。

那一天是开斋节，回民一年中圣洁的节日。

开斋节又叫尔德节。这尔德的礼拜，是信仰者最低限度的礼拜，一年仅此两拜。

哲合忍耶决心在圣的功课中死。

我最初觉察到蹊跷，是因为靖远一带有过一种传说。当地人从小便听说石峰堡在礼着拜的时间里升了天堂。

我曾经不信。记忆并不可靠。巧合往往不准确。官府没有必要隐瞒胜利，战争中一切都是为了取胜。清朝皇帝没有信仰，他用不着在乎回民的什么节。打的就是这不认君臣国统的邪教，打了胜了，对官家朝廷只有一个好字——有什么必要瞒掉改掉呢？

兼之，历法并不难查。

日子是可以核对的。

我在查检历书之前，预感结果一定会差上半年几个月。我只想试一下就算了——前一节已经写完，石峰堡的结局已经够我激动和愤怒了。我找齐了各种历书，尤其是陈垣的《中西回史日历》。为了不白费力，我甚至找齐了过去律历学界对陈垣这本日历的争论文章。

查核的结果是只差一天！

乾隆四十九年即 1784 年，阴历七月初四即阳历八月十九日。时年为回历 1198 年，那一天是回历的十月二日。

开斋节一般是回历十月一日。

然而，在回历九月整整封斋一个月后，如果已满斋戒三十天，即使不见新月也可以开斋；如果见了新月则顺利开斋——但是，开斋节即尔德节却可以在开斋后的两天内，任选适当的日子举行。这个规定很关键。

因为可以断定：石峰堡内困守数月的哲合忍耶回民一定是在礼尔德节这尊贵的拜功。从七月初三至七月初五，三天内都是教法规定的适于礼尔德节的期限——他们在等着敌人，他们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他们举意在尔德节圣洁的境界中飞向没有迫害欺侮的天堂。七月初三、初四、初五，他们等着官军来成全自己。绝望的死守，此一刻变成了一种奇异的希望。

巧合的时间揭露着真实。

官军方面对死守孤堡的回民更加恐惧。官军久攻不下，束手无策已经很久。由于打前阵的是“土练”和“老教士兵”，还有陕 西提督回官马彪——他们一定向统军大学士阿桂密献计策：山顶堡子里的叛民是为教造反，那么一定不会缺礼尔德节拜，回民入拜便不许再有杂念半丝，哪怕被杀也不能停拜——可以攻此一点。阿桂决定的总攻，于是定在了这三天之中。

《石峰堡纪略》在“钦定”之后，行文暧昧。把七月初四一日，初四至初五凌晨，初五一日，混淆叙述。而且只字不提回民曾否礼拜、过节，是否拜中认死。这部原始钦修军事文件集只是吹嘘官军勇猛，似详细而瞒大节。据此书说，决战是回众“向外直扑”，官军打的是截杀突围者之肉搏大战：“黑夜力战直至寅刻，杀贼兵有千余，贼尸积满壕内”云云。但是行文中也露着马脚。如“层层围裹，痛加歼戮”，就像是屠杀而不像决战；“官兵一拥而上”，也透出了官军乘某时间突袭的迹象。

只有他们杀死的回民数目，可能有所依据。

真正可以使任何类型的人都信服的，是一个战时就在当地办运粮草的小官写下的《平回纪略》。这个小人物没有乾隆皇帝和大学士阿桂的复杂考虑，也没有大文人监修方略的福气。他的这本小书中，记下了决定性的一笔：

至七月初四，值回教过年。其头目阿浑内营诵经，贼众咸伏地庄听。大将军知其不备，密令土练鱼贯而上，大兵尾后。遂登贼堡，拥入，贼众仓皇，手无器械。杀死千余，落崖死者千余，带伤获者及千……堡内外积尸，付之一炬。

这是最准确的记录。由于作家前线小官的身分和得意吹嘘的口吻，更由于他脑子里没有复杂的政治和虚伪人道，所以他一语道破真情。

而《钦定》的七月初四夜至初五这一时间，“力战”、还有“贼尸积满壕内”，都是伪造。有一句值得注意的话，被《钦定》漏删了：

初三，贼营内甚露慌乱。时闻妇女号哭之声。

这一天是历上的尔德节正日，官军听见了回民在这一天的激动。张文庆阿訇一定决意此日不礼尔德，等官军攻上来时再礼——这是牺牲仪式的宣布。妇女们听说了这个举意，嚎啕大哭了！叛民们在自己终旅的终点，一片喧嚣。我们将肃穆地向往着爱人民的主，毫不反抗地等着屠刀砍断自己脖颈。

合乎真实的那一天已经可以判定——

七月三日即尔德当日，哲合忍耶举意在礼拜中任官兵屠杀，终结这一场圣战。七月四日，官军决定乘尔德节突袭，兵卒鱼贯登山后，山顶堡中立即

开始礼尔德拜。两拜瓦者甫即责任拜后，四拜副功，接着赞念真主和接都哇尔祈求。再念古兰断章，再接都哇尔祈求——官军冲进来了，“层层围裹”。临行前告别尘世的忏悔词——“讨白”开始了；张文庆阿訇起句：“主啊，求你从受赶撵的魔鬼中，护佑我们——以慈悯世界的真主的名义：主啊，你恕饶我们！……”全体跪满的多斯达尼都念起来了。浊哑的声音伴着亏屈的啜泣。官兵大杀大砍，“痛加歼戮”，“枪箭如雨”，而忏悔的讨白声不理睬他们。不仅“手无器械”，而且心已经充满着圣洁。他们一排排一堆堆地倒下了，血水淹满了破堡。他们在陶醉中跳了崖，尸体一层层填着深陡的沟壑。没有人反抗，在礼拜中被杀是舍西德的高品，何况在尔德节这样的圣的时刻！

没有反击。

只有屠杀。

——在这刀刃般的一线分寸上，乾隆皇帝和他的御用文人们感到了恐怖。在如此的人道面前，暴政突然害怕了。他们企图掩盖，他们不敢触犯一个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的大限。

于是，《钦定石峰堡纪略》以伪作流传。

直至我和哲合忍耶的满拉杨万宝揭穿它。

我永远不愿再看那些《钦定》一眼。

我觉得……恶心。它们是“书”的耻辱。

天就这样亮了。流着血忍着渴的穷苦农民们，就这样庄严地永别了石峰堡。七月五日的晨曦依旧涂亮了陇东的荒凉山野。三年前开始的尔麦里，已经念完了它的最终章。十八世纪，在中国回民们的眼睛里已经结束了。

石峰堡几乎和华林山一模一样。奇怪的是回民们总能找到这种地场。苦旱的黄土高原和黑暗的中国都太辽阔了。回民们对走出去过于悲观绝望。他们只想制造一块瞬间的神国，在那里享受一瞬的信仰自由的滋味。

他们如愿以尝了。

守　密

乾隆皇帝，这个自称盛世君主的人，发现了在大西北的某处藏着一个对手。

他是个精明人，他觉察出，奏折里缺少他要的东西。他讨厌手下那些残

民贪污的大官，因为那些人在西北的黄土沟里疲于奔命，和对手打了半年仗也没有知已知彼。

他觉得这个对手古怪。

这一年他正要跨进皇清极盛世的大门坎，他不能容忍草民中出现新奇的怪物。他在前些年处死了飘洋过海出国旅行后、若无其事地回到广东家乡的"出国犯"梁某。而西北的一个黑影却无法被他斩决——他感到这是一个组织。

清查在乾隆本人追逼下，进行着。

于战前修理石峰堡的马正芳、马廷秀二人一经见于下奏，乾隆立即追问："马正芳、马廷秀已被阿桂等飞饬查拿。现在曾否拿获？作何审办？"

张文庆阿訇之子张太等二人先在通渭被捕，后来义军扑城时知县王惯害怕放了他们；乾隆怒斥："若虑其抢夺，亦当即于正法，何得辄行放送？"

固原有马升贵者，为生计挖窖喂养牲畜，被疑为破城藏兵，捕后追究不已。乾隆一直问至点滴、居然查出马升贵与田五阿訇熟悉之事，后来斩马升贵等三人，充军烟瘴五人。

田五、李可魁殉教日早。乾隆追问："该二犯尸身，阿桂、福康安曾否亲自验明，将伊剉骨扬灰？"

乾隆读甘官奏折中有供词曰"马明心于四十六年正法后，我听得河州有他几个徒弟，伏羌也有他徒弟"，马上嘱咐："留心细访河州、伏羌二处马明心徒弟系何姓名，共有几人，从前从何办理，详悉具奏。"

田五阿訇之兄田友被俘，乾隆指示："详悉研鞫，务得确情。"

乾隆于各起事首犯或押入京、或已被杀之后，还嘱咐甘肃阿桂等，要他们在俘虏中搜查"平日通同商谋，足备讯问者"，为获得新线索，"复加严鞫"。并且感叹说：我不过为着甘肃永远宁谧，你们地方官自当能体慰我心。

哲合忍耶的宗教组织，如飓风中的一株嫩树，被摇撼撕扯，几近被连根拔除。

第一个危险濒临暴露边缘的案子，是秦州密尚德打刀运往伏羌一案。

官吏追查极细，包括刮刀、铲刀、裁刀长度；是否确系"口外刮香牛皮所用"；运往伏羌可赚钱数；密姓回民根源及密尚德之母改嫁伏羌马家始末——最后发现起义军营中有一个"密姓回民，年约二十余岁，随贼打仗，其父密阿浑现在秦州"！这样破了密家与义军的关系秘密。公家判断："秦州必另有党羽"。黑手立即伸向陇南，这是哲合忍耶在清查中的一个紧急的危机关头。

密阿訇，据曼苏尔写本：

道祖太爷首次到秦州（今天水市）时，遇到了密阿訇和吴阿訇。他俩带着自己的教众来会见道祖太爷……他们走后，太爷对众门人说："密阿訇是一位清廉的学者，吴阿訇是个内污的人，不可误认！"……后来，密、吴二人被捕入狱了。……密阿訇凛然说："一切事都是我干的，与他没关系。要杀便杀！"密阿訇壮烈殉道了。

牛皮刮刀一案审查得细而又细。公家虽然诬以"打造军器"，但实际上案情仍然酷似一铁匠生意。向公家告密的"乡约"吴耀先，无疑正是曼苏尔作品之中的吴阿訇。这样——互不相干的公私两大史料，仅仅在此案上完全吻合。密阿訇在追查之下，把口供纠缠于打制刮刀一事之上，始终没有吐露哲合忍耶教内组织的一个字。

再一次危机，是乾隆皇帝本人注意到了口供中有句"黄胡子阿浑、哈掌教俱是马明心徒弟"，而且发现了所谓"黄胡子阿浑籍隶灵州"。于是可怕的魔爪突然伸向灵州——这个隐伏未叛的另一个哲合忍耶中心。皇帝直觉不同寻常，灵州公家确认："黄胡子是称呼不是姓氏。灵州回民并无黄姓，止有王成仁从前系新教阿浑，于乾隆四十六年当官具结，改从旧教。"

这一刹那极其危险。灵州其它王姓哲合忍耶不知怎样忍住了恐怖。七巴巴、盖兰达尔巴巴（又称洪乐府阿訇），都没有暴露。三年前被迫改信旧教的王阿訇无辜被捕，"于司监病毙"，乾隆已经捉住的一根线，又悄然断掉了。

恐怖中的甘肃（包括今青海东部、宁夏全境）回民中不仅有背教弃教者，甚至父举子、翁举婿。在每一个飘扬过伊斯兰旗帜的地点，屠杀清洗都在进行。继底店血案之后，阿桂总结：

> 通计节次拿获正法、及打仗杀死贼回共八千余名。又，李侍尧、刚塔等歼戮逆回妇女一千余名。此外尚有各州县拿获正法、并现在监禁候讯应行正法人犯一千余名。

有数的遭难者已达万人以上。妇女幼童除底店已经流放为奴的一千九百余人外，石峰堡以及各州县逮捕的回民妇女儿童"尚有二千六百余名口"。她们也沦为奴隶，与底店合计，哲合忍耶的女人孩子被充军为奴者，人数约在五千以上。

公家血洗过的地点如下：

小山、海城、底店、石峰堡、马营、官（关）川、草芽沟、老鸦沟、蔡家堡、乌家坪、朱家河、大马家庄、白马庄、马家堡、糜子滩、鹰窝石。其中公家大臣福康安在血洗后亲自监视巡查过的地点有：小山、关川、糜子滩。抄查没收回民田产，公家统计："山川、水草、荒、熟地共五万一千四百三十三亩零六分；瓦房、土房共三千八百三间，土窑六百一十五处。"哲合忍耶清真寺虽然三年前已经全灭，此次又查出七十三间，全部拆毁。

这是一种极限的恐怖。回回雄无下场，奸亦无下场。即使叛卖者也几乎全数被杀了事。回民马得周举报亲生儿子马连举、侄子马良臣、马良得。苏德首出女婿马彦。黄进章密告外甥吴进宝。石峰堡决战之夜，石峰堡出了一个企图倒戈以自救、向公家建议由他劫持张文庆阿訇献官求赦的叛徒马见几；乾隆命令"妻子亦当发伊犁给兵丁为奴"，马见几本人"永远牢固监禁，遇赦不赦"。

我感觉到了，但我不可能构拟那恐怖的具象。我也不相信乾隆四十六、四十九年以后的多斯达尼能够想像。哲合忍耶在那一年里承受的乃是整个中国的罪孽。翻阅着中国士大夫们平心静气地编纂成的一部《钦定石峰堡纪略》，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如此的罪行实录能够传世。难道神真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终极目的，才选中了哲 合忍耶来忍受苦难么？

但是秘密依然并未泄露。

张文庆阿訇，这位草芽沟张夫人的侄子，这位在宗教和血缘两面都与哲合忍耶难舍难分的农民，这位乾隆四十九年圣战的主帅，虽然被公家"反复究诘"，但是坚持"匿不供吐"，"坚不承认"。在亲生儿子张太（泰）殉难、关川同学中伏羌马得建、田五、黄胡子阿訇、哈掌教、密阿訇等人都已被害的形势下，他不仅不供出伊玛目·阿兰·穆宪章；也坚持不供出盖兰达尔巴巴等所有著名的关川穆勒提。张文庆是哲合忍耶第一个被押至热河处凌迟刑的殉教英难；他以他的坚贞和鲜血，维护了圣徒马明心和张夫人的荣誉。

哲合忍耶的中核部分一直隐藏着，忍受着一切一切，顽强地坚持沉默。在疯狂的屠杀和唯有就死的现象之下，清查与守密的较量一直进行到很久以后。战争善后策结尾时，公家承认了这一较量的失败，陕甘总督福康安奏：

若言各属必无马明心徒弟，臣亦难以尽信。

乾隆赐福康安诗一首，形象地说出心事：

善后犹应慎筹划，
听无声勉视无形。

他明白，对手就在这片无声无形之中。

在无声无形之中

恐怖是黑色的。而恐怖里面的秘密则是真正的漆黑。当恐怖达于极限，当国家权力不惜使用全面犯罪的手段来实现恐怖时，秘密如一块黑色的铁，冷漠无言，坚硬稳重。

对于公家来说，哲合忍耶已经再也无从寻找了。

对于分散于特殊的线索之外的哲合忍耶难民来说，情况也一样。哲合忍耶此时是一只濒死的无形的虎，脉息游离，仅仅剩下一些神秘的部位还在悸动。

甚至早在上一代光阴，乾隆四十六年之后，大批哲合忍耶都失去了教门上的联系。吟味石峰堡前后史料，有一种感觉是：多斯达尼们只是在盲目地奔突。厮杀牺牲于自己失控的感情驱使之下。

这只看不见的伤虎只有一口气在缓缓地呼吸，这口气是尊称平凉太爷的伊玛目·阿兰·穆宪章。这只虎尚在悸动的肌腱在一条腿上，它远远地伸向灵州——这是在永远缄默的秘密中，今天可以大致构拟的一个影象。

再三谨慎地研究《热什哈尔》，可以判断的是：伊玛目·阿兰·穆宪章确曾入狱。但是又可以断定他入狱原因并非因为哲合忍耶新教一案。因为四十九年的善后恐怖中，倘若某人以新教罪见官，此人几乎立刻能名达乾隆之处，折磨鞫拷，最终无有苟存者。伊玛目·阿兰·穆宪章若因新教案入狱，或者有人知道他是有奇迹的人物，他就断无活路。《热什哈尔》关于平凉太爷下狱的记载很少，正反映关里爷的严谨。而诸如曼苏尔《道统史传》及毡爷《曼纳给布》，所记的只是后代教徒的一些纪念之情。

总之，平凉爷狱中的奇迹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奇迹是他丝毫没有新教徒的表相。他隐藏得太深了，其深度已经与哲合忍耶判若两类。因此他能够在平凉狱中仅仅以一名普通人的身份受苦。关里爷所作《热什哈尔》中，仅仅用波斯文写了残缺的一句：

> 华哲（指平凉导师穆宪章）病的时间很长，病根是（乾隆四十）九年的监狱里得下的。

他在狱中忍受着拷打吊刑。他的心还在忍受着更沉重的一种刑罚。平凉与灵州一样，是哲 合忍耶未遭涂炭的幸存区，没有参与圣战的平凉人和灵州人，在那些日子里是眼睁睁注视着教胞的牺牲而苟活的人，哲合忍耶在靖远、伏羌、通渭、隆德以及关川周边激烈地赴死，在平凉和灵州却屈辱地追求着存活。

决不是平凉太爷穆宪章背弃了苏四十三阿訇的血性。在冥冥的前定中，具备色百布（条件，因缘）的人物必须服从自己的使命。这就是伊斯兰概念——"口唤"的含义。苏阿訇和平凉太爷都是洞悉了自己的人物，他们必须各自完成自己的前定。

后来，曼苏尔记述了牛木头阿訇的故事，这个故事注释着平凉太爷的前定。

牛木头阿訇的学问全美后，平凉太爷就命他到平凉北边的毛家对村去开学。

这两句史料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说明了：一、平凉太爷在执行一代穆勒什德的职权任免阿訇。二、平凉太爷至少控制着平凉附近的教区。在乾隆四十六年战火之后，能够传教、能够暗中宣扬哲合忍耶宗教功课，几乎是不可能的：

> 他（牛木头）到了该村，人们对他不闻不问，很冷淡。
>
> ……牛木头阿訇在寂寞中自叹道："毛拉啊，您把我派到这里来开学，而他们却不来照面，这该怎么办呢？"

后来牛木头阿訇克服了困难，扎稳了脚跟。毛家对村渐渐恢复了哲合忍耶教。但是，随着牛木头阿訇知名，清朝官吏便察觉了。公家捕走了牛阿訇，"打断了他的双脚，拉到平凉先游街，再斩首示众。"

而伊玛目·阿兰·穆宪章老人家只能目送他赴死。牛木头远远望见平凉太爷时，大声高呼："兴圣教，心坚如石！"而平凉太爷只能流泪，"用拐杖重重地敲着大地"。

> 毛拉见敌人绑着牛阿訇游街时，心里难过极了。他老人家急忙回家，

独自干了个尔麦里。到了结束的都哇尔，他老人家念了很长很长。

在连空气中都充满杀机的大恐怖里，在视野眸子每天看着多斯达尼的凄惨殉教而自己无能为力时，在一躯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身子必须担起重负的指令下，伊玛目·阿兰·平凉太爷隐没在无声无形的痛苦之海，谁也看不见他了。非但迫害者和公家，就连被打散的哲合忍耶，也看不见他了。

如今人不知他，他也不知他。

像闪电突然照亮黑暗恐怖中的真相一样，马明心导师的预言在此刻投来一道炫目的光芒。直至今天这预言仍然那么有力，吸引着人们向它参悟。

在这强烈的光芒中，我看见一个生命垂暮的老人。他一直跪在坐静办功的一口枯井里，那口井在平凉一个地名白水的村子附近。他的形象不像他的导师、圣徒马明心那样深不可测和无法追及。他的形象，如果有时灵性的光亮照来时人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久久跪定、久久地向真主虔诚祈求着的衰弱老人。

由于命定的悲剧，圣战和教争都以殉死为结局，留下来的事业，永远由选择了心灵痛苦的生者来完成。这也是一种哲合忍耶，一种新的信仰者。忍，这个字的含义是最沉重的。人们常说、但很少有人真地体会过——活着，比死更痛苦。

但是他的宿命如此。

他的濒死生命，是用于拴住哲合忍耶最后的一丝脉息的。

久之，平凉太爷其人，愈来愈“人不知他”，愈来愈像是一个谜。

《曼纳给布》也保存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记事。能够使人感觉平凉太爷穆宪章那铁一样沉默不露的外壳里面的真实：

少尔林传述：伊玛目·阿兰（原真主净化他的心）向盖兰达尔问道：“似乎火中含有水的湿润，那是由于悲哀；而水却含有火的燃烧——这两句话是什么含义？”

这是一段使每个哲合忍耶的后辈都怦然心动的诗句。他指的是《默罕麦斯》中的段子。他正在以真主的卧里的身份在指示本质、强调任务。他使形式的赞念变成了意义的省悟。他就是水；他沉静不起波澜，悄悄地隐藏着燃

烧。

平凉附近有了一些生气，但是烈士遗教的复兴不能指望这里。灵州的银色川区是新的希望之地。伊玛目·阿兰·平凉太爷穆宪章和他的女儿白水姑姑所坚持的，是血海和绝望中的一个秘密设想，一个梦一样的念想。

此时的哲合忍耶，灵州人潜在地下，甘肃人七零八落。也许平凉太爷穆宪章从黑暗中传出过口唤，但也可能是全教幸存者悲愤的同仇敌忾——由于花寺派诬告哲合忍耶时有“耳毛为号”一句，清朝公家便以“新教老教，耳毛为号”为标志捕杀哲合忍耶——平凉光阴以后，凡属哲合忍耶回民一律不再留蓄圣行的腮胡①，忍辱毁形，剃净两腮，以记深仇。哲合忍耶决定以这种特征做为末日审判时和那些迫害者打官司的证据。二百多年来，凡是哲合忍耶都坚决不蓄两腮胡子。至今天这种面容特征仍是判断一个哲合忍耶的内心状态的标准之一。

而伊玛目·阿兰·穆宪章垂危之际，正是哲合忍耶悲愤地拔光或剃掉圣行腮胡的时候。此刻，遵守一件算乃提已成了杀身祸源，拔净两腮利毫耶（腮胡）又心如刀绞。曼苏尔书载：“当他身体非常衰弱时，疾病折磨他时，他的功修非但不减少反而更上紧了。”——他在苏菲的苦修中，使心脏挣扎着活到需要他活到的日子。

在这日子到来之前，在他能够确认哲合忍耶已经在远方那片盐碱雪白的银色平川里扎根立足之前，他只求在神秘的功修中坚持。

> 毛拉捧起了尊贵的双手，做了很长很长的都哇尔。所用的时间有念三遍《雅辛章》② 的时间。在这之间，毛拉的面庞都变黄了，但声音却没有中断。他的声音好像温和的香风在拂动。

他的病已经沉重不医。关里爷听自己的同学说过，在侍奉平凉太爷时，喂了药后劝平凉太爷睡一会儿——

> 毛拉大声斥责：“嗨！我三十年没有睡觉，今日你叫我睡什么觉！”

他掌理哲合忍耶三十年，现在终于到了哲命忍耶请他安息的时刻。他遣

---

① 圣行：经堂语“算乃提”，即遵效穆圣行为。

② 雅辛：古兰经一章。哲合忍耶每天清晨礼拜后，要在黑暗中传念雅辛章于打依尔上。声音极其动人。

人去了碱地平川的灵州，灵州大师傅马达天赶来了。曼苏尔阿訇以下的记事使人惨不忍睹：

> 船厂太爷开始不敢接受。……平凉太爷对他说："你必须接受。这是真主的前定。"……说罢，猛拉了船厂太爷一把。……叫他摸。当他摸到胸膛、肚脐时，他停止了。平凉太爷却命他再往下摸。他就从命，摸到了两个睾丸——它们肿得像两个铁罐一样……
>
> 平凉太爷说："这是乾隆四十六、四十九年我遭的罪。我独自一人忍受了。所以，别的教友没有这样的回赐：在我的身体上和卢罕① 上，都有舍西德的色百布②！"

穆罕默德·然巴尼·穆宪章（道号伊玛目·阿兰，教内尊称平凉太爷），归真于回历 1227 年（1812 年，清嘉庆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拱北在平凉南台子。这座拱北在同治十年、1958 年曾被两次挖掘捣毁，今已恢复，各省哲合忍耶吊唁者经年不绝。

平凉太爷的一生，使哲合忍耶和一切追求者们，在刚刚懂得了激烈之后，又懵得了深沉。他的一生无懈可击。他是一位没有血衣的牺牲者，一位不上沙场的勇士。他以他的一丝微息，坚持了哲合忍耶的一切伟大原则。在他的光阴结束以后，哲合忍耶便宣告了备受迫害的十八世纪的终结。既然哲合忍耶已经不可消灭，那么中国便有一种精神和血性不可消灭。当俗界的统治者在夸耀他们血腥的功绩时，这大地上处处响起的《穆罕麦斯》正赞美着更崇高、更永恒、更动人的胜利：

> 他们的神已自然地泯灭了
> 正如他们的湖水无缘无故地干涸
> 火在痛哭，水在燃烧
> 似乎火中含有水的湿润
> 那是由于悲哀
> 而水中却含有火的燃烧
> 正道的光芒四射
> 恐惧和污浊被扫除

---

① 卢罕：灵魂。

② 色百布：前定、原因。

人，终于获得了安慰
心灵已经可以虔诚
神呼喊了
正值光辉普照
真理的含义和语言
正在显现

第三门　流　　放

六　　年

平凉太爷伊玛目·阿兰殁后，哲合忍耶的事业转到灵州。接续者马达天，名穆罕默德·扎俩力，道号古土布·阿兰，他只把这大业维持了短短六年。

这六年时光，既有前两代遭受的迫害，又有一种喘息和安宁，在哲合忍耶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微妙的、承前启后的时期。

新的一代穆勒什德古土布·阿兰也染着这种时期的特殊色彩：既有前辈殉教者们的危难，又有一些谨慎办教 大阿訇的和平。

在古土布·阿兰接续教统以前，他在当地被尊称为灵州大师傅——其父是著名的关川弟子、灵州哲合忍耶视为始祖的巴巴太爷（又名灵州七巴巴）。古土布·阿兰是长子，从年轻就由其叔父盖兰达尔巴巴推荐，直接到关川道堂学道。因此可以说：哲合忍耶第三辈穆勒什德马达天，乃是道祖马明心亲授的弟子。

曼苏尔·马学智同是灵州人，他的长篇抄本，主要讲的还是青铜峡以下、黄河古灌区的故事。他仔细叙述了马明心沙赫培养后继者的事：

> 尊大毛拉道祖太爷对洪乐府阿訇说："除了灵州七巴巴外，就只有你了。没有别的人了。"洪乐府阿訇答："有的。""他是谁？"道祖问。"灵州七巴巴的长子。"洪乐府阿訇答。于是，道祖太爷就叫洪乐府阿訇去灵州，去请船厂太爷。当年青的船厂太爷跟随洪乐府阿訇来到尊大毛拉道祖太爷家里时，正值道祖太爷在窑洞里干尔麦里。洪乐府阿訇急忙进了窑跪上打依尔；而船厂太爷在窑洞外等候。
>
> 尔麦里结束后，道祖太爷走出窑洞，他看到船厂太爷后，高兴地说："很合心意！是个清净全美的人！洪乐府阿訇眼睛亮，能识人！"并叫洪乐府阿訇好好调养他。
>
> 道祖太爷曾说过："没有哪位沙赫比我更伟大。因为我亲手扶植了两

个领袖。一个已经显露（指平凉太爷），一位尚未公开。托靠主！时间一到，就会显现的！”

弹指一瞬的六年光阴，民众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载。这时的哲合忍耶潜在地下，没有公开的一坊一寺。苏菲派的副功，包括诵读赞美诗《穆罕麦斯》和晨礼后的即克勒，此时一律停止，仅仅变作心里的一星意念。因为遵行一件笋乃提（圣行）留腮胡而招祸，所以平凉太爷光阴里决定的剃须毁容，在古土布·阿兰掌握的这几年里成了哲合忍耶在沉默中的操守。

但是苏菲式的修身干办并未停止。沉默中礼拜的教胞仍然跪成圈形的打依尔，主要的阿訇和古土布·阿兰本人坚持修炼。曼苏尔：

尊大毛拉船厂太爷经常晚上不眠，修功办道。实在支持不住时，才稍微半倚半靠地休息一下。

聚礼，尔麦里——在必须集合教胞时，因为没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清真寺，哲合忍耶又处于被严厉追查之中，于是把唤拜宣礼改成打梆子。

清晨，村镇的黑暗中响起几声单调的梆子声，熟睡的人们不去理会是人巡夜抑或是谁在打更。而沉默中哲合忍耶的人却悄悄起身了，藏在黑影里，进入了一个个秘密地点，默不出声地跪上了神圣的打依尔。

至今，哲合忍耶派不唤礼，而以打梆子代替首次宣礼。走遍中国处处如此，使哲合忍耶的仪式更明显地区别于其它教派。打梆子的习俗，据教史文献至少在古土布·阿兰稍后些时的灵州银川地区已经牢固，推测它起源不晚于古土布·阿兰时期，大致不会有大的差错。

迫害，其实不可能贯彻于分分秒秒之间，刽子手也要喘息磨刀。由于上一代——平凉太爷穆宪章虽然百经折磨而死但并未暴露，官府公家就没有察觉哲合忍耶教统传续的坚韧。因此，古土布·阿兰的短暂六年实质上是完成了哲合忍耶在残酷灭绝的恐怖中的喘息和休养。

这六年，在本质上的另一个特征是：它仍然属于道祖马明心的大时代。尽管道统已经第二次易性，中心也已经在灵州形成，但哲合忍耶第三代穆勒什德马达天的事迹仍然与第二代相近似——他们都是十八世纪中国官府对伊斯兰信仰迫害的一种余波。平凉掌教时间长，船厂掌教时间短，但这两位导师的使命都是一个，即维持住哲合忍耶的血脉。这两位导师的归宿也都是一样的：既不是直接的被杀殉教并拿到了血衣凭证，也不是自然归真。他们是在守密的举念中殉教——前者被监禁致残然后病死，后者被流放折磨中途病死。

他们都没有争得如苏四十三阿訇那样辉煌壮美的牺牲；但是他们掩护了哲合忍耶的命脉，并赋予这个生命一种新的性格——艰忍。吟味缅怀他们的生涯，会觉得道祖马明心的话（亲手扶植了两个领袖）确实有着预言的滋味。没有更恰当的总结和归纳了，没有更准确的理论来概括这两代教统的特征了——当古土布·阿兰·马达天被朴实无华的回民们尊称为船厂太爷以后，哲合忍耶历史的早期便结束了。十九世纪真正开始了。

早盖的房子

像平凉时期一样，古土布·阿兰一生谨慎忍让。教内传说，他甚至委屈求全，向人下过一跪。因此教内议论纷纷。而他们说："咱们给他跪一下，他要给人类跪一世。"此事像是描绘着当年灵州哲合忍耶的地位和处境。古土布·阿兰的性情一如平凉太爷穆宪章，有一种忧郁和对厄运的预感。教史中记载了他对未来的一句话："啊，磨难和忧愁太大了"——但当时的教众们并没有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屠杀的恐怖刚刚被人淡忘，就有人渴望兴建道堂了。这就是教内史称"盖房子"的事件。据抄本故事：

> 教下来向毛拉讨口唤，要修建道堂。为了避祸毛拉不给口唤。但教下再三强求，于是毛拉违心地同意了。结果是大张旗鼓，大兴土木。毛拉的心里难受，眼前映现着灾祸。
>
> 一天，洪乐府阿訇为盖房子的地点一事来见毛拉，毛拉痛苦地说道：我的老师啊，你看，我的胡须头发都白了。他们硬说是口唤；今天要为我多修些房子，明天要为我多修些房子。这样做，难道是为了使萌芽的种子断绝吗？

但是，对于一个苏菲主义教派来说，传教中心——道堂无论如何是不可缺少的。喘息使人安定，一时安谧的生活（包括宗教生活在潜伏中的恢复），使人过早地乐观。在中国穆斯林中间，特别是在他们的知识分子中间常有一种现象，那就是信仰肤浅、责任感缺乏，往往乐观而且言过其实。怂恿兴建道堂是一种表现自己的机会；为着表现自己的虔诚，我们的多斯达尼有时会危害自己的圣教。曼苏尔·马学智阿訇关于此事追忆道：

> 不出毛拉所料，在房子动工的喂礼时分，灵州公家派人来抓毛拉了。捕得迅疾，使他连告别都来不及。

哈密瓜的传说

关于古土布·阿兰·马达天（请允许我为叙述行文的方便，时时直呼他的名字）被捕入狱的原因，民间传说得很美。

传说原因不是因为兴建道堂（盖房子），而是由于一个偶然事件。自乾隆间开了把哲合忍耶流放新疆的先河以后，由于道祖马明心夫人张氏刚烈的复仇殉教殉夫，以及她在伊犁河畔拱北的凝聚力，至马达天光阴新疆已经悄悄成为哲合忍耶的一个新中心。出于对哲合忍耶的真诚感情，新疆人尤其重视入关探望导师以及为先烈上坟悼念。嘉庆二十年左右，有一个新疆教徒因自家种出了两个奇大的哈密瓜，便举意把这两个罕见的大瓜挑至口内送给穆勒什德马达天吃。长途跋涉，晓行夜宿，到了甘肃。一天，他挑瓜路过一道哨卡，守卒看见这么奇异的鲜货，便要求买下来。但是那回民不肯卖，在哨卡上，兵卒和挑瓜人纠缠一会儿：

——挑上的瓜，你怎不把它卖给呢？

——这是我敬上的瓜，不卖。

——你还要走北京城敬上么？

——我走灵州敬上。

——走灵州你朝个啥人敬上呢？

——我给老人家敬上。

这个故事尤其这段对话，惟妙惟肖如一幅关津上的生动画面。我曾在甘肃、宁夏、新疆、吉林四个省（区）听到过不同方言的这个故事。农民们不太喜爱传述曼苏尔巨著中的兴建道堂说，而喜欢对这个哈密瓜故事添枝加叶，兴致勃勃。我看到的年轻人搜集的抄本中，农民们纷纷发挥了想像，对这个朴实的小故事尽情发挥，并同时编入了献哈密瓜与献哈密瓜干两种说法。关于哈密瓜干之说，在教内流传更盛。大都说是因回民在客栈晾晒瓜干，被"申兆林"——这是哲合忍耶送给所有甘肃清朝官吏的学名——的妻子闻见香味，强买不成．于是罗织罪名，捕古土布·阿兰入狱。

哈密瓜的传说不仅仅以民间文学形式流传。哲合忍耶三大阿拉伯文藏书之一《曼纳给布》中，正式采用此说，与曼苏尔《哲罕耶道统史传》相并立。因此，已经不能轻易取舍上述两种传说的任何一种。

可以肯定的是，到了嘉庆二十年左右，哲合忍耶已经在悄悄活动。教众不会很多，活动仍然绝密；但是从新疆到宁夏川的广阔天地里，那只无形无声的、仅存一丝脉息的伤虎已经在舒展筋骨了。

充军黑龙江

现世的人很难建立一种彻底的标准。传统的、习惯的、狭隘的、奴性的、流行的一切认识，往往左右着人们判断。我——由于神赐的幸运我有哲合忍耶的环绕；因此我逐渐从充满受难者感情的哲合忍耶教育中培养了自己立誓坚守的认识。会有一天到来；那时的人们将认为拷打是重罪、侮辱他人心灵是重罪、仗势行亏是重罪。中国史在那一天将被改写一遍；无论开疆拓土的武功、无论百废俱兴的治世，都将在人道、人性、人心的原则面前重新接受审视。哲合忍耶——这个由一群不识汉文的阿訇和目不识丁的农民组成的教派，这个一代一代只能用死证明自己的心灵世界的信仰者团体，在那一天将会争得整个中国乃至整个进步人类的敬重。

然而嘉庆二十二年的哲合忍耶是无力的。从道祖而平凉再至船厂，导师和多斯达尼的心情永远是扭曲的：他们无罪，但他们自认罪人；他们每天每夜等着拘捕、等着审判、等着拷打或杀头。古土布·阿兰·马达天于嘉庆二十二年获得的充军流放罪，与其说使他们绝望愤怒，毋宁说使他们如释重负。他们对“公家”即国家的本质有着洞彻的认识，他们懂得在中国统治者每一刻都可以毁约越权。

由于兴建道堂（决不是一所公开的哲合忍耶传教中心而仅仅是几间回民专用的房屋），或者是由于哈密瓜（或者瓜干）引起的冤狱，古土布·阿兰·马达天最终的时刻近了。

无法考定公家对此案的判断。能肯定的只是这不是一件所谓新教案即哲合忍耶案。再能肯定的是，当时灵州哲合忍耶的全部精力都放在遮掩隐蔽身份之上：

> 从灵州押往兰州的途中，一个名叫王爷的人来相送……他出钱派一个人把毛拉送到兰州，要送的人转告毛拉，到了兰州衙门不要招认。

同时又安排古土布·阿兰·马达天的亲属统一口供：“我父亲是个生活孤苦的穷人。为了解决家里的生计，他才给人们开学当阿訇。……我的父亲什么也没有留下，只种了几行树做拐 杖。我们是拄着拐杖乞讨度日的人家。”

灵州一带至今有一个传说，叫做“中闸子二爷的热依斯是拿钱买下的。”据当地乡老中传说的一个“中闸子爷用钱赎船厂”故事，兰州公家的官吏向营救马达天的回民公开索贿。索要银数传说不一，有人说是两千两银，有人

说是四千两银。家住灵州灌区中闸的一户回民富户决意毁家救导师，卖尽两串骆驼队和家产，然后又去“河州撒拉人”地方找到一个姓马的乡老，两人逐村逐寺化钱粮（回民称为宗教事业如修寺募捐为“化钱粮”）——最后凑足官吏所索要的银数，送到兰州省衙。

公家断案：流放黑龙江布盔地方。布盔，今齐齐哈尔，当年是一片不毛之地。

后来，哲合忍耶内部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般人当上教门的热依斯，靠的是宗教干办，而中闸子二爷的热依斯，是他拿钱买下的。”由于把死罪（其实只是哲合忍耶自己认定的死罪）赎成了活罪，中闸子二爷的大名也在教史上留传了下来。《哲罕耶道统史传》记载了此事，但史中所记的化钱粮地方是关川一带。

古土布·阿兰·马达天的被捕和被充黑龙江是突然的，也许还是偶然的；但是哲合忍耶做为孔孟中国的一支追求自由信仰的队伍，在遭受了屠杀、监禁、追查、强迫改宗之外再遭受流放，却是必然的。

流放，是国家以及任何迫害者的一种特殊残民手段。它是一种残暴在某种压力之下的节制。这种压力来自被害人的血、呻吟或沉默，也来自迫害者自己内心的恐惧。哲合忍耶把流放称之为“活罪”；这也许是不识字的农民对流放行为的一种深刻的概括。历史上已经有过不少例证了——活着，未必是比死去更好的方式。死只是一个瞬间，活却要漫长地忍受。空间也是这样：殉教地是没有贫瘠丰腴之分的，而流放地却不同——在那里连大自然都在对罪人实行迫害。

清朝公家对古土布·阿兰·马达天实施的流刑，实质上和对道祖马明心家属充流戈壁或烟瘴的行为一样，都是企图让信奉来世的人饱尝此世的苦难。这是对于精神的拷打折磨。

灵州的一批哲合忍耶教徒默默地接受了。他们抛弃了故乡，洗了纯净的乌斯里，举意追随自己的导师。布盔，这个即使在今天也那么陌生的名字，正严峻地召唤他们前去受难。

嘉庆二十二年，共有十二位哲合忍耶教徒由牛二爷率领，拥着囚车，踏上了遥遥的东北长旅，他们公开的身份是同案的囚犯。

从兰州到瓦亭镇的路上，毛拉的次子来探望他。夜里，在客栈里，毛拉写下了尊贵的尼斯白提；然后对儿子说：“行亏的公家把我充军到东，又充军到西，这并没有什么。总有一天，他们的王国要被消灭，丝毫不留！记住：他们将要威风扫地，只能遭受战争。他们的高位要丢失，变

成粪土。他们将从豪富变成贫贱！……”他的儿子紧紧地靠在仁慈的父亲怀里。

几千里充军的路途细末，牛车木笼里的筋肉痛楚，解差的欺凌折磨，都已经完全湮灭难考了。未来的读者也许不能理解为什么遗存如此稀少，有着相似的被迫害史的信教者，也许会因为记忆如此稀少。而怀疑哲合忍耶苦难的程度。

未来的读者和未来的人类不仅仅会因上述文化教养的原因而对我们淡漠。未来的、那美丽来世的人们还会因人道、人性、人的心灵的神圣不可侵犯——而且这又是世界的起码契约与道德——而对我们哲合忍耶缺乏想像力；就如同今夜的我正在因自己对流放东北的那支行列缺乏想像力而痛苦一样。

在《日本基督徒殉教史》一书中，后来的编纂者简直使用不尽他收集的资料。笔记、书信、秘密记录、墓志、甚至文物和文学作品，都保留到了信教自由的时代。我翻阅着这本书，难言内心的感慨。那些为着信仰渡过大洋而牺牲的传教士们都是文化修养丰厚的人。甚至我认为唯他们才是真正的学者。人死了，书活着，后来的人因为读了他们的遗书，便相信了确实有灵魂（即我们回族讲的卢罕）还活着。

人们很难想像哲合忍耶是怎样的贫穷。

人们不会承认：由于我的出世，哲合忍耶才算有了第一个用汉文的作家。

我的前方只有几位老阿訇。他们用神秘的阿拉伯文写下的内容，只是神秘主义。克拉麦提，是他们写作的支撑也是他们写作的对象。他们不重视过程。但是，过程不能湮灭，否则将无人相信。

嘉庆二十二年夏，被流放黑龙江布盏地方的哲合忍耶第三代导师马达天，以及自愿追随他的十二弟子及眷属，终于快要走完他们苦难的历程了——他们进入了松花江上游河谷。

公元 1989 年夏，我为了实现自己几年来的举念，为了去那著名坟墓前致哀，更为了追求一种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的体验，从北京启程——我也进入了松花江上游河谷。

景观骤然一变。

看惯了大西北哲合忍耶式的荒山秃岭不尽焦黄之后，两眼突然涌入如此浓烈的绿色便渐渐疼痛。丘陵、原野、丛林，隐藏不住大东北无底的肥沃。当年——我想着眺望着，不禁想入非非——古土布·阿兰·马达天流放至此时，

他一定在心中嘲笑公家的愚蠢吧，风景雄丽，遍地丰饶，夏行将尽的自然正在全盛。残民的公家，你哪里懂得哲合忍耶只是在人间绝域的陇山周边才可能诞生的信仰呢？

车越过了一线山岗，直下烟雾蒙蒙的松花江谷地。我发觉自己错了。每一分钟气温和湿度都在增高。不久后，我已经汗水淋漓，河谷的闷热正一分分地窒息着我。此地叫做船厂。

我是写《北方的河》的人，我从来没有遭受过这样的溽暑。夜里躺着，黑暗也是热的。我一手擦汗，一手扇风，几乎通宵不能入睡。

嘉庆二十二年，一百七十多年以前的这种可怕的夏天里，他们的囚车正在此地。我在苦热的煎熬中忍受着，遐想着，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曼苏尔的书这样说：

> 毛拉到达船厂（今吉林市）的当晚，住在店里。船厂那座寺的阿訇在那一夜做了个梦，他梦见穆圣握住了他的手。惊醒后，他坐卧不安，不知道这梦暗示了什么。次日，下了晨礼后，人们议论着有个巴巴为着伊斯兰充军到这里来了。阿訇便去探望……他们互道色俩目，握手间阿訇猛地想起了自己的梦。后来，太爷对这位阿訇说，我想向你要块坟地，不知能否做到。这位阿訇满口答应了。

马桓阿訇之祖父更写到了最后一幕。从他的记载中可知，古土布·阿兰·马达天的儿子也在流放的行列之中：

> 毛拉预感自己将回归到真主那里。他把一块白布撕开，缝成卡凡（裹尸布），命令儿子拿到江里去洗。孩子不忍与毛拉诀别，迟迟没有去洗。毛拉说："难道你不相信我？这是真主的前定！……"第二天他又催促去洗。孩子悲痛极了，仍没有去洗。第三天，毛拉催促说："你再不去洗，就来不及了！"

哲合忍耶第三辈穆勒什德马达天，穆罕默德·扎俩力阿訇，道号古土布·阿兰，于嘉庆二十二年九月初六在吉林船厂归真于流放途中。教内尊称船厂太爷，他的拱北在今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江畔的山岗上。

追随他自愿充军的十二户人家，仍被清朝官府依律流放到黑龙江布盖，在彼生息繁衍成一方之众。这就是哲合忍耶在东北大地上流传的起源。

据教内传说，船厂太爷一行流放途中，路经北京时，影响和震动了北京

回民。后来朝阳门（即齐化门）上坡清真寺成为著名的哲合忍耶清真寺，源头也溯于斯。

知的遗训

我点燃的香上，青烟袅袅缭绕。我第二遍朝着他的卢罕摊开了两掌。我的都哇尔在战栗之中接完了。可怖的酷热压迫着，挤压得我简直忍受不到下一秒钟。汗水凝成了碱，浸疼了我的额头。汗水又唰唰流淌而下，冲下的汗碱一直流进脖颈，流向我的胸腹。身上的长袖衬衫泡在我的肉躯上。我像拱北上的每一个人一样，严肃地扣着袖扣，在煎烫的热气中，在这松花江上游低谷的夏末的炎热中体味。

我知道了他的秘密——如煎熬，如蒸烤，分秒都那么漫长。忍受是那么难以坚持。生命在这种形式中走着一道不尽的下坡路，如那松花江水缓缓地流淌。活着，真的比死更难。

这真是一种肌肤触碰般的感受。然而这感受能成为注明页码的史料么？我举意为哲合忍耶书写教史。但是我缺乏如同天主教殉难的传教士留下的那种多卷本笔记集。我的手里没有几页文字，虽然我的心里有烈火般的情感和判断。

我反复地询问。

我默默回想着我崇拜的艺术家。我在问。但是我发现他们并没有像我这样遭遇一个如此问题。

以往，对哲合忍耶来说，一切公开弘扬的和隐而不露的、一切浅显的和机密的、一切令世人瞠目的和被世人嘲骂的——都可以用沉默来对待。或者用高声赞颂的沉默，即尔麦里来对待。

然而今天哲合忍耶要求我的却是：沉默的终点到了。给你口唤——让世界理解我们！

我花费了五年。在我的一篇散文中我写出了五年里我获得的方法论："正确的方法存在于研究对象拥有的方式中。"我首先用五年时间，使自己变成了一个和西海固贫农在宗教上毫无两样的多斯达尼。后来——当我四次从西海固、八次从大西北的旅途归来；当我擦掉额上的汗碱，宁静下来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沉思时，我觉得一种把握临近了我。我暗自察觉自己已经触着了大西北的心。他们对烈士们的怀念久久不息地震撼着我——我默默地立下了誓言，彻底地站进了这支人道和天理的队伍之中。

波涛在徐徐抚摩我周身的肌肤。在三天里两次为船厂太爷上坟悼念之后，

我跳进松花江游泳。这是浸泡过他的卡凡布的江水啊，我竭力记忆着这流水抚摩 的触觉。我是个品级低下的人。我总是强求降临于我的克拉麦提。但是——史料依然匮乏。我似乎挣不脱现实主义。清代有个文人叫陶保廉的，因为随父出关路经了吐鲁番，便留下了一册《辛卯侍行记》，成为治新疆者的必读书。难道我要埋怨毁家迁往蛮荒、侍奉自己信仰的导师、忍受一路上的欺辱毒打、把身家性命都舍到了极边流放地的那十二户农民，埋怨他们没有为我写下一本《嘉庆侍行记》么?!

无论《道统史传》或是《曼纳给布》，关于船厂太爷的史事，我们只能说出这么多。

更多的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历史，笔虽尽而墨未浓，我们从来没有学习过这样的历史学。这种学问由于我们本人的亲身参加而千真万确，但这种学问是超语言的，它与感情相近，与理性相远，它遵循的是一种难以捕捉的朦胧的逻辑。更重要的是，它要求倾诉者和聆听者都藏有一种私人的宗教体验，它要求人的灵性。

告别船厂拱北的那一天，我感到一种可怕的重负。拱北静悄悄，矗立在绿山岗上。它知道我的心事，我知道它的秘密。

我们默默对视，谁也不说一个字。但是我感到委屈——它多么雄 伟强大，我多么弱小无依，我怎么可能解决——人类关于学问和作家的这种根本问题和原初问题呢?

几个月过去了，我懂得了悲观主义。

我被哲合忍耶的悲观主义的美强烈地吸引过，现在我尝到这种悲观的苦了。我要从这种黑色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否则我无法完成这部书——这是几十万哲合忍耶人民的心情，也是我毕生追求终于找到的宿命。

在困境中，有一天凌晨，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哲罕忍耶道统史传》第三门《船厂太爷》的阿拉伯文中，非常奇怪地、超乎体例地、用长长的篇幅论述着这样一组命题：

作者和认识。

第二天，我找到一位精通阿拉伯语的老先生，逐字逐行地推敲，最后审定了一段古土布·阿兰·船厂太爷马达天的话。我坚信：这段话乃是他留给我的遗训。

尊贵的毛拉船厂太爷说过："我们正道的创造者维尔叶·屯拉（马明心）曾指出：'学者如果只是倚仗着他的学问而衰死，那么他的死有混同

于卡废勒的危险。’他对我的祖父说：‘你把这话再重复一遍。’于是我祖父就把这段话一字不差地又重复了一遍。……说这些话时，他吉庆的两眼热泪盈眶。”

我急急前后翻阅。原来我们这部教史的这一门简直是一部关于作家和作品、学者和学问、神职和神学的伟大著作。

学问有两种：一种是在心里的学问；那是有益的学问；一种是要宣扬的学问，那是神对人类的指证。

还有一封古怪地插入这部宗教书——哲合忍耶把它称之为“经”——里的信件：

你已经有了知识了。你千万不要把你的知识的光芒熄灭，而使你自己坠回黑暗！你不要熄了那光芒——以免来世降临，别的作者凭着他们的光芒奔行时，你却处于黑暗！

我不再怀疑犹豫。此刻我的举念坚如磐石。我的读者们已经屏息宁神，我不能违背我的前定。让我这个作家考证一种消逝的确凿历程；让我这个学者创作一种无形的心灵形象吧——我终于解决了学问和艺术的根本形式问题。我已经决定了我的形式。

不拘泥任何历法和传统断代的、仅仅为哲合忍耶所承认的第一个历史的大时代，终于在此时结束了。在我的作品描绘也终于告一段落的此页，应该摹仿阿拉伯——波斯文学的修饰文体，在末尾添写一首诗。

是春天是秋天
　　荒山绝境无花草
人容我人追我
　　活着本来是流浪
赞美你——几番炼我的深沉世界
西有伊犁，东有布盔
　　你使我目不识丁便精熟地理
无论谁也不能逃出前定

无论谁也不会搭救朋友
深沉的赞美属于你
——给我痛楚给我孤旅的人
　　让我绝望让我苟活的人
是年节是喜庆
　　我那故乡只吃糠菜
在家里在路上
　　其实都只有一丝希望
感谢你——不知信仰的官
西有伊犁，东有布盔
　　你使我身无分文便走遍世界
无论谁也没有想到——
　　国境之内是我辽阔的监狱
无论谁也没有想到
　　国境之内由我代表中国
万遍的赞美属于你
——给我痛楚给我孤旅的人
让我绝望让我苟活的人

第四门　新世纪

复苏的世纪初

十九世纪迟迟地开始了。

这支在古老中国文明，在孔孟之道的大海上形象罕见的信仰者集团，也迟迟地开始了它的第二个大时代。循回又一次运转，并没有在开始时分就提示或警告。最深处潜藏的一个本质悄不作声：哲合忍耶贫穷而烈性的教民并不知道他们被带进了一个大时代。

十九世纪无论在世界或在中国都是一个大时代。原初的、根本的问题百年不遇地摆在一些拥有使命的人们的面前。我不想在此书中罗列比较风云变幻的十九世纪世界史和中国史；因为就绝大多数哲合忍耶人来说，他们对环境和条件并没有觉察。前定论是一种无敌的理论和信仰——哲合忍耶只能随波逐流，必要时就使用束海达依主义，像怀着利斧闯入荆棘。

关里爷（也唤做伏羌二爷），即我唯一崇拜的伟大作家阿布杜·尕底尔此时还活着。奇怪的是他的名著《热什哈尔》对自己的年代只字未提。这耐人寻味。也就是说，在十九世纪初叶，关里爷是一个不愿描述当代的历史作家。我在吟味中有一丝震惊：我感到了某种神会，我也是一个不愿描述当代的作家。

史实是不存在的。而记忆——哪怕是镂骨铭心的记忆，也能够被遗忘。血在褪色以后是一种黄褐。所谓“知”——即真正代表时代的观点是挣不脱先锋命运的：当它独自出世孤独探索时，它不仅曲高和寡掷玉入泥，而且放弃了于通俗求弘扬的契机。而当它被结局证实以后，庸俗的聒噪声鼎沸而起，喊叫的是它昨天的见识。它又沉默了——这是一种学问和艺术向宗教皈依的过程。用这种观点能解释世界的许多现象。

我——我相信神启示于我的方法论——正确的研究方法存在于被研究者的形式之中：先做一名多斯达尼般的战士，忠于民众的心，然后再以信仰使自己的这颗心公正。

新的这个世纪在它开始上升时，万物复苏。哲合忍耶这个信仰者集团能够获得发展——就是十九世纪曾经宽容的证明。社会和政治的变化如同季节中的春天；直至今日，中国人一旦获得春天就会丧失对冬天的记忆。人民，包括知识人的心大多是粗糙而实际的，首先，无论如何要活命，然后是家庭生计。哲合忍耶在它的早期时代（前三辈穆勒什德以各种形式殉教的十八世纪）里遭遇的、无法和平生存的环境已经变换，哲合忍耶思想体系中永远比中国知识界深刻的世界观——出现了微妙的改动。

苟活下来的哲合忍耶回民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在清真寺里，晨拜、底格勒拜（下午）、夜拜之后，独属于哲合忍耶的念颂词，不仅仅可以使用高声而且已经使用灵州调了。唤拜宣礼的梆子声不再是非法的暗号，而是哲合忍耶的风俗了。清真寺一座一座地恢复了，回民们一坊一坊地改信哲合忍耶圣教了。剃净腮须、下巴上一络白胡子的老人自豪而倔强地来往于集市——真主是多么慈悯啊！它使万物复苏了！

另外，整个中国仅有哲合忍耶才能揭示的一个真理，在这个世纪初的宽容中也愈加不被注意。于是它开始播种，准备遥远的惩罚。

这个真理就是——虽然以孔孟之道（包括与孔孟之道同质的佛教及道教）为代表的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璀璨的伟大文明，但是对于追求精神充实、绝对正义和心灵自由的一切人，对于一切宗教和理想，对于一切纯洁来说，中国文明核心即孔孟之道是最强大的敌人。

任何异端、任何理想主义、任何美、任何新鲜的希望，若想存活都必须防止其中国文化中的孔孟之道。甚至包括中国本身，新生和摆脱厄运的出路只有一条，即战胜孔孟之道。对于伊斯兰——这种拥有强烈感情的宗教，对于哲合忍耶——这支已经把感情推到殉难渴求的伊斯兰异端派别，孔孟之道化、世俗化、中国化乃是比“公家”屠刀更凶险的敌手。

哲合忍耶是一群穷人。哲合忍耶主要是一群穷苦农民。尽管我坚信它的队伍中存在过一些人物和一种焦虑的预感，但是哲合忍耶在十九世纪初的复苏中，并没有认识这种无形之敌。并没有认识这片如同异乡的故乡，并没有认识和平，并没有认识恰恰是由自己前三辈的流血牺牲所启示的真理。

不能苛求我的祖先。

不能苛求那样一群挣扎于饥馑和镇压中的孤立无援的人。平凉太爷被折磨到睾丸肿得如两个罐子；船厂太爷在充军途中被折磨得半路倒毙。后世的文人，如我这样的作家能够遭逢如此巨大的命题是一种幸运，——而赐我灵感的先辈们遭逢的这种命题却太多了。重要的不是回答时代的提问，重要的

是活下来。

无论如何，十九世纪初，哲合忍耶教派活了下来，并获得了悄悄的发展。

嘉庆二十二年春夏之间，古土布·阿兰·马达天在监禁中把哲合忍耶第四辈穆勒什德的地位传给了长子穆罕默德·索菲·马以德。他的道号是哈给根俩，因后来归真于四月初八日而被教内尊称为“四月八太爷”。这一辈光阴共持续了三十二年，是哲合忍耶史上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教内惯称“第一次教门的复兴”。

传授的地点是在监狱或流送途中（一说是在“从兰州到瓦亭的路上”，一说是在“皋兰的监狱中”）。这至少说明当时形势的紧急和恐怖。马以德（请允许我为行文方便直呼其名）若非是以亲子关系，根本就无法靠近被囚的穆勒什德。牛二爷等十二户人虽然举意追随导师流放东北，但在表面上是同案犯，牛二爷本人甚至可能是那次流放的主犯。

在危难的迫害中，口唤传递了。

追记此事最详的，是毡爷的作品：

> 拉塌河的牛阿訇（愿真主慈悯他）替毛拉承担了罪名。衙门里的官审他，用残酷的手段处治他。他们燃香烧他忍耐的脊背，用炭烧红了铁链捆他坚硬的膝盖。又把滚沸的油滴进他不怕疼痛的耳朵里——酷刑折磨得牛阿訇几次昏厥。尽管如此，他没有供出毛拉的一言半句，他把一切真假都挑在自己肩上。一天，这高洁的阿訇因此冤狱，被发配黑龙江。

顶案的牛二爷幸亏今天可考。这是一户在吴忠灵武一带声名远扬的回民。在“罪”与“狱”悬在回族伊斯兰教头顶之上、如一柄永久的断头斧一样的中国，牛二爷家族的宿命，就是辈辈顶罪。继牛二爷后，宣统年间哲合忍耶回民因有人演戏污蔑起义领袖马化龙而打伤人命，诉讼中牛家第三代人牛金全出庭抵罪。后来改性马。几十年后，此族第五代马继嗣又为哲合忍耶宗教两次被捕入狱。马继嗣是我深入哲合忍耶的引领者之一，是我最敬重的回族老人。如此一丝线索，如一根脉搏联系到我的笔端，使我知道笔下事情的分量。

一切都在这个世纪之初开始了。

背起背笈，走上大道

在我向着肮脏的世界，把哲合忍耶的心暴露给各种各样的目光以后，我

要说：并非因为染上了中国封建文化的色彩，宗教就立即失去了神圣。不仅如此，回民们的情感一旦被激发起来，从来都像飞蛾扑火一样执著和热烈。十九世纪前半叶真主的口唤其实只是一句话：给你一切，只要你复兴伊斯兰！

哈给根俩·马以德是这个人。

他开始了顽强的活动。像创始的前辈一样，他开始在一个个村庄奔走。谨慎地越过县界，先慢慢地聚起失散的教徒，恢复在屠杀和严查下麻木了的信念，使哲合忍耶重新复活于关川、平凉等旧地。然后再尝试着进入新的县份，使异乡中出现自己的据点。公家的迫害被他果断地利用了：新疆、东北、云南三处哲合忍耶的流放地都巩固地发展了哲合忍耶的宗教组织，受难的感情使那里重建后的组织更加牢固。

血统——这种奇异东西有着复杂的性质。经过清朝公家权力的大迫害之后，哲合忍耶的每一户人家和政府结下了血海深仇。血统经常是信仰的基础；尤其回族更是绝对如此。《曼纳给布》中有一个例子：

> 据说，牛木头大爷在家里往着。一天，有拉塌湖的人来请毛拉去干尔麦里，毛拉说："你去把牛木头大爷请上，让他给你干这个尔麦里。然后你请他在你家住下，夜里和他谈谈教门的事情。"他听从了。他请了牛木头大爷，由他为自己干了尔麦里。晚上，他俩谈到了教门的机密和奇迹……

读者不应该忘掉当年被公家"打断了他的双脚，拉到平凉先游街，再斩首示众"的那个绰号牛木头的阿訇。读者更不该忘记那目送他赴死，只能"用拐杖重重地敲着大地"的哲合忍耶第二辈导师！

五年里我流浪般奔走在从甘肃到宁夏的黄土荒漠之间，五年里我习惯了农民们怀念地给一些无姓名的人某种尊称。牛木头"大爷"就是当年殉教的牛木头阿訇的长子，我希望我的读者们不轻视这些粗语村言，同情他们、也习惯我使用同样的语言叙述。

简言之，受迫害的哲合忍耶回民的全部亲属的关系，只要一经信仰的召唤，就是一个对迫害人的国家决不讲和的血仇组织。

哈给根俩·马以德就是这个召唤者。

首先，导师要重建的是导师自己。在血洗之后，权威连同权威对民众的影响也都淡薄了，这个站出来的人必须使民众重新相信他是一代穆勒什德。用大西北的话来说，他要证明他是"真的"，要证明他身上真的有"主的口唤"。一部《道统史传》，处处可见哈给根俩谨慎的修持：

白天，灵州太爷经常用饥渴来折磨自己，把粮食积攒下来，买了《穆罕麦斯》。晚上他刻苦办功；他老人家的这些美德深使教下敬爱。……他经常跪着参悟。他和门人谈话时只谈教门……从不说一句闲话。他没有耐夫斯①。他经常微笑，但从未大笑过。他从不穿细布；炎热夏天里，他也是粗布长衫。冬天他只是一件没有里子的羊皮氅。他随众礼拜。每逢吃东西，他就立起右脚铺平左脚跪好（以示对主的感恩）。他从不搭脚，不跷二郎腿。他只吃很少的饮食……

另一处，记载了灾年的情形：

毛拉每天都节食，把食物散给教下去吃。每逢饥荒难挨，他就到屋外摘些绿杏子啃。

苏菲老人家的坚守般的近主修身，在他的行为中又出现了。这是比严谨安贫更重要的功课；哲合忍耶讲究独自修炼时使用一种木叉，这种文物化的圣器也被他恢复了：

有个虔诚教徒的妻子是个有遵守的女人。她恭敬地缝了一对枕头，请丈夫送给尊敬的毛拉。送去时，毛拉问："你们以为我能睡觉吗？"的确，他们不知道毛拉的夜晚。他在礼拜，在赞主。当过分疲累时，他只是将头靠在一个小木杈上，稍微打个盹。由于这种干办，毛拉年老后双膝总是疼痛，用皮条绑在膝盖上解疼。

我们从这些故事中，渐渐地读出了一种熟悉的形象。哲合忍耶前三辈导师都曾有类似的形象。作家编撰一种形象——是一种创造，几代人默默地熬炼一种形象——也是一种创造。中国的贫苦农民（哲合忍耶只是其中一部分）不读书，能够感染他们的形象只有后一种。哲合忍耶的这种已经相当具备文学味道的形象是确实存在的，我不能不暗暗震惊。这是一种被读者用心灵永远感受永不丢弃的形象，这是一种使读者成为信者的永恒的创造啊。

美而不能出众，才是稳重的选择。

---

① 耐夫斯：自我，脾性。

我感到已经可以揣度哈给根俩、马以德老人家的那颗苦心。生，或者亡，历史的巨大提问一直凝视着他一个人。必须生存，那么必须改变。他被这强大的口唤改变了，他不再重复哲合忍耶前三辈穆勒什德的形式——他是哲合忍耶第一位寿寝善终的导师，所以他也没有前三辈殉教者那浑身美丽炫目的浓彩。

他在古老灌区灵州，给人们讲述也们的灌溉故事：在灌溉庄稼时，也门人习惯插一块木板计算水量。他规定，三天洗一次脚巾手巾，大概哲合忍耶独有的对脚巾和手巾的重视，就起源于这个光阴。他强化了哲合忍耶的许多宗教细节，比如穆勒什德的印章使用（大概后日在《尼斯白提（道谱）》上盖章也源于此）、严格宰牲规定（哲合忍耶用于尔麦里宰牲的鸡羊牲畜，宰前必须拴养喂食保证洁净与肃穆）等等。他缓慢地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进行复教活动，不仅奇迹般地恢复了哲合忍耶的信仰可能，而且建立了完整的穆勒什德（导师）、热依斯（地区掌教者，相当于天主教中的红衣主教）、阿訇（建立于信仰哲合忍耶派伊斯兰教的村坊中的清真寺开学阿訇）、多斯达尼（教众）体系。

据《曼纳给布》记载，中国各省在这次宗教复兴运动中，共有如下地方和村庄恢复或皈依了哲合忍耶：鲁古闸、驼场堡、徐州（可能指淮阴）、秦州、凤翔、下堡、穆家槽子、平凉、石河子、玛纳斯、阿克苏、银坪、关川、外利（?）、蔡家店、马家闸、布盔、莲花城、水道沟、喜家坪、锁家岔、河州、西宁、巩昌、板城、拉塌湖、固原、三营、云南他郎、马家湾、成都、船厂、济南、六沟寨、鄯善（皮展湖）、沈家湖。

这些地名有的一目了然，有的不可细考。有的大得包容半省，有的小得只是一处荒村。这是一种新鲜的地理学，是一种只有在文学和感觉中才能容纳的地理观点和描述。一个村庄完全可以大名鼎鼎而一个大省却可以不为人知。一个生来没有出过家门的老妇可以议论万里之外的玛纳斯，用突厥语念出“鄯善”。没有人知道上海，但是因为一个人大家都知道“南京”①。有的地名是完全的音讹，有的地名却准确得惊人——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形象的、中国底层人民的地理学。哲合忍耶在这种地理学中反映出来的特点是：它仍然是一个文化水平极低的宗教集团；它又是一个在中国罕见的、视野开阔的农民集团。这尖锐地指出了一个命题——在中国，只有在现世里绝望的人，只有饥寒交迫的人，才能够追求和信仰。

---

① 有“南京师傅”、“徐州张三阿訇”的记事，这可能是指淮阴存留至今的一坊哲合忍耶。

哈给根俩·马以德已是一位古稀老人。他率领着的就是这样一批人，他肩负的就是这样的任务。《道统史传》有一节打麦场的描写，就仿佛是在为他和他的多斯达尼画像：

> 在打麦场上，他们排成两行，面对面地打，一行人整整齐齐地，把槎枷打在地上，同时就高声念“俩依俩罕”。① 脚也随着移动。另一行人又整整齐齐地打一下，同时念“印安拉乎”。② 脚又动一动。就像在打依尔里一样。毛拉也同他们在圈子里，他老人家打槎枷发力时，抬左脚念“俩”，踏右脚念“印”，同时摇晃着他的肩膀，摇着头。他用吉庆的手指示了六个方向，使即克勒全美。即克勒的声音高扬了，机密的灯笼升空了。火辣辣的骄阳遮蔽了，困难的劳苦平易了。

读过本书前三门的人，也许会被这幅画面感动，也许会对这种描写感到不解。像我以前写完每一部作品时一样，我无法揣度、也不敢强求我的读者。艺术不可能判断哪怕一个知音。但是这一次不同——我相信，散布在中国各地的几十万哲合忍耶正为我骄傲。十九世纪毕竟是一个新的世纪，在那么苛刻的迫害之后，伊斯兰和它的前锋——哲合忍耶居然能够享受如此自由。这确实不可思议。天道、确实是存在的。信仰是可以赖以为生的。目不识丁饥寒交迫的农民中会出现张承志为他们写书。人的感情是可能获得补偿的。沉默可以变成呐喊，内里可以变成表面——因为连哲合忍耶都能在这世界里翻身！

他们和我互不相识，但我们都相信了。我们确信：哲合忍耶确实是万能的造物主选定的人。神为了证明一个真理，选定了哲合忍耶来承负中国的罪孽。就如同神选定犹太人去承负欧洲的罪孽一样。这一切只有身处其境的人才会有感受。我知道他们赞同我。是他们正用我的笔倾诉这感受。能够有这样的使命（色百布）去受苦是幸福的，他们正在想。能够有这样的使命（色百布）去写作是幸福的，我也正在想。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初八日，哲合忍耶第四辈导师哈给根俩·马以德逝于灵州地区，葬在他祖父——后人称巴巴太爷的关川弟子灵州七巴巴——的拱北旁。从此这座拱北更加著名，后日成为传教中心道堂，它名为洪乐府。他是头一个寿寝善终的穆勒什德，享年七十四岁，后被尊称为四月八太爷。

---

① 万物非主：表示否定，“清真言”首句。

② 只有真主：表示肯定，“清真言”次句。

他没有获得殉教者的名义和光荣，而哲合忍耶获得了全面的复兴。

应当有些计算。数字有时可以指示规律，用教内多斯达尼的话来说，是指示机密。从乾隆四十九年算，时间共65年。从船厂太爷死于刑途算，时间是32年——并不算太长，这样讲似乎残酷，但是在历史恒河之中，这时间不能说太长。

黑暗么？
痛苦么？
孤单么？
难忍么？
这黑漆漆的世界无边无垠
这世界如永恒消长的黑夜
你说——
你已经崩断了
　　最后一丝希望
你说——
你的思想孤立无援
你的纯洁无人理会
你抑制着
自杀

也许你能相信这个数据
也许可以估算
　　迫害和黑暗的极限
是么——你心动了
旷野中有一株大青杨树
枝叶婆娑
挺拔沉默
用最后一滴心血
　　粘合那一丝断弦吧
你还能希望与坚持
那些人——
当他们伐倒大青杨树的时候

他们说：我们走了
　　去人爱着人的地方了
等到轮子转回来
黑夜变成白昼
别吃惊
不要在那么多人汹涌而来时喊出来
那么多人拥挤时你还会孤苦无依的
藏起你算出的
　　规律和机密
到旷野去
种一棵
普通的青杨树

第五门　牺牲之美

入 海 口

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几十年，对于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胎——满清来说，是一个天罚时期。从宗教的眼光来看，那个时期是神异的；哲合忍耶更着重证明了：清朝不仅仅是中国“公家”苛政链条的一环，而且是中国文化中黑暗腐朽的那个本质的肿瘤。时间已经多次证明天罚的存在——人民反叛的暴力就是这天罚的形式。有时更有丰富的证明：十九世纪后半叶清朝统治者忍受的一切内忧外患，全部起源于他们自身的罪孽与不合理。

中国人民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当别人流血牺牲大声疾呼时，他们是不参加不理睬的。他们有惊人的冷淡、奴性、自私；烈士精神对他们的感召力是微乎其微的。这也许是中国人劣于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地方。但是中国人同时又是大奇迹的创造者，一旦他们集群而起，他们便突然间抛尽了血液中的奴性和冷漠，以真正的史诗教示世界。十九世纪的后半叶，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表演了多么壮大的英雄剧；那人人揭竿造反遍地狼烟烈火的景象是多么充满活力，气数已尽悠久过分的中国文化是多么坚定地看到了再生的可能性啊。

本书也不是一部十九世纪中国史或称近代史。在那个大时代里，在那个天道降临人世的大时代里，主角不仅不是我们哲合忍耶而且不是中国回民。首席当让太平天国的宗教、政治与战争。其次尚有各民族各地方，他们都承领天命，占自己一翼之功勋光荣。霉烂的满清如一只病入膏肓的瘸狼，人人得以诛之。只要不把自己划于垂死的满清公家一边，任何一个后来者和史家都对那个大时代激动兴奋——那是一个沸腾骚动的、人民造反的大海！

回民几乎全数加入了这场革命。在流血牺牲的人们长眠之后，在后日的议论声宁寂之后，在新的时代又兴起并且在逝去之后，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列举三位伟大的回族之子，让他们的名字排入十九世纪中华民族的英雄榜上，也让他们三人的名字排入世界伊斯兰的伟人录中。这三个人是——杜文秀、白

彦虎、马化龙。

本书仅仅在上述历史观点指导下，讲述后日教内尊称十三太爷的拖布尔屯拉·赛义德·束海达依·马化龙;以及在他主持的光阴里哲合忍耶的故事。

哲合忍耶第一次不孤独。以往总是在人们目送下赴死、以往总是以为自己舍了命死几次而从来无人应声的哲合忍耶，终于盼来了巨大的回音。对于其他民族或回民的其他派别也许这是一种抉择，而对于哲合忍耶来说举义造反是责无旁贷的，是当仁不让，是求之不得。牺牲之美的景象，早就随着精血生殖种进哲合耶的血液，印在他们的心中了。"束海达依"，殉教之路，这是虔诚举意祈求来的口唤；这是前辈流了血忍住苦好不容易才为自己挣下的色百布啊。

哲合忍耶全教参加了这场人民造反。由于势力的限定，哲合忍耶在这场历史表演中争得的只能是鼎足之一的光荣:如同在滇西建立过大理回民政权、兵败后以孔雀胆悲壮自杀的云南英雄杜文秀；如同打遍西北立誓不与黑暗中国讲和、最后冲出绝境远托异国的陕西英雄白彦虎。哲合忍耶全教上下追随十三太爷马化龙，维护了自己传统的形象，为后代留下了辈辈感动不已的遗教。

以上是结论。

在进入下面丰富而伤感的叙述之前，我想首先应当以这样的结论摆正哲合忍耶的历史地位。人在历史中的行为决定着在天国的品级。人在前世的功课决定着后世里的怀念、尊敬和理解。近百年前，当撒拉族的哲合忍耶英雄苏四十三率领着教下民众冲向达里加山口，冲向黄河孟达峡时，哲合忍耶便是一条狂怒暴躁不愿苟活的河。世纪变了，经过十九世纪前三十年的休养生息，干涸的河床里水已溢满。四月八太爷马以德惨淡经营为哲合忍耶养活的一条条性命，已经有十数万之众。太平天国点燃的大炮声，传来了造物的独一之主的口唤。这条与残民的公家血仇难解的大河汹涌地冲突了——既是圣战，又不是圣战。河水猛地冲进了入海口，汇入了十九世纪人民造反的汪洋之中。

黄土中的铁军

十九世纪西北回民起义在中国俗称"同治回乱"。由于立场感情的不同，大规模流血死人的事实使后来人有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在西北一些惨遭战乱涂炭的县份，汉族平民和小知识分子谈"回乱"而色变，残酷战争中广泛存在的民族仇杀使他们永远难消对于回民的厌恶。如我在甘肃靖远便收集到这

样的歌辞：

同治五年三月间，杀气弥漫天。
十余万人一朝尽，问谁不心酸。
桃含愁兮柳带烟，万里黄流寒。
阖邑子弟泪潸潸，染成红杜鹃。
清歌一曲信史传，千秋寿名山。
碧血洒地白骨撑天，哭声达乌兰。

——乌兰是靖远境内的山名，黄流即黄河。初闻此曲时，我吃惊的是：与我们通常认为的大汉族主义压迫少数民族这一认识针锋相对，靖远汉族知识分子认为，是回族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对回族的优厚政策，导致了回乱时期苦难深重的靖远汉族知识分子受挫。

这是极其罕见的一种认识。我为这种认识感到震惊的原因，并非在我对它的反感，而在我清晰地触碰到的这种——人的隔阂。

此曲曾以近似校歌的形式，在靖远的学校里集会齐唱。歌唱之中，据靖远回民回忆——凡回族学生都低头不敢稍动，如同罪犯。

我引用此曲的目的不是想为我的回回族胞控苦咒骂那位“阖邑子弟”的创作。凡人成群，必有矛盾。自有人的共同体形成于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不信任、彼此间仇视和仇杀一直无法消除净尽。靖远县是否发生过同治五年三月回民屠杀十余万汉民的惨案，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回民一定有过对汉民的仇杀。人对人是残酷的。乱世从来释放残忍。人只知自己的道德传统，就像难以挣脱自己宿命的前定一样。认识同治年间回民大起义的根源，在于反对满清官家腐朽统治秩序的观点——任何有正义感的历史进化观点的人都必须承认：同治前后的清政府，不仅是中国政治的腐败极端，而且已经是人类社会种种曾有过的政治组织模式的丑八怪——十九世纪后半的清朝，是人类的耻辱！

民族仇杀是历史的一种真实。同治回民起义中，屠杀汉族无辜的现象在陕西回民军中尤为严重——报应是后来陕西籍政府要员对回族的成见。继承刽子手湘军遗风的一些湖南人，以及保持对回乱惧恨的一些陕西人，将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理解回回民族的人。

人间由于生存的大前提和人性之恶，相互仇恨排斥乃是一种基本规律。宗教由于人类对于这种规律的醒悟，也把“爱”作为最基本的起点。残杀无论如何都是触犯宗教原则，哪怕自己处于被残杀者的处境之中。

陕西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汉族团练头子（团练即政府派的民间武装，是同治年大时代提供给许多汉族人物的出世方式）张芾，在当时以仇恨回回、剿杀回回为己任。这使得他的老母亲深感不安。当母亲劝告儿子不要和回民结仇时，张芾伸手从簸箩里抓了一把麦粒，说：

“簸箩里的麦，好比是汉民；我手里的麦，好比是回民——它不单是少，还在我手心里抓着哩！”

张芾的这段话，概括了中国民族矛盾的基本特征。如同靖远文人歌曲一样的民族观点，其误谬不在于具体史事的描述，而在于对封建的中国民族压迫本质的粉饰。

但是，尽管史实如此，宗教的原则仍然不应该原谅信教的回民曾有过的嗜血仇杀。在每一步偏离了神圣约定的脚印上，都记载着自己被淘汰的理由。

这是一种沉重而捉摸不住的感觉。当外面的世界正在天翻地覆、流血死人如同秋风落叶一样平常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加扰人。决断对真正思考着大问题的人来说，是最困难的。

十三太爷马化龙在同治改元前后，迟迟难下决断。无论从清朝公家档案文牍中，或者从教史抄本中都能看出他的心事沉重。

陕西、云南的回变已经白炽化。回汉仇杀正酣，双方都丧失了理性。哲合忍耶的一些教区，如张家川、云南东沟，都已经被战乱卷入。原来潜伏着的道祖马姓在云南、海原田姓在陇东、平凉穆姓在陇南，都已迫不及待地投入起义。

但是马化龙的犹豫是深刻的。他明白眼前并非是土百姓的天下。依据尚不充分。哲合忍耶的历史遭遇，使得哲合忍耶有着一种特殊的清醒。老虎不爱听狼叫。哲合忍耶也许是中国大地上最敢于赌命的一类人，但他们不习惯满眼的大革命——以前在无援助的牺牲之中，哲合忍耶已经孤单惯了。

这是一种高傲的、真正叛乱者的气质。

十九世纪回变首先爆发于陕西，云南回变也首先由回民自卫酿成，哲合忍耶最初曾短暂地按兵不动。后人多忽视了那一瞬的犹豫和观望。因为哲合忍耶是那个时代里真正的革命派，它死死认定清朝中央政府是自己的敌手。它要么推翻这个官家报辈辈血仇，要么干脆不介入任何草民骚乱。后来历史又曾多次重演这种瞬间——激进的、叫嚷的、胆大的，都未必是造反的。而众多的造反者之中，也未必都有着一种彻底的叛意和彻底的死的打算。哲合忍耶特殊的被压迫被灭绝的教史，使得它在革命性上能与任何时代的历史巨人相媲美。也正因此，它决不可能把艰难营生的甘肃汉民当作自己举意走束海达依道路的对手。金积周边出现过的回汉宽容共存事实，正说明了哲合忍耶

的这种本质。

十九世纪回民大起义不是哲合忍耶发动的，而且甚至在战争进程之中，哲合忍耶第五辈穆勒什德马化龙始终犹豫。这种犹豫乃至求抚的举动，被学者们特别是解放后的中国学者们评头品足、评议不已。

对他们那种咀嚼英雄粪便以谋生计的学术，应有专文总结。戏子不是英雄；学者甚至不懂戏。刀只是架在古人脖子上，他们希望古人演一出合口味的戏以供他们喝彩。他们制造的印刷垃圾毒害了人们的印象，散布了错误的常识，使不识字的英雄死后还要忍受误解。

没有人懂得哲合忍耶。

而十三太爷马化龙却深知一切。他深刻地知道：教下数十万哲合忍耶信众早就是一个巨大的、目不转睛地盯着满清公家的血仇同盟。苏四十三、张文庆即便没有口唤严令禁阻尚敢孤军发难；何况此时公家已经结仇全国、天怒人怨！只要他双手一抬，那么或者便是数十万教众人头落地，或者便是满清倾覆沧海桑田——然而，真主确实有意让光阴改换么？

满目只见黄土高原。如同黄土的哲合忍耶男儿匍匐其中一动不动。然而这是一支黄土色的铁军。自从平凉太爷把希望寄予灵州大川，哲合忍耶又遭受了离散的痛苦。远充黑龙江布盔埋骨船厂的第三辈导师、惨淡经营一坊坊一户户使枯树长满绿叶的第四辈导师，他们追求的大光阴，确实就是这个同治元年么？

真人不露，后发制人。这就是哲合忍耶在遍地烽火的十九世纪最初的状态。当陕西回汉摩擦愈演愈烈的时候，当云南回民已经全省举义的时候，哲合忍耶的金积堡道堂正冷冷地观察和思索。

虽有例外，但各地的哲合忍耶教坊——第一坊大则如团小则如营——都悄无声息、一面在热依斯和阿訇们的指挥下迎送日子，一面紧张地等待着金积堡穆勒什德的口唤。

此时的哲合忍耶与第四代四月八太爷马以德时代不同。不仅陇南、陇东、灵州等老教区早已恢复，而且新教区扩展得也非常迅速。不仅在西北，可以肯定江南大埠（淮阴、南京、上海）运河沿线（台儿庄、泊镇、济南、沧州）、以及首都要地（北京东郊、昌平）都有了哲合忍耶的寺坊；不仅在黄土高原的粗鲁农民中，河套一线的商路上处处有秘密的哲合忍耶商号货栈，山东北京等名城大坊之间隐藏着信仰哲合忍耶的上层人士。核心教区，如宁夏黄河灌区密麻麻数百座村庄修着堡墙。堡内有寺，墙上架枪——太平年月里也早已寓兵于农。往日的流放地——新疆、云南、贵州都已严整坊寺，信使往来，随时向金积道堂请示教旨，或随时准备容纳教胞避难。

后来的人们，特别是学者们直至今天也没有想像到，哲合忍耶在决定之前的瞬间里，已经拥有着这种不可思议的势力。在乾隆以来一次次的镇压取缔之后，哲合忍耶在同治元年之前又复活成如此强盛的一个教团，这确是奇迹。哲合忍耶就是真主向缺乏信仰的中国显示的一种奇迹。在四月初八至十三，即马以德时代至马化龙时代的复活奇迹之后，真主的意欲是什么呢？

后来我们省悟了——主是要哲合忍耶指示：在生死关头，人应当怎样做才不愧为人。

懒寻旧梦的记事

对于长达十年之久的同治年间哲合忍耶参加的起义，究竟应该怎样叙述一下它的过程呢？这是一个有意味的问题。

清政府在战争平定后，如乾隆旧法，把上谕下奏交付知识分子，编纂成卷帙浩繁的几部大书。此外还有政府派的士大夫、乡绅和知识分子著书立说。后白寿彝编《回民起义》，也只能阙大辑小，因为他无法以这样一个书名，重印《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320卷、《左文襄公奏稿》120卷，以及同治元年至十年《清实录》、甘肃方志和大官文集，尚不说云南。

1949年以后。因为“农民起义”乃是马列主义史学的“五朵花”之一，论述西北回民起义的论文多如牛毛。其中当然不乏优秀作品，如马霄石、杨怀中等人的著作。但是纵观全局，大多数论家都有被清代文牍牵着鼻子走的毛病。清代汉文资料是一个能淹死思想的泥潭，或许同行均有同感。

有一个例子发人深省：哲合忍耶教内的一位读书人，家离金积堡不过数里，刻苦求学受了高等教育，发愤立志著述西北回民战争——但是其著作仅仅移录白氏编印的《回民起义》便已过十万言，清代公文的过分罗列，使作品充斥了一种文牍气；逐年逐月、逐堡逐寨的战事叙述，使读者精疲力尽。

这一切，使我久久不敢动笔。前人之鉴证，使我感觉这里有一个方法论的选择。

我是决心以教徒的方式描写宗教的作家。我的愿望是让我的书成为哲合忍耶神圣信仰的吼声。我要以我体内日夜耗尽的心血追随我崇拜的舍西德们。我不能让陈旧的治史方法毁灭了我的举念。

另一种方法也摆在面前。它是由我们哲合忍耶的学者创造的：——用阿拉伯文杂以波斯文转写的汉语借词（即小儿锦）记述教门最紧要的关键；然后把它作为“经”藏匿并暗中流传。只要伊斯兰教在中国能够存活，那么这种“经”便能传世。这是一种奇异的著作，它最伟大的特点便是作家不希望

它外传。它对外部世界是拒绝的、难以破译的、保密的。它同时是历史，是文学，是宗教著作。这是真正的内部资料。历史逝去后，只有它最接近心灵曾经体验过的真实。

它的另一个特征是：不屑于是非的评说，懒得做事实叙述；尤其擅长一笔划过十年历史百次争战——它是一种古怪而令人兴奋的文体，用哲合忍耶的术语来说，它近乎一种机密。我曾一连几年直至此刻为自己沉醉于它之中而不解，这种文体怎么会有如此魅力呢？细细重读，它是那样淡漠，它直接以口语为书面语，不施文采，对自己的苦难牺牲不作感叹。

这种文体的作家主要是哲合忍耶派的一些大阿訇。也许可以推定阿布杜·尕底尔·关里二爷便是这种文体的创造者。世界应当了解中国曾有过这种著述，伊斯兰与回族研究应当首先参考这种资料。

但是，教内史就一定是心灵史么？站在人民百姓一侧就一定能揭示历史真实么？那些残酷的迫害与牺牲确实仅仅是宿命的前定么？整个自然山川社会世事 确实仅仅是圣与俗这一对本质的演绎么？

我不能回答。

我只能决定选择接近我的前辈的方法。

按照教内作家创造的一种无法评说的写法，同治年间全部历史可以概括为如下一段话：

> 传说，同治元年爆发了战争。在年年的各个战争中我们是得胜的。四年后战争结束了，我们的权势很大。一些教下高兴地说："卡废勒再也不能骑在我们头上了！他们没有援兵。我们的天下是长久的。"很多人都以为如此。但是，毛拉〔张注：指十三太爷马化龙〕说："他们还来哩！我们的福分不会长。不出十年，卡废勒要卷土重来。我们的道路还是维尔叶·屯拉的道路。"果然，同治八年敌兵又来攻。我们的人马一天天衰弱，堡子被层层包围。九年讲和，第十年毛拉和家属门人都得了舍西德。

对于十年血战的叙述竟能如此简单。

难道不该补充么？

难道不该考证哲合忍耶介入大战的时间，考证究竟是先投入局部（张家川李得仓部和平凉穆生花部）还是一开始就全教参战？难道不该考证陕回反后哲合忍耶冷静观察按兵不动的时间究竟有多久？李得仓率陇南哲合忍耶参战时究竟有没有金积堡道堂的口唤？第二辈导师平凉太爷后裔穆生花曾经建国改元，他与金积堡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考据或可清晰，但考据必伤

文章。陕回的作家也是不考证的：

同治元年（甲子年闰八月）因为细故，陕甘两省回民不料被汉人计算了。三百汉人打一个回民。他们立了一个团练，招兵聚将，见回民就杀。杀了之后报官。由二月，汉人团练就开始杀害回民，直到四月。同州府境内有十三个清真寺，这十三坊被迫一齐动手来自卫，与在渭南、临潼、高陵、三原、泾阳之汉人战。安拉襄助教门，领兵元帅都是阿訇。战争蔓延到八百里秦川，东至潼关，西至凤翔，南至南山，北至北山。西安城南城西共有六十四坊，五月十四日夜间，汉人动了手，城附近的回民无辜被杀。所逃出的人，共有三千。一人名孙义宝，领了出来，其余的回回杀完了。在渭河北渭城湾，回回扎了大营盘。渭河泾河两岸的回回都打胜仗。那三千人知感主，也通属渭城湾大营盘。张大人心中不忿，因为汉人死得多，于是他行文书到北京，说回回反了。皇上大怒，发下大兵，饬胜宫保大人统率，由吉林出了十万兵开到陕西去，在咸阳渭城湾打了一个大仗。大元帅没有成功：总共打十天仗，把胜宫保的兵马杀完了。于是他回京去听圣旨，皇上的安抚令下来了，但是他坚持出兵要狠吓一吓回兵，等害怕了才好安抚。皇上说："一切兵马全被杀了，胜宫保应该死罪。"于是六部里的大人们恼怒了，他们招到了四省兵，选推左大人、雷大人、陶大人统率。兵马到了陕西，陶大人一看就把同州府□□□凤翔府□□□住扎营盘。出队打仗，战场就在大荔。在头上十三家有三千人马，回回领队的是于六阿訇，时年八十岁了。八百里内的回回到一处打仗。

闻汉人有八尊铜炮，炮弹大，九斤重，阵阵射人。后来回兵分离，退到甘省地方金积堡。

四年，官兵到了，聚了起来。到了六月十四日，马队埋藏起来，离开营盘有十里路。后来马队出来，回回大败。有一阿訇名叫赫明堂，回回人把他救出来，这阿訇有学问有道德。出阵时老阿訇照常念，求主襄助；又念阿叶提："你们一齐抓着真主的绳索。"我穆民无能，我们托靠主。我们一面保守教门一面打仗，一总是真主襄助，是凭一切学者的祈祷。到了九年，京里派出左大人到陕西安抚回民别反了，回民都是良善之人，有家有业。左宫保安抚了陕西，大家得了平安。有一位叫白彦虎，是六十四方的头领。一切的男女老幼都跟他到外国俄罗斯去。到甘肃来的有七省兵马：四川、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太原、陕西省。打仗十年才作买卖，作庄稼。

这真是无独有偶。堂堂打遍西省的陕回义军，几十万兵十几年仗，仅留下这么一篇短小散文。此文被白寿彝收入他的《回民起义》，以一页的篇幅与繁冗的官私文牍作伴。译文经考虑再三，仍用庞士谦阿訇旧译，以表示对他保存了这一页资料的感谢。

我决定——

舍弃我科班毕业的历史系写史的方法，采用接近我的前辈——关里爷、曼苏尔、毡爷的写法，只描述今日在哲合忍耶教内被记忆、被坚信的那些史事。这将意味着我删砍了自己这部生命之著的数十万言；这将意味着我要放弃对同治战争许多事件的发言权；这也将使我面临崭新的困难——融历史、宗教、文学为一炉，同时经受三个方面的巨大挑战。

我甚至决定放弃注释，放弃一个列于末尾的参考文献表，尽管我为搜集它们花费了那么多精力。

这是一场尔麦里，不是一笔流水账。繁琐哲学是最低级的，我要像哲合忍耶大众一样抓住根本。让笔上路吧，它也相信前定。

穆生花与李得仓

南部黄土高原的崇山深壑，其实是一些完全不同的单元。由于交通和地理形成的天然区划，哲合忍耶在十九世纪初悄悄地占据了一些封闭的、能够隐藏消息又能够存活的盆地和川谷。这就是张家川和平凉。

张家川所属村镇在地理学上最特殊的特点，在于它们偏离于自然的交通线——地理上的相对隔绝这一特征，直至今天仍然很明显。早期听说了哲合忍耶其教的一些外国学者，如 M. E • Botnam（一九二〇年发表《伊斯兰在甘肃》），又如岩村忍、小野忍（本世纪四十年代随侵华日军调查中国北方回教问题）——都没有理解张家川。

无论在历史上或是将来，张家川都不是宗教中心。张家川并非“回民政治中心河州之外的宗教中心”，而是一处直至二十世纪结束仍然闭塞的交通死角——它同时偏离了正南的陕甘大通道、偏离了北部山区的翻越六盘山的交通线，与西北各大回族聚居区都隔着干旱不毛的荒山和无水地带。

张家川在地理上的特殊性，使得这个角落里的回民获得了一种隐蔽性。哲合忍耶席卷了整个张家川并且从此向外地输出着人——比如今天哲合忍耶的第一中心教区沙沟，其村民几乎全数原籍都在张家川莲花城——但却并未被清政府察觉。远在同治大战争之前，罪人教派哲合忍耶就把张家川这个奇异

的角落占据了，它在这片连一座县城也没有的回民窝养得羽毛丰满，但没有露出蛛丝马迹。

平凉在地理上的性质，与张家川接近——由于北偏西安、兰州两个西北省城，平凉回民区也相当闭塞，这种地理性同样是哲合忍耶在平凉存活的原因。

平凉太爷穆宪章的后裔穆生花，此时心在平凉身在张家川。

自从乾隆年间两次起义败后，哲合忍耶中心渐渐转向宁夏川。平凉以及整个甘肃南部，有大学者关里爷承负着网罗收容、艰难维护的局面。穆生花兄弟少年时弃平凉圣地，投奔关里爷求生求学，后来定居于莲花城附近——由此可知平凉教区衰败之一斑，也可知张家川藏龙卧虎的力量。

穆生花是哲合忍耶起义史上唯一曾经称王的人物。他的阵营中，有太平军派来的人员，也有云南回军派来的人员。穆生花自称“抗清扶明平南王”。先破固原，再占平凉，席卷了陇东各地——显示了哲合忍耶平凉教众的一切实力、愿望、事业的顶点和念愿的局限。也许这是“平凉”的第一次亮相出世，道祖马明心把传教衣扎孜传给平凉之后，平凉太爷穆宪章的使命便仅仅是守密。为了信仰，衣扎孜传向宁夏银色的川区，此后，繁盛便也离开了平凉——穆生花兄弟定居莲花城一事的含义是很深的，这说明所谓“平凉”已经并入张家川；如果平凉太爷的后人不抓住历史契机争战的话，所谓平凉在神圣究里① 中的意义就要消失了。

平凉城争夺战中，团练民兵显然知道了对手的故事，于是毁了哲合忍耶平凉拱北。很可能如一些教内人回忆的一样：哲合忍耶平凉穆勒什德穆宪章的遗体被锉骨扬灰。团练采取的这种卑鄙手段不是一种战争措施。因为他们发现平凉回民军不是一种军事组织。平凉拱北的被毁，使疤痕累累的哲合忍耶心灵上又被割了一刀，谁也不知道这种伤害是多么残酷。

从此之后，哲合忍耶拱北史上的一个规律也逐渐出现了：无论哪一辈穆勒什德，他若是没有遭受迫害而死，人们便觉得不合情理。不仅他的血肉之躯一定会遭受刀斧之伐害，而且他的坟墓也一定会遭受践踏焚烧——辈辈如此，决无例外。如平凉太爷穆宪章、四月八太爷马以德，纵使都是和平谢世、脖颈上没有鲜血记号，掌握一切的主也会让他们的骨殖补课，让他们的拱北

---

① 究里：这是一个中国回民的术语，指与“浮层”、俗界相对的宗教世界。其语感在哲合忍耶内部尤为沉重。

染上近似血色的烈火记号。

指着一处哲合忍耶的拱北追问——他真的就埋在这里吗——是肤浅的。哲合忍耶的每一处拱北都有着再次被毁的前定。哲合忍耶的每一处拱北里，都仅仅埋着我们诉说不清的痛苦、屈辱、光荣、祈求和情感。

我不敢说，每一处拱北里都确确切切有那位老人家的几块骨头还埋在那里；但是我敢说，每一处拱北里都确实埋着他的灵魂。

穆生花部哲合忍耶与张家川另一支武装，即后日人称李大帅的李得仓部哲合忍 耶，在教内史上合称为“南八营”。两部有合有分，张家川东部莲花城周边以及平凉教众归穆生花指挥；张家川西部至清水一线回民包括陕回难民由李得仓节制——两部人马走了不同的道路。

穆生花最后进入董志塬——陕西回军与清朝官军对峙的大本营；失败后向北进入宁夏，投奔了哲合忍耶中心金积堡道堂。因此，金积堡暴露于清军正面，哲合忍耶与满清公家的大决战也立即展开。穆生花带入金积的残部约有一万多人，入金积的时间约为同治四年初。

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是后日教内尊称平凉三太爷穆生花的忌日。教内传他是病逝，左宗棠奏折称他是“仰药自尽”。

后事前说，就此交待哲合忍耶平凉穆姓的后来情况——

平凉三太爷穆生花病逝或自尽，葬于灵武一带，终年四十五岁。其兄弟穆生辉率南八营残部出金积，再回故乡转战。同治七年，南八营大帅李得仓投降，穆生辉继续战斗，兵败后牺牲，教内后尊称平凉四太爷，葬地不详。

另一兄弟穆生果，在同治回民战争失败之后，被左宗棠清军解回平凉城。同治九年正月十九日，穆生果及全部被俘穆姓家眷，以及金积堡解出回民中混藏着的马化龙族人家眷共三十余人，全数被公家杀害于平凉西郊。

焚毁后的平凉拱北里又添了新骨。除了平凉太爷卢罕安息的老坟之外，有著名的七女子坟——她们是金积堡覆灭后，从强迫南迁的回民队中被清查出来的、十三太爷马化龙家族的女眷。七人为着逃避凌辱，一齐服毒自尽，葬于平凉拱北——像道祖马明心的妻子们在伊犁、和关川拱北一样，受着哲合忍耶教内教外的崇敬，尤其是妇女们的崇敬。

传说，穆生花的一个儿子逃过了杀戮，改姓易名远去四川，后来又被哲合忍耶秘密接回张家川，务农礼拜，民国年间才迁回平凉。今天，平凉拱北的穆阿訇就是他的后裔。

1987 年冬，我如一个远道上坟而来的农民，来到了平凉拱北。晨起即雪，奇冷袭人。平凉南台子上，小巷里冻土焦黄，白雪冷而干燥。拱北静静地占着一角小院，簇拥着一丛黑柏。大雪纷飞不已，洗时雪片落在裸身上。那位

穆阿訇为我指点着，白雪凸起的土地里，前辈的灵魂似醒似睡。听着熟悉的也门调的章节，雪仿佛在视野里神秘地舞蹈。我回忆着平凉太爷和他的一门穆姓，回忆着他们的事迹。我的祈求的掌心里，有几片雪花同时落上，并在一瞬之间融化了。

李得仓，张家川真正的缔造者，哲合忍耶造反史上头一名降敌者，哲合忍耶生与死之间的桥梁。李得仓的事迹流传不多，但他生涯中的每一步于教门都关系重大。

陕西回变发生后，难民流入张家川各地，武装避祸。上磨地方回民恐惧牵连，不敢收容陕西回回，反是汉绅王平安采取礼遇陕回以求自保的策略。张家川民谣唱道：

骑耕牛，过关山，大营扎在上磨川。上磨人太短见：抬磨轮，打磨尖，不如王家堡子王平安。

王平安他真好汉，一笼油，两袋面，大牛拴在门外边。

由你吃，由你站，不要烧我的房和院。

这首歌形象地描述了难民涌入时的景象。但是，随着回变的扩大，张家川回民终难保持上磨式的观望态度了，他们推举了一位大帅，举旗造反。战斗中，那位大帅身亡——这便是草莽英豪李得仓出世的契机。

李得仓是衙役班头出身，大帅尸身扔在一片萝卜地里，众人说谁能夺回大帅尸体谁就是新的大帅。李得仓应声而出，夺回了那具亡人遗体，也夺得了他在张家川长达数十年的军事和宗教的地位。

李得仓称李大帅后，麾下回民十余万众。几次鏖战后，与穆生花部合流，号称南八营。由于不能取胜，同治初起事不久，南八营挺进陇东与陕西交界的董志塬，与困在那里进退两难的陕西回民军合兵。

董志塬时期以后，李得仓走了一条与哲合忍耶回民很不同的道路。

当金积堡决心承当大任，开门容纳陕西失利的回民大军之际，陕回和南八营的穆生花部都迅速投入宁夏，惟独李得仓撤回西海固一带山区——他已决计投降。

据张家川教内传说，李得仓投降是受了十三太爷马化龙密令，这很可能。十九世纪教史的两部书《哲罕耶道统史传》和《曼纳给布》中，比比皆是地描述了十三太爷对战争悲惨结局的预言——他为了让哲合忍耶保存一口气，决意在一直没有暴露的陇南教区保存一点势力的血脉，是完全可能的。更重

要的证据是他曾在金积堡城破之前指示洼上师傅去张家川——后文将详细述及这个著名故事——洼上师傅的前途无疑与李得仓的南八营息息相关。

自从伟大的哲合忍耶学者阿卜杜·尕底勒·关里爷使南线教务兴旺以来，无论关里爷与灵州哲合忍耶导师之间关系怎样，陇南一直包括平凉、伏羌、甘谷、张家川一带已经暗藏着哲合忍耶的大前途。

形势再也不是乾隆四十六、四十九年那样了；即便在哲合忍耶中，也毕竟出现了投降者。

李得仓在这种宗教前途的死灭与复苏之间，没有辱没自己的使命。同治六、七年之交，李得仓率南八营九万余众投降。地点正在后日又名震天下的西吉县境内。李得仓之降清，也许有以下几点可以注意：一，他没有暴露自己的哲合忍耶教徒身份。在他著作的降表中，把自己乔装成陕西回军之一种。降表中婉言陈诉陕西回变过程，控告陕西团练头子张芾劣迹，实质上是借雷电掩刀光，牢牢地隐藏了哲合忍耶的秘密。二，他的降敌，不同于河州马占鳌的叛卖。在中国义军史上，降与叛是必须区分的两种行为。西北马占鳌、云南马现都是叛徒，他们掉转枪口屠杀同胞——用人民的血染红自己官帽上的顶子。而宋景诗、李秀成、杜文秀、十三太爷马化龙都在绝灭之际有过形式上的投降，他们的所谓降是战争规律，甚至是更深沉的牺牲。区别的界限在于是否于降后屠杀同胞。李得仓降后，事实上并未彻底停战，事见《平定关陇纪略》卷六，同治八年五月纪事。李得仓还曾参与接受河州叛徒马占鳌的求抚，但他没有与河州人战斗——官军不信任他。而花寺派出身的马占鳌后来是自己趁一次大胜仗之后向官府投降，并急急开始其屠杀回民以求发达的正式营生的。三，李得仓大帅，后来是张家川唯一的大人物（张家川地区无一县城）。他等待时机，先后在张家川暗藏安置了哲合忍耶几个重要的宗教领袖：道祖马明心的后裔；十三太爷马化龙的后裔；平凉太爷穆家后裔；以及南线各地在大失败之后的热依斯洼上师傅。

李得仓是哲合忍耶历史上的一种新人：世俗上层和宗教的两栖人物。这标志着哲合忍耶这个最底层最贫穷的教派，已经能够以自己的宗教魅力在中国社会上层参与竞争。谁也无法怀疑的光荣教史，抵消着追求者对于宗教本身的疑问。不经过宗教职业是否也可以坚持宗教信仰呢？生活间俗界是否也可以获得圣洁呢？社会地位与经济势力这些人生的终点，是否可能变成灵魂的起点呢？李得仓的意义，在于他代表哲合忍耶多少回答了这些问题。

云南与贵州

就整个同治回民战争来说，云南杜文秀达到的水平几乎超过西北——杜文秀在大理狭窄而肥美的自然区里，如同太平天国一样，真正实现过一次回族的自治。这几乎是把梦变成了现实。杜文秀作为十九世纪三大回族英雄之一，以其占地独立的行为批判了黑暗的中国——这种行为正与白彦虎闯荡西北冲出国境的举动相呼应。云南回变的大主角是格底木老教派的杜文秀元帅。哲合忍耶在云南的是非，在于与杜文秀的一致与否。

同样，与西北终于出现了花寺马占鳌这样的凶残叛徒相应，滇回也中出现过马现（后改名马如龙）这样的屠杀同胞的刽子手。判断我们云南哲合忍耶的历史功罪，又在于与马现叛变之间的关系。

感赞主，当我无法找到云南哲合忍耶内部教史（那怕一卷一页）的时候，资料目录上出现了 Emile Rocher（艾米尔·罗舍）的巨著《La province chinoise du Yun－nan》（《中国云南省志》）。此书出版于 1880 年的巴黎，几乎与回民战争完全同时，其中一章全记云南回民起义，篇幅占此通志三分之一。作者E·罗舍是清朝请去云南搞欧式军火采办的海关西洋人员；曾任安南海关监督和云南蒙自的法国领事。同治回变时亲历战场，尤其是当马现屠杀东沟哲合忍耶热依斯道堂时，E·罗舍一行正在云南府——甚至马现攻打东沟的当夜，还曾给这些洋人送食物和作战口信。

他的著作，属于一种原始记录。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曾觉之先生 1953 年译出此书，译文流畅美雅。居然直至曾先生逝世，未得出版。白寿彝先生藉编写《回族人物志》之机，把此书印刷出来，以求他日备征检索——这一资料兼有洋人和官方的内部性质，正可以和我们云南教内的口碑传说相对证。

概言之，云南在同治十年前后的形势是：全省因公家煽动汉民屠回，以“滚单”传示各地村寨，约期灭回，而激起全境回民起义之后，几经鏖战，渐渐形成了东路马德新、马现投降并为清朝收拾滇局、西路杜文秀拥兵自治支撑正义的态势。

哲合忍耶的中心热依斯道堂——东沟，正处于回奸马现覆盖之下，而采取的立场又与杜文秀一样。这种孤军战于叛徒中央的处境，决定了云南哲合忍耶凄惨的结局。

关于后来被中国许多回族知识人赞为一代大师的马德新（复初），应有另

题剖析。关于他为清政府掌握着全省平回大局、然而又为伊斯兰写下了大量研究著作的一生，究竟是否能够在后世里得到主的饶恕，不是本书讨论的内容。至于马现——这个南方回民的叛徒，他与西北回奸马占鳌的区别在于：马占鳌父子尚不过是充当左宗棠政府军中的一个打手，而马现本人却是屠杀云南回军的元凶。他与马德新两人一文一武，把国家的残暴、欧洲的装备、军事的包围和媚权的宗教——都变成鲜血，使之在哲合忍耶的东沟流淌。

大理远隔重重关山，东沟人无法获得大理杜文秀的援助。事实上，同治八年间杜文秀曾派遣十八大师（司）东进围省，企图解决这种局势，但是省垣会战中，杜文秀失败了——从此云南哲合忍耶的东沟已如刀斧下的缚囚。

金积堡更远在天外。从进入十九世纪这场巨大的沧桑之变开始，云南热依斯便不断派人向金积堡十三太爷马化龙处请求口唤，争取协调——东沟热依斯与大理元帅杜文秀曾派纳尚邦赴宁夏，但纳尚邦只能就地参加了穆生花的义军。

东沟的前定即是如此。东沟作为哲合忍耶的一个据点，它的命运只能是哲合忍耶式的，尤其在同治十年，前定是不可逆转的。

东沟，源在云南他郎。哲合忍耶创始人道祖马明心之子阿布都拉·马顺真于乾隆四十六年被充流云南墨江县他郎寨后，殁于该寨，留有他郎拱北，教内尊称他郎太爷。

他郎太爷有五子，第三子马圣麟（流传中或作马朝圣、马世麟、马成林），后日迁河西县东沟潜伏，悄悄地在云南和贵州发展着哲合忍耶教派。至迟在四月八太爷马以德时期，云贵哲合忍耶与西北中心教区恢复了联系，马圣麟也至迟在他从西北学经完满以后，便被委托了云南贵州两省教权。他任热依斯之后，东沟成了哲合忍耶南方的道堂——直至今日。

整顿一新的异端者教派哲合忍耶出现于云南，必然刺激和惹怒了媚权的马现以及马德新。E·罗舍书中有一条很重要的作者注释，透露出回奸马现对哲合忍耶的不能容忍，甚至连法国人都深知其味。①

马现对东沟哲合忍耶的灭绝之役，打了三年多时光。关于这一仗，我们云南教内有这样一段口碑：

东沟回民流传着一首儿歌："老提台，要打下东沟吃早饭，一打打了三年

---

① E·罗舍，P·97 注："战事延长至如此之久，是因为马成林虽然是回教徒，但是属于称为新教的一派；这派在近几年才成立的，马成林被尊举为这派的首脑。而马如龙则为旧派的回教徒，因此在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教派的仇视。"

半。带牵着，小东沟马依玛目挨水烫。”

老提台，即投降官府后改名如龙、官升提台的马现。《清咸同间云南回变纪闻》说：“马如龙之降，一进城就称提台。算是马提台保省。有歌曰：‘好个马大人，四门开三门，龙灯夜夜耍，米卖二百文。’子孙皆尽矣。好杀贪功，淫人妻女者，请以此公为戒。”

E·罗舍写道，马现派人告诉他们：“他立即要出发到东山去，他的部队正在那里作战；他希望当晚便能回来。”

马现喜欢使用这种当天了事的表达方式。除了对法国人这样讲之外，他在降伏小东沟后，又扬言：“跟我来！打下大东沟吃早饭！”——因此被回民编成儿歌嘲笑。

结果是——“打了三年半”，大东沟誓死抵抗，马现本人也在攻打东沟道堂时受伤。小东沟阿訇马依玛目对他说了一些讽刺言语（当时小东沟已降），马现恼羞成怒，下令将马依玛目拖出，一遍遍用开水浇淋折磨，直至将马依玛目烫死。

——如此一个刽子手，一场残杀族胞的征伐，一个已经投降的村庄和阿訇，一个作证人的外国佬，凑成了这篇流传了一百年的儿歌。

马现在歼灭东沟哲合忍耶的战役中，使用了当时罕见的新式皮波帝枪。E·罗舍写道，东沟外围的哲合忍耶（或者是零星的杜文秀义军）“为第一次在云南使用的这种快速射击的武器所大量击毙”。

E·罗舍记叙道：“小东沟被清军占领后，义军方面滋生着扰乱不安的心情。他们看见四面八方都被围了。马成林（圣麟），同时是阿訇又是首领，觉得事势是绝望无救了，乃对于妇女们施行他的影响力，使她们相信走到另一世界去的时候到了。上天的门开了，应当利用穆罕默德的召唤以回到他身边去。一大部分的妇女因此而吞大烟自毒死，同时亦给她们的孩子吃大烟——结果，差不多只有男子来保卫她们的遗体了。”

此时已是同治十年秋季。

大东沟哲合忍耶热依斯道堂涂炭的日子到了。云南哲合忍耶教徒守住自己束海达依称号的时刻也到了。

据官方钦定的记载，马现率军“进逼大东沟，昼夜以开花炮连环攻击”。血战之后，大东沟被攻陷。事发在同治十年岁末，正是西北哲合忍耶主战场——金积堡道堂毁灭的周年。

马圣麟因此获得了哲合忍耶教内圣徒的资格。还在他被开花炮弹炸死的当时，东沟教众已经在拚死救护他的遗体，《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四十四载：“首逆马圣麟中炮死，其弟马自新、马文裕等藏尸清真寺，意存叵测。

初八日，复派将弁围攻三昼夜，生擒马自新、马文裕、张体宽、合士成；率队进寨，攫获马圣麟尸身，戮以示众。”

但是教内有不同说法。据无名氏稿本：“其尸首是小东沟人偷葬于沟溜鸽子箐，后奔告大东沟人迁回。”

东沟就这样被残酷地毁灭了，除了它不死的精神。今天，沿着东沟美丽险峻的风景，满目疮痍，都是哲合忍耶舍西德的坟茔。无名氏抄本中写道：

> 事隔一百多个春秋，而今屋内村外的坟冢还历历在目。清真寺以下至南栅门，由南栅门围墙至山麓，一排排坟茔都是沟壑：内用土基分隔小间，每小间垒满尸体，再铺盖树枝泥土。多为五层，因名“大坟”。挤满大坟的这片土地名“大坟地”；大坟地向西南抬升，延伸到山顶都挤着没有空隙的坟冢，名为“大坟山”——都是反围剿大战中舍西德的寝园。

马圣麟的拱北坐落于烈士们遗骨的正中，一片栽满松树的山坡台地上。他死后被尊称为云南三太爷，永远地享受着尊敬。与他被公家流放他郎客死的父亲一样，他也走完了哲合忍耶英雄前定的道路。冤屈和鲜血是拱北的根源。同治十年以后，哲合忍耶教派才真正在云南扎下了根，他郎和东沟两处拱北象征着他们，也吸引着他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集体。

贵州——关于十九世纪回民大起义中贵州哲合忍耶的作为，教内记述远远不能与史事相匹。1981 年，贵州兴仁县张正兴写作了一部章回体小说——《咸同年间盘江回民斗争史记》，保存了贵州教内的口碑传说。作者的祖父当年曾亲身参加起义，作者又亲耳听过祖父的反复叙述，因此这部小说具备着一定的教史性质。

云贵两省回民起义无法区分，云贵两省哲合忍耶的行动也无法区分。贵州境内哲合忍耶基本上是按照东沟道堂的口唤发难的，两代领袖——张凌翔和金万照，都接受过东沟云南三太爷马圣麟的指示。

章回体《咸同年间盘江回民斗争史记》开卷第一回，便饶有意味地描述了张凌翔去东沟跟穆勒什德忌日尔麦里（但小说把忌日九月初六误写为九月初七，把船厂误记为平凉），东沟“三爷”为他痛说教史、指示他归省举义的故事。作者在文中叙述的几辈导师，几乎无一辈写得准确；如说：船厂率领造船工人起义”、“道光年间外姓掌教、张格尔回民反”等等。这种差误深刻地反映了宗教组织对于被压迫平民的意义。东沟人仅仅战于一山一寨，声名却传于半个中国；贵州人虎踞数座县城，裹拥了彝苗诸族，却默默无闻，原因只在于缺乏宗教对历史的补充。贵州回族等族起义中，首领以哲合忍耶最

醒目，但战争性质更接近于各族对腐败满清的颠覆。战事平息后，哲合忍耶南方中心又偏重东沟——这些原因都曲折地表现在这部章回体小说中，使之不能充分保存当年贵州哲合忍耶的面目。

但是这部小说丰富地保存了回苗布瑶彝黎汉七个民族的反清面目。义军俗称白旗军，这段历史俗称白旗斗争史，小说对于诸如义军拒降等事件，叙述得可以和其它公私文牍互证。小说尤其准确地保存了金万照的事迹：

金万照，东沟马家亲戚，早年求学甘肃，云贵知名阿訇。贵州乱后，公家措手不及，求金万照出面去贵州议抚，并赐予“议抚游击”。金万照被召到云贵总督衙门后一一接受，暗中却去东沟道堂，请求口唤。

云南三太爷马圣麟指示金万照，到贵州后要“好好地掌握哲合忍耶”，小说中的这一句话，经得住推敲分析。金万照入黔，标志着教派意识朦胧的贵州哲合忍耶即将与东沟组成一个潜伏的大局势——而这一点无论是对紧急的战局或是对日后的出路，都十分紧要。

金万照的事迹非常动人。他没有一丝一毫犹豫，就放弃了一种机会——河州马占鳌和滇东马现不惜残害同类疯狂攫取的叛变机会。他日能霸占一方威风八面的前程，似乎根本没有被他考虑过。他风尘仆仆走进云贵边的大山，见到白旗义军首领张凌翔后，立即宣布了东沟热依斯的口唤。

同治年是一个大时代。是英雄和叛徒都辈出不穷的时代，是国家显示极权、人性恶到极致的时代。在遍及全国的回民起义中，很难数清究竟是英雄多还是叛徒多。即使在哲合忍耶这个最单纯、最勇敢的集团里，投降和出卖也在恐怖的持续中屡屡出现了——东沟就曾应官军要求献出过三十三颗首级。杜文秀曾经先被他的女婿出卖、后被他的大理战友送到官营。金万照情愿以官身作罪民，不远千里投奔叛乱的壮举，直至很久以后也没有再次出现于中国史。

金万照面对着曾国藩源源发来的新式官军，李鸿章为这些刽子手装备了洋枪和洋官，——中国虚弱有名，但残民之力无穷。金万照按西北战场上十三太爷马化龙的榜样，兵败后请以一死为同胞求赦。

同治十一年十月十七日，金万照被清朝公家解至贵阳，以骑铜马刑炮烙杀害。在哲合忍耶的忌日单上没有这一天，但是贵州回民常在十月十七日诵经悼念他。

云贵两省各自实现了自己前定的束海达依追求。哲合忍耶的悲剧精神已经实现了它在全国教众中的弥漫。圣教死了，苟活者忍受着一种负罪感，苦苦地呼吸着这种末世空气。

同治十一年腊月二十六日，杜文秀大元帅换水后念了讨白（忏悔词），宰了所蓄的孔雀。他嘱咐留城的人："满城百姓交代与你了。"然后胸挂孔雀胆，坐轿出城。出大理北门，把孔雀胆掺毒药服下。轿至清军大营，药力发，渐渐气绝。他在如此的就义前夕，一定已经听说了东沟哲合忍耶的殉难；也一定听说了侧翼贵州金万照的就义。我想，杜文秀一定曾感慨过，一定曾经在一刹那琢磨过哲合忍耶这个教派，因为在他的大理两翼的云南与贵州的大地上，凡是哲合忍耶都牺牲了，都支持他直至最后一刻。

董志塬

同治年间的大西北，是真正的乱世。一些人反叛了，攻打着一些村堡。自卫的由于拿着武器，事实上已经加入了造反。暴乱时伏时起，战争维持在一种巨大的混乱和停滞局面上，并不是总在打仗。人们都拿着刀枪，蹲在堡子上。

这样，包括汉民在内，整个西北都进入了这种自卫与攻杀相依存的乱局。犹豫的人丧失了继续自己顺民形象的环境；思考的人在混乱中不能再瞻前顾后；凡有势力的人都已变成一种民军首领。很难辨清这种民军是造反的义军，还是寻找官府的民团。

政府军忙于应付处处冒烟的形势，在许多个热点上打仗。策略是，对陕西回民痛剿不赦。陕西回军冲突几年之后，锐气正在消尽，危机紧紧尾随着他们。清朝公家对甘肃回民宣传宽大，企图对陕西、金积两股回军逐个击破。

金积堡道堂以及第五辈穆勒什德马化龙，此刻已经面临着最后的选择。犹豫和分析已经到了尽头。造反的炮已经打了，求抚的头也已经低过。前景不能不使人悲观和警惕，但眼下金积堡已经成了大西北全部回民的元帅帐——哲合忍耶道堂与教民之间的铁的关系，已经被西北回民用来维护自己的关系——哲合忍耶是不可能逃避自己与清朝不共戴天的前定血仇的，马化龙注定要被选定去担当元帅——如同古尔邦节牺牲的羔羊。

当然，除非他选择另一条路，一直到同治八年初为止，他始终可以选择"叛"的道路，如同河州马占鳌、云南马现一样。而且同治八年以前，陕回聚集困守的董志塬，正暗示着这种机会的一切可能。

董志塬，俗谚称"八百里的秦川，比不上董志塬的边边"，无险可守。陕西回民军闯荡数年后，退守董志塬，携眷带犁，老弱辎重拥挤。一步绝棋，深刻地反映着陕回的黯淡前景。

如果金积堡的哲合忍耶上层决心追求生存与繁荣，兵下董志塬的话——

便没有后日里马占鳌、马安良家族的发达了。但是，哲合忍耶视而不见这种历史机会，他们没有叛变的传统。

困守董志塬的陕西回民，拖家带口多达数十万人。《平回志》卷二称："董志塬数百里地，人多缺食。""董志塬贼数十万，选陷庆阳、宁州、镇原、平凉，觊图窜陕掠食。"——表面上，陕西回民以董志塬为据点，四出征战，占着几座城池；实际上，陕回在董志塬绝地仅仅是掠食而已。

金积堡的抉择是援陕——这使得哲合忍耶又保持了一个世纪的纯洁和美名。哲合忍耶的后代没有河州马占鳌和云南马现那种肮脏的历史，哲合忍耶的历史只能是一部殉教史。

援陕，使哲合忍耶成了西北回民的盟主。

同治七年冬，"董志塬巢内粮食将绝，马化漼（龙）于二月初旬，用骆驼一千五百余只，驮运粮食接济。"而且，"各回逆洋枪、洋药、战马，屡据擒贼供称，均由马化漼（龙）自归化城一带贩来。"

同治八年二月初八，董志塬陕西回民被清军打败后，决定向金积堡靠拢。

哲合忍耶向陕回董志塬营盘里的男女老幼敞开金积堡大门时，便同时拉开了自己又一次殉教悲剧的大幕。

陕西回民把十八大营合并为四大营，"以其半护家口辎重先行"，然后再留人断后，与清军决战。

二十三日，清军总攻，全灭董志塬。刚从旧营冲出的"老弱辎重，因人马众多，未能疾走"，被清军追剿，——董志塬之役，陕西回民死伤惨重，官书说"杀毙、饿毙、及堕岩落洞，实有二、三万之多"。

从董志塬的陇东陕北交结地带，向宁夏川的黄河灌区，那时该有一片壮观的景象：成队的牛车碾得黄尘弥漫，老幼号哭着蹦起更高的烟柱，几十万人四散奔突，渐渐消失在这障人眼目的黄尘之中。成串的骆驼结队返回，金积堡的哲合忍耶回民赶着驼队，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人流滚滚向着西北方向，人流拥过去了，在践踏拥挤之中死去的病人弱童，都静静地半埋在黄土已经松陷如粉的道路上。

大战开始了．金积堡一带从此枪炮声再也没有中断。

我很难忘却刚刚死去的贵州金万照。这样的思路是非常古怪的。为什么他们都放弃了生机呢，其实他们的性情早被历史磨得异常冷酷。贵州金万照简直就是千里迢迢去投奔造反和死刑，其实金万照本来可以摧枯拉朽，先打败贵州回军再统治贵州回民。当董志塬濒临绝灭时，手里握有唯口唤是听的哲合忍耶的马化龙，本来可以使哲合忍耶从在野变成在朝，变成至少囊括陕甘边区董志塬的大宁夏的正统官方教派——但是马化龙显然不曾这样想过。

哲合忍耶要寻找一种旧路。这就是在中国没有多少人听说过，但在教内却魅力无比的束海达依——殉教之路。

冲出了董志塬的陕西回民，在后来赫赫有名的英雄白彦虎和他的乡亲战友率领下，进入了金积堡周边的哲合忍耶教区——注视着褴褛血污的陕西人流，扛鸟枪的哲合忍耶在堡墙上想：嘿，帮忙的来了，这一回把狗日的公家打美。

哲合忍耶至今有这种历史主角的幻觉。也许，百年里过分的受迫害史和马明心道祖以来他们拥有的过重的精神财富，使得哲合忍耶在思想和性格上，都有一丝近乎病态的刚硬。同治年回民三大英雄中，白彦虎打遍了西北五省，最坚决也最为清朝仇恨，最后打出了国境使苏联生息了一支回民。但哲合忍耶却不认为白彦虎是主角。杜文秀凭仗大理南北天险，复活了古时的大理国传统，如同太平天国一样，创造了“达鲁·伊斯俩目”——伊斯兰教区域，事业也比金积堡大得多，但哲合忍耶仍然认为自己才是同治战争的主角。

这种意识如果仅仅是对于同治年的一种观点，那它不过是骄傲自大而已。关键在于哲合忍耶总是这样地看待自己和认识自己。那么，这种意识就不仅是理解金积堡战事的关键，而且是认识哲合忍耶的关键。

决战近了，换句话说，殉教的束海达依之路的光芒近了。宁夏川十数万人已经等待太久。自从平凉太爷把希望寄托给这条泛白碱的银色大川以来，川里人证明自己不愧于苏四十三阿訇率领的撒拉循化人和张文庆、田五阿訇率领的陇东石峰堡人的考试已经开场。天堂之门已经近了，天堂的光芒正在一片黄尘中闪烁。牺牲是最美的事情，牺牲之道是进入天堂的唯一道路。前辈人早已解释得简单明了：这种正道得来不易，这是道祖太爷特意为哲合忍耶讨求来的，个人称作“舍西德”，教门称作“束海达依”。这条路是我们哲合忍耶的特权，其它各门各派各民各族都没有上这条路的缘分。川里人等待得实在已经太久，陕西人败下来了，正戏要唱开了，金积堡永垂不朽的时刻，就要来临了。

这就是哲合忍耶的思维方式。

事实上，董志塬是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的一个大战场，也是哲合忍耶外围的最后一道屏障，董志塬相当久地保卫了哲合忍耶地区，现在轮到哲合忍耶上阵了。

在此之前，金积堡一线时战时和，战事一直没有真正停止。从同治元年到四年，金积堡对清军形成优势；四年至八年对峙僵局由董志塬的陷落而结束。同治八年，清军在左宗棠指挥下，分三路向金积堡合围。

在下文中，我不想自讨苦吃地照抄汉文文牍，去叙述那场逐堡逐寨的战

役细节——总之，金积堡在死守。

为着牺牲

金积堡一带是著名的黄河古灌区，所谓“天下黄河富宁夏”，指的正是此地。稻田之间，密密的堡寨布满川原——哲合忍耶及各路回民义军与政府军的决战，主要就是攻打与死守这些堡墙坚厚的村寨。间或有野战，多在铁色不毛的牛首山上。

同治年血腥的屠杀早久消逝了，虽然在金积北门外不远的马莲渠畔，一堆白骨仍然醒目。我一连两年都在斋月来到洪乐府清真寺，但是朴实的农民不擅描绘和回忆。

有一些出名的传说，有一些含混的传说，听久了只能获得一种印象，而不能获得事情的经过。

据金积附近大阿訇杨怀真回忆录描述：仗，大约分三步打：第一阶段，清军由南线而来，经滚泉攻金积堡，被哲合忍耶截击于强家沙窝，三年时光里回民占着上风。第二步，清朝公家从金积西南进兵，占黄河东岸，在红柳沟一带摆战场，由传说中的魏花脸为将。魏花脸，也许就是清朝文牍中的魏光焘，老百姓都说他被回民军打死在红柳沟的山上。红柳沟山梁上，魏营的土垣废墟沿山迄逦，至今清晰可认。第三次，清军从金积堡东北新界堡进攻，百姓们说，清军用的是“机关炮弹”，大约是左宗棠使用四百万两外债采办的欧洲新式军火之一种。

杨怀真阿訇回忆：“机关炮弹像乌鸦一样飞来，然后缓缓落下，打在地上过一会儿才能爆炸。我阿爷一手提着桶，看见炮弹飞来就跑上前去，把水沏在那热炮弹上。那炮弹便炸不开了。后来，阿爷沏炮弹时，沏灭了一个另一个炸开，炸伤了右腿。就搭一个草棚，养着伤抵抗。后来，整个新界堡树皮都被剥光，野菜也再挖不到。饿得受不住时，就用手捋些蔴麻籽吃。就这样，在一场肉搏战里，我阿爷被一个公家兵刺中，枪尖扎进了喉咙。牺牲前嘴里正嚼着蔴麻籽，口里流着血水和绿水。”

也有些老人认为，金积一带哲合忍耶的主要圣徒墓——巴巴太爷和四月八太爷拱北，是清军前进路上的要冲。撒应伏老人回忆：

“公家方针是：占住青龙口，拆了洪乐府，打开金积堡。所以青铜峡、红柳沟都是军营；而巴巴太爷的拱北一被拆毁，我们多思达尼就没有救了。”

《曼纳给布》也说：“战争期间，太爷命我（花儿沟阿訇）带些人，在拱北周围打十二个堡子，保护拱北。”但是，战争中洪乐府的拱北不可能免祸——

这座灵州系统哲合忍耶最中心的圣徒墓里，有灵州七巴巴和四月八太爷马以德两处拱北——据《哲罕耶道统史传》中的描述，导师马化龙讲过："如果平凉的坟失去了，我们的坟也就失了。"堡寨争夺的鏖战中，洪乐府拱北首先被官军占领。当时：

只有一个虔诚的蚂蚱阿訇，仍在尊贵的拱北里念古兰经。卡废勒冲进拱北，夺了他的古兰经，剥了他的衣服，用绳子吊他……大家知道，那时，尊贵的拱北已被毁坏了。

据说清朝公家最初在屡次失利后，曾请了一个喇嘛看风水。当时金积前线回民占着上风，官军用大车向兰州城拉回整车整车阵亡兵勇的辫子。喇嘛登山看地，断定"挡住兵马不能前进的，正是灵州七巴巴和四月八太爷马以德的拱北"。

这处拱北，今天称作洪乐府拱北寺。虽然后来的百年又是沧桑反复，但时间总是证明着洪乐府拱北对于川里灌区哲合忍耶的关键意义。同治年间的往事，仅仅留下这么一点传说，似乎淡化了北部宁夏对这座拱北的精神寄托。后来——1990 年斋月，当我目瞪口呆地看着骄横的公路为它改道绕行，直流的渠水为它弯曲围护时，我才体悟到了这处拱北的含义。

灵州，或者说宁夏川的哲合忍耶，已经快要走完他们的大路。临近他们交出哲合忍耶中心的使命，他们走向前定的黯淡的时刻已经到了。他们长久以来难以尽述自己的情感，他们解释不了自己的信仰，哲合忍耶遥远的关川、他郎、石峰堡、兰州、伊犁、船厂，对于他们好像更像一种血缘和出身。只有洪乐府形象地说明着和寄托着他们自己，洪乐府拱北就是古老的宁夏川。现在，拱北已被毁坏，金积堡陷在重围——像天空突然间晴朗了一样，此世的一切都清楚了。

宗教的情绪首先在穆勒什德马化龙、其次在他的一些助士之中高涨起来。哲合忍耶的宗教情绪和热情，经常是一种企图重演历史的特殊要求。让世界快来屠杀，我举意流尽鲜血。让客观快变成刀斧，帮助我让头颅落下——这种情绪一经大西北性格的烘托，便成为一种可怖的和美丽的精神。认识后日敬称十三太爷马化龙的一切，首先必须懂得这种精神，至少要靠近它。以市俗和非宗教的研究者心态，是不可能剖析金积堡的。十三太爷马化龙后日遭受过的一些评头品足，恰恰就像喧嚣的屠杀宁寂之后，又飘过几响空枪流弹。

在生死之际传统是唯一的武器。道祖马明心时代的历史，以及那时已经响亮地提倡呼喊过的束海达依——殉教道路，刹那间回到眼前，人人都激动

地温习着它。天天重复的礼拜、特别是哲合忍耶神秘的即克勒念辞，刹那间显现出新鲜活泼的本意。同治八、九、十年的哲合忍耶义军战士，正陶醉于牺牲的渴望，陶醉于后世走向天堂大门时的自己那无可争议的资格，陶醉于眼前似真似梦的战火——战争本身的胜负早已无关紧要，连战争本身也变成他们的一个工具，变成他们这巨大礼拜的打依尔了！

据曼苏尔·马学智《哲罕耶道统史传》：

> 谭爷，穆勒什德马化龙的助士（也许是一名热依斯）并没有在战争中牺牲——他在战前死在兰州，遗体被放在骡车里，运回宁夏。下葬前，传说他的眼中突然涌出了泪。导师马化龙抚摩着他的脸庞说：不要哭，真主说：凡是有生命的，都要喝一次死亡的苦汤。你先走一步，我们跟着就来。

史学界都知道，金积回民军曾经打算轻骑奔袭，直捣空虚的北京。此事或有或无，但能够肯定的是，突围战死也是一种解决办法。

> 勇敢的九爷备下了足足的兵，想突围。九爷表示：我们全家都举意，为伊斯俩目和穆民殉身；我们要追随毛拉道祖太爷的道路，为主牺牲……后来，毛拉（指马化龙）给了口唤，他们都为教献了身，如愿以偿。

庄严的气氛弥漫全教。我的故乡山东也在这大时代里出了一位英雄，济南金阿訇，教内尊称金爷。

金爷在同治战争之际，正在经营北京的两处哲合忍耶清真寺——齐化门（朝阳门）上坡寺和昌平镇寺。

> 十三太爷为了疼顾山东金爷，想着把他拉进舍西德的行列里。同治七年，毛拉派人到昌平州，喊金爷来金积堡领舍西德……金爷来了。到十年，毛拉、金爷等亲眷、弟子都得了舍西德。

也许，现在可以明白十三太爷马化龙当年那段著名的预言了——

> 卡废勒要卷土重来，我们的道路还是维尔叶·屯拉的道路。

毡爷《曼纳给布》中记录了许多据说是十三太爷马化龙预言的诗句，真

伪难以断言——其中有一些文风、口吻都酷似后日沙沟太爷马元章的作品。十三太爷马化龙最重要的、具有预言性的言论都浸透了哲合忍耶的束海达依主义。他的言论实际上并不像传说的那么多、那么复杂和怪诞。沉重的心情和对于前途悲观的判断压迫着他，唯有牺牲的举意才能平衡这种心境。马化龙生前不拘教法细末，做人风流，处世随俗——因此常常使后人忽视了他的内心的宗教性。事情逝去一百年以后，细细回味金积堡的故事，十三太爷马化龙内心的这种性质渐渐变得醒目了，像一块沉底的铁，漆黑沉重。同治年间金积堡涌现了数不尽的无名英雄，他们都在历史大浪的冲淘下逝去了。但是没有人比得上十三太爷马化龙，没有谁承受过那样的心灵负担。

原初的拯救思想，原初的替罪思想，一种成为一神教人生观和世界观支柱的认识，终于在同治九年末出现了。十三太爷马化龙在他的哲合忍耶灭顶覆灭前夕，感受到了人类信仰史上曾有过的残酷考验。阿布杜·艾哈德·毡爷的《曼纳给布》记载了他的思想和情感：

> 毛拉问：做古尔邦，什么东西最贵？答：骆驼。其次是牛、羊。毛拉说：你们的古尔邦，只是些畜牲。你一个阿訇也不知道最贵重的古尔邦。最贵的是：易卜拉欣把儿子伊斯玛仪勒做古尔邦。为着援救众人，我把自己的身体举意做了古尔邦。

古时，一神教的圣人亚伯拉罕，即中国回民所谓易卜拉欣，按照真主的指示，决心杀死自己的儿子。当他真地举刀刺向自己的儿子时，主准许他改宰一只羊羔。这是一切有信仰的人都知道的古老宗教故事。

如今，哲合忍耶全教都牢牢记着："十三太爷马化龙为着换回多斯达尼，把自己一家人举意当了古尔邦的羊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小事。

但这在信仰、宗教、心灵、神圣的历史上，却是一件罕见的大事。

特别是在由孔孟之道伦理道德代替信仰的中国，十三太爷马化龙对亚伯拉罕古老命题的实践，标志着中国人之中心灵追求的程度，更说明在中国社会中宗教存活的艰难。

亚伯拉罕的传说残酷而深刻。

十三太爷把这个传说表演了一遍。同治十年元旦前后，金积堡周边发生的故事是残酷的。它们冲尽了黄河古灌区渠闸相错鱼米之乡的安谧气氛，把兰州和石峰堡的血腥送了进来。这样，前定又一次被证明，前定和束海达依道路的悲怆而刚硬的信念，深深地被强化了。

同时被强化的是组织，即教门，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能有人如此不顾死活地信仰，简直不可思议。但事实如此，同治回乱远逝之后，哲合忍耶获得不可思议的再生和壮大。关于十三太爷马化龙和金积堡的史实，也藉宗教的形式顽强地流传着，不肯被时光吞没。这一点，董志塬上残存的和在俄罗斯定居的陕西回民没有做到，杜文秀的大理回民也没有做到。

十三太爷进官营

漆黑中黎明的因素正在徐徐发展，但是还不是黎明，鱼肚白尚在天边和窗棂上似有似无。我想，再也没有哪一个时辰能和此刻相比。在哲合忍耶严谨艰苦的日常宗教生活中，“奥拉特”的魅力永远是这么强烈，永远是这样隐现在最后的黑暗中。

顺着大自然的山脉走势，沿着河流的上下游，踩着大自然一样伸展绵延的交通线，我在半个中国倾听着晨礼的奥拉特。

哲合忍耶教派在晨礼之后，加念很长的念辞，称为奥拉特。

当念到“万物非主，只有真主”一句时，哲合忍耶作为一个教派的仪礼的特征便出现了：念诵的人们排在由前后两班相对而跪组成的打依尔上，随着这一句念辞微微陶醉。似是陶醉，似是问答——前文讲过，La（“万物非主”的第一个音节）表示否定，头要摇向外，而 In（“唯有真主“的第一个音节）表示肯定，头要摇向心——这就是著名的哲合忍耶摇头念经。

重要的是：这句念辞，共念五十六遍。

为着纪念十三太爷马化龙在官营里受酷刑折磨的五十六天。

不知是否因为读过历史系就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我在那肃穆的打依尔上，听着自己的声音溶化在高昂的奥拉特齐诵之中，暗数着从一一直数到五十六遍——我不知自己是陷入了感动，还是沉入了陶醉。

历史湮灭以后，宗教在宣布真实。耳边那朴直得粗陋的调子，在赞颂中渐渐显出不可抗拒的魅力。每天一次，在视野中，有两排白帽渐渐从黑暗中浮现出来，化成一个矩形的阵。

没有任何一条史料记载过那五十六天刑讯。没有任何一本史书同时是追求真理的尔麦里。没有任何一个史学家真正探求过亡人的内心。然而，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半个中国处处有人在数着那历史的五十六秒。打依尔上每一个戴白帽的人都在否定和肯定，都在反复地认识着一个起码的真理。

五十六遍反复质疑反复坚信的真理，强大地解说着百年之前那冤屈的五十六天。我随众念着，说不清心里满溢的感动——就这样，每一个穷乡僻壤

目不识丁的农民，都准确地掌握了一星历史。

然而，哲合忍耶的打依尔决不是利用宗教去强记历史，而是彻彻底底的宗教场所和宗教生活——宗教应当包涵历史。回民们在打依尔上，在拱北上，一次又一次地纠正着我，使我不至于在为他们写书时，把宗教降低成史学。

同治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哲合忍耶的忌日册上，写着“十三太爷进官营”。

毡爷《曼纳给布》详尽记载了这一天。十三太爷马化龙在十一月十五日晚派苏满拉去请长子大忍爷。儿子来后，毛拉便说：“我已经把老少举意古尔邦了。”大忍爷低下头，说：“我遵口唤。”十三太爷下了炕，与儿子互道了色俩目。他说：“明天，我像道祖太爷入兰州城的那样，进卡废勒的官营呢。”他还吩咐儿子大忍爷明天不许送行，担心暴烈的大忍爷动武。

第二天，十一月十六，十三太爷马化龙自缚出金积堡东门，放弃投黄营（黄鼎营，在金积堡西北），径直朝回民的血仇冤家、湘军刘锦棠营走去。

那时，金积城外“堡寨计五百七十余，盘踞百里”的形势已成过去，“城中煮草秸、麦根、杂牛皮、死尸为食”。饥饿中已经有人相食者，马化龙一如杜文秀，请以一家八门三百余口性命，赎金积一带回民死罪。

湘军刘锦棠一族，是屠杀中国十九世纪起义诸军的政府鹰犬。刘锦棠叔父刘松山被哲合忍耶打死在堡寨攻战之中，因此，投进刘营即意味着任人报复，忍受刑鞠的可怕煎熬。

没有任何人继续叙述下去触及那行亏的五十六天。在宁夏川区，农民们刚提到进官营眼圈就红了，我无法再了解仔细。

那五十六天的具体的一场一幕，在哲合忍耶内部似乎是一个忌讳的话题。在晨礼之后，跪在打依尔上听着那五十六遍赞词如流水漫漫而来，我清晰地感觉到巨大的恐惧和无限的感动。杜文秀曾宰了所蓄的一羽孔雀，那毒药既然是一服孔雀胆，死也许就是一个美丽的梦。而十三太爷进官营后的五十六天，却宛如黑暗一样，任凭谁也无法洞悉了。

他临走前，据《曼纳给布》，说得最多的还是那句话：

今天，我进官营，就像维尔叶·屯拉入兰州城一样。

金积堡落城（当地百姓喜欢说“开城”）后，政府军当然毫无信义。金积一带，哲合忍耶的多斯达尼被杀不计其数。原野上尸体遍地。我接触过的青铜峡、灵武、吴忠一带的哲合忍耶，家家有亡人。

1989 年，我在马莲渠畔看见的白骨堆，听说已经暴露了不知多少年了。地点临近于金积堡西门旧址。像是被成批屠杀的人的遗骨。

同治十年过去之后很久，当哲合忍耶终于又在满清奄奄一息（大概是清末民初）之际死灰复燃后，金积地区热依斯新师傅曾经打发人去拾骨头。教众们手拾耙扒，草草收集的一些白骨便如同山丘。他们曾用砖砌成一个没有顶的巨坟，俗称万人塔，时时上坟悼念。后来，此塔于 1960 年前后被当地政府平毁，骨殖烧掉。

1976 年和 1978 年，马莲渠和青铜峡至吴忠公路先后强行通过洪乐府拱北。路基两侧，渠沟壁上，屡有白骨露出，分不清究竟是同治战争中死难烈士的遗骨，还是哲合忍耶教内人士的旧坟——侮辱激起了狂热，宁夏川里的回民们跪在路基旁，跪在渠埂下上坟，向着这被血浸透的原野祈祷。

十三太爷进官营，并没有换回对回民们的解救。束海达依——这是宁夏川里的前定。

但是，进官营意味着停战。公家是杀不尽百姓的；一年后，幸存者得到出路："官军收降陕回万余。迁陕回于化平川，而甘回分起安插灵州。""甘回三千余人解赴平凉安插。金积老弱妇女万二千余人解赴固原州，分拨荒地安插。"——这便是后日几个主要的哲合忍耶教区的由来。

在屠杀的血泊中，和平毕竟是实现了。

哲合忍耶一天天、一年年在晨礼后诵读奥拉特。五十六遍"俩依俩罕、印安拉乎"，带着惆怅的节拍，轻摇着我们心底对十三太爷不尽的怀念。恰在五十六遍赞诵的进行之中，晨曦诞生了，黑夜完成了向白昼的转变。

哲合忍耶的奥拉特即克勒，特别是其中这五十六遍"俩依俩罕、印安拉乎"，使得伊斯兰教的晨礼更加纯洁和高贵。这种晨礼中坚守的正义和公道，鼓舞着人对理想的追求，证明着那遥远而永恒的真理。

万物都有终末。也许十三太爷的一切，终将会消逝在茫茫的未来之中。但是，哲合忍耶的这种晨礼后的念辞，将会启发后世的宗教灵感。因为它不是迂腐的原教旨主义说教，它同时探求着思想追求的两极——天理和人性。

正月十三

同治十年正月十三日，中国穆斯林的血仇死敌左宗棠下令，将十九世纪中国回民大起义运动中的三大英雄之一、哲合忍耶圣教第五代穆勒什德马化龙提出官营，在今吴忠北门外四旗梁子凌迟杀害。

从此、为牢牢记住这个行亏与殉教的日子，哲合忍耶和一大部陕西格底目老教回民都尊称他为“十三太爷”，他的道号也同时全美，称为赛义德·束海达依（殉教者的首领）·拖布尔·屯拉（主道的本质）。他享年六十岁，掌教二十一年。

关于他的传说如雨后春笋，猛地传扬开来。

相传：刘锦棠在凌迟十三太爷时、手提尖刀，狞笑着走来——他是在官报私仇，他的大伯刘松山被回民（有人说是狄道师傅干的，有人说是陕西人干的）用土枪轰死了。他问十三太爷：我今天杀你满门满姓三百口，后日里谁是你的后人？

十三太爷答道：大地上但凡念“俩依俩罕、印安拉乎”的人，都是我的后人。

刘锦棠又问：可是又有谁为你报仇呢？

十三太爷发出了他的预言：

——四十年后，有人为我报仇！

四十年后爆发了辛亥革命。老百姓干脆把这预言又渲染成“四十年后广东人给我报仇”，意指孙中山。四十年，伊斯兰大同理想中传说的周期，苦难中的人民盼望的界限，暴政横行的尽头——就这样突然进入了哲合忍耶教众的心底，在后来曾多次变成起义的论据。

相传：官军在凌迟处死十三太爷之前，在地上铺了七层毡。他们认为：如果十三太爷的血有一滴溅在土上，那么这片土地就会不断孕育反叛的种子。而且，剐刑之后，首级取走示众，一副已经惨不忍睹的血躯，又被官府装进两口大缸——然后缸口相扣封严，同样是害怕他的鲜血与大地结合，企图埋严他的卢罕。

传说：有一位名为沈家湖马三阿訇的人，凌迟大刑当夜或当场，悄悄为十三太爷站了者那则（殡礼）。又说：因为正值隆冬，天寒地冻，官军没有立即掩埋。沈家湖马三訇阿訇把渠埂推塌一块，多少掩埋了十三太爷的遗体。

而曾侍奉十三太爷进入官营，又奉十三太爷口唤苟活回家的苏满拉后代讲，站者那则的虽是沈家湖马三阿訇；刨下干河床上的土、捆起毡（就是凌迟时铺的大毡卷起遗体）、埋了十三太爷的却是苏满拉。

后日里，冒着危险乘“十·一”国庆节公家放假，全家老幼一天修起十三太爷拱北的哲合忍耶讲，那块地原来归一家姓董的汉民种。但是，牛一走到那个地方就不听吆喝，原地打转，像是患了瘟病——那家农民害怕，后来就不敢种了。哲合忍耶得知后，暗中把这块地买了下来。

传说和民间故事无法断定，那两口缸或七层毡装起的遗体究竟埋进了哪

一寸土里？我在多少次向着四旗梁子的奔波之后，终于也渐渐地放弃了这种考古队员的偏执。

十三太爷四旗梁子拱北，初建于民国时期，后在 1958 年被毁，再于 1981 年恢复，瞻仰者不绝如缕，甚至定居苏联的陕西回民后裔也来到这座坟上接都哇尔。

对历史的细节不能考据。获得历史细节真实的手段，只能是感应、直觉和神示。哲合忍耶教徒不喜欢盘究那拱北之下的土壤里究竟是否安睡着十三太爷失去首级的残躯，但是他们绝对地坚信——十三太爷的卢罕（灵魂），毫无差错，确实归宿在这里。

但是，这高贵的卢罕并没有宁静，就像几十万哲合忍耶人的心一直没有获得安宁一样。他还有一颗不屈的头颅远远走了，那颗头颅的故事还没有展开。

悲怆而沉重的情感从此永远地变成了哲合忍耶的性格；使哲合忍耶孤单，使哲合忍耶高傲，使哲合忍耶追求灾难、逆境、厄运和牺牲。哲合忍耶全教由这种情感串连在一起，彼此沉默，并不交流，但是团结一致，诚信不疑。哲合忍耶距离原教旨主义更远了；它愈来愈象征着一种崭新的东西——中国的信仰及其形式。

中国文化，这是一个使中国人感受复杂的题目。它光辉灿烂，无可替代，但是它压抑人性。它深奥博大指示正道，但是它阻止着和腐蚀着宗教信仰。

在如此一个中国文化的大海汪洋中，哲合忍耶初生之犊不怕虎地降临了——挟带着一股那么诱人的、粗砺而直率、异端而正大的英雄之气。哪怕它被禁绝、被镇压、被屠杀，这股英雄气久久不散，向临近的人们施展着难以言说的魅力。

这种力量，这种魅力使人发痴——使人切肤地觉得自己站在宗教的边缘，站在神秘主义宗教的深渊边缘。人们会为自己的陶醉吃惊：因为他们完全忘记了英雄死去的形式。

他们只觉得——牺牲的美丽。

女　人

十三太爷马化龙为众舍身，金积堡和洪乐府拱北均被毁坏——哲合忍耶一时遭到了全灭。或者说，哲合忍耶的全部古代史到此结束了；若是还有下一个光阴，若是还有人能出世再举起哲合忍耶的旗帜，那一定意味着一切都改变了，那将是由新的力量、新的血统、新的奇迹推动创造的近代。

近代的天已经大亮，连同新时代的一切矛盾都已经成熟。对于哲合忍耶来说，四月八太爷马以德的第一次复教是一种新世纪，那个世纪在神秘的前定约束之下，以轰轰烈烈的大殉难结束了。一个陌生的世纪已经悄然开始，它更巨大得多，复杂得多，难以理喻而且缺乏圣性。它不是雨天的云而是雨季本身，它要救扶的不仅仅是哲合忍耶这样一个异端教派而是古老的中国。

无论哲合忍耶是否愿意承认，它自身已经滑入了时代大潮，并沾染了这近代的一切特征。教史的单纯性和烈性就要淡弱了——人能够想像和不能想像的事情不久就要发生。而哲合忍耶是不死的——这一真理已经有乾隆四十六、四十九年两次古代遭遇证明过。为着存活，首先为着复活，哲合忍耶一定要联系上这个新的时代。

哲合忍耶教派与中国近代史的联系，是由一个女人实现的。

而且，是一个汉族女人。

她的拱北，在今张家川县城南川拱北内。

据一些教内老人回忆："——西府太太是广武人，长得天下绝伦。早在毛拉破了广武城后，蛮子们死的死逃的逃，一片混乱。谭爷（十三太爷的热依斯）走着，不想和一女子碰了个满怀。最后十三太爷娶了这女子，唤作西府太太。"

后来，十三太爷一家三百多口死于非命，只有西府太太免遭杀害。因为人人皆知她是汉民。这件事情，如今被哲合忍耶教众认为是先知的奇迹："十三太爷对西府太太说，你把所有传教的凭证都带上，金积破了，你就说，当初是我依仗势力霸占了你。后来，西府太太要回娘家，被释放了。她带走八个箱子，其中有四个箱子都是传教的'衣扎孜'——这是因为，十三太爷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才娶她为妻的。"

尚有传说，刽子手刘锦棠迷上了西府太太美貌，要强娶为妻。而西府太太——有一说是她与某湘军人物结了婚并生有一子；有一说是她以刘锦棠热孝在身（为刘松山死）强娶民女是大罪相威胁，后来逃出了金积或西安。她藏着传说中的传教凭证，逃到了一个扎鸡毛掸子的要饭女人的窑洞，成了西安城墙上的贫民。两个月后，她与张家川李得仓取得了联系，张家川派人来了，驮着油，与她假扮油商，潜入了张家川董家坡。后来又潜伏在北京昌平，直至同治事熄。五年后又回到了张家川。

关于她的细节，无论紧要重大的细节，还是纯属男女稳私的细节，都不可考证。

她成功地带出了哲合忍耶的传教凭证——有人说，是一件道祖马明心从也门穿回的绿色羊毛衫；有人说，一共有四箱子衣物；有人说，这些凭证交

给了后日板桥马进西；有人说，是交给了云南马元章……无法深究。

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她竭尽全力地为哲合忍耶在下一个时代里复活而奔波过。她在哲合忍耶全灭后居然死而再生之际，是一个唯一为全教信任的人。

西府太太娘家宁夏广武，人称“白家的姑娘，姜家的寡妇”，是一个罕见的美少妇。十三太爷马化龙娶她入堡后，为她修建了新屋，是为名噪一时的“西府”，以和旧屋东府相对应。大忍爷为生母恨新妇，居然与十三太爷马化龙闹翻，搬出金积堡单住——后日他遇难的洪乐府渠，正是他分家后的住处。

女人，当她或她们遭逢大时代的时候；当她或她们不仅身处大时代，而且委身于伟男子的时候；她或她们的人生，就不论本人意愿如何，一定要闪现出夺目的异彩。这种道理在中国史上比比皆是，但在中国回族史上却只有在哲合忍耶中才能找到例证。

继道祖马明心夫人张氏之后，西府太太是又一名不可思议的女性。她身上更多地折射着征服她的男子的光芒。这种光芒里藏着深刻的人性、情和义；它决非是抽象的信仰和空洞而干瘪的说教。西府太太是一种顺从英雄的女人，是一种只追求与英雄共命运的真正的女人。

八大家

十三太爷就义之后近两个月，同治十年三月初九，清军继续屠杀，灭绝了灵州世系穆勒什德的全部族人，即金积堡八大家。

十三太爷生前所讲的“我把一家人举了古尔邦尼的羊了”一语，广泛地流传在从新疆到云南的哲合忍耶各寺坊里。八大家，指灵州系统马姓穆勒什德的整个家族。上溯道祖马明心的大弟子盖兰达尔巴巴和灵州七巴巴，下至各支系的子孙。八大家一共约有三百多人，同治十年三月初九被杀三百零二人。

在哲合忍耶教内流传的十三太爷家族世系表，可能存在着不少漏误。但是这种误传更形象地刻画出哲合忍耶——这个于水深火热中只寄希望于沙赫、穆勒什德的教派，对于八大家中掌教支脉的记忆显然太多，有时误把别的支脉的人和事列入导师的“近亲”。但是这个世系表清楚地说明着哲合忍耶对于圣徒、圣徒崇敬和圣徒的条件的理解。

无疑，画出一个世系表本身即是把血缘加于信仰。真正彻底的一神教思想不允许世俗家庭与圣界混淆。但是，宗教是世界观更是人、人性和人的感情的产物。不仅在中国，在任何文化和任何宗教中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人的本

性。哲合忍耶的导师表一览无余地表达了一种思想，这是一种相当偏激的关于圣徒即穆勒什德的观念，由于这种观念的极端纯洁，哲合忍耶道统世系中的血缘性就不仅不违背一神教和苏菲主义观点，而且显得极为动人和具有震慑力。

这种观念就是：穆勒什德一定要走舍西德的路。教主必须为圣教牺牲，他必须穿着血衣死。

以前曾经完全如此。维尔叶·屯拉·马明心牺牲在兰州城墙上，他是光辉不落的证据。后来，平凉太爷穆宪章和船厂太爷马达天一个是监禁致残而死；一个是充军途中折磨致死——都很容易解释为舍西德。

四月八太爷马以德的寿终善寝，一定给哲合忍耶的心理涂上过某种阴影。由于流血牺牲的遭遇而对流血牺牲过重的赞颂，使得哲合忍耶感到面对和平逝世的导师缺乏理论。这种解释的理论是迟早要提出来的，但并不是在这个光阴——十三太爷马化龙一门八支、三百零二人壮烈无比的殉死，强烈地鼓舞了哲合忍耶的束海达依信仰，也有力地强化了哲合忍耶对于沙赫（毛拉、穆勒什德、主人、教主、老人家）的崇敬。这种崇敬的边缘是不太准确的，有时它的确与崇拜不易区别。但是这里集中着人世间最深重的苦难、贫瘠、冤屈和情感；集中着一种永远解释不清的、潜藏着深深魅力的东西——黄土高原上浑身褴褛的受苦人，又能怎样对待为他们牺牲了的宗教导师呢？

参照左宗棠《审明叛逆眷属按律议拟折》等，我把民间流传的灵州世系表罗列起来，见附表。

一、哲合忍耶内部坚决认为：马进城、马进西是亲兄弟，是四东家爷之子。

二、清官方在“同时凌迟处死”若干回民首要人物同时，记有“迁马化龙父子兄弟及其家属于濠外各废堡中”，然后又记云“分置各废堡之悍党”——“概予骈诛”。这几句公文，与哲合忍耶教内记忆的、十三太爷八大家支系全族被害的说法，是基本一致的。

三、八大家不包括船厂次子马广德的儿子即人称西安二太爷的一支。此支疑即左宗棠奏折中的马化椿（必是化春的改笔，如改化龙为化濬）。其子人称疯东家爷，未衍子嗣。

四、所谓四东家爷（定邦），教内记忆他被拖去往牛首山魏花脸营盘祭旗（魏花脸或是魏光焘，传说被回民打死）——四东家爷病弱，被拖在马尾上，不久便丢了鞋，后来活活被马拖死。官军割断拖绳，弃尸而去。今哲合忍耶在红柳沟旱裸的荒山上，为他修有拱北。同时被拖往红柳沟营盘的十三太爷眷属，至少尚有四人。哲合忍耶今日为他们在魏营残垣旁修筑的拱北上题辞

曰：十三太爷被难家属。

五、大忍爷马耀邦，据教内记忆并非凌迟而死。当官兵要绑他去红柳沟祭旗时，暴烈的大忍爷跳骂不已，遂被官兵杀害于今洪乐府清真寺东的水渠畔，以蘸了心脏鲜血的印子去盖旗。

六、据表可知女眷多被发配。有七个或五个被发配平凉的女眷，在平凉甄别审问之前，一齐服毒自杀。她们的尸体被埋于平凉太爷穆宪章的拱北里，至今享受悼念。

七、已经佚名的死者，此表无法标明。

艾台依吐

在大西北贫瘠的黄土高原上，人应该习惯一种淡漠。无论是对无休无止的风沙，对传说中歉收和灾害的消息，对家人的衰病丧亡。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如果偶尔碰上什么人在动感情，或是读到几句酸诗，人会觉得不习惯甚至反感。因为那种动情决不会长久，因为那种动情同时对更大的应该动情的现实是冷漠的，甚至是残酷的。

走上黄土高原的人，心里都有一层细尘般的绝望。但是还要生活，还要送往迎来，因此人又是疲懒的、对什么都不太希望的。

在这种生存中繁衍，一代代的黄土高原居民便养成了一种朴实、开朗、平和，但是底气很硬的气质。抒情常常只是一瞬间地排排闷气，只是一眼看见平川或突然欲望冲动时，那发泄般的吼叫。

这种艺术早已成了格式套子。手法是比兴，一景色二心事。庄稼味黄土味便是得胜的法宝。

因此——在哲合忍耶这个回民教派中，如果流传着完全不同的、我觉得是强抒情的感伤艺术，那么应该说，它是与黄土高原格格不入的，它应该湮没得很快。

可是，像哲合忍耶的其它一切方面一样，这种抒情的异端偏偏就在这种单调的自然界里流传着。它带着阿拉伯——波斯文体的华美装饰，它带着一神教和苏菲主义的深奥哲理。

金积堡在十三太爷掌教时，甚至更早时，便有一种“小寺热依斯”。小寺，指的是修建在马姓穆勒什德家附近的一座小清真寺——各部教史书，特别是曼苏尔的著作中屡屡提到它。主掌此寺的人物，实质上是代理穆勒什德的相当一部分事务，尤其是代理毛拉主持着哲合忍耶一系列尔麦里。

十三太爷马化龙时期，身边有几位教内地位相似于小寺热依斯的大阿訇。他们是：江南戴爷、山东金爷、洼上师傅、滩里爷。小寺先由戴爷主持。大约在同治初年，又有过狄道爷①、潭阿訇（生成）等人，参与小寺教务。据曼苏尔记载，戴爷、金爷、洼上师傅三人还曾各自有人拥护，争过小寺教权。战争期间，戴爷病了，十三太爷马化龙正式把小寺教务交给陇南张家川人、大名鼎鼎的洼上师傅。

洼上师傅，其名姓很难考究了。1989年我在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县城内，偶然地看见了他的墓——虽然一如穆勒什德的拱北，只是不见有人看守。二十世纪末的张家川早已是沧桑几变，洼上师傅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被人尊敬甚至崇拜了。

但是那座“师傅拱北”深刻地说明着他对哲合忍耶发展进程的作用。

我非常想细致地接近他，就像我在写作这部毕生之作的漫长日子里，不止一次地接近过另一个张家川人——阿卜杜·尕底勒·关里二爷一样。随着这种像尔麦里一般的写作，我一次又一次地与关里爷神交。我经常感到，我离那位握着一支竹笔的老人很近——我只熟悉中文，他只熟悉经文。我们无法对话，但我们能够默默地交流。我总有一种古怪的自信，觉得我理解他。关里爷是一位坚毅而善良的白须老者，永远手握一支竹笔，满腹阿拉伯和波斯词汇，一脸圣洁的苏莱提之光。

而洼上师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一直在苦苦地想。他们同在张家川一线，都是哲合忍耶的大阿訇。可以说，他们在不同的时代，各自使陇南的地理死角——张家川各镇——成为了哲合忍耶的水泊梁山。舔净伤口，喘息苟活，然后再走进茫茫的黄土高原。

历史全是秘密。偏执地追求历史而且企图追求心灵的历史，有时全靠心的直感、与古人的神交，以及超验的判断。

洼上师傅与关里爷不同，尽管他们都在哲合忍耶的南线。洼上师傅似乎不是如同关里爷那样的学者。我模糊地感到，尤其是在我年复一年地徜徉在各个哲合忍耶和其它教派地区、一个又一个地接触到一些虔诚至极的大阿訇的、流水一般的寻找过程中，我模糊地感到——洼上师傅是一种新人。

后来有些目不识丁的农民干脆称这种新人为大臣。哲合忍耶的古典时代已经随着血腥的同治十年终结了，这个心灵上伤痕累累的教派正挣扎着向现代踉跄前行。类似忠臣的一种新人正成批涌现，他们开始在这部秘史中发挥

---

① 狄道爷，后率众进入新疆，传说曾击毙刘松山。

主要的作用。

我的心沉定了：我判断洼上师傅就是这种新型人，忠臣一样的阿訇。

神经的某一处敏感地觉出了一些什么。但是我想，前定的都会实现，而实现了的都是前定。十三太爷马化龙壮烈而真实的伟大殉教，是应该赢得这一切的，就像他赢得了西府夫人那样的美人的崇拜一样。

同治十年前夕（各史料未注明具体是哪一年，估计在同治八、九年之间），冲动在金积堡小寺热依斯——堡内穆勒什德助手及代理——洼上师傅心里的，一定是一种痴狂的激动。

——他的道友，也许常常与他分庭抗礼的山东河北热依斯金爷匆匆从北京城赶来，不远千里前来金积堡赴死。后来，金师傅被杀害于金积堡西门外一座小佛庙的门前。去年斋月，我心中暗暗想着我的山东故乡，顺着马莲渠找到了他的就义处。小佛庙已经塌尽，小山门被农民改装成院门。在偶像教的神圣场所残害一个一神教信徒，看来并不能获得佛的赞赏。

——他的道友，同样与他地位相似的谭生成阿訇，父子三人陪着自己追随的穆勒什德马化龙，昂然走向凌迟大刑的架子，光荣地共享着哲合忍耶正月十三的大尔麦里。谭家是左宗棠屠夫进行残害时，唯一按十三太爷主要亲属例行凌迟处死的外姓。

——他的战友，第二辈穆勒什德平凉太爷后人穆生花，与他又有着张家川南八营的乡亲邻里之谊——已于同治九年五月服毒自尽。

——在此不久之前，也许仅一个月前，刚刚传来云南东沟全庄多斯达尼和热依斯马圣麟殉难的消息。云南人起义之初曾派人前去联络，来人就住在张家川。

洼上师傅的激动不安，甚至屈辱羞愧都能够历历在目。正因此，曼苏尔《哲罕耶道统史传》详细描画了他不愿离开金积的情景：

> 灾难逼近的时候，毛拉对洼上师傅说："你去七兰爷（?）家里干尔麦里。你走，你到南边立教门去！"洼上师傅哭着不愿离开。他说："我走不动！"毛拉说："一步一爬你也要去！"……他与莲花城的人在正月初六启程，到黄花川，后来又到了张家川。

相传：洼上师傅临行时，金积堡灭亡已在眉睫。洼上师傅向十三太爷马化龙道色俩目告别，不禁泪如雨下。他哭着问："毛拉呀，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你呢?"

十三太爷答道："《穆罕麦斯》念到'我来了'的时候，我就来了！"

——这就是著名的“艾台依吐”故事；我作为一名小说家从来没有听到过比这更伟大的民间文学。“艾台依吐”的抒情是如此强烈，它使我一连多少年只要一想起它，就觉得心在抽搐，就觉得控制不住自己。

艾台依吐——意即“我来了”。① 谁也无力猜测，在如此巨大的克拉麦提（奇迹）面前，在如此巨大的空间中，由如此众多的哲合忍耶共同创造的艺术面前，特别是在这一艺术今天仍在温习、今晚就在重复——面对着这一切，我深深感到自己的弱小无力。

解释马上就会写出来，请允许我先叙述另一根线索：

十三太爷马化龙被清朝官家凌迟处死之后，首级曾遍示全国各地，一共长达十年。

据四旗梁子附近、当年凌迟行刑时围观的汉民后裔回忆，十三太爷临刑时，有人把他架上七层毡，绑在木架子上。三十六个刽子手每人割了一刀，然后用凉水喷胸，乘势剖去心脏，拿走祭在刘松山灵牌前。正月十六，官军来人，割了首级。

这颗头，先被官家用火烤干，然后漆过油漆——据说就不腐烂不变形，然后开始示众。传说，示众一共十年，在全中国一切省份，凡回民聚居之处，均悬挂示众几天。

大约在光绪初年，此头示众全国一周，已无用处，官府把这颗头退回兰州——准确时间无法考究，但是那时张家川已经有了哲合忍耶的新道堂——“艾台依吐”的动人故事就要完成下篇，或者说，哲合忍耶教派最感人的克拉麦提，就要全美了。

十年，我总想走上中国广阔的大地，在东南西北的回民聚居区找到线索，找到每一个当地的记忆，复活那些呆滞地盯着一颗枯干头颅的戴白帽子的人的心情和感受。但是，这是一种徒劳的幻想。回族是一个复杂的人群共同体，有时它那么刚强激烈，有时它又冷漠自私至极。幻想让这样一个小商色彩浓厚的、虔诚信教但是不知缺乏着一种什么基础的民族记住十三太爷马化龙的头，是不可能的。可悲的是，全国能记住这颗头的，仍然只是它的哲合忍耶。

哲合忍耶是个穷人教派。它不善用笔，也不善言谈。关于十三太爷首级（百姓们有时喜欢称之“金面”，称四旗梁子埋的是“金体”），教内传说杂乱不堪。

---

① 艾台依吐：是带第一人称领属附加成份的动词“来”的过去时形式。位于哲合忍耶每天宵礼后念诵五页的赞诗《穆罕麦斯》后面，某个五页的第一个单词位置上，习惯上这五页便称为“艾台依吐”。

我放弃了向全国回民征集十三太爷头颅示众细节的奢想，继而又必须放弃向哲合忍耶教内考据十三太爷头颅结局的初衷。历史就是秘密，这个真理我已经一再咀嚼过了。

我竭尽全力，把我认为可靠的材料编排于下：描述完这颗神奇头颅的故事，以求让它能与我坚信并崇拜的艺术——《艾台依吐》合拍。

十年示众结束，头被退回了兰州。

这颗头被放在兰州监狱里（一说挂在西稍门上，不可信），渐渐被人遗忘。有一个狱卒是今广河县谢家庄子人氏，估计是哲合忍耶的多斯达尼，①。他发现了这颗头，便报告了谢家六阿訇。

谢家六阿訇做一个玉米面买卖——终日用驴驮苞谷到兰州卖，小有资本。他便决心盗走此头——用玉米面买卖的钱买通了狱卒头子，把十三太爷的首级装进苞谷面口袋里，出了兰州。有人问，便说走榆中，其实越七道梁直下广河谢家。在一个隐密地方，一说是在谢六阿訇自己墙上挖了个洞，一说是在某人家的柜里——藏了很久很久。

这颗头就这样悄悄回到了哲合忍耶手中。

其实，哲合忍耶一直盯着它——据兰州以南传说：十三太爷首级一共来过南部三次，第一次是示众，曾在张家川北川杨家沟停留过一下，然后走了，时在同治年间；第二次仍为示众，到过南张家川瓦泉沟，时在光绪年间。这一次是第三次，恐怖已经消散，机会来了——是广河谢家人抓住了机会，并使自己大名远扬。

——而洼上师傅已经在降回李得仓的支持下，在张家川建立了哲合忍耶的复教基地。他洼上师傅的命，正在等待着这一天。

首级被谢家人获得后，先报知了当时权势赫赫的李大帅得仓。据说李得仓害怕，不敢处理此事。但是，哲合忍耶穆勒什德级人物全部两姓三家的幸存者——马明心道祖后代马元章、马化龙十三太爷后代马进西、穆宪章平凉太爷后人马舍师傅等，均已被李得仓秘密置于张家川。

洼上师傅属于道祖后裔一派，当时在张家川宣化岗上。李得仓恐惧此头招祸，谢家人便上山送头颅。马元章、洼上师傅又喜又悲，马上把十三太爷的这颗头颅接了下来。

当晚，礼过虎夫坦（宵礼）之后，按老传统人们跪成打依尔，边念边翻开《穆罕麦斯》，用颊亲吻一下经页，然后看着今晚轮到的第一页，开始诵读。

---

① 哲合忍耶喜欢用“多斯达尼”这个复数形式称呼自己教友，而很少像其他回民那样称“多斯弟”。

洼上师傅突然痛哭起来！大家再也无法念下去了，悠扬的念诵弱下来，停住了。洼上师傅泣不成声地指着摊开的《穆罕麦斯》：

——今晚轮上的这五页，做五页之颗的第一页第一个词，正是“艾台依吐”——“我来了”。

一个声音在黑暗的夜里，在不平的世道上空，静静地响着：“《穆罕麦斯》念到‘我来了’的时候，我就来了！……”

——那一刻，十三太爷的饱经风霜痛楚的头颅，正在人们身旁，静静地，一动不动。好像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归宿。好像他此刻才是在真地告别。好像他自己正在宣告着。他宣告着往事结束了，战争结束了，繁华结束了，厮杀结束了。他同时预言了自己丰富多彩的光阴和万恶的满清统治的结局。他不易觉察地暗示了哲合忍耶的古典时代——万众一心的团结和光彩夺目的束海达依主义的临近尾声。无论多斯达尼怎样地怀念它们、热爱它们、信仰它们——哲合忍耶若要生存，必须要在新时代找到自己的新路。十三太爷的大光明，确确实实已在美丽的牺牲中，结束了。

洼上师傅一定勉强忍住悲哀，率领着多斯达尼高声念诵起来，那一夜的《穆罕麦斯》一定念得极美。

我也一次又一次地追随着哲合忍耶的夜礼，为着在那高昂的《穆罕麦斯》赞诗之中陶醉，为着理解阿拉伯文的那一段《艾台依吐》。

原哲合忍耶大阿訇、后来成为新疆穆斯林总教长的马良骏先生，曾把《穆罕麦斯》译成经堂语的汉文。赞诗采用七言，开辟了这一艰难的翻译道路。

原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生、我的山东故乡长者、北京大学东语系马金鹏教授，又把此经译成现代汉语，大有突破和进展。

但是《艾台依吐》需要更新更准、而且切合着十三太爷马化龙的预言，匹配于哲合忍耶教内传说艺术的译文。自 1989 年斋月至 1990 年斋月，我仰仗哲合忍耶东寺伊斯兰学校满拉杨万宝的阿文能力，两人切磋研究，反复讨论，为此门尾诗提出了我们的新译。

大光阴，以壮美的牺牲为结局，逝世了。

十三太爷马化龙身首异处。但身首两处拱北——四旗梁子拱北和宣化岗拱北——都当之无愧地列入人类信仰中的圣徒墓群里。

只要还有哲合忍耶，《艾台依吐》就会存在。只要还有真的艺术，如同艾台依吐故事一样的作品也就会存在。

思索着双关而有力的韵
也许是那韵在暗随着我

四顾茫茫的赞美之诗
上乘者都是双关的警句
　我并不愿意
　　用如花的美文
　　像文人对君主
我只是希望我这一首深刻有力
在日暮途穷的时分
　由它为我说情——我来了

哦，疾驰的坐骑，于我已经毫无用处
荒野里
　有谁能给我避难的一隅
哦，首领，我该求救于谁
在那复活之日
　人类中最威武的人啊
　我唯有求你庇护——我来了

是你的主
　使我登临了你高贵的门槛
是你的光荣
　使我抵达了你终极的海岸
我渴望
　你能够为着我
　向主开口
你是主的使者啊
　我惧怕——常以惩罚面目出现的爱
你的广阔并非不能容纳我
——我来了

太阳对微粒从不吝惜光辉
心灵的眼睛
　因为看见了你
　才具有了明亮
内里的容颜

因你而润泽和美
是的，今生和后世都来源于你的慷慨
一切真知灼见
都源于对于你的认识
——我来了

第六门　被侮辱的

男孩出幼

同治十年后来成了一种教内的代词，专指灾难的极限。由于时间、信仰和共同的一种宿命，原来在十八世纪曾只属于哲合忍耶派的殉教思想和受难思想，现在已经普及渗透于回民全体之中。哲合忍耶为中国回民提供了他们最宝贵的气质，也使各支回民都染上了深刻的悲观主义。同治十年是西北和西南各族民众反清战争大失败的象征。哲合忍耶在同治十年所遭遇过一切惨剧，其实各地各派别的回民也大都承受过——只是，中国回民中没有任何一个集团能像哲合忍耶这样牢记历史。也许中国底层民众的任何一个民族或集团都不能像哲合忍耶这样牢记历史；所以，同治十年给予哲合忍耶的苦难才如此著名。

我至今也没有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个宗教的神秘主义派别，居然这样顽固地强记着历史的一个细节。

如同背诵一样强记——用伊斯兰的宗教干办“尔麦里”形式，用奥秘的《曼丹夜合》中的赞美诗，用中国调的阿拉伯语，年复一年，至今天仍没有半点松弛。

我惊异得不能作声——那些目不识丁的西海固赤贫山地的农民，那些远在新疆深在闭锁山沟里的农民，居然年年结伙成队，前往汴梁（他们不知道地名换了开封），找一处地点跪下、念起悼念的古兰断章——为着中国史上的一个微忽的细节。他们邀我同行；我望着他们脸上那满足的神情，心中更觉得不可思议。

后来，他们的邀请慢慢显出了一种考验和审视的味道。我的心头上渐渐压上了一种沉重的责任——尤其在临近腊月二十九，听说河南省时值降雪的时候。

在这样的气氛中，在这样的人群中，历史被强制着，没有失传。

然而，哲合忍耶对于汴梁的感情是值得寻味的。我总觉得，无论是历史

或是宗教，都不能揭示这种感情。哪一个哲合忍耶的汗梁拱北探望者都解释不清——他们举了圣洁的意来到这里，心底那复杂的感受究竟是什么。

按照回民习惯，男孩在十二岁年满之际，算是成为了必须承领天命的人。应该封斋、礼拜、行割礼，按穆斯林的教规约束和完美自己。在宗教术语中，大约是十二岁左右的年龄，被称为“出幼”。

而按照清朝刑律，恰恰也大约在这个年龄，男孩要承受酷刑之极——阉割。十一岁或十二岁的男孩事实上所犯的是他们父兄的死罪，公家只是制定了对性命网开一角、将残害加至身心的章程而已。左宗棠《审明叛逆眷属按律议拟折》中详细列明了同治十年对儿童的这种残害：

> 其马五十六系马耀邦之子；马五十九系马建邦之子；马树邦系马九之子；马彦邦系马三之子；马飞飞系马成龙之子；马由宗、马锁、马沙把、马七十子系马定邦之子；马继邦、马三和系马玉龙之子——均年未成丁，讯明不知谋逆情事，应照反逆案内问拟凌迟之犯其子讯明实系不知谋逆情事者，无论已未成丁，均解交内务府阉割，发往新疆等处给官兵为奴例，——解交内务府办理。
>
> 马五十六、马五十九、马飞飞、马由宗、马锁、马沙把、马七十子、马三和；俱年在十岁以下，应照例牢固监禁，俟年十一岁时再解交内务府照例办理。①

根据左宗棠向同治皇帝的这一道奏折，金积堡十三太爷马化龙家族中，有八个男孩因为年龄尚不满十岁，当年没有遭到阉割。另外，仅仅依据这一纸奏折也可以判定：当时至少有三名男孩被阉割后充奴。

哲合忍耶教内并不记得这许许多多小男孩的悲惨出幼。“十三太爷把一家三百多口人举了古尔邦尼的乜贴了”一句话，概括了也简略了数不清的孩子的惨叫。可以肯定，前述八名当年不足十岁暂缓受刑的男孩中，有七名后来未能幸免；他们都被解差装进木笼，押到北京，在内务府遭受了残忍的阉割之后，又抛向天涯海角流放为奴——并消去了他们的踪迹和姓名。

只有一个孩子例外。哲合忍耶牢牢地记住了他的姓名和一切，并且通过他记住了强权对人心的侮辱。

---

① 左宗棠全集，册七，同治十年 12 月 12 日。

瞬忽的弦月

哲合忍耶沙沟派尊为第六辈导师的人，就是屠夫左宗棠奏折中写到的“马五十六”；他在清公家档案中，被查明为大忍爷马耀邦之子；而《哲罕耶道统史传》称他和他的弟弟马五十九均是四东家爷（十三太爷马化龙第四子）之子，后来他被大忍爷收养过继。

后来，他有了学名，叫马进城。但教徒们感于他的苦难，尊称他为汴梁太爷——他是在金积堡覆灭后大约四年被押赴北京内务府，受了阉割酷刑之后又发往汴梁为奴的。

他的经名起得令人战栗——阿拉伯文“西拉伦丁”指的是短暂的弦月，尽管它属于圣教。传说，当年金积堡一带的阿訇们都以为这个经名不吉祥，因为新月转瞬即逝，而且只要稍有云雾便隐显不明。有的人能看见他，有的人却看不见他。

在十三太爷马化龙五十六岁那一年，他降生于金积堡。按照西北习俗，以老人高龄为乳名，称作“五十六子”。

同治十年，他刚刚七岁。最初他被多斯达尼拥掩着，混在发配平凉安置的回民老弱中。他踉跄举步，在风雪交加之中，随着一万多人的褴褛行列，走到了平凉。左宗棠在平凉安帐，要亲眼看一看这些与他血战多年的人的样子，同时对难民实行严厉的甄别。

金积八大家的七名（一说五名）女眷，就这样在平凉被查了出来。她们为了避辱，撕开发髻，吞下藏在头发中的大烟，集体自杀。后来被葬于平凉拱北，几座土冢至今犹存。

五十六子马进城也被甄别清查出队。传说，审问的官吏有意开脱他，一再问他究竟是不是马化龙的孙子，企图助他蒙混过关。但是，七岁的男孩一连三遍都大声回答：

是，我就是马化龙的孙子！——这时，突然大地震动，法庭上灰尘弥漫，那官吏慌了。

他先被关进西安监狱，年满后（也许就是左宗棠所说的十一岁）被押赴北京。残存的哲合忍耶教徒企图营救，但没有成功。

北京哲合忍耶教徒金月川（金抡元），是北京东城墙内诸大粮仓的负责官员，曾控制仓场公署，使回族贫民四方来投，卖苦力以求食。后来升任运河

北段督运使，成了北京回民中有权势的大人物。金月川是如同张家川的李得仓一样的人，虽世事得意，但对哲合忍耶感情深重。这位虔诚的上层教徒在北京竭力周旋，但仍不能使西拉伦丁·马进城免受阉割苦刑。于是金月川处处贿赂，勉强使清廷决定充刑后的西拉伦丁·马进城到汴梁城，给一家姓温的满人小吏为奴——而不用再远充新疆等边远极地。

大约在光绪登基，清朝改元之际，残废的少年西拉伦丁·马进城进了汴梁城——我无法考据他的经名和学名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才有的，我只是觉得一片无穷的伤感从他的资料中向我扑来。两个名字都那样地宿命，两个名字都那样深沉地折射着哲合忍耶的观点。我仿佛一下子同时走进了许多世代上下百年的各种各色的哲合忍耶的人群，我们不多诉说，似诵读似沉默，感叹中带着诚服和知感。我逐渐学会了，我不提问。

人心的主观就这样勾销了黑暗的历史。是的，左宗棠有什么理由认为他是胜家呢？一切都是伟大的前定。最生动和最有征服力的信仰就是前定论。

进城——每年都有从各处山沟里出来的哲合忍耶回民走进开封（汴梁）城。拱北早已荡然无存，地点也已经含混不清——在一个人声鼎沸的公园里，红男绿女们不会注意一些戴六角白帽的粗 鲁农民。他们勉强找到了一个地方，跪下，脱了鞋，深深地致礼，点燃远道带来的安息香。然后，在游艺场的喧闹中，在稠密的人流中，他们开始诵经悼念。有一线不易觉察的弦月，悄然地高悬在晴空之上。

事情完了，主观的心情已经熨帖。他们站起身来，摘掉头上的六角白帽走进人群。汴梁城并没有察觉。莽莽尘世中根本没有他们的痕迹。他们体味了进城的苦涩，他们看见了瞬忽的弦月，然后他们就消失了。

这就是现代中国都市与哲合忍耶的关系。

冷 面 的 人

哲合忍耶一直不去调查汴梁的那个满人官吏。正如他们一直传受的这部历史中的其他人物一样，这位姓氏不详的官吏叫做“温大人”。西拉伦丁·马进城受宫刑之后，身体虚弱，万念俱灰。北京城的哲合忍耶上层金月川无计可施，只得送他上路。

据《曼纳给布》记：

> 昌平州的吴乡老说，起身之际，金大人（设席）请了毛拉和狱卒。他在店里准备了一席饭，让他们一块吃了。但是，毛拉一句话也没有说。于

是，毛拉就朝着汴梁起身了。

大概正因为这种歉疚，金月川和北京的哲合忍耶教徒特别记挂着汴梁。后来哲合忍耶又东山再起之后，传说北京教徒曾参与了为西拉伦丁·马进城迁葬。

关于这位残废的少年在汴梁城里的经历，哲合忍耶各种内部阿拉伯文抄本都记载很少。

哲合忍耶在这件大事上，仍然保持着与外族相宽容的习惯。传说，这位温大人待西拉伦丁·马进城很和气，由于这奴隶不吃主人家的饭食，总是每天给他一些麻钱，让他买东西吃。后来听多了此人出身非凡、冤屈太大的话，温家居然让他与子侄一块读书。直至他病危时，温家还问他：汴梁有无你家亲戚，你死后是否让我们按回民章程葬你。甚至传说温家为他缝了一件袍子送终，此袍后来被哲合忍耶获得，撕开缝了礼拜的六角帽。似乎，后来哲合忍耶的人和汴梁这种满人一直有着交往，曼苏尔·马学智说，他曾在一个斋月里去汴梁，温家的子侄告诉他说，西拉伦丁·马进城“夜间不睡觉，不知在作什么”。

夜间从来不睡——这个传说，我从许多哲合忍耶老人那里都听说过。一个衰弱的少年，一个病重的青年，白日里沉默而顺从地忙碌，到了夜间便一人独处，通宵达旦。

每当想像这样一个形象时，我便觉得心中一动。

光绪初，哲合忍耶死灰复燃后，曾经企图把西拉伦丁·马进城劫出汴梁城，出面者是大名鼎鼎的西府夫人白氏。

劫难后，西府夫人碾转避祸，后来藏在昌平哲合忍耶坊上。李得仓逐渐控制了张家川，并且悄悄在那里藏下哲合忍耶的火种以后，她又回到张家川山区。

西府夫人乘着一辆骡车，到了汴梁。她打发一名教徒去温家找西拉伦丁·马进城，自己半掀着轿帘等候。不久，西拉伦丁·马进城随着人来了，西府夫人一掀帘子，喊道：“走！咱走！谁受这个罪！”西拉伦丁·马进城一见是她突然一转身，低着头，一言不发地径直回了温家。西府夫人和随从都惊呆了，只能目送着那冷漠的背影。

——他的行为，至今还在为人们猜测着。理解这样的行为，也许需要非常特殊的认识。拒绝自由、甘做罪人的行为所具备的强烈的宗教意味，最初曾经使哲合忍耶震动和不解。教徒们只觉得难过，只觉得无奈，只是顽固地在暗中围绕着他。

为着暗中保护这个受难者，哲合忍耶在汴梁温家邻近开了一个小店铺。每日，店主人坐在铺面上，盯着温家方向。

西拉伦丁·马进城出现在巷子尽头，缓缓朝铺子走来。店主人马上把一串铜钱叠放在案上，等着他走近。他走进店铺，漠然地看了一看，伸手拿起那叠铜钱，然后默不作声地走了，头也不回。

店主人也习惯了沉默着做这件事。以后只要看见西拉伦丁·马进城走来，店主人就把一叠铜钱放在案子上。他有时只取几枚，有时把一叠都拿走。日子就这样流逝着，双方彼此心领神会，但都沉默不语。

据教内老人回忆：有时候，我们的毛拉来了以后，坐在板凳上歇息一会，然后把钱拿走。店主人家都是汉民装束，腰带上插一根旱烟袋（回民不抽烟），见了毛拉，也不道色俩目。

就这样，过了几年。后来，有几天接连不见毛拉来临。店主去打听，问不到消息。再过了好久，他还是没有出现。店主人突然哭了起来，他知道，毛拉西拉伦丁·汴梁太爷马进城无常了。

曼苏尔在他的著作中这样总结过：

> 汴梁太爷白天当奴隶，伺奉异教徒假主人；夜晚他则侍奉真主。甚至，他把侍奉假主人与侍奉真主放到同等位置。他说：躲避卡废勒的统治，就是违抗安拉的命令。他整夜都不睡觉。无论什么时候叫他，他们都发现他在熬夜。

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西拉伦丁·穆罕默德·索迪格·马进城以二十五岁青年之身死于汴梁。温家后代对曼苏尔阿訇说：

> 我们请了医生给他看病。但是吃药没有用处。于是，我祖母说：吃药不成，你吃些大烟吧。他答道：我从来不吃那种东西。到了光绪十五年，病情险恶了。我祖母问他：在这儿有你家亲房吗？我们去请了来，照你们回教办法埋你。他答道：没有。我死后，若是有人来探望我的坟，你们就指给地点。十二月二十九日晚间，他闭上沉重的眼皮，不再言语。我祖母唤他，他睁开眼。祖母问：你认识我吗？他答道：你是老太太。他欠起身子向她道了别，再躺下，闭上了眼。我们守着他，深夜里他停止了喘息。我们给他穿上衣服，装进了棺材，三十日埋葬了他。

同治大起义的主帅、十三太爷马化龙的残存后裔马进城，就这样以汉民风俗入殓下葬，并结束了他自童年以来的全部受辱受难的生命。他死后被哲合忍耶教徒尊称为汴梁太爷，并被哲合忍耶沙沟派追认为第六辈穆勒什德。

没有人知道那种野蛮的腐刑日后究竟是否能痊愈。一切关于他的传说，都使人联想到那刑伤后来仍然长久地折磨过他。他的肉体被破坏了，整个人身变成了病灶。他的灵魂被彻底地侮辱了，全部精神和意识都从幼年便畸型而神秘地发展。他的拒绝，他的冷面，他的顺从都永久地留给了哲合忍耶。让他们代代领悟，让他们咀嚼品味。

他的坟茔在开封（汴梁）满城的城墙根。直到民国初年、温家人尚在时，那坟的位置还是肯定的。哲合忍耶曾经打算在坟前立一块碑，但不知为什么没有了下文。后来，哲合忍耶分成沙沟、板桥两派以后，关于这座圣徒墓的传说便含混不清了。有人说此坟已被搬迁；有人说其实并没有搬迁；有人说汴梁太爷后来葬在张家川北山宣化岗；又有人说最后葬在张家川南川——像哲合忍耶任何一辈导师的坟墓一样，毁坏迁徙都不可避免，被信仰激动的世界是不会容许安宁的。

——因此，汴梁应当就是汴梁；就像兰州永远是创道者马明心的纪念地、四旗梁子永远是统帅马化龙的纪念地一样。由于岁月的淘涮，汴梁日益变成开封市——准确地找到那处老满城的城墙根，是愈来愈困难了，但是哲合忍耶的信徒仍然在涌向汴梁。准确地找到汴梁并不困难。准确地记住十九世纪那段受辱史并不困难，尤其每当岁历巡回到十二月二十九日，河南省普降大雪的时候。

致统治者

哲合忍耶把一位事实上并未掌教，而且终生受辱的刑余之人尊为自己的一辈宗教导师，这总使我沉思。也许，哲合忍耶只有走完了这样一步，才算完成了对自己信仰的抽象。像一个朴实的人，他怀着初衷而踏上了一条残酷的路，于是牺牲成了他追求的唯一通道。他的性格在这条血路上急剧地升华了、扭曲了，高贵而孤立。他热情地坚信着，他不能像世人一样无视古人的苦难。他虽然只是一个底层穷人，但他总是想向国家和强权宣判，如同一名早生的后世法官。血脖子教——这与世界上那些仅仅有一点模糊的宗教渴望的人们差距太大了，形式的完美恰恰使自己被冷漠和疏远。哲合忍耶需要一种补充，需要一种阴柔的、符合大多数人同情心限度的、普遍的宗教形象，让中国的良心能够与自己的一切结合。这就是汴梁，那个无辜的罪人，那个被

残酷侮辱的弱者，那个选择了忍受和顺从的受难者。

汴梁太爷马进城的事迹，使哲合忍耶在中国的超人光彩得到了收敛。由苏四十三的华林山起义、由张文庆的石峰堡起义烘托的伟大先行者马明心；还有由每天清晨五十六遍念辞温习的十三太爷进官营故事、由动人的《艾台依吐》描写的头颅故事渲染的伟大牺牲者马化龙——如今获得了一种平易近人、但是更使人悸然心动的陪伴。人很难达到马明心和马化龙的超人境界，但人会感到汴梁太爷马进城的一切似乎距离自己很近。

就像卡夫卡的《审判》蕴含的——无罪但总感到自己无限地处于被告境地的犹太人心情一样，在非宗教的中国文明之中，信教者回民永远也摆脱不了一种“无罪的罪人”的感觉。汴梁太爷——其实他仅仅二十五岁——马进城的故事抽象了这种被迫的罪人感，并且以自己冷冷的对自由的摒绝，向人们显示了哲合忍耶作为宗教的成熟和深刻。

我觉得自己无法抗拒这样的魅力。在这部长篇故事中，我的笔时时如一根刺，把自己的肌肤刺破。我确实是它的一个角色，断断续续地与主人公相遇。他不断地变幻着姓名，随着历史太激烈的潮汐，我如同一些碎片，我曾经以我的艺术追赶和揭破的一片一片，都轻轻地落在了他的身上。我也曾因为一次次形式的美化被孤立，我也曾因深藏的锐利选择了规避，哲合忍耶的血是如此强大的控制着我，反复冲突之后我只能更加皈依这强大的前定。

这一切认识——我知道它们离人们习惯的中国文学实在是太远了。

但是我相信这种文学的价值。

——全部细节都是真实的，全部事实都是不可思议的，全部真理都是离群的。我企图用中文汉语营造一个人所不知的中国。我企图用考古般的真实来虚构一种几十万哲合忍耶人的直觉和心情。我总想变沉默为诉说。

汴梁，这个永远猜悟不完的地方，它似乎悄悄地平衡着我。它对我时时变得轻狂的艺术显出一副冷面。我觉察到了，那时我便获得了解脱，我感到它在用一种无限的平和重新塑造着我。我感到自己的心灵正在被一种艺术抚摩和灌溉。

哲合忍耶的先驱们都实现了艺术般的人生。

我只是把这种人生一字一字地抄写出来，并立誓说：我作证，我谨随同几十万哲合忍耶的淳朴人民说：我作证。不是一个信仰或理想主义的个体，是一个在中国奇迹般地存活着的世界在作证。

今天也许你漠不关心。

但是明天你将会被震撼。
我的艺术将被湮没。
但是它获得过真正的生命和价值。

曾经在第一个光阴，在苏四十三率领的撒拉族男儿走进华林山绝地时，就已经进入哲合忍耶血液的一种悲观主义，至此已经反复出现多次并达到了顶点。在被剿杀、被禁绝、被流放之后，哲合忍耶终于体验了被侮辱的滋味。

汴梁太爷西拉伦丁·马进城被辱的故事，深深刺伤了哲合忍耶的心，一种无法改变的悲观色彩，把这颗心染上了一层阴暗的底色。哲合忍耶与统治者、与强权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铁打的敌对关系，任朝改代换未稍有改变。同时，哲合忍耶的信仰由于这种太重的伤痛，也愈来愈走向简化——不求任何起码的解释，总渴望以死相拚，流传朴素的理论和观点。

哲合忍耶的历代作家们，从关里爷开始就摒除了过多的伤感倾诉。千里血流，往往换不来他们的一言半句。在他们的不让人读的阿拉伯文秘密著作中，实际上省略了一句他们认为是不言而喻的话——我们都要走这样的路，我们都要这样牺牲，我们从真主那里乞讨来的只是这样的命运。

这种悲剧感情笼罩着整个哲合忍耶教派。久而久之，它已经变成一种基因潜入了哲合忍耶的血统，这种潜入早就开始了。

这又像哲合忍耶集体的艺术一样，是一种几十万人共有的悲剧精神。它不像欧洲的同样精神往往由一些思想家来代表；它的途径是——由一位穆勒什德创造，然后全部多斯达尼仿效，一切都只靠行动而不靠语言。

可能，应当判断汴梁太爷西拉伦丁·马进城是这种悲剧感情和悲剧精神最后形成的门坎。的确，由于有了他，哲合忍耶便不仅有了血而且有了泪。由于他的悲剧，哲合忍耶终于完成了牺牲和受难两大宗教功课。由于他的哀婉故事，哲合忍耶不仅像火焰中的英雄而且更像每一个黑暗中的善良人。西拉伦丁，信仰的一线弯月，由于他悲怆的一瞬照耀，宗教终于在大西北和中国滚上了泥巴，变成了尘世最后的慰藉和冀望。

过去——全部古代的和近代的故事，在他逝世时都默默结束了。哲合忍耶作为一种苏菲主义在中国的移植已结束。哲合忍耶作为中国文化之异端的时代也结束了。现代正迎面而来。

现代——当年在束海达依旗帜下前仆后继的撒拉人、东乡人和回民们那样向往过的后世，究竟是什么样呢？

那些背着背篓，为着追求正道而跋涉的老一辈人和他们埋骨的关川圣地，

在现代世界会是什么样呢？

那些壮烈地牺牲在兰州、金积堡的导师，那些悲惨地死在流放途中、倒在折磨迫害之中的导师，那些呕心吥血传播信仰的导师，他们的遗教和他们的圣徒墓，在未来的现代里会遭遇什么呢？

中国文化，这个深沉无比的大海，这个与纯粹宗教精神格格不入而又与一切宗教都能相渐相容的存在，会与哲合忍耶发生怎样的关系呢？

多斯达尼，中国人民的脊梁，永远不畏牺牲、永远追随着自己信仰的哲合忍耶信徒，在走向现代的路上，会创造出怎样的历史呢？

一切都是未知的，一切都会有前定。

应该坚信不疑。

我总是静静地等着
自从告别孩提我便等待着
——为我的镇定惊奇吧
　　为我的机密
　　　没有被你看穿
我若是有一天被逮捕
我便在那一天起
——与他永不分离
用这心灵的鲜红
在黑牢中写上他的姓名
一切都在那个遥远的夜里开始了
我用美丽的幻彩装饰
——如今你懂得花纹的内里么
别让轻柔的和风
掀露出那匹白马和那把利剑
我放弃一切自由
放弃做为人的
——每一项天权
我要走进他要我走进的门坎
我要响应他向我发出的召唤

别了，我的女人和孩子

别了，我的高贵与卑贱
别了，我的独自流淌的泪水
——我只带着我长流如水的赞颂
　　直至你的内里消溶其中

别了，人的传说和习惯
别了，心的妄想和罪孽
别了，这不能疗救的痛苦
——等到后世成立，你就不必等待了
　　只要你继续这长流如水的赞颂

第七门　叩开现代的大门

十八鸟儿出云南

轮番巡回着四季，巡回着奔波和写作。在今夜我的笔临近了终章，像游子临近了终旅。

放浪于哲合忍耶这片粗犷的大地，我迅速地蜕变着，先使人震撼再渐渐习惯，后来只觉得莫名的感动在涌漾——黄土高原的这一角像一片突然凝固、突然死于挣扎的海洋。我是一片叶子，一只独木船，恋着这片旱荒不毛的死海。一年一年，不问西东，不存目的。

放浪如此魅人，景色如此酷烈，秘密如此漆黑。一分一毫的感受像以前啮咬过多斯达尼心灵一样，如今如触电的指尖如沉下的砂粒，控制了我的这颗心。

我不该是一个学者一个作家，这个词和哲合忍耶概念中的阿訇太密切了。

西海固不该这样赤贫千里荒凉至极，它和它的多斯达尼总使我错觉到一种责任感。

其实，我只适合写一首长长的抒情诗。

形式如魔症一样逼我答复。

——它简单至极，但藏隐着。

1984年冬季我初进沙沟时，那心情是多么透明和单纯啊，那个大雪连连不断倾泻的冬季，是多么悲怆而纯粹，是怎样地启示和激励人心啊。

1990年的冬季近了。这个冬季里我的诗终于要享受它被目不识丁的知音诵读的时刻，而我的生命衰老了。每一个哲合忍耶的男子，当他洞知了一切之后他的成长便停止了——余生只是时刻准备着，迎着一片辉煌。

朝闻道，夕死可也——是谁这样总结过？

我盼我的形式为他们赞许。

它背叛了小说也背叛了诗歌，它同时舍弃了容易的编造与放纵。它又背

叛了汉籍史料也背叛了阿文抄本，它同时离开了传统的厚重与神秘。

就像南山北里的多斯达尼看到我只是一个哲合忍耶的儿子一样，人们会看到我的文学是朴素的。叙述合于衣衫褴褛的哲合忍耶农民和他们念了几天书念了几天经的孩子的口味；分寸里暗示着我们共同的心灵体验和我们心头承托的份量。

我在这样的写作中陶醉。

面对着自己的作品，我沉默了。

我曾经不断地陷入一种沉沉的冥想。我在那些神思的纵马飞奔之中，常常和一些人物相逢。我渴望着与他们交流一件件大小细节，我狂热地要和他们讨论，从理想、追求、信仰、宗教的原初本来，直至哲合忍耶湮没了的隐秘。几年来，我习惯了这种神交，甚至在困难时我痛恨时间隔开了我们。我悄无声息地脱离了学者的行列，脱离了排列着翁独健老师和史学大家名字的阵营。我更大踏步地远离着作家的行列。远离着巴金、王蒙和青年作家朋友的队伍。我靠近着一个新鲜的世界，我听说了一些新的人名。对于我，他们才是值得尊敬的中国。关里爷，毡爷，曼苏尔……后来抄本像流水一样向我涌来，我无法列举这些在神圣的哲合忍耶中的大名鼎鼎的人物。

我习惯了他们玄奥又粗直的文体。我沾染了他们的一种灵气。我领悟着他们的伏笔和晦涩，我判断着他们文字内里的事实，我触碰着他们刚烈的信仰和男性的恐惧，我和他们严肃地讨论着——在中国只有这里才有关于心灵和人道的学理。

但是，我一直盼望的那个人，我追求的这个行列中的那个人，却始终没有为我出现。他如同一个巨大的黑影；他有时清晰地让我听见他的喘息，有时他在雪野中留给我几个脚印，但是他永不显现。我久久凝视着黑暗；我确信他就在对面，但我没有视力看见他。

你是谁，我一连几年问着，你是谁？

你是阿卜杜·尕底勒·关里爷么？

你是毡爷么？

你是那个用简练的古汉语夹杂秀丽的阿拉伯文引语译出文言文《热什哈尔》，又隐去了你译者姓名的老人么？

你是我的引路人、沙沟回民马志文么？

你是我的年轻的满拉弟弟么？

或者——你就是实践着隐遁伊玛目思想的那位师傅，你就是被哲合忍耶深沉怀念了五十年的那位英雄么？

你是我的哲合忍耶父亲么?

※　　※　　※

前两门讲及十九世纪回民起义中，云南东沟一段——叛回马现（如龙）率领大军残酷灭绝了哲合忍耶大东沟热依斯道堂时，东沟人并没有全部遭难，灰烬中还藏着一些火星。

据教门里古老而机密的传说：当年东沟寨子地下有一条七里长的地道。云南三太爷马圣麟——哲合忍耶创始领袖马明心的儿子、流放烟瘴客死他乡的马顺清的第三子，曾在东沟被围之际，有计划地实施子弟出围逃离云南。有一个抄本《恭挽马世恩文》中就讲过：

> 马如龙纠合夏毓秀、杨先知辈，裹围东沟，意欲灭此而后朝食。我村以数家之众挡数万之师，经年围困，斗志不衰。……被围年余，因节粮饷士，家室争先自尽。战士存者三十余人，然犹日夜防堵，百战不衰……同治十年腊月，议和围解。夏毓秀、马青云带兵驻防小东沟，常怀伺隙之意。我……窥其阴谋，先遣诸昆季陆续乘便，微服出亡。

文中的“诸昆季”，就是马圣麟身后名扬中外的马元章上人为首的儿子们。

马元章这个名字一经出现，便意味着哲合忍耶的全部古代史已告结束。为叙述方便，谨请允许我使用此名——因为教内群众一律尊称他为沙沟太爷，像尊称以前六辈穆勒什德一样。

马元章率领着一行随从亲属，奇迹为他频频降临。他们离开东沟时，官军新从欧洲人处买来的炮弹正把东沟寨炸成一片火海——法国人E·罗舍就住在战场不远处，听着妇女自杀和马圣麟被炸死的种种血腥消息。东沟哲合忍耶除了少数绝望然后苟活——是他们今天又举起了哲合忍耶的旗帜——的残众，全部壮士都倒在炮火中了。而马元章一行不能回顾，只得仓皇赶路，腰带里插一支烟袋——个个都是汉族装束。

西南炮声动地，西北火光冲天。

出路只能是四川。

后日的马大人沙沟太爷马元章，肩挑步行，走上了崎岖蜀道。他的弟兄和追随者簇拥前后，心怀悲凉，身怀暗器，走出了云南。

这就是教内后来著名的故事——十八鸟儿出云南。

十八鸟儿，民间传说指十八人。据一行中的重要追随者——老何爷家史资料《恭挽马世恩文》，有名姓者约十人。也传说“十八鸟儿”指的是出云南时马元章年方十八岁，查数年表，恰恰相符。但还有人据马元章诗文中有

"忆余别乡兮三七，光阴攸忽兮四九"一句，以为出云南并非十八岁而是二十一岁——这是好考古者对历史迷宫缺乏认识，刻意求精反而失了准确。

马元章曾有一诗描述了东沟出逃过程：

五九年前曾被困，势处绝地无救星
烈女尽节激义愤，义士拚命杀贼人
王家山上开大战，前胜后败丧英雄
从此不能再出阵，固守两月拚救兵
无奈讲和企解围，敌人诡谋虎离山
乘空攻寨施谲计，主圣护佑危而安
血战七日只有死，我主救度绝逢生
野猪丧胆夜偷走，传令撤队解重围
虽系主圣冥中助，亦是义士尽忠诚
微服走蜀屡遭险，爬山涉水伍蛮夷
度陇寻源会教友，重宣教化整旧业
四十五载所际遇，午夜偶忆心胆寒
……

（民国五年九月二十日）

这首诗回忆了云南这一支哲合忍耶残余幸存的人，出云南，经四川向甘肃寻找自己宗教源头和生机的生动情景。从这首诗落款计算，出云南时马元章正是十八岁，所谓"十八鸟儿出云南"讲的不是追随者的数目，而是新的导师本人。另一首诗中还有"若非斯人邪灭正，十八鸟儿出云南。他就是他光返照，前圣后圣其揆一"的句子，更说明"十八鸟儿"讲的就是十八岁云南逃脱的那个人，他就是他——哲合忍耶大覆灭之后的新导师新救星。

总之，十八鸟儿出云南，宣布着哲合忍耶克拉麦提（奇迹）的历史开始了新的篇章。全部壮烈牺牲的大东沟哲合忍耶之中，有一支人悄然潜逃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从此之后，全国潜藏的哲合忍耶残众便注视着他。很久很久之后，甘宁新西北数省和云贵冀鲁的教众一直传诵着他的故事和奇迹。他深谙经汉两文，酷好题诗联句。后人竭力传抄他的诗文，从中重温着哲合忍耶悲壮的教史，也咀嚼着其中暗示的机密。

他扮成汉民，从四川渐渐靠近了陇南。他凭着丰富的教门知识和记忆力，跋山越水，一条线一条线地调查，在动作之前摸清了哲合忍耶幸存者的状况

——十三太爷马化龙尚有两个幼孙等待受阉割之刑，很可能押在西安；十三太爷马化龙之妾西府夫人白氏已被赦免，或者陷于西安湘军营中或者住在张家川或北京昌平；哲合忍耶教内最关键的大阿訇大学者关里爷已死，但他的家乡应有教门的基础；十三太爷马化龙一族家眷中，有一对母女（洪乐府三太爷之妻及女儿、即后来著名的十四夫人）住在固原山区；张家川回军首领李得仓投降后，一直在张家川守着，既未为清廷征战，也未独自掌教传教……这一切分析，奠定了马元章的几项大业：

首先要紧之事，是营救殉教者的首领十三太爷马化龙的幸存亲属。

其次，是坚信李得仓、金月川等上层哲合忍耶教徒的伊玛尼，依靠他们立足。

然后，恢复哲合忍耶道祖马明心曾有过的苏菲干办，借重穆勒提即大弟子、追随者的影响和能力，让宗教精神医治劫难后人民的伤痛。

他的目标，是政治和祸乱的死角，地理上的天然庇护所，李得仓以清朝武官（红顶花翎武翼都尉）掌握着八万南八营哲合忍耶旧部的张家川。

走向张家川的路也是凶险万象。

有一夜——

马元章领着一名他的穆勒提——此人信仰宗教不靠念经而靠武艺，姓何，人称老何爷，在这一夜搭了一条船赶水路。四川地方，口音不同于云南，两个船夫摇着橹闲聊，舱中客人困乏得已经熟睡了。

老何爷是个江湖客，没有人知道他能听懂各种南方土话，就像没有人知道他能一刀致人非命而且保证死者不哼出声一样。次日，年轻的马元章醒来，老何爷笑着对他说起云南土话：

——人家要宰我两个哩。

——真的？

马元章闻语大惊。老何爷笑着又说：

——莫管它莫管它，你老睡好就是。

傍晚，老何爷向船家说：出门在外，水缓船慢，心里焦急哟。帮忙给我们搞些水酒，换一个醉消磨时光。

船家暗中窃喜：醉了，死得可就更爽快！

酒来了。老何爷拔下腰中旱烟袋，一面吹出烟雾，一面与年轻的主人“开怀畅饮”。中国回教徒酒烟均禁，因此每逢乱世扮装汉民的惯技就是腰插烟袋。然而老何爷本人，大半是个无论烟酒来者不拒的人物。

事毕，老何爷嘱咐年轻主人径自去睡；他自己则蜷卧在舱口，扯起响鼾。

相传：那开黑船的两个强人听着鼾声，哈哈大笑。他们用四川土话骂着，

其中一个便取出一柄尖刀，走进舱来。传说中，那汉子刚刚朝老何爷俯下身来，一柄刀子已经从他的肋骨缝隙里笔直地扎进心脏——那人没有吭声便倒在舱里，摇橹的同伙还在继续把船摇向中流。

久了，外面的那一个来舱口探望，老何爷又把刀子准准地刺进他的心里。放好两具尸首之后，老何爷叫醒了马元章。

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是一个老人。讲到这里，他呵呵笑着说："可是，他们俩都不会弄船，把一条船摇得在河心乱转！"

——只要能够出云南，就无疑能够出四川。据老何爷后裔马辰的文章说，这一行难民扮成茶商，风餐露宿，最后进入张家川谷地。最先住进一个叫李家沟的小村，不久便与人称李大帅的李得仓取得了联系。

马元章一行无疑向李得仓宣布了自己的血统。李得仓的具体应答，今日无从查询。但是他对哲合忍耶的穆勒什德血统怀着无限崇敬，则是无疑的——张家川在同治十年大屠杀后窝藏了哲合忍耶全部两姓三家各支导师后裔；这一点在长久的时间淘漉以后，现在已经是一目了然了。李得仓的乌纱，是罪人们的遮盖——这种罕见的官出现在中国史上，非常耐人寻味。

追 随 者

描写现代就是百题挑一，就是追随灵感。

十八世纪好像是一种古典的象征。那种时代，追求正道和信仰自由，就像关川窑洞的遗迹一样，只能瞻仰而不能触及了。

现代——我很难从现代找出深具内在力量的例证，去说明现代人也敢那样舍命地追求。有不少模棱两可的人物，有不少受着解说限制的事件——拥有永恒的正确和魅力的例子，多少年我其实并没有找到。

见惯了太多纸糊彩画的英雄，有时觉得活生生的奴隶反而更动人。

如鸦群的嘈杂灌入两耳，忍受了太久的虚假塑造和伪证，围困在文人名士貌似批评的颂歌之中，我一天天暗哑。

那时特别喜欢重读《史记·刺客列传》，我从中幻想和复原古代。在那里，无论是首领或是追随者，都那么合理，都一直闪烁着不朽的光芒。

人生应当那样去追随，和泥泞孤旅上的形形色色为伴，在雄大的山脉和古渡口赶路，在旷野露宿中聆听。人敢如此追随便是洞彻了自己的蕴含和限度。人若能遭逢这样的导师，生命便不会虚度。

人生应当有人来追随，选不登大雅之堂的民众为伍，给他们一次启迪和一种证据，求他们聚集温暖迸发勇气。人能获得如此追随便是成功者。人若

能争得这样的理解，纵有九死也不遗恨。

这样的念头太偏执了，会积成心病。人诚挚持久会陶醉，就像苏菲主义的那些信者，那些狂热地追求接近主的人。

有时又觉得理太高命太短，有时会盼着客观证明自己的内心。因此，我在谨慎时也提醒过自己：也许你已经指小溪为江海，也许你已经走向黑暗，却满眼只见光明辉煌。但是——直觉是不愿被修正的。我牢牢地认准了我的路。一连多少年，一次次走进沙沟，再一次又走进了沙沟。

※　　※　　※

后来的人们多没有注意到哲合忍耶教徒中的一类人：他们未必是从小念经，读通了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阿訇；也不仅仅是村里坊上随众礼拜信主的教民。他们轻视劳作生计，不顾妻小家庭，只要认准了一位领袖，便不问天南地北追随着他。和平时，他们除了是虔诚的信徒外总是围绕着这位导师；一有危难，他们便挺身而出——无论是杀人越货，无论是承罪负责，无论是犯法违禁，对于他们都只是祈祷来的考验。

哲合忍耶教派从十九世纪末叶开始，这种色彩变得浓烈了。关川四十大弟子的故事，朴素简明地为大屠杀后的幸存者指示着。一百年来总是被人屠杀、家里辈辈总是有人流血这种难猜的悲剧，使新生的一茬青壮年不能理解。他们的家史和教史血水交融。他们的心情和信仰毫无二致。苏菲主义关于追求中介——穆勒什德的学理，朴直地显现为他们对道祖马明心家族和十三太爷马化龙家族的追求。人世间再也没有比这两个殉教领袖家族更崇高的存在了，受难和牺牲再也找不到比这两个伟人更真切的象征了，如果凡人和真主之间有圣徒充当中介——那么他们的家史，村史和一切知识都可以作证，再也没有比哲合忍耶的穆勒什德更合乎圣徒称号的人了！

他们在哲合忍耶的“多斯达尼”概念中，是刚硬的中核。

道祖马明心的传人、当时人称云南大师傅的马元章率领着这样一群追随者，从张家川的庇护地出发开始了他们的大业。

这些追随者中，留下了姓名的有杨骝武、老何爷一对传奇人物，金品才、马连龙、纳尚喜、穆云鸿、马骏武等。曾经发挥重要作用的有杨骝武、靠一把利刀闯路的何爷、北京金月川、昌平吴家、杭州陶茂春等人。

光绪初某年正月十三，干过悼念牺牲者的尔麦里后，大伙决心营救十三太爷马化龙被监禁的家属。是年五月，有消息传，幼童马进城（后尊称汴梁太爷）被押赴北京，杨云鹤、马树勋、马金玉便随行潜入北京，与北京哲合忍耶上层人物金月川取得联系。

同时，马元章亲自率领老何爷、金品才、穆云鸿、李发财、杨义兴等人，

扮成皮货商，取道山西也潜入北京城。他们在京城秘密行动，首先找到了十三太爷马化龙的遗妾——西府夫人白氏，计划营救事宜。接着，金月川在官衙活动，其他人在陕西、河南安置店铺据点，只等一声令下。

金月川到北京周旋之后，马进城仍受阉割大刑，但得以发配汴梁。于是金月川和秀才穆云鸿悲愤出城，一路迫随着刑后的马进城，一直来到汴梁。

马元章把云南带出的一点金子兑换成银钱，企图使人在汴梁捐官，以作暗中屏障，不知后果如何。穆云鸿扮成卖瓜子小贩，每天跟踪马进城消息。但是——身心都被摧残净尽的马进城决心忍受，不肯出逃，于是他们就在附近开了一爿小店，天天陪伴着自己苦苦追随的这位受难者。

马元章一行义士在汴梁一共守了十三年。十三年漫长的时光，是在他们坚定如铁的追随心愿支撑下度过的。这是一种奇异的追随，老何爷等既是追随他们的云南大师傅，又是追随着十三太爷马化龙的一株残苗；而云南大师傅马元章既是在聚集着自己的追随者，又是在忠贞地追随着马进城——这种义士古风，这种中国传统，在哲合忍耶成熟着的时代里，正在深深地进入到哲合忍耶的内里，使哲合忍耶从一种外来的伊斯兰教派逐渐变成中国文化的一种精华。马元章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长诗中有“忆昔主仆同城处”的句子；可知他已将这种追随关系看得形同主仆了。

……

惊闻东人在缧绁，微服徒步出四川
光绪初元度陇右，故旧欢呼思遗言
二年仓促奔燕山，三年季春始瞻颜
穆金随侍往祥符，余折西安顾无息
复回昌平赴开封，近水楼台先得月
晋齐营州俱游遍，彷徨汴梁十三秋
获罪于天无祈祷，圣远贤逝吾安归
……

受难的象征、中国被侮辱民众的形象、哲合忍耶沙沟派尊称第六辈穆勒什德的马进城拒绝了追随者的营救。他们各自显示了宗教的一种内容和本质。

十三太爷马化龙家族至此仅有两名男孩尚未受宫刑。一名传说被西安监狱里的一位汉民狱卒救出，改姓刘，以后不再为教内记载于史。也有一说，称他被金积堡城门外一位王姓汉民救出，养为义子。另一名，即灵州系统哲合

忍耶导师家族唯一的一名残存男孩，名叫马进西。

晚于他的哥哥一年，他也被押上去北京的大道。

马元章召集了他的穆勒提们。由于北京营救未能奏效，他动了怒，对老何爷、杨云鹤等吩咐道：若是这次再救不出来，你们各行其便，不要再回来见我！

哲合忍耶史上的暗杀和秘密行动，就这样开始了。

解差大致有十数人一行，均是骑马。拥着囚车一辆，一名车夫推车居中。取道山西，皇犯马进西在他十一岁那年仲夏离开了西安监狱。

老何爷、杨云鹤等人暗中尾随，过了黄河，又过了晋陕大山，没有下手的时机。

那一伙解差前簇后拥，大路上行人不断，入夜有人值更，白昼刀枪在手，劫道者心急如焚。行列缓缓前行，已经望得见汾河的大平川了。

庄稼正在旺季，此刻走到了洪洞县一个名叫张毛峡石的地方。大道两侧，青纱帐密密麻麻，尽是玉米高粱。

路过一处树荫，骑马的解差突然吆喊推车脚夫："你们先慢慢走着，我们缓个一下！"说罢纷纷下马，苦夏酷暑，他们已经热得熬不住了。

机会来了。

老何爷、杨云鹤悄悄跟上了囚车。渐渐地那遮凉的树荫在后面远了，夹着车道的高粱庄稼如同两堵墙，在烈日下蒸腾着热气。

两人扑了上去。

打死解差后，一个人拉出那可怜的孩子，背上就钻进了青纱帐。转眼之间——大功已经告成。另一人开始毁车灭迹，把木笼子囚车打得粉碎，疯狂地不问轮子车辕只顾朝庄稼深处甩去。就在这时，马蹄声突然传来，转瞬解差们已经出现。

那个人（传说就是老何爷）手足无措，情急生智，马上解衣假装解手。一个乘够了凉的解差在马上喝问："看见笼子车了么？"

他连连用手指着路："早走远了！早走了！"

一群解差纵马驰过，顺路追了下去。

他一扭身钻进了庄稼地。

两条大汉背着一个男孩，茫然地面对着一片中国大陆流浪。这个故事是哲合忍耶内部脍炙人口的一个故事。西海固的粗悍农民喜欢它，因为正中他们下怀；新疆和云贵的信徒喜欢它，因为它的主人公是他们的同乡；山东北

京散居的游子喜欢它，因为它能够默默地给自己的心以鼓舞。这个故事的叛逆、违法、勇猛、简单，合成了一种古怪的魅力，第一次听到它我便被俘虏了。暗杀路劫尚在其次；令我震撼不已的是那面对大陆的流浪。莽莽太行山，两个壮汉背着一个男孩在崇山峻岭中闯荡，与狼虫为伴。茅津渡，孟津渡，我总猜测着他们怎样跨过了黄河。茫茫中国如无边黑牢。但是在这片茫茫大地上，神秘地星罗棋布着一家家一户户哲合忍耶。两个大汉背着一个男孩——他永远可以相信自己是男孩了——如线穿珠，在这暗藏的一家家一户户哲合忍耶之中潜伏着，没有一个人知觉。

老何爷的家史中有“越太行山，昼伏夜行，艰险万状，始达汴梁。……由城外奔亳州上船，顺流扬州，又赴杭州”等句。据说，运河沿岸哲合忍耶各教坊，如济南、台儿庄、淮阴，东南大邑如上海、杭州，都曾伸出手臂，迎接这个脱险的孤儿。我的家乡济南，哲合忍耶的一座小清真寺就建在一个客栈之后，对外称金家店，内部则知道这是著名的关川大弟子金阿訇和奔赴金积堡殉死的金爷的家。店、寺、家都是宗教的避难所。又有杭州人名陶茂春，他从河南亳州渡口亲自迎接了孤儿马进西一行，一路向导，一直把这钦点的罪犯引到自己杭州的家里藏身。如果陶家的后代还记得这一切，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的家族曾经怎样为中国史增添过勇敢，他们一定会永远自豪的。勇敢，就是这种东西，哲合忍耶向残民的中国秩序和法律勇敢地挑战，在心理上他们彻底地蔑视这种秩序的恐怖——一切都在人的追求中不可思议地实现了，一切宗教的和人道的火花都被他们击打出来了。

西 海 固

如果把哲合忍耶中的这些著名求道者家族整理出来，将会是一部真正的草莽英烈传。古典的和前卫的任何小说都将无法和它那黄土一样的沉重与朴实比美。

我无法再细致地描写那些英烈了。

他们的后裔中家家有人当满拉念经，立志成为光荣家史的一环。几年来我成了这些年轻人的朋友，我知道他们只是等待着自己的信心。会有很多部震撼人心的英烈传记在他们的笔下诞生。或者以神秘的经文，或者以明扬的汉语。

我愿我的作品如春天里的一声雁鸣。

飞起来吧，你们心里的神鸟。

自信吧，满拉弟弟们。

准备开始塑造一种崭新的作家吧，准备开始塑造一种未有过的学者吧——阿卜杜·尕底尔·关里爷，人民心灵描写者的后代；

西海固土窝子村牛木头家族的后代；

毡爷和《曼纳给布》的后代；

青铜峡牛二爷——马继贤的后代；

沙沟马彦村的孙子、我的挚友马志文的后代；我曾劝你们上学，但是我却在你们家毕业；

新疆那些把多斯达尼从遥远的俄属哈尔湖即 Kara—Kol 地方领回的中国人的后代；那些目睹过清军怎样在一块木板上凌迟刘四总爷的回民的后代；

云南大东沟的文山旁长大的孩子们；

贵州赶过十万十七金万照尔麦里的孩子们。他在那一天骑铜马炮烙身亡；

杨万宝，你这居然在战火中挑着水桶忙着烧灭官军从欧洲进口的炮弹的发明家的后人，你的双肩上已有千斤重担。字字珍重地译好那部《热什哈尔》，中国再也没有比它更真实的史书了；

我无法尽述，无法列出名册。哲合忍耶的英烈传埋在赤贫千里的黄土高原，它若出世一定会带着神秘的克拉麦提。我只是一名歌手。我只能用我的歌呼唤——在主显现奇迹的时候，中国和世界的读书界会大吃一惊的。那时，人们也许会想起我的作证。

就像《史记》中美丽的传记散文集《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一样，未诞生的一部部底层民众的英烈故事和家族史，将会成为来世的文学。我坚信，我为此而预先作了证词。我知道我这种结语式的写法，也许会使我的读者觉得困难。但是，你我都没有别的选择。我的读者——你必须具备一种追随者的私人体验，以及对信仰的渴求。

※　　※　　※

马元章（愿后世他获得理解，愿唯一的主肯定他——请允许直呼其名以为行文简便）在搭救殉教者的首领、赛义德·束海达依·马化龙家族的幸存者同时，开始了艰辛的传教。

在哲合忍耶和西北其它苏菲派中，为一个个村子一户户人家主持尔麦里并宣扬信仰，称作“走坊”。

马元章的走坊，竭尽了大西北和西南传教士可能经受的艰难。

从出云南开始，他只是最初在张家川停顿了一下：为着获得一小块土地，挖几个窑洞，搭几间泥屋。

张家川由于地理上奇妙的闭塞特点，非常易于守密。“十八鸟儿出云南”之后，首先在张家川三镇之一张川镇的北山潜伏。几经周折之后，终于买下

了一小块山坡地，建立了哲合忍耶复教的据点。后来，这个由几间泥屋几孔土窑组成的定居点发展成了陇南名胜——宣化岗哲合忍耶道堂及拱北群，金碧辉煌名客云集；人们就很难想象它当年的简陋了。

有了一间泥屋落脚，大道便四通八达。

马元章以张家川北山的这一隅之地为依托，悄无声息地，但是在全国一切哲合忍耶旧地展开了秘密的复教活动。

传说，光绪八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一年是同治十年大屠杀和十三太爷马化龙牺牲满十年之后的一个新开始。传说，光绪八年，示众全国回民区一周的马化龙和他的阿訇谭生成、儿子大忍爷马耀邦和另一个据说是马成龙的四颗头颅，已经退回兰州，并被哲合忍耶在今广河县谢家村的教众弄到了手。

同时，光绪八年据说也是马元章终于和十三太爷家族中的一个女子结婚——道祖马明心家族与十三太爷马化龙家族结为亲戚——的年头，由于当时这位后来尊称十四夫人的女子藏匿在海原县沙沟——因此，光绪八年更是马元章进入沙沟——这个继循化、关川、平凉、金积堡之后著名起来，今天已经变成哲合忍耶的代名词的重要教区——的年头。

据一些消息，李得仓看见河州人居然捧来了枯干漆过、刀疤密集的十三太爷马化龙的首级，心情复杂。可能如一些文章透露的一样，李得仓虽然愿意划一隅之地给马化龙族中的幸存者避难，但是他反对将这颗名声显赫的头埋在张家川——这些细节都无法证明了。总之，北山上秘密地埋下了人头。北山上已经有了伟大起义英雄马化龙的英灵歇息之地。

我想，这座拱北一定也像哲合忍耶许多拱北的故事一样，先有过一段隐藏地下，人所不知的历史，然后又在哪个时刻庄严地显现公开。埋的时候一定非常隐秘，但是马元章兄弟、洼上师傅及一些追随的穆勒提一定在场。当时的墓只是一孔深洞，下面再分四个洞，分别安置几颗头颅——墓上无封土。或者仅有记号，但决未立碑标明十三太爷姓名。

洼上师傅是当时极为关键的人物。

李得仓的情况不得其详。

但是，张家川只是避难之地。志在成大业和高举道祖马明心大旗的马元章——他前定的发展方向在更加贫瘠的世界，只有在那种违反人类聚居规则的赤贫绝地，信仰和苏菲主义才能存活。也只有在那样的完全闭锁的荒山沟壑，官府的迫害才能真正减弱。

哲沙沟里的老马阿訇——他后来光荣地看守着兰州道祖马明心拱北——

说，金积堡败了以后，十三太爷的一个侄女来到了沙沟。

沙沟就这样出现了。

老马阿訇说："老三太太是金积堡三太爷的夫人，领着她的闺女，她就是十四太太；逃到了固原硝口。先住一户李家，后来又走了沙沟，住桃堡杨家。她们住在门外小窑里，天天拾柴。庄里人都说是要饭的。后来，有一天北树坟老阿訇来桃堡，碰上她俩。这个老阿訇以前走过金积，认识她，于是忙着下了驴，给老太太道色俩目。老太太说，别喊！也不要给别人说！可是知道的人还是悄悄来遇她老人家。来的人多了，多斯达尼就把她俩接到了沙沟，盖了间小屋。我们的十四太太有病，常头痛，头发脱光了。后来，在沙沟，人们渐渐治好了她的病，传说是北树坟老阿訇用冰底下的凉水给她洗好的。后来太爷从云南上来啦，这一来欢乐和幸福也就来了。"

沙沟以及固原、海原一带陇东的穷山恶水，是同治大失败以后清政府安置莲花城一带回民军老弱的地方。我曾长久地怀疑左宗棠可能来过这里——否则他怎么会找到如此天然的残民之所。在我接触和投身哲合忍耶的六年时光里，我曾一次次来到沙沟，而直至今天我也没有洞彻沙沟魅力的秘密。马元章当年走坊时——那一切都湮没了，没有人能回忆他初进沙沟的情形，虽然人们那么习惯沙沟太爷这亲切的尊称。我猜他的心中一定是茫然无依的。他一定只是猜测着莲花城人的脾性，一定只是顺着被官军押解的哲合忍耶留下的脚印踪迹，一路艰辛，走进老虎口山嘴，缓缓进入沙沟的。

他不会想到，沙沟人正在等候着自己新的穆勒什德，连同一位头上长出新发的女人。

相传，马元章初逢这位女人时，她刚刚十四岁。马元章请示了十三太爷马化龙唯一的未亡人西府夫人后，在夫人主持下，马元章于光绪八年在多斯达尼簇拥中，与她结了婚。

这次结婚意义极为重大。首先，哲合忍耶最伟大的两位导师——马明心和马化龙两姓不仅在宗教上和血缘上重建了联系，而且有了一位多斯达尼承认的继承人。其次，哲合忍耶因这次联姻而正式进入了西海固。在以后漫长的一百年，沙沟和西海固如昔日的灵州银色大川一样，要威武地扮演哲合忍耶中核的角色。

张家川现在只是一个教区。它做为哲合忍耶唯一的喘息避难、舔净伤口上的血、埋葬烈士残骸、给生者一间黄泥小屋的时代，自从沙沟出现便结束了。

张家川将要迎接的只是自己的命运。哲合忍耶的命运已经在通往陇东、平

凉、宁夏、同心、云南、贵州、新疆的一条条密布于黄土高原的山间小路上，出现了生机。

还有沿黄河、蒙古南缘河套通路，沿运河沟通北京、济南直至杭州南京的交通线——哲合忍耶虽然是钦定的“邪教”，但是官府已经不可能使它绝灭了。哲合忍耶像一个在牺牲了的父亲血泊里出生的孩子，母亲用乳水喂他，用父亲的故事教他——如今他已经快要长成像父亲那样的男儿了。

马元章留自己的三弟马元超看守张家川的据点和拱北，他本人则深深地走进了沙沟和黄土高原的西海固，并且向半个中国谋求发展。

曼苏尔记载了马元章在陇南寻找关里爷旧部的经过，他的方式是确定关里爷的墓。

> 相传，毛拉阿卜杜·尕底勒（关里爷）归真后埋在伏羌。战乱中，为了防止敌人破坏，人们把坟迁到了莲花城附近的一座小山旁边的空地上。战火中清真寺被夷为平地。四十年后，沙沟太爷来此上坟时，阿訇们却找不到坟的位置了。太爷访问了一位曾参加迁坟的聋子阿訇。他是阿卜杜·尕底勒的学生。但他全忘了，大家束手无策。太爷拾起地上一根烧焦的棍子，指着一处地方说：“朝这里挖！”众人一挖，那坟便出现了。尊贵的遗体完好无损，的确，土壤是不能够消蚀真主的卧里的肉体的。

关键不在于这种曼苏尔记录的奇迹细节。重要的是陇南威望最高的关里爷的后代及教众，至此已经承认了新的导师。同样，在苏菲派中，导师——穆勒什德的事迹，通常是用奇迹的形式来记录的。

上坟、走坊、为信教者家庭干尔麦里——这是至今不变的朴素简单的传教方式。马元章在这种大西北教民们难以舍弃的信仰方式中奔波着，在多斯达尼信仰的方式中实现着自己的传教方式。兰州拱北老马阿訇说道：

> 毛拉到了黄花川转坊。这一坊上有个岁数很大的老汉正病着。他听说了毛拉来到的消息，便使唤儿子去请：“我们的穆勒什德来临了，你去给我求他。我望想着无常。你向他讨个归主的口唤。我无常了，再求他给站个乃玛孜——因为我是个无能的弱人，要托靠着他。”儿子说了，毛拉应允。第二天黎明，老汉逝去了。毛拉为他站了殡礼，并为他送葬。

老马阿訇讲的这个故事，不知为什么使我怦然心动。几年来，从西海固

到新疆，我发现人们讲给我的都是这种故事。而且，我发现更多的不善言辞并没有对我讲过什么的人们心里，也都埋着这样的心情。

人生短暂又苦难，人生根本无法理解。信仰是唯一能抓得住的，信仰至少可能帮助渡过死亡。被围困于一种绝境中的人都在这样想，但是很少说。这种心情也许早已郁集在那一片片高山阔野的上空，化成了那一方的特殊风土。这就是前定中已有信仰的空间，如沙沟。

宗教是它们的。那里是宗教的家乡。

文学呢？我的文学的家乡也在这里么？

如果懂得了穆勒什德的走坊和人民信仰之间的这一切，走进二十世纪后的现代穆勒什德马元章的作为，才可能使人震动诚眼。

他的追随者老何爷的家史中说：

> 沐雨栉风，奔走于滇、黔、川、陇、晋、陕、燕、豫、齐、扬州、奉天、吉、黑——廿有余年，辛苦备尝。

这些话没有夸张。后来，当中华民国宣告了满清灭亡、也宣告了哲合忍耶无罪以后，全国十几个省处处都突然出现了哲合忍耶的寺坊，人们便百思不解了。外国人在他们的探险记中说，张家川是中国回民的宗教中心，地位不在号称麦加的河州城之下——他们不知道张家川的真实。外国考察家见寺便问："贵寺是新教还是老教？"阿訇们稍有不快，答曰："我们是清真古教。"——他们不知道所谓新老的真实。

其实一切都在那些密密布满黄土高原的僻静小路上完成了。用神秘的经文著书的大阿訇也好，用一切手段铤而走险的追随者也好，谁也不曾记录下那些崎岖小径上的脚印；谁也没有能力记下一坊坊一户户穷人的心情。他们曾绝望，他们曾斗争，他们失败了，他们只有等待。他们只剩下一丝信仰，他们只怀着一点望想。而穆勒什德奉着真主的口唤来到了他们的山间小村，把一切都还给了他们。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人性中有追随、崇敬、畏惧的本质吗？

男子有忍受、禁忌、隐蔽的天命吗？

英雄有约束自我和服从限定的心灵吗？

如果有了追求，如果有了信仰，人应当怎样处理自己的生命和面对整个世界？

人道是什么？

记不清在什么时候，我仿佛感觉过两耳充斥着中国知识界关于人道的噪音。我觉得我还没有弄懂，我还没有经历我承认的过程。我只是莫名地反感他们，甚至有一种我不能与他们同流合污的下意识。人，人性，人道，人心，这一切在中国应当通过另外的途径去发现。我预感到了。我不信任现代中国的知识界。太重要太本质的认识，至少要在相应的天地中形成。真知灼见永远不会是下贱肤浅的老鸦叫。它需要一片风土，一种历史，一群真正能为我启蒙的老师，还需要克拉麦提为我降临，才能够被我发掘出来。

人道不是在五七干校踩两脚泥就能够洞彻的便宜货。

仅仅在这种思想的意味上，我的十年文学生涯是孤独的。我忍住了，直至我走进了冷峻地等待着我的西海固。

沙沟庄子的蕴含是无法穷尽的。西海固和它腹心的沙沟，原来居住着我的导师。我上过的学和读过的书太多了，正因此目不识丁仅有信仰的农民们才能教育我。我对自己写过的作品倾注得太多了，正因此不读我的书但珍惜我的心的教徒们才能理解我。

那些一家几代人辈辈都敢向欺侮人道的官府诉诸武力的人；

那些全家没有一口粮食却能翻一座山为投宿的汉民客人借一碗面让他吃好的人；

那些被打败后居然在重围里流着血在纷飞的流弹中顽固找寻领袖尸首的人；

那些从千里之外独自背回监毙的兄弟让他安息在洁净的拱北里的人；

那些为二百年前的历史人物徒步跋涉多少天只为着一丝心情的人；

那些喊上自己的三个儿子上战场的父亲；

那些憨厚地说等第四个小儿子长大也要让他去的母亲；

那些著名的不在乎大炮的劈柴斧头；

——征服了我。

我这一双男儿的膝盖，我这一副倔强的性格，我的满心不怕挫折的骄傲，我的关于北方的经过野外锤炼的知识——

都在他们的面前皈依了。

多斯达尼——此刻是我心中最美的形象。我终于找到了能够超越和替代

我的蒙古额吉的人。我的东乌珠穆沁终于变成了西海固。骑马牧人的淳朴已是贫苦农民的信仰。一神教的观点总结了人生和文化。我最后的渴望是——像他们一样，做多斯达尼中的一个人。几乎同时我突然彻悟了我曾苦苦寻找的方法论：正确的方法，存在于被研究者的方式之中。

我的文学在无人的荒野中登上了山顶。

多么空寂啊。

十面静默，四方无风，山峦如海，万物都注视着我。我埋藏了残存的犹豫和疑问。我敛尽了最后一点肤浅和轻狂。我不注释，我不怕彻底地丧失理解。如今我只是一支笔，插在林立的锄杆斧柄之中，如西海固——那风沙干旱中的树林。后世的导游会指着我们说：多斯达尼。

就这样决定了，沙沟的马志文兄弟。在这抉择的过程里，我知道你始终注视着，真真如同一位严师。现在，你在沙沟我在北京但是我感到你松了一口气——我选择了沙沟方式。

作家和文学的前定，在今天都显现了。

多斯达尼和以前没有两样，仅仅是多了一个人。

但是我懂得了人道。

※　　※　　※

十三太爷马化龙全族三百余人唯一幸存的男子，即前文所述被教徒从山西押解途中救出、在全国哲合忍耶坊中藏匿的那个孩子——名马进西，教内尊称板桥二太爷，日后分立南川派于张家川南川道堂，发展后再建立宁夏板桥道堂，形成了哲合忍耶教派内部的奉十三太爷马化龙遗孤为穆勒什德的独立系统。哲合忍耶从此分为两派，但是在教义操持方面并无区别。为叙述方便简称板桥派，对其穆勒什德也称其姓名。

光绪二十一年青海东部及甘肃南部爆发了河湟事变。这是又一次回民造反，主导者和参加者很多，该地哲合忍耶教坊并不是战事的主角。

我曾在河湟事变失败后流往新疆的一支哲合忍耶的村庄里生活过一段时间。他们是板桥派。落脚在中亚名城焉耆——他们拥有的壮烈历史至今还震撼着我。

一位名叫大石头阿爷的首领(也许是他青海故乡的寺门前有一块大石头，板桥派说，他是十三太爷马化龙光阴里的热依斯)领着队伍且战且退，到达了敦煌和玉门南缘的昌马儿山。

昌马儿山，使我在地图中迷失方向，把我引进了哲合忍耶神秘的地理学之中的第一个地名！我记得几年前我曾经怎样努力想通过读图来确定教内传

说。那时“昌马儿”这个地名的语源、族属、位置和它串联的通路，曾经久久地占据着我的神经。回忆起来，不知我是怎样就不假思索地放弃了这整套的方法论和本事。昌马儿山，如今它无疑是一座山。别人也许称 它祁连山脉或者阿尔金山脉，但是哲合忍耶是一种承认船厂和布盔而不承认吉林和黑龙江、承认也门而不承认非洲的人——昌马儿山是甘青新三省（区）的界山，这一点不会有差错。

大石头阿爷骑一匹青马，被追击的清政府军射死在昌马儿山中。

十二年后，哲合忍耶又进入这片非本地人和中亚探险队员永远不能理解其荒凉的山里，找回了大石头阿爷的遗体。这就是哲合忍耶焉耆北大渠拱北的起源。

大石头阿爷战死后，义军残众选择了绝地：他们进入了恐怖的罗布泊地带。

罗布泊，我研究新疆十年未能进入的死亡地带，大名鼎鼎的绝灭的楼兰古国，忽东忽西的彷徨之湖，白骨标志着方位的古道，真正的丝绸之路咽喉！

罗布泊，走四十天不得一口水草的逃亡路，战马吃净了吃死娃娃、一路抛弃着衰弱亲人的无人区，永远是一种鱼鳞般干裂的不毛大地！

哲合忍耶的这一支人马，走进了罗布泊就等于宣布了停战。人民不记忆苦难。我无法强求细节。四十天绝路走完以后，民和、化隆出身的这一支人马死得只剩下一小半。前方是严阵以待的政府军，但只有那个前方有水和食物。他们嚎哭着走向“铁干里克”——塔里木边缘绿洲中最靠近罗布泊无人区的居民点，并在那里被公家人解除了武装。

官府要按谋逆律处置首犯——然后才可能安置残众。有一位刘四总爷挺身而出。他的后代之一是协助我的沙沟派哲合忍耶满拉刘德云，他们曾经为了我正在写的这部书在兰州、银川、洪乐府工作。

哲合忍耶焉耆的老人们给我讲述刘四总爷时，忍不住哭了起来。

——刘四总爷担当了首逆的罪名，被政府军押到了乌鲁木齐。哲合忍耶的百姓 们知道无法解救他于一死，就决定贿赂刽子手。女人们摘净了耳环戒指，男人们撬尽了鞍上的银饰，凑在一起的银子铸成了两个小小的银元宝。

他们秘密地把这两个银元宝送给了次日要执行凌迟的刽子手。

那刽子手受了贿，便把一柄细细的长匕首藏在袖筒里。第二天，刑场搭了一个木板台子，刘四总爷被绑在那木板台子上面。监斩的官员和官军摆成架势，四外围着人群。

一声令下，刽子手登上台子。他背对着监斩官，乘人不备，袖中的长匕首插进了刘四总爷的心脏。然后，从头皮开始，刽子手一刀一刀地割了起来——其实犯人已经断气了。老人们说，刘四总爷的两条腿一抽一登，不知为什么一直踢着那木板，踢得木板哐哐震响。四周的哲合忍耶全跪下了，哭声响成了一片。

我为刘四总爷上坟那天，正好有送葬的队伍。几十个阿訇满拉随着哲合忍耶板桥派的焉者热依斯，拥着我走进北大渠拱北的亭子间。马鸿武热依斯回头小声说了一句：各念得的吧。于是我便听到了我永世不能忘记的、像风起像潮涌的伟大赞诵声。那时我还不熟悉哲合忍耶的上坟章节和叨热（调子），但是鸿武师傅在那天送给我的一顶白帽子（他看不惯1985年我的满头卷发）——我戴着走遍了沙沟板桥几乎所有的拱北。从宁夏红柳沟营盘梁到伊犁河，从张家川到尉家集，从广河谢家到会宁关川。

哲合忍耶板桥派承认的穆勒什德，前几辈与沙沟派无异议，后两辈是板桥二太爷马进西，和他的十个儿子中的两位：南川六爷马腾霓与板桥十爷马腾霭。

关于板桥派的故事，我盼望着有一位我的兄弟有一天拿起笔来书写。可信赖的文字一定要依据真诚的举意，我尊重板桥，但我不能够代表板桥。我只是用我的文学作证——板桥沙沟都有着完全一样的多斯达尼。他们都同样地为着心灵的信仰流过血，死过人，被逼迫得走遍了中国一切角落。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我在美国访问中国回民最好的参照者犹太人时，听说仅仅在神秘主义的哈西德教派中，就分出了约六百个小支系。人类在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历史中，经历和遭遇的本质是相似的。天主教更有无数派别、教团、会。基督教也大致如此——我不了解，但我相信这种宗教的规律。

散失之后，分久必合。我盼望的只是当人们又在寻求共同点而且狂热寻求时，他们从我的诗歌中能读到自己祖先曾坚守的东西。那是更重要的珍宝。回族——自它以印度洋上远航船队的乘客、以丝绸之路上骆驼商队的主人身份进入中国开始，它便开始失去了故乡。自它在中国散居结束，自它的第一辈血统上的接续结束，它便逐渐说惯了中国话并逐渐丧失着母语。它还有什么？

即使在欧美，文学中也有一个主题，叫做“你不能再回故乡”，它的涵盖早超过了那种用一个地名代替的老家了。

失去母语——中国人和被它同化的少数民族是不懂得失去母语后的痛苦的。我是一个作家。我使自己的小说一次次改变形式，一直使它变成诗，又变成这本《心灵史》——我的渴望只有一个：让自己写出的中文冲出方块字！

我想告诉朋友，尤其想告诉无论沙沟板桥的青年：哲合忍耶是我们和中国的珍宝。当天下大势轮回到分久必合之时，千万记住，在失去故乡和失去母语之后，不要再失去哲合忍耶。

我唯一眷恋过的板桥教坊是焉耆。那时我尚还怀着中亚新疆考古队员的心情。开都河，浩渺灰濛地宽阔地从古旧木桥下流过。晴天里登高，能看见无边的博斯腾大湖。天山南麓的草地消失在戈壁滩里，维吾尔人每天匆匆地在土路上走过。

我住在沈敬修老人家里。这个村庄就是刘四爷殉教后，公家取名“抚回县”的回民安置地。传说原先的安置地在临近塔里木沙漠的尉犁荒地，百姓们炒熟了麦种，次年颗粒无收。公家无奈，只好把他们迁进了肥美的焉耆。

沈敬修老人是民国末年的若羌县长。他去上任时，骑马穿越塔里木沙漠，走了十三天才抵达若羌。他教我许多回民中的俏皮话——“家有三件宝，鸡叫狗咬娃娃吵”，“官前马后少绕趾”。后一句，后来成了我的座右铭。

焉耆抚回庄，后来为着文字的含蓄，公家改为永宁庄，希望回民让他们安宁。今名永宁乡。这里用博斯腾湖滨出产的芦苇扎院墙，大白菜供应全新疆。水草繁盛，据说夏季蚊子多，有“三个蚊子一盘菜”之称。这里是中国回族占据的罕见的富饶区，它的美景几年来一直在我心里历历如见。

尊贵的色俩目向你们问候，板桥南川的多斯达尼们！

进 兰 州

走到了此时此刻，达到了如此火候，我突然发现问题从零点又在向我提出来了。最后一个斋月里，从青铜峡西滩村到洮乐府，我独自一人久久想着这个问题。

真正的宗教是什么？

宗教难道是人任性了便可以断言一切的纵情自由演说的公园吗？

是文人们沙龙里时髦起来的话题吗？

和气功热是一回事？和说玄道妙、讲禅论佛、老子无为庄生梦蝶是一回事？

和书摊文摘小报上读来的“场”一样？

宗教是那些怨女恨命的象征？是那些残疾人的精神？是那些三流作家走向世界的山路？

宗教是一类认为自己只要心达便无所谓身入的纯洁人们已经获得的世

界？

宗教是一个脱离着教徒社会，不属于那个特殊人群、毫无顾虑没有禁忌、只求精通外语博览群书、洋洋万言一通百通的信教者所能解说的思想？

宗教是透明的？蔚蓝色的？

宗教是“爱”？

——我不愿意和他们中的任何一种人交流。我记得我反复认识到沉默的含义。宗教不是一个闲聊的话题。纵使我写这本书，也仅仅因为哲合忍耶需要世界给他们多少一点支持。

我看见了并咀嚼般体味着的宗教——是一种高贵、神秘、复杂、沉重的黑色。信教不是卸下重负，而是向受难的追求。这黑色的世界千态万象，比人间更有一层丰富和危险。它使我同时感到恐惧和诱惑。我一年年地被它的这种解释不得的魅力吸引，心里满满地尽是我们多斯达尼脸上的那种神色。

那么，大学和研究生院趁你年轻无知时灌输给你的学术标准就该放弃了。

文学界吹嘘的自由也完全改变。

你要远离那些噪音般的、智者的头头是道和朋友的私人悲喜。

走进这美丽的黑色。

既然你选择了多斯达尼担当导师，那么就坚持他们的形式：真诚，含蓄，勇敢，顺从。他们的前定是锄，你的前定是笔。

伟大的马明心说过——正中的礼拜，是川流不息的天命。

你的前定已经反复坚定了你的心，那么，履行你的天命吧。

像我已经两次遇到的叙述困难一样：镇压和禁绝都是极端的，但是四月八至十三太爷，以及沙沟太爷马元章兴起的同时，两次又出现了教门的繁盛。这种灭绝与兴旺之间，似乎不可思议，难以置信——而我因为长期养成的密集而急躁的写法，更使得自己愈想叙述而愈感到叙述困难。

——但是，既然是我的读者，你就会用自己心灵的体验去补充的。

何况，我有几十万哲合忍耶多斯达尼，他们没有念旧小说的毛病，他们恰恰只凭个人内心的体验去读，或者听人念。

这些哲合忍耶生于现代的一代人，总觉得自己没有履行天命——礼拜似乎不能成立，修持似乎不能升华。证明自己是那么困难，而前辈曾那么英勇地证明过。哲合忍耶全教遍布中国十省的人们心中深深藏着一个念想，那就是像前辈一样走简捷而光荣的殉教之路。今天自己困于生计，忙于浊世；或者今天自己仅仅是上寺礼拜，探望拱北——这些都无法抵消那个念想。束海

达依，这个字眼多么辉煌，它是怎样地催促着、啮咬着、折磨着、诱惑着现代人的心啊。舍西德，这个目标多么清楚，它是怎样简单至极地说明了世界、穷苦、教门和家庭的一切一切啊。

恐怖也是容易消散的。当一代新人出幼，当青年觉出自己臂上的肌腱和心底的欲望时，牺牲对于他们只是一股强大的吸引力。特别是以沙沟为代表的西海固干旱山区，简化了的理论又简化成一首硬悍的民谣：

舍命不舍教
砍头风吹帽
前辈都是血脖子
我也染个红胡子

百年的时间和数不清的事件，说明这几句话丝毫没有夸张。因各种各样的起因，在形形色色的矛盾中，哲合忍耶不断有人死去。不洗遗体，带血下葬的殡礼，强烈地刺激着周围的人，舍西德——殉教者成了人人争抢的角色。外界开始称呼哲合忍耶为"血脖子教"。一种西海固农民常用的月牙形砍柴斧，成了他们迎战一切武器的装备，使外人特别是公家人非常害怕它。同时，诸如"提着血衣撒手进天堂"，"我们尊的是道祖太爷在真主跟前说情，求下的举红旗的口唤"，"大不了又是个同治十年"之类的语言，在全教上下滚烫地流传。

穆勒什德马元章针对这种心情，苦苦地劝说着。把见惯了鲜血的一个被迫害教派劝导上和平的宗教道路，这件事非常艰难。马元章仅仅是靠着他伟大的权威，才勉强做到了这一点。但就连他也无法根除这种纠缠着个人悲惨家史和哲合忍耶命运的偏激——在他逝世以后，哲合忍耶又曾多次选择战争。

马元章在他的光阴里实现了和平。

受难中诞生的和平；就像是宗教的春雨。在这个光阴里，哲合忍耶发展到了它的全盛。和平地迎送光阴，谨慎地对待外界，虔诚的苏菲功课，铁打的教派组织。尤其是与官府达成默契礼让，双方放弃暴力，这使哲合忍耶获得了喘息，在清末动荡的时局中迅猛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又是秘密的，哲合忍耶可以放弃暴力但决不放弃自己对于官府的异端感。永不近官，永不信官，这种心绪后来成了哲合忍耶的一种气质，总是使人觉得孤僻但又高贵，古怪但又深具魅力。

穆勒什德马元章在张家川道堂时，广交三教九流，迎送八方来客。听说，他在东屋见一大官时，教徒暗暗告西屋来了位著名土匪。他送走那土匪时，又

通报说一位文人已经登门。他呵呵笑道："人家是两面逢迎，我们是八面玲珑啊！"

这样，马善人、马上人、"山中真宰相，天下大神仙"等等称颂之词便蜂拥而来。袁世凯赠匾"现人首相"；段祺瑞赠匾"遗古熔今"。后来辛亥事变中华民国，客套一番对联挂匾的人就更多，有吉鸿昌、胡宗南、邵力子、杨虎城、朱绍良、邓宝珊等等。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诗宣化岗，其中有"一川填烟海还桑""天还地变真闲事"之句，似若对哲合忍耶知一二。

外国人对中国的观点从来是被中国人牵着牛鼻子走的。读着我费尽力气找到、再一篇篇复印来的那些外国人的大著，我不禁忍不住要笑。一百年前外国人对中国回民的看法，和今天外国人对中国小说的看法，如出一辙，如坐一辆牛车。

1906年至1909年法国人多隆（D'ollone）的调查团曾进入甘肃，辛亥革命那一年出版了他们的《中国穆斯林调查记》——他们反复讲到马化龙，但不知道马化龙的头就埋在张家川。

稍晚，出版了一本非常像今天中国流行的报告文学实录小说的安德鲁（G. F. Andrew），则认为马元章是与军阀马安良的行政权相匹敌的、执掌中国回族宗教权的要人。他完全不知道自乾隆以来的哲合忍耶内部史，但他的观点对后来外国人著书立说影响很大。

四十年代在日本皇军掩护下进入包头，针对哲合忍耶这个派别调查的小野忍、岩村忍两位，都跳不出多隆和安德鲁的圈子。西洋人尚且能让脚踩上张家川的泥，而他们只能找到在包头做买卖的回民，再采访了两个哲合忍耶的满拉。耳听笔录，真真假假。

——倒是我对他们当年调查的反调查已经完成。那两位满拉介绍的只是在洪乐府，而日本人调查一事，老人们是在洪乐府给我讲的。哲合忍耶是高声念诵的一个教派，要保守教内机密，但更要宣传自己光荣的教史。自道祖马明心以来的一切无须隐瞒。使著作陷于肤浅和错误的原因，永远在作者自身。

岩村忍完全沿袭安德鲁，只知"张家川回民没有门派之争，一切都被马善人一派所占，不许其它派别的侵润"。这些都说明，新一代穆勒什德马元章已经把哲合忍耶领上了怎样的繁盛。

势力发展到令"外人"注目的哲合忍耶，心情极其复杂。昔日只能吞咽下去的话语，此刻已失去了诉说的冲动。世人的刮目相看，更阻挡了满腹心事。

满清覆灭后的第八年，民国八年，哲合忍耶实现了震惊西北的“沙沟太爷进兰州”。

一位作家，俗称马营阿訇，经名阿卜杜·秀库尔的人，亲历了进兰州的全过程，并用阿拉伯文留下了一部教史，名《兰州传》。

四月八日……他同他尊贵的伙伴们起身了，当日他歇宿在龙山镇阎盛代家，并为其干了尔麦里。于九日起身到莲花城去，途中看见很多汉民抬着神像求雨。都跪下高叫：与我们求雨吧！到莲花城，在关里爷的坟上干了尔麦里。十日，路过车车塬，为仁大川的殉道者干了尔麦里；他们都是同治年间穆生花领的回民。在此一战受亏着，被杀害了万多人。十一日经过了魏家店和通渭城，此地官民都向我们毛拉求雨。十二日到东马营，突然阴云密布，大雨滂沱，下了两天两夜。十三日因雨又住了一天；是日毛拉去草芽沟，在（道祖维尕叶·屯拉）家属的坟上干了尔麦里。十四日在李家堡清真寺，十五日到安定城店里，城里官民迎接他非常敬重。十六日到甘草店，这时官长和军队随着百姓来迎接。十七到秦家崖，十八接送。十八日进兰州，张都督和麾从抬了大轿来了，官员百姓上万人，众人踏起的尘土遮盖了太阳的光辉。

这就是哲合忍耶抬头的日子，忍受了一百四十年迫害之后终于出世的日子。进兰州，意味着哲合忍耶争回了信仰的自由。现在他们要高声大赞，让《曼丹夜合》——我在本书第一门结尾的诗——响彻维尕叶·屯拉·马明心殉教的兰州城。

穆勒什德马元章彻底地进行了兰州干办，相传他因为进城时要应酬官方，从东岗镇到老城内是坐着督军张广建的绿呢大轿。因此他责怪自己有罪，心中不安。《兰州传》粗糙的汉文（无名氏译）说：“他想在黑夜里探望道祖的净地，这是盼望家的福分，办道人的功课。但他未能办到，因为住在兰州城内，城门每晚关闭。”——后来，马元章迁进了东稍门外道祖马明心拱北居住；专挖一角门进入，以示认罪。搬进拱北的时间，或是四月二十八日或是六月初六，挑选这一天的原因，是由于此一夜《默罕麦斯》正好又循回到了《艾台依吐》，这永远感动着哲合忍耶的艺术之章上。

马元章住进拱北以后，据阿卜杜·秀库尔《兰州传》阿文证实，他曾书写一联贴在拱北柱子上：

身近七旬毫无善状罪孽深重似黄河兰山
虔谒祖墓惟有诚心祈祷赦佑如阿丹拏思

这副对联，与四月八那天他从张家川宣化岗拱北动身出发时所写的另一联，恰成表里，反映着当年哲合忍耶的特征：

八游阿阳纯用柔术方得化宿怨而变为和平
两谒兰山全凭主佑故能以匹夫而抗衡诸侯

更重要的是，他确定了金城关拱北。《兰州传》说："看守道祖太爷拱北的阿訇张九才、他的父亲张万强，……领毛拉去金城关，给乾隆四十六年的殉道者们上坟。昔日道祖太爷的义女赛力麦太太就埋在这里。关于殉道者的数目，说的不一样，一说三百人，一说五百人。总之众人会同赛力麦太太，是兵马的首领，到最后，十二个刽子手杀了她们。主的惩罚永罪于他们。……毛拉说，这是赛力麦太太的拱北，我们每晚听见的，是她和她的呼声。她们是一切为主道出征的义女。最后毛拉给她们念都哇尔① 我们流泪着念阿米那。"②

金城关，华林山，东稍门，落实了兰州全部拱北，交还了自己的夙愿，悼念了一百四十年来埋没黄土的烈士——哲合忍耶在现代的穆勒什德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大业。

民国初年的公家，似乎以哲合忍耶为一种盟友，也许是因为毕竟只有哲合忍耶才是满清的死敌——而兰州督军张广建也从此成了哲合忍耶在官方一系列朋友中的第一名。

兰州，终于向哲合忍耶打开了城门。

我知道我的读者们尚不能相信，但是我自己相信：这里确实含有不可思议的神秘。

一切都要从进兰州开始。

不是生养厮守在兰州，仅仅是进兰州。
道祖马明心悲壮地进了兰州。
导师马元章喜庆地进了兰州。

---

① 都哇尔：最后捧起两掌祈求。
② 阿米那：即"阿门"，都哇尔中众人的呼唤："你容许吧。"

哲合忍耶因进兰州而开始了漫长的古代；受迫害、被禁止、杀戮和流放、侮辱和潜伏的古代，不会被未来忘却的古代，确实是从政府逮捕了一名吃窖水住破窑的传教老人开始的。我的古代史已经以他的进兰州为上限。

哲合忍耶也因进兰州而开始了复杂的现代；和平、安乐、引诱和腐蚀、变质和背叛的现代；可能在未来消失的现代，也确实已从中国政权容忍了一名拥有几十万渴望战斗的忠贞信徒的传教老人开始了。

现代因为无法回顾，所以是黑暗的。

多斯达尼都这样想。

于是，他们真诚地盼望有一双眼睛，这双眼睛能够为他们穿透黑暗。我在自己对自己文学艺术的前途的感情中，渐渐走近了他们的这种感情。我惊奇我们的相似，更惊奇他们那一万倍于我的真诚。

沙沟太爷进兰州，当时是那样地震动，致使至今兰州耆老还追忆不已。军队从三天路程外，便开始迎接，督军在城外东岗镇让轿表示尊敬。人来如潮，争睹胜景。大西北穷苦的回民欣喜若狂，世界真的大变了。

沙沟太爷马元章完成了他毕生的伟业。我坚信这一件阿訇作家们写得很少的克拉麦提：他一定感觉到了，他认为这次进兰州是自己的极致，也是终点。阿卜杜·秀库尔也说到了这一点："沙赫毛拉的这次上坟，始终交还了真主在前世判断过的事情。"

因为，第二年他便逝世了。

他是一座无形的纪念碑。因为自他以后，尽管劫难还会如潮水般涌来，但是，在中国，谁也不可能正式地禁止和灭绝人的信仰了。

这个意义从来没有被揭示。

就像为人们牺牲的哲合忍耶并不为人所知一样。

但是——人道，就这样顽强地活下来了。

沙沟诗草

在宁夏川和西海固，老百姓有一种争相传抄秘籍的风俗。几种抄本，虽然都没有印刷，但却遍藏四乡。平日上寺礼拜、劳动之余摸索着能念几个阿拉伯文的人，鼓起勇气抄阿拉伯文本。至少抄行文间的阿文的本子——有一些无名氏，不知什么时候译了一些缩写本，包括关里爷的书。百姓们对这些抄本看得非常神秘，一般不愿借人，哪怕是同村同姓的多斯达尼来借阅。这

种抄本的流传，像是指示着什么。

——还不是写出心灵的体验。

只是朦胧的、表现心灵的一种意识。

我放浪于他们的风土和故事，也放浪于这种奇异的文学之中。

我判断和体会。

众多抄本中，有第七辈导师、沙沟太爷马元章的一册诗词、杂感、对联和散文的合集。这是哲合忍耶民众最信赖的汉文著作，八方争抄，处处散布，我自己就见过好几种副本。

它主要写成于沙沟。

沙沟的诗——它既是沙沟这个光阴的诗，又是沙沟穆勒什德的诗。

我打开这部诗集的扉页，不可思议的一种沉重感和袭人的苍凉迎面而来。我被慢慢地吸引住了。

邀游西北四十春，苍苍白发已满头。
回思畴昔遭大事，年方弱冠无知识。
妇女尽节激义愤，主圣眷佑脱困危……
太平景象虽光冕，有名无实类杭柑，
日事无益神空耗，光阴似箭甚堪惜。
齿落腰疼吾已老，深忧后人难继余，
愿主假年遂素志，完全遗嘱见先君……

如此沉重的心境，吸引着我进入。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深深地警惕着和平。我觉得自己似乎无意中攀住了一道门，看见了门内藏着的一颗鲜活心灵。

午夜恐惧霓云降，半生负罪何以赎……
已坠暗世合泥期，罪孽深重祷难达。
长夜漫漫何时旦，尝盼东方两眼穿。
日诵罪己唱悔段，哀求上帝施白恩！

这种七言长歌，在沙沟诗集中数不胜数。他似乎常常有需要一泻千里地倾诉的时刻。他倾诉时使用汉文七言，一气百十余韵不绝。他喜欢评论史事，

指点英杰，引用典故。但是，我牢牢地凝视着他的——悲凉：

道友公私均整理，主圣教道则振兴，
唯恨未饮三湘水，深感弗登周武山。
午夜思维性焦躁，朝夕忧虑心神驰，
身虽衰老志耕钓，常惧还矢恐无期。
陇山既老一世雄，滇池何生百代英！
晨昏祈祷鲜感应，罪孽深重难格天……

他的自责和负罪感使我震惊。在诗中，他似乎在向我表露心迹，又似乎在向我显示机密。没有人曾深读这一部沙沟诗。多斯达尼们只是满足自己的信仰需要。他的心孤独无依，尽管哲合忍耶已经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大教派。

居于黑暗唯求恕，真主颁赦东方明。
沐浴更衣复初景，礼拜感赞谢大恩。
……

有时他怒而问天，诗中有激烈之句迸溅：

十有八年少动静，莫非灵魂亦无知？
不急公愤有私恨，然何哑哑无声息！
陇山无情将吾老，上帝有意困英雄。
自古英雄莫余如，年逾花甲无一成！……

他独自踽踽前行，四野只是沙沟黄土。他独自缓缓回味，留下了一些即景生情的短章。

今日复过黑窑洞．忆昔当年来沙沟。
骞一小驴驮行李，开平查李三人随。
沿途不敢令人晓，进庄尚且先通知。
屈指今年三十九，所经艰苦难尽述。
后生不肯学前辈，欲望奢侈成惯伎，
老成凋谢鲜有继，天不生才奈若何！
旧日侍从皆脱凡，今朝出行无故人。

抚今追昔心感痛，睹景伤情泪潸然。

他从云南带出来的穆勒提，一个个脱凡离世。他不仅缺乏理解者，也缺乏亲密者。开平阿訇和查、李二人，尽管忠实地守护着他的左右，但是哲合忍耶的民众不善感情交流。

又如一首关川诗，在“黑窑洞”之后。“黑窑洞”一诗尚写于壮年，但是老年的他并未因时光而获得安宁，壮年的他也未因来日方长而情骄志满——伤感和不安，永远地笼罩着他的诗。这种诗性，令我沉思：

关川起身葛家岔，心烦意乱不安宁。
猛忆蒙尘所经地，目睹心伤泪潸然。
回思昔年殉道事，我今荣耀到此间！
先人积德后人享，富贵勿忘艰难时。
年近古稀志未展，祈主假年遂我心。

最长的一首长诗，是写给他的挚友和学生、著名的云南穆勒提老何爷的。这是一首挽歌，细腻委婉。“十八鸟儿出云南”之际，随着他逃离东沟的五个人已经死了一个。老何爷追随着他，至此已是五十三年。这一次，在关川道堂老何爷落马摔伤，急救无效，突兀地无常了——而几天前他本人的坐骑“大青”刚刚死去。极度的哀伤，绝望的预感，深深的内疚，折磨着当时还在潜伏隐藏中的导师马元章。

他给老何爷办了隆重葬礼。先至西吉滩，再埋入沙沟坟苑。毛拉沙赫本人亲自给这位为哲合忍耶拼死赌命，奔波一生的门徒站了者纳则（殡礼）。导师穆勒什德的儿子们为老何爷穿孝，导师本人宣布老何爷为自己义子。何爷家族从此姓马，与诸子排行起名。但是——悲剧是不可阻止的，忠勇之士正渐渐稀少。马元章本人能够安排庄严肃穆的葬礼，但是不能弥补自己难言的遗憾和心伤。

从亡五人已卒一，回忆绝粮犹寒心。
拌命舍生守绝地，主开一径复逢生。
微服徒步离虎口，闻信肩履来寻余。
追随五十有三岁，千辛万苦志益坚。
百折不回秉正气，为公忘私是素行。
腊月十一祭忠毕，十二侍余同出游。

十三中途忽堕马，息于关川麻乡约。
十四遣人探汝病，尚冀渐愈常侍余。
十五惊闻汝归真，惨目伤心泪潸然！
急速派人抬回舍，停于西吉北厢房。
余于沿途被众缠，延至半夜方归家。
进门惨然泪难禁，掌灯看汝面如生。
半世功苦尚未赏，何以讵遭意外灾？
哀哉汝死于跟余，幸哉汝死于余目！
年近古稀非夭寿，素志未酬心难甘。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马革裹尸伏波志，穰星祈寿忠武心。
十六送殡人齐集，三个阿訇洗尔身。
一家三辈亲殓汝，道堂窑门站者纳。
一颗门牙摇半载，汝死前夕落口中。
余思此乃汝之分，殓时放于汝顶门。
因余无暇亲送汝，与汝永别心难安。
仁武奎衡弟兄辈，素服步履送沙沟。
汝死前日大青死，天不遂人何此极！
……

都是深刻的前定。一切都是无力穷究的神秘异界。几十年前有人恭恭敬敬地抄写着他的遗诗——那个人曾经打算收集齐全，为此恳求他的孙子即名震西北的英雄马国瑞协助。百姓们守密惯了，不愿把私藏秘籍示人。那个人悄悄走了，后来只印了一页，向八方友人分送。举念中应当在五十年前由那个人编印的《沙沟诗草》，仍然在农村用手抄的形式流传。

几十年后，准确地说是五十年后，我来到了宁夏川和西海固。我不知为什么也举了同样的意。百姓们仍在守密，仍然守着抄本不肯示人。我也感到无力出版印刷，我也仅仅只能在这里印上几页。也许包括我的心血之作也可能只能是抄本，在心心相印的几个朋友之间默默流传。

机会也许在开始时就错过了。

谁也看不见自己眼前眉睫的终结。

永恒的只是你我透明的心灵。

天　问

谁布下了充斥四极的空气，无嗅无色，让它运载着无常？

满心堵塞，欲诉无语，欲哭不敢，无常的边界在哪里？无常的形状什么样？无常仅仅是死灭么？无常仅仅是命运么？

只因为我们被赶进了死角，只因为我们被逼进绝境，只因为我们一辈辈只能为打一个窖装满浊冰堆雪、人畜吃饮一年，而再没有一丝气力读书认理——于是就只能用无常二字，就永远无法知道原因么？

皇帝和刽子手，他大和他娘养他时，难道不也是只有一股精水么？他当娃不穿裤子闹耍的时辰，难道已经长全了一颗黑心肝么？

灾难来时，怎就拦也拦不住呢？

太爷、爷、娃娃他大，现在是娃个人家，几辈子人举了舍西德的念，穿着血衣裳睡进拱北山上——还要怎样虔诚呢？

春天一颗雨点没有，麦收被一顿冰雹毁掉。天只是万能的主的花园，为甚不驯服这残忍的天呢？

听见了吗，我们辈辈高念的即克勒！

承领么，我们万千人洗大水跪雪地捧起茧子都磨碎了的两掌，乞求的都哇尔！

我们罪大。我们永世接近不了。

可是我们的穆勒什德——他们提着头颅、带着剐碎的肉身、舍去男子的独特部位、散了妻小家乡、走过黑牢和现世的火狱，他们不是已经代我们求情了么？

为什么只有无常？

痛苦的边界在哪里？

忠诚、正道、坚守、信仰的回赐在哪里？

赎回易卜拉欣圣人亲生子的羊羔子，哪一年能为我们出现？难道哲合忍耶真的只有当那只羊羔的前定，难道干罪行亏的公家才是幸运的伊斯玛仪勒？

信仰者的终极是什么？

没有回讯。

但是我们依然诚信，用牺牲证明诚信。

阿米那……

※　　※　　※

民国八年沙沟太爷马元章实现进兰州的事实，是他对自己事业和生命感

悟的结论。他果断地向兰州进发，使哲合忍耶飞跃成为中国最强大的教派。

次年，民国九年即 1920 年，可怕的海原大地震发生了。沙沟太爷马元章不是在兰州都市，而是在苏菲老人的贫瘠荒山深处——西海固腹心的西芨滩窑洞中，在信仰的赞念中，被突然坍塌的黄土高原淹没。

享年六十八岁。

后来知道，这次大地震即使在世界地震史上也是罕见的，史称海原大地震，震中烈度十二度，震级为八点五级！

极震区东起固原州，西至甘肃景泰，全灭了贫瘠的西海固，面积竟达两万平方公里以上。地震时，北京电灯摇晃、上海时钟停摆，仙头客轮荡动、广州墙落泥片。震感甚至远达越南海防市。

地震没有先兆，余震三年之久。此次不可思议的灾难中，共死亡二十三万人。银川以北接近蒙古沙漠的长城被地震切断，黄土高原地貌全改，高崖成沟底，连山裂开巨口，平地出现了小湖。

哲合忍耶在西海固教区的多斯达尼和他们躲避风雨的泥屋，被这场大地震又毁灭了一次。哲命忍耶刚刚因为沙沟太爷进兰州而明亮起来的心，又满满地填进了折磨和悲哀。

有一位老阿訇回忆说："刚刚礼罢了虎夫坦，毛拉正在念穆罕麦斯。我退出道堂窑，突然觉得夜黑得不见五指。呼呼的北风吹来，浑身一阵寒噤。走到前院，猛听见西边轰轰轰大响三声，地摇了，房屋在乱响中全都坍倒。我赶快往道堂窑跑。跑到见道堂窑已经不见了，只有冒着气的土。大家发现毛拉没有从道堂窑里出来。我就动手刨，那时谁也不知道毛拉被压在哪里。有个被土块夹住没有打坏的阿訇喊：往这搭刨！太爷在这搭！后来刨出了毛拉，但他已经归真了。"

兰州拱北老马阿訇回忆说：

"第二天我去沙沟送太爷，冰消了，河水大。我过不去，迟到次日早晨才从冰上过去。到了家里，看见多斯达尼还在刨人。我看见国瑞师傅，他手里拿着一炷香，步行着往前走。当我随到坟上时，我看见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亡人，都停放在路的两旁。当时沙沟拱北已经迎来了太爷，当我靠近归真太爷的坟圹时，我连上前向他道色俩目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只能跪在他身旁，当时的悲哀痛苦怎能言说！那一天，多斯达尼都失了主意，不知如何是好。众人只是痛哭。四下还震着，全部的房子都给摇平了。"

沙沟太爷马元章，字光烈，经名穆罕默德·努尔，道号逊迪格拉（忠于

真主的人），于 1920 年农历十一月初七夜逝于西茭滩道堂——现在的西吉滩哲合忍耶满拉学校。逝后先送沙沟拱北，后迁张家川宣化岗。他的遗骨在张家川后日经受的劫难，本书不予叙述。因为哲合忍耶任何一代穆勒什德，都不仅要信仰献身，而且要一直献出骸骨——这一点已经由前几辈人反复证明了。

他是在完成了“进兰州”的伟业之后，马不停蹄地赶回沙沟和西海固穷乡僻壤腹地的。从上一年四月初八开始奔赴兰州，在兰州上坟一百天，然后奔赴关川，一路尔麦里，直至进入家乡西海固。

他的穆勒提、大阿訇西马营阿卜杜·秀库尔叙述道：

我用了一生心血，用信仰的功课，用阿拉伯文字，全美了《兰州传》。……九月二日（民国八年）太爷从兰州起身，欢送的人万众拥挤，送了三十里路。三日到了马坡，这里有他祖先的坟茔，在马背上他念完了古兰经三十本。兴隆山道人跪迎太爷。又到了小马家，太爷指点着：这个村是小马家，那个村是大马家，这里住道祖，那里住多斯达尼，讲了金县艰难迁徙的往事。四日干尔麦里住下关营，五日至古马境，再到了关川磨米湾，尊敬地进了道祖坐静干功的旧窑。干尔麦里，教胞马正信从八十里外为一行人担来了甜水，关川一带只有苦水。六日在关川，骑一个黑马，经过被害在四十六年的多斯达尼坟园。共有十一处坟园。七日在半川拱北旁边念了古兰三十本。九月十日，走了铁葫芦庄子，在山顶为以前的牺牲者上坟。十一日蔺家车庄，九月十二日进了会宁城。后来骑着那黑马，过鹿岔沟，到黑窑川，十八日到大坪。二十日那天，前往西吉滩。走了八十里，到了家里。多斯达尼围在他的周边，就像婴儿依着哺乳的母亲一般。二十五日他到了沙沟坟园，一路上念着古兰经……

抄写这样的日程表也许太多余了。其实，我还节略了西马营阿訇逐日逐晚的宗教功课记录。我两次逐日抄写沙沟太爷马元章进出兰州回到沙沟的日程表，是因为我感到了——他正匆匆地奔向自己的归宿。

多斯达尼们坚信不疑，他知道自己的死期。

我也应该说：他至少有了关于死的预感。

真诚突破限度，灵感——不仅是作家的灵感，而且是人的灵感——就会出现。我本人，我熟识的每个哲合忍耶人，都有过体验。

那么，克拉麦提就有了降临的可能。

我怀念他。

身上天天带着纯洁之水，口中永远诉说着对主的爱，避开城市，走进荒山，使历史变成情感，使低贱穷人变得高贵自尊——然后他走了。他一路匆匆，走向自己的终末。我怀念他，我崇拜他。

※　　※　　※

沙沟太爷马元章逝世后，哲合忍耶的教务主要由其四子马震武主持。其他，板桥派在二太爷马进西逝世后，其第十子马腾霭被尊为穆勒什德。沙沟、板桥两系中，还有一些教务的分理，兹不一一详述。

二十世纪即将结束。

万象都显示出一种似乎大结束和大开始、大生死与大抉择的倾向。哲合忍耶已经迫切地需要进步和总结，为此我写作了此书。

由于种种考虑，这部沙沟故事或者心灵故事，决定只写到这里就止笔。文学不讲究完整。比如关里爷、毡爷、曼苏尔都没有更多地对现代使用笔墨。《红楼梦》没有写完。鲁迅只写了散文和短篇，根本没有开始他的总结之作。

沙沟太爷马元章的光阴结束了，而现代刚刚开始。我也许还有精力写下去，但也许我的前定仅仅是这半部。

哲合忍耶的满拉们正在苦学准备。我把希望寄托于他们，一切迹象都表明，他们身上承担着更重大的使命。他们，或他们的晚辈。

我只是想说——读者们，我从未想用这些文字强求你们接受哲合忍耶；我只是希望你们相信我的话：在中国，为着一颗心能够有信仰的自由，哲合忍耶付出了难以想像的牺牲。你们曾经相信过我独自一人时的文字。请再相信我站在几十万人中间时，创造的这种文字吧。

后　　缀

我写完了。

不仅仅是这部长篇；我感觉到，我多年来选择了钢笔和稿纸的生涯，连同一本本饱蘸着我心血的文字，都写完了。

在这文字之末的后缀上，我清晰地感到我被锋利地从一个巨大的血肉之躯上剥下。我获得了最后的启示。我该告别了。

终章的音乐，在孤独的我四周升起了。

我悄悄地告别。

道出一个沉重的色俩目。

我走了。

从今以后，我不复存在。请忘却我。那个昔日的我已经消失。

连我自己也吃惊，我居然就用这样一部书，猛地终止了自己。而且我并不盼望人们读它，这是一部平凡的书。无论是夸奖或是批评，于我毫无意义。我写它仅仅为了自己。我甚至不奢望多斯达尼的肯定。我写它连同我全部的文字，都仅仅因为我前定的宿命，以及我要拯救自己的渴望。

都实现了。

已经结束。

——相传：

“赞美主，他使没有尔麦里的知识变成无用的；他使缺乏尔麦里的知识变成病态的；他使有虔诚的尔麦里的知识成为端正的。”

我实践了这样的尔麦里，仅此一次。

我写出了这样的知识，不会再多。

所以，我的道别是出自真正的判断和自知。我伸手抓住了。但启示不会重复，前定无法抗拒。如有苟活之期我还会写，但是该写的已经写完。

此刻宁寂。

我独自一人，没有伤感，沉默而自由。

我还能享受一首终章，这是人的权利。牧人离别尚有挽歌，回民离别尚有讨白辞——这里是我私人的、喜悦的挽歌和安详的讨白，这是我剩余的诉说。

风景在我的笔下聚合。我在这些年里跨入的土地，连结了古老中国的北方。有草的大海，春夏秋冬分呈黑绿黄白四色，它起伏如母亲的胸脯。有穷乡僻壤的黄土沟壑，它深埋着情感，刚强冷漠一如父亲。

而且古道穿插其中，西极指向伊犁焉耆。黄河长城如同一双兄弟，处处挡我迎我，直至探明了我的真心。民族分布有致，语言和土话都使我留恋，使我在不觉之间变了口音。

村庄一个个对我开放了，即使当地人也不知晓我的深入。淳朴和强悍两面夹击；重铸的我已经很难适应昔日。

我在学校里和书本中取来的一切都在这大陆腹心提炼，如今我是一个怀着真知的人。

乌珠穆沁的牧人——阿洛华（Rahua）和他母亲；西海固的回民——马志文和他的父亲，是我的人生挚友和知音。在这终章里我听见他们正为我怦怦

心跳，如同低沉的节奏。我与他们的情谊无法解说，一切都尽在不言，一切都尽在这壮阔无边的风景之中。

凝视着这一派无言景色，我静静地感慨。它们在我年轻时给我以浪漫和健康，等我成年了它们又给我以坚韧。大草原使我酷爱自由，黄土高原使我追求信仰。时间只能沿着我的肌肤摩擦，我心中的纯真和热情始终未变。

我写不出胸中的感激。

来世我仍将对今天感动。

——我知道，我承受着一种伟大的爱。我知道，我顺从着一种无形的力。当我的感知一刻刻更清晰，当我的生命一分也不能缺少这种爱与力时，我信了。

在这篇别辞中，我必须面对——你。

是的。你。

你是我眷恋的一切人和事。你是我也许再也来不及完成的遗嘱作。你是我心目中不多的崇拜者，你是我的孩子。你是那匹为我殉死的白马和那口为我大净的水井。你是《离骚》和《野草》。你是我的女人。你是我的浑身褴褛深具灵性的农民朋友，你是四蹄的密集声和沙漠的空响。你是我那样怀念的大光阴。你是老百姓苦苦寻找了五十年的英魂。你是用乳汁和清贫养我的母亲，你是《真境花园》和《热什哈尔》。你是真主的朋友和穷人的导师马明心。你是追随了他却磨难了我的父亲。你是我来临和逝去的机密。你是我吞咽下的痛苦。你是我享受时珍惜的快感。你是我的艺术小路。你是为我降下的那场奇迹大雪。你是人人都说的幸福。你是石破天惊的启示之相。你是唯一的神。你是主。你是我苦苦恋着此刻仍舍不得离开的存在。你——在这个终结之上，我要与你在一起，我要向你留下我的隐语。我曾经打算将来单独地完成这部别辞，但是我担心来不及了。

一

你那花园里鲜花常开，虽然它貌似旱荒赤裸的黄土。你是我的花园么，你能容下我的自我和天性，使我如同纵马一般奔驰在你的怀里，使我泄下我的真纯和志愿么？你朦胧难近。你不让我安宁。你粉碎了我又远远在彼岸隐现。又逼近了，你这雾中的帆群；你这迷茫的、影子一样的雄浑轮廓。你撕碎了我，你让我心甘情愿地献出了自己的魂。

它给你了。它是我的奉献。

你是永恒的。长城在你臂上颓废，黄河在你股间浑浊。

我只是你上空长风吹舞的一粒种子。我只是扑进你的灼烤之中的一只虫，我只是沉进你的旱海之底的一块石头。

你使我的心，总算是丰满了。

你使我远离了新的和旧的大陆。你使我抛下了我一生一世的全部情感，如抛下了无索的一只锚。

你知道我的告别和依恋难解难分，我已经淡漠一切。哪怕穷愁无路前途全断，你知道我会凭想像你过活。

你是不灭的。草原在你趾尖褪化，沙漠在你脸上新生。

我只是像每一个穷人那样，只有走进你才能心安。我只是像那个断腿牧人，只求找几只羊放牧。我只是像那个瞎眼回民，只求进一个寺跪下。

我的热土，我的北方，我的大陆！我知道你从五十年前就等待着我，我知道你在二十年后还能记挂着我。别人嫌你穷近在相邻老死不相往来，我却从千里之外投奔了你。别人易遗忘，人去情移，我却对你始终不渝。

你正是你，严父一般三番五次阻挡我。你以迷人风景和严冬酷暑对我考试。用虎穴般的危险，用沉默和禁忌，不向我显示真情。

而我正是我，大陆之子和北方之子，草原义子和回族长子。我遵循着一种约束，我坚信我的使命——我进入了你，无鱼的旱海，无花的花园。

于是大雪为我纷纷扬扬地飘下来了！

镫鞯的击碰铿锵，天山的蓝松白雪，都为我合奏，让我独自倾听这大陆的音乐！

你这大陆，你这只要触碰一次便使人堕入苦恋的热土，你这苦难者的真境花园！

古时的拜火徒，就是这样蹈火么？

旱海的落水者，就是这样沉没么？

请你作证——

我没有抓住火中的金子

我没有捞起海底的珍珠

请你作证——

我确实找到了你

我确实两脚泥土

请你作证——

你广袤不尽的山河

确实是我灵魂的宿地

别了，路已尽头，你已应允

别了，我的大陆。

二

你是拨转地球的那个支点，自从有了你的支撑，我的内里便不弯不断。其实应该有一支完全献给你的歌，其实应该单独为你写成一部别辞。

但是我学习的是乌珠穆沁和西海固的方式。我留心过，他们比掩饰痛苦更习惯地掩饰或者轻视这一类表示。不要说时尚，不要举例——你不可能比我更清楚，你不可能直接从一个放羊牧人或者回族农民口中听见过那个词。

潜望，永远是黑暗的深沉的
力量，仅仅只从你那里输入
你是神奇的

每逢我吮吸时，我没有告诉你真实的本质。我在心在意，我如同举礼。我在感受着自己被滋润得活泼时，我想——牧人该去风雪中驰骋了。我在脱离了枯萎能够活到明天时，我想——回民该去山峁上割麦了。

忘了么，那险山恶岭环抱正中，一块平川地当心有一株黑色的大树。大雪涂抹着，千山万壑的白雪都围着这一小块净地，而这一小块晶莹之中矗立着那棵骄傲的黑柏树。

忘了么，那艰难的孤旅开始时，你看破了我的危命。我拒绝了茫茫世界，我只向你一人强求。那时你尚未看到今日的辉煌，便向我刺血为誓。如今——凡在我眼中的胜利，都有如血的红色。

忘了么，那遥遥快要逝尽的、我们艰辛的日子！那数不清的劳苦，那伴着劳苦的数不清的激动！我如一面水中的旗子，借着你不沉的船，变成了高扬的帆。劈开了风浪——我曾经自豪地高喊过。浸泡着咸水——你却从不诉说。

你应该感叹你的消耗呢，
还是该赞美我的牺牲？
你若再生
是选择安宁的定居呢，
还是重新担忧着飘泊？
你仍然容忍——我掀起的波浪么？
你重新肯定——我独有的意义么？

——我使你憔悴和衰老。我使你激动和希望。我使你双重地痛苦。我使你永远地骄傲。有一天我会猝不及防地使你失去我，连你也预感到了——这

是提前的告别时刻

我们终于摒弃了那些话语
和谐终于打通了喧嚣岁月
你依旧默默不语，像我感动的那样
我依旧如同孩子，像你喜欢的那样
警号闪烁着
它猝不及防
别了，我的女人

三

当我转过身来，面对了你——
我的朋友啊
　　太阳照耀得每一个角落都炎热了
　　皎洁的银月清晖轻轻抚摩
唯有你，才是众多的希望，虽然我看不见你。我只能从几个人的动作和神情中
猜出你的存在
并说你属于我
你是被人类迫害的犹太人
你是不戴眼镜的蒙古人
你是不伸懒腰不听大鼓书的中国人
你是大草原凄冷雨季里的白发额吉
你是盘山脚下看守水闸的壮工仲祺
你是那带镍挣扎的汉族姑娘
啊，异族——
　　我喜爱以异族之身任人考验
　　我的故事，就是一连串外乡人的传说
　　你没有发现这秘密么

你住在我憧憬的帕米尔高顶之下
你曾经显化成一座透明的黑石山
襟线浑圆，遍体晶莹，漆黑高贵
你压住了、埋藏着一个出口

我曾说一切音乐都出自那个源泉
对一个中国人，音乐的打击多么凶猛
对一个回族儿童，音乐是起死回生
我哪里知道——

那时，我多么危险地进了洞口
你异族情调的曲子是我的征服者
那不用解说就使人战栗的音乐啊
异族，异族——
我顽固地向着你跋涉毕生
我从来不说也有过的隔膜孤独
你只记得我的快活么

我比犹太人更敬重你，率领驼队和老弱走出砂砾荒漠的摩西。回民百姓亲昵地称你“穆萨”——哪个称呼更接近你呢？
人间内外，史前史后
再也没有更伟大的思想体系了
科学和文学——
如两条鞭子把我驱赶得离你更近
一神，一神，拯救你我的一神
阿米那，阿门，统一你我的祈求

我比一切画家更热爱你，梵·高
我比一切党员更尊重你，毛泽东
黄河从孟达峡跌撞冲出的时分
我遭责石崖给他的疼痛
大海涌动时
我说：我理解你。这不是什么潮汐
我一刻也不与你的朋友们为伍
我只是风
怀念着你疾疾飞行

你在倾听——我使用的这些语言么
它们此刻剥露着诞生时的本义
你是我真正的知音

当你锐利地照射时

我的空白，我的晦涩，我的原意，我的双关语和隐喻，

还有不言和缄默

都向着你裸露了

如号哭的婴儿出盆

难道人真听得懂母语么

难道人真听不懂异语么

你赐给了我如此颤抖悦耳的初声

你鼓舞了我如此深藏不露的真情

世界能够缺少了你么

知识和真知来自你，开创和先行始于你，体验和记录由你完成——你指给了我正道

你是冰天雪地里借给我牛、送给我一盆黄澄澄小米度灾的白音图嘎的邻居额吉

你是塔城地方把我错认了蒙古哥哥的、那个小山羊般在十三世纪的叶迷里城墙上蹦跳的、可爱的厄鲁特小姑娘

你是喀什噶尔街头永远拨弄着琴吟唱的、那个让人难忘的维吾尔男子

你是木扎特河边、淋着雨给我捧来一铜盆酸奶子的哈萨克老大娘。你的牛粪全湿了，没有办法给我烧茶。你奇怪地凝视着我，喊了一声："巴郎姆"——我的孩子

你是我一直倾听的那个歌王，你引导了我很长一段求知之路

你是尚不会歧视黄种人的黑人

你是骑马走上阿尔泰的雪峰，在整整一道山脉的阳坡岩壁上雕刻抽象画的游牧艺术家

哦，朋友们——

很久了，没有人又这样呼喊你

而且竭尽全力，如婴儿嘶哭

仅仅因为我的呼喊，我告别的呼喊

中国向你回答了

你不要说，它微弱，会消失

四

你是谁？陌生的你，背影的你，隐遁的你，不可思议的你，告诉我——你是谁？

长河消失在暮霭里了
银月初升了
连悲怆的山谷和断土崖都一片清纯
连丛丛野树，都显露了枝叶
你是谁
你把四片叶子，藏起了三片
　　你用一片残叶，搅起山弟上的大雪
　　蒙蔽了我的视界
　　那时的我不知道真情，一如孩子
你曾经站立在哪一座高山顶端，藏匿在哪一个崖坎里，你躲在那弥天大雪深处
　　你残酷地不为我显现
　　难道我不是——孩子

　　你洞知一切。但是你牺牲了
　　如同西海固的千山万壑塌陷崩裂
　　你死了，屹立着，面容不改，徒有伤疤
　　我追不回五十年无情水的岁月
　　我问不出五十年机密事的细情
那一天，我的心里布满阴霾
于是沙沟白崖也都铅云密布
强忍着男儿泪，我跺跺脚走了
沟里咚咚，天穹也闷然有声
　　突兀地暴雪泼洒而下
　　那一日昏天白地漫卷狂飞的大雪啊
　　我的都哇尔灵了
我欲哭无泪
我麻木着
　　拾起了另外三片枯干的树叶
　　你使那三片隔了几年才合上前一片？
　　你造化了天书般难猜的纹理，四片叶子上没有一丝破绽。我难道能行么！——我忿忿地怒吼着，酷如一个沙沟汉子。我认识一切文字，我甚至认识你在那叶片上留下的草体经文——
　　——Ya，Mola，ya osi

——啊，我的主人！啊，我的搭救者！
但是我不能解读树叶文
尽管你
让一个西海固的农妇，血溅泥屋，用女人的一丝力气杀死了一名官兵。她死了，灵魂追上了战死沙场的丈夫。我来了，四片树叶上澎着她的血印
哦，有谁来搭救我
　　谁能教给我树叶纹理的语言
你为我唤来——主人啊，为我唤来
　　世上的全部森林吧

你隐遁了，仿佛真地等待着什么
你不会为我出世——你是伟大的搭救者
　　我只是一声对末世的抗议
　　我不是报春的燕子
并没有那美丽的——大光阴降临
你不会为着渺小的我，为我的私情
出世
——而你，也就永远去了
　　失去了你的主人和搭救者
　　你去得凄凉孤单
　　你没有机遇为我讲解
　　那四片奇迹的树叶

你给了我漫长的苦楚
到头来你又给了我这一刻的愉悦
你任凭我流浪四方走尽了半个天下
走到这里原来是你的第一步
　　不用论证了，我不再读别人的书
　　奇迹确实是可能的
那头一次凶狠阻截我的，那遮天的
　　西海固的猛烈大雪啊
那末一次苦苦挽留我的，那漫山的
　　西海固的哀伤大雪啊
你把人的心

白茫茫地埋了

人们都说：你和我是结拜兄弟
那么你作证，既然你和我
　　在疯狂的雪阵里没有分离
　　咱们的眉毛头发都白了，泪珠冻住
她难受——咱们没有吃上一口
　　孩子端着木托盘，滚烫的热气从她撕
　　得那么好的长面上头，那面油汪汪的
直直飘进倾泻的雪中
莫非男子的离别就这么决绝么
　　连孩子都快急哭了
那雪会作证
像它证明着主的奇迹，它呼啸着说：
——你我的心是真诚的
你好比沙沟里的艺术神
你一直审视着，不放心我，不放心我的笔
你还没有夸奖过我的美文
你在等什么
　　去看看你泥屋那搭的拱北坟园
　　殉道的人有哪一个长寿
　　谁不是甩下了一家老小一腔心事
　　高高的蒿草埋没了多少好书

你，还有你，另一个你
　　种下了养成了陪伴了我
　　用四片树叶的神秘预言
　　宣告了我的诞生
　　鲜艳的血，美丽的血，烈性的血
　　原来就是这样
　　不死和继承
　　遥遥不来的、人民的大光阴啊
　　　　那一天法蒂玛捧起这四片树叶
　　　　她会问

你是谁么
她会寻找到沙沟的两个入口
再绕回渠闸桥堡的灌区
像我一样追踪那机密的叶子么
她会找到桃花，喊一声姐姐
珍贵我们又是两辈的情义么
那一天——不用等到那一天
我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危险的警号闪亮着
有时我甚至担心分秒之间
我也许已是一块黑烬
也许不能完成——
那献给你的新书了。它诉说你我一切
但是你教育了我，不为一已遗憾
最恰当的时刻是今天
最恰当的地方是这里
你在倾听
我的告别

五

赞颂都归于你！一切都只由你掌握
那么多孤独的时刻，我仰仗你度过了
在生涯的感悟时分，你总是离我很近
追忆着你的偏爱
我感到惊心动魄
唯有你
使我完成了这一世
如浩渺中孤星的逆行
回首往事我不再忧郁或欢喜
我宁静
默默体味着你的存在
如黄河岸上看水的一块锈石
正是涨水季节，滔滔的浊浪一望无际

我只是为我自己证明了

我并不告诉他人

这是——

我与你的秘密。因为你使我怀上了这秘密，任何缺憾都不复存在了。我依偎着你。我是在漆黑混沌中，在酣甜的梦中吮吸的婴儿

连空气都沉降了

连夜色都凝固了

深沉的万籁俱寂中，无限的永恒宇宙中，此刻再也没有物类，没有其它真实。真静啊——连时间也消亡了，只有你，只有我，你存在，我活着

在这异样的——

哽住说不出一个字，如同新生的生命哭不出一声初音，悬着的一颗水珠滴不下来时

我无法

赞颂你

已经是快要破晓了

我仍然沉浸在往事中。一道风景凄凉的沙沟，使我整部散失的故事串成一线，那么惊人，那么动人

我感动而沉默。我久久注视着它

终于看见了——

一个字，一个愈来愈明亮的爱字

在空旷的黑暗中，它像寂静中的太阳。那些从无水的旱地上背回麦捆的人，那些浑身褴褛只吃了些糠菜就扑向炮火的人，那些终日五番举札的人，那些在土崖深洞里苦苦追求你的人——他们也看见了么

那成群结队喧嚣争抢着充当牺牲羔羊的人们，那些真地

淌了血的人

他们看见这爱了么

我凭什么——

享受幸福果，享受你如此的独爱呢

前定啊

所有的时刻都发生了那件事

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那时刻

我无言，我没有

适当的仪礼和赞词。我没有形式
我无力，你降示的奇迹太强大了

在这你与我的时刻——我体味写完了的和没有写的，体味黑暗的高贵和温柔，体味这伸手可触的神交，体味我的罪孽和你的宽恕。你离我这么近，你和我在一起。我没有仪礼，没有一句赞词。我只是紧紧地握牢你伸来的手，闭上眼睛，听着我微弱的心音，在你黑暗般的博大慈爱之中

一步一步地消失
一丝一丝地溶化
我仍然是孑然一身，四顾无路的荒野
没有人能够援助我
唯有你
我无法赞颂的你

在这一瞬间与你共度的时光里
我是在与你告别么
我是在向你投奔么
今夜，淫雨之后的天空上
终于升起了皎洁的圆月
我的心也清纯
我合上了我这一册生命之作
它朴素得像沙沟四下的荒山
然后，我任心灵轻飘
升上那清风和银晖
追寻着你
依恋着你
祈求着你
怀念着你

1990年7月，完成于北京。

附一：张承志主要著作目录

类　　别	书　　名	出版者	出版时间	出版方式
一、长篇小说（2部）	1.《金牧场》	《昆仑》杂志1987年第二期发表作家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	1987年10月	单独
	2.《心灵史》	花城出版社	1991年7月	同上
二、中短篇小说集	3.《老桥》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4年1月	同上
	4.《北方的河》	同上	1987年7月	同上
	5.《奔驰的美神》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8年6月	当代作家自选集
	6.《黄泥小屋》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7年11月	当代回族作家丛书
	7.《黄泥小屋》	台湾林白出版社、柏杨主编	1988年4月	中国大陆作家文学大系
	8.《张承志集》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6年10月	新时期中篇名作丛书
	9.《张承志代表作》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12月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10.《神示的诗篇》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2年4月	八月丛书

类　　别	书　　名	出版者	出版时间	出版方式
中篇小说单行本	11.《黑骏马》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3年6月	百花中篇小说丛书
	12.《北方的河》	同上	1985年3月	同上
	13.《黄泥小屋》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7年7月	《收获》丛书
	14.《黑骏马》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	1990年	熊猫丛书
日文学术专著	15.《蒙古大草原游牧志》	日本朝日新闻出版局	1986年	朝日选书
译著	16.《骑马民族国家》	原文日文，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年2月	现代文化丛书
	17.《热什哈尔》	与人合作，原文阿拉伯文、波斯文两种语言，三联书店出版	1993年	单独
散文集	18.《绿风土》	作家出版社	1989年8月	四季文丛

附二：张承志主要获奖作品年表

获奖时间	奖励篇目	奖励形式	奖励机关	同获奖励
1978年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短篇小说）	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中国作家协会	
1982年	《黑骏马》（中篇小说）	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同上	①首届十月文学奖 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荣誉奖
1984年	《北方的河》（中篇小说）	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同上	①首届小说月报奖；②1982—1984年十月文学奖；③北京市建国三十五周年文学作品征集评奖中篇小说一等奖；④中篇小说选刊奖；⑤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荣誉奖

获奖日期	奖励篇目	奖励形式	奖励机关	同获奖励
1981 年	《阿勒克足球》（中篇小说）	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创作奖	中国作家协会	1981 年十月文学奖
1986 年	《大坂》（短篇小说）	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创作奖	同上	首届上海文学奖
1983 年	《春天》（短篇小说）	北京文学奖	北京文学杂志社	
1985 年	《三岔戈壁》（短篇小说）	“开发者”奖	中国西部文学杂志社	
1986 年	《辉煌的波马》（短篇小说）	“山丹”文学奖	民族文学杂志社	
1986 年	《奔驰的美神》（短篇小说）	“昆仑文学奖”	解放军文艺社	
1987 年	《金牧场》（长篇小说）	同上	同上	
1988 年	《晚潮》（短篇小说）	“上海文学奖”	上海文学杂志社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张承志回族题材小说选——回民的黄土高原
作者=马进祥编选
页数=437
SS号=11002549
出版日期=1993年10月第1版

前言
目录
目录
庞然背影：回民的黄土高原
短篇小说
大坂
九座宫殿
残月
三岔戈壁
辉煌的波马
中篇小说
黄泥小屋
海骚
西省暗杀考
错开的花
长篇小说
心灵史
附一：张承志主要著作目录
附二：张承志主要获奖作品年表